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泰戈尔的文学圣殿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戈尔的文学圣殿

——《泰戈尔文集》

序刘湛秋

一

在喜玛拉雅山的另一端，那个叫印度的国家，在我们的心目中，总是披着神奇、美丽、甚至不可探测的面纱。

真的，印度曾是我们的“西天”，是中国人朝圣取经的所在，是信佛者和幻想者灵魂超脱的天堂。

可以想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会诞生出多少优秀的人物！

但是，对中国人最熟悉的，恐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泰戈尔。而在这两个伟人中，泰戈尔仿佛对我们更接近，更具体，更有传感性和独特的魅力。

岁月那样无情地流逝过我。

在我童年稚幻的梦中，泰戈尔的云彩、溪水、野花曾那样驱动过我的想象力，使我贫穷的童年有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我曾有的一本蓝封面的、薄薄的、由郑振铎先生译的《新月集》时常陪伴着我，度过那些快乐和忧伤，受屈辱和奋发，饥饿和苦读的黎明和黄昏……

现在，当我已越过天命之年很远的时候，泰戈尔的作品依然如此新鲜，只是更显深邃、幻丽，像高邈的天空，像恒河的波影。

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体验。我敢说，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受过泰戈尔的沐浴。泰戈尔那长满大胡子的、和善的、像圣经一样的肖像永远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二

我一直在思索，泰戈尔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几乎所有批评家和诗坛巨子都尊称他为大师呢？

大诗人庞德在听另一位大诗人叶芝朗诵泰戈尔诗歌时惊呼：这是为“一位大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的时刻。

这仅仅是两位大诗人的虚怀苦谷或者一时冲动吗，显然不是，这是他的真诚流露与实事求是的评价。

那么，泰戈尔为什么能使我们激动不已呢？到底他的魅力何在？

从表面看来，他的作品很少有所谓高深莫测的玄机，也不刻意于宏伟的构制或摆出所谓巨擘的气势，其语言又如此质朴无华……

真的，我们几乎找不出什么秘密武器来吓唬读者和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旦进入泰戈尔的世界我们就不得不跟随他前行。

这种魅力来自一种精神的显现和一个灵魂的裸露。

在印度的古哲学中，“ 梵 ” 是宇宙万物的统一体，是人类和谐的最高象征。泰戈尔的生命中浸透了这种哲学的意念，但是，泰戈尔不是宗教者，因此，他把这种意念不是引向来世或虚无飘渺的天庭，他扎根于泥土，培育着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鲜花，他爱着人——从国王到乞丐的各色人群，因此他寻求到了那种 “ 梵我合一 ”“ 天人合一 ” 的境界。他并不想指点人们什么，他只想向人们倾诉什么。

在《吉檀迦利》中的 “ 你 ” 是谁？是诸天之王吗？是国王吗？是他爱恋的女人吗？是他的挚友吗？是陌生的过路者吗？也许是，也许都不是。那个你就是 “ 你 ”。谁面对着泰戈尔，谁在读泰戈尔的书，谁就是那个 “ 你 ”!

那是一种象征，是真善美的象征，是泰戈尔的世界中最高爱情的象征。如果你净化了自己，你也就是这种象征，你也就达到那种境界了。

泰戈尔在对你说话，在悄悄地、坦露心灵地、极富情感地说话。此刻，任何的故弄玄虚或娇情作巨著状都是丑陋的，多余的、任何的包装也显得委琐了。

所以我说，泰戈尔的魅力在于 “ 泰戈尔和你 ”。你们之间和谐交融，你慢慢地真正的把这 “ 你 ” 看成了你自己，你倾刻就变了，你和泰戈尔合二为一。

世间还有什么文学作品比这种魅力更富魅力呢？

三

任何时候，我打开泰戈尔的书，不管翻到哪一页，我都会读下去，而且瞬间进入那种感觉，泰戈尔的感觉。

那是充满生命力的、洋溢着欢乐的、点燃着光明的、倾心于爱恋的大千世界。

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和在我的最后的歌中——那

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快乐，那使生和死两个孪生弟兄，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快乐，那和暴风雨一同卷来，用笑声震憾惊醒一切的生命的欢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快乐，那不知所谓、把一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快乐。

接触到这样的文字，我们的心怎么能不升腾起来？我们会有辉煌的感觉，我们内心潜藏的低沉、消极、忧郁甚至绝望的意念顿时会被泰戈尔的欢乐春风一扫而空。

难道我们活看不需要这样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文学作品带给我们这种美好的、使我们更愿意活得更美好的原动力吗？

同样，泰戈尔的光明是——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

明，甜沁心腑的光明！

呵，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的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

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

这种如瀑布的倾泻的语言使我的心花怒放，仰慕不已。

而泰戈尔写爱情，写女人更是充满了灵性，充满了纯洁如玉的情感，充满了那种世界美如斯的憧憬。“ 妇人，你用了你美丽的手指，触着我的器具，秩序便如音乐似地生出来了。”

这里的秩序不正是人性美所透露的音乐之声吗？

甚至泰戈尔写女人的“玉臂”、“纤足”、“丰乳”也是如此的晶莹、美丽，既浸透炽热的欲望，又发散洁净之芳香。

爱的旋律激荡起两朵浪花，
溅落在那四片缠绵的唇下。
强烈的爱欲是那样急切地，
想在身躯的边缘久别重逢。

这是泰戈尔对男女接吻的直接描写，谁能指摘这是猥亵呢？你可能因这些文字而躁动，但欲望的火焰更是圣洁的火焰。

正是这些欢乐、光明、爱情构成了泰戈尔永恒的主题，像一部宏伟的交响乐中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时隐时现，时轻时重，这样一步步迫切你灵魂的深处，并最终俘虏了你。

从这个角度看，泰戈尔的“梵我合一”、“神人合一”就不是超然与外之物了。他创造的仍然是人，是充满七情六欲却又具有人类美德于一身的新人。这是泰戈尔的追求，也是所有大艺术家的追求。较之同时代、当代别的大艺术家，泰戈尔没有把更多的精力去发掘人类的丑恶，而是孜孜不倦地在美的领域中开垦、耕耘。他不是用匕首或鞭子去惊醒读者，他是用微笑去溶化读者。

谁能写出孩子的睡眠被偷走那样美妙的画面呢？谁又能终生以其艺术之笔怀着对人类的爱并保持不谢的童心呢？只能是泰戈尔，永远的泰戈尔！

当人类一步步朝向更现代化、更文明、更和谐的社会发展时，我们和泰戈尔是越来越近了。

四

在这越来越近的像朝圣者队列般的广大读者群中，恐怕除了他的祖国的人民外，就数中国人了吧！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几乎没停止过翻译与出版泰戈尔的作品，尤其近几年来，各种版本，各种编选本此起彼伏，像印度洋的波浪汹涌不已。这反映了开放的中国读者情感，也反映了泰戈尔对中国的情感。泰戈尔生前来过中国，并和中国大艺术家梅兰芳、徐悲鸿都有过深切的友谊。这恐怕也是世界别的大文学豪所难以享有的吧！

现在由我来主编一套泰戈尔的文集，我深有在高山下，大海前的感觉。也许，我作为编辑的新鲜之处在于我只是泰戈尔的读者和崇拜者，而不是专家和译家，是我眼中的泰戈尔。

可能，也别是一番风景吧！

五

泰戈尔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文学的圣殿。他的为人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这座文学圣殿里，我们不是膜拜上帝、真主与佛祖，我们只是来寻找自己。

此刻，任何的喋喋不休的评论都是多余的。我们只有怀着虔诚的心，默默地步入这座圣殿！

嘘，安静些！

在美的星空下，我们除了勇敢追寻，别无选择！

1994 年 12 月 5 日于北京虎坊桥寓中

新月集

郑振铎　译

家　庭

我独自在横跨过田地的路上走着，夕阳像一个守财奴似的，正藏起它的最后的金子。

白昼更加深沉地投入黑暗之中，那已经收割了的孤寂的田地，默默地躺在那里。

天空里突然升起了一个男孩子的尖锐的歌声。他穿过看不见的黑暗，留下他的歌声的辙痕跨过黄昏的静谧。

他的乡村的家坐落在荒凉的边上，在甘蔗田的后面，躲藏在香蕉树，瘦长的槟榔树，椰子树和深绿色的贾克果树的阴影里。

我在星光下独自走着的路上停留了一会，我看见黑沉沉的大地展开在我的面前，用她的手臂拥抱着无量数的家庭，在那些家庭里有着摇篮和床铺，母亲们的心和夜晚的灯，还有年轻轻的生命，他们满心欢乐，却浑然不知这样的欢乐对于世界的价值。

孩童之道

只要孩子愿意，他此刻便可飞上天去。

他所以不离开我们，并不是没有缘故。

他爱把他的头倚在妈妈的胸间，他即使是一刻不见她，也是不行的。

孩子知道各式各样的聪明话，虽然世间的人很少懂得这些话的意义。

他所以永不想说，并不是没有缘故。

他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学习从妈妈的嘴唇里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他所以看来这样天真的缘故。

孩子有成堆的黄金与珠子，但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像一个乞丐。

他所以这样假装了来，并不是没有缘故。

这个可爱的小小的裸着身体的乞丐，所以假装着完全无助的样子，便是想要乞求妈妈的爱的财富。

孩子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

他所以放弃了他的自由，并不是没有缘故。

他知道有无穷的快乐藏在妈妈的心的小小一隅里，被妈妈亲爱的手臂所拥抱，其甜美远胜过自由。

孩子永不知道如何哭泣。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

他所以要流泪，并不是没有缘故。

虽然他用了可爱的脸儿上的微笑，引逗得他妈妈的热切的心向着他，然而他的因为细故而发的小小的哭声，却编成了怜与爱的双重约束的带子。

不被注意的花饰

啊，谁给那件小外衫染上颜色的，我的孩子，谁使你的温软的肢体穿上那件红的小外衫的？

你在早晨就跑出来到天井里玩儿，你，跑着就像摇摇欲跌似的。

但是谁给那件小外衫染上颜色的，我的孩子？

什么事叫你大笑起来的，我的小小的命芽儿？

妈妈站在门边，微笑地望着你。

她拍着她的双手，她的手镯丁当地响着，你手里拿着你的竹竿儿在跳舞，活像一个小小的牧童。

但是什么事叫你大笑起来的，我的小小的命芽儿？

喔，乞丐，你双手攀搂住妈妈的头颈，要乞讨些什么？

喔，贪得无厌的心，要我把整个世界从天上摘下来，像摘一个果子似的，把它放在你的一双小小的玫瑰色的手掌上么？

喔，乞丐，你要乞讨些什么？

风高兴地带走了你踝铃的丁当。

太阳微笑着，望着你的打扮。

当你睡在你妈妈的臂弯里时，天空在上面望着你，而早晨蹑手蹑脚地走到你的床跟前，吻着你的双眼。

风高兴地带走了你踝铃的丁当。

仙乡里的梦婆飞过朦胧的天空，向你飞来。

在你妈妈的心头上，那世界母亲，正和你坐在一块儿。

他，向星星奏乐的人，正拿着他的横笛，站在你的窗边。

仙乡里的梦婆飞过朦胧的天空，向你飞来。

偷睡眠者

谁从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

妈妈把她的水罐挟在腰间，走到近村汲水去了。

这是正午的时候，孩子们游戏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池中的鸭子沉默无声。

牧童躺在榕树的荫下睡着了。

白鹤庄重而安静地立在檬果树边的泥泽里。

就在这个时候，偷睡眠者跑来从孩子的两眼里捉住睡眠，便飞去了。

当妈妈回来时，她看见孩子四肢着地地在屋里爬着。

谁从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我一定要找到她，把她锁起来。

我一定要向那个黑洞里张望，在这个洞里，有一道小泉从圆的有皱纹的石上滴下来。

我一定要到醉花①林中的沉寂的树影里搜寻，在这林中，鸽子在它们住的地方咕咕地叫着，仙女的脚环在繁星满天的静夜里丁当地响着。

我要在黄昏时，向静静的萧萧的竹林里窥望，在这林中，萤火虫闪闪地耗费它们的光明，只要遇见一个人，我便要问他：“谁能告诉我偷睡眠者住在什么地方？”

谁从孩子的眼里把睡眠偷了去呢？我一定要知道。

只要我能捉住她，怕不会给她一顿好教训！

我要闯入她的巢穴，看她把所有偷来的睡眠藏在什么地方。

我要把它都夺来，带回家去。

我要把她的双翼缚得紧紧的，把她放在河边，然后叫她拿一根芦苇在灯心草和睡莲间钓鱼为戏。

黄昏，街上已经收了市，村里的孩子们都坐在妈妈的膝上时，夜鸟便会讥笑地在她耳边说：

“你现在还想偷谁的睡眠呢？”

开　始

“我是从哪儿来的，你，在哪儿把我捡起来的？”孩子问他的妈妈说。

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半哭半笑地答道——

①醉花（bakula），学名 MimusopsElengi。印度传说美女口中吐出香液，此花始开。

“你曾被我当作心愿藏在我的心里，我的宝贝。

“你曾存在于我孩童时代玩的泥娃娃身上；每天早晨我用泥土塑造我的神像，那时我反复地塑了又捏碎了的就是你。

“你曾和我们的家庭守护神一同受到祀奉，我崇拜家神时也就崇拜了你。

“你曾活在我所有的希望和爱情里，活在我的生命里，我母亲的生命里。

“在主宰着我们家庭的不死的精灵的膝上，你已经被抚育了好多代了。

“当我做女孩子的时候，我的心的花瓣儿张开，你就像一股花香似地散发出来。

“你的软软的温柔，在我的青春的肢体上开花了，像太阳出来之前的天空上的一片曙光。

“上天的第一宠儿，晨曦的孪生兄弟，你从世界的生命的溪流浮泛而下，终于停泊在我的心头。

“当我凝视你的脸蛋儿的时候，神秘之感淹没了我；你这属于一切人的，竟成了我的。

“为了怕失掉你，我把你紧紧地搂在胸前。是什么魔术把这世界的宝贝引到我这双纤小的手臂里来呢？”

孩子的世界

我愿我能在我孩子的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

我知道有星星同他说话，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用它傻傻的云朵和彩虹来娱悦他。

那些大家以为他是哑的人，那些看去像是永不会走动的人，都带了他们的故事，捧了满装着五颜六色的玩具的盘子，匍匐地来到他的窗前。

我愿我能在横过孩子心中的道路上游行，解脱了一切的束缚；

在那儿，使者奉了无所谓的使命奔走于无史的诸王的王国间；

在那儿，理智以她的法律造为纸鸢而飞放，真理也使事实从桎梏中自由了。

责　备

为什么你眼里有了眼泪，我的孩子？

他们真是可怕，常常无谓地责备你！

你写字时墨水玷污了你的手和脸——这就是他们所以骂你龌龊的缘故

么？

呵，呸！他们也敢因为圆圆的月儿用墨水涂了脸，便骂它龌龊么？

他们总要为了每一件小事去责备你，我的孩子。他们总是无谓地寻人错处。

你游戏时扯破了你的衣服——这就是他们说你不整洁的缘故么？

呵，呸！秋之晨从它的破碎的云衣中露出微笑。那末，他们要叫它什么呢？

他们对你说什么话，尽管可以不去理睬他，我的孩子。

他们把你做错的事长长地记了一笔帐。

谁都知道你是十分喜欢糖果的——这就是他们所以称你做贪婪的缘故么？

呵，呸！我们是喜欢你的，那末，他们要叫我们什么呢？

审判官

你想说他什么尽管说罢，但是我知道我孩子的短处。

我爱他并不因为他好，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小小的孩子。

你如果把他的好处与坏处两两相权一下，恐怕你就会知道他是如何的可爱罢？

当我必须责罚他的时候，他更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了。

当我使他眼泪流出时，我的心也和他同哭了。

只有我才有权去骂他，去责罚他，因为只有热爱人的才可以惩戒人。

玩　具

孩子，你真是快活呀，一早晨坐在泥土里，耍着折下来的小树枝儿。

我微笑地看你在那里耍着那根折下来的小树枝儿。

我正忙着算帐，一小时一小时在那里加叠数字。

也许你在看我，想道：这种好没趣的游戏，竟把你的一早晨的好时间浪费掉了！

孩子，我忘了聚精会神玩耍树枝与泥饼的方法了。

我寻求贵重的玩具，收集金块与银块。

你呢，无论找到什么便去做你的快乐的游戏，我呢，却把我的时间与力气都浪费在那些我永不能得到的东西上。

我在我的脆薄的独木船里挣扎着要航过欲望之海，意忘了我也是在那里做游戏了。

天文家

我不过说：“当傍晚圆圆的满月挂在迦昙波①的枝头时，有人能去捉住它么？”

哥哥却对我笑道：“孩子呀，你真是我所见到的顶顶傻的孩子。月亮离我们这样远，谁能去捉住它呢？”

我说：“哥哥，你真傻！当妈妈向窗外探望，微笑着往下看我们游戏时，你也能说她远么？”

哥哥还是说：“你这个傻孩子！但是，孩子，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大得能逮住月亮的网呢？”

我说：“你自然可以用双手去捉住它呀。”

但是哥哥还是笑着说：“你真是我所见到的顶顶傻的孩子！如果月亮走近了，你便知道它是多么大了。”

我说：“哥哥，你们学校里所教的，真是没有用呀！当妈妈低下脸儿跟我们亲嘴时，她的脸看来也是很大的么？”

但是哥哥还是说：“你真是一个傻孩子。”

①迦昙波，原名 Kadam，亦作 Kadamba，学名 Namlea Cadamba，意译“白花”，即昙花。

云与波

妈妈，住在云端的人对我唤道——

“我们从醒的时候游戏到白日终止。

“我们与黄金色的曙光游戏，我们与银白色的月亮游戏。”

我问道：“但是，我怎么能够上你那里去呢？”

他们答道：“你到地球的边上来，举手向天，就可以被接到云端里来了。”

“我妈妈在家里等我呢，”我说，“我怎么能离开她而来呢？”

于是他们微笑着浮游而去。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这个更好的游戏，妈妈。

我做云，你做月亮。

我用两只手遮盖你，我们的屋顶就是青碧的天空。

住在波浪上的人对我唤道——

“我们从早晨唱歌到晚上；我们前进又前进地旅行，也不知我们所经过的是什么地方。”

我问道：“但是，我怎么能加入你们队伍里去呢？”

他们告诉我说：“来到岸旁，站在那里，紧闭你的两眼，你就被带到波浪上来了。”

我说：“傍晚的时候，我妈妈常要我在家里——我怎么能离开她而去呢！”

于是他们微笑着，跳舞着奔流过去。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这个更好的游戏。

我是波浪，你是陌生的岸。

我奔流而进，进，进，笑哈哈地撞碎在你的膝上。

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俩在什么地方。

金色花

假如我变了一朵金色花①，只是为了好玩，长在那棵树的高枝上，笑哈哈地在风中摇摆，又在新生的树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么？

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却一声儿不响。

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儿，看着你工作。

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走到你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的香气，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

当你吃过中饭，坐在窗前读《罗摩衍那》②，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

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投我的小小的影子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

但是你会猜得出这就是你的小孩子的小影子么？

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讲个故事给我听。

“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了。

①金色花，原名 champa，亦作 Champak，学名 Michclia Champaca，印度圣树，木兰花属植物，开金黄色碎花。译名亦作“瞻波伽”或“占博伽”。

②《罗摩衍那》（Ramayana）为印度叙事诗，相传系蚁垤（Valmiki）所作。今传本形式约为公元二世纪间所形成。全书分为七卷，共二万四千颂，皆系叙述罗摩生平之作。

罗摩即罗摩犍陀罗。十车王之子，悉多之夫。他于第二世（Treta yaga）入世，为毗湿奴神第七化身。印人看他为英雄，有崇拜他如神的。

仙人世界

如果人们知道了我的国王的宫殿在哪里，它就会消失在空气中的。

墙壁是白色的银，屋顶是耀眼的黄金。

皇后住在有七个庭院的宫苑里；她戴的一串珠宝，值得整整七个王国的全部财富。

不过，让我悄悄地告诉你，妈妈，我的国王的宫殿究竟在哪里。

它就在我们阳台的角上，在那栽着杜尔茜花的花盆放着的地方。

公主躺在远远的隔着七个不可逾越的重洋的那一岸沉睡着。

除了我自己，世界上便没有人能够找到她。

她臂上有镯子，她耳上挂着珍珠；她的头发拖到地板上。

当我用我的魔杖点触她的时候，她就会醒过来，而当她微笑时，珠玉将会从她唇边落下来。

不过，让我在我的耳朵边悄悄地告诉你，妈妈；她就住在我们阳台的角上，在那栽着杜尔茜花的花盆放着的地方。

当你要到河里洗澡的时候，你走上屋顶的那座阳台来罢。

我就坐在墙的阴影所聚会的一个角落里。

我只让小猫儿跟我在一起，因为它知道那故事里的理发匠住的地方。

不过，让我在你的耳朵边悄悄地告诉你，那故事里的理发匠到底住在哪里。

他住的地方，就在阳台的角上，在那栽着杜尔茜花的花盆放着的地方。

流放的地方

妈妈，天空上的光成了灰色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玩得怪没劲儿的，所以到你这里来了。这是星期六，是我们的休息日。

放下你的活计，妈妈；坐在靠窗的一边，告诉我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在什么地方？

雨的影子遮掩了整个白天。

凶猛的电光用它的爪子抓着天空。

当乌云在轰轰地响着，天打着雷的时候，我总爱心里带着恐惧爬伏到你的身上。

当大雨倾泻在竹叶子上好几个钟头，而我们的窗户为狂风震得格格发响的时候，我就爱独自和你坐在屋里，妈妈，听你讲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的故事。

它在哪里，妈妈，在哪一个海洋的岸上，在哪些个山峰的脚下，在哪一个国王的国土里？

田地上没有此疆彼壤的界石，也没有村人在黄昏时走回家的，或妇人在树林里捡拾枯枝而捆载到市场上去的道路。沙地上只有一小块一小块的黄色草地，只有一株树，就是那一对聪明的老鸟儿在那里做窝的，那个地方就是特潘塔沙漠。

我能够想象得到，就在这样一个乌云密布的日子，国王的年轻的儿子，怎样地独自骑着一匹灰色马，走过这个沙漠，去寻找那被囚禁在不可知的重洋之外的巨人宫里的公主。

当雨雾在遥远的天空下降，电光像一阵突然发作的痛楚的痉挛似地闪射的时候，他可记得他的不幸的母亲，为国王所弃，正在扫除牛棚，眼里流着眼泪，当他骑马走过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的时候？

看，妈妈，一天还没有完，天色就差不多黑了，那边村庄的路上没有什么旅客了。

牧童早就从牧场上回家了，人们都已从田地里回来，坐在他们草屋的檐下的草席上，眼望着阴沉的云块。

妈妈，我把我所有的书本都放在书架上了——不要叫我现在做功课。

当我长大了，大得像爸爸一样的时候，我将会学到必须学的东西的。

但是，今天你可得告诉我，妈妈，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在什么地方？

雨　天

乌云很快地集拢在森林的黝黑的边缘上。

孩上，不要出去呀！

湖边的一行棕树，向暝暗的天空撞着头；羽毛零乱的乌鸦，静悄悄地栖在罗望子的枝上，河的东岸正被乌沉沉的暝色所侵袭。

我们的牛系在篱上，高声鸣叫。

孩子，在这里等着，等我先把牛牵进牛棚里去。

许多人都挤在池水泛溢的田间，捉那从泛溢的池中逃出来的鱼儿，雨水成了小河，流过狭街，好像一个嬉笑的孩子从他妈妈那里跑开，故意要恼她一样。

听呀，有人在浅滩上喊船夫呢。

孩子，天色暝暗了，渡头的摆渡船已经停了。

天空好像是在滂沱的雨上快跑着；河里的水喧叫而且暴躁；妇人们早已拿着汲满了水的水罐，从恒河畔匆匆地回家了。

夜里用的灯，一定要预备好。

孩子，不要出去呀！

到市场去的大道已没有人走，到河边去的小路又很滑。风在竹林里咆哮着，挣扎着，好像一只落在网中的野兽。

纸　船

我每天把纸船一个个放在急流的溪中。

我用大黑字写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在纸船上。

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这纸船，知道我是谁。

我把园中长的秀利花载在我的小船上，希望这些黎明开的花能在夜里被平平安安地带到岸上。

我投我的纸船到水里，仰望天空，看见小朵的云正张着满鼓着风的白帆。

我不知道天上有我的什么游伴把这些船放下来同我的船比赛！夜来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地浮泛前去。

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着梦的篮子。

水　手

船夫曼特胡的船只停泊在拉琪根琪码头。

这只船无用地装载着黄麻，无所事事地停泊在那里已经好久了。

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我就给它安装一百只桨，扬起五个或六个或七个布帆来。

我决不把它驾驶到愚蠢的市场上去。

我将航行遍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

但是，妈妈，你不要躲在角落里为我哭泣。

我不会像罗摩犍陀罗①似的，到森林中去，一去十四年才回来。

我将成为故事中的王子，把我的船装满了我所喜欢的东西。

我将带我的朋友阿细和我作伴，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

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张帆航行。

中午，你正在池塘里洗澡的时候，我们将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了。

我们将经过特浦尼浅滩，把特潘塔沙漠抛落在我们的后边。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天色快黑了，我将告诉你我们所见到的一切。

我将越过仙人世界里的七个大海和十三条河道。

①罗摩犍陀罗即罗摩。他是印度叙事诗《罗摩衍那》中的主角。为了尊重父亲的诺言和维持弟兄间的友爱，他抛弃了继承王位的权利，和妻子悉多在森林中被放逐了十四年。

对　岸

我渴想到河的对岸去。

在那边，好些船只一行儿系在竹杆上；

人们在早晨乘船渡过那边去，肩上扛着犁头，去耕耘他们的远处的田；

在那边，牧人使他们鸣叫着的牛游泳到河旁的牧场去；

黄昏的时候，他们都回家了，只留下豺狼在这满长着野草的岛上哀叫。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据说有好些古怪的池塘藏在这个高岸之后。

雨过去了，一群一群的野鹜飞到那里去，茂盛的芦苇在岸边四围生长，水鸟在那里生蛋；

竹鸡带着跳舞的尾巴，将它们细小的足印印在洁净的软泥上；

黄昏的时候，长草顶着白花，邀月光在长草的波浪上浮游。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我要自此岸至彼岸，渡过来，渡过去，所有村中正在那儿沐浴的男孩女孩，都要诧异地望着我。

太阳升到中天，早晨变为正午了，我将跑到你那里去，说道：“妈妈，我饿了！”

一天完了，影子俯伏在树底下，我便要在黄昏中回家来。

我将永不同爸爸那样，离开你到城里去作事。

妈妈，如果你不在意，我长大的时候，要做这渡船的船夫。

花的学校

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

润湿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

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狂欢地跳着舞。

妈妈，我真的觉得那群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

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散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站壁角的。

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

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萧萧地响着，雷云拍着大手，花孩子们便在那时候穿了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

你可知道，妈妈，他们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

你没有看见他们怎样地急着要到那儿去么？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急急忙忙么？

我自然能够猜得出他们是对谁扬起双臂来：他们也有他们的妈妈，就像我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商　人

妈妈，让我们想象，你待在家里，我到异邦去旅行。

再想象，我的船已经装得满满地在码头上等候启碇了。

现在，妈妈，好生想一想再告诉我，回来的时候我要带些什么给你。

妈妈，你要一堆一堆的黄金么？

在金河的两岸，田野里全是金色的稻实。

在林荫的路上，金色花也一朵一朵地落在地上。

我要为你把它们全都收拾起来，放在好几百个篮子里。

妈妈，你要秋天的雨点一般大的珍珠么？

我要渡海到珍珠岛的岸上去。

那个地方，在清晨的曙光里，珠子在草地的野花上颤动，珠子落在绿草上，珠子被汹狂的海浪一大把一大把地撒在沙滩上。

我的哥哥呢，我要送他一对有翼的马，会在云端飞翔的。

爸爸呢，我要带一支有魔力的笔给他，他还没有觉得，笔就写出字来了。

你呢，妈妈，我一定要把那个值七个王国的首饰箱和珠宝送给你。

同　情

如果我只是一只小狗，而不是你的小孩，亲爱的妈妈，当我想吃你的盘里的东西时，你要向我说“不”么？

你要赶开我，对我说道：“滚开，你这淘气的小狗”么？

那末，走罢，妈妈，走罢！当你叫唤我的时候，我就永不到你那里去，也永不要你再喂我吃东西了。

如果我只是一只绿色的小鹦鹉，而不是你的小孩，亲爱的妈妈，你要把我紧紧地锁住，怕我飞走么？

你要对我摇你的手，说道：“怎样的一个不知感恩的贱鸟呀！整夜地尽在咬它的链子”么？

那末，走罢，妈妈，走罢！我要跑到树林里去；我就永不再让你抱我在你的臂里了。

职　业

早晨，钟敲十下的时候，我沿着我们的小巷到学校去。

每天我都遇见那个小贩，他叫道：“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

他没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做，他没有哪条街一定要走，他没有什么地方一定要去，他没有什么时间一定要回家。

我愿意我是一个小贩，在街上过日子，叫着：“镯子呀，亮晶晶的镯子！”

下午四点，我从学校里回家。

从一家门口，我看得见一个园丁在那里掘地。

他用他的锄子，要怎么掘，便怎么掘，他被尘土污了衣裳，如果他被太阳晒黑了或是身上被打湿了，都没有人骂他。

我愿意我是一个园丁，在花园里掘地。谁也不来阻止我。

天色刚黑，妈妈就送我上床。

从开着的窗口，我看得见更夫走来走去。

小巷又黑又冷清，路灯立在那里，像一个头上生着一只红眼睛的巨人。

更夫摇着他的提灯，跟他身边的影子一起走着，他一生一次都没有上床去过。

我愿意我是一个更夫，整夜在街上走，提了灯去追逐影子。

长　者

妈妈，你的孩子真傻！她是那末可笑地不懂得事！

她不知道路灯和星星的分别。

当我们玩着把小石子当食物的游戏时，她便以为它们真是吃的东西，竟想放进嘴里去。

当我翻开一本书，放在她面前，在她读 a，b，c 时，她却用手把书页撕了，无端快活地叫起来，你的孩子就是这样做功课的。

当我生气地对她摇头，骂她，说她顽皮时，她却哈哈大笑，以为很有趣。

谁都知道爸爸不在家，但是，如果我在游戏时高声叫一声“爸爸”，她便要高兴地四面张望，以为爸爸真是近在身边。

当我把洗衣人带来载衣服回去的驴子当做学生，并且警告她说，我是老师，她却无缘无故地乱叫起我哥哥来。

你的孩子要捉月亮。

她是这样的可笑；她把格尼许①唤作琪奴许。

妈妈，你的孩子真傻，她是那末可笑地不懂事！

①格尼许（Ganesh）是毁灭之神湿婆的儿子，象头人身。同时也是现代印度人所最喜欢用来做名字的第一个字。

小大人

我人很小，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到了我像爸爸一样年纪时，便要变大了。

我的先生要是走来说道：“时候晚了，把你的石板，你的书拿来。”

我便要告诉他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

我决不再学什么功课了。”

我的老师便将惊异地说道：“他读书不读书可以随便，因为他是大人了。”

我将自己穿了衣裳，走到人群拥挤的市场里去。

我的叔叔要是跑过来说道：“你要迷路了，我的孩子，让我领着你罢。”

我便要回答道：“你没有看见么，叔叔，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我决定要独自一个人到市场里去。”

叔叔便将说道：“是的，他随便到哪里去都可以，因为他是大人了。”

当我正拿钱给我保姆时，妈妈便要从浴室中出来，因为我是知道怎样用我的钥匙去开银箱的。

妈妈要是说道：“你在做什么呀，顽皮的孩子？”

我便要告诉她道：“妈妈，你不知道我已经同爸爸一样大了么？我必须拿钱给保姆。”

妈妈便将自言自语道：“他可以随便把钱给他所喜欢的人，因为他是大人了。”

当十月里放假的时候，爸爸将要回家，他会以为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为我从城里带了小鞋子和小绸衫来。

我便要说道：“爸爸，把这些东西给哥哥罢，因为我已经同你一样大了。”

爸爸便将想了一想，说道；“他可以随便去买他自己穿的衣裳，因为他是大人了。”

十二点钟

妈妈，我真想现在不做功课了。我整个早晨都在念书呢。

你说，现在还不过是十二点钟。假定不会晚过十二点罢；

难道你不能把不过是十二点钟想象成下午么？

我能够容容易易地想象：现在太阳已经到了那片稻田的边缘上了，老态龙钟的渔婆正在池边采撷香草作她的晚餐。

我闭上了眼就能够想到，马塔尔树下的阴影是更深黑了，池塘里的水看来黑得发亮。

假如十二点钟能够在黑夜里来到，为什么黑夜不能在十二点钟的时候来到呢？

著作家

你说爸爸写了许多书，但我却不懂得他所写的东西。

他整个黄昏读书给你听，但是你真懂得他的意思么？

妈妈，你给我们讲的故事，真是好听呀！我很奇怪，爸爸为什么不能写那样的书呢？

难道他从来没有从他自己的妈妈那里听见过巨人和神仙和公主的故事么？

还是已经完全忘记了？

他常常耽误了沐浴，你不得不走去叫他一百多次。

你总要等候着，把他的菜温着等他，但他忘了，还尽管写下去。

爸爸老是以著书为游戏。

如果我一走进爸爸房里去游戏，你就要走来叫道："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如果我稍为出一点声音，你就要说："你没有看见你爸爸正在工作么？"

老是写了又写，有什么趣味呢？

当我拿起爸爸的钢笔或铅笔，像他一模一样地在他的书上写着，a，b，c，d，e，f，g，h，i，——那时，你为什么跟我生气呢，妈妈？

爸爸写时，你却从来不说一句话。

当我爸爸耗费了那末一大堆纸时，妈妈，你似乎全不在乎。

但是，如果我只取了一张纸去做一只船，你却要说："孩子，你真讨厌！"

你对于爸爸拿黑点子涂满了纸的两面，污损了许多许多张纸，你心里以为怎样呢？

恶邮差

你为什么坐在那边地板上不言不动的，告诉我呀，亲爱的妈妈？

雨从开着的窗口打进来了，把你身上全打湿了，你却不管。

你听见钟已打四下了么？正是哥哥从学校里回家的时候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的神色这样不对？

你今天没有接到爸爸的信么？

我看见邮差在他的袋里带了许多信来，几乎镇里的每个人都分送到了。

只有爸爸的信，他留起来给他自己看。我确信这个邮差是个坏人。

但是不要因此不乐呀，亲爱的妈妈。

明天是邻村市集的日子。你叫女仆去买些笔和纸来。

我自己会写爸爸所写的一切信；使你找不出一点错处来。

我要从A字一直写到K字。

但是，妈妈，你为什么笑呢？

你不相信我能写得同爸爸一样好！

但是我将用心画格子，把所有的字母都写得又大又美。

当我写好了时，你以为我也像爸爸那样傻，把它投入可怕的邮差的袋中么？

我立刻就自己送来给你，而且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帮助你读。

我知道那邮差是不肯把真正的好信送给你的。

英　雄

妈妈，让我们想象我们正在旅行，经过一个陌生而危险的国土。

你坐在一顶轿子里，我骑着一匹红马，在你旁边跑着。

是黄昏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约拉地希的荒地疲乏而灰暗地展开在我们面前，大地是凄凉而荒芜的。

你害怕了，想道——“我不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了。”

我对你说道：“妈妈，不要害怕。”

草地上刺蓬蓬地长着针尖似的草，一条狭而崎岖的小道通过这块草地。

在这片广大的地面上看不见一只牛；它们已经回到它们村里的牛棚去了。

天色黑了下来，大地和天空都显得朦朦胧胧的，而我们不能说出我们正走向什么所在。

突然间，你叫我，悄悄地问我道：“靠近河岸的是什么火光呀？”

正在那个时候，一阵可怕的呐喊声爆发了，好些人影子向我们跑过来。

你蹲坐在你的轿子里，嘴里反复地祷念着神的名字。

轿夫们，怕得发抖，躲藏在荆棘丛中。

我向你喊道：“不要害怕，妈妈，有我在这里。”

他们手里执着长棒，头发披散着，越走越近了。

我喊道：“要当心！你们这些坏蛋！再向前走一步，你们就要送命了。”

他们又发出一阵可怕的呐喊声，向前冲过来。

你抓住我的手，说道：“好孩子，看在上天面上，躲开他们罢。”

我说道：“妈妈，你瞧我的。”

于是我刺策着我的马匹，猛奔过去，我的剑和盾彼此碰着作响。

这一场战斗是那么激烈，妈妈，如果你从轿子里看得见的话，你一定会发冷战的。

他们之中，许多人逃走了，还有好些人被砍杀了。

我知道你那时独自坐在那里，心里正在想着，你的孩子这时候一定已经死了。

但是我跑到你的跟前，浑身溅满了鲜血，说道：“妈妈，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

你从轿子里走出来，吻着我，把我搂在你的心头，你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果我没有我的孩子护送我，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一千件无聊的事天天在发生，为什么这样一件事不能够偶然实现呢？

这很像一本书里的一个故事。

我的哥哥要说道：“这是可能的事么？我老是在想，他是那么嫩弱呢！”

我们村里的人们都要惊讶地说道：“这孩子正和他妈妈在一起，这不是很幸运么？”

告　别

是我走的时候了，妈妈，我走了。

当清寂的黎明，你在暗中伸出双臂，要抱你睡在床上的孩子时，我要说道：“孩子不在那里呀！”——妈妈，我走了。

我要变成一股清风抚摸着你；我要变成水的涟漪，当你浴时，把你吻了又吻。

大风之夜，当雨点在树叶中淅沥时，你在床上，会听见我的微语，当电光从开着的窗口闪进你的屋里时，我的笑声也偕了它一同闪进了。

如果你醒着躺在床上，想你的孩子到深夜，我便要从星空向你唱道：“睡呀！妈妈，睡呀。”

我要坐在各处游荡的月光上，偷偷地来到你的床上，乘你睡着时，躺在你的胸上。

我要变成一个梦儿，从你的眼皮的微缝中，钻到你睡眠的深处。当你醒来吃惊地四望时，我便如闪耀的萤火似地熠熠地向暗中飞去了。

当普耶节日①，邻舍家的孩子们来屋里游玩时，我便要融化在笛声里，整日价在你心头震荡。

亲爱的阿姨带了普耶礼②来，问道：“我们的孩子在哪里，姊姊？”妈妈，你将要柔声地告诉她：“他呀，他现在是在我的瞳仁里，他现在是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灵魂里。”

①普耶（Puja），意为“祭神大典”，这里的“普耶节”，是指印度十月间的“难近母祭日”。

②普耶礼就是指这个节日亲友相互馈送的礼物。

召　唤

她走的时候，夜间黑漆漆的，他们都睡了。

现在，夜间也是黑漆漆的，我唤她道：“回来，我的宝贝；世界都在沉睡，当星星互相凝视的时候，你来一会儿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她走的时候，树木正在萌芽，春光刚刚来到。

现在花已盛开，我唤道：“回来，我的宝贝。孩子们漫不经心地在游戏，把花聚在一起，又把它们散开。你如走来，拿一朵小花去，没有人会发觉的。”

常常在游戏的那些人，仍然还在那里游戏，生命总是如此地浪费。

我静听他们的空谈，便唤道：“回来，我的宝贝，妈妈的心里充满着爱，你如走来，仅仅从她那里接一个小小的吻，没有人会妒忌的。”

第一次的茉莉

呵，这些茉莉花，这些白的茉莉花！

我仿佛记得我第一次双手满捧着这些茉莉花，这些白的茉莉花的时候。

我喜爱那日光，那天空，那绿色的大地；

我听见那河水淙淙的流声，在黑漆的午夜里传过来；

秋天的夕阳，在荒原上大路转角处迎我，如新妇揭起她的面纱迎接她的爱人。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

我生平有过许多快活的日子，在节日宴会的晚上，我曾跟着说笑话的人大笑。

在灰暗的雨天的早晨，我吟哦过许多飘逸的诗篇。

我颈上戴过爱人手织的醉花的花圈，作为晚装。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

榕　树

喂，你站在池边的蓬头的榕树，你可会忘记了那小小的孩子，就像那在你的枝上筑巢又离开了你的鸟儿似的孩子？

你不记得是他怎样坐在窗内，诧异地望着你深入地下的纠缠的树根么？

妇人们常到池边，汲了满罐的水去，你的大黑影便在水面上摇动，好像睡着的人挣扎着要醒来似的。

日光在微波上跳舞，好像不停不息的小梭在织着金色的花毡。

两只鸭子挨着芦苇，在芦苇影子上游来游去，孩子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着。

他想做风，吹过你的萧萧的枝杈；想做你的影子，在水面上，随了日光而俱长；想做一只鸟儿，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还想做那两只鸭，在芦苇与阴影中间游来游去。

祝　福

祝福这个小心灵，这个洁白的灵魂，他为我们的大地，赢得了天的接吻。

他爱日光，他爱见他妈妈的脸。

他没有学会厌恶尘土而渴求黄金。

紧抱他在你的心里，并且祝福他。

他已来到这个歧路百出的大地上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从群众中选出你来，来到你的门前抓住你的手问路。

他笑着，谈着，跟着你走，心里没有一点儿疑惑。

不要辜负他的信任，引导他到正路，并且祝福他。

把你的手按在他的头上，祈求着：底下的波涛虽然险恶，然而从上面来的风，会鼓起他的船帆，送他到和平的港口的。

不要在忙碌中把他忘了，让他来到你的心里，并且祝福他。

赠　品

我要送些东西给你，我的孩子，因为我们同是漂泊在世界的溪流中的。

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开，我们的爱也将被忘记。

但我却没有那样傻，希望能用我的赠品来买你的心。

你的生命正是青青，你的道路也长着呢，你一口气饮尽了我们带给你的爱，便回身离开我们跑了。

你有你的游戏，有你的游伴。如果你没有时间同我们在一起，如果你想不到我们，那有什么害处呢？

我们呢，自然的，在老年时，会有许多闲暇的时间，去计算那过去的日子，把我们手里永久失了的东西，在心里爱抚着。

河流唱着歌很快地流去，冲破所有的堤防。但是山峰却留在那里，忆念着，满怀依依之情。

我的歌

我的孩子，我这一只歌将扬起它的乐声围绕你的身旁，好像那爱情的热恋的手臂一样。

我这一只歌将触着你的前额，好像那祝福的接吻一样。

当你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它将坐在你的身旁，在你耳边微语着；当你在人群中的时候，它将围住你，使你超然物外。

我的歌将成为你的梦的翼翅，它将把你的心移送到不可知的岸边。

当黑夜覆盖在你路上的时候，它又将成为那照临在你头上的忠实的星光。

我的歌又将坐在你眼睛的瞳仁里，将你的视线带入万物的心里。

当我的声音因死亡而沉寂时，我的歌仍将在我活泼泼的心中唱着。

孩子天使

他们喧哗争斗，他们怀疑失望，他们辩论而没有结果。

我的孩子，让你的生命到他们当中去，如一线镇定而纯洁之光，使他们愉悦而沉默。

他们的贪心和妒忌是残忍的；他们的话，好像暗藏的刀，渴欲饮血。

我的孩子，去，去站在他们愤懑的心中，把你的和善的眼光落在它们上面，好像那傍晚的宽洪大量的和平，覆盖着日间的骚扰一样。

我的孩子，让他们望着你的脸，因此能够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让他们爱你，因此他们能够相爱。

来，坐在无垠的胸膛上，我的孩子。朝阳出来时，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像一朵盛开的花；夕阳落下时，低下你的头，默默地做完这一天的礼拜。

最后的买卖

早晨，我在石铺的路上走时，我叫道："谁来雇用我呀。"

皇帝坐着马车，手里拿着剑走来。

他拉着我的手，说道："我要用权力来雇用你。"

但是他的权力算不了什么，他坐着马车走了。

正午炎热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门都闭着。

我沿着屈曲的小巷走去。

一个老人带着一袋金钱走出来。

他斟酌了一下，说道："我要用金钱来雇用你。"

他一个一个地数着他的钱，但我却转身离去了。

黄昏了，花园的篱上满开着花。

美人走出来，说道："我要用微笑来雇用你。"

她的微笑黯淡了，化成泪容了，她孤寂地回身走进黑暗里去。

太阳照耀在沙地上，海波任性地浪花四溅。

一个小孩坐在那里玩贝壳。

他抬起头来，好像认识我似的，说道："我雇你不用什么东西。"

从此以后，在这个小孩的游戏中做成的买卖，使我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古檀迦利

冰心　　译

1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

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2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

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欢喜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的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3

我不知道你怎样地唱，我的主人！我总在惊奇地静听。

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你的音乐的气息透彻诸天。

你的音乐的圣泉冲过一切阻挡的岩石，向前奔涌。

我的心渴望和你合唱，而挣扎不出一点声音。我想说话，但是言语不成歌曲，我叫不出来。呵，你使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我的主人！

4

我生命的生命，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因为我知道你的生命的摩抚，接触着我的四肢。

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屏除虚伪，因为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

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使我的爱开花，因为我知道你在我的心宫深处安设了座位。

我要努力在我的行为上表现你，因为我知道是你的威力，给我力量来行动。

5

请容我懈怠一会儿，来坐在你的身旁。我手边的工作等一下子再去完成。

不在你的面前，我的心就不知道什么是安逸和休息，我的工作变成了无边的劳役海中的无尽的劳役。

今天，炎暑来到我的窗前，轻嘘微语：群蜂在花树的宫廷中尽情弹唱。

这正是应该静坐的时光，和你相对，在这静寂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的献歌。

6

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罢，不要迟延！我怕它会萎谢了，掉在尘土里。

它也许配不上你的花冠，但请你采折它，以你手采折的痛苦来给它光宠。我怕在我警觉之先，日光已逝，供献的时间过了。

虽然它颜色不深，香气很淡，请仍用这花来礼拜，趁着还有时间，就采折罢。

7

我的歌曲把她的妆饰卸掉。她没有了衣饰的骄奢。妆饰会成为我们合一之玷：它们会横阻在我们之间，它们丁当的声音会掩没了你的细语。

我的诗人的虚荣心，在你的容光中羞死。呵，诗圣，我已经拜倒在你的脚前。只让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你来吹出音乐。

8

那穿起王子的衣袍和挂起珠宝项链的孩子，在游戏中他失去了一切的快乐；他的衣服绊着他的步履。

为怕衣饰的破裂和污损，他不敢走进世界，甚至于不敢挪动。

母亲，这是毫无好处的，如你的华美的约束，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断，把人进入日常生活的盛大集会的权利剥夺去了。

9

呵，傻子，想把自己背在肩上！呵，乞人，来到你自己门口求乞！

把你的负担卸在那双能担当一切的手中罢，永远不要惋惜地回顾。

你的欲望的气息，会立刻把它接触到的灯火吹灭。它是不圣洁的——不要从它不洁的手中接受礼物。只领受神圣的爱所付予的东西。

10

这是你的脚凳，你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

我想向你鞠躬，我的敬礼不能达到你歇足地方的深处——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

你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骄傲永远不能走近这个地方。

你和那最没有朋友的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作伴，我的心永远找不到那个地方。

11

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罢！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

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脱掉你的圣袍，甚至像他一样地下到泥土里去罢！

超脱吗？从哪里找超脱呢？我们的主已经高高兴兴地把创造的锁链带起：他和我们大家永远连系在一起。

从静坐里走出来罢，丢开供养的香花！你的衣服污损了又何妨呢？去迎接他，在劳动里，流汗里，和他站在一起罢。

12

我旅行的时间很长，旅途也是很长的。

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旅客要在每个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

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

这句问话和呼唤“呵，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13

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

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

时间还没有到来，歌词也未曾填好：只有愿望的痛苦在我心中。

花蕊还未开放；只有风从旁叹息走过。

我没有看见过他的脸，也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蹑的足音，从我房前路上走过。

悠长的一天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但是灯火还未点上，我不能请他进来。

我生活在和他相会的希望中，但这相会的日子还没有来到。

14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永远用坚决的拒绝来拯救我，这刚强的慈悲已经紧密地交织在我的生命里。

你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领受你自动的简单伟大的赐予——这天空和光明，这躯体和生命与心灵——把我从极欲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

有时候我懈怠地捱延，有时候我急忙警觉寻找我的路向；

但是你却忍心地躲藏起来。

你不断地拒绝我，从软弱动摇的欲望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使我一天一天地更配得你完全的接纳。

15

我来为你唱歌。在你的厅堂中，我坐在屋角。

在你的世界中我无事可做；我无用的生命只能放出无目的的歌声。

在你黑暗的殿中，夜半敲起默祷的钟声的时候，命令我罢，我的主人，来站在你面前歌唱。

当金琴在晨光中调好的时候，宠赐我罢，命令我来到你的面前。

16

我接到这世界节日的请柬，我的生命受了祝福。我的眼睛看见了美丽的景象，我的耳朵也听见了醉人的音乐。

在这宴会中，我的任务是奏乐，我也尽力演奏了。

现在，我问，那时间终于来到了吗，我可以进去瞻仰你的容颜，并献上我静默的敬礼吗？

17

我只在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这是我迟误的原因，我对这延误负咎。

他们要用法律和规章，来紧紧地约束我；但是我总是躲着他们，因为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人们责备我，说我不理会人；我也知道他们的责备是有道理的。

市集已过，忙人的工作都已完毕。叫我不应的人都已含怒回去。我只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

18

云霾堆积，黑暗渐深。呵，爱，你为什么让我独在门外等候？

在中午工作最忙的时候，我和大家在一起，但在这黑暗寂寞的日子，我只企望着你。

若是你不容我见面，若是你完全把我抛弃，真不知将如何度过这悠长的雨天。

我不住地凝望遥远的阴空，我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彷徨悲叹。

19

若是你不说话，我就含忍着，以你的沉默来填满我的心。

我要沉静地等候，像黑夜在星光中无眠，忍耐地低首。

清晨一定会来，黑暗也要消隐，你的声音将划破天空从金泉中下注。

那时你的话语，要在我的每一鸟巢中生翼发声，你的音乐，要在我林丛繁花中盛开怒放。

20

莲花开放的那天，唉，我不自觉地在心魂飘荡。我的花篮空着，花儿我也没有去理睬。

不时地有一段的幽愁来袭击我，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阵奇香的芳踪。

这迷茫的温馨，使我想望得心痛，我觉得这仿佛是夏天渴望的气息，寻求圆满。

我那时不晓得它离我是那么近，而且是我的，这完美的温馨，还是在我自己心灵的深处开放。

21

我必须撑出我的船去。时光都在岸边捱延消磨了——不堪的我呵！

春天把花开过就告别了。如今落红遍地，我却等待而又留连。

潮声渐喧，河岸的荫滩上黄叶飘落。

你凝望着的是何等的空虚！你不觉得有一阵惊喜和对岸遥远的歌声从天空中一同飘来吗？

22

在七月淫雨的浓阴中，你用秘密的脚步行走，夜一般的轻悄，躲过一

切的守望的人。

今天，清晨闭上眼，不理连连呼喊的狂啸的东风，一张厚厚的纱幕遮住永远清醒的碧空。

林野住了歌声，家家闭户。在这冷寂的街上，你是孤独的行人。呵，我唯一的朋友，我最爱的人，我的家门是开着的——不要梦一般地走过罢。

23

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还在外面作爱的旅行吗，我的朋友？

天空像失望者在哀号。

我今夜无眠。我不断地开门向黑暗中了望，我的朋友！

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

是从墨黑的河岸上，是从远远的愁惨的树林边，是穿过昏暗迂回的曲径，你摸索着来到我这里吗，我的朋友？

24

假如一天已经过去了，鸟儿也不歌唱，假如风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罢，如同你在黄昏时节用睡眠的衾被裹上大地，又轻柔地将睡莲的花瓣合上。

旅客的行程未达，粮袋已空，衣裳破裂污损，而又筋疲力尽，你解除了他的羞涩与困窘，使他的生命像花朵一样在仁慈的夜幕下苏醒。

25

在这困倦的夜里，让我帖服地把自己交给睡眠，把信赖托付给你。

让我不去勉强我的萎靡的精神，来准备一个对你敷衍的礼拜。

是你拉上夜幕盖上白日的倦眼，使这眼神在醒觉的清新喜悦中，更新了起来。

26

他来坐在我的身边，而我没有醒起。多么可恨的睡眠，唉，不幸的我呵！

他在静夜中来到；手里拿着琴，我的梦魂和他的音乐起了共鸣。

唉，为什么每夜就这样地虚度了？呵，他的气息接触了我的睡眠，为什么我总看不见他的面？

27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罢！

灯在这里，却没有一丝火焰，——这是你的命运吗，我的心呵！

你还不如死了好！

悲哀在你门上敲着，她传话说你的主醒着呢，他叫你在夜的黑暗中奔赴爱的约会。

云雾遮满天空，雨也不停地下。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什么在动荡，——我不懂得它的意义。

一霎的电光，在我的视线上抛下一道更深的黑暗，我的心摸索着寻找那夜的音乐对我呼唤的径路。

灯火，灯火在哪里呢？用熊熊的渴望之火把它点上罢！雷声在响，狂风怒吼着穿过天空。夜像黑岩一般的黑。不要让时间在黑暗中度过罢。用你的生命把爱的灯点上罢。

28

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

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而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的俗物。

我身上披的是尘灰与死亡之衣；我恨它，却又热爱地把它抱紧。

我的债务很多，我的失败很大，我的耻辱秘密而又深重；但当我来求福的时候，我又战栗，唯恐我的祈求得了允诺。

29

被我用我的名字囚禁起来的那个人，在监牢中哭泣。我每天不停地筑着围墙；当这道围墙高起接天的时候，我的真我便被高墙的黑影遮断不见了。

我以这道高墙自豪，我用沙土把它抹严，唯恐在这名字上还留着一丝罅隙，我煞费了苦心，我也看不见了真我。

30

我独自去赴幽会。是谁在暗寂中跟着我呢？

我走开躲他，但是我逃不掉。

他昂首阔步，使地上尘土飞扬；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里，都掺杂着他的喊叫。

他就是我的小我，我的主，他恬不知耻；但和他一同到你门前，我却感到羞愧。

31

“囚人，告诉我，谁把你捆起来的？”

“是我的主人，”囚人说。“我以为我的财富与权力胜过世界上一切的人，我把我的国王的钱财聚敛在自己的宝库里。我昏困不过，睡在我主的床上，一觉醒来，我发现我在自己的宝库里做了囚人。”

“囚人，告诉我，是谁铸的这条坚牢的锁链？”

“是我，”囚人说，“是我自己用心铸造的。我以为我的无敌的权力会征服世界，使我有无碍的自由。我日夜用烈火重锤打造了这条铁链。等到工作完成，铁链坚牢完善，我发现这铁链把我捆住了。”

32

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用尽方法拉住我。你的爱就不是那样，你的爱比他们的伟大得多，你让我自由。

他们从不敢离开我，恐怕我把他们忘掉。但是你，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你还没有露面。

若是我不在祈祷中呼唤你，若是我不把你放在心上，你爱我的爱情仍在等待着我的爱。

33

白天的时候，他们来到我的房子里说：“我们只占用最小的一间屋子。”

他们说：“我们要帮忙你礼拜你的上帝，而且只谦恭地领受我们应得的一份恩典”；他们就在屋角安静谦柔地坐下。

但是在黑夜里，我发现他们强暴地冲进我的圣堂，贪婪地攫取了神坛上的祭品。

34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只要我一诚不灭，我就感觉到你在我的四围，任何事情，我都来请教你，任何时候都把我的爱献上给你。

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永把你藏匿起来。

只要把我和你的旨意锁在一起的脚镣，还留着一小段，你的意旨就在我的生命中实现——这脚镣就是你的爱。

35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36

这是我对你的祈求，我的主——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

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

赐给我力量使我永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

赐给我力量使我的心灵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

再赐给我力量使我满怀爱意地把我的力量服从你意志的指挥。

37

我以为我的精力已竭，旅程已终——前路已绝，储粮已尽，退隐在静默鸿蒙中的时间已经到来。

但是我发现你的意志在我身上不知有终点。旧的言语刚在舌尖上死去，新的音乐又从心上迸来；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面前奇妙地展开。

38

我需要你，只需要你——让我的心不停地重述这句话。日夜引诱我的种种欲念，都是透顶的诈伪与空虚。

就像黑夜隐藏在祈求光明的朦胧里，在我潜意识的深处也响出呼声—

—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正如风暴用全力来冲击平静，却寻求终止于平静，我的反抗冲击着你的爱，而它的呼声也还是——我需要你，只需要你。

39

在我的心坚硬焦躁的时候，请洒我以慈霖。

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请赐我以欢歌。

当烦杂的工作在四周喧闹，使我和外界隔绝的时候，我的宁静的主，请带着你的和平与安息来临。

当我乞丐似的心，蹲闭在屋角的时候，我的国王，请你以王者的威仪破户而入。

当欲念以诱惑与尘埃来迷蒙我的心眼的时候，呵，圣者，你是清醒的，请你和你的雷电一同降临。

40

在我干枯的心上，好多天没有受到雨水的滋润了，我的上帝。天边是可怕的赤裸——没有一片轻云的遮盖，没有一丝远雨的凉意。

如果你愿意，请降下你的死黑的盛怒的风雨，以闪电震慑诸天罢。

但是请你召回，我的主，召回这弥漫沉默的炎热罢，它是沉重尖锐而又残忍，用可怕的绝望焚灼人心。

让慈云低垂下降，像在父亲发怒的时候，母亲的含泪的眼光。

41

我的情人，你站在大家背后，藏在何处的阴影中呢？在尘土飞扬的道上，他们把你推开走过、没有理睬你。在乏倦的时间，我摆开礼品来等候你，过路的人把我的香花一朵一朵地拿去，我的花篮几乎空了。

清晨，中午都过去了。暮色中，我倦眼蒙胧。回家的人们瞟着我微笑，使我满心羞惭。我像女丐一般地坐着，拉起裙儿盖上脸，当他们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垂目没有答应。

呵，真的，我怎能告诉他们说我是在等候你，而且你也应许说你一定会来。我又怎能抱愧地说我的妆奁就是贫穷。

呵，我在我心的微隐处紧抱着这一段骄荣。

我坐在草地上凝望天空，梦想着你来临时候那忽然炫耀的豪华——万彩交辉，车辇上金旗飞扬，在道旁众目睽睽之下，你从车座下降，把我从尘埃中扶起坐立你的旁边，这褴褛的丐女，含羞带喜，像蔓藤在暴风中颤摇。

但是时间流过了，还听不见你的车辇的轮声。许多仪仗队伍都在光彩喧闹中走过了。

你只要静默地站在他们背后吗？

我只能哭泣着等待，把我的心折磨在空虚的伫望之中吗？

42

在清晓的密语中，我们约定了同去泛舟，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这无目的无终止的遨游。

在无边的海洋上，在你静听的微笑中，我的歌唱抑扬成调，像海波一

般的自由，不受字句的束缚。

时间还没有到吗？你还有工作要做吗？看罢，暮色已经笼罩海岸，苍茫里海鸟已群飞归巢。

谁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开链索，这只船会像落日的余光，消融在黑夜之中呢？

43

那天我没有准备好来等候你，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素不相识的平凡的人，自动地进到我的心里，在我生命的许多流逝的时光中，盖上了永生的印记。

今天我偶然照见了你的签印，我发现它们和我遗忘了的日常哀乐的回忆，杂乱地散掷在尘埃里。

你不曾鄙夷地避开我童年时代在尘土中的游戏，我在游戏室里所听见的足音，和在群星中的回响是相同的。

44

阴晴无定，夏至雨来的时节，在路旁等候了望，是我的快乐。

从不可知的天空带信来的使者们，向我致意又向前赶路。

我衷心欢畅，吹过的风带着清香。

从早到晚我在门前坐地，我知道我一看见你，那快乐的时光便要突然来到。

这时我自歌自笑。这时空气里也充满着应许的芬芳。

45

你没有听见他静悄的脚步吗？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年代，每日每夜，他总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在许多不同的心情里，我唱过许多歌曲，但在这些歌调里，我总在宣告说：“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他从林径中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

七月阴暗的雨夜中，他坐着隆隆的云辇，前来，前来，一直不停地前来。

愁闷相继之中，是他的脚步踏在我的心上，是他的双脚的黄金般的接触，使我的快乐发出光辉。

46

我不知道从久远的什么时候，你就一直走近来迎接我。

你的太阳和星辰永不能把你藏起，使我看不见你。

在许多清晨和傍晚，我曾听见你的足音，你的使者曾秘密地到我心里来召唤。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的生活完全激动了，一种狂欢的感觉穿过了我的心。

这就像结束工作的时间已到，我感觉到在空气中有你光降的微馨。

47

夜已将尽，等他又落了空。我怕在清晨我正在倦睡的时候，他忽然来到我的门前。

呵，朋友们，给他开着门罢——

不要拦阻他。

若是他的脚步声没有把我惊醒，请不要叫醒我。我不愿意小鸟嘈杂的合唱，和庆祝晨光的狂欢的风声，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即使我的主突然来到我的门前，也让我无扰地睡着。呵，我的睡眠，宝贵的睡眠，只等着他的摩触来消散。呵，我的合着的眼，只在他微笑的光中才开睫，当他像从洞黑的睡眠里浮现的梦一般地站立在我面前。

让他作为最初的光明和形象，来呈现在我的眼前。让他的眼光成为我觉醒的灵魂最初的欢跃。

让我自我的返回成为向他立地的皈依。

48

清晨的静海，漾起鸟语的微波；路旁的繁花，争妍斗艳；在我们匆忙赶路无心理睬的时候，云隙中散射出灿烂的金光。

我们不唱欢歌，也不嬉游；我们也不到村集中去交易；我们一语不发，也不微笑；我们不在路上留连。时间流逝，我们也加速了脚步。

太阳升到中天，鸽子在凉阴中叫唤。枯叶在正午的炎风中飞舞。牧童在榕树下做他的倦梦，我在水边卧下，在草地上展布我困乏的四肢。

我的同伴们嘲笑我；他们抬头疾走；他们不回顾也不休息；他们消失在远远的碧霭之中。他们穿过许多山林，经过生疏遥远的地方。长途上的英雄队伍呵，光荣是属于你们的！讥笑和责备要促我起立，但我却没有反应。我甘心没落在乐受的耻辱的深处——在模糊的快乐阴影之中。

阳光织成的绿荫的幽静，慢慢地笼罩着我的心。我忘记了旅行的目的，我无抵抗地把我的心灵交给阴影与歌曲的迷宫。

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

我从前是如何地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

49

你从宝座上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我正在屋角独唱，歌声被你听到了。你下来站在我草舍门前。

在你的广厅里有许多名家，一天到晚都有歌曲在唱。但是这初学的简单的音乐，却得到了你的赏识。一支忧郁的小调，和世界的伟大音乐融合了，你还带了花朵作为奖赏，下了宝座停留在我的草舍门前。

50

我在村路上沿门求乞，你的金辇像一个华丽的梦从远处出现，我在猜想这位万王之王是谁！

我的希望高升，我觉得我苦难的日子将要告终，我站着等候你自动的施与，等待那散掷在尘埃里的财宝。

车替在我站立的地方停住了。你看到我，微笑着下车。我觉得我的运

气到底来了。

忽然你伸出右手来说：“你有什么给我呢？”

呵，这开的是什么样的帝王的玩笑，向一个乞丐伸手求乞！我糊涂了，犹疑地站着，然后从我的口袋里慢慢地拿出一粒最小的玉米献上给你。

但是我一惊不小，当我在晚上把口袋倒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乞讨来的粗劣东西之中，我发现了一粒金子。我痛哭了，恨我没有慷慨地将我所有都献给你。

51

夜深了。我们一天的工作都已做完。我们以为投宿的客人都已来到，村里家家都已闭户了。只有几个人说，国王是要来的。我们笑了说：“不会的，这是不可能的事！”

仿佛门上有敲叩的声音。我们说那不过是风。我们熄灯就寝。只有几个人说：“这是使者！”我们笑了说：“不是，这一定是风！”

在死沉沉的夜里传来一个声音。朦胧中我们以为是远远的雷响。墙摇地动，我们在睡眠里受了惊扰。只有几个人说：“这是车轮的声音。”我们昏困地嘟哝着说：“不是，这一定是雷响！”

鼓声响起的时候天还没亮。有声音喊着说：“醒来罢！别耽误了！”我们拿手按住心口，吓得发抖。只有几个人说：“看哪，这是国王的旗子！”我们爬起来站着叫：“没有时间再耽误了！”

国王已经来了——但是灯火在哪里呢，花环在哪里呢？给他预备的宝座在哪里呢？呵，丢脸，呵，太丢脸了！客厅在哪里，陈设又在哪里呢？有几个人说了：“叫也无用了！用空手来迎接他罢，带他到你的空房里去罢！”

开起门来，吹起法螺罢！在深夜中国王降临到我黑暗凄凉的房子里了。空中雷声怒吼。黑暗和闪电一同颤抖。拿出你的破席铺在院子里罢。我们的国王在可怖之夜与暴风雨一同突然来到了。

52

我想我应当向你请求——可是我又不敢——你那挂在颈上的玫瑰花环。这样我等到早上，想在你离开的时候，从你床上找到些碎片。我像乞丐一样破晓就来寻找，只为着一两片散落的花瓣。

呵，我呵，我找到了什么呢？你留下了什么爱的表记呢？那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那是你的一把巨剑，火焰般放光，雷霆般沉重。清晨的微光从窗外射到床上。晨鸟叽叽喳喳着问：“女人，你得到了什么呢？”不，这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也不是一瓶香水——这是你的可畏的宝剑。

我坐着猜想，你这是什么礼物呢。我没有地方去藏放它。我不好意思佩带它；我是这样的柔弱，当我抱它在怀里的时候，它就把我压痛了。但是我要把这光宠铭记在心，你的礼物，这痛苦的负担。

从今起在这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在我的一切奋斗中你将得到胜利。你留下死亡和我作伴，我将以我的生命给他加冕。我带着你的宝剑来斩断我的羁勒，在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

从今起我要抛弃一切琐碎的装饰。我心灵的主，我不再在一隅等待哭泣，也不再畏怯娇羞。你已把你的宝剑给我佩带。我不再要玩偶的装饰品了！

53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精巧地嵌着五光十色的珠宝。但是依我看来你的宝剑是更美的，那弯弯的闪光像毗湿奴的神鸟展开的翅翼，完美地平悬在落日怒发的红光里。

它颤抖着像生命受死亡的最后一击时，在痛苦的昏迷中的最后反应；它炫耀着像将烬的世情的纯焰，最后猛烈的一闪。

你的手镯真是美丽，镶着星辰般的珠宝；但是你的宝剑，呵，雷霆的主，是铸得绝顶美丽，看到想到都是可畏的。

54

我不向你求什么；我不向你耳中陈述我的名字。当你离开的时候我静默地站着。我独立在树影横斜的井旁，女人们已顶着褐色的瓦罐盛满了水回家了。她们叫我说："和我们一块来罢，都快到了中午了。"但我仍在慵倦地留连，沉入恍惚的默想之中。

你走来时我没有听到你的足音。你含愁的眼望着我；你低语的时候声音是倦乏的——"呵，我是一个干渴的旅客。"我从幻梦中惊起把我罐里的水倒在你掬着的手掌里。

树叶在头上萧萧地响着，杜鹃在幽暗处歌唱，曲径传来胶树的花香。

当你问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羞得悄立无言。真的，我替你作了什么，值得你的忆念？但是我幸能给你饮水止渴的这段回忆，将温馨地贴抱在我的心上。天已不早，鸟儿唱着倦歌，楝树叶子在头上沙沙作响，我坐着反复地想了又想。

55

乏倦压在你的心上，你眼中尚有睡意。

你没有得到消息说荆棘丛中花朵正在盛开吗？醒来罢，呵，醒来！不要让光阴虚度了！

在石径的尽头，在幽静无人的田野里，我的朋友在独坐着。不要欺骗他罢。醒来，呵，醒来罢！

即使正午的骄阳使天空喘息摇颤——即使灼热的沙地展布开它干渴的巾衣——

在你心的深处难道没有快乐吗？你的每一个足音，不会使道路的琴弦迸出痛苦的柔音吗？

56

只因你的快乐是这样地充满了我的心。只因你曾这样地俯就我。呵，你这诸天之王，假如没有我，你还爱谁呢？

你使我做了你这一切财富的共享者。在我心里你的欢乐不住地遨游。在我生命中你的意志永远实现。

因此，你这万王之王曾把自己修饰了来赢取我的心。因此你的爱也消融在你情人的爱里，在那里，你又以我俩完全合一的形象显现。

57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

呵，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

蝴蝶在光明海上展开翅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

我的宝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它洒下无量的珠宝。

我的宝贝，快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天河的堤岸淹没了，欢乐的洪水在四散奔流。

58

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和在我最后的歌中——那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快乐，那使生和死两个孪生弟兄，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快乐，那和暴风雨一同卷来，用笑声震撼惊醒一切的生命的快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快乐，那不知所谓，把一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快乐。

59

是的，我知道，这只是你的爱，呵，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头额清爽的吹过的凉风。

清风的光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传给我心的消息。你的脸容下俯，你的眼睛下望着我的眼睛，我的心接触到了你的双足。

60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头上是静止的无垠的天空，不宁的海波奔腾喧闹。

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地聚会着。

他们用沙子盖起房屋，用宝贝壳来游戏。他们把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它们飘浮在深远的海上。孩子在世界的海滨做着游戏。

他们不会凫水，他们也不会撒网。采珠的人潜水寻珠，商人们奔波航行，孩子们收集了石子却又把它们丢弃了。他们不搜求宝藏，他们也不会撒网。

大海涌起了喧笑，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波涛，像一个母亲在摇着婴儿的抓篮一样，对孩子们唱着无意义的谣歌。大海在同孩子们游戏，海岸闪烁着苍白的微笑。

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中飘游，船舶在无轨的海上破碎，死亡在猖狂，孩子们却在游戏。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盛大地聚会着。

61

这掠过婴儿眼上的睡眠——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它住在林荫中，萤火朦胧照着的仙村里，那里挂着两颗甜柔迷人的花蕊。它从那里来吻着婴儿的眼睛。

在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笑——有谁知道它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吗？是的，有谣传说一线新月的微笑，触到了消散的秋云的边缘，微笑就在被朝雾洗净的晨梦中，第一次生出来了——这就是那婴儿睡梦中唇上闪现的微

笑。

在婴儿的四肢上，花朵般地喷发的甜柔清新的生气，有谁知道它是在哪里藏了这么许久吗？是的，当母亲还是一个少女，它就在温柔安静的爱的神秘中，充塞在她的心里了——

这就是那婴儿四肢上喷发的甜柔新鲜的生气。

62

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我了解为什么云中水上会幻弄出这许多颜色，为什么花朵都用颜色染起——

当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

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我彻底地知道为什么树叶上响出音乐，为什么波浪把它们的合唱送进静听的大地的心头——当我唱歌使你跳舞的时候。

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我懂得为什么花心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隐藏着甜汁——当我把糖果递到你贪婪的手中的时候。

当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我的宝贝，我的确了解晨光从天空流下时，是怎样的高兴，暑天的凉风吹到我身上的是怎样的愉快——当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

63

你使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我。你在别人家里给我准备了座位。你缩短了距离，你把生人变成弟兄。

在我必须离开故居的时候，我心里不安；我忘了是旧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里。

通过生和死，今生或来世，无论你带领我到哪里，都是你，仍是你，我的无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欢乐的系练，把我的心和陌生的人联系在一起。

人一认识了你，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也没有了紧闭的门户。呵，请允许我的祈求，使我在与众生游戏之中，永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福祉。

64

在荒凉的河岸上，深草丛中，我问她："姑娘，你用披纱遮着灯，要到哪里去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抬起乌黑的眼睛，从暮色中看了我一会。

"我到河边来，"她说，"要在太阳西下的时候，把我的灯飘浮到水上去。"我独立在深草中看着她的灯的微弱的火光，无用地在潮水上飘流。

在薄暮的寂静中，我问她："你的灯火都已点上了——那么你拿着这灯到哪里去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抬起乌黑的眼睛望着我的脸，站着沉吟了一会。最后她说："我来是要把我的灯献给上天。"我站着看她的灯光在天空中无用的燃点着。

在无月的夜半朦胧之中，我问她："姑娘，你作什么把灯抱在心前呢？我的房子黑暗寂寞——把你的灯借给我罢。"她站住沉思了一会，在黑暗中注视着我的脸。她说："我是带着我的灯，来参加灯节的。"我站着看着她的灯，无用地消失在众光之中。

65

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

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你自己的创造物，站在我的耳门上，来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谐音，我的诗人，这是你的快乐吗？

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上字句，你的快乐又给它们加上音乐。你把自己在梦中交给了我，又通过我来感觉你自己的完满的甜柔。

66

那在神光离合之中，潜藏在我生命深处的她；那在晨光中永远不肯揭开面纱的她，我的上帝，我要用最后的一首歌把她包裹起来，作为我给你的最后的献礼。

无数求爱的话，都已说过，但还没有赢得她的心；劝诱向她伸出渴望的臂，也是枉然。

我把她深藏在心里，到处漫游，我生命的荣枯围绕着她起落。

她统治着我的思想、行动和睡梦，她却自己独居索处。

许多的人叩我的门来访问她，都失望地回去。

在这世界上从没有人和她面对过，她孤守着静待你的赏识。

67

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

呵，美丽的你，在窝巢里就是你的爱，用颜色、声音和香气来围拥住灵魂。

在那里，清晨来了，右手提着金筐，带着美的花环，静静地替大地加冕。

在那里，黄昏来了，越过无人畜牧的荒林，穿过车马绝迹的小径，在她的金瓶里带着安靖的西方海上和平的凉飙。

但是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着的为灵魂翱翔的无际的天空。在那里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有言说。

68

你的阳光射到我的地上，整天地伸臂站在我门前，把我的眼泪，叹息和歌曲变成的云彩，带回放在你的足边。

你喜爱地将这云带缠围在你的星胸之上，绕成无数的形式和褶纹，还染上变幻无穷的色彩。

它是那样的轻柔，那样的飘扬、温软、含泪而黯淡，因此你就爱惜它，呵，你这庄严无瑕者。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以它可怜的阴影遮掩你的可畏的白光。

69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快乐地伸放出无数片的芳草，迸发出繁花密叶的波纹。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的摇篮。

我觉得我的四肢因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我的骄傲，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刻在我血液中跳动。

70

这欢欣的音律不能使你欢欣吗？不能使你回旋激荡，消失碎裂在这可怖的快乐旋转之中吗？

万物急剧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遽地前奔。

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快乐里，汇注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地在散溅、退落而死亡。

71

我应当自己发扬光大、四周放射、投映彩影于你的光辉之中——这便是你的幻境。

你在你自身里立起隔栏，用无数不同的音调来呼唤你的分身。

你这分身已在我体内成形。

高亢的歌声响彻诸天，在多彩的眼泪与微笑，震惊与希望中回应着；波起复落，梦破又圆。在我里面是你自身的破灭。

你卷起的那重帘幕，是用书和夜的画笔，绘出了无数的花样。幕后的你的座位，是用奇妙神秘的曲线织成。抛弃了一切无聊的笔直的线条。

你我组成的伟丽的行列，布满了天空。因着你我的歌音，太空都在震颤，一切时代都在你我捉迷藏中度过了。

72

就是他，那最深奥的，用他深隐的摩触使我清醒。

就是他把神符放在我的眼上，又快乐地在我心弦上弹弄出种种哀乐的调子。

就是他用金、银、青、绿的灵幻的色丝，织起幻境的披纱，他的脚趾从衣褶中外露。

在他的摩触之下，我忘却了自己。

日来年往，就是他永远以种种名字，种种姿态，种种的深悲和极乐，来打动我的心。

73

在断念屏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

你不断地在我的瓦罐里满满地斟上不同颜色不同芬芳的新酒。

我的世界，将以你的火焰点上他的万盏不同的明灯，安放在你庙宇的坛前。

不，我永不会关上我感觉的门户。视、听、触的快乐会含带着你的快乐。

是的，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将结成爱的

果实。

74

白日已过，暗影笼罩大地。是我到河边汲水的时候了。

晚空凭看水的凄音流露着切望。呵，它呼唤我出到暮色中来。荒径上断绝人行，风起了，波浪在河里翻腾。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回家去。我不知道我会遇见什么人。浅滩的小舟上有个不相识的人正弹着琵琶。

75

你赐给我们世人的礼物，满足了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它们又毫未减少地返回到你那里。

河水有它每天的工作，匆忙地穿过田野和村庄；但它的不绝的水流，又曲折地回来洗你的双脚。

花朵以芬芳熏香了空气；但它最终的任务，是把自己献上给你。

对你供献不会使世界困穷。

人们从诗人的字句里，选取自己心爱的意义：但是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指向着你。

76

过了一天又是一天，呵，我生命的主，我能够和你对面站立吗？呵，全世界的主，我能合掌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广阔的天空下，严静之中，我能够带着虔恭的心，和你对面站立吗？

在你的劳碌的世界里，喧腾着劳作和奋斗，在营营扰扰的人群中，我能和你对面站立吗？

当我已做完了今生的工作，呵，万王之王，我能够独自悄立在你的面前吗？

77

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帝，却远立在一边——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我的，就走近你。我知道你是我的父亲，就在你脚前俯伏——我没有像和朋友握手那样地紧握你的手。

我没有在你降临的地方，站立等候，把你抱在胸前，当你做同道，把你占有。

你是我弟兄的弟兄，但是我不理他们，不把我赚得的和他们平分，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分享我的一切。

在快乐和苦痛里，我都没有站在人类的一边，我以为这样做，才能和你站在一起。

我畏缩着不肯舍生，因此我没有跳入生命的伟大的海洋里。

78

当鸿蒙初辟，繁星第一次射出灿烂的光辉，众神在天上集会，唱着“呵，完美的画图，完全的快乐！”

有一位神忽然叫起来了——“光链里仿佛断了一环，一颗星星走失了。”

他们金琴的弦子猛然折断了，他们的歌声停止了，他们惊惶地叫着——“对了，那颗走失的星星是最美的，她是诸天的光荣！”

从那天起，他们不住地寻找她，众口相传地说，因为她丢了，世界失去了一种快乐。

只在严静的夜里，众星微笑着互相低语说——“寻找是无用的，无缺的完美正笼盖着一切！”

79

假如我今生无份遇到你，就让我永远感到恨不相逢——

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日子在世界的闹市中度过，我的双手满捧着每日的赢利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是一无所获——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当我坐在路边，疲乏喘息，当我在尘土中铺设卧具，让我永远记着前面还有悠悠的长路——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悲哀的苦痛。

当我的屋子装饰好了，箫笛吹起，欢笑声喧的时候，让我永远觉得我还没有请你光临——让我念念不忘，让我在醒时梦中都怀带着这悲哀的苦痛。

80

我像一片秋天的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呵，我的永远光耀的太阳！你的摩触远没有蒸化了我的水气，使我与你的光明合一，因此我计算着和你分离的悠长的年月。

假如这是你的愿望，假如这是你的游戏，就请把我这流逝的空虚染上颜色，镀上金辉，让它在狂风中飘浮，舒卷成种种的奇观。

而且假如你愿意在夜晚结束了这场游戏，我就在黑暗中，或在灿白晨光的微笑中，在净化的清凉中，溶化消失。

81

在许多闲散的日子，我悼惜着虚度了的光阴。但是光阴并没有虚度，我的主。你掌握了我生命里寸寸的光阴。

你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红，花落结实。

我困乏了，在闲榻上睡眠，想象一切工作都已停歇。早晨醒来，我发现我的园里，却开遍了异蕊奇花。

82

你手里的光阴是无限的，我的主。你的分秒是无法计算的。

夜去明来，时代像花开花落。你晓得怎样来等待。

你的世纪，一个接着一个，来完成一朵小小的野花。

我们的光阴不能浪费，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必须争取机缘。我们太穷苦了，决不可迟到。

因此，在我把时间让给每一个性急的，向我索要时间的人，我的时间就虚度了，最后你的神坛上就没有一点祭品。

一天过去，我赶忙前来，怕你的门已经关闭；但是我发现时间还有充裕。

83

圣母呵，我要把我悲哀的眼泪穿成珠链，挂在你的颈上。

星星把光明做成足镯，来装扮你的双足，但是我的珠链要挂在你的胸前。

名利自你而来，也全凭你的予取。但这悲哀却完全是我自己的，当我把它当作祭品献给你的时候，你就以你的恩慈来酬谢我。

84

离愁弥漫世界，在无际的天空中生出无数的情境。

就是这离愁整夜地悄望星辰，在七月阴雨之中，萧萧的树籁变成抒情的诗歌。

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诗歌。

85

当战士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里刚走出来，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他们的甲胄和干戈藏在哪里呢？

他们显得无助、可怜，当他们从他们主公的明堂走出的那一天，如雨的箭矢向着他飞射。

当战士们整队走回他们主公的明堂里的时候，他们的武力藏在哪里呢？

他们放下了刀剑和弓矢；和平在他们的额上放光，当他们整队走回他们主公的明堂的那一天，他们把他们生命的果实留在后面了。

86

死亡，你的仆人，来到我的门前。他渡过不可知的海洋临到我家，来传达你的召令。

夜色沉黑，我心中畏惧——但是我要端起灯来，开起门来，鞠躬欢迎他。因为站在我门前的是你的使者。

我要含泪地合掌礼拜他。我要把我心中的财产，放在他脚前，来礼拜他。

他的使命完成了就要回去，在我的晨光中留下了阴影；在我萧条的家里，只剩下孤独的我，作为最后献你的祭品。

87

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丢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门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在这里万物不灭——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见的人面。

呵，把我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罢，跳进这最深的完满里罢。让我

在宇宙的完整里，感觉一次那失去的温馨的接触罢。

88

破庙里的神呵！七弦琴的断线不再弹唱赞美你的诗歌。晚钟也不再宣告礼拜你的时间。你周围的空气是寂静的。

流荡的春风来到你荒凉的居所。它带来了香花的消失——就是那素来供养你的香花，现在却无人来呈献了。

你的礼拜者，那些漂泊的惯旅，永远在企望那还未得到的恩典。黄昏来到，灯光明灭于尘影之中，他困乏地带着饥饿的心回到这破庙里来。

许多佳节都在静默中来到，破庙的神呵。许多礼拜之夜，也在无火无灯中度过了。

精巧的艺术家，造了许多新的神像，当他们的末日来到了，便被抛入遗忘的圣河里。

只有破庙的神遗留在无人礼拜的，不死的冷淡之中。

89

我不再高谈阔论了——这是我主的意旨。从那时起我轻声细语。我心里的话要用歌曲低唱出来。

人们急急忙忙地到国王的市场上去，买卖的人都在那里。

但在工作正忙的正午，我就早早地离开。

那就让花朵在我的园中开放，虽然花时未到；让蜜蜂在中午奏起他们慵懒的嗡哼。

我曾把充分的时间，用在理欲交战里，但如今是我暇日游侣的雅兴，把我的心拉到他那里去；我也不知道这忽然的召唤，会引到什么突出的奇景。

90

当死神来叩你门的时候，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

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

我决不让它空手回去。

我一切的秋日和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的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死神来叩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摆在他的面前。

91

呵，你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对我低语罢！

我天天地在守望着你；为你，我忍受着生命中的苦乐。

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爱，总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

你的眼泪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就永远是你的。

花环已为新郎编好。婚礼行过，新娘就要离家，在静夜里和她的主人独对了。

92

我知道这日子将要来到，当我眼中的人世渐渐消失，生命默默地向我道别，把最后的帘幕拉过我的眼前。

但是星辰将在夜中守望，晨曦仍旧升起，时间像海波的汹涌，激荡着欢乐与哀伤。

当我想到我的时间的终点，时间的隔栏便破裂了，在死的光明中，我看见了你的世界和这世界里弃置的珍宝。最低的座位是极其珍奇的，最生的生物也是世间少有的。

我追求而未得到和我已经得到的东西——让它们过去罢。只让我真正地据有了那些我所轻视和忽略的东西。

93

我已经请了假。弟兄们，祝我一路平安罢！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

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把房子的所有权都放弃了。我只请求你们最后的几句好话。

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给与的少。现在天已破晓，我黑暗屋角的灯光已灭。召命已来，我就准备启行了。

94

在我动身的时光，祝我一路福星罢，我的朋友们！天空里晨光辉煌，我的前途是美丽的。

不要问我带些什么到那边去。我只带着空空的手和企望的心。

我要戴上我婚礼的花冠。我穿的不是红褐色的行装，虽然间关险阻，我心里也没有惧怕。

旅途尽处，晚星将生，从王宫的门口将弹出黄昏的凄乐。

95

当我刚跨过此生的门槛的时候，我并没有发觉。

是什么力量使我在这无边的神秘中开放，像一朵嫩蕊，中夜在森林里开花！

早起我看到光明，我立刻觉得在这世界里我不是一个生人，那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已以我自己母亲的形象，把我抱在怀里。

就是这样，在死亡里，这同一的不可知者又要以我熟识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一样地爱死亡。

当母亲从婴儿口中拿开右乳的时候，他就啼哭，但他立刻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96

当我走的时候，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就是说我所看过的是卓绝无比的。

我曾尝过在光明海上开放的莲花里的隐蜜，因此我受了祝福——让这个做我的别话罢。

在这形象万千的游戏室里，我已经游玩过，在这里我已经瞥见了那无形象的他。

我浑身上下因着那无从接触的他的摩抚而喜颤；假如死亡在这里来临，就让它来好了——让这个作我的别话罢。

97

当我是同你做游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是谁。我不懂得羞怯和惧怕，我的生活是热闹的。

清晨你就来把我唤醒，像我自己的伙伴一样，带着我跑过林野。

那些日子，我从来不想去了解你对我唱的歌曲的意义。我只随声附和，我的心应节跳舞。

现在，游戏的时光已过，这突然来到我眼前的情景是什么呢？世界低下眼来看着你的双脚，和它的肃静的众星一同敬畏地站着。

98

我要以胜利品，我的失败的花环，来装饰你。逃避不受征服，是我永远做不到的。

我准知道我的骄傲会碰壁，我的生命将因着极端的痛苦而炸裂，我的空虚的心将像一枝空苇呜咽出哀音，顽石也融成眼泪。

我准知道莲花的百瓣不会永远团合，深藏的花蜜定将显露。

从碧空将有一只眼睛向我凝视，在默默地召唤我。我将空无所有，绝对的空无所有，我将从你脚下领受绝对的死亡。

99

当我放下舵盘，我知道你来接收的时候到了。当做的事立刻要做了。挣扎是无用的。

那就把手拿开，静默地承认失败罢，我的心呵，要想到能在你的岗位上默坐，还算是幸运的。

我的几盏灯都被一阵阵的微风吹灭了，为想把它们重新点起，我屡屡地把其他的事情都忘却了。

这次我要聪明一点，把我的席子铺在地上，在暗中等候；

什么时候你高兴，我的主，悄悄地走来坐下罢。

100

我跳进形象海洋的深处，希望能得到那无形象的完美的珍珠。

我不再以我的旧船去走遍海港，我乐于弄潮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现在我渴望死于不死之中。

我要拿起我的生命的弦琴，进入无底深渊旁边，那座涌出无调的乐音的广厅。

我要调拨我的琴弦，和永恒的乐音合拍，当它呜咽出最后的声音时，就把我静默的琴儿放在静默的脚边。

101

我这一生永远以诗歌来寻求你。它们领我从这门走到那门，我和它们一同摸索，寻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

我所学过的功课，都是诗歌教给我的；它们把捷径指示给我，它们把我心里地平线上的许多星辰，带到我的眼前。

它们整天地带领我走向苦痛和快乐的神秘之国，最后，在我旅程终点

的黄昏，它们要把我带到了哪一座宫殿的门首呢？

102

我在人前夸说我认得你。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到了你的画像，他们走来问：“他是谁？”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真的，我说不出来。”他们斥责我，轻蔑地走开了。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我把你的事迹编成不朽的诗歌。秘密从我心中涌出。他们走来问我：“把所有的意思都告诉我们罢。”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说：“呵，谁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哂笑了，鄙夷之极地走开。你却坐在那里微笑。

103

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我的上帝，让我一切的感知都舒展在你的脚下，接触这个世界。

像七月的湿云，带着未落的雨点沉沉下垂，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的全副心灵在你的门前俯伏。

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注入静寂的大海。

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他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爱者之贻

石真　译

1

沙杰汗①，你宁愿听任皇权消失，却希望使一滴爱的泪珠②永存。

岁月无情，它毫不怜悯人的心灵，它嘲笑心灵因不肯忘却而徒劳挣扎。

沙杰汗，你用美诱惑它，使它着迷而被俘，你给无形的死神戴上了永不凋谢的形象的王冠。

静夜无声，你在情人耳边倾诉的悄悄私语已经镌刻在永恒沉默的白石上。

尽管帝国皇权已经化为齑粉，历史已经湮没无闻，而那白色的大理石却依然向满天的繁星叹息说：“我记得！”

“我记得！”——然而生命却忘却了。因为生命必须奔赴永恒的征召，她轻装启程，把一切记忆留有孤独凄凉的美的形象里。

①沙杰汗：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

②“一滴爱的泪珠”：指泰姬陵，印度伊斯兰建筑的主要代表。1632—1654 年沙杰汗用了 22 年的时间为其爱妃蒙泰姬在北方邦阿格拉近郊建造了一座陵墓。墓用白色大理石筑成，墙上镶嵌五彩宝石，中央覆以巨大的圆形穹窿。因此诗人以“泪珠”来刻画它。

2

我爱，到我的花园里漫步吧。穿过扑来眼底的热情的繁花，不去管她们的殷勤。只为突发的欣喜像惊奇夕阳的灿丽，你且暂停一下脚步，然后飘然逸去。

爱的赠礼是羞怯的，它从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它轻快地掠过幽暗，沿途散下一阵喜悦的震颤。追上它抓住它，否则就永远失去了它。然而，能够紧握在手中的爱的赠礼，也不过是一朵娇弱的小花，或是一丝光焰摇曳不定的灯光。

3

我的果园中，果实累累，挤满枝头；它们在阳光下，因自己的丰满、蜜汁欲滴而烦恼着。

我的女王，请骄傲地走进我的果园，坐在树荫下，从枝头摘下熟透的果子，让它们尽量把它们甜蜜的负担卸在你的双唇上。

在我的果园中，蝴蝶在阳光中尽舞，树叶在轻轻摇动，果实喧闹着，它成熟了。

4

她贴近我的心，就像花草贴紧大地；她对我说来是如此甜蜜，犹如睡眠之子疲惫的肢体；我对她的爱就是我的整个生命的泛滥，似秋日上涨的河水，无声地纵情奔流；我的歌和我的爱是一体，就像溪流的潺潺涟漪，以它的波浪和水流歌唱。

5

如果我占有了天空和满天的繁星，如果我占有了世界和它无量的财富，我仍有更多的要求。但是，只要我有了她，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块立锥之地，我也会心满意足。

6

诗人呵，春光明媚豪奢，你应当放歌赞美那些毫不流连的匆匆过客，那些欢笑着奔向前方从不回顾的人，那些像花朵般在恣情欢乐时怒放，转瞬即逝，终不悔恨的人。

请不要默默无言地坐下来，去数你过去的悲欢，——不要停下脚步，去拾起隔夜的鲜花上落下的花瓣；不要去苦苦求索你不理解的东西，去辨别它费解的寓义——不要试图去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来自那空白深处。

7

我已所剩无几，其余的都在整个无忧无虑的夏天漫不经心地挥霍掉了。现在，它只够谱一首短歌唱给你听；只够编一个小小的花环，轻轻拢上你的手腕；只够用一朵小花做一只耳环，像一粒圆润的粉红色的珍珠，一声羞赧的低语，悬垂在你的耳边；只够在黄昏树荫下，小小的赌赛中，孤注一掷，输个干净。

我的小船是简陋的，又容易破损，不能胜任在暴风雨中迎着惊涛骇浪前进。但是，只要你肯轻轻地踏上它，我愿缓缓划动双桨，载你沿着河岸航行；那里，深蓝的水面上微波荡漾，如同被梦幻揉皱的睡眠；那里，鸽子在低垂的枝头咕咕鸣唤，给正午的树荫笼上一层忧郁。日落人倦时，我将采一朵露滴晶莹的睡莲，簪上你的秀发，然后向你告别。

8

我的小船载满了人，装满了货，但是，我怎能回绝你呢？你孤身一个，只带了几束稻谷。你年轻，身材苗条又纤弱；飘忽的微笑在你的眼角闪烁，你的黑色长裙像雨天的乌云。船上当然有你的位置。

旅客将一路陆续登岸归去。你且在我的船头稍停片刻，待船儿靠岸时谁能将你留住？

你向何方去，又会到谁家贮藏你的稻谷？我不会向你发问。但是，黄昏时，当我落下风帆，泊下小船，我会坐下来惊奇地想：你向何方去，又会到谁家贮藏你的稻谷呢？

9

女人，你的篮子沉重，你的四肢疲乏。你要走多少路？又为寻求什么赢利在奔波？道路是漫长的，烈日下路上的尘土火一般灼热。

看哪，湖水深且满，像乌鸦的眼睛一般黑。湖岸倾斜，嫩草青青为它铺上柔软的地毯。

把你疲惫的双足浸在水中吧，这里午时的熏风会为你梳理飘散的长发；鸽子咕咕低唱着睡眠曲，绿叶窃窃私语，诉说着隐藏在绿荫中的秘密。

即使时光流逝，太阳西沉，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那横穿荒野的小路迷失在暮色苍茫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要害怕，前面盛开着凤仙花的篱边，就是我的家。我将领你到那里，为你铺好床，点亮一盏灯。明日清晨，鸟雀被挤奶姑娘惊起时我会将你唤醒。

10

那驱使蜜蜂——这些无形的踪迹的追随者——离开它们蜂房的是什么呀？它们急剧地扇动着的翅膀在传递什么消息呢？它们如何听到沉睡在花心的音乐呢？它们又怎样找到了羞怯无声地安眠在花房的蜜呢？

11

初夏，绿叶刚刚吐出嫩芽。夏天来到海边花园里。和煦的南风，轻柔地传来断续的懒洋洋的歌声。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让爱之花盛开的夏天来到海滨的花园里吧。让我的欢乐诞生，让它拍着手儿，和着汹涌澎湃的歌声翩翩起舞吧。让清晨甜蜜而又惊奇地睁大眼睛吧。

12

啊，春天！很久很久以前，你打开天国的南门，降临混沌初开的大地。人们冲出房屋，欢笑着，舞蹈着，喜极欲狂，互相抛掷着花粉。

岁岁年年，你都带着你第一次走出天堂时撒在路上的四月的鲜花来到

人间。因此，你的花的浓郁芬芳里弥漫着如今已成梦境的岁月的声声叹息——那已消亡的世界的眷恋情深的哀思。你的轻风里满载着已从人类语言中消失的古老的爱的传奇。

有一天，你突然闯进我因初恋而焦急震颤的心灵，带来新的奇迹。从此，年复一年，那从未经历过的欢乐的甜柔的羞怯便藏在你柠檬花绿色的蓓蕾里；我心中难描难诉的柔情便留在默默无言，如燃烧的火焰似的红玫瑰中；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页——那热情奔放的五月的时光的深切怀念，便和着你年年新绿的嫩叶的沙沙声悄悄低语。

13

昨夜，在花园里，我向你献上青春洋溢的醇酒。你举起杯儿，放在唇边，合上双眼微笑着。我撩起你的面纱，拨散你的长发，将你那宁静而又洋溢着柔情蜜意的脸庞贴在我的胸膛上。昨夜，月光梦一般漫溢在安睡的大地。

今朝，晨露晶莹，黎明岑寂。你，刚刚沐浴归来，身着洁白的长袍，手提满篮的鲜花，向神庙走去。我伫立在通向神庙小路旁的树荫下，在静悄悄的黎明中低垂着头。

14

假如我今天烦躁不安。我爱，宽恕我吧。这是第一场夏雨，河边的树木在摇曳颤抖，花繁叶茂的迦澹波树举着醇香的酒杯，在劝诱过路的风。看呵，天空里道道电光闪烁着投下匆匆的视线，风儿正在你的秀发上狂跳嬉戏。

假如我今天太殷勤，我爱，请不要生气。迷蒙的雨幕掩住我们每日所见的景物，村子里一切劳动已经停止，牧场上杳无人迹。即将降临的雨儿在你的黑眼睛里发现它的音乐，七月在你的门旁等待着用它含苞的素馨簪上你的秀发。

15

村里人都叫她黑姑娘，可是在我心上，她却是一朵小花——一朵黑色的百合。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乌云挟着闪电滚滚而来的田野上。她的面纱拖在地面，乌黑的发辫松垂在肩前。也许她是个黑姑娘，正像村里人说的那样。但是，我只看到她那双小鹿般可爱的黑眼睛。

狂风呼啸，预示着暴雨即将来临。听到小花牛惊慌的哞哞低鸣，她快步跑出茅屋。

抬起大眼睛仰望天空，倾听着隐隐的雷声。那时，我站在稻田边——只有姑娘心里明白（或许我也知道）她是否注意到我。。她黑得那样可爱，就像炎热的夏季里带来阵雨的乌云，像密林里温柔的阴影，就像恼人的五月黑夜里渴望爱情的无言的秘密。

16

她曾经住在破损的石阶伸到水面的池塘边。多少个夜晚，她曾凝视过那因竹叶摇曳而变得使人眩晕的溶溶月色；多少个雨季，她嗅到从嫩秧田里飘来的湿润的泥土的清香。

椰枣树下，村庄的院落里，姑娘们谈笑着缝制冬装。她的名字总是被人们亲昵地提起。池水深处还保留着她手臂戏水的记忆，通往村中的小径上

还印着她每天经过时潮湿的足迹。

今天，带着水罐来池塘汲水的村姑就曾和她天真地逗趣，看到过她的微笑，那赶着牛群去凫水的老人，也曾每天在她门首停下脚步，向她问候致意。

多少条帆船曾从村边驶过，多少位旅人曾在那榕树下休憩，渡船曾把多少人送到对岸的集市，但是从未有人留意这个地方，乡间小路边，靠近破损的石阶伸近水面的池塘，曾住着我心爱的姑娘。

17

很久很久以前，蜜蜂在夏日的花园中恋恋不舍地飞来飞去，月亮向着夜幕中的百合微笑，闪电倏地向云彩抛下它的亲吻，又大笑着跑开。诗人站在树林掩映、云霞缭绕的花园一隅，让他的心沉默着，像花一般恬静，像新月窥人似地注视他的梦境，像夏日的和风似地漫无目的地飘游。

四月的一个黄昏，月儿像一团雾气从落霞中升起。少女们在忙碌地浇花喂鹿，教孔雀翩翩起舞。蓦地，诗人放声歌唱：“ 听呀，倾听这世间的秘密吧！我知道百合为月亮的爱情而苍白憔悴；芙蓉为迎接初升的太阳而撩开了面纱，如果你想知道，原因很简单。

蜜蜂向初绽的素馨低唱些什么，学者不理解，诗人却了解。”

太阳羞红了脸，下山了，月亮在树林里徘徊踟蹰，南风轻轻地告诉芙蓉：这诗人似乎不像他外表那样单纯呀！妙龄少女，英俊少年含笑相视，拍着手说：“ 世间的秘密已然泄露，让我们的秘密也随风飘去吧！”

18

假如你一定要倾心于我，你的生活就会充满忧虑。我的家在十字路口，房门洞开着，我心不在焉——因为我在歌唱。

假如你一定要倾心于我，我决不会用我的心来回报。倘若我的歌儿是爱的海誓山盟，请你原谅，当乐曲平息时，我的信证也不复存在，因为隆冬季节，谁会恪守五月的誓约？

假如你一定要倾心于我，请不要把它时刻记在心头。当你笑语盈盈，一双明眸闪着爱的欢乐，我的回答必然是狂热而轻率的，一点儿也不切合实际——你应把它铭记在心，然后再把它永远忘却。

19

经书中写道，人若年过半百，就应远离喧嚣的尘世，到森林中度隐居生活。然而，诗人却宣称：净修林只应属于年轻人。因为，那里是百花的故乡，是蜂儿鸟儿的家园；那里，幽僻的角落期待着情侣们的私语的震颤。月华亲吻着素馨花，倾诉着深情厚谊。

只有远远未到五十的人才能领略其间的深意。

啊，风华少年，既缺乏经验，又固执任性！因此，他们正应隐居在密林，经受谈情说爱的严格训练，而让老人去管理世间营生。

20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哪里呢？是在那学者的鼻烟污染了夏日的清风，人们无休无止地争论着“ 是油依赖桶还是桶依赖油 ”的问题，连那陈旧泛黄

的手稿也为那如此无聊地浪费转瞬即逝的生命而蹙起眉峰的地方吗？我的歌大声叫道：

呵，不，不，不是！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大理石宫殿里住着越来越骄横肥胖的百万富翁，他的书架上堆满皮革装订、黄金描绘的书籍，奴仆们不时地拂去书上的灰尘，这从未被人翻阅过的书籍扉页上的题辞是献给那无名的神明。你的市场是在那里吗？我的歌猛吸一口气，说道：不，不，不是！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青年学生坐在桌旁，头儿低垂在书本上，思想却在青春的梦境里漂游；散文在书桌上蹀躞，诗歌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灰尘铺满零乱的书斋，歌儿呵，你可愿在那里捉迷藏？我的歌踌躇着，没有开口。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忙于操持家务的少妇，抽空儿快步跑进卧室，急匆匆从枕头上抽出一本爱情故事，那书儿被小宝贝撕破揉皱，书页散发着她头发上的香气。你的市场是在这个地方么？我的歌叹息着，欲言又止，打不定主意。

我的歌呀，你的市场在什么地方？鸟儿轻轻地啼啭，溪流明睿地欢歌，宇宙的琴弦把歌曲倾在一对恋人两颗颤动的心上，你的市场是在那里吗？我的歌放声高唱：是的，是的，是的！

21

一束花

我的花儿像乳汁一样洁白，蜂蜜一样香甜，美酒一样芳酵；我用金色的丝带将花儿扎成一束，但是它们逃避我小心的照拂，飞散了，只有丝带留着。

我的歌儿像乳汁一样清新，蜂蜜一样甜美，美酒一样令人陶醉；它们和我心的跳动同一韵律；但是它们——这闲暇时的宠儿，展开翅膀飞去了，只有我的心在孤寂中跳动着。

我所爱的美丽的姑娘像乳汁一样纯洁，蜂蜜一样甜蜜，美酒一样迷人；她的绛唇像清晨时开放的玫瑰，她的眼睛像蜂儿②般漆黑。我屏住呼吸，生怕惊动了她；但是，她也像我的花儿和歌声一样离开了我，只有我的爱情留着。

①本言为戴文德拉纳特·森（Devendranath Sen 1855—1920）所作。戴文德拉纳特·森，孟加拉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的内容多为对女人的崇敬，对儿童的挚爱和对自然风物的描写。森爱花成癖，诗集多以花束命名，著有：《无忧花束》、《玫瑰花束》和《马樱花束》等。

②蜂儿：指印度的一种黑蜂。印度人的审美习惯以为它最美丽，常用它来形容女人眸子的漆黑和眼波的流转，以及皮肤的微黑，体态的轻盈。

22

假如来生我有幸投生为布林达森林①里的牧童，我甘愿忍受失去书香门第的骄傲的一切痛苦。

牛群在草场吃草，牧童坐在大榕树下，悠闲地编织着红豆花环，他喜欢投入耶摩那清而深的河水中激起水花。

拂晓，小巷中家家响起搅奶器的嗡嗡声，他唤醒伙伴们去放牧；牛群

扬起一阵尘雾，姑娘们来到院子里挤牛奶。

山竹果树下的阴影更浓了，河两岸的暮色苍茫；挤奶姑娘渡过波浪汹涌的河水时，吓得胆颤心惊；一群孔雀展开光彩夺目的尾翎，在森林里起舞。而牧童正凝视夏日的云霞。

四月的夜晚像初绽的花朵一般甜蜜，牧童消失在森林中，头上斜插着一根孔雀翎毛。

缀满鲜花的秋千绳紧紧拴在树枝上，南风在笛声中轻轻震颤，快活的牧童，结队来到蓝莹莹的河水边。

我的兄弟，我不愿意做孟加拉新时代的先驱，也不想为蒙昧的人民点亮文明的灯火；但愿我能投生在无忧树郁郁葱葱的密林里，投生在布林达的村庄中，那里姑娘们搅动牛奶做奶酪。

①布林达森林：印度神话中大神黑天童年时与牧女拉塔相爱的地方，是印度维湿奴派信徒的圣地。

23

我爱这铺满沙砾的河岸，鸭群在寂静的水塘里呷呷嬉戏，乌龟在阳光下晒暖；夜幕四垂时，漂泊的渔船停泊在高高的水草丛里。

你爱那盖满绿茵的河岸，茂密的竹林郁郁葱葱，汲水的姑娘们沿着蜿蜒的小径迤逦而行。

同一条河在我们中间流淌，向它的两岸低唱着同一支歌。我独自躺在星光下的沙滩上，倾听着：晨光熹微中，你一人坐在河岸边，倾听着，只是河水对我唱了什么，你不知道；它倾诉给你的，对我也永远是个难解的迷。

24

你站在半开的窗牖前，面纱微微撩起，等待着货郎来卖手镯脚铃。你懒散地望着，笨重的牛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叽嘎叽嘎地滚动着车轮。远处的河面上，天水相接处，帆樯缓缓飘动。

世界对你，就好似老奶奶摇动纺车时低声吟唱的小曲，无意义无目的，又充满随心所欲的想象。

但是，有谁知道，也许就在这闷热倦人的正午，那个陌生人提着满篮奇特的货物，已经上路？他响亮地呼唤着路过你的门前时，你便会从依稀的梦中惊醒，将窗儿洞开，抛下面纱，走出房门，去迎接命运的安排。

25

我紧握你的双手，我的心跳进你那双黑眼睛的深潭里；我在寻找你，你沉默着不说话，永远躲避我的追求。

我明白我必须满足于这短促的爱情，因为我们不过是在路途中邂逅相逢。难道我有力量伴你走过这人群熙攘的尘世，领你走出这迷宫似的人生曲径？难道我能有充足的食物供你度过那树满死亡之门的阴暗的旅程？

26

如果你偶然想起了我，我便为你唱歌。雨后的黄昏把她的阴影洒在河面上，把她的暗淡的光缓缓拖向西方；斜晖脉脉，已不适于劳作或游戏。

你坐在向南的露台上，我在黑暗的房间里为你唱歌。暮色苍茫，从窗

栊飘进湿润的绿叶的清香，预告雷雨将至的狂风在椰林中咆哮。

掌灯时分，我将离去。当你倾听着夜间的天籁，那时也许你能听到我的歌声，虽然我已不再唱歌。

27

我的盘中盛的是我所有的财产，我把它奉献给你。我不知道明天我该将什么供奉在你的足前？百花竞奇斗妍的夏日即将逝去，树儿将花朵凋谢的树枝举起，凝视着苍穹，我就像这株大树。

但是，过去我奉献给你的一切，那永存的泪水难道未曾使一朵小花四时不谢么？

在这夏日将逝之时，我站在你面前，两手空空，你愿记住我奉献给你的那朵小花，愿用你的青眼来酬谢我吗？

28

我梦见，她坐在我的床头，纤纤素手轻柔地抚弄我的头发，那爱抚像是在弹拨美妙的乐曲。我望着她的脸庞，双眸泪光闪闪，难言的隐痛将我惊醒。

我坐起来，望着窗外闪烁的星河，那寂静的星河隐藏着热情的火焰。不知此时此刻，她是否在做着相同的梦。

29

隔着树篱，我们的视线相遇了。我想，我有一些话要对她说，而她却走开了。我要对她讲的话，像一叶扁舟日日夜夜随时间的浪潮而颠簸起伏。我要对她讲的话，仿佛秋天的行云，无止无息地四处追寻，又仿佛变成了黄昏时盛开的花儿，在落霞间寻找它已失去的时光。我要对她讲的话，像萤火虫似地在我的心里熠熠闪光，在绝望的黄昏，探求它的深意。

30

春花怒放，就像我那未说出口的爱情的灼热的痛苦。花儿的芬芳，带来了往日的诗歌的回忆。我的心蓦地绽出希望的绿叶。我的爱人没有来，但我的四肢却感到了她的爱抚，穿过芳香的田野传来了她的声音。忧伤的天空的心底有她的凝视，但是，她的眼睛在哪里呢？熏风里飘飞着她的亲吻，但是，她的樱唇在哪里呢？

31

我的心上人呵，我似乎看见你，在万物即将醒来的清晨，站在一道带着快乐的幻梦的瀑布下，你的血管里满溢着它奔泻飞溅的水花。也许，你正在天国的花园里漫步，俏丽的素馨、百合、夹竹桃争鲜斗妍，缤纷的落英飘洒在你合抱的双臂中，落在你热情洋溢的心上。

你的欢笑像一支歌，但是，歌词却湮没在万物争鸣的合唱中，湮没在百花无形的销魂的芬芳中。你的欢笑像隐身在心中的明月，你的双唇像是窗口，月光从那里照射出来。

我忘记了原由，也不想知道它，我只记得，你的欢笑就是炽热沸腾的生活。

①本诗为萨特扬德拉纳特·达（Satyandranath Datta，1882—1922）所作，他是孟加拉诗人，泰戈尔的崇拜者。著有诗集《长笛与琵琶》、《祭火》、《丰收的花》等。

他的诗多采用民歌体，以韵律响亮，节奏明快，语言流畅称著，在这方面他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甚至比泰戈尔更大。达特精通梵文、波斯文、英文及法文。他通过英文和法文几乎将世界各国古代及现代的著名诗歌、小说、戏剧等译成孟加拉文，译文虽不十分忠实于原文，但文笔流畅。

32

多少回，春天轻轻叩我们的房门，而我正为工作忙碌，你也不去理睬它。今天，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伤心肠断，意气消沉的时候，春天又来了，我不知道怎样把它从门口赶开。当春天想向我们献上欢乐的冠冕时，我们的大门却紧紧关闭着，但是，现在，当春天带来的是忧伤的礼品时，我却不得不让它畅行无阻地走进门来。

33

往日里，闹闹嚷嚷的春天曾一路欢笑着闯入我的生活，把玫瑰撒满大地，向晓的天空被无忧树嫩叶的热吻染作一片火红。今天呵，春天穿过幽寂的小径，沿着凄清郁悒的树荫，悄悄地潜入我独处的小屋，静静地坐在露台上，凝视着前面原野的绿色化为一片苍茫的暗淡的天际。

34

像低垂的雨云，告别的时候来到了。我仅仅来得及用颤巍巍的双手，在你的手腕上系上一条红色的丝带。如今，正是摩怙阿花盛开的季节，我独自坐在草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暗自思索：“你腕上还系着那条红丝带吗？”

你沿着黄花照眼的亚麻田边的小路离去了。我看见，昨夜我为你编结的花环依然松松地垂在你的发上。为什么你不肯稍待片刻，让我在清晨采集鲜艳的花朵，作为最后献礼？我不知道，你头上那支松垂着的花环是否已在无意间跌落在小路上？

多少个黄昏和黎明，我为你歌唱；你离去时，低声吟唱的正是那最后的一支歌。你不肯多停片刻，听我为你再唱一支只是为你，永远为你谱写的新歌。我不知道，你在田野中穿行时低声吟唱的我的那支歌，是否终于使你厌倦了？

35

昨夜，乌云压顶，预兆着大雨倾盆；阵阵狂风，摇撼着奋力挣扎的橄榄树的枝条。

我希望，在这暴风骤雨，孤寂凄清的夜晚，梦如肯降临，他应化作我心爱的人来到我的睡梦中。

风儿仍在呜咽着掠过田野，黎明苍白的脸颊挂满泪珠。我的梦也已落空，因为，现实是冷酷的，而梦也自有主张，独断独行。

昨夜，黑暗沉醉在狂风暴雨之中，雨像是夜的面幕，被狂风撕成碎片；在这星辰隐匿，暴雨喧嚣的夜晚，梦如化做我心爱的人来相会，现实是否会妒忌呢？

36

我的镣铐，你在我的心底谱写乐曲；我终日拨弄你，使你成了我增加光彩的装饰物。

我们是亲密的朋友；你也曾使我畏惧，但畏惧之情使我更加爱你。你是我漫漫长夜中的伴侣，在我向你告别之前，容我向你顶礼，我的镣铐。

37

我的小船呵，你的舵几经损毁，帆也破成碎片，你常常飘向海洋，拖着铁锚，你并不在意。可是这一次，你的船身上已经展开了一道裂缝，你的货舱装载的货物又很沉重，现在是你结束航行的时候了，让轻轻拍岸的波浪摇你入睡吧。

啊，我知道一切规劝警诫都是徒劳的。蒙着面纱的神秘的毁灭命运在诱惑你。狂风暴雨疯狂地向你扑来。浪潮高卷，轰鸣接天，热烈的狂舞震撼着你。

那么，挣断铁链，我的小船，摆脱羁绊，无畏地冲向你的毁灭吧！

38

当我年轻时，我曾在湍急迅猛的激流中漂游；春风挥霍成性地在吹拂，枝头繁花似火，百鸟争鸣，不知疲倦。

热情的洪流淹没了我的理智，我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扬帆疾驶；我没有时间以我的心灵去观察，去感受，去理解这个现实的世界。

如今，韶华已逝，我的小船搁浅在岸上，我听到了万物的深沉的乐曲，苍穹也向我敞开缀满繁星的胸怀。

39

我的双眸背后，有一个旁观者，他仿佛见过远古时代的事物，熟悉混沌初开时的世间生活，而这些被人遗忘的情景在草茎上闪烁，在树叶上颤动。他见到过暮色苍茫星光闪烁时分蒙上新面纱的心爱的人的脸庞。因此，在他眼中，蓝天像是为无数的聚散离合而痛苦，春风里仿佛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对亘古世纪的悄悄私语的怀念。

40

逝去的青春送来消息，它对我说：“在微笑成熟为泪花，时光为未出唇的歌声而痛苦的尚未降临人间的五月的震颤里，我在等着你。”

它说：“踏过已消逝的时光的轨迹，穿过死亡之门，到我身边来吧！因为梦境消逝，希望落空，你采集的岁月的果实也腐烂了。但是，我是永恒的真实，在你从此岸到彼岸的生命旅程中，你将与我一再相逢。”

41

姑娘们去河边汲水，树林中传来她们的笑声；我渴望和姑娘们一道儿，走在通向河边的小路上；那里羊群在树荫下吃草，松鼠从阳光下轻捷地掠过落叶，跳进阴影里。

但是，我已经做完一天应做的事情，我的水罐已经灌满，我伫立在门

外，凝望着闪光滴翠的槟榔树叶，聆听着河畔汲水姑娘的欢笑。

日复一日，在露洗过一般清新的清晨，在暮色苍茫慵倦的黄昏，担负起去取回满罐水的任务，始终是我最喜爱、最珍视的享受。

当我意兴阑珊，心情烦乱的时候，那满罐汩汩作声的清水温柔地拍抚着我；它也曾伴随着我欢乐的思绪、无声的笑颜一起欢笑；当我伤心的时候，它泪水盈盈，呜咽地向我倾诉心曲；我也曾在风狂雨骤的日子，抱着它走在路上，哗哗的雨声淹没了鸽子焦心的哀鸣。

我已经做完一天应做的事情，我的水罐已经灌满，西方的斜晖已经暗淡，树下的阴影已经更深更重；从开满黄花的亚麻田中传来一声长叹，我的不安的眼睛了望着村中通向河水深黑的河岸的蜿蜒小路。

42

难道你仅仅是一幅画像，不像是繁星和尘埃确实存在？和着世间万物的脉搏、繁星闪烁，尘埃颤动，而你的静止的画像是那样绝对地远离一切，孤零零的。

你曾伴着我一同散步，你的呼吸是温馨的，你的四肢充满着生活的乐曲。你的话语道出了我的感受，你的脸庞触动了我的心弦。突然，你停住脚步，留在永恒的阴影里，而我只好踽踽独行。

生命像个孩子，边笑边摇动死亡的拨浪鼓向前奔跑，它向我招手，我那无形的先驱继续前进。但是，你却停住脚步，留在尘埃和繁星之后，你不过是一幅画像。

不，你不可能是一幅画像。如果你的生命之流停止了，那么河水也会不再奔流，五彩缤纷的晨曦也会停住脚步。如果你那像闪烁的暮色般的黑发消失在绝望的黑暗之中，那么夏日的绿荫也会带着它的梦儿死去。

我真的会将你忘记吗？我们匆匆赶路，忘却了路旁篱边的绿叶鲜花。然而，芳香却在不知不觉间融进我们的忘却之中，使它充满了音乐。你离开我处身其间的世界，却在我的生命之源找到了安身之所，因此，那遗忘不正是消失在它的深处的记忆么？

你已不再听我唱歌，你已溶进我的歌声，你随着破晓时的曙光来到我的身边，又随着傍晚夕阳的最后一道金光离去。然而，从此我总在黑夜中寻找你。不，你决不仅仅是一幅画像。

44

你死去了，从世间万物中消失了，你的死对我身外的一切说来是你终止了生命；但是，你却在我的悲伤中得到完全的再生。我感到我的生命更臻完美，因为，在我的生命中，男性的刚强与不朽的女性的温柔永远合二为一了。

45

携了美与秩序到我的不幸的生活中来吧，女人，就像你活着的时候将它们带到我的家里一样。拂去时光的尘屑，注满空空的水罐，照料那被忽视的一切。再敞开神庙内殿的大门，点燃明烛，让我们在神面前默然相对吧。

46

天空凝视着自己无垠的蔚蓝，沉入梦幻。我们，一堆堆的云朵，便是它的突发的奇想。我们飘浮无定，没有家园。星星在永恒的王冠上闪耀。关于它们的记录是永久性的，而我们却是用铅笔写就的草稿，转瞬之间便可以抹去。在太空的舞台上，我们是那敲响手鼓，放声大笑的角色。但是，暴雨雷鸣便来自我们的笑声，而雨点是足够真实的，雷声也非同小可。然而，我们无权向时间要求报酬，我们随风飘来，在我们还来不及命名时，又随风飘去了。

47

道路是我的新娘。白昼，她在我脚下向我低语，永夜，她和着我的梦儿歌唱。

我与她的相会没有起始，也无终止，随曙光来临，随夏天的鲜花与歌儿更新。她的每一次亲吻，都像爱人的初吻。

我和道路是一对恋人。每个夜晚都为她换上新装，每个清晨，我都将褴褛的旧衣留在路旁的客栈里。

48

每日里，我沿着同一条老路来来去去，送水果到市场，赶牛群去牧场，划渡船过小河，条条道路对我是那么熟悉。

一天早晨，田野里到处是忙碌的人们，牧场上到处是牛群，大地的胸膛和着成熟的稻浪欢快地起伏。我走着，手里提着沉重的篮子。

忽然，一阵轻风吹过，天空仿佛在亲吻我的前额。我的心儿跳动，仿佛朝阳破雾而出。

我忘记了走熟的老路，向路边跨出了几步，熟悉的景物变得陌生了，就像一朵花，我只在它含苞欲放的时候认识它。

我为我平日的小聪明感到羞愧，我离开正途闯入了仙境般的世界。那天清晨，我迷失了道路，却找到了永存的赤子之心，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49

我的宝贝，你问我：天堂在什么地方？圣贤告诉我们：天堂超越于生死界限之外，也不受日夜交替的制约，天堂不属于尘世。

然而，你的诗人却明白：天堂渴望着时间和空间，它为降生到这果实累累的大地上而不息地努力着。天堂就在你那娇柔的体内，就在你那急速跳动着的心中，我的宝贝。

大海快乐地敲响了鼓点，花儿踮起脚尖亲吻你，因为，天堂和你一起诞生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50

母亲把女孩抱在怀里，唱道：“下来，下来吧，亲一亲我的宝贝，在她小小的额头上。”月亮梦一般地微笑着。夏季隐约的花香在暗中浮动；幽静的芒果林的浓荫深处传来夜莺的歌唱；遥远的村落中升起一阵牧童的笛声，笛声里带着无限的忧郁。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坐在台阶上，柔声低唱：“下来，下来吧，月亮，亲一亲我的宝贝，在她小小的额头上。”她仰望着天上的明月，又低头俯视着怀中“地上的小月亮”，我惊奇地望着这一派宁静的

月光。

孩子欢笑着，学着母亲歌唱：“下来，下来吧，月亮。”母亲微笑了，月光皎洁的夜也微笑了。没有人看见我，诗人，小宝贝母亲的丈夫，正躲在后面注视着这画一般的景象。

①本诗为迪金德罗拉尔·罗易（Drijendralal Roy，1863—1913）所作。迪金德罗拉尔·罗易是孟加拉著名剧作家和诗人，著有《雅利安之歌》（二卷，1882，1893）及《滑稽诗集》（1898）等。他的诗多采用不受传统韵律束缚的、泰戈尔式的自由体和童谣体，以语言流畅，节奏明快见长，但不够精练。后来成为泰戈尔最激烈的反对派。

51

初秋的晴空万里无云，河水快要溢出堤岸，冲刷着横倒在浅滩上的一棵大树的裸露的树根。长长的小径从村庄里伸出，宛如饥渴的舌头，一头扎入小河中。

我向四周眺望。静默的天空，流动的河水，我感觉到幸福在向四方延伸，就像孩子脸上绽开纯真的笑靥。我的心是充实的。

52

性急的花儿呀，冬天还未归去，你便倦于等待，挣脱了羁绊。等到看不见的来者匆匆瞥见你这路旁的守望者的时候，你已经匆匆地冲了出来，奔跑着，喘息着。哦，你这情不自禁的素馨，你这喧闹的五色缤纷的玫瑰！

你绚丽的色彩，浓郁的芳香，扰动了空气。你笑着，互相推着挤着，袒露胸怀地怒放了，然后凋谢了，纷纷扬扬落满大地，最先冲向死之洞隙。

到时候，夏天自会乘着潮水般的南风来临，而你却从来不肯减缓速度，掌握它来到的准确时间。出于信心的极度的欢乐，你鲁莽地在路边消耗了自己。

你从远方听到了夏天的脚步声，便以落英铺地供它轻轻踏过。甚至解救者还未出现，你就挣脱了羁绊，开放了，在它还未到来并且承认你以前，你就把它当做自己的了。

53

芭兰花

四月终于消逝，炎夏的热吻烧焦了无可奈何的大地，这时，我绽开了蓓蕾。我来了，一半儿惊惧，一半儿好奇，像个调皮的孩童向隐士的小茅屋偷偷窥视。

我听到，枝残叶枯的树林战兢兢地切切私语；我听到，杜鹃吐露夏日慵倦的歌声；透过我的花蕾外飘摇的绿叶的幔帐，我看到了世界，严酷，冷漠，形容枯槁。

我依然勇敢地开放了，带着强烈的青春的信念，畅饮着那从光彩夺目的天杯中倾出的烈酒，傲然向黎明致敬。我，心底蕴藏着骄阳的芬芳的芭兰花。

①本诗为萨特扬德拉纳特·达特所作。参见第 31 首注。

54

天地初分，从创世主不安的梦魂的翻腾中，升起了两个女人①。一个是天国乐园的舞女，男人热切追慕的对象。她欢笑着，从智者冷静的沉思中，从愚人空虚的蒙昧中，攫取了他们的心，把它们像种子似地信手撒在三月豪奢的东风里，五月狂喜的花丛中。

另一个是天国的王后，是母亲，她坐在金秋丰富完美的宝座上。在收获季节，她把那些飘零的心，带到如泪水一般温柔甜蜜，像海洋一般宁静美丽的地方——带到神圣的生与死汇合处那所冥冥未知的殿堂。

①两个女人：第一个指乌尔娃希，代表热切的欲望，永恒的青春。第二个指司幸福的女神拉克什弥。在印度神话中她们都是在创世主搅拌乳海时从海底升出的。

55

正午的微风，如蜻蜓薄纱似的双翼在轻轻震颤。村中家家户户的茅屋顶，像孵雏的鸟儿一般掩护着昏昏欲睡的人们，一只杜鹃躲在绿荫深处，寂寞地歌唱。

这清新流畅的曲调，滴进了人们劳苦耕作的单调的音响中，为情侣的切切私语，为母亲的热吻，为孩子的笑声增添了音乐。它掠过我们的思绪，就像溪水流过水底的卵石，不知不觉间，使它们变得圆润精美。

56

对于我，夜晚是寂寞的。我在读一本书，直到感到枯燥无味，它使我觉得，美像是商贾用文字装扮起来的时髦货物。

我厌烦地掩卷熄灯。刹那间，月光涌进我的小屋。

美的精灵呵，你的光辉泛溢苍穹，为什么一丝微弱的烛光竟遮蔽了你？为什么书中几句无用的空话，竟像薄雾似地掩盖了那使大地无比宁静的声音呢？

57

秋天是属于我的，因为她时刻在我心中摆动。她那闪光的脚铃随着我的脉搏丁当作响，她那薄雾似的面纱随着我的呼吸飘动。梦中，我熟悉她那棕色长发的触抚。绿叶和着我的生命跳动飞舞，而她就在外面颤动的叶子中。她的明眸在晴空中微笑，因为是从我这里，它们吸取了光明。

58

蓝天下，万物熙攘，放声大笑；尘埃沙粒像顽童，旋转飞舞。喧嚣撩动了人的心，而他的思绪呀，渴望和万物一同游戏。

我们的梦随着未知的溪水漂动，伸展手臂去抓住大

地，——奋斗变成了砖石，建成了人居住的城市。

呼声从往日涌来，向今天寻求答案。它们的双翼扇动，空中布满了浮动的阴云；我们心中不肯平静的思想，离开栖身的巢，飞过幽冥的荒野，去追求形体。思想就像黑暗中摸索的香客，寻求光明之岸似的，在实物中找到了归宿；它们将被诱入诗人的诗句中，它们将被留宿在未来的城市的塔楼中，它们将听到来自明天的战场上的呼唤，去拿起武器，携手加入战斗，去争取那即将来临的和平。

59

在万有无缺的国度里，人们不修建高楼大厦。大路边是绿茵茵的草地，湍急的河水从旁流过。男人晨出耕作，脸上笑容可掬；傍晚归来，口里哼着小曲，他们不为金钱忙碌奔波，在这万有无缺的国度里。

正午，妇女们坐在凉爽宜人的庭院里，低声唱着歌纺棉纱。稻浪滚滚的田野上，飘来牧童的短笛声。笛声使路上的行人衷心喜悦，他高歌着穿过光影斑驳的芳香的树荫，在这万有无缺的国度里。

商人乘着载满货物的船儿顺流而下，没有在这国土上收帆停泊。武士们擎着飞舞的旌旗列队而过，但是国王却从未在这国土上停下他的战车。远方来的旅客曾在这里歇脚，离开时却不知道在这万有无缺的国度都有些什么。

在这块国土上，路上的人群熙攘，却从不你推我搡。诗人呵，在这里安家吧。濯去长途跋涉沾在脚上的尘土，调好琵琶，日暮时，在这万有无缺的国度里，躺在星光照耀下的清凉的草地上吧。

60

收回你的金币吧，国王的使者。你派我们到林中神庙去诱惑那位年轻的苦行者。尽管他平生未曾见过一位姑娘，我也没能完成你的使命。

破晓时，那修行的少年披着淡淡的曙光，到小溪边沐浴。褐色的鬈发披在双肩，像是一簇朝霞，四肢如同太阳一般闪闪发光。我们唱着，笑着，划着小船，狂热地嬉闹着跳进溪水，围着他翩翩起舞。这时，太阳升起，从水边瞪视我们，愤怒得涨红了脸。

那天使般的少年睁开双眼，望着我们的舞姿；深深的惊诧使他的眼睛闪亮如同晨星。

他举起合掌的双手，唱起赞美诗，歌声像小鸟婉转鸣啼，森林里的每一片叶子，都在飒飒地应和。我，肉胎凡身的女人，从未听到过这样的歌声，它宛若晨曦从寂静的群山升起时那无声的晨曲。姑娘们用手掩住绛唇，笑着摆动身躯，少年的脸上掠过一片疑云。

我快步跑到他身边，痛苦地伏在他的足前说：“主人呵，我愿听您驱使。”

我领着他来到绿草覆盖的河岸，用丝绸的衣襟为他擦拭身体；我跪在地上，用我的长发为他拭干双脚；当我抬起头，凝视他眼睛，我似乎尝到了混沌初开时的世界献给第一个女人的第一次亲吻——我是有福的，赞美上天吧，因为他使我成为一个女人。我听见他在说：“你是哪位无名的神祇？你的抚摸是永恒之神的抚摩，你的眼中藏着午夜的秘密。”

不，不要那样微笑，国王的使者——尘世的智慧蒙蔽了你的眼睛，老人家。那少年的纯真却刺破迷雾，看到了闪光的真理——女人是神圣的。

啊，在那第一次表示爱慕的可怕的光芒中，女人的神性终于在我心底觉醒。我泪水盈眶，晨光像姐姐似地温柔地抚摩我的长发，树林里的微风吻着我的前额，就像吻着百花。

姑娘们拍着手，放荡地笑着，面纱拖在地上，头发蓬松着，她们开始向少年投掷鲜花。

啊，纯洁无瑕的太阳呵，难道不能用我的羞赧织成浓雾，遮过你的视

线吗？我扑倒在少年的足前，大喊道：“原谅我！”像受惊的小鹿，在树荫和阳光下飞跑，边逃边喊：“原谅我！”姑娘们猥亵的笑声像噼啪燃烧的烈火烧灼着我，但是，我的耳畔始终回响着那句话——“你是哪一位无名神祗？”

再次集

白开元　　译

昆虫的天地

卡弥尼树的枝丫，悬曳着露水打湿的坚韧的蛛丝。花园曲径的两旁，星散着小小的棕色蚁垤。上午，下午，我穿行其间，忽然发现素馨花枝绽开了花苞，达迦尔树缀满了洁白的花朵。

地球上，人的家庭看起来很小，其实不然。昆虫的巢穴何尝不是如此哩。它们不易看清，却处于一切创造的中心。世世代代，它们有许多的忧虑，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需求——构成了漫长的历史。日复一日，表现出不可阻止的生命力的活跃。

我在它们中间踯躅，听不到它们的饥渴、生死……永久的情感之流的流淌。我低吟诗行，斟酌字眼，以完成写了一半的歌曲，对于蜘蛛的世界，蝼蚁的社会，我这样斟字酌句是费解的、古怪的、毫无意义的。它们幽暗的天地里，是否回荡着摩挲的柔声，呼吸的妙曲，听不清的喁喁低语，无可表达的沉重的足音？

我是个凡人，我自信可以周游世界，甚至能够排除通往彗星、天狗口啖的日月的路上的障碍。然而，蜘蛛的王国对我是永远关闭的，那充满我痛苦、怨恨和喜悦的世界的尽头，蝼蚁的心灵的帘幕是永远低垂的。上午、下午，我在它们的“狭小而无限”之外的路上往返，目睹素馨花枝绽开花苞，达迦尔树缀满洁白的花朵。

黄　鹂

我疑惑这只黄鹂出了什么事，否则它为何离群索居。第一次看到它，是在花园的木棉树底下，它的腿好像有点瘸。

之后每天早晨都看见它孤零零的，在树篱上逮虫；时而进入我的门廊，摇摇晃晃地踱步，一点儿也不怕我。

它何以落到这般境地？莫非鸟类的社会法则逼迫它四处流浪？莫非鸟族的不公正的仲裁使它产生了怨恨？

不远处，窃窃低语的几只黄鹂在草叶上跳跃，在希里斯树枝间飞来飞去，对那只黄鹂却是视而不见。

我猜想，它生活中的某个环节，兴许有了故障。披着朝晖，它独个儿觅食，神情是悠然的。整个上午，它在狂风刮落的树叶上蹦跳，似乎对谁都没有抱怨的情绪，举止中也没有归隐的清高，眼睛也不冒火。

傍晚，我再也没看见它的踪影。当无伴的黄昏孤星透过树隙，惊扰睡

眠地俯视大地，蟋蟀在幽黑的草丛里聒噪，竹叶在风中低声微语，它也许已栖息在树上的巢里了。

美　艳

如同白金戒指镶嵌的钻石，一抹阳光透过满天云霭的空隙，斜照着原野。风还在呼呼地吹着。木瓜树惊魂未定。北面的田畴上，苦楝树显出一副抗争的气派。棕榈树梢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

时间大约是一点半钟，潮湿林木闪闪发光的晌午，跃入南墙北墙开着的窗户，在我心头涂抹一层缤纷迷离的色彩。

刹时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天酷肖悠远的那一天。那天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急迫的事情要做。那是扯断了现代的碇链，悠然飘动的一天。

我看见它是往昔的海市蜃楼，那昔日是什么情形？在什么地方？属于哪个时期？莫非超越永恒？

那时，我的爱侣仿佛在他世就已认识。那时有天堂，是真实的时代，绝非其它时代能够感触。

同样地，畅饮了翡翠似的绿荫和金子般的阳光酿造的余暇的醇醪，畅饮了田野上挥舞雾纱的迷醉雨天的甘美，我也感到若有似无——像天之琴弦上低回的古代孟加拉的萨伦曲调，从一切时间的帷幕后隐约地飘来。

阿斯温月初一

阿斯温月初一，微风中有了一丝令人发抖的凉意。晓月的清晖融入白夹竹桃的光泽。

好似顶礼的朝霞的红袍散发的香气，白素馨的气息在带露的碧草上流荡。呵，今天是阿斯温月初一。

透明的曙光在东方天空吹响了法螺，腹腔的共鸣澎湃着热血。古往今来，多少国家的征服世界的豪杰在死亡之路上策马飞奔，艰难地寻找不朽的生命。他们那胜利法螺的无声余音飘袅在露水浣洗的阳光中，他们对下属发出的抛家别妻的呼吁，又在阿斯温月初一响起来了。

财富的负担，名誉的负担，忧虑的负担，他们一古脑儿地扔进尘土，镇定地冲向错综复杂的险境。阴谋者用污黑的手朝他们的眉宇投掷诋毁的石块。他们如彗星从天降落，拔尽灼烫的艰苦的征途上隐蔽的狡猾的细小的蒺藜。他们得不到安闲憩息的机会，但他们不肯回头。他们圣洁的幡旗，在阿斯温月初一秋晨的云间飘扬。

苏醒吧，我的心！莫胆怯！莫贪婪！莫急躁！向着素锦般的芦花伏身致意的朝阳引吭高歌地行进！从流血的躯体剪去颓丧的指甲，拔掉幻想的根须，把贪婪踩成齑粉！跨越死亡之门，莫让失败的沉重和懊恼压低你的头。今天，阿斯温月初一，纯净的秋阳下，历史上征服自身和世界的豪杰的呐喊，在无声的沉默中震响。

人类的儿子

为感悟闻讯赶来观看的人，耶稣在十字架上献出了不朽的生命，自那时起，许多个世纪过去了。

今日，他从天国降临人世，极目四望，只见旧日刺得人遍体鳞伤的罪恶凶器——狰狞的矛戟，狡诈的匕首、短剑，残忍狠毒的巨鉞。在吊着一面

乌烟熏黑的旗子的工厂里，飞快地霍霍磨砺，飞溅出眩目的火花。

而新近制造的死亡的箭矢，在刽子手的手里闪着寒光，教徒以尖利的指甲在上面镌刻着姓名。

耶稣手捂胸口，恍然省悟他死刑的执行期远没有结束，科学的殿堂里试制的新式矛戟——刺进他的关节。那天站在宗教庙宇的黑影里杀害他的凶手，一群群地复活了，而今站在庙宇神坛前面，诵经似地命令行刑的士兵："斩尽杀绝！斩尽杀绝！"

人类的儿子悲怆地仰天长叹："哦，上帝，世人的上帝，你为什么把我抛弃？"

相　逢

雨，下了一夜。

一团团黑云像精疲力尽的逃兵，蜷缩在天际的一隅。

花园南端，曙光照临柚子树波动的新叶，惊动了树下的荫影。

时值斯拉万月①，喷薄的旭日像不速之客，簌簌的笑声在枝头流荡。

于是，沐浴阳光的情思，在邈远的心空飘游。

时光仿佛凝结了。

下午，突然响起的隆隆雷声，似在发出信号。顷刻之间，云团离开倒卧的所在，膨胀着，呼啸着，飞弛而来。堤坝囹圄的池水变得黑黝黝的，沉重的幽暗落在榕树底下。

远处的树叶奏起了下雨的前奏。

转眼间大雨滂沱，天空白茫茫的，地上一片汪洋。年老的林木甩动着蓬发似的枝梢，像是戏耍的顽童。硕大的棕榈叶，翠竹的枝条，失去了惯常的恬静。

不多久，风止雨停。青空像被擦拭了一般。一勾纤弱的弯月仿佛刚离弃病榻，脸上挂着慵倦的笑意，在天宇漫步。

心儿对我说，我见到的一切细小的东西都不愿自行消亡。无数鲜活的瞬间登上我七十岁的渡口，随即驶向了"无形"。只有几许懈怠的时日被我留住，留在了平庸的诗歌里；它们告诉后人一件不平常的事——我曾观赏过这些美妙的景象。

①斯拉万月：印历四月，公历七月至八月。

最后的赠予

孩子们的游乐场尽是干热的尘土，长不出一棵草。

游乐场边的一棵康基那树，找不到与自己相同的颜色。见了它不禁想起我们家门廊里的黑毛狗。

厨房周围，一群野狗转来转去，满怀信心地等候布施食物。它们争抢，挨揍，惨叫，却享有天性的快乐。

我们的宝贝黑毛狗戴维不时亢奋地跃起，身子剧烈地抖动，眼神焦渴地注视着南面，怀着枉然的激情，汪汪汪叫了几声，显然是想加入它们的行列。

同样，康基那树不是独自站在自己的绿色世界，而是站在人脚碾成的贫瘠的尘土上。

它眺望远方，那儿草叶上画着林木的肖像。

春天来了。无从知晓春风的情感是如何渗入它的骨髓的。

不远处，顶天立地的檀树向南方海滨乍到的来者通报新叶充盈的信息。

在高涨的绿色的喧哗中，寿终之日不露面的使者叩击康基那树的心扉，在它耳边讲了哪天最后一束阳光降临，将在嫩叶的最后一场儿童活动中跳舞。

它毫不迟疑，笑脸的表情在几簇淡紫色花瓣上显露了出来。萌发的新叶全部凋落，它手中空无一物。

一个春天，它掏空了它的赠物，然后向灰褐的尘土的冷漠告别。

轻柔的音符

我在心里为她取名为轻柔的音符“ 咪 ”。

这名字一旦传到她耳里，她必定疑惑地坐下，笑吟吟地问：“ 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

意思讲不清楚，不过是纯洁的。

世上事情复杂，有种种善恶……置身其间，她与大家基本上是相识的。

我坐在一边观察，她不晓得她周身播放着一种音乐。

在安置她心灵主宰的御座的所在，在心灵主宰的足下，痛苦的香炉袅袅升起的青烟的暗影，像遮翳明月的云雾，浮上她的眼眸，轻轻地盖住笑意。

她的语音流露若有似无的哀怨，她不知道这是她的生命之琴弹出来的。然而，她的迈步，她的端坐，她的言谈举止，却配以晨曲的乐调。

我揣摸不透她怎会这样，所以称她为轻柔的音符“ 咪 ”。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抬起眼睛看她，心弦便流泄泪光的变奏。

分　离

今日阴雨绵绵，但不是写出千古绝唱《云使》的日子。

这一天禁锢在静止里。风不吹，云不移，细雨似绡纱直直地垂下来，罩住白昼的面孔。

时光仿佛凝固了，四周只有无涯的寰宇，呆痴的闲暇。

大诗人迦梨陀娑创作《云使》的那天，闪电耀亮青山，乌云掠过一条条地平线，疯狂的东风摇撼苍翠的山林。药叉的爱妻惊呼：“ 天哪，飓风卷走了大山！”

云使飞走，离愁不曾压碎贞妇的心，离别的自由战胜了悲痛。飞泻的瀑布，湍急的江流，呼啸的林涛，那天惊醒了世界。离人的心声旋律雄浑地升腾。

团圆不受阻挠的时节，偏偏天各一方，人世怪诞的无形的壁垒围困冷清的洞房。

分离的时期，无羁的愁思飞渡江河，飞渡山岗，飞渡森林。屋隅的哭泣淹没在路途的熙攘之中。最后抵达盖拉莎山，显出缱绻的真相。

那里巍峨的宝库里，储存着等待时的坚贞不渝的情愫。

欠缺走向完满的时候，离愁的路途上竖起一块块欢乐的里程碑。团圞岿然不动地等待着。

花儿常开，圆月常临。

药叉独居谪地，满怀离情。他征服的丽人踩着蒺藜欢快地走来。

哦，可能讲错了。

团圞并非岿然不动。它在吹笛，吹盼望之笛，笛音在漆黑的路上向前飘去。贞女的脚步和心上人的呼唤，以同样的节拍渐渐接近。

这就是为何自古以来江河以行路的韵律奔流，大海一面呼唤一面翻腾。

回　忆

西部一座城市僻静的远郊，白日的酷暑监视着一幢屋檐倾斜的失宠的旧楼。楼内匍伏着终年不退的暗影，囚禁着陈年的气味。地上铺的黄地毯四边织有猎手举枪射虎的图案。

楼北一棵幼树下伸出的白森森的土路上，飞扬的尘土好似灼热阳光轻飘的披肩。

楼前的沙地种了小麦、葫芦、西瓜。远处，波光粼粼的恒河和时而驶过的船只，组成一幅炭笔勾勒的素描画。

戴着银手镯的女仆人巴吉亚哼着单调的小曲在门廊里碾麦子。仆人基尔达里在她身旁坐了很久，怀着秘而不宣的动机。

老楝树下有口深井，花匠借助黄牛的力量转动辘轳汲水，吱扭吱扭的声音悲凉了晌午的氛围，但甘冽的井水恢复了玉米地的生气。

热风中浮漾着芒果花淡如游丝的温馨的香气，蜜蜂在高大的楝树的新叶间聚会。

下午，邻居的少女从城里归来，她削瘦的面孔被晒得憔悴、苍白，却依然饶有兴味地朗读外国诗人的名作。

于是，大洋彼岸伟人心中的忧愁，溶入了与破旧蓝竹帘的阴影羼杂的黯淡的光线，溶入了潮湿的马鞭草的清香。

我记得，如同蝴蝶在英国姹紫嫣红的花园里翻飞，我初绽的青春也曾在异国语言中采集辞藻。

悲哀的世界

消沉的日子，我请求我的笔：别叫我感到疚愧；别让震撼不了所有人心弦的作品落进谁的眼帘；黑暗中莫蒙着脸；别把门关死。点亮五光十色的华灯，呵，你别悭吝！

世界极其辽阔，它的荣誉永不黯淡，它的性格十分温和。昂首于看不见的阳光下，它不眨的眼光安详而坚定，它的胸脯上横陈着河流、山脉、平原。它不属于我，属于无数的人。它的鼓声响彻四方，它的火焰照亮昏暗，它的旌旗在天空猎猎飘扬。在世界面前，莫让我感到疚愧，我的损失，我的苦恼，于它是尘粒之尘粒。

当我依仗自制力忘却自身的苦痛，苦痛便以世界的面目出现。我于是望见，悲伤的洪流通过密集的支流在岁月的胸上奔流；浩荡的心河在千家万户人们生活的河床里流淌；眼泪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波涛汹涌，在各国家庭的河滨酝酿沧桑变迁。亘古如斯的人们的哀乐愁苦刹时坠落我的胸膛，像洪水使我的肋骨索索颤栗，随即在大地的一片哀鸣中消逝于“无穷”，其动机不得而知。

今日，我请求我的笔：别叫我感到疚愧。让你的贡献像河水漫出岸堤；让我的哀伤因你的赐予而被遮掩；让我哀伤的哭泣融进世界千万种乐曲。

一　个　人

一位已届暮年的北印度人，身材瘦高，唇髭银白，胡须剃尽的脸宛如干瘪的水果。

上身是一件方格背心，下身围着围裤。脚穿土布鞋，右手拄着拐棍儿，左手撑着布伞进城去了。

时值八月，朝阳眩目地抚摸着薄云。裹着黑幔的夜早已气喘吁吁地遁去。雾湿的风漫不经心地摇晃着阿穆拉吉树的嫩枝。

飘忽着幻影的我的世界的尽头，出现一个旅人。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人，没有姓氏，没有意识，没有感情，没有需求，仅仅是八月的一个上午踽踽走向集市的人。

他也望见了我，在他的世界的大漠的尽头那流荡的紫岚中，人与人毫无干系，我，仅仅是一个人。

他家有牛犊，有笼中的鹦鹉。他的妻戴着粗陋的铜手镯，推磨碾麦。他有洗衣为生的邻里，与杂货店的老板熟识，欠喀布尔商人的钱。

我不在他们中间，我，仅仅是一个人。

写　信

你给了我一支自来水金笔和其他文具——各种印花信笺，镀银裁纸刀，剪刀，虫漆，红绸带，玻璃纸包的红色、蓝色、绿色铅笔。还有一张核桃木书桌。

你叮嘱我每天写一封信。

上午洗完澡，我坐下写信。

我一时不知该写些什么。

目前我只有一条消息——你走了。

你也知道这条消息，不过，你似乎并未深刻理解这条消息的内容。所以，我想首先告诉你——你已经走了。

我一次次提笔，一次次体会到，这条消息并不简单。

我不是诗人，我没有用语言表述我的心声和顾盼的能力。

一张张信纸让我撕了。

已经十点了，你的侄儿帕古要去上学，我得照料他吃饭。

我最后一次写“你走了”，其他的话，全写在横七竖八涂改的笔划里了。

找错地方

查梅利树和穆胡亚树①依附同一个藤架，摩肩接背地共度了十年。每日阳光的筵宴上，初绽的绿叶快活地宣告：我们入席了。

它们交叉的枝条难免发生权力的矛盾，但喜悦的心坎上没有一块憎恨的印记。

不知哪个不吉的时辰，无忧无虑无知的查梅利，伸出柔软碧绿的新枝，一圈一圈缠住了电线，显然不晓得两者的种性迥然不同。

八月中旬，一朵朵白云垂临娑罗树枝梢。金灿澄清的上午，查梅利开了许多花儿，得意洋洋。

哪儿也没有纷争，蜜蜂频频往返，摇颤着素馨花的倩影，斑鸠啼叫得中午的时光分外令人倦怠。

果实丰熟的秋日，夕阳西沉、云霞变幻的时刻，来了几位巡线工，一见查梅利不守本分，眼里凶光毕露。供人玩赏的等闲之物，竟向空中干枯粗

皴的现代必需品伸出勾引的手！

他们用锋利的钳子夹扯缀满花儿的嫩枝。胸口受到死的打击，无知的查梅利终于省悟，电线属于别的种姓。

①查梅利树和穆胡亚树均为藤本植物。

弃　家

如同风暴中脱碇的航船飘落异域，他从德国来到一群陌生人中间。

他口袋里没有钱，但毫无怨言；每日辛勤教学，领取一份微薄的薪水，按照本地的习俗，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他从不唯唯诺诺，也不妄自尊大。

他昂首阔步，毫无侘傺失意的颓丧表情。

他凭毅力征服白日的每个瞬息，弃之身后，绝不回首瞻顾。他不为自己谋一丁点私利。

他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体育活动，与人交谈，开怀大笑，无论哪儿都不曾遇到不习惯的障碍。

他是唯一的德国人，却不感到孤寂，心情轻松地消度侨居的岁月。

我每次遇见他，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在师生中间，他是那样随和，那样平易近人，矫揉造作与他的禀性无缘。

从他的国家又来了一个人。

他到处游览，画下他迷恋的景观，不管他人看不看，称赞不称赞。

他俩并肩走在石子路上，像两朵潇洒的秋云。他俩是旅人，不是根深蒂固的树木。

他俩的志趣播布各国、各个时代，他俩的辛劳遍布天涯海角。

他俩的心灵像滔滔江流，滋润万物，不在一处停滞片刻。汇同其他离家别国的学者，他们在修筑通往不同肤色的人民的大道。

过节的准备

祭神节将临。

金色花映着朝瞬，露濡的凉风习习吹拂。茉莉的幽香如纤手柔爽的摩挲。仰望悠游的白云，神思便难以集中。

老师在教室讲解褐煤的形成过程。

一个学生两腿晃悠，脑海里浮现一幅画——荷塘破败的码头附近，斑吉家墙边蕃荔枝树上果实累累。河边的小路七绕八弯地穿过牧牛人的村落、亚麻地，向集市延伸。

经济系的教室里，一个戴眼镜的荣获奖状的学生在练习本上写下要买的东西——一对嵌金贝壳手镯，德里出的一双红绒拖鞋，一部当代长篇小说，一本精装诗集，书名尚未确定。此外，赊购“心心相印”牌纱丽一条。

伐巴尼普尔一幢三层楼房里，粗嗓门尖嗓子在热烈地讨论：去阿布巴哈尔还是马杜拉？去达尔赫斯还是普利？①或者再去一趟大吉岭……

我看见车站前张灯结彩的大街上拴着五六只预购的山羊，它们枉然的哀鸣在芦花飘飞的宁静的秋空回荡。它们是否明白献祭的时刻正在临近？

脚跨了过去，那边，混沌的来世在等待，拨着昼夜悠长的光影的念珠。

①阿布巴哈尔、马杜拉、达尔赫斯、普利均为印度旅游胜地。

死

心扉上我画死亡之像。

我遐想，极虚的弥留时刻已经到来。属于我的全部给故土和时代。

其他一切物品，一切生灵，一切理想，一切努力，一切希望和失望的冲突，依旧分布各国，分散在千家万户的人的心里。

时空之海的无边的胸中，由近及远，一条条星体运行的轨道上，未知的无尽的能量旋转着爆发，这些还在我感知的最后一条微颤的界线之内。我一只脚仍在界线这边，另一只“无限”中包盈的无数实体，向着往昔和未来铺展，那密集的群体中，一刹间没有了我，这岂是真实？

狂放的“不存在”终归会获得位置。原子不是还有罅隙吗？死亡若是虚空，那罅隙里岂不要沉没尘世之舟？果如此，则是对宏大的整体的粗暴的抗议。

闲　暇

给我闲暇，让我描绘一个去处。

那里，荡漾着希里斯花香的小径上，蜜蜂终日翻飞。无垠的青天飘移着云彩。晚星升起之前，清溪低回地吟唱。

那里，停止了一切咨询。雨夜，空寂的寓所里，往事的回忆不再咕哝着搅扰酣睡。

那里，心神像村径旁牧牛的旷野里一棵安静的榕树——有人走到树下憩息片时；令人困倦的中午，有人放下新娘的彩轿，席地而坐，吹响情笛。二十六日夜里，下弦月柔弱的清辉在蛩鸣中与树影浑然交融。

那里，往返之河日夜奔流不息。没有留存的兴致，没有被置于“渺远”的恚恨。晨光中，夜星漂放了梦灯，径自离去，不留下可循的踪迹。

歌的殿堂

喜结花烛的良辰，你们这两只鸟儿的歌喉为什么沉默？

好似进出爆竹的厚胸的纷纷扬扬的火花，你们灼烫的相思之苦，已经散落在彻夜弦乐缭绕的树丛中了。作为歌的形象，它们不会被发现，风儿已把它们融入天边的树影。

作为凡人，我们为爱建筑殿堂，用乐曲奠定永恒的基石；

寻来不老的福音，砌成坚固的高墙。

属于人类的情歌，安置亿万情人的心座，播散开来，传遍万国，流传千古。

它来自泥土，超越泥土，昂首于意象的天堂。

你们欢乐的生活富于淳朴的韵律，富于羽翼高翔翩舞的节奏，温馨，微颤的胸中，你们的爱情之巢营造在飞鸟的世界——那儿处处是生命的甘浆哺育的甜美的葱绿；以蜜蜂不倦的嗡营，以光润摇颤的新叶，以兴奋不已的繁花，常新的时令的魔笔涂抹新鲜的色彩；记忆，忘却，像一对蛱蝶，在幽静的所在扇动纤翼与光影嬉戏。

我们以自身痛苦的色彩、浆汁，构筑逃离尘埃的虚幻的殿堂，为了爱，又把那迢遥的场所圈围起来。

那就是我们的歌。

库帕伊河①

我在心里望着帕德玛河②流入迷蒙的地极——

帕德玛河此岸的沙滩不抱奢望，安于清贫，因而无畏。

彼岸有青翠的竹林、芒果园、苍老的榕树、粗壮的榴莲树，不和谐地混杂其间的一堵断壁。池塘畔是黄灿灿的油菜地，路旁生长一丛丛荆棘。一百五十年前靛蓝主建造的房屋已破败不堪，庭院里一株阔叶树终日沙沙地哀鸣。

拉贾种姓人的村庄那龟裂的土地上，踯躅着他们的山羊。离集市不远有一爿粮店。

惧怕无情的河水的村庄总让人感到在瑟瑟战栗。

帕德玛河在印度神话中久负盛名，天界的恒河在她的脉管里流淌。她脾性古怪。她容忍她绕过的城镇、村落，但不予承认。她纯正、高雅的韵律中交织着冷寂的雪山的回忆和无伴的海浪的呼唤。

有一天，我远离市井喧嚣的小舟停泊在她幽静的沙洲码头上。入夜，我躺在甲板上，领受大熊星座晶明的目光的爱抚。拂晓醒来，望见启明星仍在尽职。淡漠的河水昼夜在我纷繁的思绪之侧流去，犹如旅人在别人的苦乐之侧走过，走向遥远的地方。

后来，在林木稀疏的平原的尽头，我抵达青春的终点。

从我的寓所，可以清楚地看见绿荫遮盖的绍塔尔族人的村子。这儿，我的芳邻是库帕伊河。她没有古老种性的荣耀。她的非雅利安语姓名，与当地世代栖息的绍塔尔族姑娘清脆的笑声密切相关。

她拥抱着村舍，河水和田野素无矛盾。此岸与彼岸亲切交谈。

贴着她玉体的农田里，亚麻开花了，稻秧苏醒泛绿了。

土路在沙滩中断，在水晶般透明的流水上，她为行人让路。

河边田野上，棕榈树高高地矗立着，芒果树、黑浆果树、阿曼拉吉树手拉着手，肩挨着肩。

库帕伊河使用的农家语言，绝不可称为雅语。水土甘愿受她韵律的约束，波光和蓊郁互不嫌憎。

她亭亭玉立，拍着手掌跳着优美的舞蹈，逶迤地步入光影。

雨季给予她的肢体以激情，她像喝醉酒的绍塔尔族姑娘，但从不毁坏、淹没任何东西。她旋转着水涡的罗裙，轻拂着两岸，格格地笑着奔跑。

暮秋，她的水流细弱、透明，水底的卵石清晰可见。然而丰腴转为消瘦、苍白，并不使她羞怯。她不以财富倨傲，她不因贫困颓丧，两者均体现她的美，如同舞女钏镯琤琮地舞蹈，累了静静地休息，眼神透出疲乏，一丝笑意犹漾在嘴角。

如今，她视之为知己的诗人的韵律，已交溶在诞生她语言的水土中——里面有语言写的歌曲，也有语言的家务。

伴着她有所变化的节奏，绍塔尔族少年持弓狩猎；装满一捆捆稻草的牛车涉水过河；陶工挑着陶罐前往市场，后面跟着村里的一只狗。

走在最后的，是头上撑着破伞、月薪仅三元的教书匠。

①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附近的一条河。

②帕德玛河在东孟加拉，流径泰戈尔曾经管的田庄。

剧　本

我写了个剧本。

先简单介绍一下内容：雷神因陀罗的贵宾阿周那步入天堂乐园，歌舞伎优哩婆湿上前敬献花环。阿周那手足无措地说：“女神，你是天国的名伎，享有完美的荣誉。你的风姿无可疵议。容我向你施礼，你芳香的花环应当献给神仙。”

“天国没有匮乏，”优哩婆湿感慨万端地说，“神仙无欲，素不索求。我枉有闭花羞月之色。唉，既然不存邪恶，需为谁追求真美！在神仙的颈项上，我鲜丽的花环分文不值。我向往凡世，恰如凡世盼望我。所以我来到你面前。倾吐对你的爱慕，与我缔结金玉之缘吧！凡夫俗子流下琼浆般的泪水，这在天界是一种渺茫的期望。”

我以为我写了个很好的剧本。

怎么，要我从信里删除“很好”两个字？为什么？这是自夸？不，这是从我的笔端流出的真实。

你惊异于我的不谦逊，问道：“你敢肯定很好吗？”

“我并非绝对地肯定。”我说，“一个时代的佳作在另一个时代也许算不上是佳作。

我只是不假思索地称它是这个时代的好作品。我若犹疑，保持沉默，沉默难道是隽永的真实？”

几十年来我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窃以为是上乘之作。假若我成了我的死对头，抨击它们，我可就“兴高采烈”啦。

这个剧本某一天将落到那样的境地，所以恳求你允许我今天坦直地说，这是个好剧本。

这可能引起一些误解，情况有如大雨骤降，四处淌着一股股浊水。

然而，我的笔仍将在纸上蹒跚地前行，像喝了过量的酒，醉醺醺地狂舞。

我将写完这封信，如同航船驶入浓雾，机器并不会停止运转。

再谈谈剧本的语言。

文友们竭力主张，剧本的对白应该是韵文，而我写的是散文。

诗是大海，是文学太初时期的首创，其特点表现在格律的跌宕的波浪。

散文姗姗来迟。

它的盛宴在刻板的格律之外。它的厅堂里，美丑、是非互相拥挤；破烂的披毡和绫罗绸缎缠裹在一起；乐音、杂音相混。

散文的号令朝天空升腾，驾着歌声，驾着咆哮，驾着轻柔的旋律，驾着惊天动地的风暴。

散文时而喷射火焰，时而倾泻瀑布，散文世界里有辽阔的平原，也有巍峨的山岭，有幽深的森林，也有苍凉的荒漠。

谁欲驾驭散文，谁必须学会多种技法，具有高屋建瓴的气概，避免笔势的凝碍。

散文没有外表的汹涌澎湃，它以轻重有致的手法，激发内在的旋律。我用这样的散文写的剧本里，既有亘古的沉静，也有今时的喧腾。

新　时　代

今天，在清晨牧场挤了第一桶牛奶，集市的商人做成第一笔生意之际，我迎着清新的晨光，挎着篮子，叫卖略黄的未成熟的果实。

我在路上徜徉了几个小时。

许多人对我的果实议论纷纷。许多人拿了又退回来，许多人品尝而不掏钱。

一天荏苒地逝去。

时光消逝不留下足印。

然而，我们为何贮存回忆的负荷？为何把一天的责任拖到另一天？欠款偿还，贷款收回，为何不坦然地面向未来。

我承认，单卖昨天的剩货，生意不会兴隆，但卖一些又何妨！

日复一日，人世的房租用现金支付，最后一天徒劳地炫耀威力，徒劳地锁门，是何等的愚蠢！

所以，听见第一声钟声，我便出门清理债务。走到门口，一回头瞅见你立在“当代”的花苑里。

今后你的伙伴叫嚷不需要我这个人的时候，你心里将涌出一阵痛楚。

这是我的忧虑。

这是我的希望。

你不是来裁判孰是孰非的，你连结你的岁月和我的岁月，以你的心。我凝视着你的大眼睛，你的眼皮上泛着含愁的期望。

于是，我重又返回，信守爱的誓言。日暮黄昏，我望着你的面孔，作新的尝试。我用你心意的首饰装扮我的立意。我想着你，把它留在你路边的旅舍，行路的朋友，但愿今后你说，它感动了你的心，满足了你的需求。

我没有时间沽名钓誉。你由衷地信任我，把你的信任留给后人作为川资，是我的心愿。

愿你自豪地宣布：我是你们中间的一员。怀着这种热望，我走进当代——蓦然回首，不见你的踪影。

你去的地方，我的旧日蒙着面纱早去了，旧岁之歌有了永恒的内涵。

如今，我独自在“新颖”之群中磕磕碰碰地行进，这里，只有今日，没有昨日。

沙　丘　地

西边的果园、树木、耕地延伸着，延伸着，溶入远方森林的紫岚。

绍塔尔族的村庄隐没在果浆树、棕榈树、罗望子树丛里，没有树荫庇护的红土路蜿蜒绕过村庄，犹如墨绿的纱丽的殷红贴边。突兀地矗立着的一株棕榈树，仿佛在为羁旅的迷茫指示方向。

大地的方巾般的北边绵延的绿色林带被捅出一个豁口，泥土流失，凹凸的红岩透现沉默的骚动；错杂其间的锈斑似的黑土，像魔鬼变成的水牛角。

造化在自己的院落的一隅用雨水冲刷，营造了人们游玩的默默无闻的山丘，山脚下流着供人泼水戏闹的无名小河。

在秋日的西天残阳简短的告别仪式上，簇拥着驳杂的色彩。这时，我在大地青灰的游戏之上发现了壮丽，它使我想起以前一个罕有的黄昏，在红海边杳无人烟的光秃秃的赤红峰峦上同样的景观。

在那条土路上，年初袭来的风暴好似古代骁勇的骑士，高举赭色战旗，摁下参天大树的脑袋，震颤红木、麻栗树，挑起幽静的竹林里的一声声叹息，冲进香蕉园，实行暴虐的统治。

注视着啜泣的天穹下灰蒙蒙起伏的沙砾，我脑海里浮现起红海上骤起的风暴，纷纷扬扬溅落的水珠。

年幼时我曾到过那里。

汩汩流出岩洞的清泉曾诱发我神奇的遐想。寂静的中午，我独自把捡来的鹅卵石堆成各种建筑物。

岁月如水，以往的几十年像岸石上滑跃的涧水，在我身上滑过去了。住在天穹下赤裸的沙丘地的边缘，我塑造了工作的形象，如同我儿时用鹅卵石堆建城堡。

在我写作雨曲的雨天，与我一起把目光投向那红松，那孤僻的棕榈树，那成为至交的绿野和红壤的人，对我袒露胸襟的人，有的健在，有的已去了。

了结了我白昼的事情的子夜，他们在天庭对我召唤。

而后呢？北边大地坼裂的胸脯照样辉映血红的霞光，南边的农田照样生长作物，牛羊照样在东边的旷野里吃草，村民们照样沿着红土路走向集市，西天的边沿照样是一条蓝线。

信

我寄给你一本装满诗的书。

密密麻麻的诗挤在一个笼子里。你得到所有的诗，但得不到它们之间的罅隙。

降落在广宇般的闲暇的场所的诗，如今被冷落在身后。

如果撷取午夜的繁星编一串项链，在造化的商店里或许可以高价出售。然而，具有审美情趣的人，懂得它为什么贬值。

贬值的虚茫的苍天，称不出精确的重量，但弥漫着情思。

展开你的想象：奏响轻柔的乐曲，无语的时光的胸中，是一颗蓝莹莹的宝石——何必非把它放在首饰盒里欣赏！

毗迦罗玛迪德耶①的宫殿里，诗人天天吟诗作赋。那时没有印刷厂这个魔鬼抹黑诗的时空，没有水力磨盘磨出诗的浆汁，一口口在口腔里沉淀。诗味全得在饭后茶余一面聆听一面品尝。

唉，聆听的诗终于戴上了视觉的枷锁；诗流放在图书馆里；爱不释手的永恒的珍异在出版的市场上蒙受羞辱。

毫无办法！这是个文学团体丛生的时代。诗歌不得不乘公共汽车去和读者相会。

诗魂慨然长叹：“唉，倘若我生在迦梨陀娑的年代，倘若你是毗迦罗玛迪德耶，将是怎样的情形……”

我生在那个年代又怎么样！恐怕也是个屈服于印刷的迦梨陀娑，你们是他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玛尔碧佳，买了诗集坐在转椅上阅读。不会闭着眼睛听朗诵，听了也不会给诗人戴个茉莉花环。

只要花一元两角钱买本诗集便万事大吉了。

①印度古代著名诗人迦梨陀娑的名作《云使》中提到的优禅尼城的君王。

池　畔

站在二楼窗口望得见池塘的一角。

帕德拉月①，池塘涨满了水，闪耀着草绿丝绸似的光泽，拖长的树荫在水中扭动。

池畔种了几畦水芹、芋头。微斜的堤坡上几株槟榔树面对面地站立着；

岸边有夹竹桃，洁白的百合花，芳香的素馨花；被冷落在一边的夜来香，像穷人一样可怜。一排散沫花树形成天然的篱墙。

对岸是一片香蕉、蕃石榴、椰子树林；远处，绿树掩映的屋顶平台上，晾晒着一条纱丽。一个头缠湿毛巾、光着膀子的壮实汉子坐在石阶上垂钓，消磨时光。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

雨水濯洗的空中，斜阳没精打采，一副冷淡憔悴的样子。

风儿轻轻地吹皱了池水。文旦树叶闪闪发光。

我默默地注望，忽然觉得眼前是逝去的一天的虚影。穿过今时的栅栏的缝隙，许多年前的一个人的容貌在我脑际闪现。她的摩挲是温存的，言语是甜美的，一双黑眼的目光率直而迷人。她穿着素雅的纱丽，很宽的红贴边覆盖着她的双足。

她在花园里铺了一张苇席，用纱丽下摆拂去灰尘。她在芒果树、榴莲树下汲水时，喜鹊在枝头啼鸣，八哥翘着尾翎在枣树上跳跃。

我向她告别时，她未能流利地说几句话。

她立在门后，从门缝里目送路上我远去的背影，泪水渐渐模糊了她的视线

①帕德拉月：印历五月，公历八月至九月间。

做错事的孩子

你说我太溺爱迪努，为此你很恼火。

我喜欢他，只看到他顽皮，看不到他闯祸。我爱他，也生他的气，这决不是假话。

大凡人都这样，不是特别圆滑的话，缺点容易被发现。

倒楣的迪努淘气得让人讨嫌，但他本质不坏。他的过失成堆，但不给人以重压感。

有时看他不怎么顺眼，心里却无反感。

他的情绪像一叶轻舟，顺风疾驰；夸赞他也罢，申斥他也罢，他都不允许持续太久，如同此岸的货物一转眼运到了彼岸，对他不构成压力，他也不对人施加压力。

他生性爱好热闹。他言语罗唆，难免讲许多错话，若无错话，他言谈的绵密的织锦会断裂。谬误不在他心里，而在他的语言里，懂了他的语法，不难理解这一点。

你说他爱挑刺儿，确实如此。

不过，他是用夸大、扭曲了的真实提出责问的。被他责问的人并不真坏，喜欢听他吹毛求疵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是受责备的星云，他是专司责备的一颗星，他的光华来自星云。

归根结底，他秉性聪慧，但不善于缜密地思考，因而他可爱的罪过每每引起哄堂大笑。

而见到擅长判断是非、探究细微的人，这样的笑声必然戛然而止。同他们在一起，精神压力太大，忍受不了多久。直到他们偶尔疏虞暴露了缺点，才能松口气，精神上轻松一些。

现在再来诠释何谓考虑不周。

淘气包玛坎上梵文课前，把锅灰涂在椅子上。先生的衬衣后面蹭黑了。玛坎笑了，他的同学全笑了，唯独先生不笑。

愤怒的校长把玛坎赶出学校；校长态度极为严肃，是非观念极强。瞧着他这副模样，学生把笑声咽进了肚皮。

迪努不加思索地做错事，随随便便地做好事，错事好事都不放在心上。

他借东西不注意及时归还，别人借他的东西，他也从不上门催讨，事实上，他总吃亏。

记住我的话：要骂只管骂他，心里可得微笑，否则要酿成大错。

我不理会是非，我在近处看他，他是一个人。你在远处审视，把他置于解剖台上。

比起你来，我更多地数落他，更多地原谅他。我处罚他，但不流放他。我就这样留他在身边，你不要怪怨。

空　隙

“量力而行，不可太劳累了！”耄耋之年，是对我的心讲这句话的时候了。

我开始适量地遗忘，让时间出现一些空隙。

孩提时代，我责任的墙壁有许多孔洞。我无羁地驰骋想象，游历帕拉兹①村庄，在京城摩羯陀登位，发布号令。

如今，我的心回归了那时忘事的疏懒之中。

我的朋友怕我健忘，把要做的事写在一张纸上，放在我的书案上。可我甚至忘记看这张纸，不在书案前坐下。生活是松弛的。

纸上没有注明天气已经转热，但不妨碍我意识到气候的变化。温度表喘着气暗示我关心一下扇子在哪儿，火车时刻表在哪儿。查看一下火车开往大吉岭②的时间，我却无动于衷。

中午，烈日当空，烤灼着原野。一阵阵热风卷扬着沙尘。

我视而不见。

仆人班纳马里只当此时关门符合名门望族的规矩，却受到了我的责怪。

下午四时，斜阳透过窗棂落在我的脚边。门房进屋询问有无要寄的信。我一摊手说没有，一瞬间，我有些惆怅，我应该写回信。

然而到了该把信交给邮差的时候，我的惆怅也随之消逝了。

花园曲径两旁的达迦尔花、玉兰花的资本尚未告罄，它们像聚在码头上的一群女人，你推我搡，互相嘲笑，欢乐了我花园的气氛。

杜鹃不住地啼叫，我真想劝它不必如此固执地逼我回忆森林里的幽寂，劝它经常遗忘，把空隙嵌入生活，不要损害记忆的名誉，使之不堪忍受。

我尚有追怀几多往事、几多悲伤的许多日子。通过这些日子的空隙，新鲜的春风融和晚香玉的孤寂的幽香，习习吹来；烤热的田头，榴莲树下的浓荫吹奏“悠远”的情笛，吹出听不见的凄婉。通过这些日子的空隙，我望见逃学的孩子在游逛，怀里抱着雏鸭下午独自坐在池畔石阶上；我望见新嫁娘在写信，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一丝笑容浮上我的面庞，随即是一声沉重的叹息。①印度神话中黑天居住的地方，后来黑天在摩羯陀城登基。

②印度避暑胜地。

新　居

马俞拉基河畔，我养的梅花鹿和小牛犊整天形影不离，情深义厚，两者的关系跟耳鬓厮磨的红松、穆胡亚树一样。红松和穆胡亚树的叶子同时落在地上，落在我的窗台上。

上午，阳光把挺拔的棕榈树的影子，悄悄地投落在我房间的墙上。

沿河踩出了一条红土路，野花落在尘埃里。文旦花熏香了空气。查鲁尔树、火焰树、曼陀树竞相开花，争艳斗奇。小篮似的萨兹纳花在风中摇晃。青藤爬满了马俞拉基河边的篱笆。

红石阶爬进了河水。码头旁立着粗壮的金色花树。我架了座竹桥，桥头的玻璃盆内种了素馨花、茉莉花、晚香玉和白夹竹桃。桥下深水里的石块清晰可见，洁白的鹅在河里游弋。棕黄的奶牛和杂色的小牛在马俞拉基河边吃草。

屋里铺着茶色缀花浅蓝色地毯，橘黄色墙壁画了黑边线。

我每日坐在游廊东侧，迎候旭日升起。

我的芳邻清脆的嗓音，像舞女手镯的闪光。她家的茅屋顶爬上了牵牛花藤。我从未请她唱歌，但常常听她唱得很动情。

她丈夫忠厚、热情，爱读我的作品。同他开玩笑，他在恰当的时刻恰如其分地嘿嘿一笑。他说的话极为通俗、平易，可是有一天夜里十一点左右，在马俞拉基河边的红木林里，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叫人不得不映映眼假意夸他是一位诗人。

屋后是几畦菜地，两亩稻田，一座树篱环围的芒果、波罗蜜果园。

拂晓，我的芳邻哼着小调从牛奶里搅制黄油。她丈夫骑着红鬃矮种马，去巡视农活。

河对岸的土路钻进茂密的树林里，从那儿隐隐传来绍塔尔族人吹的笛声。

冬天，耍蛇艺人在马俞拉基河畔搭起简易帐篷。

其实，马俞拉基河畔现在、将来都建不成我的新居。我从未见过马俞拉基河，从未亲耳听见它的名字。它的名字是眼皮上抹了幻觉的乌烟，用想象的目光看见的。

不过，我觉得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恬淡的心灵期待着辞别这里的一切，前往马俞拉基河畔。

溺死的男孩

村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颇像残壁下一棵野草——没有园丁照料；既领受阳光、空气、雨露的爱抚，也忍受尘埃、虫豸的骚扰；山羊啃一口，黄牛踩一脚，非但不甘心死，反而长得茎秆粗壮。

他爬树打酸枣，掉下来摔断了骨头。

他误吃了含毒的野果，头晕目眩。

祭神节他去看彩车，彩车不曾看见，自己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他又累又饿，倒在地上，昏死了又活过来。他迷了路，衣服撕破，满面灰尘，最后回来了。

他被人打，被人骂，人家一松手，他撒腿跑得远远的。

浮萍拥挤的水泽边，单腿立着一只丹顶鹤，黑乌鸦在棘条上颤悠，白鸢凌空翱翔。

渔民把竹杆插入河里，布网捕鱼。

鱼鹰惊觉地蹲在竹杆顶端，鸭子潜水觅食螺蛳。

下午，粼粼碧波分外迷人。绿藻荡漾，鱼儿追逐嬉戏。更深的水下住着龙女么？听说她用金梳梳理曼长的黑发，波光现映出她妖娆的身姿。

他起了潜水的念头，那透明的绿水，多像龙女柔腻的肢体！他对一切

感兴趣，不管里面究竟是什么。

他纵身入水，水草缠住他的手脚。他呼救，呛水，沉入水底。

听见水边放牛的孩子惊叫，渔民急忙撑船过来营救。把他打捞上来时，他直挺挺地不动了。

此后好几年一想起他，我就恍恍惚惚，眼前金星闪烁，四周一片昏黑。心里却清楚地看见那个自幼丧母的男孩。

有趣的是，他说的话至今不死！

我听见他在怂恿他的伙伴："下水看看，腰里结根绳子，一下水就把你拽上来。"

他极想体验跳水的滋味。

他的伙伴不敢。他鄙夷地骂："胆小鬼！"

他像小动物似地潜入帐房先生的果园。是的，他挨了几拳头，但远比不上他吃的黑浆果的数目。

这家人骂他："不知羞耻的野猴！"

有什么可羞耻的！

帐房先生的瘸腿儿子抡起拐杖打黑浆果，捡了一篮，放开肚皮吃。他打断树枝，打烂果子，他知不知羞耻！

有一天帕克拉斯家的二小子拿着万花筒对他说："你看里面是什么。"

他看见斑驳的颜色，晃一晃，又一个花样。

"大哥，咱俩换吧。"他提议说，"我给你一个磨光的贝壳，削生芒果皮，可快了，另外再送你一个芒果核做的哨子。"

万花筒没有给他。

他不得不采取偷的办法。

他不是贪心。他不想永远占为己有，只想看看里面的缤纷世界。

枯登哥哥拧着他的耳朵审问："你为什么偷？"

"他干吗不给我？"倒楣鬼反问，那口气分明要帕克拉斯家的二小子承担他偷万花筒的责任。

他心里没有恐惧，没有仇恨。

他嗖地捉住一只大青蛙，扔在果园埋木桩的深坑里，逮虫子喂养。

他把甲虫放在纸盒里，喂牛粪末儿，别人想扔而不敢下手。

他上学口袋里装着一只松鼠。

有一天他把一条水蛇塞进先生的抽屉，心里说看看先生见了水蛇是啥样子。

先生打开抽屉，魂飞魄散，狼狈逃窜。

值得一看的逃窜！

他养的狗不是名门出身，是纯孟加拉种，神态、举止跟主人相似，经常食不果腹，除了偷窃别无他法。头一回偷就打断一条腿。

大概是报应，打手家的黄瓜竹架同一天被打得稀哩哗啦。

这只狗夜里不躺在主人的床上睡不着觉，主人不抱着它也难以入眠。

一天它伸嘴去吃邻居家摆好的饭菜，灵魂踏上了黄泉路。

他满怀悼念的悲恸，人前却不掉一滴泪。他偷偷地哭了两天，从此茶饭不香，再没有偷吃帐房先生家果园里熟酸果的兴致。

他把一只破锅扣在邻居七岁外甥的头上。头顶破锅，那小孩的哭叫听上去像榨油厂的汽笛声。

他走进有钱人家总被轰出门。只有养奶牛的女人希杜招呼他进屋喝碗牛奶。她儿子已死了七年，年龄同他只差三天，和他一样皮肤黝黑，一样的塌鼻头。

他也跟希杜阿姨捣蛋——剪断牛绳，藏茶壶，把她的衣服弄得黑不溜秋。他要看各种试验的结果。旁人看不过，代她管教，她反倒为他辩解。他的顽皮激起她慈爱的波浪。

阿姆比格先生沮丧地对我说："他是块榆木疙瘩。小学课本上您的诗，他一点也不喜欢读。淘气地把那几页撕了，还说是耗子咬掉的。真是只不可教化的野猴子！"

"责任在我。"我说，"假如有一位他的世界的诗人，这位诗人写的诗歌的旋律必定溶和甲虫的鸣声，他读起来就津津有味了。我何曾写过货真价实的青蛙的故事和他那只秃顶狗的悲剧！"

旅　伴

世界上不缺少不美的人，比起不美的人，我的旅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委实是件稀奇事儿。

他的秃顶与年龄不相称，所剩无几的头发也已斑白。两只小眼睛没有睫毛。他皱着眉头东张西望，好像在稻田里拾稻穗。他的鼻子高而宽，占据了四分之三的脸盘。额头宽阔。左鬓发毛脱尽，右眼上眉毛消失。唇髭胡须剃光的脸上，裸露着造物主塑造的粗疏。

餐桌上谁粗心丢失的扣针，他拿起来别在自己的西服上。女旅客见状，转过脸去吃吃地笑。他收集落在地上的捆包裹的绳子，接起来绕成一团。别人乱扔的报纸，他叠好放在桌上。

他用餐非常谨慎。他口袋里装着一瓶开胃的药粉，坐下吃饭，先把药粉倒在水里饮服。用完餐，再服一粒助消化的丸药。

他寡言少语，说话有些结巴，一开口让人感到他是个傻瓜。别人在他面前议论政治，大放厥词，他默不作声，无从知道他是否听懂了一些。

我与他在一艘客轮上共度了七天。

有些旅客无端地讨厌他，画漫画讥嘲他，把他当作一块笑料，俏皮话越说越刻薄。

他们每天用新的言词塑造他的形象，以荒唐的想象丰满他这件作品，来弥补上帝创造的漏洞造成的某些部位的失真，并坚信这是纯正的真实。

有些人猜他是个经纪人，有的说他是橡胶公司的副总经理，猜测激发了打赌的兴趣。

不少旅客对他敬而远之，他已习惯了他们的冷淡。旅客在吸烟室打牌赌钱，他对他们也敬而远之。他们在心里骂他：

"吝啬鬼！下贱胚！"

他与船上的吉大港的水手混得很熟。水手用水手的语言说话，不知他操的什么语言，好像是荷兰语。

早晨，水手用橡皮管冲刷甲板，他也跳来跳去地帮忙，笨拙的动作招致善意的哄笑。

有个少年水手皮肤黝黑，双眼乌亮，头发曲卷，身材单薄。他送给他苹果、桔子，给他看画报。旅客们对他有损于欧洲人尊严的举动大为恼火。

客轮停靠在新加坡港。他把水手叫去，分发香烟，每人一张十美元纸

币。送给少年水手一根镀金手杖。

他与船长道别后，匆匆走下码头。

这时他的真实姓名传开了，吸烟室里玩牌人的心里发出了啊呀啊呀的惊叹。

不同的童年

厨房是希罗娜阿姨的活动天地。

总见她夹着两只铜罐到池塘汲水。筑了石阶的池塘，离厨房不过两铜罐的距离。

她那丧母的外甥整天光着脊梁，脑袋里进不去任何忠告。这个无正经事可做的淘气包，俨然是池塘的主人。一高兴就跳进池塘，一面游泳一面朝天上喷水。他站在石阶上用瓦片打水漂；折根竹杆煞有介事地坐着钓鱼；爬树摘黑浆果，扔的比吃的还多。

人们说头秃了三分之二的胖地主才是池塘的真正主人。他十点前前胸后背抹些油下水洗澡，身子猛地往水下一缩，泡两下赶紧上岸，念叨着杜尔迦女神的圣名，穿过竹林回到家里。他正在打一场官司，忙得不可开交。池塘写在他的田契上，但尚未纳入他管辖的领地。

希罗娜的闲得难受的外甥，统管着树林、沼泽、荒地、沉船、破庙和罗望子树最高的枝梢。

他骑上在果园里吃草的洗衣人的驴，竹鞭抽得它飞奔起来。他得意地领略赛马的乐趣。驴要尽驴的责任，而他无事可做，翻身上驴，这畜生连同四条腿就归他了，不管法官怎样判决。

做父母的均指望儿女读破万卷书，日后高官厚禄，光宗耀祖。

所以，教书先生派学生头领把逃学的他从驴背上揪下来，拖着穿过竹林，送进教室。

他的王国在集市、河埠、旷野。此刻，他被四壁包围，神思被粘到书页上。

我也曾经是个孩子。

天帝也为我创造了河流、田野、长空，可惜没有利用的机会，丧失了存在的价值。

在儿童广阔的世界里，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的巢筑在旧楼的一角，不许随便走到巢外。

仆人们哼着地方戏曲做枸酱包，随手把红艳艳的液汁抹在墙上。

大理石地板擦得光滑、铮亮，百叶窗帘雅致非常。楼下是砌了石阶的池塘，靠墙有一行椰子树。发髻蓬松的老榕树把粗硕的根深深地扎入池塘东岸的地下。

上午，左邻右舍的人来沐浴。下午，闪耀着阳光的水面上，游弋的鸭子用喙抚理翅羽。

时光潺潺流逝。

苍鹰在天空盘旋。年老的布贩子敲着铜盘沿街叫卖。恒河水通过引水渠流入池塘。

在广阔世界里儿童加冕为君王，而我生下来是个穷孩子。我只能在我内心的渴望里，眼睛的远望中，池水的波光下，榕树的气根拥抱的凉荫里，椰子树摇动的枝条上，远处晒太阳的露台上做我的游戏。

悉多得到肌肤如芊芊嫩草一样细腻的罗摩的消息的那天，神猴诃努曼进入无忧树林。

我的诃努曼每年雨季驾着湿润淡蓝的新云来临，搅得天昏地暗。从它黑洞洞的口腔里，传出我无法前往的远方的信息。

高楼包围的一方哀戚的云天，木然地俯视着我，胸脯隆隆地起伏。浓黑的乌云像振鬃眦目的野狮，跃过榕树的头顶。池水吓得瑟瑟战栗。飓风和林莽里，腾起儿童生活中被压制的活力。东方海岸空中获释的博大的神童①，飞来与我结为好友。

哗哗地下起雨来，一级级石阶沉入水中。

夜里雨越下越大。我躺在床上，闻到飘入窗口的潮湿的林木气息，庭院里积了齐膝深的水。屋檐口涌出一股股粗大的水流，滚下去与地上的积水汇合。

早晨，我跑到南窗口，只见池塘已是一片汪洋。外溢的池水汩汩地流过果园，木苹果树那头发散乱的脑袋孤零零地挺在水面上。

街坊们喧嚷着跑出去，用长毛巾和披肩逮鱼。

直到昨天，池塘和我一样是个囚徒。上午，下午，形态各异的树荫溶入水面，流云用阴影之笔短促地在水面上划一下。透过榕树叶缝的阳光，像用金勺子泼到池水中。池塘泪光滢滢地仰望着高空。

今天，它自由了，如身穿赭色道袍的游方僧，周游四方。

我的几个哥哥跳上池塘边的木船，解缆划桨，从池塘划进胡同，从胡同划到大街上，以后不知划到哪儿去了。

我的思绪追随着颠簸的木船。

黄昏来临。

云影与暮色交融，又与池水中榕树的黑影融为一体。

路灯亮了，朦胧的灯光罩着路面。家里玻璃罩灯的火苗畏葸地颤抖着。浓重的幽黑中隐隐望见的晃动的椰子树枝，似鬼魅的暗示。胡同两旁的房屋大门紧闭，一两扇窗户泄涌出来的微弱的光线，好似忪惺眼睛的呆滞的目光。

不知何时，一切沉入昏眠。

深夜，万籁俱寂。游廊里更夫萨罗卜隔一会儿欧欧地喊几声。

每年的雨天振奋我的心绪，摇荡我的歌曲。

娑罗树叶在絮语，棕榈树枝在鼓掌，翠竹在轻晃。七叶树和豆蔻树的花瓣纷纷飘落。

家家户户那些和我小时候一样的孩子，在往风筝线上抹特制的胶水。

他们的心事只有他们知道。

①指云。

普通的姑娘

我是深闺内院里的女子。

您不会认识我的，萨拉特先生①。

我拜读过您最新的小说《枯萎的花环》。您笔下的女主人公埃鲁克茜三十五岁溘然去世。她曾与二十五岁的情敌激烈搏斗，我看得出，您非常仁慈，您让她赢得了胜利。

现在说说我自己。

我年纪尚小，但韵华的魅力已打动了一个人的心，得知这一情况，我

激动得浑身哆嗦，忘记了我是个普通的姑娘。和我一样的孟加拉姑娘千千万万，她们也秀丽可爱，拥有妙龄的神咒。

我恳请您写一部关于一位普通姑娘的小说。她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如果她心灵深处沉淀了非凡的情感，她该如何昭示？有几个男子能把它发掘出来？他们的眼睛为花容玉貌所眩惑，但他们的良知并不探寻真实，我们以蜃景的价格出卖我们自己。

容我说明一下我说此话的根由。

您可以假设看中我的那一位叫纳雷斯。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还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漂亮的姑娘映入他的眼帘。我既没有勇气相信也没有决心不相信他的赞辞。

后来，他去英国留学。

我偶尔收到他的来信。

我常常胡猜乱想：罗摩啊罗摩，成群的英国姑娘出入公共场所，她们个个出类拔萃、聪慧过人、神采飞扬，她们已经发现了昔日埋没在印度百姓之中的纳雷斯？

果然，上回他来信说与丽姬一道下海游泳。丽姬像乌哩婆湿似地浮上水面时，他情不自禁地朗诵了孟加拉诗人赞美乌哩婆湿的诗句。然后，他俩并肩坐在沙滩上，面对翻涌的蓝色海浪和满天明丽的阳光。

丽姬语调徐缓地对他说：“你来的那天和你回国的日子，好似贝的两张壳，让一颗罕见、浑圆的泪珠充填其间吧！”

她委婉地表达爱慕的手法何等高超！

纳雷斯还在信中写道：即便她胡诌，那又何妨！说得实在太感人了，嵌玉的金花难道是真花？但何尝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您明白了吧。他信中比喻的隐义，像无形的钢针刺入了我的胸膛，并且提醒我，我是个普通的姑娘。

我没有回报门第高贵的情人的足够资本，唉，我无力改变现状，终生是个债务人。

萨拉特先生，求求您，写一部关于普通姑娘的小说吧！这个不幸的姑娘必须同六、七位才貌出众的女性竞争，如同俱卢战场上阿周那之子阿维马努单枪匹马与七位凶悍的骑士厮杀。

我知道厄运已落到我头上，我已经输了。但请您允许您笔下的女主人公代替我获胜，使我读了扬眉吐气。

让您的生花妙笔传递檀香般芬芳馥郁的喜讯吧！

为您的女主人公起名马拉蒂，这也是我的名字。不必担心被读者发现，孟加拉平原上有无数个马拉蒂，都是可以信赖的心地淳朴的姑娘。她们不懂法语、德语，只懂得委屈落泪。

您准备如何让她获胜？

您的灵魂高尚，您的笔触神圣。也许您打算导引她走上自我牺牲的道路，忍受不堪忍受的痛苦，和沙恭达罗一样。

原谅我吧，萨拉特先生，让她下来站在我的位置上。长夜的黑暗中躺在床上，她向天帝祈求的巨大恩典，不会赐给我，但您的女主人公可以得到。

写纳雷斯在伦敦混了七年，处在水性杨花的女人的包围之中，一次次考试不及格。

然后，您的笔锋一转，写马拉蒂在加尔各答大学数学考试中独占鳌头，

获得硕士学位。但您如果在这儿收笔，您小说之王的桂冠会被玷污。

不要管我处境如何艰难，不要收缩您的想象力。你和天帝一样是不吝啬的，送马拉蒂去欧洲。写那儿的一群学者、圣哲、英雄、诗人、艺术家和君主簇拥着她，像天文学家发现星球那样发现她不单才华横溢，而且性情温柔。

不是在愚昧的国度，而是在有圣人、慈善家，有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的地方，揭示她征服世界的魔力的奥秘；举行举世瞩目的盛大集会，对她表示热烈欢迎！

描写她头上落下赞颂的甘霖，她落落大方地穿过人群，像海面上滑行的一艘帆船。

人们看了她的眼睛，交头接耳地说印度的雨云和阳光交融在她迷人的眼神里。（顺便说一句，造物主的爱怜确实溶化在我的眼神里，不过我必须承认，命运尚未让我遇到欧洲的有识之士。）

纳雷斯和那些出类拔萃的女士尴尬地站在会场的一角。

以后呢？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我的梦幻破灭，可怜啊，普通的姑娘！

唉，白白浪费了天帝的创造力！

①著名孟加拉语小说家。

名　声

尼斯兄：

我十九岁那年，你二十五岁左右，已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康达姑妈》和《潘珠的怪癖》。此外，《时代的车轮》月刊上正连载你的小说《血痕》。

你的成就轰动了全国。

我在学院的文学研讨会上赞扬你比般金·钱德拉·查特吉①更伟大，引起了一场打破脑瓜的混战。

我哥哥揶揄我是你盲目的崇拜者。

大学毕业之后，我搞到了县长助理的差使。不久，全国掀起如火如荼的反殖爱国运动，我毅然辞职。

之后，我交了好运，成为你的挚友。过从甚密的那段日子里，我不曾说过你一句坏话。我甚至假笑着袒护你大大小小的缺点，把它们化入你的崇伟之中。

我深知你最擅长塑造瑕不掩瑜的风云人物。你一再地督促我：“提笔写小说吧，在作家的舞台上，你本应有尊贵的席位，是你的自卑感，使你屈辱地坐在读者的长凳上。”

于是，我犹犹豫豫地拿起了笔，开始练习写作。

我第一部小说以我们这个时代为背景。主人公是邦迪加达地区被追捕的政治犯。他潜伏了七个月，有天深夜冒着生命危险回家看望母亲。他的亲叔叔向警察告密。他在一个渔家女的草房里躲了几天。他叔叔提供了可靠的情报，致使他落入敌人之手。渔家女作了伪证，也被捕入狱。他叔叔爬到了副县长的位置上。

你读了我的小说，赞不绝口，亲自把稿件送到编辑萨姆普·桑德尔家里，要他马上在《时代的车轮》上发表。

果然，小说第二个月开始连载。

如同干芦苇塘着火迅速蔓延的火势，我很快蜚声文坛。《短笛》杂志上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在这位文坛新星前，著名小说家阿苏先生黯然失色了。”

你读完开心地一笑。

《番查加那》杂志上发表的拉地甘达·迦斯的文章说：

“孟加拉文苑终于诞生了真正的传世之作。”

你看了这篇文章没有笑。

之后，你我之间蔓生了名声的荆棘。

此刻，请听我一句话，我的名声是在“现代疯狂”的薄土中滋生的，根子扎得不深，不结果实，只有叶子的茂密，原因是不懂得虚怀若谷。

你塑造的主人公潘珠是孟加拉的堂吉诃德，他的怪癖将千秋万代遗传给不同肤色的狂人。

我小说中的主人公贡杰拉尔像一个爆竹，在空中一闪便熄灭了，只能迷惑傻瓜的眼睛。

我知道你是多么崇高。我岂能为窃取虚假的荣誉的资本而出卖你的友谊。

打开纸包看吧，里面是我作品的灰烬。

我的作品明天必是一撮尘土，干脆今天就付之一炬！

①般金·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孟加拉语近代文学创始人。

短　笛

卖牛奶的吉努居住的小巷边有一幢二层楼房，一楼窗户钉着铁条。湿漉漉的墙壁泥灰驳落，到处是褐色的斑痕。用美国布做的门帘上画着财神迦奈斯。除了我，租用一楼房间的还有一个生灵——蜥蜴，它与我的区别在于它不缺少食品。

我是商业厅最年轻的文书，月薪二十五卢比。下班后辅导“达特”种姓人的孩子复习功课，报酬是一顿便饭。然后到瑟亚尔达车站消磨黄昏，省下点灯的花销。听到哐当哐当的车轮声，汽笛声，旅客的喧嚷声，苦力的叫喊声……挨到十点半钟，才返回黑糊糊凄冷的住所。

我姑母的村庄座落在达勒斯瓦利河畔，她的侄女曾与我这个命途多舛的人缔结姻缘。

成亲的吉期在迩，我“犯上作乱”的罪行败露，只得仓皇出逃。新娘摆脱了“灾难”，我亦如此。

新娘未能步入洞房，但每日在我的心房进进出出。她身裹达卡绸纱丽，眉宇间是一颗硕大的吉祥痣。

近来，阴雨绵绵，电车票价又涨了，薪水却被克扣。小巷角落里，榴莲和芒果的皮核、鱼鳍、小猫的尸体、炉灰……

堆积着，腐烂着。

我使用的多孔的旧伞的现状，颇似七扣八扣的薪金。办公室沉闷的氛围的唯一装饰品，是膜拜保护大神毗湿努的乐天派库比康特的俏皮话。

淫雨的黑影潜入潮湿的斗室，像堕落陷阱的困兽，昏迷不动。白天黑夜，我感到与半死不活的世界死死捆在一起。

住在巷口的甘达先生，有一头细心梳理的波浪形黑发和一双大眼，性

格豪爽，自小爱吹笛。岑寂的午夜，夜色阑珊的拂晓，光影交叠的下午，小巷恶浊的空气中，常萦绕他的笛音。有天黄昏，他吹起沉郁的“兴都”、“巴鲁亚，曲调，暮空弥漫着万古不变的离愁。顷刻之间，小巷恍如哀绝的醉鬼呓语般的虚幻。我陡地感到，我——穷文书哈里帕特，与莫卧儿的皇帝阿格巴尔无甚区别，破伞与华盖循着凄婉的笛音一齐飞向天国。

这笛音听来尤为真切动人的地方，流淌着达勒斯瓦利河。无尽的黄昏，河畔黑棕榈的浓荫里，菜园里，她在等待，身裹达卡绸纱丽，眉宇间是一颗硕大的吉祥痣。

步步高升

楼梯口左面的走廊里，我每天上午跟尼勒穆尼学习英语。

破墙旁边有棵高大的罗望子树，结果的季节，猴子在树上蹦来窜去。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离开英语课本，追踪猴子摇动的尾巴。每每此时，先生拧我的耳朵，以证实我与红眼猴在理性上的差异。

放了学，我在植物家族里执教。

园子里有黑浆果树、酸果树、一排槟榔树。沿墙自生的一棵幼枣树是我的学生。

我用板尺一面揍枣树一面训斥：“瞧你这笨蛋，参天的黑浆果树结果了，可你又矮又小，不求上进！”

我恭听父亲的教诲，常听见“上进”两个字。听他一再地讲拾破烂的卖一篮篮碎玻璃，最后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上进”的概念在我眼前变得具体而清晰。

人无不想成为富翁，起码也得像巴吉德普尔镇放高利贷的帕珠·马雷克那么富裕，连同黑浆果累累的园子，我家这幢楼房已经典押给他了。

我天天教育枣树，要以帕珠·马雷克为楷模，快快长高。

我一天两次用棍子测量枣树的高度。

我的火气越来越旺，它却视而不见，不长高，也不结果。盛怒之下，我挥舞木棍噼哩叭啦狠狠揍了它一顿。我越拧它的耳朵，它的叶子落得越多，进步越是缓慢。

这时，我当税务员的父亲调到了巴尔达曼县，我转入加尔各答一所高级英语学校，起步向高官显爵的顶峰攀登。

父亲谢世不久，我在秘书处奠定了步步高升的基石。

可是妹妹已到了出嫁的年龄，我不得不托人求情，借了一大笔债，好歹操办了她的婚事。

我的婚事也有了眉目，明年二月九日，新春的暖风体内体外吹拂的时光，就……

晴天霹雳，我被人从我的职位上撸了下来。

我的境况恰似害虫啮噬的、外表光亮的生果子，狂风袭来，咚地坠地。

春天的花事出了问题，只怨我时乖命蹇。

公事房的财神别转脸不再垂青于我，家里的财神早已另觅新筑的金莲台了。

我拿着文凭四处寻找工作，奔波了数日下来，我形容枯槁，眼光呆滞，肚子瘪了下去，鞋跟断裂，肤色和旧床单相近。

我登门向达官贵人求助，几乎跑断了腿。这时我突然收到一封信，因

借款到期无力偿还，放高利贷的帕珠·马雷克依法没收了我家典押的房产。

我匆匆赶回老家，上楼推开窗户，碰到一根树枝。我心里恼火，用力一推，一看，原来是我的“学生”。

枣树枝繁叶茂，向我表明它已“高升”了，同上门占房的帕珠·马雷克一模一样。

朝觐者①

我们冒着严寒启程。

这是时机最糟糕的极其漫长的旅程，道路迂曲，朔风刀一般锋利，寒冷不可抵御。

驼峰磨伤、脚痛难忍、脾性暴烈的骆驼，不时趴卧在融化的冰雪上。

想起春天山底下的宫苑，衣着华丽、手擎盛满芳醴的杯盏的名媛淑女，心里好不沮丧。

牵骆驼的脚夫骂骂咧咧，怨声不绝，一个个溜之大吉，寻找烈酒、女人去了。

火炬已经熄灭，找不到打尖的旅舍，路经的城市满布敌意、猜疑；村落肮脏，且漫天要价。

困难重重！最后我们决定通宵赶路，累了打个盹。听见谁在唱歌，准是疯子！

黎明时分，我们进入凉爽宜人的山谷，雪线下是潮湿的沃土，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林木的气息，山涧淙淙流淌，水车的叶片拍击着幽暗。

天边屹立着三棵树。浑身雪白的老马在山坳奔驰。我们走到门上挂着葡萄藤的酒肆前，只见两个人脚踏着空酒坛，在洞开的大门口掷骰子赌钱。

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我们继续前进。时光飞逝，傍晚，我们到了目的地，应该说，这段经历是令人满意的。

这一切仿佛发生在邈远的往昔，又仿佛是有意发生在现在，写下，请写下这句话——如此迢遥的地方牵引我们来寻死还是觅生？

“生”已有过一回，我们有不容置疑的证据。

在这以前，我见过“生”也见过“死”，自忖两者不是一码事。

然而，这“生”是非常冷酷的，它的折磨是惨毒的，像死，像我们的死。

我们返回自己的国家，返回自己的王国。但在陈规陋习中，没有丝毫的安宁，周遭不可亲近的人抱着各自的神像。

我死了反倒轻松。

①本篇为译诗，原诗作者：T．S．艾略特。

儿童圣地一

几更天了？没有回答。

蒙昧的光阴在亘古的迷津里徘徊，望不见陌生的路的终端。

山底下的瞑暗像倒毙的恶魔的眼珠，碍礙的浓云压迫苍穹的胸脯，洞穴里一团团黑雾犹如剁碎的夜阑的肢体。

天边刺目的火光，忽明忽灭，那是无名煞星红眼的窥视？

抑或是原始的饥渴伸抖着的滴血的舌头？

“蜕变”的泪滴般的狼藉的杂物，仿佛是生灵未完的游戏的残骸；是恣

意挥霍的权势的破损的牌楼，湮没的河道上被遗忘的腐朽的桥梁，神祇离弃的天祠里蛇洞迂曲的祭坛，未做成便腐蚀了的隐入虚无的阶梯。

蓦地，传来石破天惊的巨响，那是禁锢的山洪冲出隘口的轰鸣？还是疯狂旋舞的苦修者高诵的骇人的经咒？大火包围的森林自毁的惨叫？

可怕的喧嚣下面，流动着轻微的音流，好似火山喷发的熔岩，里面熔合着嫉贤妒能的窃窃私语、卑鄙的飞短流长、愚蠢的尖利的傻笑。

那里，人像历史的纸屑，随风飘荡。火炬的光影中，他们满面是恐惧。

一天，无端的猜疑驱使一个狂人一刀砍死他的邻居。不公正的裁决立即激起广泛愤怒的争吵。

一个妇人绝望哀号：“唉，唉，我们迷失方向的儿子堕落了。”

一个美女裸露着洋溢青春美酒的醇香的芳躯，格格地笑道：“区区小事！”

二

虔诚者坐在山巅皎洁的宁静中，不眠的目光寻觅星光的暗示。

云团凝聚，夜鸟哀鸣飞翔的时刻，他说：“别害怕，兄弟，记住人是伟大的。”

他们不以为然地说：“太初的力量是兽性，兽性是恒久的。

诚实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蒙受打击时，他们惶恐地打听：“兄弟，你在哪里？”

听到的回答是：我在你身边。

黑暗中不见他的身影。他们议论纷纷：那话音是陷入恐惧产生的幻觉。虚妄的自慰。

在暴虐的荆棘丛生的大漠里，为占有海市蜃楼，人们累世经代地互相残杀。

三

云散天晴，东方地平线上跃出了启明星。大地的胸膛徐呼出一声惬意的长叹。林径上荡漾着绿叶簌簌的絮语，鸟儿在枝头唱歌。

“时辰到了。”虔诚者肯定地说。

“什么时辰？”

“启程的时辰。”

他们不解其义，坐着胡猜乱想。

晨曦的爱抚渗透泥土深处，世界的根须里泛起生命的活力。一种轻微的声音传入大家的耳朵：向“完美”的圣地进发吧！

这激动人心的崇高的声音迅速在人群中传播。男人仰望天际，女人合掌覆额，孩子拍巴掌嬉笑。

红日在虔诚者的眉宇描了个金色吉祥痣。

人们齐声欢呼：啊，兄弟，我们赞颂你。

四

旅人从各个角落出发——

从尼罗河流域，从恒河之滨，从西藏冰冷的河谷，他们漂洋过海，翻山越岭，穿过无路的沙漠，在葛藤如网的密林里开辟道路，在城墙环护的都

市大门前走来了。

他们有的徒步，有的骑马，骑象，骑骆驼。

有的战车上飘扬着中国的绸旗。

皈依不同宗教的教徒诵念着不同的经文焚香前行。

护卫帝王的军卒的刀戟寒光闪闪，擂响的鼓声如同雷鸣。

托钵僧披着破烂袈裟，王公贵族身着耀眼的缀金缎带绸袍。

健步如飞的求学的年轻人推着为学识的荣誉和高龄的重荷压得步履蹒跚的老学究。

无数母亲、处女、新娘说说笑笑，托着盛放白檀香膏的圆盘，提着灌满香水的铜壶。

行列里还有跛子，瞎子，病人，残疾人，娇声娇气、香水味儿刺鼻的妓女，出售神灵、道貌岸然的宗教商贾。

何谓“完美”？！

无人讲得清楚。以往所作的阐释，不过是在私利上粘贴高尚的标签，赋予无上的价值，为有恃无恐的盗窃带来无穷的机会，以龌龊肉体的不倦的贪欲构筑臆想的天堂。

五

乱石横卧的山路崎岖、艰险。

虔诚者在前面带路，身后是强者、弱者、年轻人、老年人、统治者、半饥半饱的农夫……有的脚底起泡，精疲力尽，有的满腔忿懑，有的产生怀疑。

他们计算迈出的步伐，不时询问：还有多远？

虔诚者以歌声作为回答。

他们听他唱歌，皱起眉头，但不敢走回头路。

人流的惯性和朦胧的希望驱策他们向前。

他们减少睡眠，缩短休息时间，展开互相超越的激烈竞赛，唯恐落后蒙受欺骗。

一个个黄昏尾随白昼来临，一条条地平线落在身后。未知的邀请以看不见的信号向他们招手。

他们的表情变得冷峻，抱怨越来越刺耳。

六

入夜。

跋涉了一天的人们在榕树底下铺席坐下。

一阵风吹灭了灯，稠粘的幽黑宛如昏眠。

人群中呼地站起一个人，指着带路人吼道：“骗子，你骗了我们。”

一个个喉咙迸发出严厉的责问，女人们咬牙切齿，男人们破口大骂。末了，一个胆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击他一拳。一个个人站起来，拳脚相加，他失去生命的躯体倒在地上。

死寂的夜，远处隐隐传来涧水声，空气中浮荡着淡淡的茉莉花香。

七

旅人们惊慌失措。

女人嘤嘤啜泣，男人厉声呵斥：“别哭！”

挨了鞭子的狗惨叫一声，停止狂吠。

长夜漫漫。

男男女女激烈地辩论，谁应承担责任？

他们吼叫，咆哮，行将拔刀动武的时候，夜色稀薄了，霞光掠过山峰，布满天空。

他们骤然平静下来。

太阳伸手痛惜地抚摸血迹斑斑的死者的安详的额头。

女人们放声大哭，男人们双手捂脸。有人想溜之大吉，但脚挪不动，罪责的锁链把他与无辜的牺牲品拴在一起。

他们痛楚地互相问道：“谁为我们指路？”

“我们打死的人为我们指路。”东方的一位老人说。

大家默默地垂下头。

“怀疑使我们抛弃了他，“老人继续说，“暴怒使我们杀害了他，现在爱使我们又接受了他，他的死使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复活，他是伟大的死亡的战胜者。”

他们全站了起来，齐声高呼：“胜利属于死亡的战胜者！”

八

年轻人呼吁：“向爱和力量的圣地前进！”

千万个喉咙迸发誓言：“我们要战胜今世和来世！”

他们看不清楚目标，但怀有一致的热情。他们共同的炽热愿望藐视着死亡的危险。

他们不再问路有多远，他们心里没有疑虑，走路不感到疲劳。

死去的引路人的灵魂在他们心里，在他们的前方。他超越死亡，跨越生命的界限。

他们走过播下种子的农田，经过装满谷物的粮仓，穿过消瘦的身躯企望重新充盈生命力的贫苦的土地，沿着人口密集的城市的通衢大道前行，越过渺无人烟的沉寂的荒原，那里既往的岁月静默地将破碎的功绩抱在怀里。他们目睹的破落户的颓垣后面，卧榻曾嘲讽食客。

途中熬过了烈日烤灼的漫长的时光，夕照黯淡下去的时候，他们问预言家：“前方是不是我们至高希望的阙顶？”

“不，那是暮云的峰峦上的落日的余辉。”预言家说。

年轻人鼓励道：“不要停步，朋友，踏尽夜的黑暗，我们将抵达光的国度。”

他们摸黑前进，路意识到了使命，脚下的尘土以无声的触抚指示方向。

通往仙界的天衢上，星斗以无声的歌词鼓舞他们：旅伴，勇往直前！

引路人凌空传递信息：快到了。

九

第一抹朝晖在沾露的树叶上闪烁。

星相家说：“朋友，我们到了。”

路边，一望无际的成熟的稻穗在柔风中摇荡。大地的欢声响应着云霓色彩的变幻。

从山麓到河湄。一座座村庄里，每日平静地流动着人流。陶工制罐的轮子欢快地转动，樵夫担柴前往集市，牧童在旷野放牛犊，少妇头顶水罐，沿着河边的绿径往家走去。

然而，哪儿是帝王的城堡？哪儿是金矿？哪儿是辑录杀人惑人的咒语的古圣梵典？

“星斗的示意是不会错的。他们的信号陨落在这里。”星相家说罢，神情虔恭地走到路畔的泉水边。

泉眼里涌翻的泉水似液态的光华，黎明在溶和笑泪的乐曲的大潮中轻漾，一箭之遥的棕榈树林里，一间茅舍沉浸在无可言喻的静谧之中。

来自海滨的一位陌生的诗人在门口吟唱：“母亲，开门！”

十

一束阳光斜照着柴扉。

聚集的人仿佛在血管里听见洪荒年代创造的偈语：母亲，开门！

门开了。

母亲怀抱着婴儿坐在草榻上。

等待着阳光照临朝霞怀抱的启明星似的婴儿的脸。

诗人弹琴，歌声在天空飘绕——胜利属于人类，属于新生儿，属于永生的人。

君主、乞丐、雅士、罪人、才子、愚氓……一齐双膝跪地，齐声欢呼：“胜利属于人类！属于新生儿！属于永生的人！”

最后一封信

由于我的过错，空荡荡的寓所愤懑地扭过脸不看我。

我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没有一块属于我的地方。

我闷闷不乐地走到外面。

我决计出租房子，搬到特拉登去。

由于过分悲怆，我许久不敢进阿姆丽的房间。可是房客快来了，房间得打扫一下。

我只得开了她上锁的房门。

房间里有她一双阿格拉①绣花拖鞋、梳子、装着洗发液、护肤液的几个瓶子。书架上陈放着她的课本，一架小手风琴，一本剪贴簿贴满她收集的照片。衣架上挂着长毛巾、上衣、机织布纱丽。小玻璃柜里是各种玩具、空粉盒。

我坐在桌后的床板上，从她的红皮书包里取出一本算术练习本，一封未封的信掉了下来。信封上写着我的地址，是阿姆丽稚嫩的字体。

我听说，人溺死的那一刻，眼前闪现浓缩的一生。我仿佛是个淹死的人，拿信的一瞬间，许多往事纷至沓来。

阿姆丽妈妈去世那年，她刚七岁。

我莫名其妙地担心她也活不了很久。

因为，她神情忧郁，过早诀别的阴影从未来倏忽飞来，笼罩着她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我不敢让她离开我一步。坐在办公室里做事，唯恐突然发生不测。

她姨妈从班基普尔来度假，忧虑地说：“外甥女学习要耽误了。如今谁乐意娶个目不识丁的女孩，当作包袱顶在头上？”

我好生愧疚，说：“明天我带她到贝都恩学校报名。”

第二天，她上学了，不过放假的日子大大超过上课的日子。她父亲经常参与让送她上学的汽车倒开回来的阴谋。

第二年，她姨妈又来度假，见此情形，大为不满：“这样念书不行！我得把她带走，送她上贝那勒斯的寄宿学校。我无论如何要把她从父亲的溺爱中解救出来。”

她跟她姨妈走了，因为我应允，她是怀着一腔无泪的怨恼走的。

我出门游览巴特里那塔圣地，从自己烦闷的心境里逃了出来。四个月没有得到她的消息，以为老师的关怀已消解她心头的垒块。

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暗暗庆幸把她托付给了“大神”。四个月后回来，我径直前往贝那勒斯看望阿姆丽。途中收到一封信——还说什么，大神已收下她了！

一切都过去了。

我坐在阿姆丽的房间里展开信纸，只见上面写着：我很想见您。

没有别的话。

①阿格拉：印度泰姬陵所在地，因制鞋业而闻名。

废纸篓

“你在干什么，苏妮①？”父亲吃惊地问，“干吗把衣服装在皮箱里？你要去哪儿？”

苏娜丽达的卧室在三楼，有两扇南窗。窗户前床上铺着考究的拉克恼床单，对面靠墙的书桌上，摆着亡母的遗像，一串芳香的花条挂在墙上父亲照片的镜框的两端，粉红色地毯上杂乱地堆着纱丽、衬衣、紧身上衣、袜子、手帕……

身边，摇着尾巴的小狗举起前爪往女主人怀里伸过去，它不明白女主人为什么收拾衣服，生怕女主人扔下它不管。

妹妹莎米达抱膝而坐，侧脸望着窗外，她没有梳头，眼圈红红的，显然刚才哭过。

苏娜丽达不答话，只管低头整理衣服，手微微发颤。

“你要出门？”父亲又问。

苏娜丽达口气生硬地说：“你讲过，我不能在家里成亲，我到阿努②家去。”

“啊呀！”莎米达叫起来，“姐姐，你胡说什么呀！”

父亲露出恼怒而又无可奈何的神色：“他家里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他们的意见，我得一辈子听从。”女儿语气坚定，表情肃穆，决心不可动摇，说罢把一枚别针装入信封。

父亲忧心忡忡：“阿尼尔的父亲鼓吹种姓制度，会同意你俩的婚事？”

“您不了解阿尼尔，”女儿自豪地说，“他是个有主见、胸怀坦荡的青年。”

父亲长叹一声，莎米达挽着父亲的胳膊走了。

钟敲了十二下。

苏娜丽达一上午没有吃饭。莎米达来叫过一回，可她非要到朋友家吃不可。

失去母爱的苏娜丽达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他也要进屋劝女儿吃饭，莎米达拉住他说：“别去了，爸爸，她说不吃是决不会吃的。”

苏娜丽达把头伸到窗外，朝大街上张望。终于，阿尼尔家的汽车开来

了。她急忙梳妆，一枚精巧的胸针插在胸前。

“拿去，阿尼尔家的信。”莎米达把一封信丢在姐姐怀里。

苏娜丽达读完信，面如死灰，颓然坐在大木箱上。

阿尼尔在信中写道：我原以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改变父亲的观点，岂料磨破嘴唇，他仍固执己见，所以……

下午一点。

苏娜丽达呆坐着，眼里没有泪水。

仆人罗摩查里塔进屋低声说：“他家的汽车还在楼下呢。”

“叫他们滚！”苏娜丽达一声怒吼。

她养的狗默默地趴在她脚边。

父亲得知事情发生突变，没有细问，抚摸着女儿的柔软的头发说：“苏妮，走，到赫桑巴特你舅舅家散散心。”

明天举行阿尼尔的婚礼。

阿尼尔执拗地叫嚷：“不，我不结婚。”

母亲心疼地叹气：“唉，依了他吧。”

“你疯啦！”父亲勃然大怒。

家里张灯结彩，唢呐从早晨吹到晚上。

阿尼尔失魂落魄。

傍晚七点左右，苏娜丽达家的一楼里点着煤油灯，污渍斑斑的地毯上摞着一叠报纸。

管家卡伊拉斯·萨尔加尔左手托着水烟筒抽烟，右手呱嗒呱嗒扇着蒲扇，他正等听差来为他按摩酸痛的大腿。

阿尼尔突然来临。

管家慌忙起身，抻抻衣服。

“忙乱之中忘了给喜钱，想起了特地来一趟。”阿尼尔犹豫一下说，“我想顺便再看一眼你家苏娜丽达小姐的卧室。”

阿尼尔慢步走进卧室，坐在床上，双手抱着脑袋。床具上，门框上，窗帘上，漾散着人昏迷呻唤般的幽微的气味，是柔发的？残花的？抑或是空寂的卧室里珍藏的回忆的？不得而知。

阿尼尔抽了会儿烟，把烟蒂往窗外一掷，从书桌底下取出废纸篓，捧在胸前。他的心猛地抽搐一下。他看见满篓是撕碎的信纸。淡蓝的信纸上是他的笔迹。此外还有一张照片的碎片，四年前用红绸带系在硬纸板上的两朵花——枯萎了的三色堇和紫罗兰。

①苏娜丽达的昵称。

②阿尼尔的昵称。

山茶花

她名叫卡梅腊。

我是在她的练习本上看见她的芳名的。

那天她带着弟弟乘电车前往学院。我坐在她后面的凳子上，欣赏她的披肩秀发和柔美的面部线条。她胸前抱着教科书和练习本。

我在该下车的车站没有下车。

此后，我制定了出门的时刻表。这与我上班的时间毫不相关，而与她上学的时间相吻合。所以经常相遇。

我想，虽然我与她互不相识，但至少是彼此的旅伴了。

她周身放射着智慧之光，黑发从秀额往后拢着，眼里闪着纯朴的光泽。

我暗暗抱怨，为什么不发生事故，使我在救助中显示我的人生价值呢？例如街上发生骚乱，或者哪个恶棍为非作歹。

这种事如今不是经常发生吗？

我的命运像一潭浊水，收纳不到可歌可泣的壮举。平淡的日子似聒噪的青蛙，既请不到凶残的鲨鱼，鳄鱼，也请不来雍容的天鹅。

有一天电车上特别拥挤。

卡梅腊身旁坐着一位讲一句孟加拉语夹杂半句英语的年轻人。我恨不得猛地揭掉他的帽子，抓住他的肩膀往车下扔。

可一时找不到借口，手痒痒得要命。

这时他抽起了一支很粗的雪茄烟。

我勇敢地走到他面前，命令道：“扔掉雪茄烟！”

他装作没听见，照样吞云吐雾。

我一把抢过他口衔的雪茄，掷到窗外，紧握双拳怒视着他。他一声不吭，一步跳下了车。

他也许认识我。我在足球场上因进攻凶猛而小有名气。

姑娘的脸煞地红了。她低头佯装看书，手索索发抖，对我这位嫉恶如仇的英雄竟不屑一顾。

同车有正义感的职员齐声称赞：“先生，你做得对！”

不一会儿，姑娘提前下车，改乘出租汽车走了。

以后接连两天我没有遇见她。

第三天我看见她乘黄包车上学，立刻省悟我鲁莽地做了件错事。姑娘自己会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不着我插手。我暗自悲叹我的命运确是一潭浊水，英雄行为的回忆像牛蛙呱叫，在头颅里对我尖酸地嘲讽。

我决意纠正我的错误。

不久，我获悉她一家去大吉岭避暑。

今年，我也迫切需要换换空气。

她家的别墅名为“摩迪亚”，座落在距山道不远的茂密的树林里。皓皑雪峰遥遥在望。

我赶到那里才知道她一家人不来了。

我正打算踏上归途时，与崇拜我的球迷摩汉拉尔不期邂逅。他是个瘦高个儿，鼻梁上架一副斯文的眼镜，孱弱的消化器官在大吉岭的新鲜空气中得到了些许慰藉。他对我说：

“我妹妹泰努卡祈望见您一面。”

泰努卡像个影子，身材单薄到了无法再单薄的程度，学习的兴趣远远超过对饮食的兴趣，对我这位足球名将怀有不可思议的敬慕。她以为我同意和她谈天说地体现了我对她别有意味的关切。

唉，命运的捉弄！

在我下山前两天，泰努卡含蓄地对我说：“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一盆使你时时想念我们的花。”

胡闹！我以沉默表示厌烦。

“这是珍贵的植物，”泰努卡说，“在恒河平原上精心培育才能成活。”

“什么名字？”

“山茶花。”

我心头一震，与山茶花语音相近的一个名字，闪电般掠过我昏暗的心空。我含笑喃喃自语：“山茶花，不容易获得她的心。”

我不晓得泰努卡明白了此话是什么含义。她突然两颊绯红，兴奋得全身微微发颤。

我携带这盆花上路了。

上了火车，我发觉安顿这位“旅伴”不是件容易事，我把它藏在双人包厢的盥洗间里。

这趟旅行到此结束。

以后几个月的琐事恕不赘述。

在祭神节的假期里，闹剧的帷幕在绍塔尔族聚居区重新拉开。这是偏僻的山区，我不想说出地名。换空气的阔佬从不光顾此地。

卡梅腊的舅舅是铁路工程师，家安在婆罗树影遮护的“松鼠的村庄”里，从那儿望得见天边的青山。附近的沙砾地里淙淙流淌清泉，帕拉斯树枝上结了野蚕茧，哈尔达基树底下，赤裸的绍塔尔族牧童骑在水牛背上。

这里没有旅馆。我在河边搭了顶帐篷。除了那盆山茶花，没有别的旅伴。

卡梅腊是和母亲一起来的。

太阳升起之前，她撑着花伞，沐浴着凉爽的晨风，在娑罗树林里散步，野花竞相吻她的纤足，竟未引起她的注意。她有时涉过浅清的小河，到对岸树底下看书。

她不理睬我，由此我断定她认出我了。

有一天我看见他们在小河边野餐，我多么想走过去说，“需要我为你们效劳吗？我会汲水、打柴，附近树林里兴许还能弄来一只温和的狗熊哩。”

我发现一个年轻人穿着英国绸衬衫，坐在卡梅腊身旁，伸直腿抽哈瓦那雪茄。卡梅腊心不在焉地揉碎了一朵蔷薇。旁边放着一本英国文学月刊。

我如梦初醒，在这巴尔格那幽静的河谷，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是不堪容忍的多余的人。我应该知趣地离开，然而，暂时不能走。我得耐心地住几天，等山茶花开了，派人送过去，才算了却一桩心事。

我白天打猎，傍晚回来给山茶花浇水，静观花苞的变化。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大声叫为我弄柴火的绍塔尔族姑娘进帐篷，我要借她的手，送去用娑罗树叶包的山茶花。

我在帐篷里读一本侦探小说。等待着。

外面传来甜蜜的声音：“先生，叫我干什么？”

我走出帐篷，一眼看见山茶花夹在她的耳朵上，她黝黑的脸闪着欣喜的光彩。

“叫我干什么？”她又问。

“我想看你一眼戴花的模样。”说罢我动身返回加尔各答。

玩具的自由

穆尼小姐卧房里的日本木偶名叫哈娜桑，穿一条豆绿色绣金花日本长裙，她的新郎来自英国商场，是没落王朝的王子，腰间佩戴宝剑，王冠上插一根长长的羽翎。明天一对新人盛妆打扮，后天举行婚礼。

黄昏，电灯亮了，哈娜桑躺在床上。

不知哪儿来的一只黑蝙蝠在房里飞来飞去，它的影子在地上旋转。

哈娜桑忽然开口说：“蝙蝠，我的好兄弟，带我前往云的国度。我生为木偶，愿意在游戏的天国做度假的游戏。”

穆妮小姐进屋找不到哈娜桑，急得大叫起来：“哈娜桑，你在哪儿？”

庭院外面榕树上的神鸟邦迦摩说：“蝙蝠兄弟带着她飞走了。”

“哦，神鸟哥哥，”穆尼央求道，“请带我去把哈娜桑接回来。”

神鸟展翅翱翔，带着穆尼飞了一夜，早晨到达云彩的村寨所在的罗摩山。

穆尼大声呼喊：“哈娜桑，你在哪儿？我接你回去做游戏。”

蓝云上前说：“人知道什么游戏？人只会用游戏束缚与他游玩的人。”

“你们的游戏是怎样的呢？”穆尼小姐问。

黑云隆隆地吼叫着灼灼地朗笑着飘过来说：“你看，她化整为零，在缤纷的色彩中，在罡风和霞光中，在各个方向各种形态中度假。”

穆尼万分焦急：“神鸟哥哥，家里婚礼已准备就绪，新郎进门不见新娘会发怒的。”

神鸟笑嘻嘻地说：“索性请蝙蝠把新郎也接来，在暮云上举行婚礼。”

“那人间只剩下哭泣的游戏了。”穆尼一阵心酸，泪如雨下。

“穆尼小姐，”神鸟说，“残夜消逝，明天早晨，雨水清洗的素馨花瓣上也是有游戏的，可惜你们谁也看不见。”

怯　弱

高中一年级学生巴特克里斯达说话尖酸刻薄，是胆小的同学心目中的恶魔。

他无缘无故地为苏尼塔起了一个绰号“白鹤”。

绰号后来变为“小鸭”，最后成为“纯种鸭”。绰号本身并无特殊的意思，不过是恶作剧罢了。

憨厚的人惧怕奚落，但常常成为奚落的对象，残酷者的队伍日益扩大，到处乱射怪笑的毒箭。

巴特克里斯达的喽罗也怀着莫名的厌恶，用目的不明的嘲弄之针，刺伤苏尼塔。

可怜的苏尼塔为了解脱只好转学。

过了许多日子，他的血管里仍流着往日人前局促不安的拘谨，蛮横黧黑的恶煞巴特克里斯达把生活的不公正和无情的冷嘲热讽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扉。

巴特克里斯达摸透了苏尼塔的脾性，路上遇见他，总提醒他心中昏昏欲睡的恐惧，以此取乐，炫示他拥有暴虐的手段的骄傲。他仍叫苏尼塔的绰号，仍然对他怪笑。

大学毕业后，苏尼塔试图跻身于律师的行列，但律师的行列没有空隙容他挤入。

他缺少挣钱的机会，但不缺少时间，他弹琴，唱歌，填补生活的空虚。后来索性拜艺术家尼亚玛德为师，悉心钻研音乐。

他的妹妹苏妲在英国人创办的达耶森学院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发誓要戴上数学硕士的礼帽。她身材苗条，步履轻盈，一副近视眼镜后面闪着好奇的光芒，身心充满欢乐和甜笑。

钦慕他的女友乌玛拉妮说话柔声细气，睫毛下微漾着摄魂的暗影，纤

圆的手腕上戴两只精致的镯子。她攻读哲学，讨论问题口未开脸先红。

苏妲并非不曾窥见哥哥的隐秘，但在他面前竭力按捺着笑声，免得他难堪。

星期天，苏妲请乌玛拉妮来喝茶。

天下着暴雨，街道沉入水中。苏尼塔独坐窗前弹着雨曲。他知道乌玛拉妮在隔壁房间，这喜讯融合他的心律，在弦索上战栗。

苏妲突然来到哥哥的房间，夺下他的琴说："乌玛拉妮特意要我转告你，请你为她唱歌，不唱她决不饶你。"

乌玛拉妮羞得满面通红，一时却想不出合适的言词抗议苏妲姐姐编造假话。

黄昏之前，幽暗就浓稠了，房门在风中急躁地晃动。斜雨拍打着窗玻璃，门廊里茉莉花散发着清香，街上积了齐膝的雨水，汽车在水中行驶。

没有点灯的房间里，苏尼塔动情地边弹边唱：细雨霏霏，哦，来吧，我的心上人……

他的心飞往乐曲的天国、尘寰的一切喧杂融入了完美的乐音，无际的流年的碧水里，绽开了一朵"美"的百瓣莲花，他坐在莲花中间，脱胎换骨……

蓦地，楼梯口传来狞笑和吼叫："喂，纯种鸭在吗？"

肥胖的巴特克里斯达闯进屋子，惊愕地看见苏尼塔立在门口，两眼喷射着坦然冷静的忿恨，像是雷神因陀罗朝粗野的嘲讽投掷过去的霹雳。

巴特克里斯达窘迫地笑着要说什么，苏尼塔大喝一声：

"闭嘴！"

有如一脚踩扁的癞哈蟆的聒叫，巴特克里斯达的干笑戛然而止。

不朽形象的福音

好似天狗啖食丽日的漆黑巨口，黄昏的阴影提前吞没了院落。

外面响起了怒吼："开门！"

屋里的生命惊恐万状，哆哆嗦嗦地顶着门，插上门闩，嗓音发颤地问："你是谁？"

又是雷鸣般的怒吼："我是土壤王国的使者，时候到了，特来索债。"

门上的铁链咣啷咣啷响，四壁剧烈地摇晃。屋里的空气唉声叹气。空中飞禽双翼的扑扇，像夜阑的心跳。

咚咚咚一阵擂击，门闩断了，门板倒地毁坏。

生命颤抖着问："哦，土壤，哦，残酷者，你要什么？"

"躯壳。"使者说。

生命长叹一声："这些年我的娱乐活动在躯壳里进行，我在原子里跳舞，在血管里演奏音乐。难道一瞬之间我的庆典要遭到破坏，笛箫折断，手鼓破裂，欢乐的日子沉入无底的黑夜？"

使者不为所动："你的躯壳欠了债，是还债的时候了，你躯壳的泥土必须返回泥土的宝库。"

"你要讨回泥土的借款，只管讨回。"生命不服地说，"你凭什么索取更多的东西呢？"

使者含讽带讥地说："你贫瘠的躯壳似疲惫瘦弱的一勾弯月，里面有什么值线的东西！"

"泥土是你的，但形象不属于你。"生命争辩道。

使者哈哈大笑："你从躯壳上剥得下形象，只管剥去好了。"

“我定能剥下。”生命发誓。

生命的知音灵魂星夜赶往举行庆典的光的圣地，合掌祈求：“呵，伟大的光华！伟大的辉煌！呵，形象的源泉！不要在粗糙的泥土身边否定你的真理，不要辱没你的创造！

他有什么权利摧毁你拥有的形象？他念了哪条咒语令我潸然泪下？”

灵魂入定苦修。

一千年过去了，一万年过去了，生命悲啼不止。

路上一刻不停地运送盗窃的形象。

生物界昼夜回荡着祈祷：“呵，形象塑造者！呵，形象钟爱者！‘僵固’这妖魔攫住你的赐予，收回你的财宝吧！”

一个个时代逝灭了。

隐隐传来天庭的懿旨：属于泥土的回归泥土，冥思的形象留在我的冥思里，我许诺，泯灭了形象再度显露，无形体的影子抓住光的胳膊将出席你目光的盛会。

法螺呜呜吹响，形象重返抽象的画中，从四面八方奔来了形象的爱慕者。

一天天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生命依旧痛哭。

生命期冀什么？

生命双手合十说道：“泥土的使者用残忍的手扼掐我的喉咙，说：‘喉咙是我的。’我反驳说，泥土的笛子是你的，但笛音不属于你。他听了冷笑一声。上苍的旨意啊，听我含泪的申诉吧，板结的泥土的傲慢将成为胜利者？他眼瞎耳聋，他的哑聋将永远闷压你的妙音？承载‘不朽’的懿旨的胸脯上岂能允许建造‘僵固’的凯旋柱？”

天庭又传来圣旨：不必担忧，云气之海上听不见的福音的波涛不会敛息，灵魂苦修终成正果，这是我的祝福，萎缩的喉咙溶入泥土，永生的喉咙载负旨意。

灵魂的彩舆将泥土的妖魔驾车抢劫的迷茫的福音送回无声的歌曲里，凡世响彻胜利的欢呼。

无形体的形象和无形体的福音，在生命的海滨那躯壳的乐园里结合。

染衣女

桑格尔通古博今，能言善辩，名扬四海。

他敏捷的思维如山鹰的尖喙，屡次闪电般啄断对方论据的翅膀，使之垂落尘埃。

南印度的雄辩家奈亚伊克慕名前来，提议御前辩论。

辩论的胜者将获得国王的奖赏。

桑格尔接受挑战后，发现缠头巾脏了，急忙前往染衣房。

穆斯林查希姆的染衣房在树篱围绕的菜地旁边。他女儿叫阿米娜，芳龄十七，唱着歌儿，碾细颜料，正调颜色。她的发辫系着红缨子，披着棕色披肩，身穿天蓝色纱丽。

她把颜料碗递给染布的父亲时，桑格尔走进染衣房，说：“查希姆，国王命我上殿辩论，请把我的缠头巾洗净染成金黄色。”

清澈的渠水汩汩流入菜地。阿米娜在渠边桑树荫影下洗缠头巾。

春天和煦的阳光映亮了渠水，斑鸠在远处芒果树上欢啼。阿米娜洗净了缠头巾，摊在青草上晒，忽然看见上面有一行诗：你的妙足垂临我的额头。

她凝神沉思起来，听不见芒果树上斑鸠的啼叫。

末了，她从染衣房取来丝线，绣了一行诗：但内心感受不到爱抚。

两天后，桑格尔来到染衣房问道：“谁在我的缠头巾上绣的字？”

胆颤心惊的查希姆施礼道：“先生，是我不懂事的女儿。请原谅她的冒失行为，上殿辩论吧，没人看得见弄得懂那句话的。”

桑格尔转向阿米娜，说：“染衣女，你使妙足的爱抚离弃高傲缠绕的额头，沿着你的花丝线走进我心里，我通往王宫的道路消失了，今后也不会找到。”

解　脱

马拉提国王储巴基拉奥·波索亚的灌顶大礼定于明天上午隆重举行。

民间艺人格尔达尼未被准许进入御庙，他坐在庭院角落一株菩提树下，弹罢单弦琴，喃喃自语：“神啊，是谁让你端坐在坚硬的金椅上的呢？”

午夜，上弦月冉冉下坠。

远处宫门前灯光辉煌，鼓乐喧天，格尔达尼唱了起来：

我沿着林径走来，
听见碧草在啜泣。
它们耳贴着尘土，
期待胸脯上落下无忧的足迹。

献灯仪式完毕，庙堂大门关闭。人群涌向王宫，格尔达尼继续唱道：

生命之神啊，
石龛中幽禁你是他们的目的？
预见你我的摩挲交融，
你从天国降临人世。

漆黑的菩提树下．格尔达尼独自弹唱，巴基拉奥在近处谛听着：

你呼唤我冲出锁闭的深宅，
共游山川镜湖，
你消除流浪的孤寂，
在心里获得自由。
傲岸的铁丝网围绕的石牢，
任他们昼夜守护！

早晨，启明星淡漠地立在霞光中。宫门前鼓乐齐鸣，祭司送来了圣水，灌顶大礼即将开始。

冷清的御庙里，烛光困惑、黯淡，神像前凌乱地供放着祭品。

巴基拉奥悄然出走，踏上了漫游的道路。

圣　洁

长老罗摩难陀白天拨弄念珠诵经。

黄昏，他供奉祭品；内心服用了神的赏赐，他的饥饿即刻消除。

举行庙会的一天，国王和王后驾到。

此外，从各地来了一批满腹经纶的学者和佩戴标记的各个教派的信徒。

晚浴完毕，罗摩难陀照例在神足前上供，但心中得不到神的恩赐，他咽不下食物。

停食两天以后，罗摩难陀虚弱不堪，稽首说道：“神啊，莫非我犯了罪

愆？”

“你当我住在婆伊昆塔①仙境吗？”神气忿地说，“那天未能进入我庙宇的庶民全身也领受了我的抚摸，溶和我足触的圣水的生命之泉，在他们的血管里奔流。对他们的轻慢使我愤慨，今日你的供品是不纯洁的。”

“主啊，礼法必须维持呀。”罗摩难陀忐忑不安地注望着神的面孔。

神双目喷出怒火：“我亲手创造的大千世界的花苑里，请来了芸芸众生。你竟然企图在这儿建筑礼法的壁垒，限制我的权力，真是胆大包天！”

罗摩难陀惶愧地说：“明朝我走出礼法的界限，从你创造的世界清除我的狂妄。”

深夜，繁星好似在沉思默想。罗摩难陀突然惊醒，听见神在催促：“时候到了，履行你的诺言。”

罗摩难陀双手合十：“这会儿夜深路黑，栖禽不啼，我正等待黎明。”

“黎明总是在夜尽之时升起吗？”神申斥道，你的心苏醒听见我发话的时刻，黎明业已来临，去吧，履行你的诺言！”

罗摩难陀诺诺连声，出庙上路，头顶着璀璨的北斗星。

他出了城，穿过村庄，来到河边的焚尸场。一个昌达尔种姓人正忙着焚烧尸体。

罗摩难陀伸手把他搂在胸前。

那人神色惶遽：“师傅，我叫那瓦，是昌达尔种姓。我的行当受人鄙视，你不要这样让我成为玷污您的罪人。”

“我在心里已经猝死。”罗摩难陀痛心地说，“我昏昏沉沉，所以一直看不见你。

现在我特别需要你，没有你，我心中死者的葬礼无法举行。”

说罢，罗摩难陀继续前行。

晨鸟啁啾，启明星在朝晖里隐没。

卡毗尔坐在院子里哼着小调织布，罗摩难陀在他身旁坐下，搂着他的颈项。

卡毗尔慌忙自我介绍：“师傅，我是穆斯林，以织布为生，职业低下。”

罗摩难陀语气温和地说：“朋友，不和你在一起，我在心里赤身裸体，我的心沾染了灰尘。今日，穿上你织的纯洁的布衣，我的羞耻荡然无存。”

几个徒弟在院子里找到罗摩难陀，责怪道：“师傅，这成何体统！”

“我在失去神的地方又找到了神。”罗摩难陀坦然说道。

太阳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照亮罗摩难陀欢悦的面庞。

①保护大神毗湿努的居住地。

爱的金子

鞣皮匠罗比达斯正在扫地。

路是他的亲人，孤独是他的伙伴。

行人远远地躲着他走路。

长老罗摩难陀晨浴完毕，走回寺院。距他一丈之遥，罗比达斯匍匐在地，行叩拜大礼。

罗摩难陀惊诧地问：“朋友，你是何人？”

“我是路上干燥的尘粒，师傅，您是天上的云彩，您如果降落爱的甘霖，哑默的尘埃放声高歌，遍地鲜花怒放。”

罗摩难陀把他搂在胸口，给了他爱。

罗比达斯生命的花丛里吹进了歌声悠扬的春天的和风。歌声传入吉托尔国王后佳莉的耳中，她不禁黯然神伤，支派宫女做事，眼泪簌簌滚落。

抛弃王后的尊贵，佳莉找到罗比达斯，皈依了毗湿努教派。

王族年高德劭的祭司闻知此事，悲愤地对王后说："可耻呀，王后，罗比达斯种姓低贱，挥动扫帚扫地，你竟称他师傅，丢尽了你王国婆罗门的脸面。"

王后庄重地说："听我一言，尊敬的祭司，你日日夜夜专打清规戒律的死结，不知道爱的金子已经丢失，是我手沾灰尘的师傅从尘土里把它捡了起来。你可以骄傲地抱住那些毫无意义的打结的绳索，可我是爱的金子的乞丐，宁可头顶着尘土的赠予。"

圣　浴

罗摩难陀面对东方，肃立在恒河里。晨风吹拂，流水潺潺，似被点金棒点触了的河水闪耀着金光。他遥望蔷薇般的朝阳，在心中喃喃自语："呵，大神，你慈祥的容貌怎不在我心头闪现，揭去您的面具吧。"

朝阳升上娑罗树梢。渔民们扬帆启航。一群白鹤飞上阳光明媚的青空，飞往对岸的沼泽地。

大师的圣浴迟迟不结束，弟子焦急地说："师尊，耽搁不得了，祭神的时辰到了。"

大师说："我的肉身未净，恒河至今远离我的心田。"

弟子坐下思忖：这话是什么意思？

阳光洒满芥菜地。卖花女在路边卖花。养奶牛的女人头顶奶罐前往集市。

大师若有所思地出水上岸，穿过黄鹂歌唱的灌木丛。

弟子疑惑地问："师傅，您去哪儿？前面不是上等人的村落。"

罗摩难陀说："我正走在完成圣浴的路上。"

河滩尽头是一座村庄。大师走进桑树浓荫夹裹的小巷，猴子在枝头跳跃。

小巷深处是制革人维强的房子，从那儿飘出牲畜的生皮的臭味，兀鹰在空中盘旋，骨瘦如柴的野狗在啃骨头。

弟子双眉紧蹙，站在村外，默念"罗摩，罗摩。"

维强敬畏地向罗摩难陀叩头施礼。

罗摩难陀扶他起来，与他拥抱。

维强惊慌地说："师傅，不可这样，贱民屋里的污秽会损毁您圣洁的身体。"

"远离你的村子下河沐浴，我的心不能与涤净万物的恒河相通。"罗摩难陀欣慰地说，"这会儿，净化万象的圣水贯通了你我的躯体。今天，我未能顺利地膜拜太阳神，我说太阳神啊，我体内那类似你拥有的灵光为什么不闪现呢？此刻，它在你我的额际闪耀，从此我不必再进庙堂。

第一次膜拜

传说天界神匠毗舍迦罗莫在元古时代为三界神王的庙宇奠基，巨猴诃努曼运来建庙的大量岩石。

据历史学家考证：栖息在森林里的基拉特族人造了这座神庙，神祗原

本属于他们。

舍帝利①国王曾占领这个国家，杀戮信徒，神庙里血流成河。

神祗改名换姓，藏在新的教规后面，幸免于难。

数千年古老的虔诚之河改变了流向，而今，基拉特族人沦为不可接触者，他们通往神庙的路被堵塞。

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基拉特族的村舍分布在恒河东岸，他们虔信天神，唱颂神歌，但没有寺院。他们的手灵巧，目光的判断从不出错，他们擅长砌石墙，擅长在黄铜器皿上镶嵌银花，精晓大理石神像的内在韵律。

刀剑掠夺了他们昔日的御座，砍去了他们的服饰和举止的尊严的标记，剥夺了他们享有知识的权利。

他们只能遥望屹立在西边地平线上的神庙的金顶，只能遥拜神庙，但想象中的神庙依旧那么熟稔。

十月十五日是祭神节。

临时搭的高台上击鼓敲钹，弹琴吹箫，遍野帐篷，幡幢猎猎飘扬。路边摆满商品——铜器，银首饰，神像画，绸布，孩子玩的拨浪鼓、泥娃娃、叶笛、供品、花环、水果、香烛、一罐罐圣水……

魔术师尖声怪气地耍魔术。

民间艺人绘声绘色地在讲《罗摩衍那》。

身着耀眼的制服的卫兵骑马巡逻。

大臣歪坐在大象背上的软榻上，士兵在前面吹号开道。

高门贵族的太太小姐坐在绣帘彩轿里，仆人家丁前呼后拥。

五个树干支撑的榕树底下坐着长发蓬乱、面色青灰、一丝不挂的游方僧，脚边是信女们布施的水果、牛奶、甜食、奶酪、大米、土豆……。

一阵阵“胜利属于神王”的欢呼声响遏行云。

明天是国王首次祭神的黄道吉日。

国王乘大象驾临，必经之路两边的香蕉树挂上了花环。绘有吉祥图案的铜罐口盖着芒果树叶，隔一会儿洒一遍香水、驱压浮尘。

十三日深夜，庙里钟声缓缓隐逝。

明月像蒙着黑纱，朦胧的月光犹如剧烈的眩晕，夜风凝滞，空中聚集着雾霭，林木受了惊吓似的呆立不动，狗莫名其妙地狺吠。马望着无形物竖起耳朵嘶鸣。

突然，地底下响起沉闷骇人的声音，地狱的妖魔仿佛一齐擂响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庙里的挂钟急促地摇响，象群挣脱绳索，如云狂奔。

地下的风暴快速地升腾，骆驼、水牛、黄牛、山羊、绵羊，喘气蹦窜，成千上万善男信女满目惶惑，分不清亲属、陌生人，辨不清东南西北，互相踩踏，惊叫着逃命。

地面裂开，冒出一股股热水，一缕缕烟尘。池沼的清水漏入下面的沙层。

飞檐上的钟当当地摇摆，随着一声訇然巨响，钟声寂灭了。大地沉寂的一瞬间，将圆的月亮从西天下垂。

一顶顶帐篷着火，冲天的浓烟如同蟒蛇缠绕月光。

第二天，到处听见失去亲人的哭嚎，为防不测，御林军包围了神庙，大臣、星相家、骚人墨客相继赶到，只见山墙倒塌，庙顶塌落在神坛上。

星相家启奏：“陛下，下个月十五之前，庙宇务必修缮完毕，否则，神明将离去。”

国王下令：立即修缮。

大臣上前奏道：“只有基拉特族人会雕塑神像，但决不能让他们下贱的目光玷污神像，神明的圣洁被亵渎，修缮是枉费财物。”

国王下令召见基拉特族头领玛达卜。

玛达卜年逾花甲，白发银髯，头缠干净的白色缠头巾，紫铜般的上身裸露着，下身围一条黄色土布，两眼透出忧悒的恭敬，小心翼翼地在国王脚前献上一束素馨花，退倒几步，伏地礼拜。

国王启口道：“朕闻修缮庙宇非汝等不可。”

“这是神灵对小民的恩宠。”说罢，玛达卜朝着神庙跪拜。

“蒙上眼睛，汝能雕塑神像否？”

“心灵的主宰指示小民劳作，雕琢时不用睁开眼睛。”

数百名基拉特族人在庙外砌石墙。

玛达卜双目缠了几层黑布，在庙里雕神像，昼夜不许外出，他冥想着神的慈颜，哼着歌儿雕镌。

“快干，快干，时间过得很快，吉期快到了。”大臣常来催促。

玛达卜合掌说道：“是谁②的事，谁自会拼命干，我不过是他的工具。”

朔日过去，望日将临。

蒙眼的玛达卜用手指触摸和石头说话，石头有问必答。

卫兵在旁边监工，防止他解开布条。

星相家也来询问：“十一日之夜，是陛下首次祭神的吉日，能否如期竣工？”

玛达卡合掌答道：“我没有资格回答，心灵的主宰哪天降恩，我哪天禀报。在这之前，任何人来打听只会延误工期。”

初六、初七过去了，凄冷的月光透过庙门，落在玛达卜的银发上。

夕阳西坠，十一的月亮升上灰暗的天空。

玛达卜长长地叹口气，说：“喂，卫兵，去送个信儿，神像雕好了，莫错过吉日良辰。”

卫兵急忙跑出庙堂。

玛达卜解掉蒙眼的黑布，只见十一的月光照临庄严慈悲的神像，他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凝视着神王，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今天实现了几千年来基拉特族信徒瞻仰神王的夙愿。

国王进入庙堂，看见玛达卜头贴着神坛底座，恼怒地拔剑砍去，玛达卜登时首身分离。

这是玛达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神王的足下膜拜。

①印度四大种姓之一。

②此指心灵的主宰。

禳解诅咒

贡达卜·所罗逊是天宫的名伶。

他的情人玛杜斯丽前往北极山脉朝拜太阳那天，他神不守舍，胡乱地拍击长鼓，致使舞女优哩婆湿舞步紊乱，扫了嘉宾的兴致。

萨吉①满面羞红，神色尴尬。

由于众神的诅咒，英俊的贡达卜变得相貌丑陋，他被谪下凡，投生坎达尔王族，取名奥鲁内夏尔。

玛杜斯丽归来，向萨吉稽首施礼，哀求道：“不要拆散我俩，让我俩谪落人世，同甘共苦。”

萨吉愁苦地望着雷神因陀罗。

因陀罗动了恻隐之心：“我成全你，下凡去吧，你为他受苦，也给他痛苦。痛苦中消除他搅乱娱乐的罪孽。”

玛杜斯丽投生马特罗王族，取名卡姆莉佳。

一天，坎达尔国王奥鲁内夏尔见了马特罗国公主卡姆莉佳的肖像，朝思暮想，夜不成寐，于是派钦差前往马特罗国求亲。

马特罗国国王大喜过望，启口道：“此乃公主的洪福。”

二月十五日吉祥的时辰，国王奥鲁内夏尔的一把七弦琴搁在象背上嵌珠镶玉的御座上，送到了马特罗国王宫，未奏喜乐，公主与奥鲁内夏尔的象征七弦琴举行婚礼，随后日夜兼程赶往坎达尔国。

先后进入不点灯的暗室，国王和王后鸾倒凤颠，几天后，卡姆莉佳说：“我渴望瞻仰陛下的尊容。”

国王说：“你在歌里看得见我。”

黑暗中，国王边弹七弦琴边围绕王后跳天国的舞蹈，这舞蹈成为贬谪的伴旅，附在他的肉体上。好似子夜扑打沙滩的海潮，舞中洋溢的情爱，使王后心潮激荡，泪水涟涟。

一天四更时分，东方天空闪烁着启明星。卡姆莉佳把柔润的发丝覆盖住国王的双足，请求道：“请允许我在第一抹霞光中第一次看见陛下。”

国王婉言拒绝：“王后，不可损害不见面的甜蜜结合。”

“我观瞻陛下的愉快难道永远要被剥夺？这是比眼瞎更可怕的诅咒！”王后怨愤地转过脸去。

国王让了步：“明天是我与诸位爱卿在纳克格斯树林里共舞的日子，你站在王宫顶上观看吧。”

王后长叹一声：“如何认出陛下？”

“你可以自由地想象。想象即真实。”

第二天夜里王后又在暗室恭迎国王。

王后说：“我看见的舞蹈，如同吹拂萌发新叶的婆罗树的骀荡的春风。跳舞的个个像月中人一样清秀，唯独一个人丑得要死，极像天狗的帮凶，令人呕心。他凭什么赢得进入树林的权利？”

国王沉默半晌说：“丑陋里至上的感情是对美的呼唤，阳光宽慰羞惭的乌云，在乌云的额际描绘彩虹。天堂怜悯被诅咒的人世的漫漫荒漠，荒漠出现葱郁的美景。心上人啊，那怜悯未使你的心充满柔情蜜意吗？”

“没有，陛下，没有哇！”王后双手捂脸。

国王用带着哭音的声调说：“你同情那个人，你的心可以变得充实，你为何硬着心肠厌憎他呢？”

“我无法容忍糟蹋艺术趣味的不和谐。”王后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国王摁着她的手：“奉献真诚情感的那天，你就能忍受了。

丑陋所作的自我牺牲中孕育着‘美’的胜利。”

王后秀眉微蹙：“我不明白陛下袒护‘不美’的用意。薄暗中感受到光明，杜鹃才啼叫欢迎朝霞，我期望今日太阳初升的时刻，陛下出现在我的日

光里。”

“你会如愿以偿的。”国王下定决心，“让胆怯远离我吧。”

王后在阳光下见到了国王的真面目。

恩爱的支柱崩坍了。

“残酷的虚伪！残酷的欺骗！”卡姆莉佳尖叫着跑出王宫。

她居住的王家森林猎场里的幽静的行宫，像羞涩地藏在云雾中的启明星。

夜半时分，她隐约地听见七弦琴弹奏的悲苦的曲调，这曲调是那么熟悉，像梦境中远方的暗示。

日复一日，漆黑的树底下影子般跳舞的人，她肉眼看不见，心幕上却看得清清楚楚，犹如望见空阔的雪松林里摇动的枝叶间南海飓风哀号的神态。王后为何会产生这种感觉？绝望的离别唤醒了她的眷恋？泥灯的火苗引燃了金灯？清醒的夜鸟飞越冷凄的巢，振翅的声响激奋了宿鸟的翅翼？

七弦琴弹着哀婉的乐曲。

繁星有如苦修的黑夜的无声的咒语。

王后在卧榻上坐起，披头散发，失魂落魄。琴声在夜空铺了条没有尽头的重逢之路，她的思绪在这溟蒙的路上逡巡。

她找推？找未见面早相识的人？

一天，苦楝树的清香把妙不可言的邀请送入王后的寝室。

王后走到窗前，再次目睹那熟稔的舞姿，那离恨的洪涛！

王后瑟瑟颤抖了起来。

蛩吟凄切的夜里，下弦月徘徊在地平线上，朦胧月光下的树丛在梦呓。

寂静的青林把无声的天籁传入王后的肢体，使她不由自主地翩翩起舞，这是今生今世的舞蹈，也是往生往世的舞蹈！

又过了两夜，相会的路延伸到了窗口，琴弦上跳荡着激越的乐音。

卡姆莉佳在心里说：“哦，哀绝的人儿，别召唤了，我不再迟延。”

然而，她到谁的身边去？肉眼看不见的那个人？怎么可能？心幕上见到的人把肉眼看不见的人裹胁到了海边神话的国度？哪儿是连接神话国度的路？

一天后月亮隐逝的朔日之夜，“幽暗”的呼唤越发急切，在王后脑际无路的洞穴里，激荡起雄浑的回声。

七弦琴以渐渐明朗的乐调模糊地叙述天界的往事。

“今天我非去不可了，我不怕我的眼睛。”王后自语着出了行宫，踩着枯叶走到老菩提树下。

琴声消失，王后停下脚步。

“别害怕，亲爱的王后。”国王的话语如雨云的轰鸣。

“我不害怕，陛下胜利了。”王后取出纱丽遮掩的灯，慢慢地举到国王面前。

王后目不转睛地望着国王，半晌才说：“我的主，我的陛下无比俊美。”

①雷神因陀罗的妻子。

白开元　　译

地　球

夕阳西坠，黄昏的祭坛下，地球，接受我双手合十最后的顶礼！

女中俊杰，你历来受到英雄的尊崇。

你温柔而刚烈，秉性中揉合着男性、女性的迥异气质；以不堪忍受的冲突摇撼人们的生活。

你右手擎着斟满琼浆的金钟，左手将其击碎。

你的游乐场响彻尖刻的讥嘲。你剥夺英雄们享受高尚生活的权力。你赋于“至善”以无上价值，你不怜悯可怜虫。

你在繁茂的枝叶间隐藏了无休无止的拼搏，果实里准备胜利花环。

海洋，陆地，是你惨烈的战场——面对死亡宣布战胜者的胜利消息。

在你“冷酷”的地基上，建起文明的凯旋门，稍有纰漏，付出的最高代价是倾覆。

你历史上鸿蒙初碎的时期，颟顸、野蛮、酷虐的恶魔，拥有不可抵御的权势。

恶魔的手指粗硕，不加修饰；挥舞铁杵捣弄沧海、群山。

它的烈焰毒雾，噩梦般地混沌了青天。

它是无生命世界的太上皇，对生灵怀有盲目的忌恨。

此后出现了天神，喃喃诵念降伏恶魔的咒文——无感觉物的气焰大为收敛；孕育生物者危坐在铺展的绿茵上，朝霞伫立在东方的山巅；西方海滨降临的黄昏，头顶着安靖的金罍。

太初的带镣的野蛮的恶魔，变得略为驯顺，但兀自死死抓住你的历史；出其不备地把“骚乱”，塞进太平盛世；它盘纡地从你本性的、黝黑的洞穴里钻出来。你的脉管里残留着它的癫狂。

白天，黑夜，天神以高亢、雄浑的声音诵念，诵念的经文传遍苍穹、空气、丛林。

从你胸膛的深处，恶性未绝的蛇妖不时吐舞信子——逼迫你鞭打你的物象，破坏你自己的创造。

为着你生气勃勃的美好名声，在你善恶皆有的足前，我献上伤痕累累、备受凌辱的生命的敬意，以全部的身心，我感觉了、接触了你沃土下，隐秘的博大的生与死。

千秋万代，无数人的骨殖腐化在泥土里，我也将遗留几掬黄土，把我一切悲欢的总和，羼入吞噬姓氏、形态、身世的无语的泥土里。

禁锢于不可撼动的樊笼里的地球，从星云团中逃遁的地球，在山岳的神圣的冥想中入定的地球，海涛不眠的喧豗的地球，饱饮，你妩媚丰腴，饥馑，你瘦骨嶙峋。

有的地方，是稻穗垂首的丰饶的田野，喜悦的旭日，每天以金色的罗绡拂拭晶莹的露珠。

绿浪起伏的稼穑上，夕阳无声地说：“我非常欣慰。”

有的地方，是无水无果、可怖、阴惨的荒漠，蜃景中的幽灵在禽兽的

骷髅上乱舞。

初夏，我看见你的风暴像黑鹰，争夺电光之鸟啄住的地极，天空像雄狮振鬃嘶叫，尾巴扫过片片林野，树神呻吟着跌落尘埃；破屋的茅草随风飞扬，像一群敲碎铁链越狱的囚犯。

春天，我看见温煦的南风，把离合时的歔欷散布于芒果花香；天宫醍醐的泡沫溢出月亮的玉觞；一阵聒噪的夜风搅扰得飒飒的秀木丧失心境的宁静。

地球，你温存而凶狠，古老而年轻，你诞生于无从推算的往昔的早晨太古创造的祭火中。

你驾舆前去朝觐，沿途撒下陈旧历史的无谓的残骸；毫不痛惜地把过时的创造物掷弃于无数遗忘的渊薮。

万物的滋育者，你养育我们在短暂时光的小笼里。

里面，限制着一切的游戏，湮灭着一切的功业。

今日我站在你面前，不抱任何的奢望；虽说我平常日夜编织花环，却无意在你门口提出不朽的要求。

你亿万年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无量的瞬息忽闭忽合，它的一个微小的瞬息里，假若我提供了一个席位的真实价值，在一生的某个富有成果的阶段中，假若我战胜了巨大悲痛，那么，愿你在我的额头点个吉祥如意的泥痣。

它将隐逝在所有遗迹化为迷团的夜里。

呵，冷峻的地球，被你彻底忘却之前，此刻，让我匍匐在你冷淡的足下，稽首施礼。

非　洲

太古的混沌时期，自轻的造物主一回回砸毁自己塑造的物象。

他烦躁不安、频频摇头的时刻，凶猛的大海伸手从东方的怀里攫走了你——非洲，把你幽禁在密林守卫、阳光吝啬的内宅。

孤寂的时刻，你收集莫测的奥秘，识读水、土、太空的不可理解的符号。

造化的看不见的魔术，在你意识寡少的脑际激发诵经的欲念。

你装成丑陋的模样冷嘲“恐怖”，急骤地擂击鼓鼙，以磅礴的气势为自己壮胆，借此战胜心头的惶恐。

唉，以浓荫遮面的女人，昏浊的鄙夷的目光下，你那黑色面纱后的容貌鲜为人知。

他们来了，拎着铁链手铐，指甲的锋利甚于你森林里的豹齿，他们是来逮人的。

他们的骄横比不见天日的丛林还要昏黑。

“文明”的野蛮的贪婪，暴裸了无耻的灭绝人性。

惨雾笼罩的林径上荡着你无声的涕泣，你的血泪浸浊了尘土。

强盗们的钉靴蹂躏的荒凉的土地，在你受辱的历史上留下永久的痕迹。

可是大海的彼岸，他们村落的教堂里，早晚响着礼拜的钟声，对慈悲的上帝祈福。

婴孩在母亲的怀中嬉笑，诗人的歌声抒发对美的追求。

当席卷西方地平线的风尘窒息了黄昏，当野兽爬出秘窟，用不祥的怪

叫宣告一天的死期，脱颖而出吧，划时代的诗人！

披一身夕阳的余辉，站在失却贞操的女人的门口，恳求说：“请你宽恕。”

让此话在充满杀气的叫嚣声中，成为你文明的最后的祝福。

登　山

我处于生活中错杂地聚集的苦乐里，身边忽然跑来了一小段美好的时光，像在出道上的乱石堆里，意外地捡到一颗宝石。

我多次起过为婆婆蒂①编一串项链的念头，可是鼓不起动手的勇气，我是担心语言的贫乏，担心匆忙草率，必然置质朴自然而不顾。

那时我住在大吉岭公路下面一幢幽静的别墅里，游伴兴致勃勃地提议登临兴吉尔峰，在那儿过夜。

可我对进入修行的雪山之王肃静的宫殿信心不足——脚夫背起我们的行囊和消闲的物品。

我只带一把琴、一盒点心。朝气蓬勃嬉笑不绝的年轻人簇拥着我。

骑术不精的那格古帕尔骑在马上，年轻人一路上拿他取乐。羊肠小道上，飘绕着豪爽的笑声。

我们自信：我们几个人能以生活的乐趣填补丘壑之室的空寂。

黄昏将临，山路断绝，我以为将出现激动人心的场面，大家情不自禁地雀跃欢呼，使苍茫暮色似泛沫的美酒。

登上支撑寥廓青空的高峰，骋目远望，河川似线，夕阳坠入迢遥的西山峡谷。

西方的极乐宫里，仙童不慎打翻斟满金色琼浆的玉觞，汪洋的霞光陶然着大地。

说笑的游伴们静了下来。

我默然伫立。七弦琴静卧地上，世界仿佛停止喧哗，专注地仰首观察。

我们没有出生在写经咒的时代，无人闭目诵咒，不管是高亢的还是低沉的。

蓦然回首。但见前方一轮圆月，好似友人爆发的朗笑，又像天宫诗人一挥而就的一首颇耐咀嚼的朦胧诗。

通晓古乐的乐师日日弹唱。有一天四下里无人，金弦、银弦同时弹出旷古未闻的相同的乐章。

那天他与乐音一道沉入无限的静寂，琴弦也许已经被他毁坏。

弹奏那妙乐的日子，我降生人间，得以发出赞叹：美哉，大千世界。

①艺术女神。

假　期

卡里达斯·那加①先生台鉴：

而今我悠闲的情状，如同水稻割完的空荡荡的稻田。

阿斯温月②人们回家过节；他们假日的远遁的江河，在漫长的赭色土路的尽头与我闲暇的广阔的海滨汇合。

我的闲情散布于漫无边际的孤凄的离别；那里的德邦达尔平原③上，虚构的王子骑飞马风驰电掣地奔向死海紫雾缥绕的回忆之岛。

岛上幻影之宫的凄清的寝室里，公主终年受苦恋的折磨。

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我不停地移位。

降临我心田的憩息，好似荷花上暮秋的静谧。外面风平浪静，变化尽在里面。与两岸一起酝酿荣枯的热情消失殆尽。恬淡的心潮中，漂浮的不连贯的思绪，形成极小的旋涡，漆黑的夜里，它胸前的衣襟兜满繁星的暗影。

我依然记得儿时的情况：换空气意味着从卧室爬上屋顶；偷越苦读的铁栅的休息，在无垠的蓝天铺设离愁的浓密的空虚。

强大的引力在血管里气势磅礴地演奏着不可得、不可懂的愁恼和回避失败的音乐。

青翠的美感有时倏地摒弃窥视中未露的心迹，沿着离歌荡漾的小径远去，像春林里牝鹿喘息着，茫然地朝天边奔跑。

在充满莫名的孤独的无限幽静中，我就这样一天天熟悉了观赏藏匿的美景的假日。

需要换换空气——这想法今日突然喘着气，在家家户户无数人心头升起。

仔细查阅火车时刻表，打点行装，腰里钱袋瘪了。

为欲望套笼头的，在高空望着他们微笑。

我发现了他，所以搬张椅子，静坐在庭院里。

我看见雨季扛着卷捆的黑毯归去。北风迟疑地撞击九月瓷实的闷热。绍塔尔族少年卖完了一束束露兜花。旷野里游荡的黄牛，在斯拉万月、帕德拉月饱餐芳草，行动迟缓，不知它们的满足，是在没脸的丰茂的碧草里，还是在脊背上暖阳酿造的松快里。

我没有接受换空气责任：承担此任的是雷罗耶车站外面，司方向的八位神仙。

他们是创造人世度假乐趣的技师。他们的新笔饱蘸奇妙的光的色彩，涂抹夕阳冉落的西天。

阳光照耀的缀满花朵的达迦尔枝桠上，他们遣差的一群蝴蝶，纤翼翩翩跳着缤纷的舞蹈，引起枝叶一阵阵喝彩。

最近的光阴伴着花园里几株玉兰花开放、凋落的节奏，迹象表明它们将隐退幕后；素馨花急于上台；茉莉花尚未告辞。

初七的月光照临雪白的芦花。拜神的吉期，明月蒙一方雨水新涤的绡纱。

今日河流陆地上不花钱可换空气，顾客躲避它，走进商店市场。

天帝珍贵的赐予藏在不标价的景观里，易得的面幕下面，是难得的珍宝。

今天他把许多清贫的假日，从人群撤回到几位固执的野夫的茅屋。

亲自为他们安排的娱乐的价值在天庭，数量无法确定。

他俯视着他们，从无数个年代之前，早已派来节日的乐师。

情笛吹奏，我的双目加入了轻云的行列，飘向“隐逝”的渡口。

我的神魂弃家前往安置了席位的宁馨的幽会之地，一切的实有踏上了“超脱”的旅程。

假期度完时，我清静的旅行结束了。

换空气的人成群地归返，又会来催我完成剩余的工作。

我的回程票已经到期，离开此地回到彼地，中间是无边的海洋。

①孟加拉教育家、学者。

②印历六月，公历九月至十月，印度教徒这月欢度杜尔迦大祭节。
③印度神话中的平原。
时令之环雨季的一天
修竹飒飒颤动的柔枝上，降下雨丝软化的紫云的浓影。
禾苗光洁的嫩叶上，拉开了田野生命力孕育的序幕。
雨季是那样丰富，那样充实，那样欢乐，天界，人间，空气，阳光里，它的形象无比广大，岁月狭小的范围难以将它限制；它不可胜数的青藤充盈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那种“无限”的恒久的亢奋。
一个月之后。
落下斯拉万月外表肆虐的慈爱，胜利的征途艰险而无尽头，碧绿的新叶肩负渐萌的稻穗，一刻不停地行进。
在它青春的豪放之上，太阳普洒含笑，灿亮的好奇，夜星倾注恬静的惊异。
一个月之后。
风中停息了疯狂的骚动，从宁静澄明的秋空，传来法螺吹出的无声号召——作好准备！
露水沐浴的仪式宣告结束。
一个月之后。
从喜马拉雅山吹来的凛冽的秋风，在“葱绿”身上镌刻“枯黄”的预兆，光照赐予的颜色中变幻着大地赐予的色泽。
一群鸿雁飞落河岸，沙滩泥路上飘散着芦苇的花絮。
一个月之后。
黄昏将斜阳推入暮霭，金色的稼穑隐入黑暗的包围。
之后，空旷的田野里，往日的痕迹抓住死根苟延数日，末了被火舌舔成黑灰。
又过了一个月。
田塍上走过赶牛的牧童——没有任何损失，没有丝毫悲哀。
地边一棵孤独的菩提树，沉浸在自己的凉阴中，像面对朝阳拨珠诵咒的隐士。
晌午，牧童在树下吹笛，古老的乡曲，在青铜般温和的晴空萦绕。
浩荡的长风，是旧岁的落潮中漂游的悠悠时空的一声长叹。
流年，旅人，一日也不会踅回身后过夜的驿馆。
还原本相
好客的主人哟，招呼羁旅的行客，进入你的厅堂，打消他的顾虑！
他徘徊在“昏暗”的贫民窟，自己的黑影与他相随，时而在前，时而在后，误认为黑影是真实，他满心悲苦、忧悒。
站在门口高举你的明灯，驱散他的暗影，止住他的惊悸。
年复一年，他在你楼宇外面逡巡，没有勇气进去，是怕丢失外面的财物。
在你的神庙，展现属于他的天地，那儿廓清了“过于熟识”的螟黑，清除了“陋习”的残骸，绽放着隽永的美色。
他住在旅舍，胸前抱着他的座位他的卧榻，唯恐随时失去为之付出租金借以度日的东西，他建造物质的屏障。
让他在樊笼外面，品尝一回家庭安恬的趣味！

他不曾赢得认识自己的时间，他被厚韧的泥幔覆盖；揭开泥幔，展示阳光、欢乐、展示他与你形象有相同之处。

召唤他生活的甘苦跃入你祭坛的圣火，点燃勇敢的火焰，让该成为灰烬的成为灰烬！

哦，好客的主人，招呼他进入你的厅堂，让以旁人面貌出现的他，还原他的本相！

今　昔

西海里沐浴完毕，黄昏被散着湿发来临。

痴梦的一缕轻烟，升向神秘的星空。

迷离、沉寂的时刻——我不提她的姓名。

她刚刚梳妆，身着天蓝色纱丽，独坐在凄冷的露台上唱歌，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立在她身后。

她唱的兴库调的歌词是：你若颖悟你将归去，我不会，决不会挽留你，一似我不挽留启明星。

聆听间，世俗的帷幔不翼而飞，好似异卉奇葩的看不清的美妙的舒展；淡淡的芳香弥漫天际，不可获取之物的慨叹，是历经磨难的未赍之愿的微语。

超度亡灵的吠陀经咒，曾揭开世界的幕布说：人世的尘土是甜蜜的。

我的心用同一种声音说，人世的尘土是乐曲。死亡，哦，甜美的死亡，展开你歌的翅膀，携我飞往来世！

我眼里的她，像是坐在幽暗石阶上的仙女，绯红的纤足浸在黄昏黝黑的水里，无岸的湖里荡起乐音的漪澜，我起伏的胸膛震颤的微风，抚摸着她的周身。

我眼里的她，像花烛熄灭的洞房里的新娘，企盼的缱绻在即，脉管里热血沸腾。

北斗星凌空不瞬地俯视，柔风送来宛转动听的情曲。

我眼里的她，仿佛已返回前世似曾相识的迷惑之中。

她撒开一张歌曲之网，捕捉遁逸今时的信息，以乐音探触，反复搜寻失落已久的交往的细节。

超过露台的胡桃树梢上面，升起了下弦月。

我叫了她一声，她霍地站起，转身瞅着我，皱着蛾眉说：

“讨厌，干吗偷偷摸摸？”

我一言不发。

我不曾说“不要无谓地责怪”，不曾说：“你可以亲昵地说声‘来呀，见了你我特别高兴’”。甜情蜜意蒙上灰尘。

第二天有集市。

我坐在窗口眺望。烈日烤灼着毗邻的空阳台，以澄清的光荡涤昔年春夜的痴醉。

阳光贵贱不分地照耀平畴，照耀高利贷者的铁皮屋顶，照耀可装蔬菜的一摞摞竹篮、一捆捆稻草、一堆堆铁锅，照耀样式新颖的陶罐。

太阳的点金棒触点着树冠圆大的苦楝树的花蕾。

路边的菩提树枝缠绕棕榈树干，失明的托钵僧在树阴下击钵吟唱：今日归去，明朝复来，我瞻望未来的岁月。

贸易的杂乱有趣的背景上，民间谣曲绣上了凡世热切的心语：瞻望未

来。

两只水牛眼神阴郁地拉着货车，脖上的铜铃当当响，从木轮的转动，抽出凄凉的声响。

今日天光仿佛展布着泥土的笛音。一切令人心旷神怡。

我的心又以吠陀经文的韵律唱道：甜蜜呀，人世的尘土。

煤油店门口当今的一位行脚僧，映入我的眼帘。他穿着缀补的道袍，腰间系一只手鼓。

四周聚了不少人。

望着形态古怪的僧人唱歌，我哑然失笑，他也来完美集市的景观。

我把他叫到窗前，他继续唱道：“我赶集寻觅不可把握的东西，众人将我硬拽到这里。”

世界在我中间

眼眶里盈满睡意，却一再地苏醒。

好像烟湿泥土的第一阵新雨，渗入林木的根须，雾季新鲜的光束贯透睡意，直抵我朦胧的心底。

下午三时。

阳光映照的洁白的云片，缓缓移动，有如幼神的纸船。从西方吹来的疾风，摇晃罗望子树的枝条。

北面牧牛人村落的路上，一辆牛车扬起的灰黄的尘土，在淡蓝的天空扩散。

正午宁静的时刻，我的心魂驾着无虑的扁舟，在清闲之河里漂流。

人世的码头这扯断缆绳的日子，不受任何琐事的束缚，渡过彩色之河，黄昏消失在微波不起的睡眠的黑海。

在光阴之叶上，用淡墨写的日子的笔迹，渐渐漫漶。

人的命运之书上的日子，用粗重的字母记载，两者之间有巨大的空隙。

树木的枯叶落地，偿还泥土的债务。

我疏懒的时日的落叶，未将任何东西归还人群之林。

然而我的心儿说：受纳是偿还的一种形式。

我的身心承受空中降落的创造之霖，一似稻田，一似林莽，一似轻纱般漂泊的秋云，我的生活，被彩色雨丝染得五彩缤纷。

它们共同丰满了今日的世界肖像。

我的心里交射着多种光束，雾季暖融融的烟雾触动我恒河、朱木那河交汇般的半睡半醒。这难道不曾融入世界肖像的背景？水、土、天的“情味”的祭坛上，与菩提树鲜灵的新叶一首闪光的我的莫名的欢愉，在世界历史上不留下印记，但世界的表演包含它的艺术。

这充盈“情味”的时刻，是我心湖的红莲的果实。

在时令的殿堂，莲子编成我欢乐的永恒生活的一串项链。

清闲的默默无闻的今日，并未造成莲子项链的缝隙——

相反，它是新缀的一颗。

昨夜窗前独度。

下弦月挂在青林的额际。

同样的人世，但通晓古典音乐的艺术家，以朦胧月色的韵律，改换它的曲调。

途中奔波的世界，此刻呈现为花苑里铺裙安卧的沉静。不理会近处的

家庭，它在倾听星光中讲的神话，回忆鸿蒙时代的童年。

林木肃立，全身仿佛凝聚夜的静寂。

斑驳的树荫落在草丛的暗绿上。

白日的生活之路旁边，树荫是殷勤的侍者，炎炎的晌午送来安谧，为牧童提供憩息的场所。

月夜他们无事可做，兄弟姐妹一齐在月色的身上，随心所欲地挥毫作画。

我白昼的魂魄，改变自身的弦琴之幕。

我仿佛飞至与地球相邻的行星，用望远镜方能看见。

我将充实心灵的深沉的情愫，注入万物创造的中心。

在我的感知里，那明月，那繁星，那黑黝黝的树林，浑然一体，完整，阔大。

世界获得了我，在我的中间发现了它自己，这是倦怠的诗人莫大的欣慰。

杯形花

赠给我的一种花，叶子是草绿色，紫花似精巧的盈光杯。

我询问花名，得不到答复。

它是容涵无名星星的无量数未知的宇宙家族的成员。

我在幽秘的私人知识库内，为它起名为“杯形花”。

应邀在花园就座的还有天竺、牡丹、晚樱花、金盏草。

它享有不被考证、围观的自由，未戴上种姓的枷锁，是脱离社会的游方僧。

“杯形花”眼看着凋谢了，风儿不曾把凋谢的声音送进耳朵。

分子般密集的瞬息，组成它的星相，它胸中的蜜凝成微粒。

短暂的时光里有它完整的旅程，它单一的意象中现映太阳舒张火焰的花瓣的历史。

司节令的神明用极细的笔触，在纤小的叶片的一角记述它的身世。

与此同时揭示宏伟的历程，目光却不从一页移向另一页。

世纪的流水，像一个拖长的音节之波。

汪洋中沉浮一座座丘岗。大海沙漠发生沧桑变化，岁月的长河中，创造的冲突锤炼这小花的初始的信念。

亿万年来走在盛开、凋残的路上，“杯形花”古朴的信念，变得新颖、鲜活、生动，它最终的形象尚未显露。

它无形的信念，不用线条勾画的肖像，存在于哪种不可目睹的冥想之中？看不见的情景，富于无穷想象，融和了我，也记录了一切人的过去和将来的历史。

暴风雨

暴风呼啸着寻衅滋事，乌黑的云团翻越落日的彩墙，须臾间冲到外面。

仿佛天宫的象厩着火，那头因陀罗①的坐骑生的黧黑的幼象，甩着象鼻嘶叫着奔驰。

黑云映射的红光，像它伤口涌流的鲜血。

闪电在云间跳跃，挥动寒光闪闪的巨钺；地平线喷发着雷鸣。

西北边的芒果园里传来粗重的喘息。

接踵而来的是昏暗和呛人的尘土，枯枝败叶满天飞舞。

坚硬的沙粒打得脸生疼。

天空像着了魔。

行人趴在地上，浓密的暝暗中失散的黄牛在哀哞，远处河埠上人声鼎沸。

弄不清哪个方向遭到怎样的灾祸。

心里怦怦直跳，猜想着出了什么事。

乌鸦匍匐在地，喙咬住青草，双翼扑扇，拼命地挣扎着。

翠竹被暴风摁在水面上，竹梢左右摇晃，似在忿恨地咒骂。

凌厉的暴风磨刀霍霍，刀刺透“幽暗”的胸膛。

天空、水中、田野上旋转着恐怖。

突然，平原发出泥土味的叹息，随即大雨倾注，斜风把雨滴劈碎，轻薄的雨雾覆盖树林，遮掩神庙的尖顶，捂住铜铃当当的声音之口。

后半夜风敛雨止，夜色像黑糊糊的试金石；只有蛙噪与蛩鸣遥相呼应，点点流萤忽明忽灭，从梦中惊醒的夜风中，树上的水滴淅淅沥沥的垂落。

①雷神。

我是太阳的真实

肉体长期载负几许卑微时刻的气恼、忧虑和欲望的垃圾。

污染的表皮遮盖心灵自由的面貌。

戴着真实的面幕掩盖着真实；用死的泥团塑模自身的偶像，从中发见死的征兆，立即惶悚地央告。

它为诓骗自己而做游戏、又竭力忘却游戏。

以费尽心机储存的财富，生产死亡的祭品；贬褒的泡沫浮荡，啼笑的旋涡急转。

它把哀号的火焰喷出胸腔，从虚空回收灰烬——一天天累积成堆。

每日清晓，地球以元古初创时不倦、纯洁的神的面目出现，循着它睁眼射出的阳光，我寻觅我的内心世界。

心灵是无数瞬息的错杂的脏网缠裹的躯体放逐的所在，那儿已麇集黑夜各种徒劳、多余的愁闷和遗忘的日子不经意攒积的拙作——它们的邀请是无声的，但已作出答复。

那时浮想联翩，哦，太阳神，隐居的骚人曾对你祈祷：

“呵，太阳，你的金觞里隐藏着真实，揭去罩盖吧！”

我每日也从东方地极放射的霞光中播布我的苏醒；呵，太阳神，摒弃我的肉身和躯壳，在你光体的火的微粒里制造的我那肢体看不见的原子里，有你吉祥的容貌，让它显露吧，显露在我明净的视野里。

我最深邃的真实，与太初时代未成形的地球一起融化在你的恢弘里，那真实是你的。

世世代代，时而在碧波荡漾的河畔，时而在波斯海湾，时而在喜马拉雅山麓，在你光华的稳定的中心，人们目睹自己高尚的形象，快慰地说：“我们明白了我们是‘不朽’的后裔，看见了黑暗的彼岸出现的太阳般灿烂的伟人。”

如今你是冷月

如同帕尔衮月①林野缤纷的旖旎一天天退化为维沙克月②贫困的干枯，呵，娇柔的丽人，你毫不怜惜地舍弃了荡人魂魄的魅力。

你曾亲手把痴迷注入我的双目，把奋跳注入我的血液。

而今，你神奇的甘浆倾倒在地上。

你漠视我的赞扬，忘记呼出我瞳仁里的惊诧；你的服饰不泄露激情，听不见钏镯文静的琤琮——它曾赋予我的姓名以韵律。

我听说云雾曾环绕月亮，那时它有五彩的艺术、乐音的神秘和崭新的丰采，此后为何渐渐失意落寞，自身的娱乐之流趋于干涸？

她的情姿为何慵倦？她身上爆发丧失友谊的光影的矛盾——从此花儿不再开放，清涧不再流动。

对于我，如今你就是默默无言的冷月，心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你曾用我爱的色彩，将你装饰成令人销魂的新奇的女性，可你今日蒙上亘古的黑幕，无色也无语。

你越是忘记奉献你自己，你越是显得奇妙。

你欺哄我，等于剥夺你的成功。

你鲜妍的时日的碎片，一层层堆积我的心头——昔日的牌楼、楼宇的基石，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径。

我居住在你倾圮的富丽之厦的废墟里，在泥土下的黑暗中寻觅，聚集手触到的一切。

你住在吝啬的灰暗的沙漠，那里没有解渴的水，也没有诱惑干渴的海市蜃楼。

①印历十一月，公历二月至三月。

②维沙克月：印历一月，公历四月至五月。

大地的震颤溶入我的心律

下午我坐在码头最后一级石阶上，碧澄的河水漫过我的赤足，潺湲地流去。

多年生活的残羹剩饭狼藉的餐厅远远落在后面。

记得消费安排常常欠妥。手头有钱的时光，市场上生意萧条，货船泊在河边，散集的钟声可恶地敲响。

早到的春晓唤醒了杜鹃；那天调理好弦索，我弹起一支歌曲。

我的听众已梳妆停当，桔黄的纱丽边缘掖在胸前。

那是炎热的下午，乐曲分外倦乏、凄婉。

灰白的光照出现了黑色锈斑。停奏的歌曲像熄灯的小舟，沉没在一个人的心底，勾起一声叹息。

灯再没点亮。

为此我并不悔恨。

饥饿的离愁的黑洞里，日夜流出激越的乐曲之泉。白天的阳光下它舞蹈的广袖里，嬉戏着七色光带。

淙淙流淌的碧清的泉水，溶和子夜诵咒的音律。

从我灼热的正午的虚空，传来古曲的低语。

今日我说被播弄的生活富有成果——盛放死亡的供品的器皿里，凝积的痛楚已经挥发，它的奖赏置于光阴的祭坛上。

人在生活旅途上跋涉，是为寻找自己。

歌手在我心里闪现，奉献心灵的尚未露面。

我望见绿荫中，我隐藏的形象，似山脚下微波不漾的一泓碧水。

暮春池畔的鲜花凋败，孩童漂放纸船，少女用陶罐汩汩地汲水。

新雨滋润的绿原庄重、广袤、荣耀，胸前簇拥活泼的游伴。

年初的飓风猛扇巨翅，如镜的水面不安地翻腾，烦躁地撞击环围的宁谧——兴许它蓦然省悟：从山巅疯狂飞落的瀑布已在山底哑默的水中屈服——囚徒忘掉了以往的豪放——跃过巉岩，冲出自身的界限，在歧路被未知轰击得懵头懵脑，不再倾吐压抑的心声，不再急旋甩抛隐私。

我衰弱、憔悴，对从死亡的捆绑中夺回生命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一无所知，头顶着糊涂的坏名声踽踽独行。

在险象环生的彼岸，知识的赐予者在黑暗中等待；太阳升起的路上，耸入云际的人的牢狱，高昂着黑石砌成的暴虐的尖顶；一个个世纪用受伤的剧痛的拳头，在牢门上留下血红的叛逆的印记；历史的主宰拥有的珍奇，被盗藏在魔鬼的钢铁城堡里。

长空回荡着神王的呼吁：“起来，战胜死亡者！”

擂响了鼓鼙，但安分的无所作为的生活中，未苏醒搏杀的犷悍；协助天神的战斗中，我未能突破鹿砦占领阵地。

在梦中听见战鼓咚咚，奋进的战士的脚下道路的震颤，从外面传来，溶入我的心律。

世世代代的毁灭的战场上，在焚尸场巡回进行创造的人的光环，在我的心幕上黯淡了下来；我谨向征服人心、以牺牲的代价和痛苦的光华建造人间天堂的英雄躬身施礼！

心的绿叶

心的无数无形的绿叶，千年万代一簇簇在我的周围舒展。

我隐附于林木，它们是渴饮阳光的执着的化缘僧，每日从青天舀来光的甘汁，把贮存的看不见的不燃的火焰，注入生命最深的骨髓；从繁华，从百鸟歌唱，从情人的摩挲，从深爱的承诺，从噙泪献身的急切，提炼淳香的美的结晶。

被遗忘的或被铭记的美质的众多形态，在我的条条血管里留下“不朽”的真味。

各种冲突促发的苦乐的爆风，摇撼散发我情愫的叶片，加添密集的喜颤，带来羞辱的喝斥、忐忑不安的窘迫、污染的苦恼和承受生活重压的抗议。

是非对抗的奇特的运动，澎湃了心灵的情趣的波澜，激情把一切贪婪的意念，送往奉献的祭殿。

这千古可感而不可见的绿叶的絮语，使我清醒的痴梦幻灭，在苍鹰盘旋的天边那杳无人烟、蜜蜂嗡鸣的正午的闲暇里，在泪花晶莹、握手并坐的恋人无言的缠绵上，落下它们绿荫的同情，它们轻拂着卧眠床榻的情女起伏的柔胸上的纱丽边缘。

它们的摇曳把激动的抖颤带往情侣期待的心慌的吉日良辰。

由于心之胸上追求旨趣的绿叶的关怀，我与世界所有的财富连在一起。

它们捕捉到细微末节，捕捉到事物的往昔；把节奏赋予听不见的歌韵。

它们从女性的心里给我的心送来元古时代心灵最初奇妙的娱乐，送来一对对新人的表情中亘古如斯的甜蜜的欢愉。

它们在男子胜利的螺号中搏动；男子临凡具有一往无前的气概，以死的光辉扩展自己的不朽，在水域、陆地、天空，勇猛而坚毅地战胜艰难险阻。

我晓得今天是我的叶簇凋枯的日子。

我仰天发问：“何处是创造的乐园的主宰？生活的幽茫的深处，日日夜夜我绿叶的使者所携的不可估量的至珍的积蓄完整精细地凝成我的形象，我将古往今来大千世界上这独一无二的形象，置于何处何时哪位高超的乐师哪位鉴赏家的眼前？

谁的右手的妙影下，它被认为是不可详析的？

你往世的挚友

妙龄女郎啊，悠远的古代与当今的新时代相仿。

南风习习的时节，曾有我这样一个人。

是林花的清芬引导我沿着烟雾迷蒙的路径跨入你的新时代。

可能的话，把我当作你的良朋。

我别无他长，只能在你与心上人幽会的夜里奉献几首恋歌——杳远的无眠之夜写下的歌曲。

你会从中得到你喜爱的遥远的新奇，发现自己处于躯壳之外的昔时的河边。

今日，我携来了那时春天的竹笛、吹奏赞美恋人的古曲。

将它收藏在你微闭的媚眼和细绵的呼吸里吧！

我的情义的印迹将被遗忘，如落花的一缕残香溶入你新春的和风里。

古时的幽怨将奇怪地在你的心胸骚动，于是你便省悟，那时并非没有你，你躲在广阔的青春舞台的帷幔后面。

啊，永生的女郎，我的竹笛今日特来相告——你告别人世之后将永远生活在我的歌里。

我此行的目的，是用寻觅到的新名字呼唤我那逝去了的过去。

啊，美貌的女郎，视我为你的知音——你往世的挚友。

我的礼拜今日结束

他们是密咒驱逐的下等人，被经营礼拜的商贾拒之于神殿之外。

他们在神住的地方——一切樊篱外面质朴的虔诚的阳光下，繁星闪烁的夜空，鲜花怒放的林野，亲人离别、团圆的深沉的情感里，寻找着神。

建造高墙重门，因袭的模具浇铸的瞻仰神明的仪程不容他们掌握。

多少年我望见他们的苦修者，独自披着晨光立在莲河畔。

莲河毫不犹豫地冲毁坚固的神庙的墙基。

我望着他弹单弦琴，泛舟民谣之河，行进在寻觅心中人的幽静的路上。

我是他们中间的诗人，我不懂经咒，不遵守种姓法规，我的祭品送不进神的监狱。

拜神的信徒出庙含笑问我：“你见到了你的神？”我说：“没有。”他觉得奇怪：“你不认识路？”“是的。”他又问：“你没有种姓？”“是这样。”我答道。

一年年过去；今日我扪心自问，“谁是我的神？我膜拜了谁？”

我在别人的口中听见他的名字，我在各种语言的经典中读他的故事，我想象我皈依了他。

我之所以一直膜拜他，是因为我将证实他可以为我接受。

可我发现生活中无法证实。因为我不懂经咒，不遵守种姓法规。

行至关闭的庙门口，我的礼拜飘向地极——一切樊篱之外，繁星闪烁的夜空，鲜花怒放的林野，亲人离别、团圆的情感的崎岖道路。

孩提时我在欣喜的心中，获得地球诞生的原始经咒——

光咒。

我独坐在我花园的苔藓斑斑的残垣上，抚弄椰子树枝的缨络。

从太初生命的火泉溅起的荧荧浪花，给予我的脉管无可言喻的搏跳。

元古模糊不清的信息，暗暗撼动我的知觉，太阳古老的浩大的气体中包含我躯体放射的难以描绘的光线。

注望庄稼割尽的田野，我在我血液的流动中，听见光的无声的足音，在前世旧岁的旅途中随我而来。

当我想到在光的创造的圣地，那亿万年前我曾酣睡过的光焰中，我如今清醒地生存着，我的心惊喜地扩向无限时空，在那苏醒的喜悦中日日自行完成我的祭拜。

我不懂经咒，我不遵守种姓法规，我不晓得礼仪之外，自然而然遗忘的祭拜对着哪个方向。

童年时我没有游伴，我出神地遥望远方消度时日。

我出生在悖违习俗、不受称道的家庭，抹掉了陈规的标志，推倒了陈规的壁垒。

街坊的房屋有重重围墙，我是外面一个姓名无人知道的孩子。

他们造了稠密的房子——我从远处观望他们的路上人来人往，我不接受种姓，种姓的行列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囿于礼教的人不承认我是人，所以我无友的游戏在数条路的交叉处进行。

他们撩起长袍的下摆，小心翼翼地在旁边走过。

他们按照教典的规定，采集拜神的鲜花——把同一轮太阳的照耀下，世代繁衍的万国的花卉，留给了我的神。

我在团体中受到怠慢，在无墙无人守卫的客房里，我怀着万民欢聚的渴望日夜徘徊。

住宅区外面我结识的恬静的友人，来自伟大的历史时代，带着光华、武器和崇高的信条。

他们是苦修者，是战胜死亡的英雄，与我同姓，与我同族，与我亲密无间，在他们的圣洁中我得以圣洁。

他们是真理之路的旅人，光明的探索者，他们拥有不朽。

越过所有的国界，我遇见在窄圈里丢失的人。

我合掌对他说：“呵，永生的人，万民的人，从烙上差别的印记的狭隘的狂妄中，拯救我吧！

“呵，伟人，你无比光荣，从黑暗的彼岸望着你，我没有种姓，不遵守种姓的法规。”

春天，娇美的情人般的女性，走进我无伴的花林，为我的歌配曲，给我的韵律以舞姿，把琼浆注满我的梦。

心海涌腾起的洪波漫过沙滩，淹没一切情话，口中说不出她的名字。

她站在树底下，回眸看见我惶惑、愁楚的面孔，快步走到我身旁，双手捧着我的手说：“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我琢磨着今日为何相遇。”

我说：“两个不认识之间，你我共筑永恒的桥梁，这个谜底在茫茫宇宙的心中。”

我爱她，温存地围绕她的爱情之流，颇像乡间常见的浅清的小河，极慢地流向情人每日藏身的平坦岸边的树荫。悭吝的旱季使它瘦弱，慷慨的雨季使它丰韵。在谦卑的幕布下，它像不甚夺目的普通的妻室，时而受到嘲弄，时而得到宠爱，时而受到打击。

我的爱情的支流，溶和苍海博大的暗示。

高贵的佳人沐浴完毕，从海底升起，作为无量的遐想，进入我的身心，完美了我和我的心志；在我理性的幽秘的深处，点明永别的华灯。

借助灯光，我看见她在无限的美中，在春天花丛的波澜中，在希苏树摇颤的嫩叶的闪光中，我听见她快捷弹拨的弦乐。在时令的舞台上的光影中，我看见她挥动变幻的彩色纱巾正在跳舞。

我看见她端坐在天帝左面历史创造的御座上；当“美”受到亵渎，受到酷虐的秽物的侵染，她的第三只神眼里，喷出毁灭的烈火，焚毁瘟疫的温床。

我的歌曲里一天天储存创造最初的奥秘——光的四射，和创造最后的奥秘——爱的甘露。

我不懂经咒，不遵守种姓法则，在各种庙宇的外面，从天界到人间，对空中头罩光环的人和心里的人，我充满喜悦的礼拜今日结束。

射向中国的武力之箭

我读过的一份日本报纸，描写日本士兵在佛教寺庙举行祭祀，祈祷战斗胜利。他们对着中国射武力之箭，而对佛陀射出的是虔诚之矢。

战鼓擂响。

日本士兵梗着脖子，眼睛血红，牙齿咬得咯咯响。

为给阎王的筵宴呈送鲜嫩的人肉，他们列队出征，首先进入慈悲的佛祖的庙宇，期求神圣的祝福。

战鼓咚咚，军号阵阵，世界瑟瑟颤栗。

鸣钟击磬，香烟缭绕，祈祷声袅袅升天：“大慈大悲的佛祖，保佑我们旗开得胜。”

他们将用刺刀挑起惊天骇地、撕心裂胆的惨叫，斫断千家万户爱情的纽带，把太阳旗插入夷平的村庄的废墟上。

他们将摧毁知识的宫殿，粉碎“美”的圣坛。

为此他们特来接受仁慈的佛祖的祝福。

战鼓咚咚，军号阵阵，世界瑟瑟颤栗。

他们将计算他们的枪口下死伤的人数，听着屠杀成千上万平民的报告，敲打胜利的锣鼓；用遍地儿童、妇女血肉模糊的尸体，招引鬼魅的狞笑。

他们唯一的愿望，是把虚伪的诵经，灌满世人的耳朵，在他们的呼吸中羼入毒气。

他们怀着这种心愿进入仁慈的佛祖的寺院，接受他善口的祝福。

战鼓咚咚，军号阵阵，世界瑟瑟颤栗。

最后的沉默

你日夜用文稿砌墙，这会儿该休息了。

诗的宫顶增高一尺，你垒砌的疯狂劲儿增加一分，创作的热情总不肯低落。

你忘了适时的辍笔是作品的解脱，忘了无语的艺术女神一朝登上高坛，诗作的殿堂的沉寂中会响起绝妙的佳音。

为了高尚的沉默，放弃剩余的机会吧，不要在素材堆里制造摩天的赝品，困扰甘露的琼阁。

染上粗制滥造的习气，创作便是没有乐趣的负担。

该辍笔的时候不辍笔，固执地继续营巢，长空翱翔的翅翼必然萎缩。

你休息吧，日光洒脱的展放中已出现黄昏安谧的预示。

在无影之光的聚会上，白昼言词的亏空，由静夜的温馨充填。

这些年你无暇休整的百根琴弦，弹奏旋律激越的舞曲，容它对听众说声再见，在绕梁余音中，步入令人怀想的清静的后台；让可以描述的音流，汇入无从描绘的无边的音海。

游思集

魏得时　　译

I

1

你无影无踪地向前奔涌，永恒的游思，哪里有你无形的冲击，哪里死水般的空间便会荡起粼粼的波光。

是不是你的心儿神往着那在不可估量的寂寞里向你呼唤的爱人？

你缠结的发辫散落，飘扬成暴风雨般的纷乱；你前行的路上火珠滚滚，犹如碎裂的项链落下串串火星，这是不是就因为你心情急迫，步履匆促？

你疾行的步履把世界的尘土吻得甜美芬芳，把腐朽之物扫荡殆尽；你舞蹈的四肢是暴风雨的中心，把死亡的圣霖哗哗地摇落到生命之上，使生命万象更新。

假如你在突如其来的厌倦中停歇片刻，世界将隆隆地滚成一团，滚成一个障碍，阻止自己的前进；那么，即便最细微的尘埃，也会由于难以忍受的沉闷而划破无涯的天际。

光明的镯子戴在你那看不见的脚上，那摇响的节奏使我的思想充满活力。

它们回响在我心脏的搏动中，我全身的血液里激荡起古老海洋的颂歌。

我听见雷鸣般的浪潮奔涌着，把我的生命从这个世界冲到另一个世界，从这种形式变成另一种形式；我听见它们在悲叹和欢歌中，抛撒起无数飞溅的礼物，把我的躯体四处漂散。

浪涛高卷，疾风怒号，这一叶扁舟如愿地在风浪里舞蹈，我的心儿！

请把聚敛的财宝委弃在海岸上，扬起风帆，越过这深不可测的黑暗，朝着无限的光明驶去吧。

暮色渐浓，我问她：“我已来到哪一片陌生的土地？”

她只是双眼低垂；当她离开的时候，她坛子里将溢出来的水汩汩作响。

堤岸上，树丛影影绰绰，依稀可见，这片土地仿佛已经属于昔日。

水悄无声息，竹林忧郁地纹丝不动，小巷里传来一只手镯撞击水坛的声音，丁丁当当。

不要再划了，把小船拴在这棵树上，因为我爱这片土地的景色。

晚星在教堂的圆形屋顶边沉落；埠头大理石台阶的苍白色，与黝黑的流水相衬相映。

夜色里赶路的旅人在叹息，因为从那掩藏的窗户里射出的光亮，透过路边密集交织的树林和灌木，被撕裂成破碎的光点溶入夜色；那只手镯还在撞击水坛，归去的步履还在落叶遍地的小巷里窸窣窸窣。

夜渐深，宫殿的高塔宛如幽灵般地显现；小镇在疲乏地呻吟。

不要再划了，把小船拴在树上。

让我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憩息，朦胧地躺在星空下，这儿的夜色里震颤着一只手镯撞击水坛的声音，丁丁当当。

5

哦，我渴望珍藏一个秘密，犹如夏日的云朵裹着没有滴落的雨珠——一个包裹在静默里的秘密，带着它我可以四海漂泊。

哦，我渴望在阳光下沉睡的树林里，溪水潺潺悠悠，在那里有人倾听我的柔声细语。

今宵的沉默似乎期盼着一阵足音；你却问我为何潸然泪下。

我无法向你解释，因为对于我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7

对于你，我犹如黑夜，小花朵儿。

我能给你的只是掩藏在夜色里的安宁和不眠的静谧。

清晨，当你睁开眼睛，我将把你留给一个蜜蜂嗡鸣、鸟儿啁啾的世界。

我送给你的最后礼物，将是一滴落入你青春深处的泪珠，它将使你的微笑更加甜美；当白天的欢腾残酷无情之时，它将化作薄雾，隐去你的娇容。

9

倘若在迦梨陀娑①做御前诗人时，我正好生活在皇城邬贾因，我也许会结识某个马尔瓦姑娘。她音乐般的芳名会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她也许会透过眼帘的斜影，向我投来慌忙的一瞥，任素馨花缠住她的面纱，找一个借口逗留在我的身旁。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往昔，如今学者们你争我辩，为了那些捉着迷藏的日子。

我不会伤心欲裂地沉迷于这些逝去踪影的岁月；但是，我一声又一声地哀叹，马尔瓦姑娘们已随着岁月而去。

我不知道，她们把那些与御前诗人的短笛产生共鸣震颤的日子，用花篮拎到哪一重天上去了？

今天早晨，一阵由于我降生得太迟而不能与她们相会的分离感，使我心事重重，愁眉不展。

然而，四月的鲜花，却还是她们曾经缀点过秀发的鲜花；在今天的玫瑰上细声低语的南风，也还是曾经吹拂过她们面纱的南风。

说真的，今春的欢乐并不缺少，尽管迦梨陀娑不再歌唱；而且我知道，倘若他能从诗人的圣殿里看见我，他有理由妒忌。

①迦梨陀娑：印度古代剧作家，诗人。约生于四至五世纪笈王朝。流传的诗篇有《罗怙系谱》、《鸠摩罗出世》、《云使》和短歌集《时令之环》；剧作有《优哩婆湿》和《沙恭达罗》等。是梵文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10

请不要眷恋她的心，我的心儿，让它留在暗处吧。

假如美丽的只是她的秀姿，微笑的只是她的脸面，那又该怎么样呢？就让我毫不迟疑地领受她双眸顾盼时的单纯的意义，而感到幸福。

她的柔臂缠绕着我，我不在意这是否是一张虚幻的罗网，因为这罗网本身华丽而珍贵，这欺骗可以付之一笑并且淡忘。

请不要眷恋她的心，我的心儿；假如音乐真真切切，而所配的词不足为信，那么，你也该心满意足；请欣赏她那舞姿的优美，犹如欣赏一棵波光粼粼的迷人的水面上舞蹈的百合，管它水下蕴藏着什么。

11

你不是母亲，不是女儿，也不是新娘，乌尔瓦希①，你是女人，是令天国神灵销魂落魄的女人。

当步履疲沓的黄昏，蹒跚地来到牛群已经归来的栅栏边时，你从不剔亮屋里的灯火；走向新婚的睡床，你决不凌乱芳心，或者在唇边泛起一丝犹豫的微笑，因为如此神秘的黑夜时光使你欣喜不已。

你宛若不遮面纱的黎明，乌尔瓦希，你没有羞涩。

谁能想象那创造你生命的光华楚痛地四射？

第一个春天的元旦，你从汹涌的大海里升起，右手举着生命之杯，左手执着鸠酒；那暴戾的大海把千万条头巾堆放在你的脚下，犹如一条着魔的巨蛇暂且宁静。

你那纤尘不染的光彩，出浴自大海的泡沫，洁白袒露，宛若一朵素馨花。

哦，乌尔瓦希，你这永恒的青春，难道你曾经娇小，羞怯或是含苞欲放？

难道湛蓝的夜色曾经是你的摇篮，你沉睡在奇光异彩的宝石辉映着珊瑚、贝壳和梦影般游移的动物的地方，一直睡到白天显露出你这富丽的花朵已鲜艳盛开？

古往今来，所有的人都钟情于你。乌尔瓦希，哦，你这无穷无尽的奇迹。

世界在你的秋波里悸动起青春的痛苦；苦行的修士把历尽磨难修得的果实放置在你的脚下；诗人们那低吟的颂歌，萦回在你芳香的身边。当你的纤足在无忧无虑的欢乐中倏然疾行，那金铃的丁当声甚至会刺伤虚空的微风之心。

当你在众神的前面舞蹈，你使得新奇的韵律轨道弥漫于太空，乌尔瓦希，大地因此颤抖了；绿叶青草和秋天的原野起伏摇曳，大海汹涌地响起一

片韵律的浪涛，繁星撒入太空——那是断线的珍珠从你胸前跳跃的项圈上脱落；因为突如其来的骚动，人们心潮澎湃。

你是从天庭昏睡的巅峰中第一个醒来的人，乌尔瓦希，你使得天空颤栗起阵阵不安。

世界用她的泪珠沐浴你的四肢，用她心血的颜色染红你的纤足。你盈盈地婷立在被海浪托起的欲望的莲花之上，乌尔瓦希；你永远在那无边无涯的心灵中嬉戏，那里酝酿着上帝躁动的梦幻。

①从海上升起的天国的舞蹈女郎。

12

你像湍急而曲折的小溪，载歌载舞，当你轻快地向前奔流，你的步履在歌唱。

我像崎岖而陡峻的堤岸，缄口无语，沉默如山，阴郁地注视着你。

我像巨大而愚蠢的风景，蓦然间隆隆而来，试图撕碎自己的躯体，并把它裹在激情的旋风里，四处飘散。

你像纤长而犀利的闪电，划破惴惴不安的黑暗之心，并在一阵哈哈的大笑中消失踪影。

14

你将不再用那种难以排谴的悲悯的神情期待我，这使我高兴。

只是由于夜晚的魔力和我别离的言语——这些言语也会为自己那绝望的声调惊愕，我的眼里才含着盈盈的泪水。但天色终将破晓，我的眼睛以及我的心将停止悲泣，而且将没有时间可用于悲泣。

谁说难以忘怀呢？

死亡的恩宠蛰伏在生命的核心，给生命带来安息，使它放弃愚蠢的执着。

暴烈的大海，终于在它那晃动的摇篮里宁息下来；森林之火，在自己那灰烬的床上沉入梦境。

你和我即将离别，而这离异将珍藏于在阳光下欢笑的生机盎然的草木花卉之下。

16

我暂且忘记自己，所以我来了。

但请你抬起双眼，让我察看是否还有一丝往日的阴影仍未飘散，宛若天边残留着一丝被夺去雨珠的白云。

请暂且容忍我，若是我忘记自己。

玫瑰依然含苞待放，它们却还不知道，今年夏天我们无意采集鲜花。

晨星怀着同样惶恐不安的缄默；晨曦被垂挂在你窗前的树枝缠住，就像在过去的日子一样。

我暂且忘记了时过境迁，所以我来了。

我不记得我向你袒露心迹时，你是否转过头去，使我羞愧难言。

我只记得你哆嗦的嘴唇上欲言又止的话语；我记得在你乌黑的眸子里热情的影子一闪即逝；犹如暮色里寻觅归巢的翅膀。

我忘了你已不再记起我，所以我来了。

17

雨势迅猛。小河翻腾嘶鸣，在舔食和吞并着小岛。在越来越窄的岸上，我守着一堆稻谷，独自等候。

一条船从河对岸的迷蒙里划出，在船梢掌舵的是一个妇女。

我向她高喊：“ 汹涌的饥水围困着我的小岛，划过来吧，把我一年的收成都载走。”

她来了，把我的谷子拿得一粒不剩，我恳求她把我载走，但她说“ 不 ”——小船载满了我的馈赠，再也没有我的立锥之地。

19

在水的这一方没有埠头，姑娘们不到这儿汲水。河滩边密密地长满了矮小的灌木丛；一群嘈杂的沙立克鸟在陡峻的堤岸上挖土筑巢；河岸的神情蹙额皱眉，在这儿渔船找不到任何荫庇。

你坐在这无人光顾的草地中，清晨在流逝；告诉我你在这干燥得龟裂的堤岸上做什么？

她注视着我的脸答道：“ 不，我什么都不做。”

在河的这一边堤岸荒凉。没有牛儿到这儿饮水，只有几只从村子里跑来的离群的山羊，整天在这儿吃着稀疏的青草；那只孤独的水隼，停栖在一棵连根拔起的倾斜在泥土里的菩堤树上，正四处张望。

你独自坐在那棵希莫尔树的吝啬的阴影之下，清晨正在流逝。

告诉我，你在等谁？

她注视着我的脸答道：“ 不，我谁也不等！”

21

（ I ）

“为什么你没完没了地作这些准备？ ”——我问心灵——

“难道有人要来？ ”

心灵答道：“ 我忙于采集东西，建造高楼大厦，忙得无暇回答这类问题。”

我温顺地折回去做自己的工作。

当东西已积成一堆，当他那大厦的七座翼殿已经落成，我对心灵说：“ 难道还不够吗？ ”

心灵开口答道：“ 还不够容纳—— ” 说着便打住话头。

“容纳什么？ ”

心灵假装没有听见。

我猜想心灵不知道答案，才用无休止的工作来抑制疑问。

他的一句口头禅是：“ 我必须多作准备。”

“你为什么非得这样呢？ ”

“因为这是了不起的。”

“什么东西了不起？ ”

心灵又沉默不语，但我一定要他回答。

带着蔑视和恼怒，心灵说道：“ 你为什么老追问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去注意那些就在你眼前的大事情——格斗和战争，军队和武器，砖头和砂浆，

还有那不计其数的劳动者。”

我想：“也许心灵是明智的。”

（II）

日复一日，他的大厦的翼殿增多了——他的领域的疆界扩展了。

雨季已经结束，乌云变得苍白稀疏；明媚的时光，在雨水冲洗过的天空里流逝，犹如众多的彩蝶在一朵看不见的鲜花上飞舞。我变得痴痴迷迷，于是逢人便问：“微风中飘荡着什么音乐？”

一个流浪汉从路上走来，他的衣衫和他的举止一样狂放不羁；他说：“听，那降临者的音乐！”

我不知怎么的就信了他的话，便脱口而出：“我们用不着久等了。”

“就在眼前了。”这个疯子说。

回到工作岗位，我便大胆地对心灵说：“什么都别干了！”

心灵问：“有什么消息吗？”

“有，”我答道，“那降临者的消息。”但我不知如何解释。

心灵摇着头说：“没有旌旗，也没有华丽的仪仗！”

（III）

夜色即将消散，星光在天空中变得惨淡。突然，晨曦的试金石把万物染成一片金色；一声众人传呼的喊声——

“使者来了！”

我俯首问道：“他来了吗？”

回答仿佛从四野里响起：“来了。”

心灵气恼地说：“我还没有封好大厦的圆顶，一切都杂乱无章。”

天空中传来一个声音：“把你的大厦推倒！”

“可是，为什么？”心灵问。

“因为今天是降临者的日子，而你的大厦碍手碍脚。”

（IV）

这高耸的大厦倒坍在尘埃里，一切都零乱而且破碎。

心灵四周张望，但是能看见什么呢？

只有启明星和在朝露中沐浴的百合。

此外，还有什么呢？一个孩子离开母亲的怀抱，大声地笑着跑进空旷的晨光里。

“难道仅仅为了这一切，人们就说这是降临者的日子吗？”

“是的，就是为了这一切，人们才说空气中飘荡着音乐，天空中闪现着光华。”

“难道仅仅为了这一切，人们才要求拥有这个世界吗？”

“是的，”传来这样的回答，“心灵，你筑墙自囚，而你的那些仆人们劳碌地奴役自己；但整个世界和无限的空间，是为这孩子，为这新生而创造的。”

“那个孩子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整个世界的希望和欢乐。”

心灵问我：“诗人，你理解吗？”

“我撇下了我的工作”，我说，“就因为我得有时间来理解。”

II

大千世界里，你无穷无尽地变幻，华丽多姿的姑娘。你的香径上铺满了光彩；你轻轻地触摸，颤颤地催开朵朵鲜花；你的长裙，飘飘地卷起群星舞蹈的旋风；你的来自遥远天际的美妙的音乐，透过无数符号和色彩，阵阵地荡起共鸣的回音。

你孑身独处在灵魂的无边寂寞里，沉静而寂寞的姑娘，你是一个光芒闪耀的景象，是一朵孤独的莲花盛开在爱情的茎枝上。

3

我记得那一天。

那滂沱的阵雨逐渐减弱成时停时下的小雨；宁静刚刚降临，旋即又刮起阵阵惊扰的狂风。

我拿起我的乐器，随意地拨弄琴弦，可是不知不觉地，我的琴音里也嘈嘈切切地响起暴风雨狂放的乐曲。

我看见她悄悄地放下手头的活儿，在我的门口驻足，然后又踏着犹豫的步子退去；她再次走来，倚着墙站在门外，然后慢慢地走进房间并坐下，她低垂着头，默默地穿针引线，但不久便停歇下来。她的眼光穿过雨帘，凝神地注视着窗外那一排朦朦胧胧的树影。

只有这一段回忆——一个雨天的中午，一个充满了迷蒙、歌声和静谧的时辰。

4

当她踏上马车的时候，她回过头，匆促地向我投来别离的一瞥。

这是她给我的最后的礼物，但是，我该把它珍藏在何处，才能避开时光的践踏？

难道暮色非得淹没这一丝痛苦的微光，正如它溶去落日最后的余辉？

难道它非得被雨水冲走，正如心碎的花朵被雨水夺去珍贵的花粉？

把帝王的荣耀和富人的财宝留给死亡吧；但是，那激情的刹那间投来的一瞥，是否能让泪珠把它洗得永远新鲜？“交给我珍藏吧，”我的歌曲说，“我从不触摸帝王的荣耀或者富人的财宝，但这些不起眼的微物永远是属于我的。”

6

我即将离开，她依然默不出声。但是从一阵微微的颤栗中，我感觉到她迫切的双臂仿佛想说：“啊不，别那么匆忙。”

我时常听见她央求的纤手，在轻轻一触间的言语，尽管它们自己也不知所云。

我早已熟悉，这一片刻她的柔臂在期期艾艾地说话，如果不是这样，它们早就变成一只青春的花环，缠绕住我的项颈。

在静谧时刻的荫蔽之下，这些细微的姿态又映现在记忆里，它们像逃学的孩童，淘气地向我泄露她对我隐瞒的秘密。

7

我的歌曲像一群蜜蜂；它们在天空飞翔，追寻你的芬芳的足迹——追寻一丝对你的记忆；它们嗡嗡地飞鸣，围绕着你的娇羞，渴望着那深藏的醇

蜜。

当黎明的清新潜入晨光，当正午的空气凝重低垂，当森林的四周寂静无声，我的歌曲便启程回家，它们倦乏的翅膀上沾满了灿烂的金粉。

9

在那来世的遥远世界里，当我们漫步在阳光下，若能不期而遇，我想我会无限惊讶地停下步履。

我将看见那双乌黑的眸子，那时它们已化作晨星；但我也将感觉得出这双眼睛曾经属于一个被记忆忽略的前世的夜空。

我将恍然洞见你的颜容的魅力，并非完完全全是你自己的光彩，在一次无法追忆的相会中，它窃取了我双眼里那热情的光芒，尔后又从我的爱情中觅走了神秘的圣辉——这圣辉来自何方已经被你遗忘。

10

请放下你的琵琶，我的爱，让你的柔臂自由地把我拥抱。

让你的触摸，把我洋溢的心儿引向我身体的最边缘。

请不要把头儿低垂，也不要把脸儿转开，请你给我一个亲吻，一个像久闭在花蕾里的芬芳的亲吻。

请不要用多余的言语把这一片刻窒息；让我们的心儿在寂静的潜流里颤动，把我们所有的思绪都卷到无边的喜悦里。

11

你用你的爱使我伟大，虽然我不过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颠沛在世俗的浪潮里，沉浮在世间无常的恩宠中。

在古往今来的诗人们，呈献他们贡礼的地方；在名垂不朽的情侣们，跨越时代的障碍互相致意的地方，你给我安置了一个座位。

集市里，人们在我身边匆促地走过——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身躯在你的爱抚下变得珍贵，也决不会明白我的身躯里珍藏着你的亲吻，犹如太阳在自己的球体中珍藏着圣火而光耀万年。

12

今天，我的心儿像一个厌烦地把玩具都推开的孩子，对我建议的每一句话都摇着头说：“不，不是这个。”

然而，为自己的模糊而痛苦不已的言语，缠绕着我的思绪，犹如彷徨在群山之上的云儿，等待着一丝不期而来的疾风，为它们如释重负地卸去雨珠。

但是，请放弃这一切徒劳的尝试，我的心儿，因为在黑暗中，寂静将使得自己的乐曲成熟完美。

我的生命，今天像一个正在举行忏悔的教堂，在这儿泉水不敢流动，不敢潺潺低语。

你跨过门槛的时间还没有来临，我的爱；只要一想到你脚镯的铃声丁当地沿着小径而来，花院就会响起害羞的回音。

请记住明天的歌曲在今天还是含苞的蓓蕾，如果它们现在看见你从身旁走过，会紧张地破裂还没有成熟的心儿。

13

你从哪儿带来了这一阵不安，我的爱？

让我的心接触你的心，让我的吻把痛苦从你的沉默中吻去。

黑夜从自己的深处抛出这短暂的时光，使得爱情可以在这孤灯独明，门扉紧闭的地方，建筑起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们仅仅拥有一根芦笛，让我们的两对嘴唇轮流吹奏出乐曲吧；我们仅仅拥有一只花环，让我首先把它戴在你的头上，再用它绾我的头发作为皇冠。

揭去我胸前的薄纱吧，我将在地板上铺好我们的睡榻；一个亲吻，一夜欢乐的睡梦，将充溢在我们那无边的小天地。

14

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给你，只留下这一层毫无遮掩的矜持的薄纱。

这一层薄纱，薄得使你暗暗地窃笑，我感到害羞。

春风悄悄地把它吹走，我心脏的颤抖也在卷动着它，正如波涛卷动着浪花。

我的爱，请你不要悲伤，假如我的四周保持了一层距离的薄雾。

我的这层薄弱的矜持，并非只是女性的羞涩，它也是一根纤柔的茎枝，在这根茎枝上，我那甘愿相许的花朵，默默而优雅地弯身向你开放。

15

今天我穿上了这件新装，因为我的身体渴望歌唱。

我以一成不变的面目把自己献给我的爱，那是不够的；我必须通过这种献出，每天制作出新的礼物；我身着新装，我不就像一个新的礼物吗？

我的心像黄昏的天空，对色彩的追求怀着无限激情，因而我一次次地更换我的面纱，它们时而呈现出清新嫩草的绿色，时而呈现出冬天里禾谷的绿色。

今天我的衣服染成镶嵌着雨丝的天蓝色，它为我的四肢带来了茫茫大海的色彩，带来了异域群山的色彩；衣服的褶裥里还飘荡着夏日的云朵在风里飞翔的欢乐。

16

我本以为我会用爱的色彩写下爱的词句，但它却深埋在我的心底，而眼泪苍白无色。

如果我的词句毫无色彩，朋友，你可理解？

我本以为我会用爱的曲调唱出爱的词句，但它却回响在我的心里，而我的双眸寂然无声。

如果我的歌唱没有曲调，朋友，你可理解？

17

夜晚时分，我唱出了歌声，但你已不在那里。

这歌曲找到了我寻觅一天的词句；是啊，在暮色降临后的那一片刻的沉静里，这些词句颤颤地化成音乐，恰如星星在此时开始熠熠地闪烁光芒；

但你已不在那里。我希望在清晨把这首歌曲唱给你听，可是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无论我如何尝试，虽然音乐来了，歌词却畏缩不前。

18

夜色渐深，即将熄灭的火焰在灯盏里摇曳。

我没有注意到，黄昏——像这一天在河边最后一次把水罐汲满的一个村姑——在什么时候关上了她那陋室的门扉。

我正在向你诉说，我的爱；我的心灵几乎没有觉察出我的声音——告诉我，这是否有任何涵义？它是否从生命的边缘之外给你带来了任何启示？

而现在，由于我的声音已经沉寂，我感觉到万千的思绪瞠目地注视着自己那喑哑的深渊，夜色正因此而颤动。

19

在我们俩初次相逢的时刻，我的心里漾起了乐曲："谁在永恒的远方，谁就永远在你的身边。"

这乐曲如今寂然无声，因为我已经渐渐地相信我的爱只在我的身旁，我已经忘却她也在遥远的远方。

乐曲充溢在两颗心灵间的无边的空间里，可是，这一切却被日常事务和行为的迷雾遮盖淹没。

在羞涩的夏日夜晚，当微风从寂静处吹来一阵浩荡的低声细语时，我端坐在床上，为失去就在我身边的她而悲哀；我问自己："什么时候我再能有机会，用带着永恒的节律的言语向她低声倾诉？"

从你的倦怠中醒来吧，我的歌，冲破这习以为常的帷幕，带着我们初次相逢的无限的新奇，飞向我的在远方的爱人吧。

21

父亲参加完葬礼回来了。

他七岁的儿子睁大着眼睛，伫立在窗边，一只金色的护身符挂在他的脖子上；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小小年纪难以理解的思想。

他的父亲把他搂在怀里，而他却问道："妈妈在哪儿？"

"在天堂里，"他的父亲指着天空回答。

深夜，悲痛倦乏的父亲，在昏睡中呻吟。

一盏孤灯在卧室的门口闪着幽微的光亮，一只蜥蜴在墙上捕捉飞蛾。

孩子从睡梦中醒来，用手摸索着空荡荡的床，然后悄悄地走到外面宽敞的平台上。

他仰面朝着天空，在沉默中久久地凝神而望；他那困惑的心灵把疑问射向遥远的黑夜："天堂在哪里？"

没有传来一声答复；只有繁星宛若一滴滴炙热的泪珠，闪烁在无知的黑暗里。

22

当夜色即将消散的时候，她离去了。

我的心灵试图宽慰我，便说："一切都是虚无。"

我愤愤不平地说："那封面上写着她芳名的没有拆开的信札，还有这一

把她亲手镶上红色绸边的芭蕉扇，难道都不是真实的？”

白天过去了，我的朋友走来对我说：“凡是美好的都是真实的，而且永远不会消亡。”

“你怎么知道？”我不耐烦地问，“难道在人世界已经销声匿迹的这个人，在过去不是美好的？”

像一个使母亲伤心的躁动不安的孩子，我试图把我内心的和我身边的一切庇护都拆毁，并且哭喊着：“这是个背信弃义的世界。”

突然我感觉到有一个声音在说：“忘恩负义！”

我看着窗外，一阵斥责似乎从星光灿烂的夜空传来——“就是你，认为我曾经来过，并把这一信念不断地倾注到我已经离开的虚空之中！”

23

小河灰暗茫茫，天空弥漫着黄褐的风沙。

在一个阴郁不安的早晨，当鸟雀哑然无声，巢窝在疾风中晃摇的时候，我独自兀坐，并且问自己：“她在哪儿？”

我们俩紧挨而坐的那些日子，早已飞逝而去；那时我们开怀畅笑，打趣戏谑；在我们相会的时候，威严的爱情插不进片言只语。

我使自己变得渺小，而她则用烦碎的唠叨浪费分分秒秒。

今天，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昏暗里，我徒劳地期盼她能来到我的身旁，同坐在心灵的孤独之中。

24

她用来称呼我的那个名字，像一朵盛开的素馨花；那透过绿叶的光线的颤摇，那雨夜里青草的气息，还有许多闲暇的日子里那最后时刻的悲伤的沉默，都和这称呼的声音交织混和。

应答这个称呼的他，并非仅仅是上帝的创作；在这十七个飞逝的春秋里，她为了自己又把他重新创造。

随后的岁月纷至沓来；但这些岁月的飘零的日子，已不再聚集在她的呼唤那个名字的空间里，而是迷途四散，到处流浪。

它们问我：“应该由谁来收留我们呢？”

我找不到答案便默默地坐着；它们在飘散的时候，向我喊道：“我们去找一个牧羊姑娘！”

它们该找谁呢？

这一点它们不会知道；宛如被遗弃的傍晚的云朵，它们在无路可寻的黑暗中飘荡，迷途并且被忘却。

25

我感觉到你的爱情的短暂的日子，并没有被遗弃在你生命的那些短短的岁月里。

我急于知道，现在你把它们珍藏在何方，使它们远离慢慢偷盗的尘埃；在我的寂寞里，我找到了你的一首黄昏曲，它虽然已经消逝，但袅绕的余音还是不绝于耳；在秋日中午那暖洋洋的宁静中，我还找到了你那没有满足的时刻的声声叹息。

你的心愿从昔日的蜂巢里飞来，萦回在我的心田，我默不出声地坐着，

谛听它们振翅飞翔的声音。

27

我正沿着一条绿草丛生的小径行走，突然我听见身后有人呼唤：“ 瞧，你还认识我吗？ ”

我转身看着她并说：“ 我记不起你的名字了。”

她说：“ 我是你年轻时遇到的那第一次巨大的悲哀。”

她的眼睛仿佛是那空气中还含着朝露的清晨。

我默默地站立了片刻，便开口说：“ 你已经卸下了你眼泪的一切重负吗？ ”

她笑而不答。我感觉到她的眼泪已经从容地学会了微笑的语言。

“有一次你说过，” 她喃喃地说，“ 你要把痛苦永远地铭记在心间。”

我涨红了脸说：“ 是的，但是岁月流逝，我已把它忘却。”

于是，我握着她的手说：“ 可是，你已经变了。”

“昔日的悲哀，已化成今日的平和。” 她说。

28

我们的生命扬起风帆，在无人渡越过的大海上前进；这儿的波涛互相追逐，在捉着一个永恒的迷藏。

这是变幻莫测的躁动的大海，在哺育着它那一群又一群飞散的泡沫，在拍手打破天空的宁静。

爱，在这光明与黑暗循环的战争舞蹈的中心诞生；你的爱是绿色的小岛，那儿阳光亲吻着森林害羞的荫影，群鸟的欢歌在向静谧求爱。

30

一位画家在集市上卖画。不远处，前呼后拥地走来一位大臣的孩子，这位大臣在年青时曾经把画家的父亲欺诈得心碎地死去。

这孩子在画家的作品前面流连忘返，并且选中了一幅，画家却匆忙地用一块布把它遮盖住，并声称这幅画不卖。

从此以后，这孩子因为心病而变得憔悴；最后，他父亲出面了，并且愿意付出一笔高价。可是，画家宁愿把这幅画挂在他画室的墙上，也不愿意出售；他阴沉着脸坐在面前，自言自语地说，“ 这就是我的报复。”

每天早晨，画家画一幅他信奉的神像，这是他表现信仰的唯一方式。

可是现在，他觉得这些神像与他以前画的神像日渐相异。

这使他苦恼不已，他徒然地寻找着原因；然而有一天，他惊恐地丢下手中的画。跳了起来，他刚画好的神像的眼睛，竟然是那大臣的眼睛，而嘴唇也是那么地酷似。

他把画撕碎，并且高喊：“ 我的报复已经回报到我的头上来了！”

31

将军走到一语不发怒气冲天的国王前面，向国王敬礼禀报：“ 村庄已经受到惩罚，男人们被打得躺倒在尘土里，女人们哆嗦地躲藏在没有灯火的屋子里，怕得不敢放声哭泣。”

祭司长起身向国王祝福，并大声地说：“ 上帝的恩宠永远和陛下同在。”

丑角听到这句话便忍不住放声大笑，弄得满朝文武惊惶失措；国王阴沉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御座的尊荣，”大臣说，“是以陛下的雄才大略和万能上帝的仁慈恩庞为根基的。”

丑角笑得更响了，国王厉声斥喝：“不分场合的寻欢作乐！”

“上帝赋予陛下那么多的恩庞，”丑角说，“而赐予我的只是笑的禀赋。”

“这种禀赋会要了你的性命。”国王说着便用右手握住他的利剑。

然而，丑角却站起来大声喧笑，直到笑不出声音为止。

恐怖的阴影笼罩着朝廷，因为他们听见那大笑声回响在上帝沉默的深处。

33

他们残暴地把那一块毡毯撕得粉碎，那可是一块世世代代在祈祷时用来迎接世间最美好的希望而编织的毡毯。

这一块伟大的为爱而准备的信物，成了一堆碎片躺在地上；那被毁坏的坛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会使得这一群狂野之徒想起他们的上帝曾经莅临人间。在一阵狂热的火焰里，他们仿佛把自己的未来烧成灰烬，他们开花的季节也随之化为乌有。

天空中响起了刺耳的呼喊声，“胜利属于暴徒！”孩子们形容枯槁显得苍老，他们互相悄悄地低语：时光在轮回，没有向前进展；我们被驱赶着奔跑，而没有到达的目的地，创造就像盲人的摸索。

我对自己说：“停止你的歌唱吧，歌曲只献给那行将来临的人，无休止的纷争只是为了那实在的事情。”

这条永远卧躺的道路，宛如一个耳朵贴俯着地面谛听足音的人，今天没有发现嘉宾光临的迹象，也没有在路的近头看见一间屋子。

我的琵琶说：“把我扔在尘土里践踏吧。”

我凝视路边的尘土，荆棘丛中开着一朵娇小的鲜花，于是我高喊：“世间的希望并没有死亡。”

天空俯身在地平线上，对着大地低声细语；一阵盼等的沉默弥漫于空中。我看见棕榈树的叶子，正合着那听不见的音乐节奏在拍手击掌，而明月和那湖泊的闪烁的宁静在交换眼波。

大路对我说：“什么都别怕！”而我的琵琶说：“请把你的歌儿借给我！”

III

1

来吧，春天，大地的豪情满怀的爱人，你把森林激荡得心潮起伏，渴盼倾诉！

吹来吧，骚动不安的阵风，请吹到百花争艳，新叶婆娑的地方来吧。

你势不可挡，像叛逆的阳光，冲破黑夜的监视，划破湖水黝黑的沉闷，穿透地下的牢狱，你宣告自由属于被束缚的种子。

你像闪电的欢笑，像暴风雨的呐喊，冲进喧嚣的城市之中，解放被窒息的言语和无知无觉的劳作；你增援我们正在溃退的战斗，并把死亡征服！

2

一年又一年的三月，当芥子花鲜艳盛开，我无数次凝视过这一画面——这一脉悠然的流水，远处那灰白的沙滩，还有那条携带着田野的友情，蜿蜒进入村子心坎的崎岖的沿河小径。

我曾想用韵律来描绘风儿悠闲的小调，用韵律来再现行船划动木桨的节奏。

我曾暗自诧异，展现在我眼前的大千世界是如此的纯朴；在我与这位永恒的陌生人邂逅相遇之际，它使我的心田充满了挚爱和亲切的安怡。

3

渡船在两个隔河相望的村子间往返划行。

河水不宽也不深——仅仅是道路上的一个裂口，它增添了日常生活的许多微妙的波澜，犹如一首歌曲里言词的间歇，曲调欢快地从这儿流泻而过。

当财富的大厦高高昂起，又轰然倒塌成废墟时，这两个村子却隔着潺潺的小河互相攀谈；渡船在它们之间往返划行，一代又一代，从播种的时刻到收获的季节。

5

在婴孩的世界里，树林向他摇晃着绿叶，用一种那远在理性之光闪亮之前的古老语言低吟着诗歌；而月亮，这个黑夜的孤独的孩子，装出和婴孩的年龄相仿。

在老人的世界里，鲜花因为那些编造的神话故事，而例行公事地绽开笑颜；破碎的玩偶，则袒露出它们是由泥土制成的真相。

7

伟大的土地，我时常时常地感到我的躯体渴望在你的上空飘摇，让我和那举着信号旗回答着蓝天的呼唤的每一片绿叶共享幸福！

我感到在我诞生的几个世纪以前，我早已归属于你；这就是为什么在秋天的日子里，当阳光在醇香的稻穗上光芒闪耀的时刻，我仿佛忆起我的灵魂无处不在的往昔，仿佛听见伙伴们嬉戏的声音，从遥远的被层层面纱遮掩的昔日传来。

傍晚，当牛群在草坪的小径上扬起尘土，返回到栏圈里时，当月亮高高地悬挂在村舍的炊烟袅袅上升的天空中时，我为生存的第一个早晨所经受的一种难以言表的惜别而感到悲戚。

9

当晨曦像一绺散乱的刘海，垂挂在雨夜的额头，乌云不再聚集。

一个小女孩伫立在窗口，沉静得宛若一条彩虹出现在宣泄后的雷雨的门口。

她是我的邻居，她仿佛是一串神灵的反叛的笑声降临到世上；她母亲气恼地骂她无可救药，她父亲则微笑着说她是个疯孩子。

她像一条跃过巨砾逃跑的瀑布，像竹梢的嫩枝在不安的风中瑟瑟作响。

她凭窗而立，凝神地看着天空。

她妹妹走来说：“妈妈在喊你呢。”她摇摇头。

她小弟弟带着玩具船走来，想把她拉走一块儿去玩，她的手却猛地从

弟弟的手中挣脱出来；可是弟弟却纠缠不休，她在他的背上打了一下。

那最早的伟大的声音，是创世纪开始时的风与水混杂的声音。

那大自然的亘古的呼唤——对还未出世的生命的无声呼唤——已经传到这孩子的心坎里，并且引导着她的心灵独自来到我们时代的樊篱之外；因而她在那儿伫立，整个身心沉浸在永恒之中。

10

翠鸟坐在一只空船的头上纹丝不动，一条水牛躺在河边浅水里悠闲舒适，它半闭着眼睛，在品尝那清凉泥浆的美味。

母牛在堤岸上嚼食嫩草；一群跳跃着捕捉飞蛾的沙立克鸟紧随其后；它们并没有被村子里那恶狗的狂吠声吓得胆颤心惊。

我坐在罗望子树的丛林里，这儿聚集了不能言语的生命的喧闹声：牛儿的哞叫，鸟雀的喊喳，头顶上一只老鹰的尖唳，蟋蟀的唧唧，还有一条鱼儿在河里嬉水叮咚。

我窥视这生命的原始的哺育所，在这儿，大地母亲为这些原初的生命紧密地围绕着她的胸怀而激动不已。

11

在昏昏欲睡的村子里，正午静得像阳光灿烂的午夜，我的假期已经结束。

整个早晨，我四岁的小女儿跟在我的身后，从这个房间跟到另一个房间；她一本正经地默默地注视着我收拾行装；最后，她感到倦乏，便靠着门柱坐下，但静默得令人惊讶，她喃喃自语：“爸爸一定不能走！”

午餐的时间到了，睡意又如往日一样向她袭来，可是她的妈妈已经把她忘记，这孩子怏怏不乐地连一句抱怨的话都不想说。

最后，当我张开双臂向她告别时，她一动都不动，只是伤心地注视着我说：“爸爸，你一定不能走！”

这句话逗得我笑出了眼泪，使我想到这小小年纪的孩子，竟然敢于和这个为生计所迫的宠大的世界发起挑战，她所凭借的战术只不过是这几个字：“爸爸，你一定不能走！”

12

尽情地享受你的假日吧，我的孩子；这儿有湛蓝的天空，有空旷的田野，有谷仓，还有古老的罗望子树下那倒塌的庙宇。

我的假日只有通过你的假日才能得到享受，我在你眼波的舞蹈里寻找光芒，在你喧闹的叫喊中寻觅音乐。

对于你，秋天奉献的是真正的假日的自由；对于我，它赠送的只是工作的阻碍，因为，瞧！你闯进了我的房间。

说真的，我的假日是一次无限的自由，可以让爱来将我骚扰。

13

黄昏时分，我的幼小的女儿听见她的伙伴们在窗沿下呼唤她。

她胆怯地摸着漆黑的楼梯往下走，手里举着一盏灯，灯的前面盖着她的面纱。

我正坐在露台上，三月的夜晚星光灿烂；突然，我听见一声哭喊，便连忙跑去查看。

她的灯掉在漆黑的旋转式楼梯上，而且早已熄灭；我问她：“孩子，你刚才为什么哭？”

她从下面痛苦地回答：“爸爸，我把自己丢了！”

当我返回露台，坐在三月这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时，我凝视天界，那儿似乎有一个孩子在行走，她边走边用一块又一块的面纱，把一盏又一盏的灯火掩藏起来。

如果这些灯火的光亮熄灭，她会突然停下步履，一声哭喊便会随之传遍天际：“爸爸，我把自己丢了！”

14

黄昏迷惘地滞留在街灯的中间，它的黄金已被都市的尘埃玷污。

一个浓装艳抹的妇女，在阳台上凭栏而立，一团闪耀的火焰等候着它的飞蛾。

突然，马路上卷起一个旋涡，围绕着一个被车轮碾死的街头流浪儿；那阳台上的妇女，在痛苦的尖叫声中瘫倒，她悲痛欲绝地感受到那坐在世界内心的神龛里的白衣慈母的哀伤。

15

我怎能忘怀那石南丛生的荒原上的一幕——一个姑娘独自坐在吉卜赛帐篷前面的草地上，在午后的阴凉处编结发辫。

她的小狗冲着她那不停的双手又跳又叫，仿佛她的忙碌毫无价值。

她叱责小狗，骂它是“一个讨厌的东西”，又声称她厌倦了它的没完没了的傻气，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她伸出嗔怪的食指，击打着小狗的鼻梁，然而这似乎使得它更加忘乎所以。

她的神情严肃得恐怖可怕，她警告小狗末日即将来临；可是不一会儿，她一把抱起小狗搂在怀里放声地笑着并且把它紧紧地贴在胸前，任凭她的秀发散落。

17

这衣衫褴褛的乡下人，正离开集市蹒跚回家；假如他突然被举升到一个遥远时代的巅峰，人们也许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激动地呼喊着朝他奔涌而来。

因为他们不会再把他贬斥为一个农夫，相反，会发现他浑身上下充满了神秘和他这个时代的精神。

甚至他的贫困和痛苦，因为摆脱了现实世界那浅薄的羞辱而变得伟大；他篮子里的粗陋的东西，会获得哀婉动人的尊严。

18

在晨曦的伴随下，他漫步在一条为一排雪杉遮蔽的道路上；这道路盘山缠岭，宛如爱侣难舍难分。

他手里握着新婚的爱妻从他们家乡寄来的第一封信，恳求他回到她的

身边，催促他赶快启程。

当他漫步的时候，一只无形的纤手抚摩着他，这使他心潮难平；天空中仿佛响起那封信的呼唤：“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天空已经满是泪珠！”

他惊讶地问自己：“我怎么值得她这样呢？”

太阳蓦然间跃出蔚蓝的山冈；四个女郎迈着轻捷的步履，从陌生的海岸走来，她们高声嬉笑，身后紧随着一条吠叫的狗。

两个年龄稍长的女郎，看到他那副魂不守舍的怪样子，不由得转过头去，掩藏她们被逗乐的笑颜；而那两个年幼的女郎，则大声地笑着你推我拥，兴高采烈地奔跑而去。

他停下步履，低垂着头；这时，他突然感觉到手中的书信，便展开信笺，再读上一遍。

19

这一天来临了，庙宇的神像端放在辉煌的圣辇里，绕着圣城巡行。

王后对国王说：“我们去参加喜庆吧。”

全家老小都前去顶礼膜拜，只有一人例外，他的工作是收割茅草的茎秆，为王帝的宫殿制作扫帚。

侍仆总管怜悯地对他说：“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他低着头说：“这不行。”

这个人居住在国王的随从们必须经过的那条道路的边上。当大臣骑着象到达这里时，大臣向他高喊：“和我们一起走吧，去瞧瞧坐在圣辇里的上帝！”

“我岂敢仿效帝王的派头去寻找上帝。”这个人说。

“你下次怎么会有机会再次谒见乘坐在圣辇里的上帝？”

大臣问。

“待到上帝亲自来到我门口的时候。”这个人回答。

大臣放声笑着说：“傻瓜！说什么‘待到上帝来到你门口的时候！’连一个国王都得屈驾前去拜见呢！”

“除了上帝，还有谁会来探望穷人呢？”这个人说。

20

冬天已经过去，白天渐渐地变长；在阳光下，我的狗狂野地和那只为玩赏而豢养的小鹿尽情地嬉戏。

赶集的人们聚集在篱笆的边上，喧笑着观赏这一对游戏的伙伴，它们正用完全陌生的言语竭力表达爱慕之情。

空气里荡漾着春天的气息，青嫩的绿叶宛若火焰闪烁着蓝光。小鹿那乌黑的眸子里，有一丝光芒在舞蹈，蓦然间她受到惊动，弯下她的颈项察看自己的影子的晃动，或者竖起耳朵谛听风中的细语。

在游移不定的微风中，在到处都是沙沙声响和幽幽微光的四月的天空中，春天的消息飘飘而来。它歌唱青春在世间的第一阵楚痛；此时此刻，蓓蕾绽开成第一朵鲜花，爱情把早已熟悉的一切委弃在身后，向前寻觅陌生而新颖的内容。

有一天午后，在阿姆莱克树林里，当林荫由于阳光悄悄地拥抱，而变得肃穆甜美的时候，小鹿撒腿飞奔，宛若一颗爱恋着死亡的流星。

暮色渐渐地变浓。屋子里灯火通明，繁星闪烁，夜色笼罩着田野，可是小鹿却始终没有返回。

我的狗呜咽着跑到我的眼前，他那引人哀怜的眼神在向我发问，似乎在说：“我不明白！”

可是，谁能明白呢？

21

我们的巷子弯弯曲曲，仿佛在许多世纪以前，她开始寻求她的目标；她左弯右拐，永远地摆脱不了迷惘。

在头上的天空中，在两边的大楼间，悬垂着一条从天空里撕下来的宛如发带的狭窄的间隙：她称之为蓝城妹妹。

只有在日中的短暂片刻，她才能看见太阳，她带着疑问谨慎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

六月里，阵雨仿佛在用铅笔画出的影线，时常把她的一线天涂成暗色；这小巷变得泥泞滑溜，雨伞互相碰撞；头顶上那水流管的喷口处雨水奔涌而来，溅泼到她的惊愕的路面上，在惊恐之中，她把这一切当作用欢快的戏谑来进行无拘无束的创造。

春天的微风，在小巷弯曲的线圈里走入迷途；它跌跌绊绊地碰撞着一个又一个的角落，宛若一个烂醉的流浪汉；它使得浑浊的空气里飘满了纸屑和破布。“这是愚蠢的发泄！难道上帝疯了吗？”小巷愤怒地叫喊。

然而，从两侧的屋子里倾泻而来的日常污物——夹杂着鱼鳞、烟灰、剥下的菜皮、腐烂的水果以及死老鼠——却从来没有使她产生疑问：“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她认可自己路面上的每一块石头；但是从石头间的裂缝处，一支青草有时会探出头来，这使得她勃然大怒：“纯真的统一怎么能容忍如此的侵扰？”

一天清晨，当两边的屋子在秋日那光辉的触摸下，变得美丽动人时，她低声细语地对自己说：“在这些大楼的背后，有一种无限的奇迹。”

然而，随着时辰的流逝，这儿的家家户户又骚动起来。女仆溜达着从集市返回，她的右手摆动着，左臂挽着一篮子食物；厨房里飘出的油烟味又渐渐地弥漫于空气之中；对我们的小巷来说，这一点又显得清清楚楚；实在的正常的一切完全是由她自己、她的那些屋子以及垃圾堆所构成的。

22

这幢房子在它的财富烟消云散之后，依然恋恋不舍地站在路边，宛若一个疯子背上只披下一块补钉缀补钉的烂布。

日复一日，岁月凶残的利爪把这房子抓得疮痍满目；雨季在这赤裸的砖石上留下了它们疯狂的签名。

在楼上的一间凄凉的房间里，两扇对合门中的一扇，由于铰链锈蚀已经脱落，另一扇守了寡的门，日日夜夜乒乒乓乓地迎着疾风响个不停。

一天深夜，从那幢房子里传来女人们恸哭的声音；她们在痛悼这家族的最后一个儿子的死亡，这孩子才十八岁，在一个巡回剧院里靠扮演女主角谋生。

又过了几天，这屋子里已经没有声息，门都上了锁。

只有楼上那个房间的向北的一面，那扇凄凉的房门既不愿意倒下休息，也不愿意关闭不动；它来回地在风里摇摆，宛若一个自我折磨着的灵魂。

过了一些日子，孩子们的声音又一次回荡在这幢房子里；阳台的扶拦上，晒起妇女的衣服；遮盖的笼子里，传来了鸟儿的啭鸣声；还有一个男孩站在平台上放着风筝。

一位房客前来租用了几个房间，他收入微薄，但孩子众多；那劳累的母亲殴打他们，他们便哭喊着在地板上打滚。

一个四十岁的女仆，整天干着单调乏味的工作，和她的女主人拌嘴，并威胁着要辞职，但从未真的辞过。

小修小补每天在进行。没有玻璃的窗棂用纸张贴住；栅栏里的缺口用劈开的竹子修补；一只空空的箱子顶住没有门闩的房门；陈旧的污渍在粉刷一新的墙上依稀可辨。

荣华富贵本来已经在荒凉的颓败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纪念，但是，这一家新来的人在没有足够的财力下，试图用暧昧的办法来掩藏这儿的凄凉，结果却损害了一片荒芜的面子。

他们没有注意北边的那个凄凉的房间，那扇被遗弃的房门仍然在风中砰砰作响，仿佛绝望之神捶打着她的胸脯。

23

在森林的深处，这位苦行的修士双目紧闭着进行修炼，他希冀开悟成道，进入天国。

可是那位拾柴的姑娘，却用裙子给他兜来水果，又用绿叶编织的杯子从小溪给他舀来清水。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他的修炼日趋艰苦，最后，他甚至不吃一个水果，不喝一滴清水；那拾柴的姑娘悲伤不已。

天国的上帝听说有个凡人竟然希冀成为神灵，虽然上帝曾经一次又一次挫败他的劲敌——泰坦巨神，并且把他们赶出他的疆域，但是他害怕具有承受磨难的力量的人。

然而他谙熟芸芸众生的秉性，于是便设计诱惑这个凡夫俗子放弃他的冒险。

一阵微风自天国吹来，亲吻着拾柴姑娘的四肢；她的青春由于突然沉浸在美丽之中而充满渴望，她纷乱的思绪仿佛巢窝受到侵扰的蜜蜂嗡嗡作响。

时辰已经来到，这位苦行的修士该离开森林，到一个山洞去完成苛刻的修行。

当他睁开双眼刚要动身，那位姑娘出现在他的面前，宛若一首熟悉却又难以忆起的诗歌，由于韵律的增添而显得陌生。苦行的修士缓缓起身，告诉她说他离开森林的时辰已经来临。

“可是你为什么要夺去我侍候你的机会？”她噙着热泪问道。

他再次坐下，沉思良久，便留在了原来的地方。

那天深夜，悔恨之心搅得姑娘难以入眠；她开始惧怕自己的力量，而且痛恨自己的胜利，然而她的内心却在骚动不安的欢乐的波浪上摇荡。

清晨，她前来向苦行的修士行礼，并且说她必须离他远去，希望得到他的祝福。

他默默地注视着她的脸蛋，然后说：“去吧，祝你如愿。”
年复一年，他独自打坐修炼，直到功德圆满。
众神之王从天上降临，告诉他说他已经真得了天国。
“我不再需要了。”他说。
上帝问他希望得到什么更加丰厚的报酬。
“我要那个拾柴的姑娘。”

24

人们说织布工人卡比尔备受上帝的宠爱。

于是，人群聚集在他的身旁，向他讨教医术，请他显现神迹。但是他感到困惑了；在此之前，他那卑微的出身一直赋予他极其珍贵的湮没无闻，在默默无闻中，他甜美地歌唱，幸福地和上帝同在。他祈求这一切重新归还于他。

僧侣们妒忌这个草民的声誉，他们勾结了，一个娼妓去羞辱他。卡比尔来到集市，出售他自己纺织的布料；这个女人突然抓住他的手，责骂他背信弃义，并且尾随着到了他的家里，口口声声地说她不愿遭到遗弃；这时，卡比尔自言自语：“上帝用他独特的方式回答祈求。”

不一会儿，这个女人感到一阵恐惧的寒颤，并且跪在地上哭喊：“救救我，把我救出罪孽的深渊！”他回答说：“敞开你的生命，迎接上帝的光辉吧！”

卡比尔一边织布一边歌唱，他的歌声洗刷了这个妇女心坎上的污渍；当歌声从这个妇女的心里启程返回的时候，它在她甜美的声音里找到了一个家园。

有一天，国王凭着一阵不可遏止的任性，发出圣旨宣召卡比尔入宫，到他前面献歌；这个织布工人摇着头拒绝，但是信差没有完成主人的使命，哪敢离开他的门口？

当卡比尔进入大殿时，国王和他的朝臣们都大惊失色，因为卡比尔并非独自一个，那个妇女紧随在他的身后。有人窃笑，有人皱眉；看到这个乞丐的傲气和伤风败俗，国王的脸面阴云密布。

卡比尔屈辱地回到家里，那个妇女倒在他的脚边悲泣：“为什么要为我承受如此的羞辱，主人？就让我回到丑恶的名声中去受苦受难吧！”

卡比尔说：“当上帝带着屈辱的烙印走来时，我不敢把他赶走。”

26

这个人没有任何实在的工作，只有各种各样的异想天开。

因此，在一生都荒废于琐事之后，他发现自己置身于天堂，这使得他大惑不解。

原来这是引路的天使出了差错，把他错领到一个天堂——一个仅仅容纳善良、忙碌的灵魂的天堂。

在这个天堂里，我们的这个人在道路上逍遥闲逛，结果却阻塞了正经事儿的畅通。

他站在路旁的田野里，人家便警告他践踏了播下的种子；

推他一把，他惊跳而起；挤他一下，他向前举步。

一个忙碌不停的女郎来到井边汲水，她的双脚在路上疾行，宛如敏捷的手指划过竖琴的琴弦；她匆促地把头发挽了一个不加任何修饰的发结，而

垂挂在她额头的松散的发绺，正窥视着她的乌黑的眸子。

这个人对她说：“能借我一下你的水罐吗？”

“我的水罐，”她问：“去汲水？”

“不，给它画上一些图案。”

“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她蔑视地拒绝。

现在，一个忙碌的灵魂，无法抗拒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她每天在井栏边遇见他，他每天向她重复那个请求；最后，她终于让步。

我们的这个人在水罐上画下了神秘而错综的线条，涂抹了各种奇异的色彩。

女郎接过水罐，左看右看，并且问：“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他回答。

女郎把水罐带回家里。在各种不同的光线下，她擎着水罐试图找出其中的奥秘。

深夜，她离开睡榻，点亮灯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凝神地审视这个水罐。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遇见没有意义的东西。

第二天，这个人又在井栏边徘徊。

女郎问：“你想要什么？”

“再为你做一件事。”

“什么事？”她问。

“让我把这缕缕彩线编成一根发带，绾住你的头发。”

“有什么必要吗？”她问。

“没有任何必要。”他承认。

发带编好了。从此以后，她在头发上浪费许多时间。

这天堂里，那充分利用的舒展的时间之流，开始显现出不规则的断裂。

长老们感到困惑，他们在枢密院商议。

引路的天使承认自己的渎职，他说他把一个错误的人带错了一个地方。

这误入天堂的人被传唤来了；他的头巾色彩耀眼夺目，这明明白白地昭示出祸闯得有多大。

长老的首领说：“你必须回到人间去。”

这个人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位头发上束着发带的女郎插话说：“我也准备好了！”

长老的首领第一次遇见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场面。

27

据说在森林里，在河流与湖泊汇合的地方，生活着几个乔装改扮的仙女；只有在她们飞去以后，她们的真相才能被清楚地看到。

有位王子来到这片森林，当他走近河流与湖泊的交汇处时，他看见一个村姑坐在堤岸上，正拨弄清水，把水仙花激荡得翩翩起舞。

他悄声问她：“告诉我，你是什么仙女？”

听到这个问题，姑娘放声大笑，笑声响彻整个山坡。

王子心想她是个爱笑的瀑布仙女。

王子娶了仙女的消息传到国王那里，国王便派出人马把他们带回宫里。

王后看见新娘厌恶地转过脸去，公主气得满脸通红，侍女们则询问，难道仙女就是这种打扮？

王子低声地说：“嘘！我的仙女是乔装改扮来到我们家的。”

一年一度的节日来临了，王后对她的儿子说：“王亲国戚要来看看仙女，告诉你的新娘，不要在亲戚面前丢我们的脸。”

于是王子对他的新娘说：“看在我对你的爱情份上，请你显露真相让我的王亲们看一看吧。”

她默默地坐了很久，然而点头允诺，但眼泪却顺着脸颊滚滚而下。

满月皓洁，王子身着结婚的礼服，走近新娘的房间。

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缕月光射进窗户，斜照在床上。

王亲们随着国王和王后一涌而进，公主站立在门口。

众人问：“仙女新娘在哪里？”

王子回答说：“为了把真相显露给你们看，她已经永远地消逝了。

29

当山涧的小溪宛若一把光芒闪耀的弯刀，插入暮色那昏沉的刀鞘时，一群鸟儿突然从头上飞过，它们高声欢笑的翅膀迅疾地向前飞行，仿佛群星之中穿过一支利箭。

这一切惊扰了所有静止不动的事物的内心，使得它们对速度充满激情；大山的胸膛里仿佛感觉到暴风云的楚痛，绿树渴望挣脱那根深蒂固的脚镣。

这一群鸟儿的奋飞，为我撕破了死寂的面纱，展示出一阵巨大的颤栗，正振翅在深邃的静谧里。

我看见这些群山和森林穿过时间朝未知世界飞翔：当繁星扑闪着翅膀飞过，暮色便振颤出片片火花。

我感到我的身躯奔涌起一股越海飞翔的鸟儿的激情，开辟一条道路，飞出生和死的极限。此时此刻，这漂泊的世界响起一阵纷乱的声音：“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别的地方，在遥远的胸怀里。”

30

这群人惊讶地倾听着青年歌手卡希的歌唱，他的嗓音宛若一把怀有绝技的利剑，在无望的紊乱纠缠中摇晃翻动，把它们劈成碎片而欢呼。

在听众席上，老普拉塔普王耐着性子倦乏地坐着，因为他的生命曾经为巴拉杰拉的歌唱所围绕和哺育，宛如一块幸福的土地被河流的花边美丽地缀饰着；他那绵绵的雨夜，那秋日静谧的时辰，都通过巴拉杰拉的歌唱，向他的心灵诉说；他那欢乐的夜晚在这些歌唱的伴随下，装点起各色的灯盏，回响起丁当的银铃。

当卡希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普拉塔普微笑着向他眨眨眼睛，并低声地对他说：“大师，现在让我们听点儿音乐，可不是这种模仿蹦蹦跳跳的小猫，追逐惊惶失措的老鼠的时新歌曲。”

那位戴着洁白头巾的老歌手，向听众深深地鞠上一躬，便坐了下来。他双目紧闭，纤细的手指弹拨起乐器的琴弦，在怯怯的犹豫中他开始歌唱。大厅宽敞，而他的歌声微弱，于是普拉塔普故意喝彩“好极了！”但是，在他的耳边却低语着说“大声一点，朋友！”

听众躁动不安。有的打哈欠，有的打瞌睡，有的抱怨天热。大厅里心

不在焉的纷乱的嗡嗡声响成一片，而歌声像一只随时都会倾覆的小船，徒劳地在上面颠簸；最后，淹没在这片喧哗之中。

突然，这老人因为心灵遭到创伤，忘记了一段歌词。他的声音痛楚地探索着，仿佛一个在集市里的盲人，摸索着找寻他的失散的引路人；他试图用想到的任何曲调来充实这个裂口，但这个裂口仍然张着嘴巴；受尽折磨的曲调拒绝效劳，它们突然改变旋律，爆发出一阵呜咽。大师的头垂靠在乐器上，他情不自禁地迸发出婴儿降生时的第一声哭喊。

普拉塔普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便说："走吧，我们的聚会在别处。我知道，我的朋友，没有爱的真理是孤独的；美不和众人同在，也不和片刻同在。"

31

在世界年轻的时候，喜马拉雅，你从大地那崩裂的胸怀里升起；你重峦叠嶂，向着太阳猛烈地发起燃烧的挑战。接着成熟的时刻来临，你对自己说："够了，不再向高处伸展！"你那颗神望着云的自由的火热的心，发现了自己的极限范围，便默默地耸立，向无限致以敬礼。在你的激情经过这番抑制之后，美丽自由地在你的胸脯上嬉戏，信任用鲜花和鸟儿的欢乐簇拥在你的四周。

你像一个伟岸的学者，端坐在孤独里；你的膝盖上摊放着一本由无数石头页码编成的古书，我想知道那儿写着什么故事——是不是神圣的苦行修士湿婆和爱神婆瓦妮的永恒的婚礼？——是不是恐惧之神希冀占有脆弱之神的力量的剧本？

33

我的双眸感受着蓝天深邃的宁静，阵阵颤栗传遍我的全身，宛如一棵树儿伸出绿叶的杯子期待着斟满阳光时的激动万分。

一阵思绪从我的心里涌现，像温馨的气息从阳光下的青草上飘起；这一阵思绪与水波拍岸的汩汩声，与小巷里倦风的叹息声交织在一起——我想起我一直和这个世界的全部生命生活在一起，我已经把自己的爱恋和悲愁都献给了世界。

37

请赐予我爱的崇高的勇气，这是我的祈求——那种敢说敢行，敢于为了你的意愿而承受苦难，敢于抛弃万物，敢于寂寞的勇气。请给我力量去完成危险的使命，请用痛苦给我荣耀，请帮助我征服那每天都向你奉献的艰难的心情。

请赐予我爱的崇高的信念，这是我的祈求——那种生命蛰伏于死亡之中，胜利存在于失败之中，力量掩藏于娇美之中，尊严寓寄于承受伤害而不屑以怨报怨的痛苦之中的信念。

园丁集

冰心　译

1

仆　人

请对您的仆人开恩吧，我的女王！

女　王

集会已经开过，我的仆人们都走了。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

仆　人

您同别人谈过以后，就是我的时间了。

我来问有什么剩余的工作，好让您的最末一个仆人去做。

女　王

在这么晚的时间你还想做什么呢？

仆　人

让我做您花园里的园丁吧。

女　王

这是什么傻想头呢？

仆　人

我要搁下别的工作。

我把我的剑矛扔在尘土里。不要差遣我去遥远的宫廷；

不要命令我做新的征讨。只求您让我做花园里的园丁。

女　王

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仆　人

为您闲散的日子服务。

我要保持您晨兴散步的草径清爽新鲜，您每一移步将有甘于就死的繁花以赞颂来欢迎您的双足。

我将在七叶树的枝间推送您的秋千；向晚的月亮将挣扎着从叶隙里吻您的衣裙。

我将在您床边的灯盏里添满香油，我将用檀香和番红花膏在您脚垫上涂画上美妙的花样。

女　王

你要什么酬报呢？

仆　人

只要您允许我像握着嫩柔的菡萏一般地握住您的小拳，把花串套上您的纤腕；允许我用无忧花的红汁来染你的脚底，以亲吻来拂去那偶然留在那里的尘埃。

女　王

你的祈求被接受了，我的仆人，你将是我花园里的园丁。

2

“呵，诗人，夜晚渐临；你的头发已经变白。

“在你孤寂的沉思中听到了来生的消息么？”

“是夜晚了。”诗人说，“夜虽已晚，我还在静听，因为也许有人会从村

中呼唤。

“我看守着，是否有年轻的飘游的心聚在一起，两对渴望的眼睛切求有音乐来打破他们的沉默，并替他们说话。

“如果我坐在生命的岸边默想着死亡和来世，又有谁来编写他们的热情的诗歌呢？

“早现的晚星消隐了。

“火葬灰中的红光在沉静的河边慢慢地熄灭下去。

“残月的微光下，胡狼从空宅的庭院里齐声嗥叫。

“假如有游子们离了家，到这里来守夜，低头静听黑暗的微语，有谁把生命的秘密向他耳边低诉呢，如果我关起门户，企图摆脱世俗的牵缠？

“我的头发变白是一件小事。

“我是永远和这村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最年老的人一样年老。

“有的人发出甜柔单纯的微笑，有的人眼里含着狡狯的闪光。

“有的人在白天流涌着眼泪，有的人的眼泪却隐藏在幽暗里。

“他们都需要我，我没有时间去冥想来生。

“我和每一个人都是同年的，我的头发变白了又该怎样呢？”

3

早晨我把网撒在海里。

我从沉黑的深渊拉出奇形奇美的东西——有些微笑般地发亮，有些眼泪般地闪光，有的晕红得像新娘的双颊。

当我携带着这一天的担负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爱正坐在园里悠闲地扯着花叶。

我沉吟了一会，就把我捞得的一切放在她的脚前，沉默地站着。

她瞥了一眼说：“这是些什么怪东西？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

我羞愧得低了头，心想：“我并没有为这些东西去奋斗，也不是从市场里买来的；这不是一些配送给她的礼物。”

整夜的工夫我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丢到街上。

早晨行路的人来了；他们把这些拾起带到远方去了。

4

我真烦，为什么他们把我的房子盖在通向市镇的路边呢？

他们把满载的船只拴在我的树上。

他们任意地来去游逛。

我坐着看着他们，光阴都消磨了。

我不能回绝他们。这样我的日子便过去了。

日日夜夜他们的足音在我门前震荡。

我徒然地叫道：“我不认识你们。”

有些人是我的手指所认识的，有些人是我的鼻官所认识的，我脉管中的血液似乎认得他们，有些人是我的魂梦所认识的。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谁愿意到我房子里来就请来吧。对了，来吧。”

清晨，庙里的钟声敲起。

他们提着筐子来了。
他们的脚像玫瑰般红。熹微的晨光照在他们脸上。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到我园里来采花吧。
到这里来吧。”
中午，锣声在庙殿门前敲起。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放下工作在我篱畔流连。
他们发上的花朵已经褪色枯萎了，他们横笛里的音调也显得乏倦。
我不能回绝他们。我呼唤他们说：“我的树荫下是凉爽的。
来吧，朋友们。”
夜里蟋蟀在林中唧唧地叫。
是谁慢慢地来到我的门前轻轻地敲叩？
我模糊地看到他的脸，他一句话也没说，四围是天空的静默。
我不能回绝我的沉默的客人。我从黑暗中望着他的险，梦幻的时间过去了。

5

我心绪不宁。我渴望着遥远的事物。
我的灵魂在极想中走出，要去摸触幽暗的远处的边缘。
呵，“伟大的来生”，呵，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我没有奋飞的翅翼，我永远在这地点系住。
我切望而又清醒，我是一个异乡的异客。
你的气息向我低语出一个不可能的希望。
我的心懂得你的语言，就像它懂得自己的语言一样。
呵，“遥远的寻求”，呵，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我不认得路，我也没有生翼的马。
我心绪不宁，我是自己心中的流浪者。
在疲倦时光的日霭中，你广大的幻象在天空的蔚蓝中显现！
呵，“最远的尽头”，呵，你笛声的高亢的呼唤！
我忘却了，我总是忘却了，在我独居的房子里，所有的门户都是紧团的！

6

驯养的鸟在笼里，自由的鸟在林中。
时间到了，他们相会，这是命中注定的。
自由的鸟说：“呵，我爱，让我们飞到林中去吧。”
笼中的鸟低声说：“到这里来吧，让我俩都住在笼里。”
自由的鸟说：“在栅栏中间，哪有展翅的余地呢？”
“可怜呵，”笼中的鸟说，“在天空中我不晓得到哪里去牺息。”
自由的鸟叫唤说：“我的宝贝，唱起林野之歌吧。”笼中的鸟说：“坐在我旁边吧，我要教你说学者的语言。”
自由的鸟叫唤说：“不，不！歌曲是不能传授的。”
笼中的鸟说：“可怜的我呵，我不会唱林野之歌。”
他们的爱情因渴望而更加热烈，但是他们永不能比翼双飞。
他们隔栏相望，而他们相知的愿望是虚空的。

他们在依恋中振翼，唱说：“靠近些吧，我爱！”
自由的鸟叫唤说：“这是做不到的，我怕这笼子的紧闭的门。”
笼里的鸟低声说：“我的翅翼是无力的，而且已经死去了。”

7

呵，母亲，年轻的王子要从我们门前走过，——今天早晨我哪有心思干活呢？
教给我怎样挽发；告诉我应该穿哪件衣裳。
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母亲？
我深知他不会仰视我的窗户；我知道一刹那间他就要走出我的视线以外；只有那残电的笛声将从远处向我呜咽。
但是那年轻的王子将从我们门前走过，这时节我要穿上我最好的衣裳。
呵，母亲，年轻的王子已经从我们门前走过了，从他的车辇里射出朝日的金光。
我从脸上掠开面纱，我从颈上扯下红玉的颈环，扔在他走来的路上。
你为什么惊讶地望着我呢，母亲？
我深知他没有拾起我的颈环；我知道它在他的轮下碾碎了，在尘土上留下了红斑，没有人晓得我的礼物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是谁给的。
但是那年轻的王子曾经从我们门前走过，我也曾经把我胸前的珍宝丢在他走来的路上了。

8

当我床前的灯熄灭了，我和晨鸟一同醒起。
我在散发上戴上新鲜的花串，坐在洞开的窗前。
那年轻的行人在玫瑰色的朝霭中从大路上来了。
珠链在他的颈上，阳光在他的冠上。他停在我的门前，用切望的呼声问我：“她在哪里呢？”
因为深深害羞，我不好意思说出：“她就是我，年轻的行人，她就是我。”
黄昏来到，还未上灯。
我心绪不宁地编着头发。
在落日的光辉中年轻的行人驾着车辇来了。
他的驾车的马，嘴里喷着白沫，他的衣袍上蒙着尘土。
他在我的门前下车，用疲乏的声音问：“她在哪里呢？”
因为深深害羞，我不好意思说出：“她就是我，愁倦的行人，她就是我。”
一个四月的夜晚。我的屋里点着灯。
南风温柔地吹来。多言的鹦鹉在笼里睡着了。
我的衷衣和孔雀颈毛一样地华彩，我的披纱和嫩草一样地碧青。
我坐在窗前地上看望着冷落的街道。
在沉黑的夜中我不住地低吟着，“她就是我，失望的行人，她就是我。”

9

当我在夜里独赴幽会的时候，鸟儿不叫，风儿不吹，街道两旁的房屋沉默地站立着。
是我自己的脚镯越走越响使我羞怯。

当我站在凉台上倾听他的足音，树叶不摇，河水静止像熟睡的哨兵膝上的刀剑。

是我自己的心在狂跳——我不知道怎样使它宁静。

当我爱来了，坐在我身旁，当我的身躯震颤，我的眼睫下垂，夜更深了，风吹灯灭，云片在繁星上曳过轻纱。

是我自己胸前的珍宝放出光明。我不知道怎样把它遮起。

10

放下你的工作吧，我的新娘。听，客人来了。

你听见没有，他在轻轻地摇动那拴门的链子？

小心不要让你的脚镯响出声音，在迎接他的时候你的脚步不要太急。

放下你的工作吧，新娘，客人在晚上来了。

不，这不是一阵阴风，新娘，不要惊惶。

这是四月夜中的满月，院里的影子是暗淡的，头上的天空是明亮的。

把轻纱遮上脸，若是你觉得需要；提着灯到门前去，若是你害怕。

不，这不是一阵阴风，新娘，不要惊惶。

若是你害羞就不必和他说话，你迎接他的时候只须站在门边。

他若问你话，若是你愿意这样做，你就沉默地低眸。

不要让你的手镯作响，当你提着灯，带他进来的时候。

不必同他说话，如果你害羞。

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么，新娘？听，客人来了。

你还没有把牛栅里的灯点起来么？

你还没有把晚祷的供筐准备好么？

你还没有在发缝中涂上鲜红的吉祥点，你还没有理过晚妆么？

呵，新娘，你没有听见，客人来了么？

放下你的工作吧！

11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即使你的辫发松散，即使你的发缝没有分直，即使你衷衣的丝带没有系好，都不要管它。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来吧，用快步踏过草坪。

即使露水沾掉了你脚上的红粉，即使你踝上的铃串褪松，即使你链上的珠儿脱落，都不要管它。

来吧，用快步踏过草坪吧。

你没看见云雾遮住天空么？

鹤群从远远的河岸飞起，狂风吹过常青的灌木。

惊牛奔向村里的栅棚。

你没看见云雾遮住天空么？

你徒然点上晚妆的灯火——它颤摇着在风中熄灭了。

谁能看出你眼睫上没有涂上乌烟？因为你的眼睛比雨云还黑。

你徒然点上晚妆的灯火——它熄灭了。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即使花环没有穿好，谁管它呢；即使手镯没有扣上，让它去吧。
天空被阴云塞满了——时间已晚。
你就这样地来吧；不要在梳妆上挨延了。

12

若是你要忙着把水瓶灌满，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湖水将回绕在你的脚边，潺潺地说出它的秘密。
沙滩上有了欲来的雨云的阴影，云雾低垂在丛树的绿线上，像你眉上的浓发。
我深深地熟悉你脚步的韵律，它在我心中敲击。
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如果你必须把水瓶灌满。
如果你想懒散闲坐，让你的水瓶飘浮在水面，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草坡碧绿，野花多得数不清。
你的思想将从你乌黑的眼眸中飞出，像鸟儿飞出窝巢。
你的披纱将褪落到脚上。
来吧，如果你要闲坐，到我的湖上来吧。
如果你想撇下嬉游跳进水里，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把你的蔚蓝的丝布留在岸上；蔚蓝的水将没过你，盖住你。
水波将蹑足来吻你的颈项，在你耳边低语。
来吧，如果你想跳进水里，到我的湖上来吧。
如果你想发狂而投入死亡，来吧，到我的湖上来吧。
它是清凉的，深到无底。
它沉黑得像无梦的睡眠。
在它的深处黑夜就是白天，歌曲就是静默。
来吧，如果你想投入死亡，到我的湖上来吧。

13

我一无所求，只站在林边树后。
倦意还逗留在黎明的眼上，露润在空气里。
湿草的懒味悬垂在地面的薄雾中。
在榕树下你用乳油般柔嫩的手挤着牛奶。
我沉静地站立着。
我没有说出一个字。那是藏起的鸟儿在密叶中歌唱。
芒果树在树径上撒着繁花，蜜蜂一只一只地嗡嗡飞来。
池塘边湿婆天的庙门开了，朝拜者开始诵经。
你把罐儿放在膝上挤着牛奶。
我提着空桶站立着。
我没有走近你。
天空和庙里的锣声一同醒起。
街尘在驱走的牛蹄下飞扬。
把汩汩发响的水瓶搂在腰上，女人们从河边走来。
你的钏镯丁当，乳沫溢出罐沿。
晨光渐逝而我没有步近你。

14

我在路边行走，也不知道为什么，时已过午，竹枝在风中簌簌作响。
横斜的影子伸臂拖住流光的双足。
布谷鸟都唱倦了。
我在路边行走，也不知道为什么。
低垂的树荫盖住水边的茅屋。
有人正忙着工作，她的钏镯在一角放出音乐。
我在茅屋前面站着，我不知道为什么。
曲径穿过一片芥菜田地和几层芒果树林。
它经过村庙和渡头的市集。
我在这茅屋面前停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几年前，三月风吹的一天，春天倦慵地低语，芒果花落在地上。
浪花跳起掠过立在渡头阶沿上的铜瓶。
我想着三月风吹的这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阴影更深，牛群归栏。
冷落的牧场上日色苍白，村人在河边待渡。
我缓步回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15

我像麝鹿一样在林荫中奔走，为着自己的香气而发狂。
夜晚是五月正中的夜晚，清风是南国的清风。
我迷了路，我游荡着，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的东西。
我自己的愿望的形象从我心中走出，跳起舞来。
这闪光的形象飞掠过去。
我想把它紧紧捉住，它躲开了又引着我飞走下去。
我寻求那得不到的东西，我得到我所没有寻求的东西。

16

手握着手，眼恋着眼；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心的纪录。
这是三月的月明之夜；空气里有凤仙花的芬芳；我的横笛抛在地上，你的花串也没有编成。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地单纯。
你橙黄色的面纱使我眼睛陶醉。
你给我编的茉莉花环使我心震颤，像是受了赞扬。
这是一个又予又留、又隐又现的游戏；有些微笑，有些娇羞，也有些甜柔的无用的抵拦。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没有现在以外的神秘；不强求那做不到的事情；没有魅惑后面的阴影；没有黑暗深处的探索。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我们没有走出一切语言之外进入永远的沉默；我们没有向空举手寻求希望以外的东西。
我们付与，我们取得，这就够了。
我们没有把喜乐压成微尘来榨取痛苦之酒。

你我之间的爱像歌曲一样的单纯。

17

黄鸟在自己的树上歌唱，使我的心喜舞。
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村子里，这是我们的一份快乐。
她心爱的一对小羊，到我园树的荫下吃草。
它们若走进我的麦地，我就把它们抱在臂里。
我们的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我们中间只隔着一块田地。
在我们树里做窝的蜜蜂，飞到他们林中去采蜜。
从他们渡头街上流来的落花，飘到我们洗澡的池塘里。
一筐一筐的红花干从他们地里送到我们的市集上。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到她家去的那条曲巷，春天充满了芒果的花香。
他们亚麻子收成的时候，我们地里的苎麻正在开放。
在他们房上微笑的星辰，送给我们以同样的闪亮。
在他们水槽里满溢的雨水，也使我们的迦昙树林喜乐。
我们村子名叫康遮那，人们管我们的小河叫安遮那。
我的名字村人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软遮那。

18

当这两个姊妹出去打水的时候，她们来到这地点，她们微笑了。
她们一定觉察到，每次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站在树后的人儿。
姊妹俩相互耳语，当她们走过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一定猜到了，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人站在树后的秘密。
她们的水瓶忽然倾倒，水倒出来了，当她们走到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一定发觉，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那个站在树后的人的心正在跳着。
姊妹俩相互瞥了一眼又微笑了，当她们来到这地点的时候。
她们飞快的脚步里带着笑声，使这个每逢她们出来打水的时候站在树后的人儿心魂撩乱了。

19

你腰间搂着灌满的水瓶，在河边路上行走。
你为什么急遽地回头，从飘扬的面纱里偷偷地看我？
这个从黑暗中向我送来的闪视，像凉风在粼粼的微波上掠过，一阵震颤直到阴荫的岸边。
它向我飞来，像夜中的小鸟急遽地穿过无灯的屋子的两边洞开的窗户，又在黑夜中消失了。
你像一颗隐在山后的星星，我是路上的行人。
但是你为什么站了一会，从面纱中瞥视我的脸，当你腰间搂着灌满的水瓶在河边路上行走的时候？

20

他天天来了又走了。
去吧，把我头上的花朵送去给他吧，我的朋友。
假如他问赠花的人是谁，我请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他——因为他来了又要走的。
他坐在树下的地上。
用繁花密叶给他敷设一个座位吧，我的朋友。
他的眼神是忧郁的，它把忧郁带到我的心中。
他没有说出他的心事；他只是来了又走了。

21

他为什么特地来到我的门前，这年轻的游子，当天色黎明的时候？
每次我进出经过他的身旁，我的眼睛总被他的面庞所吸引。
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同他说话还是保持沉默。他为什么特地到我门前来呢？
七月的阴夜是黑沉的；秋日的天空是浅蓝的，南风把春天吹得骀荡不宁。
他每次用新调编着新歌。
我放下活计眼里充满雾水。他为什么特地到我门前来呢？

22

当她用急步走过我的身旁，她的裙缘触到了我。
从一颗心的无名小岛上忽然吹来了一阵春天的温馨。
一霎飞触的撩乱扫拂过我，立刻又消失了，像扯落了的花瓣在和风中飘扬。
它落在我的心上，像她的身躯的叹息和她心灵的低语。

23

你为什么悠闲地坐在那里，把镯子玩得丁当作响呢？
把你的水瓶灌满了吧。是你应当回家的时候了。
你为什么悠闲地拨弄着水玩。偷偷地瞥视路上的行人呢？
灌满你的水瓶回家去吧。
早晨的时间过去了——沉黑的水不住地流逝。
波浪相互低语嬉笑闲玩着。
流荡的云片聚集在远野高地的天边。
它们留连着悠闲地看着你的脸微笑着。
灌满你的水瓶回家去吧。

24

不要把你心的秘密藏起，我的朋友！
对我说吧，秘密地对我一个人说吧。
你这个笑得这样温柔、说得这样轻软的人，我的心将听着你的语言，不是我的耳朵。

夜深沉，庭宁静，鸟巢也被睡眠笼罩着。

从踌躇的眼泪里，从沉吟的微笑着，从甜柔的羞怯和痛苦里，把你心的秘密告诉我吧！

25

“到我们这里来吧，青年人，老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眼里带着疯癫？”

“我不知道我喝了什么野罂粟花酒，使我的眼带着疯癫。”

“呵，多难为情！”

“好吧，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拙，有的人细心有的人马虎。有的眼睛会笑，有的眼睛会哭——我的眼睛是带着疯癫的。”

“青年人，你为什么这样凝立在树影下呢？”

“我的脚被我沉重的心压得疲倦了，我就在树影下凝立着。”

“呵，多难为情！”

“好吧，有人一直行进，有人到外流连，有的人是自由的，有的人是锁住的——我的脚被我沉重的心压得疲倦了。”

26

“从你慷慨的手里所付予的，我都接受。我别无所求。”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若是你给我一朵残花，我也要把它戴在心上。”

“若是那花上有刺呢？”

“我就忍受着。”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如果你只在我脸上瞥来一次爱怜的眼光，就会使我的生命直到死后还是甜蜜的。”

“假如那只是残酷的眼色呢？”

“我要让它永远穿刺我的心。”

“是了，是了，我懂得你，谦卑的乞丐，你是乞求一个人的一切所有。”

27

“即使爱只给你带来了哀愁，也信任它。不要把你的心关起。”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心是应该和一滴眼泪、一首诗歌一起送给人的，我爱。”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喜乐像露珠一样地脆弱，它在欢笑中死去。哀愁却是坚强而耐久。让含愁的爱在你眼中醒起吧。”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荷花在日中开放，丢掉了自己的一切所有。在永生的冬雾里，它将不再含苞。”

“呵，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语太隐晦了，我不懂得。”

28

你的疑问的眼光是含愁的。它要追探了解我的意思，好像月亮探测大海。

我已经把我生命的终始，全部暴露在你的眼前，没有任何隐秘和保留。因此你不认识我。

假如它是一块宝石，我就能把它碎成千百颗粒，穿成项链挂在你的颈上。

假如它是一朵花，圆圆小小香香的，我就能从枝上采来戴在你的发上。

但是它是一颗心，我的爱人。何处是它的边和底？

你不知道这个王国的边极，但你仍是这王国的女王。

假如它是片刻的欢娱，它将在喜笑中开花，你立刻就会看到、懂得了。

假如它是一阵痛苦，它将融化成晶莹眼泪，不着一字地反映出它最深的秘密。

但是它是爱，我的爱人。

它的欢乐和痛苦是无边的，它的需求和财富是无尽的。

它和你亲近得像你的生命一样，但是你永远不能完全了解它。

29

对我说吧，我爱！用言语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

夜是深黑的，星星消失在云里，风在叶丛中叹息。

我将披散我的头发，我的青蓝的披风将像黑夜一样地紧裹着我。我将把我的头紧抱在胸前：在甜柔的寂寞中在你心头低诉。我将闭目静听。我不会看望你的脸。

等到你的话说完了，我们将沉默凝坐。只有丛树在黑暗中微语。

夜将发白。天光将晓。我们将望望彼此的眼睛，然后各走各的路。

对我说话吧，我爱！用言语告诉我你唱的是什么。

30

你是一朵夜云，在我梦幻中的天空浮泛。

我永远用爱恋的渴想来描画你。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无尽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你的双脚被我心切望的热光染得绯红，我的落日之歌的搜集者！

我的痛苦之酒使你的唇儿苦甜。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寂寥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我用热情的浓影染黑了你的眼睛；我的凝视深处的崇魂！

我捉住了你，缠住了你，我爱，在我音乐的罗网里。

你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我永生的梦幻中的居住者！

31

我的心，这只野鸟，在你的双眼中找到了天空。

它们是清晓的摇篮，它们是星辰的王国。

我的诗歌在它们的深处消失。

只让我在这天空中高飞，翱翔在静寂的无限空间里。

只让我冲破它的云层，在它的阳光中展翅吧。

32

告诉我，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我的情人，告诉我，这是否真的。

当这一对眼睛闪出电光，你胸中的浓云发出风暴的回答。
我的唇儿，是真像觉醒的初恋的蓓蕾那样香甜么？
消失了的五月的回忆仍旧流连在我的肢体上么？
那大地，像一张琴，真因着我双足的踏触而颤成诗歌么？
那么当我来时，从夜的眼睛里真的落下露珠，晨光也真因为围绕我的身躯而感到喜悦么？
是真的么，是真的么，你的爱贯穿许多时代、许多世界来寻找我么？
当你最后找到了我，你天长地久的渴望，在我的温柔的话里，在我的眼睛嘴唇和飘扬的头发里，找到了完全的宁静么？
那么“无限”的神秘是真的写在我小小的额上么？
告诉我，我的情人，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

33

我爱你，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爱。
像一只迷路的鸟，我被捉住了。
当我的心抖战的时候，它丢了围纱，变成赤裸。用怜悯遮住它吧。爱人，请饶恕我的爱。
如果你不能爱我，爱人，请饶恕我的痛苦。
不要远远地斜视我。
我将偷偷地回到我的角落里去，在黑暗中坐地。
我将用双手掩起我赤裸的羞惭。
回过脸去吧，我的爱人，请饶恕我的痛苦。
如果你爱我，爱人，请饶恕我的欢乐。
当我的心被快乐的洪水卷走的时候，不要笑我的汹涌的退却。
当我坐在宝座上，用我暴虐的爱来统治你的时候，当我像女神一样向你施恩的时候，饶恕我的骄傲吧，爱人，也饶恕我的欢乐。

34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我看望了一夜，现在我脸上睡意重重。
只恐我在睡中把你丢失了。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我惊起伸出双手去摸触你，我问自己说：
“这是一个梦么？”
但愿我能用我的心系住你的双足，紧抱在胸前！
不要不辞而别，我爱。

35

只恐我太容易地认得你，你对我耍花招。
你用欢笑的闪光使我目盲来掩盖你的眼泪。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说出你所要说的话。
只恐我不珍爱你，你千方百计地闪避我。
只恐我把你和大家混在一起，你独自站在一边。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走你所要走的路。
你的要求比别人都多，因此你才静默。
你用嬉笑的无心来回避我的赠与。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
你从来不肯接受你想接受的东西。

36

他低声说：“我爱，抬起眼睛吧。”
我严厉地责骂他说：“走！”但是他不动。
他站在我面前拉住我的双手。我说：“躲开我！”但是他没有走。
他把脸靠近我的耳边。我瞪他一眼说：“不要脸！”但是他没有动。
他的嘴唇触到我的腮颊。我震颤了，说：“你太大胆了！”
但是他不怕丑。
他把一朵花插在我发上。我说：“这也没有用处！”但是他站着不动。
他取下我颈上的花环就走开了。我哭了，问我的心说：
“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37

“你愿意把你的鲜花的花环挂在我的颈上么，佳人？”
“但是你要晓得，我编的那个花环，是为大家的，为那些偶然瞥见的人，住在未开发的大地上的人，住在诗人歌曲里的人。”
现在来请求我的心作为答赠已经太晚了。
曾有一个时候，我的生命像一朵蓓蕾，它所有的芬芳都储藏在花心里。
现在它已远远地喷溢四散。
谁晓得什么魅力，可以把它们收集关闭起来呢？
我的心不容我只给一个人，它是要给与许多人的。

38

我爱，从前有一天，你的诗人把一首伟大史诗投进他心里。
呵，我不小心，它打到你的丁当的脚镯上而引起悲愁。
它裂成诗歌的碎片散洒在你的脚边。
我满载的一切古代战争的货物，都被笑浪所颠簸，被眼泪浸透而下沉。
你必须使这损失成为我的收获，我爱。
如果我的死后不朽的荣名的希望都破灭了，那就在生前使我不朽吧。
我将不为这损失伤心，也不责怪你。

39

整个早晨我想编一个花环，但是花儿滑掉了。
你坐在一旁偷偷地从侦伺的眼角看着我。
问这一对沉黑的恶作剧的眼睛，这是谁的错。
我想唱一支歌，但是唱不出来。
一个暗笑在你唇上颤动；你问它我失败的缘由。
让你微笑的唇儿发一个誓，说我的歌声怎样地消失在沉默里，像一只

在荷花里沉醉的蜜蜂。

夜晚了，是花瓣合起的时候了。

容许我坐在你的旁边，容许我的唇儿做那在沉默中、在星辰的微光中能做的工作吧。

40

一个怀疑的微笑在你眼中闪烁，当我来向你告别的时候。

我这样做的次数太多了，你想我很快又会回来。

告诉你实话，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样的怀疑。

因为春天年年回来；满月道过别又来访问，花儿每年回来在枝上红晕着脸，很可能我向你告别只为的要再回到你的身边。

但是把这幻象保留一会吧，不要冷酷粗率地把它赶走。

当我说我要永远离开你的时候，就当作真话来接受它，让泪雾暂时加深你眼边的黑影。

当我再来的时候，随便你怎样地狡笑吧。

41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深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哂笑。
因此我嘲笑自己，把我的秘密在玩笑中打碎。
我把我的痛苦说得轻松，因为怕你会这样做。
我想对你说出我要说的最真的话语，我不敢，我怕你不信。
因此我弄真成假，说出和我的真心相反的话。
我把我的痛苦说得可笑，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
我想用最宝贵的名词来形容你，我不敢，我怕得不到相当的酬报。
因此我给你安上苛刻的名字，而夸示我的硬骨。
我伤害你，因为怕你永远不知道我的痛苦。
我渴望静默地坐在你的身旁，我不敢，怕我的心会跳到我的唇上。
因此我轻松地说东道西，把我的心藏在语言的后面。
我粗暴地对待我的痛苦，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
我渴望从你身边走开，我不敢，怕你看出我的懦怯。
因此我随随便便地昂着走到你的面前。
从你眼里频频掷来的刺激，使我的痛苦永远新鲜。

42

呵，疯狂的、头号的醉汉；
如果你踢开门户在大众面前装疯；
如果你在一夜倒空囊橐，对慎重轻蔑地弹着指头；
如果你走着奇怪的道路，和无益的东西游戏；
不理会韵律和理性；
如果你在风暴前扯起船帆，你把船舵折成两半，
那么我就要跟随你，伙伴，喝得烂醉走向堕落灭亡。
我在稳重聪明的街坊中间虚度了日日夜夜。
过多的知识使我白了头发，过多的观察使我眼力模糊。
多年来我积攒了许多零碎的东西；

把这些东西摔碎，在上面跳舞，把它们散掷到风中去吧。
因为我知道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是最高的智慧。
让一切歪曲的顾虑消亡吧，让我无望地迷失了路途。
让一阵旋风吹来，把我连船锚一齐卷走。
世界上住着高尚的人，劳动的人，有用又聪明。
有的人很从容地走在前头，有的人庄重地走在后面。
让他们快乐繁荣吧，让我傻呆地无用吧。
因为我知道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是一切工作的结局。
我此刻誓将一切的要求，让给正人君人。
我抛弃我学识的自豪和是非的判断。
我打碎记忆的瓶壶，挥洒最后的眼泪。
以红果酒的泡沫来洗澡，使我欢笑发出光辉。
我暂且撕裂温恭和认真的标志。
我将发誓作一个无用的人，喝得烂醉而堕落灭亡下去。

43

不，我的朋友，我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随便你怎么说。
我将永不做一个苦行者，假如她不和我一同受戒。
这是我坚定的决心，如果我找不到一个荫凉的住处和一个忏悔的伴侣，我将永远不会变成一个苦行者。
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离开我的炉火与家庭，去退隐到深林里面；
如果在林荫中没有欢笑的回响；如果没有郁金色的衣裙在风中飘扬；
如果它的幽静不因有轻柔的微语而加深。
我将永不会做一个苦行者。

44

尊敬的长者，饶恕这一对罪人吧。
今天春风猖狂地吹起旋舞，把尘土和枯叶都扫走了，你的功课也随着一起丢掉了。
师父，不要说生命是虚空的。
因为我们和死亡订下一次和约，在一段温馨的时间中，我俩变成不朽。
即使是国王的军队凶猛地前来追捕，我们将忧愁地摇头说，弟兄们，你们扰乱了我们了。如果你们必须做这个吵闹的游戏，到别处去敲击你们的武器吧。因为我们刚在这片刻飞逝的时光中变成不朽。
如果亲切的人们来把我们围起，我们将恭敬地向他们鞠躬说，这个荣幸使我们惭愧。
在我们居住的无限天空之中，没有多少隙地。因为在春天繁花盛开，蜜蜂的忙碌的翅翼也彼此摩挤。只住着我们两个仙人的小天堂，是狭小得太可笑了。

45

对那些定要离开的客人们，求神帮他们快走，并且扫掉他们所有的足迹。
把舒服的、单纯的、亲近的微笑着一起抱在你的怀里。

今天是幻影的节日，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死期。
让你的笑声只作为无意义的欢乐，像浪花上的闪光。
让你的生命像露珠在叶尖一样，在时间的边缘上轻轻跳舞。
在你的琴弦上弹出无定的暂时的音调吧。

46

你离开我自己走了。
我想我将为你忧伤，还将用金色的诗歌铸成你孤寂的形象，供养在我的心里。
但是，我的运气多坏，时间是短促的。
青春一年一年地消逝；春日是暂时的；柔弱的花朵无意义地调谢，聪明人警告我说，生命只是一颗荷叶上的露珠。
我可以不管这些，只凝望着背弃我的那个人么？
这会是无益的，愚蠢的，因为时间是太短暂了。
那么，来吧，我的雨夜的脚步声；微笑吧，我的金色的秋天；来吧，无虑无忧的四月，散掷着你的亲吻。
你来吧，还有你，也有你！
我的情人们，你知道我们都是凡人。为一个取回她的心的人而心碎，是件聪明的事情么？因为时间是短暂的。
坐在屋角凝思，把我的世界中的你们都写在韵律里，是甜柔的。
把自己的忧伤抱紧，决不受人安慰，是英勇的。
但是一个新的面庞，在我门外偷窥，抬起眼来看我的眼睛。
我只能试去眼泪，更改我歌曲的腔调。
因为时间是短暂的。

47

如果你要这样，我就停了歌唱。
如果它使你心震颤，我就把眼光从你脸上挪开。
如果使你在行走时忽然惊跃，我就躲开另走别路。
如果在你编串花环时，使你烦乱，我就避开你寂寞的花园。
如果我使水花飞溅，我就不在你的河边划船。

48

把我从你甜柔的枷束中放出来吧，我爱，不要再斟上亲吻的酒。
香烟的浓雾窒塞了我的心。
开起门来，让晨光进入吧！
我消失在你里面，包缠在你爱抚的折痕之中。
把我从你的诱惑中放出来吧，把男子气概交还我，好让我把得到自由的心贡献给你。

49

我握住她的手把她抱紧在胸前。
我想以她的爱娇来填满我的怀抱，用亲吻来偷劫她的甜笑，用我的眼睛来吸饮她的深黑的一瞥。

呵，但是，它在哪里呢？谁能从天空滤出蔚蓝呢？
我想去把握美；它躲开我，只有躯体留在我的手里。
失望而困乏地，我回来了。
躯体哪能触到那只有精神才能触到的花朵呢？

50

爱，我的心日夜想望和你相见——那像吞灭一切的死亡一样的会见。
像一阵风暴把我卷走；把我的一切都拿去；劈开我的睡眠抢走我的梦。剥夺了我的世界。
在这毁灭里，在精神的全部赤露里，让我们在美中合一吧。
我的空想是可怜的！除了在你里面，哪有这合一的希望呢，我的神？

51

那么唱完最后一支歌就让我们走吧。
当这夜过完就把这夜完掉。
我想把谁紧抱在臂里呢？梦是永不会被捉住的。
我渴望的双手把“空虚”紧压在我心上，压碎了我的胸膛。

52

灯为什么熄了呢？
我用斗篷遮住它怕它被风吹灭，因此灯熄了。
花为什么谢了呢？
我的热恋的爱把它紧压在我的心上，因此花谢了。
泉为什么干了呢？
我盖起一道堤把它拦起给我使用，因此泉干了。
琴弦为什么断了呢？
我强弹一个它力不能胜的音节，因此琴弦断了。

53

为什么盯着我使我羞愧呢？
我不是来求乞的。
只为要消磨时光，我才来站在你院边的篱外。
为什么盯着我使我羞愧呢？
我没有从你园里采走一朵玫瑰，没有摘下一颗果子。
我谦卑地在任何生客都可站立的路边棚下，找个荫蔽。
我没有采走一朵玫瑰。
是的，我的脚疲乏了，骤雨又落了下来。
风在摇曳的竹林中呼叫。
云阵像败退似地跑过天空。
我的脚疲乏了。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待我，或是你在门口等什么人。
闪电昏眩了你看望的目光。
我怎能知道你会看到站在黑暗中的我呢？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待我。

白日过尽，雨势暂停。
我离开你园畔的树荫和草地上的座位。
日光已暗；关上你的门户吧；我走我的路。
白日过尽了。

54

市集已过，你在夜晚急急地提着篮子要到哪里去呢？
他们都挑着担子回家去了；月亮从村树隙中下窥。
唤船的回声从深黑的水上传到远处野鸭睡眠的泽沼。
在市集已过的时候，你提着篮子急忙地要到哪里去呢？
睡眠把她的手指按在大地的双眼上。
鸦巢已静，竹叶的微语也已沉默。
劳动的人们从田间归来，把席子展铺在院子里。
在市集已过的时候，你提着篮子急忙地要到哪里去呢？

55

正午的时候你走了。
烈日当空。
当你走的时候，我已做完了工作，坐在凉台上。
不定的风吹来，含带着许多远野的香气。
鸽子在树荫中不停地叫唤，一只蜜蜂在我屋里飞着，嗡出许多远野的消息。
村庄在午热中入睡了。路上无人。
树叶的声音时起时息。
我凝望天空，把一个我知道的人的名字织在蔚蓝里，当村庄在午热中入睡的时候。
我忘记把头发编起。困倦的风在我颊上和它嬉戏。
河水在荫岸下平静地流着。
懒散的白云动也不动。
我忘了编起我的头发。
正午的时候你走了。
路上尘土灼热，田野在喘息。
鸽子在密叶中呼唤。
我独坐在凉台上，当你走的时候。

56

我是妇女中为平庸的日常家务而忙碌的一个。
你为什么把我挑选出来，把我从日常生活的凉荫中带出来？
没有表现出来的爱是神圣的。它像宝石般在隐藏的心的朦胧里放光。在奇异的日光中，它显得可怜地晦暗。
呵，你打碎我心的盖子，把我颤栗的爱情拖到空旷的地方，把那阴暗的藏我心巢的一角永远破坏了。
别的女人和从前一样。
没有一个人窥探到自己的最深处，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秘密。

她们轻快地微笑，哭泣，谈话，工作。她们每天到庙里去，点上她们的灯，还到河中取水。

我希望能从无遮拦的颤羞中把我的爱情救出，但是你掉头不顾。

是的，你的前途是远大的，但是你把我的归路切断了，让我在世界的无睫毛的眼睛日夜瞪视之下赤裸着。

57

我采了你的花，呵，世界！

我把它压在胸前，花刺伤了我。

日光渐暗，我发现花儿凋谢了，痛苦却存留着。

许多有香有色的花又将来到你这里，呵，世界！

但是我采花的时代过去了，黑夜悠悠，我没有了玫瑰，只有痛苦存留着。

58

有一天早晨，一个盲女来献给我一串盖在荷叶下的花环。

我把它挂在颈上，泪水涌上我的眼睛。

我吻了它，说：“ 你和花朵一样地盲目。”

“你自己不知道你的礼物是多么美丽。”

59

呵，女人，你不但是神的，而且是人的手工艺品；他们永远从心里用美来打扮你。

诗人用比喻的金线替你织网，画家们给你的身形以永新的不朽。

海献上珍珠，矿献上金子，夏日的花园献上花朵来装扮你，覆盖你，使你更加美妙。

人类心中的愿望，在你的青春上洒上光荣。。

你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

60

在生命奔腾怒吼的中流，呵，石头雕或的“ 美 ”，你冷静无言，独自超绝地站立着。

“伟大的时间 ” 依恋地坐在你脚边低语说：

“说话吧，对我说话吧，我爱，说话吧，我的新娘！”

但是你的话被石头关住了，呵，“ 不动的美 ”!

61

安静吧，我的心，让别离的时间甜柔吧。

让它不是个死亡，而是圆满。

让爱恋融入记忆，痛苦融入诗歌吧。

让穿越天空的飞翔在巢上敛翼中终止。

让你双手的最后的接触，像夜中的花朵一样温柔。

站住一会吧，呵，“ 美丽的结局 ”，用沉默说出最后的话语吧。

我向你鞠躬，举起我的灯来照亮你的归途。

62

在梦境的朦胧小路上，我去寻找我前生的爱。
她的房子是在冷静的街尾。
在晚风中，她爱养的孔雀在架上昏睡，鸽子在自己的角落里沉默着。
她把灯放在门边，站在我面前。
她抬起一双大眼望着我的脸，无言地问道：“你好么，我的朋友？”
我想回答，但是我们的语言迷失而又忘却了。
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起我们叫什么名字。
眼泪在她眼中闪光，她向我伸出右手。我握住她的手静默地站着。
我们的灯在晚风中颤摇着熄灭了。

63

行路人，你必须走么？
夜是静寂的，黑暗在树林上昏睡。
我们的凉台上灯火辉煌，繁花鲜美，青春的眼睛还清醒着。
你离开的时间到了么？
行路人，你必须走么？
我们不曾用恳求的手臂来抱住你的双足。
你的门开着。你的立在门外的马，也已上了鞍鞯。
如果我们想拦住你的去路，也只是用我们的歌曲。
如果我们曾想挽留你，也只用我们的眼睛。
行路人，我们没有希望留住你，我们只有眼泪。
在你眼里发光的是什么样的不灭之火？
在你血管中奔流的是什么样的不宁的热力？
从黑暗中有什么召唤在引动你？
你从天上的星星中，念到什么可怕的咒语，就是黑夜沉默而异样地走进你心中时带来的那个密封的秘密的消息？
如果你不喜欢那热闹的集会，如果你需要安静，困乏的心呵，我们就吹灭灯火，停止琴声。
我们将在风叶声中静坐在黑暗里，倦乏的月亮将在你窗上洒上苍白的光辉。
呵，行路上，是什么不眠的精灵从中夜的心中和你接触了呢？

64

我在大路灼热的尘土上消磨了一天。
现在，在晚凉中我敲着一座小庙的门。这庙已经荒废倒塌了。
一棵愁苦的菩提树，从破墙的裂缝里伸展出饥饿的爪根。
从前曾有过路人到这里来洗疲乏的脚。
他们在新月的微光中在院里摊开席子，坐着谈论异地的风光。
早起他们精神恢复了，鸟声使他们欢悦，友爱的花儿在道边向他们点首。
但是当我来的时候没有灯在等待我。
只有残留的灯烟熏的黑迹，像盲人的眼睛，从墙上瞪视着我。

萤虫在涸池边的草里闪烁，竹影在荒芜的小径上摇曳。
我在一天之末做了没有主人的客人。
在我面前的是漫漫的长夜，我疲倦了。

65

又是你呼唤我么？
夜来到了，困乏像爱的恳求用双臂围抱住我。
你叫我了么？
我已把整天的工夫给了你，残忍的主妇，你还定要掠夺我的夜晚么？
万事都有个终结，黑暗的静寂是个人独有的。
你的声音定要穿透黑暗来刺击我么？
难道你门前的夜晚没有音乐和睡眠么？
难道那翅翼不响的星辰，从来不攀登你的不仁之塔的上空么？
难道你园中的花朵，永不在绵软的死亡中堕地么？
你定要叫我么，你这不安静的人？
那就让爱的愁眼，徒然地因着盼望而流泪。
让灯盏在空屋里点着。
让渡船载那些困乏的工人回家。
我把梦想丢下，来奔赴我的召唤。

66

一个流浪的疯子在寻找点金石。他褐黄的头发乱蓬蓬地蒙着尘土，身体瘦得像个影子。他双唇紧闭，就像他的紧闭的心门。他的烧红的眼睛就像萤火虫的灯亮在寻找他的爱侣。

无边的海在他面前怒吼。

喧哗的波浪，在不停地谈论那隐藏的珠宝，嘲笑那不懂得它们的意思的愚人。

也许现在他不再有希望了，但是他不肯休息，因为寻求变成他的生命——

就像海洋永远向天伸臂要求不可得到的东西——

就像星辰绕着圈走，却要寻找一个永不能到达的目标——

在那寂寞的海边，那头发垢乱的疯子，也仍旧徘徊着寻找点金石。

有一天，一个村童走上来问："告诉我，你腰上的那条金链是从哪里来的呢？"

疯子吓了一跳——那条本来是铁的链子真的变成金的了；这不是一场梦，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成的。

他狂乱地敲着自己的前额——什么时候，呵，什么时候在他的不知不觉之中得到成功了呢？

拾起小石去碰碰那条链子，然后不看看变化与否，又把它扔掉，这已成了习惯；就是这样，这疯子找到了又失掉了那块点金石。

太阳西沉，天空灿金。

疯子沿着自己的脚印走回，去寻找他失去的珍宝。他气力尽消，身体弯曲，他的心像连根拔起的树一样，萎垂在尘土里了。

67

虽然夜晚缓步走来，让一切歌声停歇；
虽然我的伙伴都去休息而你也倦乏了；
虽然恐怖在黑暗中弥漫，天空的险也被面纱遮起；
但是，鸟儿，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这不是林中树叶的阴影，这是大海涨溢，像一条深黑的龙蛇。
这不是盛开的茉莉花的跳舞，这是闪光的水沫。
呵，何处是阳光下的绿岸，何处是你的窝巢？
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长夜躺在你的路边，黎明在朦胧的山后睡眠。
星辰屏息地数着时间，柔弱的月儿在夜中浮泛。
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对于你，这里没有希望，没有恐怖。
这里没有消息，没有低语，没有呼唤。
这里没有家，没有休息的床。
这里只有你自己的一双翅翼和无路的天空。
鸟儿，呵，我的鸟儿，听我的话，不要垂翅吧。

68

没有人永远活着，兄弟，没有东西可以经久。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个旧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那条长的旅程。
一个单独的诗人，不必去唱一支旧歌。
花儿萎谢；但是戴花的人不必永远悲伤。
弟兄，把这个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必须有一段完全的停歇，好把“圆满”编进音乐。
生命向它的黄昏下落，为了沉浸于金影之中。
必须从游戏中把“爱”招回，去饮忧伤之酒，再去生于泪天。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忙去采花，怕被过路的风偷走。
去夺取稍纵即逝的接吻，使我们血液奔流双目发光。
我们的生命是热切的，愿望是强烈的，因为时间在敲着离别之钟。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我们没有时间去把握一件事物，揉碎它又把它丢在地上。
时间急速地走过，把梦幻藏在裙底。
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只有几天恋爱的工夫。
若是为工作和劳役，生命就变得无尽的漫长。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美对我们是甜柔的，因为她和我们生命的快速调子应节舞蹈。
知识对我们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永不会有时间去完成它。
一切都在永生的天上做完。但是大地的幻象的花朵，却被死亡保持得永远新鲜。
弟兄，把这紧记在心及时行乐吧。

69

我要追逐金鹿。

你也许会讪笑，我的朋友，但是我追求那逃避我的幻象。
我翻山越谷，我游遍许多无名的土地，因为我要追逐金鹿。
你到市场采买，满载着回家，但不知从何时何地一阵无家之风吹到我身上。
我心中无牵无挂；我把一切所有都撇在后面。
我翻山越谷，我游遍许多无名的土地——因为我在追逐金鹿。

70

我记得在童年时代，有一天我在水沟里漂一只纸船。
那是七月的一个阴湿的天，我独自快乐地嬉戏。
我在沟里漂一只纸船。
忽然间阴云密布，狂风怒号，大雨倾注。
浑水像小河般流溢，把我的船冲没了。
我心里难过地想：这风暴是故意来破坏我的快乐的，它的一切恶意都是对着我的。
今天，七月的阴天是漫长的，我在默忆我生命中以我为失败者的一切游戏。
我抱怨命运，因为它屡次戏弄了我，当我忽然忆起我的沉在沟里的纸船的时候。

71

白日未尽，河岸上的市集未散。
我只恐我的时间浪掷了，我的最后一文钱也丢掉了。
但是，没有，我的兄弟，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买卖做完了。
两边的手续费都收过了，该是我回家的时候了。
但是，看门的，你要你的辛苦钱么？
别怕，我还有点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风声宣布着风暴的威胁，西方低垂的云影预报着恶兆。
静默的河水在等候着狂风。
我怕被黑夜赶上，急忙过河。
呵，船夫，你要收费！
是的，兄弟，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路边树下坐着一个乞丐。可怜呵，他含着羞怯的希望看着我的脸！
他以为我富足地携带着一天的利润。
是的，兄弟，我还有点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夜色愈深，路上静寂。萤火在草间闪烁。
谁以悄悄的蹑步在跟着我？
呵，我知道，你想掠夺我的一切获得。我必不使你失望！
因为我还有些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夜半到家。我两手空空。
你带着切望的眼睛，在门前等我，无眠而静默。
像一只羞怯的鸟，你满怀热爱地飞到我胸前。

叹，哎，我的神，我还有许多剩余。命运并没有把我的一切都骗走。

72

用了几天的苦工，我盖起一座庙宇。这庙里没有门窗，墙壁是用层石厚厚地垒起的。

我忘掉一切，我躲避大千世界，我神注目夺地凝视着我安放在龛里的偶像。

里面永远是黑夜，以香油的灯盏来照明。

不断的香烟，把我的心缭绕在沉重的螺旋里。

我彻夜不眠，用扭曲混乱的线条在墙上刻画出一些奇异的图形——生翼的马，人面的花。四肢像蛇的女人。

我不在任何地方留下一线之路，使鸟的歌声，叶的细语，或村镇的喧嚣得以进入。

在沉黑的仰顶上，唯一的声音是我礼赞的回响。

我的心思变得强烈而镇定，像一个尖尖的火焰。我的感官在狂欢中昏晕。

我不知时间如何度过，直到巨雷震劈了这座庙宇，一阵剧痛刺穿我的心。

灯火显得苍白而羞愧；墙上的刻画像是被锁住的梦，无意义地瞪视着，仿佛要躲藏起来。

我看着龛上的偶像，我看见它微笑了，和神的活生生的接触，它活了起来。被我囚禁的黑夜，展起翅来飞逝了。

73

无量的财富不是你的，我的耐心的微黑的尘土母亲。

你操劳着来填满你孩子们的嘴，但是粮食是很少的。

你给我们的欢乐礼物，永远不是完全的。

你给你孩子们做的玩具，是不牢的。

你不能满足我们的一切渴望，但是我能为此就背弃你么？

你的含着痛苦阴影的微笑，对我的眼睛是甜柔的。

你的永不满足的爱，对我的心是亲切的。

从你的胸乳里，你是以生命而不是以不朽来哺育我们，因此你的眼睛永远是警醒的。

你累年积代地用颜色和诗歌来工作，但是你的天堂还没有盖起，仅有天堂的愁苦的意味。

你的美的创造上蒙着泪雾。

我将把我的诗歌倾注入你无言的心里，把我的爱倾注入你的爱中。

我将用劳动来礼拜你。

我看见过你的温慈的面庞，我爱你的悲哀的尘土，大地母亲。

74

在世界的谒见堂里，一根朴素的草叶，和阳光与夜半的星辰坐在同一条毡褥上。

我的诗歌，也这样地和云彩与森林的音乐，在世界的心中平分席次。

但是，你这富有的人，你的财富，在太阳的喜悦的金光和沉思的月亮的柔光这种单纯的光彩里，却占不了一份。

包罗万象的天空的祝福，没有洒在它的上面。

等到死亡出现的时候，它就苍白枯萎，碎成尘土了。

75

夜半，那个自称的苦行人宣告说：

“弃家求神的时候到了。呵，谁把我牵住在妄想里这么久呢？”

神低声道：“是我。”但是这个人的耳朵是塞住的。

他的妻子和吃奶的孩子一同躺着，安静地睡在床的那边。

这个人说：“什么人把我骗了这么久呢？”

声音又说：“是神。”但是他听不见。

婴儿在梦中哭了，挨向他的母亲。

神命令说：“别走，傻子，不要离开你的家。”但是他还是听不见。

神叹息又委屈地说：“为什么我的仆人要把我丢下，而到处去找我呢？”

76

庙前的集会正在进行。从一早起就下雨，这一天快过尽了。

比一切群众的欢乐还光辉的，是一个花一文钱买到一个棕叶哨子的小女孩的光辉的微笑。

哨子的尖脆欢乐的声音，在一切笑语喧哗之上飘浮。

无尽的人流挤在一起，路上泥泞，河水在涨，雨在不停地下着，田地都没在水里。

比一切群众的烦恼更深的，是一个小男孩的烦恼——他连买那根带颜色的小棍的一文钱都没有。

他苦闷的眼睛望着那间小店，使得这整个人类的集会变成可悲悯的。

77

西乡来的工人和他的妻子正忙着替砖窑挖土。

他们的小女儿到河边的渡头上；她无休无息地擦洗锅盘。

她的小弟弟，光着头，赤裸着黧黑的涂满泥土的身躯，跟着她，听她的话，在高高的河岸上耐心地等着她。

她顶着满瓶的水，平稳地走回家去，左手提着发亮的铜壶，右手拉着那个孩子——她是妈妈的小丫头，繁重的家务使她变得严肃了。

有一天我看见那赤裸的孩子伸着腿坐着，

他姐姐坐在水里，用一把土在转来转去地擦洗一把水壶。

一只毛茸茸的小羊，在河岸上吃草。

它走过这孩子身边，忽然大叫了一声，孩子吓得哭喊起来。

他姐姐放下水壶跑上岸来。

她一只手抱起弟弟，一只手抱起小羊，把她的爱抚分成两半，人类和动物的后代在慈爱的连结中合一了。

78

在五月天里，闷热的正午仿佛无尽地悠长。干地在灼热中渴得张着口。
当我听到河边有个声音叫道：“来吧，我的宝贝！”
我合上书开窗外视。
我看见一只皮毛上尽是泥土的大水牛，眼光沉着地站在河边；
一个小伙子站在没膝的水里，在叫它去洗澡。
我高兴而微笑了，我心里感到一阵甜柔的接触。

79

我常常思索，人和动物之间没有语言，他们心中互相认识的界线在哪里。

在远古创世的清晨，通过哪一条太初乐园的单纯的小径，他们的心曾彼此访问过。

他们的亲属关系早被忘却，他们不变的足印的符号并没有消灭。

可是忽然在些无言的音乐中，那模糊的记忆清醒起来，动物用温柔的信任注视着人的脸，人也用嬉笑的感情下望着它的眼睛。

好像两个朋友戴着面具相逢，在伪装下彼此模糊地互认着。

80

用一转的秋波，你能从诗人的琴弦上夺去一切诗歌的财富，美妙的女人！

但是你不愿听他们的赞扬，因此我来颂赞你。

你能使世界上最骄傲的头在你脚前俯伏。

但是你愿意崇拜的是你所爱的没有名望的人们，因此我崇拜你。

你的完美的双臂的接触，能在帝王荣光上加上光荣。

但你却用你的手臂去扫除尘土，使你微贱的家庭整洁，因此我心中充满了钦敬。

81

你为什么这样低声地对我耳语，呵，“死亡”，我的“死亡”？

当花儿晚谢，牛儿归棚，你偷偷地走到我身边，说出我不了解的话语。

难道你必须用昏沉的微语和冰冷的接吻来向我求爱，来赢得我心么，呵，“死亡”，我的“死亡”？

我们的婚礼不会有铺张的仪式么？

在你褐黄的卷发上不系上花串么？

在你前面没有举旗的人么？你也没有通红的火炬，使黑夜像着火一样地明亮么，呵，“死亡”，我的“死亡”？

你吹着法螺来吧，在无眠之夜来吧。

给我穿上红衣，紧握我的手把我娶走吧。

让你的驾着急躁嘶叫的马的车辇，准备好等在我门前吧。

揭开我的面纱骄傲地看我的脸吧，呵，“死亡”，我的“死亡”。

82

我们今夜要做“死亡”的游戏，我的新娘和我。

夜是深黑的，空中的云霾是翻腾的，波涛在海里泡哮。

我们离开梦的床榻，推门出去，我的新娘和我。

我们坐在秋千上，狂风从后面猛烈地推送我们。
我的新娘吓得又惊又喜，她颤抖着紧靠在我的胸前。
许多日子我温存服侍她。
我替她铺一个花床，我关上门不让强烈的光射在她眼上。
我轻轻地吻她的嘴唇，软软地在她耳边低语，直到她困倦得半入昏睡。
她消失在模糊的无边甜柔的云雾之中。
我摩抚她，她没有反应；我的歌唱也不能把她唤醒。
今夜，风暴的召唤从旷野来到。
我的新娘颤抖着站起，她牵着我的手走了出来。
她的头发在风中飞扬，她的面纱飘动，她的花环在胸前悉悉作响。
死亡的推送把她摇晃活了。
我们面面相看，心心相印，我的新娘和我。

83

她住在玉米地边的山畔，靠近那股嬉笑着流经古树的庄严的阴影的清泉。女人们提罐到这里装水，过客们在这里谈话休息。她每天随着潺潺的泉韵工作幻想。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从云中的山上下来；她的头发像醉蛇一样的纷乱。我们惊奇地问："你是谁？"他不回答，只坐在喧闹的水边，沉默地望着她的茅屋。我们吓得心跳。

到了夜里，我们都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晨，女人们到杉树下的泉边取水，她们发现她茅屋的门开着，但是，她的声音没有了，她微笑的脸哪里去了呢？

空罐立在地上，她屋角的灯，油尽火灭了。没有人晓得在黎明以前她跑到哪里去了——那个陌生人也不见了。

到了五月，阳光渐强，冰雪化尽，我们坐在泉边哭泣。我们心里想："她去的地方有泉水么，在这炎热焦渴的天气中，她能到哪里去取水呢？"我们惶恐地对问："在我们住的山外还有地方么？"

夏天的夜里，微风从南方吹来；我坐在她的空屋里，没有点上的灯仍在那里立着。

忽然间那座山峰，像帘幕拉开一样从我眼前消失了。"呵，那是她来了。你好么，我的孩子？你快乐么？在无遮的天空下，你有个荫凉的地方么？可怜呵，我们的泉水不在这里供你解渴。"

"那边还是那个天空，"她说，"只是不受屏山的遮隔，——也还是那股流泉长成江河，——也还是那片土地伸广变成平原。""一切都有了，"我叹息说，"只有我们不在。"她含愁地笑着说："你们是在我的心里。"我醒起听见泉流潺潺，杉树的叶子在夜中沙沙地响着。

84

黄绿的稻田上掠过秋云的阴影，后面是狂追的太阳。
蜜蜂被光明所陶醉，忘了吸蜜，只痴呆地飞翔嗡唱。
河里岛上的鸭群，无缘无故地欢乐地吵闹。
我们都不回家吧，兄弟们，今天早晨我们都不去工作。
让我们以狂风暴雨之势占领青天，让我们飞奔着抢夺空间吧。

笑声飘浮在空气上，像洪水上的泡沫。
弟兄们，让我们把清晨浪费在无用的歌曲上面吧。

85

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后读着我的诗？
我不能从春天的财富里送你一朵花，天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片金影。
开起门来四望吧。
从你的群花盛开的园子里，采取百年前消逝了的花儿的芬芳记忆。
在你心的欢乐里，愿我感到一个春晨吟唱的活的欢乐，把它快乐的声音，传过一百年的时间。

飞鸟集

郑振铎　　译

1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2

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

3

世界对着它的爱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
它变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4

是“地”的泪点，使她的微笑保持着青春不谢。

5

广漠无垠的沙漠热烈地追求着一叶绿草的爱，但她摇摇头，笑起来，飞了开去。

6

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那末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7

跳舞着的流水呀，在你途中的泥沙，要求你的歌声，你的流动呢。你肯夹跛足的泥沙而俱下么？

8

她的热切的脸，如夜雨似的，搅扰着我的梦魂。

9

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爱的。

10

忧思在我的心里平静下去，正如黄昏在寂静的林中。

11

有些看不见的手指，如懒懒的微　似的，正在我的心上，奏着潺湲动的乐声。

12

“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凝问。”
“天空呀，我回答的话是什么？”
“是永恒的沉默。”

13

静静地听，我的心呀，听那“世界”的低语，这是他对你的爱的表示呀。

14

创造的神秘，有如夜间的黑暗，——是伟大的。而知识的幻影，不过如晨间之雾。

15

不要因为峭壁是高的，而让你的爱情坐在峭壁上。

16

我今晨坐在窗前，“世界”如一个过路的人似的，停留了一会，向我点点头又走过去了。

17

这些微*，是绿叶的簌簌之声呀；他们在我的心里，愉悦的微语着。

18

你看不见你的真相，你所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

19

主呀，我的那些愿望真是愚傻呀，它们杂在你的歌声中喧叫着呢。
让我只是静听着吧。

20

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
是那最好的选择我。

21

那些把灯背在他们的背上的人，把他们的影子投到他们前面去。

22

我存在，乃是所谓生命的一个永久的奇迹。

23

“我们，萧萧的树叶，都有声响回答那暴风雨，但你是谁呢，那样地沉默着？”
“我不过是一朵花。”

24

休息之隶属于工作，正如眼睑之隶属于眼睛。
25
人是一个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
26
上帝希望我们酬答他的，在于他送给我们的花朵，而不在于太阳和土地。
27
光如一个裸体的孩子，快快活活地在绿叶当中游戏，他不知道人是会欺诈的。
28
啊，美呀，在爱中找你自己吧，不要到你镜子的谄谀中去找呀。
29
我的心冲激着她的波浪在“世界”的海岸上，蘸着眼泪在上边写着她的题记：
“我爱你。”
30
“月儿呀，你等候什么呢？”
“要致敬意于我必须给他让路的太阳。”
31
绿树长到了我的窗前，仿佛是喑哑的大地发出的渴望的声音。
32
上帝自己的清晨，在他自己看来也是新奇的。
33
生命因了“世界”的要求，得到他的资产，因了爱的要求，得到他的价值。
34
干的河床，并不感谢他的过去。
35
鸟儿愿为一朵云。

云儿愿为一只鸟。
36
瀑布歌道：“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
37
我不能说出这心为什么那样默默地颓丧着。
那小小的需要，他是永不要求，永不知道，永不记着的。
38
妇人，你在料理家事的时候，你的手足歌唱着，正如山间的溪水歌唱着在小石中流过。
39
太阳横过西方的海面时，对着东方，致他的最后的敬礼。
40
不要因为你自己没有胃口，而去责备你的食物。
41
群树如表示大地的愿望似的，竖趾立着，向天空窥望。
42
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得久了。
43
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但是人类却兼有了海里的沉默，地上的喧闹，与空中的音乐。
44
“世界”在踌躇之心的琴弦上跑过去，奏出忧郁的乐声。
45
他把他的刀剑当做他的上帝。
当他的刀剑胜利时他自己却失败了。
46
上帝从创造中找到他自己。
47
阴影戴上她的面幕，秘密地，温顺地，用她的沉默的爱的脚步，跟在“光”后边。
48
群星不怕显得像萤火虫那样。
49
谢谢上帝，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下的活人之一。
50
心是尖锐的，不是宽博的，它执着在每一点上，却并不活动。
51
你的偶像委散在尘土中，这可证明上帝的尘土比你的偶像还伟大。
52
人在他的历史中表现不出他自己，他在历史中奋斗着露出头角。
53
玻璃灯因为瓦灯叫他做表兄而责备瓦灯，但当明月出来时，玻璃灯却温和地微笑着，叫明月为——“我亲爱的，亲爱的姊姊。”

54

我们如海鸥之与波涛相遇似的，遇见了，走近了。海鸥飞去，波涛滚滚地流开，我们也分别了。

55

日间的工作完了，于是我像一只拖在海滩上的小船，静静地听着晚潮跳舞的乐声。

56

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惟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57

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58

麻雀看见孔雀负担着它的翎尾，替它担忧。

59

决不害怕刹那——永恒之声这样地唱着。

60

飓风于无路之中寻求最短之路，又突然地在“无何有之国”终止它的寻求了。

61

在我自己的杯中，饮了我的酒吧，朋友。

一倒在别人的杯里，这酒的腾跳的泡沫便要消失了。

62

“完全”为了对“不全”的爱，把自己装饰得美丽。

63

上帝对人说道：“我医治你，所以要伤害我，我爱你，所以要惩罚你。”

64

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65

小草呀，你的足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

66

幼花开放了它的蓓蕾，叫道：“亲爱的世界呀，请不要萎谢了。”

67

上帝对于大帝国会生厌，却决不会厌恶那小小的花朵。

68

错误经不起失败，但是真理却不怕失败。

69

瀑布歌道：“虽然渴者只要少许的水便够了，我却很快活地给与了我全部的水。”

70

把那些花朵抛掷上去的那一阵子无休无止的狂欢大喜的劲儿，其源泉是在哪里呢？

71

樵夫的斧头，问树要斧柄。

树便给了他。

72
这寡独的黄昏，幕着雾与雨，我在我心的孤寂里，感觉到它的叹息了。
73
贞操是从丰富的爱情中生出来的资产。
74
雾，像爱情一样，在山峰的心上游戏，生出种种美丽的变幻。
75
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他欺骗我们。
76
诗人的风，正出经海洋和森林，求它自己的歌声。
77
每一个孩子生出时所带的神示说：上帝对于人尚未灰心失望呢。
78
绿草求她地上的伴侣。
树木求他天空的寂寞。
79
人对他自己建筑起堤防来。
80
我的朋友，你的语声飘荡在我的心里，像那海水的低吟之声，绕缭在静听着的松林之间。
81
这个不可见的黑暗之火焰，以繁星为其火花的，到底是什么呢？
82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83
那想做好人的，在门外敲着门，那爱人的，看见门敞开着。
84
在死的时候，众多合而为一，在生的时候，这“一”化而为众多。
上帝死了的时候，宗教便将合而为一。
85
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
86
“你离我有多少远呢，果实呀？”
“我是藏在你的心里呢，花呀。”
87
这个渴望是为了那个在黑夜里感觉得到，在大白天里却看不见的。
88
露珠对湖水说道：“你，是在荷叶下面的大露珠，我是在荷叶上面的较小的露珠。”
89
刀鞘保护刀的锋利，它自己则满足于它的迟钝。
90
在黑暗中“一”视若一体，在光亮中，“一”便视若众多。
91

大地借助于绿草，显出她自己的殷勤好客。
92
绿叶的生与死乃是旋风的急骤的旋转，它的更广大的旋转的圈子乃是在天上繁星之间徐缓的转动。
93
权威对世界说道：“我是我的。”
世界便把权威囚禁在她的宝座下面。
爱情对世界说道：“我是你的。”
世界便给予爱情以在她屋内来往的自由。
94
浓雾仿佛是大地的愿望。
它藏起了太阳，而太阳乃是她所呼求的。
95
安静些吧，我的心，这些大树都是祈祷者呀。
96
瞬刻的喧声，讥笑着永恒的音乐。
97
我想起了浮泛在生与爱与死的川流上的许多别的时代，以及这些时代之被遗忘，我便感觉到离开尘世的自由了。
98
我灵魂里的忧郁就是她的新妇的面纱。
这面纱等候着在夜间卸去。
99
死之印记给生的钱币以价值；使它能够用生命来购买那真正的宝物。
100
白云谦逊地站在天之一隅。
晨光给他戴上了霞彩。
101
尘土受到损辱，却以她的花朵来报答。
102
只管走过去，不必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
103
根是地下的枝。
枝是空中的根。
104
远远去了的夏之音乐，翱翔于秋间，寻求它的旧垒。
105
不要从你自己的袋里掏出勋绩借给你的朋友，这是污辱他的。
106
无名的日子的感触，攀缘在我的心上，正像那绿色的苔藓，攀缘在老树的周身。
107
回声嘲笑着她的原声，以证明她是原声。

108
当富贵利达的人夸说他得到上帝的特别恩惠时，上帝却羞了。
109
我投射我自己的影子在我的路上，因为我有一盏还没有燃点起来的明灯。
110
人走进喧哗的群众里去，为的是要淹没他自己的沉默的呼号。
111
终止于衰竭的是“死亡”，但“圆满”却终止于无穷。
112
太阳穿一件朴素的光衣。白云却披了灿烂的裙裾。
113
山峰如群儿之喧嚷，举起他们的双臂，想去捉天上的星星。
114
道路虽然拥挤，却是寂寞的，因为它是不被爱的。
115
权威以它的恶行自夸；落下的黄叶与浮游过的云片都在笑它。
116
今天大地在太阳光里向我营营哼鸣，像一个织着布的妇人，用一种已经被忘却的语言，哼着一些古代歌曲。
117
绿草是无愧于它所生长的伟大世界的。
118
梦是一个一定要谈话的妻子。
睡眠是一个默默地忍受的丈夫。
119
夜与逝去的日子接吻，轻轻地在耳旁说道：“我是死，是你的母亲。我就要给你以新的生命。”
120
黑夜呀，我感觉得你的美了，你的美如一个可爱的妇人，当她把灯灭了的时候。
121
我把在那些已逝去的世界上的繁荣带到我的世界上来。
122
亲爱的朋友呀，当我静听着海涛时，我有好几次在暮色深沉的黄昏里，在这个海岸上，感得你的伟大思想的沉默了。
123
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慈善的举动。
124
夜对太阳说道：“在月亮中，你送了你的情书给我。”
“我已在绿草上留下我的流着泪点的回答了。”
125
伟人是一个天生的孩子，当他死时，他把他的伟大的孩提时代给了世界。

126
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
127
蜜蜂从花中啜蜜，离开时营营地道谢。
浮夸的蝴蝶却相信花是应该向他道谢的。
128
如果你不等待着要说出完全的真理，那末把话说出来是很容易的。
129
“可能”问“不可能”道：
“你住在什么地方呢？”
它回答道：“在那无能为力者的梦境里。”
130
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时，真理也要被关在外面了。
131
我听见有些东西在我心的忧闷后面萧萧作响——我不能看见它们。
132
闲暇在动作时便是工作。
静止的海水荡动时便成波涛。
133
绿叶恋爱时便成了花。
花崇拜时便成了果实。
134
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却并不要求什么报酬。
135
阴雨的黄昏，风不休地吹着。
我看着摇曳的树枝，想念着万物的伟大。
136
子夜的风雨，如一个巨大的孩子，在不得时宜的黑夜里醒来，开始游戏，和喊叫起来了。
137
海呀，我这暴风雨的孤寂的新妇呀，你虽掀起波浪追随你的情人，但是无用呀。
138
文字对工作说道：“我惭愧我的空虚。”
工作对文字说道：“当我看见你时，我便知道我是怎样地贫乏了。”
139
时间是变化的财富，但时钟在它的游戏文章里却使它只不过是变化而没有财富。
140
真理穿了衣裳觉得事实太拘束了。
在想象中，她却转动得很舒畅。
141
当我到这里，到那里地旅行着时，路呀，我厌倦了你了，但是，现在，当你引导我到各处去时，我便爱上你，与你结婚了。

142

让我设想，在群星之中，有一粒星是指导着我的生命通过不可知的黑暗的。

143

妇人，你用了你美丽的手指，触着我的器具，秩序便如音乐似地生出来了。

144

一个忧郁的声音，筑巢于逝水似的年华中。

它在夜里向我唱道——“我爱你。”

145

燃着的火，以他的熊熊之光焰禁止我走近他。

把我从潜藏在灰中的余烬里救出来吧。

146

我有群星在天上，

但是，唉，我屋里的小灯却没有点亮。

147

死文字的尘土沾着你。

用沉默去洗净你的灵魂吧。

148

生命里留了许多罅隙，从中送来了死之忧郁的音乐。

149

世界已在早晨敞开了它的光明之心。

出来吧，我的心，带了你的爱去与它相会。

150

我的思想随着这些闪耀的绿叶而闪耀着，我的心灵接触着这日光也唱了起来；我的生命因为偕了万物一同浮泛在空间的蔚蓝，时间的墨黑中，正在快乐着呢。

151

上帝的巨大的威权是在柔和的微　里，而不在狂风暴雨之中。

152

在梦中，一切事都散漫着，都压着我，但这不过是一个梦呀。当我醒来时，我便将觉得这些事都已聚集在你那里，我也便将自由了。

153

落日问道：“有谁在继续我的职务呢？”

瓦灯说道：“我要尽我力之所能的做去，我的主人。”

154

采着花瓣时，得不到花的美丽。

155

沉默蕴蓄着语声，正如鸟巢拥围着睡鸟。

156

大的不怕与小的同游。

居中的却远而避之。

157

夜秘密地把花开放了，却让那白日去领受谢词。

158
权力认为牺牲者的痛苦是忘恩负义。
159
当我们以我们的充实为乐时，那末，我们便能很快乐地跟我们的果实分手了。
160
雨点与大地接吻，微语道，——“我们是你的思家的孩子，母亲，现在从天上回到你这里来了。”
161
蛛网好像要捉露点，却捉住了苍蝇。
162
爱情呀，当你手里拿着点亮了的痛苦之灯走来时，我能够看见你的脸，而且以你为幸福。
163
萤火对天上的星道：“学者说你的光明，总有一天会消灭的。”
天上的星不回答他。
164
在黄昏的微光里，有那清晨的鸟儿来到我的沉默的鸟巢里。
165
思想掠过我的心上，如一群野鸭飞过天空。
我听见它们鼓翼之声了。
166
沟洫总喜欢想：河流的存在，是专为着供给它水流的。
167
世界以它的痛苦同我接吻，而要求歌声做报酬。
168
压迫着我的，到底是我的想要外出的灵魂呢，还是那世界的灵魂，敲着我心的门，想要进来呢？
169
思想以它自己的言语喂养它自己，而成长起来。
170
我把我的心之碗轻轻浸入这沉默的时刻中；它充满了爱了。
171
或者你在做着工作，或者你没有。
当你不得不说：“让我们做些事吧！”那末就要开始胡闹了。
172
向日葵羞于把无名的花朵看作她的同胞。
太阳升上来了，向它微笑，道：“你好么，我的宝贝儿？”
173
“谁如命运似地推着我向前走呢？”
“那是我自己，在身背后大跨步走着。”
174
云把水倒在河的水杯里，它们自己却藏在远山之中。
175

我一路走去，从我的水瓶中漏出水来。
只留着极少极少的水供我家里用。
176
杯中的水是光辉的；海中的水却是黑色的。
小理可以用文字来说清楚；大理却只有沉默。
177
你的微笑是你自己田园里的花，你的谈吐是你自己山上的松林的萧萧，但是你的心呀，却是那个女人，那个我们全都认识的女人。
178
我把小小的礼物留给我所爱的人——大的礼物却留给一切的人。
179
妇人呀，你用你的眼泪的深邃包绕着世界的心，正如大海包绕着大地。
180
太阳以微笑向我问候。
雨，它的忧闷的姊姊，向我的心谈话。
181
我的书间之花，落下它那被遗忘的花瓣。
在黄昏中，这花成熟为一颗记忆的金果。
182
我像那夜间之路，正静悄悄地听着记忆的足音。
183
黄昏的天空，在我看来，像一扇窗户，一盏灯火，灯火背后的一次等待。
184
太忙于做好事的人，反而找不到时间去做好事。
185
我是秋云，空空地不载着雨水，但在成熟的稻田中，看见了我充实。
186
他们嫉妒，他们残杀，人反而称赞他们。
然而上帝却害了羞，匆匆地把他的记忆埋藏在绿草下面。
187
脚趾乃舍弃了其过去的手指。
188
黑暗向光明旅行，但是盲者却向死亡旅行。
189
小狗疑心大宇宙阴谋篡夺它的位置。
190
静静地坐吧，我的心，不要扬起你的尘土。
让世界自己寻路向你走来。
191
弓在箭要射出之前，低声对箭说道——“你的自由是我的。”
192
妇人，在你的笑声里有着生命之泉的音乐。
193

全是理智的心，恰如一柄全是锋刃的刀。
叫使用它的人手上流血。
194
上帝爱人间的灯光甚于他自己的大星。
195
这世界乃是为美之音乐所驯服了的、狂风骤雨的世界。
196
夕照中的云彩向太阳说道：“我的心经了你的接吻，便似金的宝箱了。”
197
接触着，你许会杀害；远离着，你许会占有。
198
蟋蟀的唧唧，夜雨的淅沥，从黑暗中传到我的耳边，好似我已逝的少年时代沙沙地来到我梦境中。
199
花朵向失落了它所有的星辰的曙天叫道：“我的露点全失落了。”
200
燃烧着的木块，熊熊地生出火光，叫道——“这是我的花朵，我的死亡。”
201
黄蜂以邻蜂储蜜之巢为太小。
它的邻人要它去建筑一个更小的。
202
河岸向河流说道：“我不能留住你的波浪。”
“让我保存你的足印在我心里吧。”
203
白日以这小小地球的喧扰，淹没了整个宇宙的沉默。
204
歌声在空中感得无限，图画在地上感得无限，诗呢，无论在空中，在地上都是如此；
因为诗的词句含有能走动的意义与能飞翔的音乐。
205
太阳在西方落下时，它的早晨的东方已静悄悄地站在它面前。
206
让我不要错误地把自己放在我的世界里而使它反对我。
207
荣誉羞着我，因为我暗地里求着它。
208
当我没有什么事做时，便让我不做什么事，不受骚扰地沉入安静深处吧，一如那海水沉默时海边的暮色。
209
少女呀，你的纯朴，如湖水之碧，表现出你的真理之深邃。
210
最好的东西不是独来的。
他伴了所有的东西同来。

211
上帝的右手是慈爱的，但是他的左手却可怕。
212
我的晚色从陌生的树木中走来，它用我的晓星所不懂得的语言说话。
213
夜之黑暗是一只口袋，盛满了发出黎明的金光的口袋。
214
我们的欲望，把彩虹的颜色，借给那只不过是云雾的人生。
215
上帝等待着要从人的手上把他自己的花朵作为礼物赢得回去。
216
我的忧思缠扰着我，要问我它们自己的名字。
217
果实的事业是尊重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罢，叶是谦逊地专心地垂着绿荫的。
218
我的心向着阑珊的风，张了帆，要到无论何处的荫凉之岛去。
219
独夫们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
220
把我当做你的杯吧，让我为了你，而且为了你的人而盛满了水吧。
221
狂风暴雨像是那因他的爱情被大地所拒绝而在痛苦中的天神的哭声。
222
世界不会裂开，因为死亡并不是一个罅隙。
223
生命因为付出了爱情，而更为富足。
224
我的朋友，你伟大的心闪射出东方朝阳的光芒，正如黎明中一个积雪的孤峰。
225
死之流泉，使生的止水跳跃。
226
那些有一切东西而没有您的人，我的上帝，在讥笑着那些没有别的东西而只有您的人呢。
227
生命的运动在它自己的音乐里得到它的休息。
228
踢足只能从地上扬起灰尘而不能得到收获。
229
我们的名字，便是夜里海波上发出的光，痕迹也不留地就泯灭了。
230
让睁眼看着玫瑰花的人也看看它的刺。
231

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
232
我们地方的荷花又在这里陌生的水上开了花，放出同样的清香，只是名字换了。
233
在心的远景里，那相隔的距离显得更广阔了。
234
月儿把她的光明遍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她自己。
235
不要说：“这是早晨了。”别用一个“昨天”的名词把它打发掉。
把它当作第一次看到的还没有名字的新生孩子吧。
236
青烟对天空夸口，灰烬对大地夸口，都以为它们是火的兄弟。
237
雨点向茉莉花微语道：“把我永久地留在你的心里吧。”
茉莉花叹息了一声，落在地上了。
238
腆怯的思想呀，不要怕我。
我是一个诗人。
239
我的心在朦胧的沉默里，似充满了蟋蟀的鸣声——那灰色的微明的歌声。
240
爆竹呀，你对于群星的侮蔑，又跟了你自己回到地上来了。
241
你曾经带领着我，穿过我的白天的拥挤不堪的旅行，而到达了我的黄昏的孤寂之境。
在通宵的寂静里，我等待着它的意义。
242
我们的生命就似渡过一个大海，我们都相聚在这个狭小的舟中。
死时，我们便到了岸，各往各的世界去了。
243
真理之川从他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
244
今天我的心是在想家了，在想着那跨过时间之海的那一个甜蜜的时候。
245
鸟的歌声是曙光从大地反响过去的回声。
246
晨光问毛茛道：“你是不是骄傲得不肯和我接吻么？”
247
小花问道：“我要怎样地对你唱，怎样地崇拜你呢，太阳呀？”
太阳答道：“只要用你的纯洁的简朴的沉默。”
248
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249
黑云受光的接吻时便变成天上的花朵。
250
不要让刀锋讥笑它柄子的拙钝。
251
夜的沉默，如一个深深的灯盏，银河便是它燃着的灯光。
252
死像大海的无限的歌声，日夜冲击着生命的光明岛的四周。
253
花瓣似的山峰在饮着日光，这山岂不像一朵花吗？
254
“真实”的含义被误解、轻重被倒置，那就成了“不真实”。
255
我的心呀，从世界的流动中，找你的美吧，正如那小船得到风与水的优美似的。
256
眼不以能视来骄人，却以它们的眼镜来骄人。
257
我住在我的这个小小世界里，生怕使它再缩小一丁点儿了。把我抬举到您的世界里去吧，让我有高高兴兴地失去我的一切的自由。
258
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
259
我的心，同着它的歌的拍子拍舐岸的波浪，渴望着要抚爱这个阳光煦和的绿色世界。
260
道旁的草，爱那天上的星吧，那末，你的梦境便可在花朵里实现了。
261
让你的音乐如一柄利刃，直刺入市井喧扰的心中吧。
262
这树的颤动之叶，触动着我的心，像一个婴儿的手指。
263
小花睡在尘土里。
它寻求蛱蝶走的道路。
264
我是在道路纵横的世界上。
夜来了。找开您的门吧，家之世界啊。
265
我已经唱过了您的白天的歌。
在黄昏时候，让我拿着您的灯走过风雨飘摇的道路吧。
266
我不要求你进我的屋里。
你且到我无量的孤寂里吧，我的爱人！
267

死之隶属于生命，正与出生一样。
举足是在走路，正如放下足也是在走路。
268
我已经学会了你在花与阳光里微语的意义——再教我明白你在苦与死中所说的话吧。
269
夜的花朵来晚了，当早晨吻着她时，她颤栗着，叹息了一声，萎落在地上了。
270
从万物的愁苦中，我听见了“永恒母亲”的呻吟。
271
大地呀，我到你岸上时是一个陌生人，住在你屋内时是一个宾客，离开你的门时是一个朋友。
272
当我去时，让我的思想到你那里来，如那夕阳的余光，映在沉默的星天的边上。
273
在我的心头燃点起那休憩的黄昏星吧，然后让黑夜向我微语着爱情。
274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的孩子。
我从夜的被单里向你伸出我的双手，母亲。
275
白天的工作完了。把我的脸掩藏在您的臂间吧，母亲。让我做梦。
276
集会时的灯光，点了很久，会散时，灯便立刻灭了。
277
当我死时，世界呀，请在你的沉默中，替我留着“我已经爱过了”这句话吧。
278
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
279
让死者有那不朽的名，但让生者有那不朽的爱。
280
我看见你，像那半醒的婴孩在黎明的微光里看见他的母亲，于是微笑而又睡去了。
281
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是无穷无竭的。
282
当我和拥挤的人群一同在路上走过时，我看见您从阳台上送过来的微笑，我歌唱着，忘却了所有的喧哗。
283
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
284
他们点了他们自己的灯，在他们的寺院内，吟唱他们自己的话语。

但是小鸟们却在你的晨光中，唱着你的名字——因为你的名字便是快乐。

285

领我到您的沉寂的中心，使我的心充满了歌吧。

286

让那些选择了他们自己的焰火丝丝的世界的，就生活在那里吧。

我的心渴望着您的繁星，我的上帝。

287

爱的痛苦环绕着我的一生，像汹涌的大海似地唱着，而爱的快乐却像鸟儿们在花林里似地唱着。

288

假如您愿意，您就熄了灯吧。

我将明白您的黑暗，而且将喜爱它。

289

当我在那日子的终了，站在您的面前时，您将看见我的伤疤，而知道我有我的许多创伤，但也有我的医治的法儿。

290

总有一天，我要在别的世界的晨光里对你唱道：“我以前在地球的光里，在人的爱里，已经见过你了。”

291

从别的日子里飘浮到我的生命里的黑云，不再落下雨点或引起风暴了，却只给予我的夕阳的天空以色彩。

292

真理引起了反对它自己的狂风骤雨，那场风雨吹散了真理的广播的种子。

293

昨夜的风雨给今日的早晨戴上了金色的和平。

294

真理仿佛带了它的结论而来；而那结论却产生了它的第二个。

295

他是有福的，因为他的名望并没有比他的真实更光亮。

296

您的名字的甜蜜充溢着我的心，而我忘掉了我自己的——就像您的早晨的太阳升起时，那大雾便消失了。

297

静悄悄的黑夜具有母亲的美丽，而吵闹的白天具有孩子的美。

298

当人微笑时，世界爱了他。当他大笑时，世界便怕他了。

299

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

300

让我感到这个世界乃是您的爱的成形吧，那末，我的爱将帮助着它。

301

您的太阳光对着我的心头的冬天微笑着，从来不怀疑它的春天的花朵。

302

上帝在他的爱里吻着“有涯”，而人却吻着“无涯”。

303

您横越过不毛之年的沙漠而到达了圆满的时刻。

304

上帝的静默使人的思想成熟而为语言。

305

“永恒的旅客”呀，你可以在我的歌中找到你的足迹。

306

让我不至羞辱您吧，父亲，您在您的孩子们身上显现出您的光荣。

307

这一天是不快活的，光在蹙额的云下，如一个被打的儿童，在灰白的脸上留着泪痕，风又叫号着似一个受伤的世界的哭声。但是我知道我正跋涉着去会我的朋友。

308

今天晚上棕榈叶在嚓嚓地作响，海上有大浪，满月啊，就像世界在心脉悸跳。从什么不可知的天空，您在您的沉默里带来了爱的痛苦的秘密？

309

我梦见了一颗星，一个光明的岛屿，我将在那里出生，而在它的快速的闲暇的深处，我的生命将成熟它的事业，像在秋天的阳光之下的稻田。

310

雨中的湿土的气息，就像从渺小的无声的群众那里来的一阵子巨大的赞美歌声。

311

说爱情会失去的那句话，乃是我们不能够当作真理来接受的一个事实。

312

我们将有一天会明白，死永远不能够夺去我们的灵魂所获得的东西，因为她所获得的，和她自己是一体。

313

上帝在我的黄昏的微光中，带着花到我这里来。这些花都是我过去之时的，在他的花篮中，还保存得很新鲜。

314

主呀，当我的生之琴弦都已调得谐和时，你的手的一弹一奏，都可以发出爱的乐声来。

315

让我真真实实地活着吧，我的上帝，这样，死对于我也就成了真实的了。

316

人类的历史很忍耐地在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317

我这一刻感到你的眼光正落在我的心上，像那早晨阳光中的沉默落在已收获的孤寂的田野上一样。

318

我渴望着歌的岛峙立在这喧哗的波涛起伏的海中。

319

夜的序曲是开始于夕阳西下的音乐，开始于它难以形容的黑暗的庄严的赞歌。

320

我攀登上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遮身之地。我的导引者啊，领导着我在光明逝去之前，进到沉静的山谷里去吧，在那里，生的收获成熟为黄金的智慧。

321

在这个黄昏的朦胧里，好些东西看来都有些幻相——尖塔的底层在黑暗里消失了，树顶像墨水的斑点似的。我将等待着黎明，而当我醒来的时候，就会看到在光明里的您的城市。

322

我曾经受苦过，曾经失望过，曾经体会过“死亡”，于是我以我在这伟大的世界里为乐。

323

在我的一生里，也有贫乏和沉默的地域。它们是我忙碌的日子得到日光与空气的几片空旷之地。

324

我的未完成的过去，从后边缠绕到我身上，使我难于死去，请从它那里释放了我吧。

325

“我相信你的爱。”让这句话做我的最后的话。

渡口

石真　　译 1

在我必须离去的那天，太阳从云堆里钻出来。

蓝天凝视着大地——上帝创造的奇境。

我的心是忧伤，因为它不知那召唤来自何方。

和风送来的细语可是来自我离去的世界？那里含泪的歌声融进了一片欢快的静寂。

或许和风送来的竟是那小岛的气息？它在遥远的大海里，躺在夏日奇花异草的温馨的怀抱里。

2

集市散了，暮色中，人们踏上了归途。

我坐在路边，望着你荡着小舟，

横过幽暗的水面，斜阳闪耀在你的风帆上；

我看见舵旁伫立着你静默无声的身影，突然间，我看见你那双凝视着我的眼睛；

我不再歌唱，我大声呼唤你，渡我过河。

3

风起了，我的诗歌的小船要启航，
舵手啊，把稳了舵。
我的小船渴望得到自由，要随着风浪的韵律起舞。
白昼过去了，现在是夜晚。
岸上的朋友们已经离去。
解缆起锚吧，我们要在星光下扬帆。
在我离别之际，风萧萧低声歌唱。
舵手呵，掌稳了舵。
4
收留我吧，我的主人，就在此时此刻，将我收留吧。
让我忘却那没有你的、孤苦的往日。
但愿这短暂的时刻舒展在你的怀抱中，在你的光照上绵绵延长。
我曾到处漂泊，只为追逐那呼唤我，却又不知把我引向何方的声音。
现在，让我静静地坐下，倾听你那回响在我平静的心中的话语。
不要对我心底那黑暗的角落不闻不问，用你的火焰焚烧它们，直到它们发出光和热。
5
远方的暴风雨派来的前哨，已经在天空中支起乌云的帐幕；阳光惨淡，悄无声息的林荫中，凝着泪珠般的水气。
我的心田忧伤而平静，就像乐师拨动琵琶前那沉思的岑寂。
我的心中充满了期望的痛苦，期待着你来到我的生活中。
6
我心上的人儿，你干得好呵，你给我送来你痛苦的火焰，你干得好！
因为香篆不燃烧，就不会发出芬芳；灯火不点亮，也不会放射光芒。
我的沉睡着的麻木的心，必须以你的爱的霹雳才能使它警觉；
而那紧箍着我的黑暗，被你的爱的雷霆击中，
才会像火炬般熊熊燃烧。
7
我的主呵，把我从自我的阴影笼罩中，从往日的虚墟与困惑中解救出来吧。
拉住我的手，因为夜是漆黑的，而你的朝拜者又是盲目的。
把我从绝望中解救出来吧。
我的忧伤像一盏熄灭的灯，用你的火光点亮它吧。
我的力量疲惫地沉睡了，请你将它唤醒吧。
不要让我独自彷徨，哀叹逝去的时光。
每一举步，都让道路向我唱出四海为家之歌吧。
拉住我的手，因为夜是漆黑的，而你的朝拜者又是盲目的。
8
我手中的灯笼，使眼前黑暗的路途与我为敌。
路旁的景物使我恐惧。甚至花草树木也像鬼影憧憧，恶毒地向我蹙额恫吓。我的脚步声也引起隐隐的疑惑的回响。因此，我乞求你的曙光来临，那时，远与近将互相亲吻拥抱，生与死也将在爱情中溶为一体。
9
当我得到你的拯救时，我会步履轻盈地走进你的世界。

当你涤净我心中的污浊时，它会为你的太阳增添光华。我生命的蓓蕾如不在美中开放，造物主的心中就会漫布忧伤。只要从我的心灵上揭去那黑暗的帐幕，它便会为你的笑声带来音乐。

10

你曾把爱赐给我，人世间处处充满你爱的赠礼。

你的爱像甘霖洒在我身上，我并未发觉，因为我的心沉睡着，而夜又是漆黑的。

虽说你的爱迷失在我的睡梦中，然而我仍感到一阵欣喜的震颤。

我深知，黎明来临，我的心灵觉醒时，你会收到我的一朵小花，它是我的爱，是对你那无价的伟大的世界的回赠。

11

我的眼睛不眠地守望着；即使我没有看见你，而那凝望仍是甜蜜的。

我的心躲在雨季的绿荫中，期待着你的爱情；即使爱情被夺去，而希望仍是甜蜜的。

人们纷纷各自走各自的路，将我留在后面；即使我茕茕孑立，而倾听你的脚步声仍是甜蜜的。

大地编织着秋雾，它沉思的面容唤醒我心中的渴望；即使希望落空，而它引起的痛苦仍是甜蜜的。

12

心儿呀，不要沮丧，天将破晓，黎明即将来到。

诺言的种子，深深扎根土中，终将发芽，破土而出。睡眠，像花蕾，就要向着光明敞开胸怀，沉默终将发出声响。负重将得到报偿，苦难将照亮你的路程，这一天即将到来。

13

黄昏是结婚的吉时良辰。那时，鸟儿唱完了最后一支歌，风儿在海上休息了，落霞为洞房铺开地毯，那彻夜不熄的灯火也准备点燃。

静静的夜幕后，那看不见的来者正一步步走来，我的心颤栗着。

歌声静下来了，因为婚礼将在星光下举行。

14

夜晚，各种喧嚣倦了，天空中弥漫着大海的低吟。

白昼飘忽不定的思想倦游归来，围绕着点燃的灯火边休憩。爱的嬉戏平静地化为崇敬，生命的溪流汇入大海，有形的世界，在超越一切色相的美的怀抱中找到了归宿。

15

在大地熟睡，风儿在树叶不动的密林打盹儿的时候，那独自醒着的是谁呢？

在静悄悄的鸟巢里，在花蕾的密室中，是谁还没有入睡呢？在闪烁摇曳着群星的夜空，在我的深沉的痛苦中，是谁独自守望着，还没入睡呢？

16

清晨，你来到我的门旁，放声高唱；我因你惊破我的睡梦而发怒，我不理睬你，你走开了。

正午，你来向我讨水，打断了我的工作，我斥责你，将你赶走。

黄昏，你擎着熊熊燃烧的火把来了，你似乎使我恐惧，我紧紧关上门儿。

此刻已是午夜时分，灯火熄灭了，我独自坐在房中，呼唤着你，呼唤着被我屈辱地赶走的你，请你回来。

17

从尘埃中将我的生命拾起。

将它放在你右手的掌心，注视它。

让它沐浴阳光，避开死的阴影；让它与夜空的繁星作伴侣，让它等到黎明时，与敬神的百花一同开放。

18

我知道，尽管生命在爱情中憔悴了，它并没有完全被遗忘。我知道，尽管花儿在曙光中凋谢了，小溪在荒漠中流失了，它们并没有完全被遗忘。

我知道，尽管生活拖着沉重缓慢的步子，被抛在后面，它并没有完全被遗忘。

我知道，尽管我的梦儿还没有实现，我的美妙的乐曲还没有奏响，它们萦绕在你琵琶的丝弦上，它们并没有完全被遗忘。

19

是春色正浓最恼人的时刻，伴随着笛声与繁花，你来到我的身边。

你在我心中拨动涟漪，掀起波澜，激荡着爱情的红莲。你邀请我出来，和你一同追寻生的奥秘。可我却在五月飒飒的树叶低鸣声里酣然入睡。

当我醒来时，天空中乌云密布，落叶随风飘动。

哗哗的雨声中，我听见你越来越近的脚步，听见你呼唤我出来，和你一同追寻死的奥秘。

我走到你身旁，将双手放在你的掌心，你的双眸熠熠闪光，水珠顺着你的秀发滴下来。

20

阴雨绵绵，天昏地暗。

愤怒的霹雳透过破碎的云幕闪耀着。

森林宛如困在牢笼里的雄狮，绝望地抖动着颈鬣。

在这阴雨的日子里，狂风又在拍打翅膀的时刻，让我在你的身边得到宁静和平吧。

因为，悲切的阴云笼罩着我独处的小屋，你那拨动我心的爱抚更加意味深长。

21

那天深夜，暴风雨撞开了我的房门。

我不知道你已从断壁残垣中进入我的房间，因为灯烛熄灭了，屋里一团漆黑；

我伸展双臂，向苍天乞求怜悯。

在风狂雨骤的黑夜里，我躺在地上等待着，却不知道风暴正是你的旌旗。

清晨到来时，我看见你站在笼罩着我的小屋的一片空无里。

22

是毁灭之神降临了吗？

因为汹涌的泪海随着排空的痛苦之潮呻吟。

闪电鞭苔着猩红的云团，云团在暴风中狂奔，天空里响彻那狂人雷霆般的笑声。

生命乘着由死神最后完成的战车。
尽你所在奉献给毁灭之神吧。
不要将积蓄紧紧拥在怀中，不要回首瞻望。
匍伏在他的脚下，将长发拖在尘埃。
就在此时此刻，启程上路吧。
因为灯火已熄灭，家园已荒芜。
狂风在门隙呼啸，四壁在颤摇，从你不认识的幽冥之乡传来了呼号。
不要战兢兢地蒙起面颊，不要徒劳地哭泣；你门上的锁链已猝然折断。
动身吧，向一切喜悦和悲伤的终点启航吧。
踏着疯狂的舞步，讴歌“死亡中生存的胜利”，
接受命运的安排吧，啊，新娘！
披上你红色的长袍，穿过黑暗去追随新郎的火炬吧！
23
当我伤害你的时候，我已经和你最亲近，尽管我并不知道。当我奋斗挣扎，被你击败的时候，我终于承认你为我的主人。当我暗中劫掠你的时候，我仅仅认为是对你欠下了一笔恼人的重债。
当我在你的激流中骄傲地击水搏斗时，反而感到了胸膛上你的力量。
我熄灭了房间里的灯火，以示反抗，你那万点繁星的夜空，反倒使我惊诧。
24
你是作为我的悲伤来到我身边的么？那么，我越发要抱紧你。
夜色像面纱遮住了你的脸庞，我反而更想看清你。
死神假你之手击中了我，反而让生命像灯焰跳跃燃烧。我的眼中泪如泉涌——让泪水环绕你的双足流淌，以示崇敬。
让胸臆中的痛苦对我证明：你仍是属于我的。
25
我隐藏起来，想躲避你。
既然你终于将我捕获，打击我吧，看我是否会退缩。
永远结束这场竞赛吧。
如果你是最后的胜利者，把我的一切都剥夺。
路旁的茅棚和庄严富贵的殿堂都曾留下我的欢笑和歌唱——
如今你既然闯入我的生活，迫使我哭泣吧，看你能否让我心碎。
26
当我从你的爱中醒来时，我的安宁的夜便将结束。
你初升的太阳将用它火一般的指触弹拨我的心弦，我将开始沿着它战胜苦难的轨道航行。
我将敢于接受死神的挑战，在嘲讽与恐吓的喧嚣中，传播你的福音。
当你的孩子们遭受屈辱暴虐时，我会挺身而出；当你被世人所弃时，我会不顾一切站在你的身旁。
27
我是夏日里被骄阳炙烤的大地，疲惫，焦渴，生命已耗尽。我等待着，夜深时，你的甘霖降落，我将敞开胸杯，静静地吸吮。
我渴望用歌声与鲜花回报你，但是，我一无所有，只有通过干枯的小草传出我心底的叹息。

然而，我知道，你会等到黎明来临，那时，我会变得生机勃勃，丰饶鲜丽。

28

来吧，像夏天的雨云，洒下漫天的甘霖，你来到我身边吧。以你仪态万方的身影，染浓山峦的紫霭，催促死气沉沉的森林加速花枝吐艳的步伐，唤起山泉奔向远方的激情。

像夏天的雨云，到我身边来吧，以潜在生命的许诺，绿野青葱的欢乐，拨动我的心弦吧。

29

我和你相逢在黑夜汇合于白昼的海边；在那里，光明惊退黑暗，化作黎明；在那里，波涛将此岸的吻传送到彼岸。从无边无底的蔚蓝深处，喷射出金灿灿的光线，传来一声召唤，穿过迷蒙的泪雾，我专注地凝望着你的脸，却不敢肯定是不是看见了你。

30

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爱情，那么，为什么清晨的碧空充满阵阵歌声，使它心碎？为什么南风要在新生的绿叶丛中，传播着低语呢？

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爱情，那么，为什么午夜要在渴望的沉默中承担着繁星的悲痛呢？

为什么这颗愚痴的心还要不顾一切，驾起希望的小艇，在不知涯岸的海上航行呢？

31

人世间，我拥有的财富只是一部分，其余的都在梦境中。你，一向躲避我的抚摩，请悄悄地来到梦中吧，掩住你的灯火。

在黑暗中的惊恐里，在看不见的万物的切切私语中，在未知的海岸的轻风里，我会认识你。

我会在心底迸发的欢乐融进悲伤的泪花中认出你来。

32

我知道，我爱，总有一天你会俘获我的心。通过你天上的星辰，你的凝视深入到我的梦境；

月光是你的信使，带来了你的心事，我沉思着，眼中盈着泪水。

阳光明媚的蓝天，胆怯的绿叶的颤动，闲散时刻飘来的牧童的笛声，细雨蒙蒙的黄昏，心儿在孤寂中的疼痛，这都是你在向我述说爱情。

33

有人在我手中悄悄地放下一朵爱的鲜花。

有人偷去了我的心，将它抛掷在天涯。

我不知道，我是找到了他，还是仍在到处寻找他；也不知道这是极大的欢乐，还是剧烈的痛苦。

34

细雨席卷了苍穹，素馨花在湿淋淋的狂醉的风中畅饮着自己的浓郁芳香。

不可名状的喜悦荡漾在深沉的夜的胸膛，这是蒙着面纱，藏起繁星的碧空的喜悦，它是回响着鸟鸣余音的深夜密林的喜悦。

让喜悦溢满我的心，让我把它悄悄地带到白天吧。

35

白天，我到处漂流，感到安全，从不留心你的路上的奇迹，因为我以我的步履为骄傲；你的光芒耀眼，使我看不见你的存在。

现在，黑夜已来临。夜色中，我走在路上，每一步都感到了你，花儿的芳香在静夜中荡漾——宛如烛火熄灭，母亲在对孩子轻声细语。

我紧紧握住你的手，孤独中，我感到了你的抚慰。

36

我彻夜航行，去赴生命的盛宴，清晨的金杯为我注满了光明。

我愉快地歌唱。

却不知道那赠与者是谁，

也忘记问他的姓名。

正午时分，骄阳当空，脚下的尘土炙人。

我口渴难当，来到水井旁。

有人为我斟满了一杯水。

我喝光了它。

我爱那红宝石的杯子，它像亲吻般甜美，

却没有看见是谁擎着水杯，

也忘记问他的姓名。

倦人的夜晚，我踏上归途。

我的引路人持灯走来，向我招手。

我询问他的姓名，

寂静的夜色中，却只看到他的灯光，只感觉到他的微笑弥漫在夜空。

37

不要走，不要离开我，因为现在是黑夜呀。

那穿过原野的小路荒凉又黑暗，消失在一片迷蒙之中；疲倦的大地静卧着，一动不动，像一个瞎子而且失去了手杖。我仿佛多年来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好点亮我的灯火，采摘我的花朵。

我已到达无涯的海边，决心纵身一跃，永远销声匿迹。

38

天未破晓，你已轻轻地抚摩了我，我却全不知道。

你的信息悄悄地侵入了我的睡梦，我睁开双眼，噙着惊喜的泪花。

环宇内响着你的低语，我的身躯沐浴在歌的海洋中。我的心崇敬地皈依你，像一朵露湿的小花垂着头；我感到生命的洪流正冲向永恒。

39

很久没有人到我家来作客了，我的房门是锁着的，窗牖也关得很紧；我以为，我的夜会是孤独寂寞的。

当我睁开双眼，却发现黑暗已然消逝。

我起身奔向房门，只见门闩全都折断，你的晨风与阳光正在洞开的门外挥舞它们的旌旗。

当门儿紧闭，我是自己斗室中的囚徒时，我的心时刻筹划如何逃脱，到外漫游。

如今，在洞开的门旁，我静静地坐着，等待着你的到来。你用我的自由使我受到约束。

40

熄灭灯烛吧，我的心啊，熄灭你寂寞长夜的灯烛吧。

打开你的大门吧，因为清晨的曙光就在门外。

把你的琵琶放在墙角吧，我的心呵，把伴你度过孤寂生涯的琵琶放在墙角吧。

默默地走出门外吧，因为清晨高唱着你自己的歌。

41

今天早晨，我收到了你的礼物：一朵破晓初绽的鲜花，一支曙光低唱的歌。

我是一只蜜蜂，沉迷在你金色黎明的花心里。

我沾满花粉的翅膀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在你四月的歌宴上，我找到我应有的席位。在那里，只消我轻轻弹唱，便挣脱一切枷锁，就像曙光冲破晨雾一样。

42

释放我，让我像原野上的鸟儿，像游子浪迹天涯一般自由。释放我，让我像倾盆的暴雨，像挣锐羁绊冲向未知的远方的狂风一般自由。

释放我，让我像森林中的烈火，像高声狂笑着向黑暗挑战的雷霆一般自由。

43

我在墙角的阴影中酣睡，没有听到你的呼唤。

你用你的双手轻轻拍打我，眼中含着泪水，唤醒了我。我惊跳起来，只见太阳已经升起，潮水传来了大海的呼声，我的小船已扬起风帆，准备在翻腾的波涛上颠簸。

44

欢庆吧！

黑夜的镣铐已打碎，幻梦已消逝。

你的诺言扯去遮盖的面纱，蓓蕾迎着清晨开放；醒来吧，沉睡的人儿！

东方的曙光向西方致敬问好！

牢狱的断壁残垣间响起胜利的颂歌！

45

就在这一时刻，我看见你端坐在晨光铺就的金色地毯上。阳光照在你的王冠上，群星落在你的脚边，我们络绎不绝地来到你的身边，向你顶礼膜拜又离去，只有诗人默默无言地坐在角落里。

46

秋天的早晨，我的客人来到门前。

唱吧，我的心啊，唱支迎宾曲吧。

让你的歌和阳光明媚的蓝天，清露湿润的晨风，金灿灿的丰收田野，高歌欢笑的清清河水同一曲调吧。

或者，屏住呼吸，在他的面前站一会儿吧，凝望着他的脸；

然后，离开你的家，默默地跟着他，出去吧。

47

我住在路的那一边，那里浓荫遮盖，黯淡无光，我看见对面邻人的花园，那里姹紫嫣红，阳光灿烂。

我感到我很贫穷，饥饿使我挨门乞讨。

富有的人们信手施舍得愈多，我愈意识到我的贫困。直到一天清晨，房门被人猛然推开，将我惊醒。你来了，来向我乞求布施。

我绝望地打破箱盖，却发现了我的财富，不由得大吃一惊。

48

他在门外等待，像一个来生命宴席上乞讨的乞丐，直到你用双臂将他拥抱，用死亡为他加冕。

他多次失败，你却用右手祝福他，平静地吻他，平息了生命狂乱的渴望。

你使他像帝王一样高贵，像古代的哲人一样明睿。

49

在人生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我失落了我的心，你却将它捡起。我寻求欢乐却得到悲伤，而你给我带来的悲伤却成为我生活中的欢乐。

我的愿望破灭了，你却将它的碎片聚拢，以你的爱将它们串连起来。

在我沿门挨户到处流浪的时候，每行一步都将我引到你的大门。

50

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曾和熙来攘往的人们在一起；

在路尽头，我发现却只有你和我在一起。

我不知道白昼何时逐渐暗淡，化作黄昏，也不知道旅伴们何时弃我而去。

我不知道你的大门何时敞开了，也不知道我何时站在你的门前，惊喜地倾听心中的乐曲。

虽然床已铺好，灯已点燃，而且只有我和你，我们单独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眼中是否还噙着泪水？

51

他们来了，吵吵嚷嚷地围住了我，遮住了我的视线，让我看不见你。

我想我要在最后把供礼献给你。

现在已是白日将尽，阳光微弱，他们都献上礼物离去了，只剩我独自一人，

我看见了你，伫立在门边。

可是我发现，我没有留下供礼献给你，我只向着你举起双手。

52

尽管你慷慨赐予，

然而我索取得更多——

我来不只是向你乞求一口解渴的琼浆，而是索取甘泉；

不只是要你领我到门边，而是要跨进我主的厅堂；

不只是要爱的赠礼，而是要我心上的人儿他自己。

53

我来请你祝福，去开始新的一天。

让你的眼睛注视我的双眸，哪怕只有一会儿。

朋友呵，让我带着你的友谊的保证去工作。

让我的心里盛满你的歌，直到最后穿过那喧嚣的荒漠！让你的爱的阳光亲吻我思绪的高峰，流连在我生活的硕果丰盈的山谷。

54

你站在我眼前，请用你目光的一闪，让我的歌儿化作烈焰。你站在你的群星中间，请让我在点点星光里找到我自己的闪亮的崇拜之火。

大地在宇宙的路边等候着；

你站在她为你铺好的绿色长毯上；请让我感到在她青青小草和牧场繁花里蔓延着我自己的俯首顶礼。

你站在我独自守望着的寂寞黄昏里；请将孤寂注满我的心杯，让我感到你无限的爱深入我的灵魂。

55

让你的爱伴着我的声音响起，随着我的静默安息。

让你的爱穿过我的心，渗入我的一举一动。

让你的爱像繁星，夜晚照我入睡，黎明伴我起身。

让你的爱在我的渴望之火中燃烧，和着我的爱河奔流。让你的爱伴我一生，就像音乐永远伴着竖琴。最终，我将用我的生命连同你的爱情，奉还给你。

56

你隐身在你的荣耀中，我的主宰。

沙粒和露珠显得比你还要骄傲。

厚颜的宇宙将属于你的一切称为己有，却从未被揭露。你默默无言地站在一旁，为我们让出地方；因而，爱点亮灯火将你寻找，将你奉为神明。

57

宴饮归来，迷人的午夜平复了我沸腾的热血。

我的心即刻宁静了，宛如人去灯灭的荒凉的剧院。

我的心穿过黑暗，站在群星间。我看见，在我们君王静谧的宫院，我们无忧无虑地在游戏。

58

昨夜，我回想起挥霍掉的往日，突然记起你曾对我说：“当你年轻时，你带着青春的欢快，无忧无虑，将你所有的门全部敞开。

世界随意出入你的大门，带来它的尘埃、疑虑、喧嚣，也带来它的音乐。

随着那热闹的人群，我这不速之客一次又一次走进你的大门，你却不曾发觉。

假如当年你明智地深居简出，关严你的大门，我怎能来到你的家里呢？”

59

当爱为你准备座位时，对别人她也一视同仁。

不必因为给你腾出空位而把别人赶开。

人间的帝王在哪里出现，侍卫们便把那里的人群驱散。我的君主呵，当你来临时，整个世界都追随在你后面。

60

和着晨曲，他轻叩我们的房门，带来了朝阳的问候。

我们和他一起，将牛群赶到牧场，在树荫下吹响短笛。我们失去了他的踪迹，却一次次在赶集的人群中找到他的身影。

在一天最忙碌的时刻，我们也会蓦地看见他，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和着他的鼓点，我们前进，

伴着他的歌声，我们起舞。

以我们的欢乐与悲伤打赌，将他的游戏进行到底。

在我们的小船上，他是舵手。

我们和他一起，在惊涛骇浪上颠簸行船。
日暮时，我们为他点起灯火，等待着他。
61
赶到他和工人一同劳动的地方去，做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他游戏的地方，坐在他的周围，做他的同伴。
追随他前进，让你的脚步踏着他的鼓点敲击的韵律。
冲入人群密集的集市——那生死的集市，
因为他正和人们在一起，在那喧嚣骚乱的中心。
不要在穿过铺满荆棘的荒凉山路上惊恐动摇，
因为步步都能听到他的召唤，我们知道那是爱的呼声。
62
清晨，你庙宇里的钟声响了，善男信女带着奉献的鲜花，沿着林间小路，快步走来。
我却躺在树荫下的草地上，听任他们匆匆走过。
我想，我这样懒散是正确的。
因为那时，我的花儿正含苞欲放。
黄昏时，鲜花怒放了，我正好去做晚祷。
63
我主的道路静静地横在我的门前，它唤起我心中的热望。它向我伸出召我走近的手臂，它的沉默召唤我走出家门，它的无言的恳求吻着我的双足。
我不知道它将把我引向何处，是无边的喜悦，是意外的收获，还是莫测的危难？
我也不知道它迤逦蜿蜒，何处是终点——
可是，我主的道路静静地横在我的门前，它唤起我心中的热望。
64
日暮黄昏，我来到我主的门前，旅伴们问——
“你有什么奉献给我们的主呢？
我不知道拿出什么给他们看，也不知道应怎样回答，因为我只有一支歌奉献。
在家里，我做了大量的准备；那里，需要很多，提出要求的人也不少。
但是，当我来到我主的门前，我只有这一支歌儿可奉献，把它编进他的花环。
65
我的歌像春天的花朵，它是你的赐予。
可我仍然把它当作自己的，拿来献给你。
你微笑着接受了，并为我自豪的喜悦感到高兴。
假如我的歌之花是脆弱的，它凋谢了，混入尘土，我也决不哀伤。
因为，在你手中“不在”并非“消失”，那短暂的风华正茂时刻，在你的花环里永远是鲜艳的。
66
我主呵，你命令我在路旁吹笛，那些肩负生命重负默默生存的人们，或许会暂时停止奔波，在你宫门外的廊座前坐下来，惊愕地思索；或许他们会以新的方式看待古老的过去，并且重新发现自己，说：“鲜花在盛开，鸟儿在歌唱。”

67

当诗歌在我心中觉醒时，我想，我的诗歌就是晨花的游伴。当它们振翅飞向原野时，我以为，我的诗歌是夏天的精灵，偕着一阵雷电轰鸣，骤然来临，咆哮着，狂笑着，耗尽所有精力。

我想，它们在响应暴风雨疯狂的召唤，匆匆冲进落日的国土的那一边，迷失了道路。

但是现在，在苍茫的暮色中，我看见了蓝色的海岸，我知道，我的诗歌就是一叶小舟，渡过茫茫大海，已将我带到彼岸的港湾。

68

你的琵琶上有无数根弦索，请让我也加上我的一根。当你拨动弦索时，我的心就会打破沉默，我的生命就会溶进你的歌曲。

在你无数的星辰中，请让我再添上我的一盏小油灯。在你灯节的欢舞时，我的心就会震颤，我的生命就会和你一同微笑。

69

愿我的歌儿朴素如清晨的初醒，如绿叶上的滴露。

愿我的歌儿朴素如云霞的色彩，如午夜的阵雨。

然而，我的琴弦是新调的，弹出的曲调是从未听过的，矛尖似的尖锐刺耳。

因此，它们失去了风的神韵，有损于蓝天的明朗；我的歌曲的不自然的气质顽强地争斗着，要把你的音乐推向背后。

70

我曾见过你在生命的舞厅里奏乐。在树木骤然展开嫩叶的春天，你的笑声曾向我致意。躺在开满鲜花的田野上，我曾听到草丛中你的低声细语。

婴儿降生，给我的家庭带来你的希望的信息；而女人，带来了你的爱的音乐。

现在，我坐在海滩上等待着，在死亡中触摸你，在夜空星星的歌曲中载回生命的和声。

71

我记起我的童年，那时，朝阳仿佛是我的游伴，每天都带着它清晨的奇迹，突然出现在我床边。那时，我怀着纯真的喜悦，展望世界，相信不平凡的事物像鲜花，每天在我心中开放；那时，昆虫、飞禽、走兽、芦苇、青草和天上的云霞，都令人惊奇；那时，夜雨淅沥，送来仙境的幻梦，黄昏时母亲的低语含有群星的情意。

于是，我想到死亡，想到幕布升起，想到新的清晨来临，在新的爱之惊奇中，我的生命苏醒了。

72

如果我的心不是充满热爱而亲吻你，世界呵，你便失去了完美的灿烂光辉，天空也要掌灯，守望漫漫长夜。

我的心带着她的歌来到你身旁，和你低声悄语，还在你的颈上戴上她的花环。

我知道，她给了一样东西，它将和你的众星同受珍爱。

73

清晨，你便让我坐在你的窗前。

我曾和你的仆从交谈，他们受你驱使，在路上奔波，默默无言；我也

曾放声歌唱，应和着你天上的乐曲。

我曾见过风平浪静时的大海，保持着不可衡量的沉默；我也曾见过狂怒时的大海，猛烈咆哮着，想说出它内心深处的奥秘。

我曾看到大地摆开青春豪奢的盛宴，我也曾看到它笼上忧思的阴影的不幸时光。

播种的农夫曾听到我向他们问好，而那些满载或空手而归的人们却不注意我的歌声。

就这样，我终于结束了我的一生。现在，日幕黄昏，我唱起最后的歌，诉说我爱你的世界。

74

我是你的歌手，我的责任是以我的歌来崇拜你。

我的歌有着你春花甜柔的声音，带着你绿叶沙沙的韵律。

我歌唱你午夜的沉静和清晨的宁静。

初夏喜雨的震颤，秋天收获时稻波的翻滚，都汇入我的歌曲。我主呵，当你走进我家，使我心碎时，请不要让我的歌声停顿，让它放声高唱欢迎曲来款待你。

75

啊，闯入我生活的客人们，

你伴随拂晓而来，你在深夜光临。

你的名字曾被春花低吟，被夏季的阵雨呼唤。

你为我的家带来了竖琴，带来了明灯。

当你离去时，我看见地板上留下了神的足迹。

现在，当我朝圣的旅程到达终点时，我留下一束晚祷时敬神的鲜花，向你们告别致意。

76

我感到我看见了你，于是，在黑暗中我放舟启航。

此刻，旭日露出笑脸，春花争奇竞妍。

即使晨光隐曜，鲜花凋零，我也要向前航行。

万物沉睡，夜色苍茫，你向我发出了无声的警告。

此刻，钟儿轰鸣，小船载满黄金。

即使钟声沉寂，扁舟空空，我也要向前航行。

有的船儿已经远去，有的船儿还未准备启航，我不愿等待迟延，落在后面。

轻风胀满船帆，鸟儿从彼岸飞来。

即使帆落索断，即使望不到对面的涯岸，

我也将启程向前。

77

“游子啊，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要到大海去沐浴，那里的清晨红霞万道，那里的海滨绿树成行。”

“游子啊，大海在什么地方呢？”

“在河流的尽头。拂晓时，晨光从那里升起；黄昏时，夕阳在那里沉下。”

“游子啊，和你同行的有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数得清。

他们整夜持灯赶路，他们整日唱着歌跋山涉水。”

“游子啊，大海有多远呢？”
“我们都想知道它有多么遥远。
“当我们停下话语时，轰鸣的波涛震撼天宇，它既遥远，又似近在身边。”
“游子啊，烈日炎炎，大地蜡一般在融化呢。”
“是的，我们的路程艰难又痛苦，精神疲倦时，我们唱歌；心灵怯懦时，我们也唱歌。”
“游子啊，夜色降临时，你们怎样安身呢？”
“我们将安然睡下，直到新的黎明在歌声中到来，直到空中飘来大海的召唤。”
78
朋友，我的旅伴，
请接受我旅行者的敬礼。
啊，生离死别，破坏损失，
日暮黄昏阴郁的静寂。
房倒屋塌的废墟，
啊，我的主啊，
请接受我旅行者的敬礼。
啊，新生的黎明的曙光，
永恒的白昼的太阳，
请接受我怀着永不熄灭的希望的敬礼。
我的领路人，
我是个走在漫漫无尽道路上的旅人，
请接受我漂泊者的敬礼。

采果集

吴笛　　译 1
如果你吩咐，我就把我的果实采满一筐又一筐，送到你的庭院，尽管有的已经掉落，有的还未成熟。
因为这个季节身背丰盈果实的重负，浓荫下不时传来牧童哀怨的笛声。
如果你吩咐，我就去河上扬帆启程。
三月风躁动不安，把倦怠的波浪搅得满腹怨言。
果园已结出全部果实，在这令人疲乏的黄昏时分，从你岸边的屋里传来你在夕阳中的呼唤。
2
我年轻时的生命犹如一朵鲜花，当和煦的春风来到她门口乞求之时，她从充裕的花瓣中慷慨地解下一片两片，从未感觉到这是损失。
现在青春已逝，我的生命犹如一颗果实，已经无物分让，只等着彻底地奉献自己，连同沉甸甸的甜蜜。
……
4

我醒来，发现他的信与黎明一道降临。
我不知道信中写了什么，因为我无法看懂。
我不想打扰正在读书的圣人，何必麻烦他，谁知道他能否看懂信中的内容。
让我将信举到我的额头，贴到我的心口。
当夜阑人静、繁星闪现，我要把信摊在膝上，默然等候。
沙沙的树叶将为我把它朗读；潺潺的溪水将为我把它颂扬；智慧七星也将从天空为我把它歌唱。
我无法寻到我所求的一切，我不能理解我所知的全部；但这封未读的信却减缓了我的重负，把我的思绪化为歌曲。
5
当我不理解你信号的内涵时，一撮尘土也能把它遮掩。
既然我如今已比以往聪明，我透过以前的屏障，顿悟了它的全部寓意。
它绘在鲜花的花瓣上；海沫使它闪烁；群山将它捧上峰巅。
我曾转过脸去，把你避开，因而曲解了你的信件，不知其中的含义。
6
在道路铺就的地方，我迷失了道路。
在茫无垠际的海面，在一片蔚蓝的天空，没有道路的踪迹。
路被遮掩了，被飞鸟的羽翼、灿烂的星光、四季更替的花卉遮掩了。
我询问自己的心儿：血液能否领悟那条看不见的道路？
7
唉，我不能留在这间屋里，这个家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因为永恒的异乡人沿着道路走来，对我发出声声呼唤。
他的脚步声敲击着我的胸膛，使我痛苦不堪。
风大起来了，海在呻吟。
我抛开一切烦恼和疑虑，去追逐那无家可归的海浪，因为异乡人沿着道路走来，对我发出声声呼唤。
8
准备动身吧，我的心！让那些必须拖延的继续在此逗留吧。
因为晨空中已经传来对你名字的呼喊。
不用等待了！
蓓蕾企盼的是夜晚和露珠，但盛开的花朵渴求阳光中的自由。
冲破你的皮囊，我的心啊，动身前进吧！
9
每当我徘徊于贮藏的财富之中，我就觉得自己像一条蛀虫，在黑暗中啃噬着滋生自己的果实。
我抛开这座腐坏的牢狱。
我不愿老是附在腐烂的静止之中，我要去寻找永驻的青春；一切与我生命无关的、所有不似我笑声轻盈的，我都要完全地抛却。
我奔驰着穿越时间，哦，我的心啊，在你的战车里，行吟诗人在舞蹈。
10
你牵着我的手，把我拉到你的身边，让我在众人面前坐上高高的座凳，直至我变得羞怯、不敢动弹、不能随意行动；
我每走一步都会顾虑重重，生怕踩到了众人冷漠的荆棘。

我终于自由了！
打击已经来临，凌辱之鼓已经敲响，我连同座凳摔倒在尘土之中。
我的道路却在我面前展开。
我的双翼充满对蓝空的渴望。
我要去加入子夜的流星，一头冲进深邃的阴影。
我像一块浮云，被夏天的暴风骤雨所驱赶，抛下金色的王冠，把雷霆系于闪电的链环，宛如佩上一把利剑。
在绝望的欢乐中，我跑在被鄙视者的尘埃飞扬的小路上，朝着你最后的欢迎奔赴。
婴孩离开母体时，发现了母亲。
当我离开你，被撵出你的家门，我便自由自在地看到你的脸膛。
11
它装饰我只是为了对我嘲弄，我的这根珠宝项圈。
它戴在我的颈上，弄得皮肉疼痛，每当我挣扎着要把它扯下，它却把我紧紧地勒住。
它卡住了我的喉咙，它闷死了我的歌唱。
我的主啊，假若我能够把它奉献到你的手上，我就会得救。
把它从我这儿拿走吧，换给我一束花环，把我系在你的身边，因为佩戴这种宝石项圈站在你的面前，我感到无地自容。
12
清澈的亚穆纳河在深深的下方湍急地奔腾，高高矗立的河堤在上方皱眉蹙额。
周围聚集着密林溟蒙的群山，山洪在其间划出道道伤痕。
锡克教大师戈文达坐在岩石上，读着经文，这时，以富贵自傲的拉古纳特走了过来，向他鞠躬施礼，说：“我为您带来了一份薄礼，不成敬意，恳请赏脸。”
说罢，他拿出一对镶着昂贵宝石的金手镯，递到大师面前。
大师拿起一只，套到手指上快速旋转，宝石放射出一道道闪光。
突然间，这只手镯从他手中滑落，滚下堤岸，掉进水中。
“啊！”拉古纳特失声尖叫，跳进河水。
大师聚精会神地重念经文，河水藏住所获之物，又朝远处奔腾而去。
暮色茫茫，浑身湿淋淋的拉古纳特回到大师身边，已是筋疲力尽。
他气喘吁吁地说：“如果您告诉我手镯落在哪里，我还是能把它找回来的。”
大师拿起所存的一只手镯，挥手扔进水里，说：“就落在那里。”
13
采取行动是为了时刻与你相遇。
我的旅伴！
是为了和着你落地的脚步歌唱。
被你呼吸触击的人，不会借助河岸的庇护而溜之大吉。
他会不顾一切地迎风扬帆，在汹涌澎湃的水面乘浪而行。
敞开门扉、迈开步伐的人，受到你的欢迎。
他不会停下来计较所得，或哀叹所失；他的心擂响了前进的鼓声，因为这是与你并步出征，

我的旅伴！
14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命运将得自于你的手中，——
这就是你的诺言。
因此，你的光辉闪烁在我的泪花之中。
我害怕别人为我引路，唯恐错过了你，因为你等在路角，打算做我的向导。
我任性地走自己的路，直至我的愚行把你引到我的门口。
因为你曾向我许诺，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好的命运将得自于你的手中。
15
我的主啊，你的话语简洁明晰，可他们那些谈论你的话语却不是这样。
我理解你群星的声音，我领悟你树木的沉寂。
我知道我的心灵将会像鲜花一般绽放；我明白我的生命已在潜泉得到了充实。
你的歌声如同冷寂雪原的鸟儿，正盼着在温暖的四月里飞到我的心头筑巢，而我痴情地等待这一欢乐的季节。
16
他们熟悉那条道路，沿着狭窄的小巷去寻找你，但我徘徊在外面的黑夜里，因为我愚昧无知。
我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因而在黑暗中没有产生对你的惧怕，所以我不知不觉地踏上了你的门阶。
圣贤对我叱责，要我离开，因为我不是顺小巷而来的。
我疑虑重重地掉头走开，可你紧紧地拉住我，于是他们的责骂与日俱增。
17
……
18
不，不是你的力量促使蓓蕾开放出鲜花。
你摇晃花蕾，敲打花蕾；可你无力使它开放。
你的触击玷污了它，你撕碎了花瓣，抛撒于尘埃。
但没有出现绚丽的色彩，也没有散发馥郁的芬芳。
啊！不是由你把蓓蕾绽放成鲜花。
能够绽放花苞的，做起来轻而易举。
他瞥上一眼，生命之液便颤动在叶脉之间。
他吹一口气，花朵便展开羽翼，在风中扑动。
色彩泛溢，像心灵的热望，芬芳泄露出一个甜美的秘密。
能够绽放花苞的，做起来轻而易举。
19
经过酷冬的蹂躏，池中只剩下最后一朵莲花，花匠苏达斯精心采下，来到皇宫门前向国王出售。
这时，他遇上的一个行人对他说：“请问这最后一条莲花价格多少？我想把它买下献给佛陀。”
苏达斯说：“如果你肯付一枚金币，就卖给你。”
行人付钱买花。

恰在这时，国王走了出来，很希望买下这朵莲花。因为他这是出门朝拜佛陀，心想：“若是把这朵在寒冬开放的莲花摆在佛陀的脚下，倒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当花匠说他已经收下一枚金币时，国王说他愿出十枚，但行人又愿出双倍的价钱。

花匠很贪婪，心想，既然他们为了佛陀如此哄抬物价，那么一定能从他那儿得到更大的好处。于是他鞠躬说：“这朵莲花我不卖了。”

在郊外芒果园的浓荫深处，苏达斯站在佛陀的面前。佛陀的唇上弥漫着无声的爱，眼中放射出宁静的光，宛若洁净如洗的秋空，挂着一颗启明。

苏达斯凝望着他的脸，把莲花放到他的脚边，将头磕到了地上的尘埃。

佛陀笑容可掬地问道：“我的孩子，你的愿望是什么？”

苏达斯叫道：“只想碰一下你的脚。”

20

啊，黑夜，让我做你的诗人吧，蒙上了面纱的黑夜！

有些人已经在你的阴影中默然无言地坐了好久好久，让我说出他们的心曲。

把我带上你的无轮的战车，无声无息地从一个世界驶向另一个世界，你是时间宫殿里的皇后，你有着乌黑的美姿！

许多疑虑的心灵隐秘地进入你的庭院，在你没有灯光的屋中漫游，寻求答案。

从许多被未知者手中的幸福之箭射穿的心中，爆发当出欢乐的赞歌，震撼着黑暗的根基。

那些不眠的灵魂凝视星光，想知道他们突然间发现的珍宝。

让我做他们的诗人吧，哦，黑夜，吟咏你的深不可测的静谧。

21

尽管岁月用懒散的尘埃扰乱我的道路，但我终有一天会在我身上遇见“生命”，——隐藏在我生命中的欢乐。

我已隐隐约约地认识了它，它的忽有忽无的呼吸已经触击我的身体，使我的思绪一时充满馨香。

终有一天，我会在我身外遇见寓于光屏背后的“欢乐”。我将站在漫溢的孤独中，那儿，一切事物都被造物主看在眼里。

……

24

墨墨黑夜，你的睡眠深深地居于我静寂的存在中。

醒来吧，爱情的痛苦，我不知道怎样把门打开，只好站在门外。

时光在等待，星辰在观看，风儿已平息，我心中的静寂如此沉重。

苏醒吧，爱情，苏醒吧！注满我的空杯，用轻轻的歌声触动平静的黑夜。

25

清晨的鸟儿欢唱不息。

天还没有破晓，严厉的黑夜仍用寒冷、幽黑的手臂紧搂天空，鸟儿从何弄来清晨的歌词？

告诉我，晨鸟，东方的使者怎样透过天空和树叶双重的黑夜，发现了通往你梦中的道路？

当你叫嚷“太阳升起、黑夜消逝”之时，世界并不相信你说的话。

啊，沉睡者，快快醒来吧！

露出你的前额，等待第一道阳光的赐福，带着幸福的虔诚，和着晨鸟欢唱。

26

我身上的乞丐举起瘦弱的双手，伸向没有星光的天空，用饥饿的嗓音，对着黑夜的耳朵喊叫。

他是向盲眼的黑暗祈求，后者如同堕落的神躺在孤寂的失去希望的天宫。

企求的叫喊在失望的深渊回荡，悲号的鸟儿盘旋在空荡荡的巢穴。

但是，当凌晨在东方的边缘抛锚停泊时，我身上的乞丐便一跃而起，大声叫喊：

“幸亏耳聋的黑夜拒绝了我——它已是囊中空空了。”

他叫嚷：“啊，生命，啊，时光，你们弥足珍贵！但难能可贵的还有最终让我与你们相识的欢乐！”

27

恒河边上，萨纳丹数着念珠祷告，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婆罗门教徒走到他的身边，说：“帮帮我吧，我这么贫穷！”

“我的施舍之碗是我的全部财产。”萨纳丹说，“我已经施光我所拥有的一切。”

“但我的主人湿婆托梦给我，”婆罗门教徒说，“建议我来找你。”

萨纳丹突然回想起他曾拾到过一块无价的宝石，是在河岸的卵石中拾到的，他想，也许有人需要它，因而就把它埋藏在沙土中了。

他把藏匿宝石的地点告诉了婆罗门教徒，后者惊异地挖出了宝石。

婆罗门教徒坐在地上，独自沉思，直到太阳从树梢落了下去，牧童赶着羊群返回家园。

这时，他站起身来，慢悠悠地走到萨纳丹跟前，说：“大师，有一种财富对世上的一切财富都不屑一顾，施给我哪怕一点儿那样的财富吧。”

说罢，他把珍贵的宝石扔进了水里。

28

我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你的门边，举起双手，乞求更多、更多。

你一遍又一遍地给予，有时分量很轻，有时慷慨大方。

我接过一些，又让一些掉落；有些沉甸甸地躺在我的手上；有些被我变成玩物，每当腻了的时候，我便将它们损坏；直至残骸和贮藏的赠品堆积如山，把你遮掩，永无间断的期望耗损了我的心灵。

拿去吧，啊，拿去——这是我现在的呼喊。

砸碎这只乞讨碗里的一切：关熄这盏缠扰不休的观察者的灯火；牵住我的双手，把我捡出你这堆仍在聚集的赠品，带入你毫不拥挤的赤裸裸的无限之中。

29

你把我排到失败者之列。

我知道我赢不了，可也离不开比赛。

我将一头扎进池中，哪怕沉到池底。

我要参与这场使我失败的比赛。

我将赌上我全部所有，当我输完最后一文，我就把我自己作为赌注，然后我想，我将通过完全的失败而获胜。

30

你把我的心灵穿上破烂不堪的衣裳，打发她去沿街乞讨，这时，天空却绽放出欢笑。

她挨门挨户地乞讨，有好几次，当她的碗内快要盛满时，她又被抢劫一空。

疲惫的一天快要尽头时，她手拿可怜的乞讨碗，来到你宫殿的门口，你走上前去，牵起她的手，让她坐上宝座，坐到你的身边。

31

“你们中间谁愿承担救济饥民的重任？”当什拉瓦斯蒂地区饥荒猖獗的时候，佛陀向门徒们问道。

珠宝商拉特纳卡耷拉着脑袋说：“我的财富实在太少，岂能救济那些饥肠辘辘的人们？”

皇家部队首领贾伊森说：“为了灾民，我即使献出全部鲜血，也在所不惜，可是，连我自家的食物也不够哇。”

拥有大量土地的达马帕尔叹息道：“干旱像恶魔一般吸干了我的田地。我还不知道怎样交纳国王的税款呢。”

这时，托钵僧的女儿苏普利雅站了起来。

她向大家鞠躬施礼，怯生生地说：“我愿救济饥民。”

“什么？”大家惊奇地呼叫。“你怎能履行这样的重任？”

“我是你们中间最贫穷的一个，”苏普利雅说，“这就是我的力量。在你们每位的家中都有我的财源和贮存的物品。”

32

我的国王不认得我，所以当他要求进贡时，我无礼地想，我可以躲藏起来，不去偿讨这笔债务。

我逃避白昼的工作，躲开夜晚的梦幻。

但是他的要求跟踪着我的每一声呼吸。

于是我开始明白，我的国王认得我，我无处可躲。

现在我希望把我的一切奉献到他的脚前，在他的王国赢得我的立足之地。

33

我想我要塑造你，从我生命中塑一个意象，来供世人崇拜，这时，我带来了我的尘土和愿望，以及我五彩缤纷的梦境和幻想。

我请求你用我的生命从你心中塑一个意象，来供你爱恋，这时，你带来了你的火与力，还有真实、可爱和宁静。

34

“陛下”，仆人向国王通报说，“圣徒纳罗丹从未厚意垂顾您的皇家神殿。”

“他正在大路旁边的树下唱着圣歌。神殿里没有做礼拜的人了。”

“他们聚集在他的身边，像一群蜜蜂围着一朵洁白的荷花，而对盛蜜的金坛不屑一顾。”

国王心中恼怒地来到坐在草地上的纳罗丹身边。

他厉声问道：“师父，你为何离开我那黄金镶顶的神殿，坐在门外的尘

埃中赞颂上帝的仁爱？”

“因为上帝并不住在您那儿的神殿。”纳罗丹答道。

国王皱起眉头说：“你应该知道，为了建造那座艺术上的奇迹，我花费了两千万两金子，而且举行了豪华的礼仪，把它奉献给了上帝。”

“是的，这我知道。”纳罗丹答道，“正是在那一年，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房屋被烧无家可归，徒然地站在您的门前，乞求帮助。

“因而上帝说：‘这位可怜的国王，无法给自己的同胞解决避难之处，却能为我建造殿堂！”

“所以他来到路边的树下，与无家可归的人们生活在一起。

“那神殿成了一个黄金气泡，除了高傲的热气，一无所有。”

国王愤怒地吼道：“离开我的国土！”

圣徒平心静气地说，“是的，在你已经驱逐了上帝的地方，也请把我驱逐。”

35

号角躺进尘埃。

风已疲倦，光已死亡。

啊，不祥的一天！

来吧，战士们，扛起你们的旗帜，歌手们，唱起你们的战歌！

来吧，朝圣者们，沿着征途快步行进！

躺进尘埃的号角在等待着我们。

我带着晚祷的祭品，正走在通往神殿的路上，在饱尝一天的折磨之后，去寻找一块歇息的地方；希望我的创伤能被治愈，身上的污斑能被洗净，这时，我发现你的号角躺在尘埃里。

难道还不是为我点亮夜灯的时刻？

黑夜还没有向星星唱过摇篮曲？

啊，你呀，血红的玫瑰，我睡眠之花已经褪色并且凋谢！

我确信我的漫游已经结束，我的债务全部偿还，这时我突然发现你的号角躺在尘埃里。

用你青春的咒符敲击我没有生气的心吧！

让我生命中的欢乐在火焰中熊熊燃烧吧。

让觉醒的利箭刺透黑夜的心脏，让一阵恐怖震撼盲目和麻痹。

我已从尘埃中捡起你的号角。

我不再沉睡——我将步行穿越阵雨般密集的利箭。

有些人将跑出房屋，来到我的身边，有些人将会哭泣。

有些人将在床上辗转反侧，在可怕的梦魇中发出呻吟。

因为今晚你的号角将被吹响。

我向你恳求宁静，却寻来了羞耻。

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帮我穿上我的盔甲！

让烦恼的沉重打击把火焰射进我的生命。

让我的心在痛苦中敲击你胜利的战鼓。

我将双手空空地去接你的号角。

36

哦，美丽的神啊，当他们欣喜若狂地扬起尘埃、玷污了你长袍的时候，我也感到痛心疾首。

我向你呼喊：“拿起你的惩罚之棒，审判他们。”

晨光落向那些被夜晚的狂欢熬红的眼睛，有着洁白百合的地方迎接了他们燃烧的呼吸；星辰透过神圣的深邃的黑暗，凝望他们痛饮，凝望那些扬起尘埃玷污你长袍的人们，哦，美丽的神啊！

你的审判席设在花园里，设在春鸟的鸣啭里；在绿树成荫的河岸，树木悄声细语，回答波浪低沉的轰响。

哦，我的爱侣，他们在情欲中没有怜悯之心。

他们在黑暗中潜行，攫取你的珠宝饰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当他们打击你、伤害你的时候，他们也刺中我的痛处，我对你嚷叫：“拿出你的利剑，哦，我的爱侣，好好惩治他们。”

可是，你却有一颗警惕着的正义之心。

母亲的眼泪为他们的蛮横无礼而掉落；情侣的不朽的忠贞把他们的背叛之剑藏进了自己的伤口。

你的审判包容于不眠之爱的沉默的痛苦、贞洁者脸上的红晕、孤寂者夜间的眼泪、以及仁慈的苍白的晨曦。

哦，可怖的神啊，他们在肆无忌惮的贪婪中于深夜溜到你的门口，窜进宝库对你进行抢劫。

但是他们赃物的重量越变越沉，重得使他们无法扛走，无法挪动。

因此我对你大声喊叫：“宽恕他们吧，哦，可怖的神啊！”

你的宽恕在雷雨中爆发，把他们打倒在地，把他们的赃物撒落在尘土。

你的宽恕渗透于陨落的雷石、如注的血流、愤怒的血色黄昏。

37

佛陀的门徒乌帕古普塔躺在马图拉城墙边的尘土上，酣然入睡了。

灯火全部熄灭，门户全都关闭，星辰全都躲进了八月的阴沉的天空。

是谁的双脚丁丁当当地响着脚镯，突然触击他的胸膛？

他蓦然惊醒，一个女人手中的灯光射到了他仁慈的眼睛上。

这是一位舞女，珠光宝气，披着淡蓝的斗篷，陶醉于美酒般的青春之中。

她把灯火凑近，看到了一张端庄英俊的年轻脸膛。

“请原谅，苦行者，”女人说道，“请您厚意光顾寒舍。这尘埃飞扬的地面不是你合适的温床。”

苦行僧答道：“女人，走你的路吧；一旦时机成熟，我会去找你的。”

突然，黑夜露出了锃锃发亮的牙齿。

雷电在天空轰鸣，女人吓得瑟瑟发抖。

……

路边树木的枝丫经历着花儿绽放时的阵痛。

在温和的春天的空气中，欢快的笛声从远处飘来。

平民百姓已经进入树林，参加花节。

一轮圆月从半空中注目凝望寂静城镇的阴影。

年轻的苦行僧走在孤寂无人的街道，头顶上，害相思病的杜鹃歇在芒果树梢，倾诉着夜不成眠的哀怨。

乌帕古普塔经过一道道城门，伫立在护城堤下。

城墙的阴影中，躺着一个染上了鼠疫的女人，遍体斑痕，被匆匆赶出城外。这个女人是谁呢？

苦行僧在她身边坐下，把她的头放在自己的膝上，用净水润着她的嘴唇，用香膏敷着她的全身。

“大慈大悲的人啊，你是谁呀？”女人问道。

“看望你的时机终于来临，于是我就来了。”年轻的苦行僧答道。

38

这只是我们之间爱情的嬉戏，我的恋人。

一遍又一遍，呼啸的暴风雨之夜向我猛扑过来，吹灭了我的灯；黑色的怀疑聚集起来，从我的天空扼杀全部的星辰。

一遍又一遍，河堤倒坍，任凭洪水冲毁我的庄稼，悲痛和绝望把我的天空撕得百孔千疮。

这使我得知：在你的爱情里自有痛苦的打击，但决没有死亡的冷寂。

39

墙壁崩溃，光线像神圣的笑声，闯了进来。

胜利，啊，光明！

黑夜的心脏已被撕碎！

用你寒光闪闪的利剑把缠绕的怀疑和虚弱的愿望斩成两段。

胜利！

来吧，你这毫不宽容的光明！

来吧，你在一片洁白中显得可怖。

啊，光明，你的鼓声敲响在火的行进中，红色火炬已高高举起；在辉煌的闪射之下，死亡的气息骤然消逝。

40

哦，火焰，我的兄弟，我向你歌颂胜利。

你是极度自由的鲜红意象。

你在空中挥动双臂，你的手指迅疾地掠过琴弦，你的舞曲美妙动人。

当我岁月终结、大门敞开的时候，你将把我手脚上的绳索烧成灰烬。

我的身躯将与你合为一体，我的心脏将被卷进你狂热的旋转，我的生命作为燃烧的热能，也将会闪烁发光，并且融入你的烈焰。

41

夜晚，船夫启航，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海。

船帆鼓满了狂风，桅杆痛得嘎吱作响。

天空被夜的毒牙咬伤，中了黑色恐怖之毒，昏倒在海面上。

一个个浪峰朝着无底的黑暗猛烈冲撞，船夫启航横渡怒吼的大海。

船夫已经启航，我不知道他去奔赴什么样的约会，用突然出现的一叶白帆，使黑夜也感到无比震惊。

我不知道他最终会在何处靠岸，走向亮着灯光的寂静的院落，寻找坐在地上等待的她。

一叶小舟，不畏风暴，不畏黑暗，它究竟寻求什么？

也许，它载满了宝石和珍珠？

啊，不，船夫没有携带任何珠宝，只是手里拿着一朵洁白的玫瑰，双唇噙着一支欢歌。

这是献给她的。她在这深夜里，亮着灯光，独自守候。

她就住在路边的小屋里。

她披散的秀发迎风飘拂，遮挡了她的明眸。

狂风厉声穿过她破旧的门缝，简陋的灯盏摇曳着灯光，把飘忽不定的阴影投向四壁。
透过狂风的嚎叫，她听出他在呼唤她的名字，她的不为人知的芳名。
自从船夫启航，已经过去很久了。
还要过很久，黎明才会降临，他才会敲门。
谁也不会敲响鼓声，谁也不会知晓他的来临。
唯有阳光将会洒满房屋，尘土将得到净化，心灵将得到愉悦。
当船夫靠岸的时候，一切疑虑必将在寂谧中全然消失。
42
我紧紧依附着这片活生生的木筏——我的躯体，漂流在我尘世岁月的狭窄的小溪。
当我渡过这一溪流，木筏便被我抛弃。
以后怎样呢？
我不知道那儿的光明和黑暗是否一样。
未知者是永恒的自由：
他在爱情方面不讲怜悯。
他压碎贝壳，寻找默默囚禁在黑暗中的珍珠。
可怜的心啊，你沉思默想，为逝去的岁月而哭泣！
请为即将来临的日子而高兴吧！
钟已敲响，朝圣的人啊！
你该在十字路口作出选择！
未知者将会再一次揭开面纱，与你相见。
43
国王宾比萨尔为佛陀的圣骨修建了一座圣陵，用洁白的大理石表达敬意。
傍晚时分，王室所有的嫔妃公主都会来到这里，点燃灯火，敬献鲜花。
王子当上国王之后，在位期间，用鲜血洗劫了父王的信仰，用圣书点燃了献祭的火焰。
秋日正在死亡。
晚祷的时辰已经临近。
王后的侍女什里马蒂对佛陀一片虔诚，在圣水里沐浴之后，用盏盏明灯和洁白的鲜花装饰了金盘，默默地抬起乌黑的双眼，凝望着王后的脸庞。
王后噤若寒蝉，然后说：“蠢姑娘，你难道不知道，谁要是到佛陀圣殿拜佛，一律处以死刑？
这可是国王的意志啊。”
什里马蒂向王后深鞠一躬，转身跨出门外，找到王子的新娘阿米塔，伫立在她的面前。
一面金光灿灿的镜子放在膝头，新娘对着镜子把乌黑的长发编成辫子，并在额头的发际点上一颗吉祥的红痣。
她一看到年轻的侍女，就双手颤抖地叫道：“你想给我惹来何等可怕的灾祸？立刻离开我。”
公主苏克拉坐在窗前，伴着一抹夕阳，读着爱情小说。
她看到侍女捧着祭品站在门口时，不禁大吃一惊。
书从膝上掉落在地，她对着什里马蒂的耳朵悄声地说：

“胆大的女人，你可不要去送死啊！”

什里马蒂走过一扇又一扇门扉。

她昂起头来，大声嚷道：“皇宫的妇女们，快来呀，拜佛的时辰到啦！”

有的当即关上房门，有的张口对她辱骂。

最后一线白昼的余晖从宫殿的古铜圆顶上消逝而去。

深沉的阴影降落在街道的角落；城市的喧嚣沉寂了；湿婆之宙的锣声宣告晚祷时辰已经来临。

秋夜，像平静的湖面一般深沉，黑暗中，星光颤动，这时，御花园的卫兵透过树影，惊讶地发现佛陀圣殿之前亮起一排明灯。

他们拔出利剑，飞奔而至，大声喝道：“蠢货，你是什么人，竟敢找死？”

“我是什里马蒂，”一个甜蜜的声音答道：“我是佛陀的奴仆。”

紧接着，她心口迸出的鲜血染红了冰冷的大理石。

星辰寂然无语，圣殿前的最后一盏祭灯惨然熄灭。

44

站在你我之间的白昼，最后一遍鞠躬告辞。

夜罩起白昼的面纱，也遮掩了点在我卧室的一盏灯火。

你黑暗的仆人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为你铺好婚毯，好让你与我单独坐在无言的静谧中，直至黑夜消逝。

45

我的夜晚在悲哀之床上度过，我的双眼疲惫不堪。我沉重的心还没有准备用漫溢的欢乐去迎接凌晨。

用面纱罩起赤裸裸的灯光，从我身边挥走这耀眼的闪烁和生命的舞蹈。

让你用温柔黑暗的斗篷把我罩在褶层里，让我的痛苦片刻隔离于世界的压力。

46

我应该为我所得到的一切而报答她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她的夜晚找到了自己的清晨，你把她搂到你的怀里；我把我本该属于她的感激和礼品奉献给你。

我来到你的面前恳求宽恕，宽恕我过去对她的全部伤害和冒犯。

我把我这些等待她打开的爱的蓓蕾也一起奉献给你吧。

47

我发现我昔日的几封书信精心地藏在她的盒子里，像几份小小的玩物供她的记忆玩耍。

带着畏怯的心，她试图从时光的湍流中偷走这些玩物，她说：“这些东西只属于我！”

啊，现在无人要求占有这些信了，谁会付出代价来对它们精心关照？因而，它们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

在这个世界，定有仁爱存在，不致于使她完全地失落，就像她的这种爱，如此痴情地使这些信件珍藏下来。

48

女人啊，把美和秩序带进我这悲惨的生活中来吧，犹如你活着的时候把它们带进了我的家里。

涤除时光的尘屑，盛满空荡荡的水罐，修葺曾被忽略的一切。

然后打开神殿的内部大门，点燃蜡烛，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默然相遇吧。

49

我的主啊，当琴弦调好之时，痛苦是何等巨大！

奏起乐曲吧，让我忘却痛苦；让我在美的享受中感知这无情日子里你心中拥有的一切。

正在变淡的夜色仍旧逗留在我的门口，让她在歌声中辞别吧。

我的主啊，在你星辰乐曲的伴奏下，把你的心灵倾入我的生命之弦吧。

50

在瞬间的电光闪烁中，我在我生命中看到了你巨大的创造力，——历经生死，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创造力。

当我看到我的生命处在毫无意义的时刻，我为我的毫无价值而哭泣，但是，当我看到你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时，我便知道这生命极其珍贵，不应该虚掷于阴影之中。

51

我知道，终有一天，太阳将在暮色中向我作最后的告别。

牧童将在榕树下面吹着长笛，牲口会在河边的山坡吃着草儿，而我的日子将会溶进黑暗。

我的祈求是：在我离去之前，让我知道，为什么大地召唤我投进她的怀抱；

为什么她那夜间的寂静向我叙述星辰的故事，为什么她的晨光把我的思绪亲吻成花朵。

在我离去之前，让我逗留片刻，吟唱我最后的诗句，把它化为乐曲；让我点亮灯光，看一眼你的脸膛；让我织好花冠，戴到你的头上。

52

那是什么乐曲哟，能使世界合着它的节拍摇晃？

当它奏到生命之巅时，我们便大声欢笑，当它返回黑暗时，我们便蜷缩在恐惧之中。

相同的演奏，随着永无止境的乐曲的节拍，时而高昂，时而沉寂。

你把财富藏于掌心，我们叫嚷着我们被人抢劫。

可你随心所欲地松开或捏紧你的掌心，得失相同。

你自己与自己玩着游戏，你同时又输又赢。

53

我已经用眼睛和双臂拥吻了这个世界；我已经把它一层又一层地包藏在我的内心里；我已经用思想淹没了它的白昼和夜晚，直至世界和我的生命合而为一。我爱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与我织为一体的天上的光明。

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与热爱这个世界一样真实，那么，生命的相遇与分离必定意味深长。

假若爱情被死亡蒙骗，那么这种蒙骗的毒素会腐蚀万物，繁星也会枯萎，黯然失色。

54

云朵对我说：“我这就消散。”

黑夜对我说：“我这就投入火红的朝霞。”

痛苦对我说：“我保持深深的沉默，如同他的脚步。”

生命对我说：“我在完美中死亡。”

大地对我说：“我的光芒每时每刻亲吻着你的思想。”

爱情对我说：“时光流逝，但我等着你。”
死亡对我说：“我驾驶着你的生命之舟穿越大海。”
55
在恒河之畔，在人们焚化死者的凄寂之处，诗人杜尔西达斯来回漫步，陷入沉思。
他发现一个妇女坐在丈夫的尸体旁边，身着艳丽的服装，仿佛是举行婚礼一般。
他看见诗人时，起身施礼，说：“大师，请允许我带着你的祝福，跟随我丈夫前去天国。”
“为何这么匆忙，我的孩子？”杜尔西达斯问道：“这人间不也属于造就天国的上帝吗？”
“我并不向往天国，”妇人答道，“我只要我的丈夫。”
杜尔西达斯笑容可掬地说：“回家去吧，我的孩子。不等这个月结束，你就会找到你的丈夫。”
妇人满怀幸福的希望，回到家里，杜尔西达斯每天都去看她，以高深的思想促使她思索，直到她的心中充满神圣的爱。
一月未尽，邻居们过来看她，问道：“妹子，找到丈夫了吗？”
寡妇笑着答道：“是的，找到了。”
邻居们急切地问道：“他在哪儿？”
“我的夫君在我心里，已与我融为一体。”妇人答道。
56
你曾短暂地出现在我的身边，用宇宙心灵深处的巨大的女性奥秘将我触动。
她呀，永远归还不尽上帝本人漫溢着的甜美；她是自然界永远清新的美丽和青春；她在汩汩的溪水中翩翩起舞，她在清晨的阳光里唱着欢歌；她用翻滚的波涛哺育着饥渴的大地；在她身上，创世主一分为二，既有难以遏制的欢乐，又充溢着爱情的痛苦。
57
她是谁呢？这个永远孤独凄凉的女人，居于我的心中。
我追求过她，但没有赢取她。
我用花环为她装饰，我用颂歌对她赞美。
她脸上荡漾过瞬间的笑意，顷刻消失。
“我在你身上得不到欢乐。”她哭诉着，好一个忧愁的女人。
我给她买了镶着宝石的脚镯；我用缀满珠宝的扇子为她扇风取凉；我在纯金床架上为她把床铺好。
她的眼中闪烁着一线欢乐，但很快消亡。
“我从这些珠宝中得不到欢乐。”她哭诉着，好一个忧愁的女人。
我把她扶到凯旋车上，驱车送她四处巡视。
一颗颗被征服的心拜倒在她的脚下，欢呼的声音响彻云霄。
瞬间的自豪在她眼中闪烁，接着在泪水中黯然消亡。
“我从征服中得不到欢乐。”她哭诉着，好一个忧愁的女人。
我问她：“告诉我，你在寻找哪一位呢？”
她只是回答：“我在等待我叫不出名字的他。”
光阴荏苒，她在呼喊：“我的爱人何时来临？他不为我知，又永远被我

所知。”

58

你的光明是从黑暗中迸发而出，你的善良是从挣扎的裂开的心口萌发出来。

你的房屋是向世界敞开，你的爱情是召唤人们奔赴战场。

我的礼品是在万物皆失的时分仍不失为一得，你的生命是从死亡之穴中流出。

你的天堂是筑在尘世之间，你为我也为众人居住在那里。

59

当我疲于奔命，又被酷暑弄得干渴难忍的时候，当黄昏的幽灵把阴影投向我生命的时候，此时此刻呀，我的朋友，我不仅渴望听到你的声音，而且渴望得到你的抚摩。

我的心中有着极度的痛苦，因为承担着没有把财富交给你的重负。

穿过黑夜，伸出你的手来，让我握住它、填满它、拥有它；让我感到它抚摩我绵绵延伸的孤独。

60

芬芳在花苞里呼喊：“啊，一天过去了，一个欢乐的春日，而我却被囚禁在花瓣里面！”

不要灰心丧气，胆怯的东西！

你的镣铐完全迸裂，花苞将绽放出鲜花，即使你死在生命的旺盛时期，春光也将长存。

芬芳在花苞里喘息、扑动、大声叫嚷：“啊，时光流逝，我却不知我飘向哪里，也不知道寻求什么！”

不要灰心丧气，胆怯的东西！

和熙的春风已偶然听到你的心愿，不等白昼终结，你就会实现自己生存的使命。

她的将来是一片黑暗，芬芳在失望中叫嚷：“啊，我的生命这般没有意义，这究竟是谁的过错？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竟会这样？”

不要灰心丧气，胆怯的东西！

完美的黎明即将迫近，那时，你会把自己的生命与众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并且最终得知你生存的目的。

61

我的主啊，她还是个孩子。

她在你的宫殿奔跑嬉戏，而且还想把你也变成她的玩具。

当她的秀发披落下来，当她随便穿上的衣裳在地上拖曳，她一概毫不介意。

当你对她说话，她便酣然入睡，不予回答——你早晨赠送的那朵鲜花，也从她手里滑落到地上。

当暴雨狂作，昏天黑地，她的睡意全然消失，玩偶丢到地上，惊恐地紧紧偎着你。

她生怕她不能服侍你。

可你却含着微笑观看她做着游戏。

你了解她。

坐在地上的孩子是你命中注定的新娘；她的嬉戏将会停息，并将化为深沉的爱恋。

62

“啊，太阳，除了天空，还有什么能够容纳你的形象？”

“我梦见你，但我从不奢望侍奉你。”露珠哭泣着说：“我太渺小，伟大的主啊，无法载动你，而且，我的生命全都是泪珠。”

于是太阳说：“我照亮广阔无垠的天空，但我也能委身于一颗微乎其微的露珠。我将化为闪光，把你填满。这样，你小小的生命将会成为含笑的星球。”

63

我不需要那种不知节制的爱，它就像冒着泡沫的酒，从杯里漫溢而出，顷刻间化为废物。

赐给我那种像你雨丝一样清凉纯净的爱吧，它赐福于干渴的大地，注满家中的陶罐。

赐给我那种能够渗入心灵深处的爱吧，而且又能从那儿渗开，像看不见的树液流经生命之树，诞生出鲜花和果实。

赐给我那种使心灵充满宁静的爱吧。

64

一轮红日落进了河流西边的密林。

隐修院的孩子们已经放牧归来，围坐在炉边，倾听大师高塔马讲经，这是，一个陌生的少年走来，向高塔马致敬，献上水果和鲜花，深深地伏在他的脚前，用鸟儿一般婉啭悦耳的声音说：“大师，我来到这里向您求教，让您领我走上至诚的道路。”

“我的名字叫萨蒂亚伽马。”

“祝福你。”大师说。

“孩子，你出身于什么家族？只有婆罗门才配得上追求最高的智慧。”

“大师，”少年答道，“我不知道我出身于什么家族，我去问我母亲。”

说罢，萨蒂亚伽马转身离开，他趟过浅浅的河水，回到母亲的茅屋。这间茅屋座落在寂静村庄尽头处的荒丘上。

屋内点着昏暗的灯火，母亲站在门口的黑暗中，等待着儿子的归来。

她把儿子紧紧地搂到怀中，亲吻着他的头发，询问他求教的情况。

“亲爱的妈妈，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孩子问道。

“高塔马大师对我说，只有婆罗门才配得上追求最高的智慧。”

这位妇人垂下眼睛，低声说道：

“我年轻时，是个穷苦人，侍奉过许多老爷。宝贝儿，你来到你妈妈贾巴拉怀里的时候，你妈妈还没有丈夫。”

初升的太阳在隐修院的树梢上闪耀着光辉。

古树下，弟子们坐在师父面前，晨浴之后，他们蓬乱的头发仍旧湿淋淋的。

萨蒂亚伽马走了过来。

他伏到圣人的脚前，深深地鞠躬致礼。

“告诉我，”大师问道：“你出身于什么家族？”

“师父，”少年答道，“我不知道。我问我母亲时，她告诉我说：‘我年轻时侍奉过许多老爷，你来到你妈妈贾巴拉怀里的时候，你妈妈还没有丈夫。’”

顿时，像受到惊扰的蜂箱爆发起一阵愤怒的嗡嗡声，弟子们嘁嘁喳喳地咒骂这位被遗弃者的不知羞耻的狂言。

大师高塔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伸开双臂，把这个孩子一把搂到自己的怀里，说：“我的孩子，你是最好的婆罗门。

你继承了最高尚的诚实。”

65

也许在这座城里，有一间房屋今晨在旭日的抚摩下永远敞开了门户，光明在此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也许就在今晨，有一颗心灵在篱边和花园的鲜花丛中，发现了无尽的时光送来的礼品。

66

我的心啊，听着，他长笛吹奏的乐曲有着野花的芬芳，有着晶莹滴翠的绿叶和碧波粼粼的溪水，还有回响着蜜蜂轻轻振翅的浓荫。

长笛从我朋友的唇上窃取了微笑，并把笑声扩展到我的生命之中。

……

69

你居于我的内心深处，因此，每当我的心儿徘徊之时，她无法发现你；你始终隐瞒于我的爱情和希望，因为你总是存在于它们之中。

你是我青春游戏中的最深沉的欢欣，每当我沉溺于游戏之时，欢欣便会流逝。

你在我生命的狂欢时分曾经对我歌唱，可我竟忘了给你和上一曲。

70

当你把明灯举在空中，灯光洒在我的脸上，阴影却落到你的身上。

当你在我心中举起爱情之灯，灯光落到你的身上，我则留在后面的阴影中。

……

72

欢乐从全部世界奔赴而来，建构了我的躯体。

天上的光芒把她亲吻了一遍又一遍，直至把她吻醒。

匆匆奔驰的夏季的花朵，和着她的呼吸赞叹，飒飒的风声和潺潺的流水，和着她的运动歌唱。

云朵和森林里的五彩缤纷的激情，如潮水一般流入她的生命，万物的音乐把她的手足抚摸得婀娜多姿。

她是我的新娘，——她在我的屋中点亮了灯光。

73

阳春携带着绿叶和鲜花走进了我的生命。

整个清晨，蜜蜂在那儿嗡嗡吟唱，春风懒悠悠地同绿荫嬉戏。

一股甜蜜的泉水从我内心深处奔腾而出。

我的双眼被喜悦洗得纯净清澈，犹如经过朝露沐浴的凌晨；生命在我的四肢躁动，犹如发出声响的琴弦。

啊，我无限时光的爱侣，是你在我波涛汹涌的生命之岸独自徘徊？

是我的美梦在你身边飞来飞去，犹如一只只翅膀绚丽多彩的飞蛾？

是你的歌声回荡在我生命的黑暗的洞穴？

除了你，谁能听见今天急速行进的时光在我脉搏里发出的响动？谁能

听见我胸口欢快的舞步、以及在我体内振翅扑打的生命发出永无安宁的喧嚷？

74

我的锁链已被轧断，我的债务已经偿还，我的大门已经敞开，我可以奔向任何地方。

他们蜷缩在角落，编织着苍白的时间之网，他们坐在尘埃中数着硬币，唤我返回。

但我的利剑已经锻造，我的盔甲已经穿好，我的战马急于奔跑。

我一定会赢得我的王国。

75

就在前不久，我赤条条地来到你的大地，无名无姓，只带着一声哭叫。

今天，我的声音变得欢快，而你，我的主啊，却闪在一旁，让出空间供我充实生命。

甚至在我向你奉献赞歌的时候，我也暗怀希冀，盼望这些赞歌能把世间的人们引到我的身边，将我深深地爱恋。

你会欣喜地发现，我热爱你送我而来的这个世界。

76

我曾胆怯地畏缩在安全的庇荫中；但现在，当幸福的波涛把我的心儿推到浪峰的时候，我的心紧紧依附着它烦恼的残忍的礁石。

我曾独坐在我房屋的一隅，心想：狭窄的斗室容纳不下任何客人；但现在，当门扉被不期自至的欢乐旋开的时候，我发现这儿不仅能够容纳你，也能容纳整个世界。

我曾步履轻盈地走路，细心保护经过打扮、香气馥郁的容颜；但现在，当一阵幸福的旋风把我卷倒在尘土里的时候，我会像孩子一般，欢快地滚动在你脚前的地面。

77

世界一度属于你，也永远属于你。

因为你毫无匮乏，我的君王，所以你的财富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欢乐。

你的世界仿佛空无所有。

因此，经过缓慢的时间，你把属于你的给予我，在我身上不停地赢得你的王国。

日复一日，你从我的心中买得呆呆出日，你发现你的爱塑成我生命的形象。

78

你把歌曲献给了鸟儿，鸟儿也以歌曲向你报答。

你只把歌喉赐予了我，可你向我索取得更多，所以我得歌唱。

你把你的风造就得灵巧轻盈，因此它们敏捷轻快地为你奔波。可你却使我的双手沉重难提，又让我自己减轻重负，最终能够身手轻巧、无拘无束地为你效劳。

你创造了你的大地，又用一片一片的残光填注阴影。

你就此停了下来，留下我双手空空地在尘土上建造你的天堂。

你对于众生都是给予；对于我，却只是索取。

我生命的成果在阳光雨露中成熟，直至收获多于你的播种，使你心中充满喜悦，哦，金色谷仓的主人啊。

79

别让我为免遭危难而祈祷，而让我无所畏惧地面对危难。

别让我为止息痛苦而恳求，而让我能有一颗征服痛苦的心。

别让我在生命的战场寻找盟友，而让我竭尽全力地奋斗。

别让我在焦虑恐惧中渴望拯教，而让我希求耐心来赢取自由。

答应我吧，别让我成为懦夫，只在成功之时感知到你的恩典；而让我在失败之时发觉你双手的握力。

80

你孤身幽居时，并不了解你自己，当疾风从此岸吹向彼岸时，也无须传送一声急切的呼唤。

我来了，你就醒了，空中霞光万道，恰似繁花怒放。

你在繁花中绽开我的生命，又在千姿百态的摇篮里摇我入眠；你在死亡中把我藏匿，又在生命中将我发现。

我来了，你心潮起伏，悲喜交集。

你抚摩我，我感受到爱的颤动。

但我的眼中蒙上了一层羞涩，我的胸口闪现着一缕恐惧；我的脸庞遮在面纱里，我看不见你的时候，忍不住低声抽泣。

然而我知道，在你的心中，有着想与我会面的无底的渴望，它伴随着朝霞日复一日地叩门，在我门口永无止境地呼喊。

81

在永无穷尽的守望中，你倾听着我越来越近的足音。你的欢乐聚集在晨曦之中，又骤然喷放成束束光芒。

我越是挨近你，大海的狂舞越是激昂。

你的世界是一束由光线织就的花枝，捧在你的手里，而你的天堂却在我秘密的心底；它在羞涩的爱情中，一瓣一瓣地绽开花蕾。

82

当我独自一人、坐着静思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喊出你的名字。

我会喊出你的名字，不用言词，也不抱有任何目的。

因为我像一个孩子，上百遍地呼唤母亲，为自己会叫“母亲”而怡然自得。

831

我感觉到一切星辰都在我心中闪闪发光。

世界如同洪流涌进了我的生命。

百花在我体内纷纷绽放。

陆地和水域的全部青春活力，像一缕香火自我心中缭绕冒起；大地万物的呼吸吹拂着我的思绪，宛若吹奏长笛。

2

当世界进入梦乡之时，我来到你的门口。

繁星默不作声，我也不敢放声歌唱。

我等着观望，直至你的身影掠过夜的阳台，于是我心满意足地返回。

然后在清晨，我在路边歌唱；

篱边的束束鲜花应和我的歌声，晨风侧耳倾听。

旅人蓦然驻足，盯着我的脸膛，以为我呼唤过他们的名字。

3

把我留在你的门边，随时听命于你的心愿，让我接受你的召唤，在你的王国四处奔走。
别让我在沉闷的深渊里陷身并且消逝。
别让我的生命被空虚无聊撕成碎片。
别让那些怀疑——那些扰乱人心的灰尘——把我围困。
别让我费尽心机地去积聚财物。
别让我扭曲自己的心灵来屈从于多数人的支配。
让我挺起腰杆，为做你的仆从而无尚自豪。
84 划　手
你是否听见远方的死亡的喧嚣？
你是否听见从火海和毒云中传来的呼叫？
——是船长要舵手把船儿转向一个未知的海岸，
因为在港口停滞的时间已经过去，
在这港口，同样的老货物循环不息地买进卖出，
在这港口，僵死之物漂浮在枯竭和虚无的真实之中。
他们从突然的恐惧中惊醒，问道：
“伙伴们，钟已敲过几点？
黎明何时才会降临？”
乌云滚滚，遮暗了星空——
有谁能够看见白昼在招手示意？
他们持桨跑了出来，床铺空了，母亲在祈祷，妻子站在门边默默观望；
一阵别离的恸哭冲上云天。
黑暗中又传来船长的呼叫：
“水手们，启航啦，停在港口的时间已经完啦！”
世界上所有的黑色邪恶都已经泛滥成灾，
然而，划手们啊，各就各位吧，把悲哀的祝福埋在心灵深处！
兄弟啊，你们责怪谁呢？低下头吧！
这是你们的罪孽，也是我们的罪孽。
上帝心中多年增长的热量——
弱者的懦恸、强者的骄横、富贵者的贪婪、受害者的怨恨、种族的骄傲、对人的侮辱——
已经冲破上帝的平静，在暴风雨中怒吼。
让暴风雨撕碎自己的心，像撕开一个成熟的豆荚，并且化作四散的雷霆。
闭上你们的嘴巴，别再诽谤他人，吹嘘自己。
在额头上印下默默祈祷的宁静，驶向那无名的彼岸。
我们每天遇见罪孽，遇见死亡；
它们像云块掠过我们的世界，以倏忽即逝的闪电的狂笑来对我们嘲弄。
突然间，它们停止狂笑，变得令人惊恐。
人们必须站在它们的面前，说：
“我们不怕你，嗨，魔鬼！因为我们全凭征服你，活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们即使死亡，也抱着坚定的信念：和平是真实的，善是真实的，永恒的上帝也是真实的！”
如果永生并不居于死亡的心里，

如果愉快的智慧没有从悲哀之鞘绽放出鲜花，
如果罪孽并没有死于自我暴露，
如果骄傲没有压倒在虚荣的重负之下，
那么，驱使这些划手跑出家园的希望又是从何而来？如同繁星在曙光中匆匆奔向死亡？
难道殉难者的鲜血和母亲的泪水将完全地丧失在大地的尘埃之中？他们付出这样的代价也无法赢得天堂？
难道凡人突破肉体束缚的时刻，不正是无束的上帝显现自己的时分？
85 失败者之歌
我伫立路边的时候，我的主人吩咐我唱一支失败之歌，因为失败是他暗中追逐的新娘。
她已蒙上黑色的面纱，不让人群看见她的脸庞，但她胸前的珠宝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她被白昼所遗弃，而上帝的夜晚却以点亮的灯火和被露珠滋润的鲜花等待着她。
她低垂着双眼，默然无言；她已把家庭抛在身后，而夜风不时地从她的家中传来哀哭。
但是，面对一张因羞涩和痛苦而无比娇美的脸庞，繁星唱起一支永恒的恋歌。
孤寂的居所已经把门打开，呼唤的声音已经响了起来，黑夜的心脏因即将来临的幽会而懔然颤动。
86 感　恩
行走在傲慢之路上的人们，践踏着地位低贱者的生命，他们那沾满鲜血的足迹覆盖了大地的嫩绿。
让他们去欢庆自己的今天吧，主啊，谢谢你。
我所感激的是，我的命运与遭受苦难、忍负权贵欺压的卑贱者联到了一起。他们在黑暗中捂着泪眼，饮泣吞声。
因为他们每一次痛苦的抽噎，都使你秘密的黑夜之心骤然悸动，他们所受的每一次侮辱都汇入你巨大的静谧。
但明天是属于他们的。
啊，太阳，从滴血的心上冉冉升起吧，绽放出一束束黎明的鲜花，让傲慢狂欢的火炬畏怯地化为灰烬。

最后的星期集

白开元　　译我完整地得到了你
我深知你已经属于我，我从未想到应该确定你赠予的价值。
你也不提这样的要求。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你倒空你的花篮，我瞟一眼，随手扔进库房，次日没有一点儿印象。
你的赠予融和着新春枝叶的嫩绿和秋夜圆月的清辉。

你以黑发的水浪淹没我的双足，你说：“我的赠予不足以纳你王国的赋税，贫女子我再无可赠的东西。”

说话间，泪水模糊了你的明眸。

你匆匆离去，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不见你返回。

数年后开启库房，我看见你赠与的宝石项链，拿起捧在胸前。我冷漠的高傲颓然跌倒在印着你足迹的地上。

忆恋中显示你爱情的价值，失去了你我才完整地得到了你。

你甘露般的甜笑

有一天你那不可思议的甜笑，穿过闲谈的缝隙，摇醒了我昏眠的青春。你脸上倏地闪现甘露般的惊喜。

那是亿万事件的海滩上，游玩的大潮的波涛从海底卷翻上来的一颗罕见的珍珠，此后欲见总无缘。

一瞬之间，陌生时刻的情感唱着行路之歌，从迢遥的林莽步入我胸中半掩的心灵的窗口。

奇妙无形的手指在心弦上弹着相思曲，细雨蒙蒙的幽静的住处，一方突然滑落的看不见的纱巾的拂触，遗留在黄昏素馨花凄郁的幽香里。

于是想起一天无端惊疑的瞬间；想起远望着草枯的牧场消度的冬日的黄昏；想起无伴的暮色中，落日的彼岸，情琴弹奏的无声的慕恋。

你走进了朦胧

冬天即将过去，好奇的曙光揭去雾幔。

我忽然看见文旦树枝萌发了沾露的新叶，这是生意盎然的奇迹。

我看到它感到惊喜，就像蚁垤仙人在达玛萨河畔，惊喜于吟哦的第一行诗句。

这几片新叶，在长久无声的鄙薄中，把隐匿的坦荡的音讯送入播布的朝晖，犹如你该吐露的心语，而你默默离去。

春天已经不远，你我之间似熟还生的幕帘，不时飘动，边角卷翻。

调皮的南风也吹不倒隔阂。

无忌的时刻尚未来到，傍晚，你走进无可描述的朦胧。

创造之海——死亡之海

青春的边陲，残存黯淡的殷红。

消溶吧，它的迷恋！“明晰”之中，苏醒吧，我浑浊的眼睛！记忆和遗忘的颜料涂抹的悲欢的浓雾，消散吧，像自轻的暮云！

我沉湎于落花残香的心灵四周，梦魂的蜜蜂嗡嗡翩飞，寻找无踪的芬芳。

从阴影锁闭的日子里，出来吧，我的心！走进阳光明洁的纯朴！

不瞬的目光漂向无语、无痛、无愁的创造的大海！

我要踏上无目标的路程，在流年的喧哗中，平静地观赏万象，聆听乐曲；我要隐身于作物收割完毕的辽阔平原的空廊。我要把我的冥想融入恬静的娑罗树里，那里埋葬千百年冷寂的生命。

乌鸦在罗望子树上聒噪，鹰隼溶入烈日烤化的高天的苍碧，渔夫在沼泽里筑堤，驾船捕鱼。

沼泽对面古老的村落若隐若现，天穹淡蓝的极边，飘荡着缨络似的紫岚。兀鹰在鱼网上空盘旋，鸬鹚默坐在竹顶，无浪的水中倒映出纹丝不动的影子。

湿风中弥散水藻的清香。

四周的生存之河，日夜流入众多的支流。

这天然的河水溶和千代生灵的丰繁的物品，在人类历史的兴衰之上奔腾不息。

在生机勃勃的春天的终端，我今日倦乏地沉入生存之河的深处，波浪以我血液平缓的节律在我的胸前潺潺地奏鸣。

让我的知觉在它的光影之上，漂向没有典籍没有争执没有烦恼的死亡的大海。

夏　雨

没有收到请柬的夏雨降落原野，遮暗一行行棕榈树梢，将噪动注入堤内的碧水。

我热切地呼唤雨霖降落我的心田。

我出访了一些日子，异域的语言，与我心灵的语言难以沟通，心宫里无法举行灌顶大礼。

缺少雨云灰暗的流动，生活是孱弱的。

恰似树木赐果的时间一年年增加，在圆形年轮上留下印迹，每年降雨的欢乐在我的骨髓里，加添情趣的财富；在生活的画布上挥涂浓重的色彩；艺术家手指的示意，刻在我心灵的年轮上。

当我坐在寂静的窗口，无所事事的时辰蹑足逝去，些许赐予留在我的祭坛上。

生活的秘财的仓廪里，聚集已被遗忘了的岁月的财富。

多种神笔勾画的我的躯壳，充盈全部才智的积蓄，在哪个时代洞察细微的目光下完全裸露？

它望着“洞悉”苦修，像黯淡的黄昏星和夜阑尽头的晨曦那样呼唤：“来呀，展露你自己！”

它完全露出真相的一天，我在我的光辉中看清我自己，如同心里苏醒爱恋的时候，把离愁编成项链的时候，赋予贫苦以荣光的时候，死亡不意味着终结的时候，情女真实地认识自己，真实地展示自己。

我已经抵达白日的末端

我已经抵达白日末端的黄昏的码头。

途中，我的杯盏盛满作品。

我以为这些是永久的路资，以不堪的苦痛换取它的价值。

在人的语言的市场上我广收博采，部分积蓄献给爱的事业。

最终我忘记已有的建树，无端地采集成为盲目的习惯。

为填满多孔的空袋，牺牲片时的休息。

今日我发现路已经走完，路资消耗殆尽，手擎着在团圆的榻侧点燃的灯烛。终于熄灭的灯抛入流水，任其漂游。

孤独的暮星在天幕闪光，迎着曙光，踏着暮色，我吹奏的最后一缕笛音在残夜消隐。

以后会怎样？华灯熄灭，奏乐停止的生活，一度也像如今的万物，充满真实，我晓得，这，你会彻底忘怀，忘了是件好事。

不过在这以前的一天，你在这“空虚”的面前，献上一朵我爱过的春花吧！

我昔日往返的路上，枝叶飘零，光影交织，芒果树和波罗蜜树的枝叶

间，苏醒了雨声的抖颤，也许会幸运地遇见腰里夹着水罐、脚步惊觉地离去的妇人。

愿你从万象择选这一普通的情景，在暮色苍茫的黄昏，画在你追念的画布上。

不必做更多的事。我是光的情人，在生命的舞台上吹笛；

不会抛下一个长叹缠绕的孤影。

走上落日余辉之路的旅客，把一切企求交到尘土的手中。

尘土冷淡的祭坛前，不要敬献你的供品。

食品篮你带回吧，我那儿饥饿在窥望，来客坐在门口，时辰的钟声应和着生活之流与岁月之流交汇的歌韵。

创造的祭火

扯去万年沙漠的厚幕，露出日期失落的古人类遗址的宏大骨架——它的生活场所在历史无形的屏障后面。

它喧杂的世纪，把骚人墨客和其作品，埋入幽冷的深处。

萌芽的歌，蓓蕾欲绽的歌，前途无量的事物，那天堕入暝暗，从隐秘滑向更深的隐秘——浓烟之幔下的火星也已熄灭，出售的，未出售的，贴着一种价格的标记，一齐离开人世的市场，未造成丝毫损失，未留下一块疮痂。

洁净、静寂的天宇，回旋着兆年。

扯断墨黑的脐带诞生于阳光下的一个个新世界，纵入泛着沤沫的翻腾的星河漂流，像雨季的闲云，像短寿的蛾蚋，最终到达年寿的终点。

浩渺的岁月，你是游方僧，创造从你深邃的冥想的波峰腾跃，跃入你冥想的波谷。

“阐释”和“不可阐释”轮番地狂舞，你在狂舞的平静的中央坐禅，享受恒久的欢乐。

呵，冷酷者，让我皈依你的教门。生与死，获取与舍弃之间是超然的安宁，创造的熊熊祭火的心底，幽僻，稳定，容我造一座修道院。

我期望的苦修

我在心里望见，远古无声的苦修从坐禅的团蒲伸出手去阻截历史的喧嚣。

我望见峰峦叠嶂的山区。

惊叫好奇的目光射不进的、太阳照不到的幽谷里，隐士在石窟岩壁上作画，如同造物主在漆黑的背景上描绘宇宙的肖像。

他们在画中倾注由衰的喜悦，而漠视自己的地位。

他们抹去自己的姓氏，不向外伸手乞求价值。

呵，无名氏，呵，形象的苦修者，我向你们顶礼！

你们划时代的业绩使我尝到从空幻的名声中解脱的滋味。

沉入揩掉姓名的神圣的黑暗中，你们纯洁了你们的修行。

我颂赞那“黑暗”的崇高。

你们无声的话语，在石窟里壮严地宣告：姓名前供奉的祭品和未来的名声，是鬼魂的食品；献给无消化功能的“虚形”享受。

迷途者，不要追逐“虚形”，不要不接受当今的“阿诺普娜”①恩赐的食物。

我门口萨吉纳树的枯叶已经凋落，枝头洋溢着新叶的激情；仲春的码头筑在杰特拉月的中流。

中午的煦风摇弄着枝梢；飞扬的尘土使碧空略显黯淡，百鸟的啁啾在风中作和声的抽象画。

永流的瞬息之河中，翻腾着忘情活泼的生命的波浪；我的心在那波浪起伏中放射光彩，像火焰树的叶片。

我手掬着此刻的赐予，这真实中没有疑虑，没有矛盾。

我创作歌曲的时候，心里充溢秀林的绿涛，清风的激动，霞光的延展，花开的欢情。

心里走来无名的贵宾，没有地址的旅客。

它包含的真实顷刻之间臻于完满，不会爬到姓名的背上自吹自擂。

今时的地平线的另一边，我望不到的时光那儿，互不认识、互不亲近的千百万个姓名互相拥挤推搡的时候，我无忧无虑影子般的名字，如不幸与它们一起蠕动，那是该咒骂的贪梦蜃景。

有生之年，遍布广宇的无名的欢乐，给我脱离骄傲的自由吧！

我神往的黑暗中，静坐着宇宙之画的作者，没有姓名，在欢乐中露面。①杜尔迦女神的名字之一，意谓“布施女神”。

创造的幼稚

痴情的心儿说：“我整个王国送给你。”

这话幼稚，不切实际！那王国如何赠送？我如何接受？

它是七大洋分隔的一个洲，辽阔、无声，不可跨越。昂首于云遮的山巅，脚伸入幽黑的地洞。

我的躯体仿佛是不可登陆的星球，借助望远镜只发现气环的一些孔隙。

我所说的整体，还没有起名字，它的剖析图何时画好？

谁与它保持直接交往的关系？

从处女地收集的碎片，拼凑成的形体，才有个名字。

四周的天空布满失败和成功的愿望的光影，复杂感情的缤纷的影子，降落心田；风中并存着冬天、春天的摩挲；看不见的生动的游艺，谁讲得清楚？谁用语言的手将它抓住？

生活的地域的一条界线，因工作繁复得以固定，另一条界线上，受挫的探索化为空中的云雾——绘画的海市蜃楼。

个人世界出现在人间生死狭小的交汇处。

在无光的地区，广泛的蒙昧中积聚着陶醉的力量和未赢得价值的光荣。

未萌芽的成功的种子在泥土里。

那儿有胆怯的羞赧，隐蔽的自轻自贱，平淡无奇的经历；有戴着自怨自艾的面具的各种素材——浓重的幽黑鄙视着死亡手中的宽宥。

这是未成熟的未绽放的我，这是为谁？有何用处？携来如许肇始，如许隐喻。

情感中束缚的语言，无法倾吐，无法忍受的创造的幼稚，在庸碌的深处毁于一旦。

哲人拽下奥秘的面幕工作；花儿藏在蓓蕾的面纱下，艺术家未竟的事业放在暗处，已有一些迹象表明，幽禁的整体已在“发现”的路上。

他在我中间的参禅没有完结，所以凝重的沉寂环围着我，我不可得，不可识；他在未知的圈子里进行创造，还没有到对人昭示的时候。

大家站在远处——说“了解”的人并不了解。

福音的塑像

四周仿佛麇集着恶咒召来的所有的煞星，从心底撒开一张无形的网，牵动血管，疼痛难禁。

痛苦仿佛漫无边际，绝望中仿佛找不到出路，末了只得在幽冥中伸手摸索着徘徊。

厄运的重压下，高楼往下塌陷。

这时，目光越过现时的城堡，飞往悠悠往昔的地平线——

女神在举行宴乐会。

王朝的废墟的黑影里，影影绰绰的乐师操湿婆的神琴，弹唱往世流传的骇人听闻的神话故事。

用对难忍的悲痛的回忆之线，织成了那个凄惨的故事。

那天轰响着惨烈的灾祸的霹雳，死亡疯狂地吼叫，艺术女神最柔韧的弦索弹出恐惧的战栗。

我举目远望，昔日创造的殿堂里，千秋万载的哀伤、羞惭，一个个时代的心底喷发的愤怒的烈焰冷却下来，凝成不燃的福音的塑像。殿堂外面，山一般熄灭了的痛楚的灰烬，无光、无语、无义。

美好的早晨

熹微的晨光中，布谷鸟断续地啼叫，听似一声声爆竹。

泛彩流金的云朵，在空中缓缓飘移。

今天是集日，田野的土路上，牛车载着米袋和盛满新榨的甘蔗汁的陶罐。

村姑的背篓里，装着竿头、生芒果、萨吉纳树的嫩茎①。

学校里的钟敲了六下。

钟声和鲜嫩的霞光的色彩在我心间交融。

我搬张椅子，坐在小花园墙边夹竹桃树下。

东方天空射来的阳光，除扫着草叶上斑驳的暗影。

凉风习习，两株并立的椰子树的枝叶沙沙的摇曳，好似双胞胎婴儿甜蜜的啼哭。

石榴树光润的绿叶后面，露出了几个可爱的小石榴。

杰特拉月跨入了最后一个星期。

天海里春天的风帆，松乏地垂落下来。

营养不足的苇草形容枯槁；碎石路两旁，欧洲的季节花，色泽消退，萎靡不振。

异国的西风吹入杰特拉月的庭院。

不情愿也得披条薄毯。

花池里水在轻漾，莲茎在摇晃，金鱼敏捷地游泳。

孩子们游玩的山坡上，茂密的奈蒲草丛簇拥着一座四脸石像。

它仿佛立在流淌着时光的遥远的岸边，表情冷漠。

节气的抚摸渗不进它的石躯。

它的艺术语言，与林木的言词毫无共同之处。

从地府升起的精气，日夜传遍每棵树的枝叶，石雕独居在广博的亲谊之外。

很久以前，艺术家在它体内注入的奥义，像财神药叉的死了的财宝，与自然之音素不往来。

七点，流云消逝。朝阳爬上墙头，树荫萎缩。

从花园后门进来个小姑娘，扎红头绳的两条辫子在背上摆动。

她手持竹竿，放牧两只白鹅和一群雏鹅。

这对白鹅夫妻神态肃穆地尽着保护儿女的职责，小姑娘肩负重任，她手中一只雏鹅的心跳，激起幼小的母亲心里甘露般的爱怜。

我很想挽留这美好的早晨。

可它轻闲地走来，轻闲地离去。

它的送别者，已在自己欢乐的宝库里，偿还了它的债务。 ①

萨吉纳树的嫩茎和果实可作为蔬菜食用。

一个人是一个谜

一个人是一个谜，人是不可知的。

人独自在自己的奥秘中流连，没有旅伴。

在烙上家庭印记的框架内，我划定人的界限。

定义的围墙内的寓所里，他做着工资固定的工作，额上写着“平凡”。

不知从哪儿，吹来爱的春风，界限的篱栅飘逝。“永久的不可知”走了出来。

我发现他特殊、神奇、不凡、无与伦比。

与他亲近需架设歌的桥梁，用花的语言致欢迎词。

眼睛说：“你超越我看见的东西。”

心儿说：“视觉、听觉的彼岸布满奥秘——你是来自彼岸的使者，好像夜阑降临，地球的面前显露的星斗。”于是，我蓦然看清我中间的“不可知”，我未找到的感觉，“时时在更新”。

不可知的鸟儿

街上走来一位游方僧，站在你的门口唱道：“不可知的鸟儿飞进竹笼。”于是愚痴的心儿说，我捉住了捉不住的东西。

你沐浴完毕披散着湿发，站在窗前。

“捉不住的东西”本在你远望的眼睑上，“捉不住的东西”本在你戴镯的手腕的柔嫩里。

你派它去乞施，它一去不归；你不知道游方僧在唱你的故事。

你像乐调，在单弦上往返。

单弦琴是你容颜的笼子，在春风中摇晃。

我胸口捧着琴漫游，为它上色，折花，溶它在心里。

我弹奏时忘记它的形状，弦儿跳荡着消失。

“不可知”出门进入世界，在树林的葱郁里嬉戏，在金色花的芳菲里隐居。

你啊，不可知的鸟儿，栖息在团圆的笼子，装饰一新的笼子里吧。

别绪盈满翅翼和延迟的飞行。不知鸟巢在哪儿，它的幽会在地极的彼岸一切景观的隐逝里。

那一瞬间

林鸟最后一首歌，沉入漆黑的夜色。

空气凝滞，树叶不晃，透明的星星仿佛降落在老楝树蝉鸣骤息的奥秘上。

这时你突然异常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说：“我永世不忘你。”

未点灯的窗前，我的身子模糊不清。

有阴影的掩护下，你打消了倾吐隐衷的踌躇。

那一瞬间你爱情的仙宫，屹立在我无边的回忆的地基上。
那一瞬间的悲欢，由光阴的琴弦弹响，飘向无尽的来世。
那一瞬间我的小我，在你真挚的感情中获得了无限。
你发颤的嗓音使我生命的苦修，得以品尝成功的琼浆。
较之你世界的无数事物，我更充实，活得更有朝气。
那一时刻之外的万物，微不足道。
那一时刻的外面有死亡，某一天我将退出形象辉煌的舞台。
在可感的悲欢的天地里，我回忆的影子，向有形的无量认输。
门前的火焰树底下，你每天亲手浇水，这至关重要。
今后你把我推往枝叶外面宇宙无际的混沌里，那无关紧要，我等待着。
给拉妮·黛维①的信一
最近我搬家了。
两间小屋构成我的新居。
小屋很合我的心意。
现把原因告诉你。
高堂吹嘘自己“很大”，将真正的“很大”轻慢地拒之门外。
我的小屋不自夸“很大”，不学愚笨的绔绔弟子，狂忘地参加“无限”的比赛。
我无意在屋里满足天空的欲望；我要在它的原位得到它，要在外面完整地得到它。
环境幽静。
“遥远”来到我的身边。
坐在窗口我浮想联翩——所谓“遥远”其实是美。“遥远”在美的中间。
美局限于定义，又超越各种界限；同需求在一起，可又独居，在每一天里，又属于永久。
记得以前有一天下午，我乘的轿子穿过田野；一共有八位轿夫。
我看见一位轿夫，像黑色大理石神像；他每一步都跨越职业的低贱，似脚带断链高翔的大鹏。
神因着他的美赐予他恢宏的荣誉。
远空与人最亲；如若关闭窗棂就无从看见。
世俗的家庭，贪欲是壁垒，将眼馋的东西囚禁在近处的樊笼里。
往往忘记贪欲会伤害爱情，如忘记野草压挤农作物。
我写诗，作画。
围绕“遥远”做我的游戏；我用各种服装为它打扮，就像苍天的诗人，用黄昏、拂晓打扮地平线。
我做的事情中没有贪婪，没有私利，也没有我自己。
富有“遥远”的工作中，每时每刻有我的广宇。
与此同时我望见死的甜美形象、静寂的悠远、生活四周无浪的大海。
丰繁的美中有它的席位，它的解脱。

①拉妮·黛维曾照料泰戈尔的晚年生活。诗人弥留之时口授的诗是她记录的。

二

别的事情以后再说。
首先需告知的是：我已收到你寄的茶叶。

迟迟不复信是我的性格特点。
我写信极像我作画。
它不通报事件。
它本身就是消息。
形象在世上漫游，我作的画也是形象，走出“未知”，走到“熟知”的门口。
它不是映像。
心中有繁复的破立，繁复的组合；一些或凝成理念，一些或显示于意象；言语的罗网最终活捉那些天鸟。
心儿在风中侧耳静听，寻觅那寻觅语音的情绪。
今日它圆睁双目，要看线条世界里开辟的道路。
它寻望，它说：“我看到了。”人世是“形态”的旅程。在永世的清醒者面前走过，他也无声地说：“我看到了。”
太初的舞台前传来号令，“拉开帷幕！”
雾气的帷幕徐徐升起，形象的舞女登台；千眼雷神因陀罗看得一清二楚。
他的观察即创造。他是画家。他观察的盛大节日千古绵延。

三

①无垠的天宇上荡过的时光之舟载着“线条”的旅客，在幽暗的背景前他们跳“形体”之舞；无声的“无限”的心声，用无句的“有限”的语言和暗示来表达，有量之美用花篮装“无量”的欢乐的财富——它不是内容，不是思想，不是语句；
仅是形象，用光线塑造。
太初创造的第一刻的音籁，今日传入我心中——揭去无始之夜的面幕说：“请看！”
这些年我在幽僻处自言自听。
②从那儿转移到另一个幽暗处，
③我自画自看。
宇宙布满天神观赏的座位，我在他旁边，制造观赏的对象。
致苏汀特罗纳德·达塔
④的信近来我迷上了线条。
辞藻是豪门女子，私囊丰殷，
⑤尖嘴利舌，安抚她颇费神思。
线条出身贫贱，性情温顺，我与她交往分文不花。
指挥树枝开花、结果，是快活地履行责任。率领树底下的光影起舞，是饶有趣味的职业。
枯叶飘落，纷纷扬扬，彩蝶舒翼飞舞，入夜，流萤点点，忽明忽灭。
丛林的宴会厅里他们是风流倜傥的有形的贵宾，不受任何人的质询。
辞藻管教严厉，对我毫不客气。
线条从不责备我纵声大笑。
许多事情我撂下不管，信件丢失，有空闲就奔入培植形象的内宅。因而心里潜藏多年的放荡不羁者，
⑥勇气陡增。

他挥毫作画，不考虑凡世的是非，不理睬人们的褒贬。

①泰戈尔在此信中阐述了他的绘画艺术观。

②指写诗。

③指作画。

④苏汀特罗纳德·达塔（1901—1960），孟加拉语诗人。

⑤孟加拉语中，字辞与财富是一个字，这里一语双关。

⑥指作画的宿愿。

二

我心情舒畅。

我的画笔没有套上“闻名”的笼嘴。

名气不来制约我的意志。

一开始就未允许原有的交椅搁在作画的胸脯上，它没有规劝我维护荣誉。那名气拖着臃肿的身体，已经无所作为了。

为了保护大部分成果，它派看守站在门口；在正经事情的面前筑了个祭坛，上面一层层置放千百个主人①提出的要求。

然而高傲的名气今日不再露面。和时令之王的彩笔一样，我的画笔是自由的。

①指出版商、批评家和读者。

致杜尔察迪普拉萨特①的信

你要我谈创造歌曲的体会，我惧怕谈体会，可又非谈不可。

人凭智慧成功地创造了语言。

人的感知是哑默的，不可捉摸的，很像幽寂的宇宙。

那博大的哑巴用手势表达心意，不作解释。

幽寂的宇宙拥有韵律，拥有表现手法，天宇舞姿密集。

原子分子在无限时空里，规定了舞蹈的轨道，在“有限”中翩舞，塑造无数形象。

它心里炽热的情感，从花草到繁星，寻找自己的隐喻。

人的感情强烈到控制不住的时候，必须把话语当作宣泄的工具——静默下来的话语，寻找技法，寻找暗示，寻找舞蹈，寻找音乐。推翻原来的含义，扭曲规则。

人在诗里写静默的心声。

人的感知选择音乐作为载体的时候，把闪电般活跃的原子群似的乐章拘禁在“有限”里，教它动作，引它奇妙地旋转，跳舞，“有限”内就擒的舞蹈，获得以歌塑成的形象。

无语的形象群，汇集在创作的厅堂。系足镯的“激情”参加洒红节，形象的舞女协调来宾的节奏。

“我已理解。”借助文字、音符、线条表达此话的，是学者。

歌曲是为这样一些人写的——他们的心儿说：“我体味，感受哀痛，观看形象。”他们在理论上很贫乏，血管里却荡漾着乐音。

有机会你可以请教纳罗特隐士②；当然不是为掌握煽风点火的伎俩，而是为抵达不受定义束缚的理论的新岸。

①孟加拉音乐理论家。

②印度传说中的隐士，通晓音乐，但喜欢搬弄是非，引起争吵。

致查鲁昌德拉·瓦达贾萨①的信

我们果真期望伤逝的完结？

其实，我们也为伤逝自豪。

我们最强烈的情感，也难承负恒久的真实——这句话里没有慰藉，痛苦的骄傲受到打击。

生活把全部积蓄散布在光阴行进的路上；在它不停转动的轮子下，深挚感情的印迹也会漫漶，也会湮灭。

我们亲人的故世，对我们唯一的期求是："记住我。"

然而生命有无数期求，它的呼吁从四面八方向心儿汇集；

现时的丛集之中，昔日的唯一祈愿必然逝灭。

死者的痛苦解除，遗言犹在。

伤逝执拗地继续欺弄生活，蛮横地对生命的使者说："我不开门。"

生命的沃土生长各种作物，任性的伤逝在其间占据一块庙堂的公地，任其荒芜成为意愿的沙漠，不向生活纳税；就死亡的遗产一事，控告流年，虽一天天败诉，不承认失败；甚至要把心儿埋入它的坟墓。

大凡傲岸是羁勒，牢固的羁勒是伤逝的傲岸。

财产，名誉，一切欲望包含梦幻，浓重的梦幻贯透伤逝的欲望。

未知的味觉死去了

孩提时我常在心扉上画自己的肖像——我骑着一匹野马，没有马镫，没有笼嘴，黄昏在盗贼出没的荒原上奔驰，马蹄扬起尘土，大地在后面挥动纱巾呼喊。

第一颗黄昏星在天边闪烁。

一间等待的无眠的草房里，泄出焦灼、孤凄的灯光。

犹如曙光的征兆，在杜鹃第一声啼叫时的残夜出现，将走入我生活的人影，在我的心田徜徉。

对我来说，世界起码一半是陌生的。

它奇妙的色彩，缤纷了我心原的地平线；正走来的爱情，使我沉湎在发生着正常、反常的事情的梦中。

爱情的意象与史诗时代冒险的愉快浑然交融。

而今我对世界有了大体的了解，但获得的许多消息摘自剪报。

心灵的舌头上，未知的味觉死去了，再也尝不到爱情的圣殿里——可能中的不可能、熟稔中的陌生、已知中的未知、闲谈中的神话。

情人中间，那个住在七大海洋沙滩上的佼佼者②已被我遗忘，她中了魔，昏睡着，叫醒她需找一根点金棒。

①文学刊物《异乡人》的编辑。泰戈尔的许多作品曾在该刊物上发表。

②指诗人儿时读过的神话故事中的情女。

我要写无情的歌

那天我们在蓝天下的红土路边聚会，大家坐在绿茵茵的草坪南边一行行娑罗树，苍老、高大、挺拔。

它默默地矗立着，视而不见妖娆的弯月。

远处一棵参天大树，像是湿婆神静修林的卫兵，眼神坚毅、冷峻，厌恶杜鹃的倦鸣。

几个人邀请道："夜深了，诗人，朗诵诗歌吧。"

我打开古诗集，读了几首，心里十分懊丧。

这些珍藏的璧玉，是那么柔弱，那么怯场，嗓音是那么细微，那么犹豫。

她们是深宅的闺秀，戴着金线缀花面纱，走不惯土路，步履鹅一般地蹒跚。

古诗里称她们是胆小的玉女。

她们受到赞美，享有盛誉，她们的足镯在高墙内卧室里昂贵的地毯上丁当作响。

她们幽禁于技巧精熟的樊篱里。

参加路边聚会的这些人，打碎了家庭的桎梏，脱掉了手镯，抹去了额上的吉祥痣。

他们是朝觐者，不会回到卧房的诱惑之中，他们的步伐坚定有力，不知倦乏；他们身穿土灰色衣服，望着天上的星儿寻找道路。

他们没有娱悦他人的责任；多少个赤日炎炎的正午，多少个漆黑的子夜，在幽深的岩洞里，在杳无人影的旷野里，在无路可循的密林里，他们的呐喊激起宏浑的回声。

我从哪儿将他们推上褒贬的评判席？

我弃座起立。

他们忙问："您去哪儿？诗人。"

我答道："我要走进艰险，走进冷酷，带回坚强、无情的歌。"

劫①

新的一劫

创造之初，在茫茫太空，在光划定时间的界限。

从最大的亿万年的圈子里，飞出星辰的蛾蚋，数不胜数。

它们迎着第一抹晨光，一群群钻出洞穴，循环地展翅飞翔，从一重天飞向另一重天。

起先它们潜伏在浑沌里，进入光明，便作死亡的飞行——它们不知道为什么产生赴死的难抑的冲动；不知道哪个中心燃烧的火焰，使它们渴望疯子般地朝它扑去。

他们在无边无虑的奥秘中找寻年寿的耗竭。

直至劫的黄昏，火焰黯淡，飞行艰难，翅翼脱落，它们湮灭在永恒无形的光明里。

在星系远伸的视线之外，地球的版图上，光影以极小的时间单位，确定人类时代的范围。

星系的一瞬间，完成了创造和毁灭。

阔大的界限内，短促的时间轨迹，画了又擦，擦了又画。

水泡般浮起的穆罕陀贾罗②无声地消逝于沙海。

撒玛利亚、亚西利亚、巴比伦③、古埃及，伟丽地登上低矮的时光围墙内的历史舞台上，像淡墨写的作品，留下淡淡的痕迹，随后一一消失。

它们的愿望像昆虫，飞往无际的迷蒙。

英雄们起誓：让那愿望衍变的功业的塑像，万古不朽！

他们建造了壮丽的凯旋门。

诗人表示要把实现那愿望的苦痛，写成隽永的诗篇。

太空无涯的纸上，正用灼热闪光的字母，书写渺远的星体上祭火的咒语。念一句咒语的工夫，时代的凯旋门倾坍，诗人写的史诗无声无息，剽悍

民族的历史在傲慢中逝灭。

今夜，面对不瞬的星光，我在藤架下向伟大的时空膜拜。

让向往的不朽，像儿童松开的小手里的玩具，落入尘埃飘逝吧！

我不断获得充溢甜浆的时刻，谁来核定它的界限？

它无量的真实，不会纳入生存亿万年的星系；劫数之末，它所有的灯烛熄灭，创造的舞台陷入黑暗，在毁灭的后台，它静等下一个劫数。

①印度典籍《吠陀》云：一劫为 86 亿 4 千万年。

②古印度文明遗址，今属巴基斯坦信德省。

③西亚古国。

与他分开

他在我降生之日便与我形影不离。

他已经年迈，与我浑然一体。

今日我对他说：“我要和你分开。”

他在千万辈先人的血流上漂来；他怀着一代代的饥渴。

远古的乞丐——他，在悠远的往昔之河，用情感搅翻出昼夜，从而获得新生命的载体。

他的吼叫搅浑了从太虚传来的天籁。他伸手掠走祭坛上我摆的供品。

欲望之火烤得他一天比一天枯瘦，在他“衰朽”的庇护下，我永不衰朽。

他每时每刻赢得我的怜悯，所以死亡抓住他时，我愁闷，我是不死的。

今日我要分开，让这饥饿的老叟待在门外，食用乞食；缀补破烂的披毯；在生死之间，在阡陌纵横的田野，捡起遗落的稻穗。

我坐在窗前，望着他——远方的旅客。

他每年来自众多身心的众多道路的交叉处，来自大大小小的死亡的渡口。

我坐在高处俯视，他处在混乱的梦境中，处在希望、失望的沉浮和哀乐的光影中。

我像看木偶戏，心里暗笑。

我自由，我透明，我独立。

我是恒久的光辉。

我是创造之源的欢乐的流水。

我贫苦，骄傲之墙包围着我，我一无所有。

远　　眺

我在秋阳下远眺，仿佛等一次睁开眼睛，我看见了新颖。

平日劳瘁的双目，已丧失视力。

恍惚中我觉得我是香客，听着诵咒从未来飘然而至。

泛舟上游的梦流，此刻我到达本世纪的码头。

我惊异地四望，我看见我在自身的外面——熟悉的身份的彼岸，我是其他时代的陌生的我。

我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致，我盯着他，像蜜蜂俯贴花瓣。

我赤裸的心，沉浸于万象之中。被喧哗的污手弄脏，容貌毁损，身穿受欺的道袍，此刻，他的破旧纱巾飘落了，以存在的完满价值，和不可描述的姿态显现。

在世上受到极端的鄙夷，至今说不出话的哑巴，在我面前打破了滞涩

的沉默，有如将晓的残夜，第一声动人的鸡啼。

我——长途跋涉的旅人，游历了我近处的世界。

它的“现代”的裂缝里，露出万世的奥秘。

焚身殉夫的烈女莫非也是这样——透过死亡的破帘，以新的目光，发现永生的辉煌的本相？

我庭园里的鲜花①

我今日不把花园的鲜花扎成花束，收起金丝、银线，收起五颜六色的绸带吧！

亲人们诧异地同：“鲜花不加编扎，如何高高举起？如何插入花瓶？”

我回答说：“今日她们是获得假日的美女，春日斜阳里，容她们在花丛中开怀大笑，自由地追逐雀跃。

请观赏她们随意举行的游戏，谛听她们纯正的歌声，并为此感到满意。”

同仁们抱怨着，“到尊府作客，是为达到一醉方休的目的。你却信口胡说，今日摔破了韵律的老式玉斝。你为何故意怠慢来客？”

我劝慰他们：“去吧，到瀑布后面去，观望瀑布飞泻，奔驰，时而粗犷，时而纤细，时而从崖顶落入深谷，时而躲在幽深的溶洞。巉岩陡壁在她的路上野蛮地阻拦，错结的树根像乞丐伸着嶙峋的手，想在波光粼粼的水中抓住什么。”

诗歌爱好者叫嚷起来.“这是您不梳发辫的艺术女神，那位被幽禁的艺术女神在哪儿？”

我淡然地回答：“如今你们认不出她罗，她颈上绕七圈的项链消退了光泽，镶着红宝石的手镯不再丁当作响。”他们气恼地诘问：“那不成了废物？能跟她索取到什么？”

我坚定地答道：“果实里可以获得的遁入了枝条，绿叶里她的色彩随处可见，空气中闻得到她的气息，她付与周遭的清风微醉的芳香，她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是伸手可以把握住的。她不加修饰的容貌清新无华，难免暂时不被人喜爱。”

①泰戈尔早先把诗律比作河岸，认为河流之所以优美，是由于受到河岸——格律约束的缘故。而在本篇中，他也主张写孟加拉文散文诗，把内在的节奏喻为自由的鲜花，奔泻的瀑布。

移植花盆里的诗歌

花园里，一只只雕花白瓷花盆摆得秩序井然。花畦的紫色树篱修剪得极为平整。院墙上禁锢着青藤，听不见开怀大笑。她们只能抿嘴窃笑，轻轻晃动婀娜的身姿。园内没有她们跳舞的空地，她们处于高雅的统治之下，像莫卧儿王朝珠围翠绕的妃子，深得皇上的宠爱，可是一举一动，被太监严密地监视。

往外望去，一棵魁伟的桉树昂首入云，两侧几株金篮树神气地舒展着繁枝密叶，头上是寥廓的蓝天。

我平日对他们不太注意，今天忽然发觉他们享有恢弘的独立，他们的美的价值在于自由。他们是质朴的，不受法规、教义的限制。表面上他们不戴枷披锁，但骨髓里交融着克制。他们的柯枝节奏明快地摆动，绿叶丰富的想象沙沙地乘风驰骋，给我的心深刻的启示。

他们的暗示渗入我的心，我不禁喃喃自语：“我要把花盆里的诗歌移植到田野上，让它的枝条伸向无拘无束的韵律的森林。”

我　　爱

我纵目远望，呵，苍天也没有永久的休憩，悠悠时空荫庇的星星在无声地絮语。它们迅射的光的暗示，惊扰着参禅的“静谧”的冥想。

我的心承载着无数重荷；四周一群急事的乞丐，将无限的闲暇剁碎，抛人焦恼的喧声中。狭窄的生活中，我的喉音是惶惑的。缺乏真情实意的语言黯淡无光，说惯了的套话枯燥乏味，价值下跌。

我的话语好似浓雾欺凌的秋日的乐音，憋在胸中。心儿不能像明净的霞光坦然地昂起头说：“我爱。”言谈的悭吝中羼入了疑虑。

仁慈的林野呵，我为此整天坐在你面前，我要借用你的绿荫顺畅我的喉咙。

我望见你的叶簇轻易地跨过枝干的鹿砦，战胜四周沉闷的停滞。你无声的亢奋穿过宽广的天衢，进入旭日东升的壮严景象。太初生命的咒语，在天衢上南风的水流中漂来，漂入你新叶的心底——立时迸发宇宙之心的欢呼：“我爱。”

无穷的好奇携我飞往远方，当今的瞬息消逝于“无时”。一双超越世界的眼睛从他世凝望着我的脸庞，把我充溢奇异情感的意识，送往一切界限的另一侧，高空传来创造的亘古福音：我爱。

时代之夜过去的一天，阳光的灿烂的使者在天幕上镌刻元初的偈语。创造的第一个时辰，生命之海的洪涛巨浪中飘荡的神咒，在落日空寂灰暗的海滨我幽静的天穹，创作我渴求的金像。

在今日的暮霭里，让我今生的愁思、情愫升华为深沉的认识，凝成黄昏星似的晶莹的遗言：我爱。

遐　　想

我把小巧的陶罐放在一股涧水下面，纱丽边缘掖在腰里，脚踩着长满苔藓的岩石，坐在涧水边。

我想这样坐着消度一个上午。

转眼工夫陶罐盛满了水。涧水泛着白沫漫过罐口，往下流淌。

阳光下陶罐里悠闲地溢淌的涧水，犹如我心底喷涌的绵绵情思。

幽谷好似蓝天的一只水晶杯，那一排绿色树林是杯把儿。涧水从杯沿般的岩崖上汩汩地落下来，山村的姑娘常在晓梦中听见它呼唤。

从涧水声越过的林野边沿，赶集的山里人离开平坦的村径，走上迂回上升的山道。

他耕牛的背上绑着几捆干柴，颈上的铜铃儿响丁当。

两个时辰松快地过去了。鲜嫩绛红的阳光已经变得白洁。鸿雁掠过峰峦，飞向沼泽。

老鹰在蓝天盘旋，好像高山欲腾的心中默念的一句经文。

时光潺潺流逝。家里人叫喊着找到我，生气地说：“为什么这么磨蹭！”我默不作答。他们知道汲水是不需要很久的。

但消度遐思喷溢的时光是何等愉快，谁能对他们解释清楚？

启明星

启明星，天文学家说你常改换相貌，有时，你出现于黄昏的屋檐下。红日衔地，相会的天边响起萨哈那晚曲，绛红的面幕下，我点亮晶莹目光的明灯。别离的晨空，空落的新房门口，你把孤凄的音符填入苍凉的维伊拉毕乐谱。睡眠之海的此岸彼岸，交织欢乐苦楚的光影里，永恒生命在心扉铭刻

光点的印记。当心灵深处腾涌无可名状的激动，你暗中给予天庭的默许。晨昏的宠儿，我们认定你是神王爱妻的花环的一片花瓣。

学者称你为“金星”，漫长的轨道上，说你体积宏大，运行迅速。你是非常尊贵的，颂赞太阳的长途跋涉中，你是地球的旅伴。阳光串编的白日的花环摇曳在你的颈脖。悠远岁月的广阔领域里，你的经历神秘莫测，那儿，你非同寻常，远不可及；那儿，亿万年你蒙着杳无人迹的奥秘的面纱。暮色乍降，你在诗人心中唤起无声怡然的情思的时刻，我们不经意的季节循环在你的陆地、水域、大气层垒积创造的丰繁。然而你祭神的圣坛上我们不曾收到请柬——我们的入口是关闭的。

呵，学者的金星，我们承认你是星系的一个实体，数学已提供佐证。但更为真实的是，你是我们亲密的晨星亲密的晚星。这儿，你娇小，你俏丽，是雾季一颗晶亮的露珠，是秋季一朵洁白的素馨。千秋万代，拂晓，你默默指引旅人踏上生活的旅程；傍晚，召唤他们归家，坦然地憩息。

那一天

流逝的岁月中，只有一天遗留在奇妙的歌韵和奇妙的画里。流光的使者把它抛弃在路边。时代做漂流的游戏，万千事物漂过了码头，唯独那一天卡在河汊口，且无人知道。

二月的果园里，芒果树花开花落；三月火焰树底下，落红遍地。四月的煦光照着油菜田，晴空和田野是诗人的战场。

时令之笔不曾在我那受阻的一天身上勾画一笔。我曾在那一天中间蹀躞，那一天化整为零，分散在众多的事物之中；它们在我的周围，我一个个见过它们。但它们的整体未进入我的视野。我不清楚我爱它们爱得多深，它们多数已经遗失。

迷惘者的心怀里还剩多少迷恋的甘浆？

今日我见我心里的那一天，已是另一种情态。平淡纷乱的印象交叠在一起。从中走出一个人，在悠远的背景上，她酷似那一天的一位新娘，身段藤蔓般袅娜，淡青色纱丽披在头上，盖着发髻。

我没有获得吐露心迹的足够时间，语无伦次地说了些无用的话，白白浪费了时间。

今日闪现她的形象——她静静地立在光影之圈里，欲言又止，转身想走，但身后没有路。

为了见一面

我遇见她，与她四目相对的时候，还是个少年。

她问我：“你找谁？”

“世界诗人心血来潮，”我答非所问地说，“从他浩如烟海的作品摘下一行，抛进地球的气流中。它在融和着花香、笛音的气流中流浪，相信能找到与之谐韵的另一行；它蜜蜂的纤翼奏鸣着它寻觅的沉寂的嗡营。”

她听了默不作声，转脸望着别处。

我伤感地问：“你在想什么？”

她一面撕揉花瓣一面反问：“你怎么知道能否寻到另一行？那一行在你浩翰的诗篇里。”

我说：“我在寻找我破碎生活中藏得最深的秘密。它会带着自己的感情向我自首的；我知道我奇特的谐韵在它的里面。”

她没有再说话。我见她肤色浅黄，颈项上精致的金项链，闪烁着秋云

辉映的那种柔和的光。她眼里含着迷茫的惶恐，像怕谁与她不辞而别，远走高飞。她踌躇的双腿没有发现哪儿是她的院墙。

在倥偬的人生旅途中，我期望的仅仅是与她见一面。

不久她去了。

旧　　屋

街道的年轻人成立了俱乐部。

我一楼的房间借给他们使用，他们开会给我戴绚丽的花环；我赢得了纸上的赞扬。

下班回来，我看见闲置了八年的屋里异常热闹。他们有的脚跷在桌上看报，有的打扑克，有的争吵得面红耳赤。屋里烟雾腾腾，空气污浊。烟缸里积满烟灰、火柴、烟蒂。

我每天靠他们海阔天空的胡聊充填我黄昏的空虚，十点以后，人去屋空，地板上卧趴着残余的话题。外面传来有轨电车嘎当嘎当行驶的单调的声响。我偶尔听听几张翻来覆去听腻了的唱片。

今晚没有人来。他们聚集在哈奥拉车站，欢迎一位名字与海滨的掌声胶合在一起的贵宾。

我熄了灯。这些所谓现代派，所谓时代的尖兵，几个月来首次没有光临我的一楼。

八年前，漾散在空气中的摩挲和隐约的青丝的气息所勾起的遐想，融合在一楼屋里每一件杂物中。

我侧耳静听，那张花床罩盖着的旧空床仿佛在诉说往事。祖父在世时栽的那棵古苍的穆仲甘特树，伫立在无月之夜的幽黑中。街道对面的楼房与这棵树之间的天空中，闪耀着一颗星。我凝望着这颗星，一阵痛楚涌上心头，这颗星多少个夜晚曾在伉俪生活的潮水中闪光呵。

如烟往事的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一天上午我杂事缠身，无暇看报。傍晚拿着报纸，坐在这间屋子的窗前这张椅子上阅读。她蹑手蹑脚走到我身后，一把抢走报纸。嬉笑声中展开了争夺。我夺回报纸得意地坐下阅读时，她突然揿灭电灯。那天迫使我认输的幽暗，今天笼罩我的全身，好像那天灯灭的寂静中，她用充满嗔怪的无声微笑的双臂，紧紧地搂抱着我。

蓦地，一阵夜风吹得树叶萧萧作响，窗棂瑟瑟抖颤，门帘惊慌地翻卷。

我镇定地说：“是你穿着桔黄色纱丽，从冥府回到你的屋里来了么？”

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听见无声的低语。“我回到谁的身边？”

“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我问。

我又听见：“我来到人世，认识了我永远年轻的情人。这屋里我再没有见到他。”

“他在什么地方？”

她柔声地说：“他在我在的地方，而不是别处。”

这时，门外响起了喧嚷声，他们从哈奥拉车站回来了。

管家讲的故事

烛台上的铜油灯，隔一会儿拨高灯芯，以增加光亮。和象牙一样光洁的地板上铺着几张草席。小孩们围坐一圈。墙隅里光线黯淡。

管家穆罕年老体弱，染黑的披肩长发梳得平顺熨贴。皮肉松驰，眼珠几乎凸了出来。

四肢的骨骼颀长。沙哑的嗓门时而粗浑，时而尖细。他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他坐在我们中间讲大盗罗库的故事。我们被精彩的情节所吸引，激动的心像南风中飘动的树叶。

开启的窗外是胡同，昏黄的煤气灯的灯杆似呆立着的独眼妖怪。马路左边树影斑驳。

胡同口的大街上走过卖茉莉花的花匠。邻居的狗无端地狂吠。门厅里挂钟敲了九下。

我们出神地听着罗库如何劫富济贫。

穷婆罗门达得拉塔要为儿子举行受戒仪式，罗库捎口信儿给达得拉塔：先生，不能光膜拜神像，不要为仪式的开销犯愁。他写信给鱼肉乡民的村长，叫他拿出五千块钱，立刻给达得拉塔送去。一位寡妇交不起官税，要卖掉她的房屋。罗库闻讯夜里“拜访”税收官，一张空纸替她交了田赋。临走时说：“你欺骗了许多穷人，让你罪孽的负担轻一些吧。”

有一天半夜里，罗库提着抢劫的财物回去。他轻便的小船系在榕树荫影里。途中他听见办喜事的一家人在哭泣。新郎吵完架扬长而去。新娘的父亲抱着迎亲队头领的脚不松手。

路边浓密的竹林里，突然响起“杀呀，杀呀”的呐喊。天上的星星吓得哆嗦不止。

村民们听出这是罗库令人胆颤心惊的怒吼。彩轿连同新郎撂在路上，轿夫们抱头鼠逃。

新娘的母亲跌跌撞撞地跑出屋，黑暗中传来她的哭泣和哀求：“求求你，姑爷，保全俺闺女的脸面呀！”罗库像阎王的使者，从彩轿里揪出吓破了胆的新郎，又狠狠地给了迎亲队头领一巴掌，打得他眼冒金星，摔倒在地。

女方院落里吹响唢呐，又是一片欢声笑语。罗库同他的伙计们站在四周，像湿婆神成婚之夜来庆贺的鬼神，个个光着胳膊，全身抹油，脸上抹着锅灰。

婚礼完毕，午夜离去的时候，罗库对新娘说：“你也是我的闺女，往后有什么急难，别忘了罗库。”

时过境迁，现在的孩子在明亮的电灯下看报，获悉某地某时发生抢劫事件。听神话传说的宁静的黄昏，已告别了现代家庭。

我们的回忆也已经和铜油灯一起熄灭。

纳哈尔·辛格

遵奉莫卧儿皇帝的命令，阿夫拉沙尔·汗、慕加法尔·汗、穆罕默德·阿明·汗率兵出征。藩王郭帕勒·辛格·瓦多利亚、乌特伊托·辛格·本德拉率领本邦人马配合作战。

莫卧儿军队包围了库卢达普尔。出路切断，粮草断绝，潘德·辛格率领锡克教徒坚守城堡。

一发发炮弹飞过城墙，落在城内爆炸。城外数不清的火把映红四野，映红夜空。

锡克人的粮仓里，已经没有一粒小麦、玉米、谷子。柴薪已经烧光。他们饥饿难忍，撕嚼生肉。有的甚至割自己小腿的肉充饥。树皮、树枝磨成粉，烙成饼，分给守城的将士。

像在地狱里熬了八个月，库卢达普尔终于陷落。死亡的宴筵上血流成河。战俘们虚弱地呻吟：“啊，师尊。”每天许多锡克教徒被杀害。

锡克族青年纳哈尔·辛格清秀的面宠闪耀着心灵纯朴的光彩，双眸像两支上午吟唱的凝结的颂神曲，光洁细腻的身体，仿佛天国的艺术家用闪电的刻刀镌刻而成。他十八、九岁光景，像一株娑罗树苗，刚劲地向上生长，但南风吹来，仍轻轻摇动。他的身心洋溢着不竭的生气。

他被押进刑场。人们惊讶而可怜地望着他的脸。刽子手的大刀迟疑的当儿，钦差赶到，宣读萨亚德·阿卜杜拉·汗赦免的手谕。

替纳哈尔·辛格松绑的时候，他问道："为何单单免我一死？"

回答是：他守寡的母亲为他叫冤，说他不是锡克教徒，他是被强征入伍的。

纳哈尔羞愤交加，满面通红地说："我不需要虚伪的怜悯。

我是锡克教徒，我说真话赢得永久的自由。"

旅　　客

我是旅客。

一路走来，我看见典籍中歌颂的许多国家的伟业，已经荡然无存。我看见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已成为遭人唾弃的灰烬；它胜利的幢幡已像霹雳轰哑的狞笑一样飘逝。无比的傲慢蜷伏的尘土上，乞丐铺着破褥睡觉，倦怠的旅客留下的足印，被万世的每一天的脚掌抹掉。

我看见漫长的岁月埋在沙层里，像遇上意外的风暴顷刻间沉入昏暗海底的航船，载着希冀，载着情歌，载着忆恋。

在"无始无终"中漫步，我感到我的心律里有"无限"的岑寂。

沉　　思

肢体的樊笼里幽禁的我的生命，在省醒中陡然活跃起来，躯壳无从知晓它急于要倾诉什么。

笼中鸟的啼叫，不独属于竹笼。啼叫中蕴含远方的树籁，蕴含辛酸的回忆。

我举目四望，这不是织视线之网。原野定睛注望国界外的国家，地极的示意，隐入想象之国的无形的征兆。

漫漫路途布满善恶，昼夜在哀乐的崎岖的路上行进，支托旅程是路的唯一宗旨？

歌的呼吁飞出嘈杂的人声，哪儿能找到它的真谛？

冬日寒冷，夏雨倾盆，春天的湿暖抚摸泥土下蛰眠的种子，暝黑中它做着离奇的梦，梦中有它的终极？

花儿在朝霞中绽放，今日不开，难道永不开放？

我　　在

冬阳下麻栗树树林里，静息着溶金的绿涛。紫岚氤氲，垂挂着气根之篮的老格树，把枝条伸展到路径上。果浆树的枯叶与尘土结为好友，随风飘荡。

懒怠的日子，像南归的白鹤，飞进无垠的碧蓝。一句话像绿叶的飒飒声在心中响起：我在。

井台旁那棵普通的芒果树，不动声色地站了一年，披着常见的绿纱。早春二月，激情浮上它的根须，花枝上缀满雪白的词汇：我在。——收辑在日月光华的辞书里。

心灵的主宰在倦困的心儿之侧窃笑，旋即用情人的秋波和诗人的歌曲铸成的点金棒，猛地点触。于是，失却于飞尘蔽暗的日子里的我，霎时间重

现在不凡的阳光里。

我不知道那无价的时刻是否收藏于宝库，我只知道它来自自我意识麻痹时的我，在我的心底唤醒宇宙之心的永恒真理：我在。

吉祥女神

呵，吉祥女神，新年伊始，你坐在湿婆神的脚下，进行罕见的苦修。

你不思饮食，瘦骨嶙峋，乌发变得灰褐。你每日以愁思之火焚烧你的痛苦；用功果的火焰将旱魃烧成灰烬。

你变黑暗为光明，赋予委廓以朝气；牺牲的祭火中，奢侈的垃圾化为青烟。

天边的云吼宣布湿婆神的愉悦，恩典的雨云垂临焦灼的大地。芳草为沙漠铺的绿茵上立着“美”的慈足。

药　　叉

呵，药叉①，你俩的爱情一度像莲花的蓓蕾，是闭合着的。你的爱妻生活在狭小的家庭里，夫妻生活的节日冷冷清清。她隐藏在你的身影里，像雨季浓云的怀里失踪的明月。

后来，财神的诅咒像恩典一样降临你的头上，朝夕相处的罗网撕碎。爱情羞闭的花瓣舒张，在人世显露丰满的娇艳。

黄昏雨洗的素馨花献给它清香，播散花粉的南风，传递花苑对它的倾慕。

那天你懂了什么是泪濡的高洁的思恋，在心宫塑造爱情的活生生的塑像，罩着天国荣誉的光环。你吹响情韵的法螺，在万代欢乐的殿堂里，给予冷清的居室里你心爱的美好形象以恒久的席位。

如今你的爱情获得生动的语言，你成了诗人。你思念的爱妻离开你的暖胸，坐在你的心房弹唱着离愁别绪。

她是你献给世界的珍品。　　①财神的侍从，因玩忽职守遭贬谪，远离妻子一年。

死　　亡

他们跑来对我说，诗人，愿听您对死亡的高见。

我欣然说道，死亡与我亲密无间，他附在我每一条肌肉上。我的心跳应和着他的音律，他的欢乐之河在我的血管里奔流。

死亡号召我：“甩掉包袱，向前，向前！在我的引力下，以我的速度，每时每刻死着向前进。”

死亡警告我：“你如默坐着抱着你拥有的财物，看吧，在你的世界，花儿凋枯，星光黯淡，江河干得只有泥浆。”

死亡鼓励我：“不要停步，不要瞻前顾后，前进！越过困乏，越过僵硬，越过陈腐，越过衰亡！”

死亡继续说：“我是牧童，我放牧创造物，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的牧场。我跟随生活的活水，防止它跌入洞穴。我排除海滨的障碍，呼唤它导引它注入大海。那大海就是我。

“‘今时’，想止步，想推诿，把负担加在你头上。‘今时’要把你的一切吞进肚里，然后原地不动，像饱饮的魔鬼昏睡不醒。那样它便是毁灭。”

“我要从终年呆木的‘今时’之手救出创造，携往崭新的无穷的未来。”

最初的长生者

吠陀诗人吟道：我周游人间天界，最后遇见最初的长生者。

谁是最初的长生者？给他起什么名字？

他属于万代，我称他为“新颖”。腐朽、死亡，无休止地纠缠他。他一再冲破迷雾，每日在曙光中宣告：我是最初的长生者。

岁月朝前迈进。凉风变成热风，沙尘蔽暗明朗的天空。衰朽的世界的刺耳噪音，旋转着越飘越远。白日抵达自己的末端，温度下降，飞尘垂落；喑哑嗓门的激烈争吵平静下来。光幕坠入地极的另一边。无数星体的微光中响起那句话：我是最初的生长者。

一个个世纪，人苦修着证实自身的存在；慵倦腐蚀着修行，祭火熄灭，咒语毫无意义。千疮百孔的修行的脏袍，覆盖着奄奄一息的世纪。夕阳的彩门口，悄悄走来旧时代之夜，像尸体之座上的苦行僧，在阴晦中吟诵安靖的经咒。

光阴迅捷地流逝。新时代的黎明高擎洁白的海螺，挺立在旭日喷薄的金峰上。于是一眼看清谁用黑水冲刷地上堆积的世纪的垃圾；罪孽的污秽上洒落无量的宽恕。最初的长生者在安置静光的座位。

少年时期，我惊喜的眼睛曾注望绿原和碧空的新颖。一年年过去，人生之车驰过一条条道路，心中腾起的愤怒灼热的旋风，把枯叶卷到天地之交处。车轮扬起的尘埃浑浊了空气，凌空的想象在云路上飞聘，正午烈日下的渴望在田野上徘徊，不管花园和农田肯不肯接待。天上，凡世，诞生的旅程在正道或邪路上到达终点。

今日我欣遇最初的长生者。

年轻的朋友

我飘逸的性灵，不像流云，至少像山涧，淙淙的笑声昼夜不绝。

我走下神坛，凭借向天帝预支的灵感，登上生活舞台吟诗作赋。我写的诗行里，激荡着青春的旋律。借用吉基德调、康巴希调的奔放，我至今毫不犹豫。

我是梵天①神秘的挚友。

梵天忘了向年轻人炫示他的齐天长寿。年轻人豪放的笑声融和着他鲜活的幽默。他急速地拍击长鼓，为他们狂舞伴奏。温湿的云天，轰响着他威严的春雷。白絮飘飞的苇丛里，他层出不穷的戏谑，与秋天奇异的笑波一同荡漾。他不向权势乞求尊荣，从不惊慌地搬来褐黑的石块，堵塞豪情的溪口。

他残缺的海岸的幻稚，不对大海提出抗议。

梵天为拉我加入他同龄朋友的行列，猛地扯下我年老的桂冠，扔在地上。出家人身着补缀的五色道袍，踩着我的桂冠跳舞。他望着为我穿华服，以提高我身价的人，哈哈大笑。

不关心衣着者的华服没几天便遗失。

梵天期望我参加他的盛宴。我已经考虑摒弃我的名望，令人诧异地抹去额上的吉祥痣，该动身的时刻决不迟疑。

来吧，我毫无名望的朋友，敲着钗铙来吧。即令你们系足铃的小腿上沾着泥巴，我也不感到羞耻。

①创造大神。

致贾洛昌德拉·达塔①的信

贾洛昌德拉·达塔先生：

你擅长讲故事。来吧，坐在你的椅子上，慢慢地抽水烟，平静的新奇，轻松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故事，就会从你溶和情趣的泛着幽默之沫的心泉，汩汩地涌流出来。

国内，国外，你到过许多地方，做过各种行业的工作。你总是睁大你的眼睛，张开你的心灵。自然的表情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汇集于不显眼的事情之河里的东西，尽管细小，却打上真情的印记；虽然平凡，却有其特点。这些躲不过你的眼睛，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对于学者，那或许是轻而易举的事。

听说你最初攻读自然科学，后来又钻研梵语典籍，通晓波斯语。有一年庆祝杜尔迦大祭节，你“嗨哟，嗨哟”喊着号子，拽着长绳，与其他教徒一起，把帝国政府造的载着女神像的彩车拉入海中。

你脑子里有经济学、政治学知识，有古典文学知识，有平民百姓的生命的旅程。

然而，写小说，讲故事，是你的特长。所以，我常看见你屋里挤满人，他们有的比你年轻，有的比你年长。

你讲故事，但不传授讲故事的技巧，这是你的怪脾气。你洞悉各种人，展示各种人的生活游戏。我称之为文学——荟集生活的文学，你在心里储存了与三教九流打交道的体会，并能有条不紊地表达出来。学者的仆人是不会给它粘贴科学的标签，让文明人感到惊愕的。

在合适的地点，你知识的宝库里堆满珠宝，五光十色。它不使典雅的客厅感到难堪。

你故事的宴会厅里，不允许图书馆、实验室抢占饥饿者的席位。

唯一的原因，是你对听众的同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戴着桎梏，在甘苦的崎岖的路上走得精疲力尽。

在命运的迷宫里，人出生，人故世。不管是帝王还是乞丐，听众对他们的趣事轶闻抱有同样浓厚的兴致。

你讲述他们的悲欢离合，绘声绘色，别人望尘莫及。尤其是现在，某些人用间接知识将感性知识从头到脚地包裹起来；受到一些批评，就大摆其困难，滔滔不绝地辩解。

人们生活的底蕴，无人发掘。

如今问题成山，奇谈怪论不绝于耳，疑惑无从消除。所以，我四处寻找朋友，寻找擅长讲故事的大众的知心朋友。在这多事之秋，迫切需要教书先生，乡村的小学、初中等待他去上课，经常为学生讲故事。

大洋的彼岸，欧洲人喜欢组织故事会，给孩子们讲《鲁滨孙漂流记》，为不同年龄的听众讲《堂吉诃德》。

而我们四周笼罩着深重的忧虑的黑暗，演讲的洪流喧腾着搅扰着水乡。教授们莫无奈何，只得承认那些演讲也是故事。

朋友，我今日登门向你倾吐我心中的悲哀。如今的学生热衷于标榜自己是现代派，毫不动摇地信任现代的喧嚣。唉，多少人抱着贴着昂贵价格的商标的货物，沉没于时光的洪水之中。

凡是永恒的，纵使今日被埋没，总有一天重放异彩。那时人们会高兴地说，讲讲那个故事吧。

①孟加拉小说家。

致阿米亚昌德拉·查克巴迪①的信

阿米亚昌德拉·查克巴迪先生：

维沙克月二十五日②泛舟生辰之川流，向死日飘浮而去。生死的微茫界线上，是哪个艺人坐在移行的座位上，以参差不齐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

尔编着一个神奇的花环？岁月乘车飞逝。徒步的旅人取出容器，乞施些许饮水。饮毕，落伍在黑暗中，车轮压破的容器落在尘土里。他身后又来了个旅人，用新杯臼饮新酿的酒浆，他与前者姓氏相同，却分明是另一个人。

我曾是个孩童。寥寥几个生辰的模具铸造的那个孩童的偶像，你们谁也不认识。熟稔他形体真实的俱已作古。他不复存在于现在的外壳和他人的记忆里。他与他的小小的世界远去了。清风徐来，不闻他当年的嬉笑和啼哭的回声。尘埃中，我不曾发见他玩具的碎片。坐在昔年生活的窄小的窗前，他向外凝望。他的天地局限于有孔隙的宅院，他稚嫩的视线被花园高墙和一行行椰子树挡回。童话的甘汁调稠的黄昏，相信和怀疑之间，并无太高的墙壁，遐思轻易地从这边飞到那边。朦朦胧胧的暮色里，暗影拥抱着物体，两者归属了同一种姓。区区几个生辰是一座孤岛，一度浴着阳光，不久便沉入流年的海底。潮落的时候，有时望得见岛上的山巅，望得见珊瑚的红色轮廓。

此后的维沙克月二十五日，出现于一个阶段之末的春晓红霞的淡雅里。少年这个游方僧，调试好年华的单弦琴，云游着呼喊着迷茫的心中的人儿，弹奏无可言传的感情狂想曲。静听的吉祥天女的宝座摇晃起来，在一个忘却工作的日子，她遣差女使者下凡，在被石棉花的色彩陶醉的荫径上款款而行。我倾听她们的柔声细语，似懂非懂；我瞧见她们黛黑的眼睫挂着泪花，微颤的朱唇沁出郁结的怅愁；我听见她们华贵的金银首饰发出热烈、焦灼、惶惑的呼声。维沙克月二十五日睡眠中方醒的黎明，她们不让我知道，暗自留下新绽的白素馨串连的花环，幽香迷醉了我的晓梦。

少年时代生辰的世界与神话的疆域毗邻，充斥着颖悟与无知引发的狐疑。那里，光临的公主披着柔润的乱发，时而困睡，时而因点金棒的碰触而猝然苏醒。光阴荏苒，春光明媚、姹紫嫣红的维沙克月二十五日的墙垣坍塌了。那绿草如茵的小径——昔日，素馨花叶摇影移，风儿低声细语，杜鹃相思的哀鸣中正午凄清苍凉，花香的无形诱惑下，蜜蜂嘤嗡翩飞——如今延伸到了通衢大道。当初少年练习的单弦琴，系上了一条条新弦。

以后，维沙克月二十五日召唤我沿着坎坷的道路，行至波涛轰响的人海边。合适、不合适的时刻，将乐音织成的网撒向人海，有的心灵甘愿投网，有的从破网中逃遁。

有的日子疲惫不堪，沮丧闯入开拓之中，诗思被沉重的苦恼压弯。疏懒的下午，独避的蹊径上，时常出人意料地驾临天国的乐师。他们使我的服务臻于完美；为倦乏的探求送来满斟琼浆的金杯；以笑声的豪放爽朗制服忧惧；用灰烬覆盖的焦炭重新点燃胆略的火焰；把天籁揉入探索中的表达方式；点亮我熄灭了的路灯；使松驰的弦索再奏新曲；亲手给维沙克月二十五日戴上热烈欢迎的花环——他们的点金石的点触迄今留在我的歌声，我的诗章里。

然而生活的战场雷声隆隆，处处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我有时只得放下诗琴举起号角，头顶正午的炎炎烈日四出奔走，经受交替的胜利和失败。脚掌扎满蒺藜，受伤的胸膛血流如注。狂暴凶猛的恶浪冲击我人生的船舷，企图将我生活的用品沉入诽谤的泥海。我领略了憎恨、嫉妒、刺耳的喧嚣，也领略了情爱、友谊、悦耳的歌唱，通过滚动的热泪和嗟叹，我人生的星球进入了轨道。在历尽曲折、艰辛、冲突，已届暮年的维沙克月二十五日，你们簇拥在我身边，可是你们是否知道，我作品中有许多题材是不完整的、零乱的、被忽略的。内外的是非曲直、清晰模糊、荣誉恶名，成功挫折的庞杂混

合塑造的我的形象，今日在你们的敬慕、爱戴、宽和中栩栩呈现。你们奉献的花环，我欣然承认它是我生辰的最后面相。同时，我为你们祝福。临行的时候，愿此心灵的形象长存你们心间，而不因遗留在时代之手而感到骄傲。

尔后，人生的光影织成的一切旅历的尽头，让我怡然歇息。那无名的幽寂的去处，让各种乐器的各种曲调汇成深沉的‘终极’的交响曲。

①诗人、曾担任泰戈尔的私人秘书。

②泰戈尔生日。

泥　　屋

我要造一间晚年住的泥屋，起名“黑牛”。日后它坍塌，似同躺下睡觉，泥土回归土壤的怀抱；旧柱昂着头抱怨，但不会和大地发生对抗；残壁裸露着骨架，但绝不允许死去的日子的幽灵在其间栖息。

我这最后一间泥屋的地基里，羼杂着我对全部情感的忘怀，羼杂着对一切过错的原谅；泥墙上杜尔巴草丛清新的馈赠，掩盖一切讽刺和言行的过激；千百个世纪嗜血的凶狠的嗥叫归于静寂。

我每天坐在屋檐下面，怀念年幼时把现在身披的这种薄毯四角结紧，盛放采撷的一把把金色花、茉莉花。二月中旬，它装的芒果花的芳香，乘南风前往看不见的远方，传递我忧伤的青春的邀请。

我爱孟加拉姑娘。在我的面前露面的姑娘，个个迷醉我的双目。她们的皮肤和褐土一样浅黑，闪耀着稻秧叶片那样的光泽。在天边淡紫色林莽上眼睑将合的夕照中，我看见她们黑眼眸里含怨的柔情的生动比喻。

早晨的点金棒的第一次点触，使我的泥屋惬意地苏醒。她黛黑的双眼的微笑，温柔地飘向春夜友好不眠的圆月。

帕德玛河决堤之后，在陡峭堤岸的荆棘丛里，在千百个犀鸟的巢里，在油菜花、亚麻子花争艳的农田里，在乡间曲曲折折窄路的两边，在池沼的斜坡上，泥土一直在对我招手。

通过我的眼睛，泥土向我转达斑鸠啼唱的晌午彩路两侧的呼唤。那儿野草泛黄的原野上，三四头牛懒洋洋地踱步，甩动尾巴驱赶背上的苍蝇，一棵孤单的棕榈树上，鹰隼筑了个凄寂的巢。

年已古稀的我今日响应你的召唤，扑进你宽容温馨的胸怀。当年就是在你的怀里，青苔的柔足庇护的奥哈拉①，在新生活的美妙的黎明，清醒地等待完全自由。

①仙人乔达摩之妻奥哈拉因受诅咒化为石头，后来得到罗摩的触摩，才恢复人形。

致波拉马特纳德·乔德里①的信

波拉马特纳德·乔德里：

我年龄的轻舟早驰过青春的码头。我做着适合老年人做的事情，巩固着银丝的尊严。

你把我叫回到《绿叶》的栏目里，对我的心儿提出回顾的要求。你说青年人的游乐宫里，我的假日尚未度完。我半信半疑地转过脸，远望我跨越的昔年。大批丰满的“年轻”的塑像，在我眼前浮现。我青春成熟的日子里，青春的消息也不像现在这样潮水般地流出我的笔端。我于是省悟，不离开青春，是得不到青春的。

我已经抵达人生最后的码头，东风也呼吁我回顾。我驻足回首，悠悠往事向我涌来。

以前舍弃的，我一一细心认辨。我退得远远的，察看充斥我如许苦乐的世界和一些失落的东西。

吠陀诗人对心儿说：“你以你的一半创造世界，你的另一半，无人知晓。”另一半如今在我人生终点的另一侧。我望见终点两侧是两种辽远的静谧，两个宏大的一半。我站在中间，留下遗言——我曾经经受许多痛苦，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爱过人，也被人爱过。 ①泰戈尔二哥的女婿，《绿叶》文学月刊的主编。该月刊主要登载青年作者的孟加拉语作品。

走向永新

我七岁的时候，每天拂晓透过窗口，望着黑幕拉开，柔和的金光，像迦波昙花乍开，慢慢地在天上扩散。

乌鸦聒叫之前，我起床跑进花园，我不愿放弃观赏椰子树抖颤的枝叶间红日东升的吉祥情景的机会。

那时天天是新奇的。曙光中沐浴的黎明走上东方金灿灿的码头，额上点一颗血红的吉祥痣，作为新的客人，走进我的生活，含笑注视着我的面孔。她的披纱上没有旧日的痕迹。

长大以后，我头顶工作的重负。许多日子拥挤在一起，丧失各自的价值。一天的忧愁蔓延到另一天，一天的工作把自己的坐椅扔到另一天，混杂的时间向前翻滚，毫无新意。增长的年龄听着一成不变的复唱，寻不到独特的个性。

如今更新我旧岁的时候到了。我将召来鬼魅的克星，每天坐在花园苏醒的窗口，等候仙人的新信。黎明将来打听我的新身份，在空中目不转睛地问我：“你是谁？”今天的姓名明天就不用。

司令检阅士兵的队伍，不细看每个士兵的脸，检阅是工作需要，不是为了观察真实——天帝创造的每个士兵特殊的面容。

同样，我看待创造，如同看待需要之锁链捆绑的一群囚徒，其中一个就是我。

今日，我将解脱。我渡海望见了新岸。我的航船不载货物，此岸的负担不带往彼岸。

全新的我独自走向永新。

论泰戈尔的散文诗①

［印］ 戈斯

这一时期②，诗人一开始便尝试一种新的样式——散文诗。

虽然泰戈尔的大部分翻译作品都采用了散文诗这种形式，然而这些作品的孟加拉文原著，显然都是些出色的韵文。

那么，诗人到底为什么动手写起了散文诗呢？

人们自然会以为，采用散文诗写作与“散文”③《吉檀迦利》的成功（指英译本）有关，诗人自己也赞同这种观点（《再次集》导言）。但是，诗人创作《吉檀迦利》和写作这些散文诗，是在两个不同时期进行的，这两个时期不但间隔的岁月久远，而且相似之处也不多，诗人在这两个时期的精神

气质和创作目的大相径庭，因而创作的缘起不可同日而语。他开始散文诗创作时，已是 70 高龄，这位已故的智者使他的读者们大为惊讶。在这种新颖的样式还风靡不衰之时，便早已有人提出批评。虽然较为年轻的诗人们为泰戈尔的散文诗大唱赞歌，表示衷心的欢迎，但泰戈尔却感觉到了敌意的存在，有必要进行辩护，于是他便站到了前台，用书信和文章的形式，阐述他采用这种新的创作样式的理由，被他说服的人寥寥无几。在《再次集》导言中，他声称他一直在考虑用散文这种手段，作为诗歌语言的最合适形式，为新时代进行创作并满足时代的需要。诗人这番表白，听起来自相矛盾，当然人们能够理解他的意旨所在。泰戈尔不但让侄儿艾伯宁德拉那特④尝试散文诗创作，而且在高度风格化的《书简集》（《随想集》）中，他自己对散文诗的创作也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再次集》是又一次尝试，但这次尝试似乎是深思熟虑的，其目的是要发现自由诗和格律诗的融合程度。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诗人的社会意图及其技能，不但要经受严厉的评论，而且还要经受文艺新潮的影响。当然，在泰戈尔沿着自己选定的新的征途上冒险前行之时，并没有受到铺天盖地的咄咄逼人的批评。然而，泰戈尔是“国际性”的，他从各个不同的源泉吸取养分，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左派思想的趋势，也注意到了欧洲大陆上各个文艺团体的最新动态。总之，他已决定进行一次飞跃，他发表声明写作书信，为自己进行适当的辩护⑤。　　①本文为节选。

②指泰戈尔创作的晚期。——译者注③W．B 叶芝，《吉檀迦利》导言。

④对许多人来说，艾伯宁德拉那特的散文风格充满诗意，但不是诗。

⑤这一切后来收在一本叫作《SahityerSwarup》的小书里，大部分文章原本都是写给年轻诗人和批评家的书信。

诗人所处的时代日益混乱，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鸿沟逐日加深，中产阶级腐朽没落，为这样的时代寻找一种正确的诗歌形式，这个任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泰戈尔是否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合适人选，以及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都值得怀疑。

他时时流露或乞求实现的社会目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想。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泰戈尔的立场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的想象的最基本的形式，或者说他的风格基调依然如故，诗人与过去的最大或者说唯一的区别，便是他不再愿意使用韵律。为了让自由诗成为诗歌，韵文的必然走向也许在于其自身的自由，艾略特也说过同样的话①。泰戈尔自己感悟到（对他来说）摆脱韵律是不够的，诗歌的措词实质上戴了一层“面纱或装饰品”（泰戈尔语），而这一切，散文却可以弃置不用，这样便可拓宽诗歌的领域。上面就理论问题进行了概述，那么实践如何呢？人们可以断言，泰戈尔的散文诗只有在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平淡朴素时才是最精美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诗歌的“面纱或装饰品”，并非是轻而易举地从他的风格和手法中消失的。他的散文诗是散文还是诗歌的延伸，这很难断言；他的散文诗是否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各种不同手法的混杂？　　①T·S·艾略特：《庞德诗选》导言。又见，“我们越是松动诗歌法则的束缚，那么我们越能够胜利地超越这些法则，……诗人，应当戴着镣铐，优美地起舞。”（爱伦堡）

泰戈尔用这种新的风格写了四本书：《再次集》、《最后的星期集》、《黑牛集》和《叶盘集》。人们对这种尝试毁誉参半，这并不令人惊讶。诗人和读者曾经一度不知道这种尝试仅仅是游戏呢，还是在闲适和精力衰败时写出的副产品，或者是一次严肃认真的创新？模仿者到处涌现，这一现象诗人似

乎早有充分的预料①。这些多产的抄袭者们极为勤奋，他们这样做尽管违背了泰戈尔本人的意愿，但他们的勤奋却给散文诗这种新的样式以极大的支持。这种样式现在已经成为了文学的一种次要形式，说它是次要形式，那是因为迄今为止杰出的作品屈指可数，当然“有趣的”散文诗样板还是不少的。

因此，泰戈尔可以声称他为孟加拉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虽然他自己不久便放弃了散文诗，也许就这一点而论，他给别人带来的帮助远远胜于自己，当然这种新的风格中的某些因素，依然活跃在他后期的所有作品之中。因此，不能说泰戈尔的散文诗创作是一种思想的浪费，这种创作肯定对某些日益增涨的要求作出了答复——对改变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以促进诗歌的发展。散文诗这一时期，也许可以被当作一个无形的链圈，把他早期和晚期的诗歌连接了起来。

①英译本《再次集》第 196 页；《SahityerSwarup》，“KavyaOChhanda”，第 38 页。

与其他大多数创新者一样，泰戈尔还是散文诗这一事业的理论家，当然他并不乐意担任这一职位。当初，他在无牵无挂怡然自得的心境下，写出了散文诗的辩护词，这些辩护词似乎可以被看作他用来阐述自己观点的诗作。他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那些在热情中写下的诗作，是文学中的奇葩。他对这种尝试一本正经，对“散文”的形式极为执着，他的这种兴趣似乎显得过份热情和不自然。诗人在一个令人怀疑的宗旨引导下进行创作，他的实践很可能以失败告终。他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功，通常不是在理论的框架下实现的，诗人的整套理论，现在看来似乎更像是他自己的美好幻想，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理论是一种起跑的姿态，是一首序曲。我们很少能感受到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或者心灵的渴求，迫使诗人顺理成章地选择散文诗这种新的形式进行写作，他的辩护词只是自圆其说。当他没有什么东西可说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终于找到了表达最伟大事物的手段。但是客观地说，他的理论也孕育出了一些用其他手法难以完成的罕见的精品，这些精品才是真正的辩护词，然而总的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人为的匠心之作。变化即将来临，他正在悄悄地摸索前行。散文诗是一个转折的标志。当真正的灵感降临，他便丢弃理论，他在《边沿集》中就是这样做的，“对每一个教条主义者来说，生活正在某一个地方等待着他，而且最终必将把他逮住。”

①生活不但最终会逮住他，而且开始时便已把他逮住了。我们感觉到泰戈尔为散文诗的辩护而提出的“理由”，与其说是充分的，还不如说是防御性的，而且，他不顾违背自己的本性而贸然行之。总而言之，诚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希望接近普通人民，并且让他的缪斯脚踏实地，然而他的这个希望却落空了，散文诗这种所谓的简洁形式辜负了他的期望。可是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散文诗的简洁容易使人误解，我们可以断言，普通的人们以及普通的读者，喜欢早期的泰戈尔，胜于喜欢后期的泰戈尔——尽管这两个时期里，诗人都进行了大胆的冒险。只有那些日益减少的文学小圈子里的成员，才欣赏泰戈尔散文诗中的深邃微妙；社会层次的不同，普遍的文化价值或者说“大众主题”的缺乏②，导致了尝试散文诗的失败。仅仅对诗人提出责备是不够的，我们并不怀疑诗人的真诚，而是怀疑采用散文诗这种形式是否恰当。应当指出，泰戈尔是极其警觉的，他不止一次承认尝试散文诗的失败，有时他几乎发现了那个一直躲

着他的失败的真正原因。这些散文诗也许没有达到诗人所期望的高度，然而那些最为成功的散文诗，也有其自己的优美之处，而且它们自身的合理性是不能抹煞的。虽然诗人不久便放弃了散文诗写作，但这些作品却开创了散文诗的先河，散文诗现在几乎已成为一种传统，而且也有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名副其实的杰作。泰戈尔的散文诗，给年轻的诗人们以极大的帮助③；因为他们的创作目的与泰戈尔不同，所以他们利用散文诗开辟了新的疆界和领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些年轻诗人是在对泰戈尔的生活和诗歌观的嘲笑中开始散文诗创作的。

②①乔治·戈登，《文学原理》第 3 页。

②波乃密·多布里，《破桶》导言。

③见阿图钱德拉·古博塔对采用这种手法的深刻分析。

泰戈尔自己倾向于认为，他改变了创作的形式，那是由于他的思想观点产生了变化，在艺术史中被称为“观察方式”的变化；而且，诗人还觉得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他也许会更加接近时代的精神，更加接近人民。从这一点上来说，诗人的尝试是为了进一步接触和探索一直没有引起他注意的自我和社会这两大领域，他的尝试是为了寻觅源泉，寻觅生活与诗歌的密切联系。显然，在作品中，诗人越来越多地关注起那些在生活中被忽视的方方面面，关注起默默无言的芸芸众生，以及“无主的杂种狗的悲剧”。

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有时甚至太多了，把自己的上述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诗人当时的心境下，库帕伊河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他已经采纳的平凡的风格（或者说他想象自己已经采纳了这种风格）。

库帕伊河使用的农家语言，绝不可称为穆语。水土

甘愿受她韵律的约束，波光和蓊郁互不嫌憎。……

如今，她视之为知己的诗人的韵律，已交溶在诞生

她语言的水土中——里面有语言写的歌曲，也有语言的家务。

伴着她有所变化的节奏，绍塔尔族少年持弓狩猎；装满一捆捆稻草的牛车涉水过河；陶工挑着陶罐前往市场，后面跟着村里的一只狗。

走在最后的，是头上撑着破伞、月薪仅三元的教书匠。

①见本书《再次集》。该论文原文是英文，所引用的泰戈尔散文诗的原文也都从孟加拉文译成了英文。但为方便读者，本论文的引文仍采用本书的译文。本书《随想集》、《再次集》是全部由孟加拉文直译过来的。——译者注。见舒伯德钱德拉·申古博塔在《罗宾德拉那特》第 3 版第 138 页上对这首诗歌的高度评价。

第二首诗《剧本》是用书信的形式写成的，诗歌一开始便介绍了诗人写的剧本的内容——诗人即诗中的“我”，该诗在结尾处写出了散文的历史和发展。上述两个内容似乎相差甚远，而且诗人对为什么用散文来写作剧本（这原本是很正常的）的解释，并不能拨开迷雾令人释然，下面是诗人为散文的辩护：

散文姗姗来迟。它的盛宴在刻板的格律之外。……

散文世界里有辽阔的平原，也有巍峨的山岭，有幽深的森林，也有苍凉的荒漠。

谁欲驾驭散文，谁必须学会各种技法，具有高屋建

瓴的气概，避免笔势的凝碍。

散文没有外表的汹涌澎湃，它以轻重有致的手法，激发内在的旋律，我用这样的散文写的剧本里，既有亘古的沉静，也有今日的喧腾。①

①见本书《再次集》。

但是，这首用来描述剧本的诗作是极其散漫杂乱的，它并没有最后两行诗中所宣称的那样美妙，正如诗人自己在诗中所承认的那样，“在这儿，我感到有点儿昏昏欲睡”，怪不得，诗中的大部分地方都睡意朦胧。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散文为什么或如何才能把亘古的沉静与今日的喧腾融合起来呢？所有的迹象以及他自己的作品，都是与他的融合理想背道而驰的。诗人为散文的辩护是否太诗意化了一点呢？总之，用散文诗为散文辩护好像有点不伦不类，也许这只是权宜之计。奇怪的是，该剧本的主题是关于神话的，但剧本的内容介绍却只是些乏味的抒情而已。

诗人的这种说理性倾向，导致他写出了许多其价值令人怀疑的言论或习作，这些作品与其说使他的作品充满力度，还不如说断送了他的论辩①。比如在下一首诗《新时代》中，诗人依然在向他的读者，也许是他自己，阐述散文之路的合理性，然而，他为自己的尝试所找到的理由是极其伤感的，但他认为他的理由就目前来说是有历史意义的。他承认他的诗歌缺少某种东西，散文毛遂自荐，引导诗人走出困境，因为在他看来散文比韵文更加接近时代的精神，诗人的前程在于和散文联姻，当然诗人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这些观点尽管表述得有点粗糙，但它们却正是诗人目前的思想状况，所以他有点儿居高临下地说：

于是，我重又返回，信守爱的誓言。日暮黄昏，我

望着你的面孔，作新的尝试。我用你心意的首饰装扮我的立意。我想着你，把它留在你路边的旅舍，但愿今后你说，它感动了你的心，满足了你的需求。②

①在这些作品中，与其说他在写诗歌，还不如说他在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写；这当然是风格的混乱。诗人为什么担负起论辩这一枯燥无益的工作？尤其是因为论辩并非是他的所长。在这儿，以及任另外的一些诗歌中，人们能感觉到沃尔特·雷利对阿诺德的一些诗歌所作的评价：诗人在这些作品中采用了“散文论辩的丑陋武器”。

②见本书《再次集》。

这种口吻相当傲气，似乎是一种感人的施舍，或者说是故作大方；同时，它也是含混不清的，“你”是谁，或者是什么？也许“她”在这儿是指新时代——在别处却是指女性。诗人发誓要效忠于这个新时代，而且像所有的宗教皈依者一样，他也有点儿兴奋过头。然而，“新时代”是个模糊的概念，泰戈尔也没有对此作出界定，它是指普通的人民，还是指现代的思想？这两者也许是有区别的；而且，他为什么要“重新返回”？归宿在哪儿？同样，为什么认为散文是这种回归的最佳途径？即便如此，那么他是在写散文，还是在写诗歌？当他说“我用你心意的首饰装扮我的立意”时，人们不由得怀疑这种手法是索取而来的东西，对他来说是不自然的，这只能使我们确信，他并非为内心的激动所驱使，这是在“故作纯真”(innocentbyassumption)，当年柯尔律治在给华兹华斯的信中，正是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华氏那人为的朴素的。与人民打成一片（人类学中所谓的“神秘互渗”）①正是最为缺乏的。泰戈尔站到了前台，写下了许多辩护性言词，然而这些言词中却有一种自我得意的调子，似乎在说“为了你，我已鞠躬尽瘁”。

在本诗结尾之处，“她”并没有与他在一起，她已经“去寻觅旧日的我的踪迹”，不管这句话有什么内涵，我们都不感到惊讶。诗人承认他孑然一人，在生疏而陌生的人流中磕磕碰碰地前行。诗人所期望的那种融洽状态并没有实现，这一点似乎在本诗开端之处的描述方式中便可以猜度得到。①列维·布留尔使这一术语家喻户晓。这一术语是指集体思想的前逻辑参与，这种思维是原始心智的特点。

这种辩护的倾向①，在其他的三首诗作里得到了延伸：《最后的星期集》第 20、24 及 25 首。在第 20 首散文诗中，我们读到了路边的聚会，在聚会中有人请诗人朗颂他的一些诗歌，诗人打开诗集，便感到羞愧难言，他觉得这些诗歌华而不实，它们并没有描绘日常生活的恢宏，艰辛以及混乱。当诗人被问及：“您去哪儿？”他回答说：“我要走进艰险，走进冷酷，带回坚强、无情的歌。”寻觅“坚强、无情的歌”，这本身没有错，这里唯一的问题是：这些歌难道正如泰戈尔所坚持的那样，都须用散文诗或散文来写吗？用散文来写歌，这个美好而难以实现的事却被泰戈尔实现了，而且并非是在他的鼎盛期实现的②。在第 24 首散文诗中，他用瀑布的形象来表达他的胸臆，他说他的诗歌像百折不挠的瀑布，时宽时窄；事实上，他的诗歌与其说是瀑布，还不如说是蜿蜒曲折的溪流。

在第 25 首散文诗中，他发现他所有早期的作品都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式的，它们像皇宫闺房里的庭园（泰戈尔语），幽幽深深，普通人民难以观赏；在高高的宫墙外面，耸立着一棵魁伟的桉树和几株金篮树，它们在晴空下欢欣鼓舞；他发现了其中的意蕴，并且决定把“温室和花盆里的诗歌”移植到他所谓的田野上，那儿它便能在韵律的森林里舒展枝条。

①这种倾向贯穿在全部散文诗中，直到最后。

②菩达迪瓦·波斯对泰戈尔的散文诗极为赞赏，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批评家，他称“散文之歌”是泰戈尔创造性才能的又一表现。

然而，虽然诗人作出种种辩护，虽然他决定移植诗歌，但他好像难以把握自己，诗人的整个尝试，正因为这种举棋不定而受到损害，最终偃旗息鼓。这些带有情绪性和目的性的纷乱的辩护词，以及诗人对新的手法的热衷都是些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在于诗歌的艺术内容正在发生变化；一个新的目的不时地表露出来，可是，诗人的辩护性倾向却模糊了诗歌以及这种变化的实质，诗人没有必要对自己的变化作出逻辑上的关注。总之，诗歌没有必要与逻辑上的陈述发生关系。通常，变化是悄然而至的，或者说是诗歌自身发展的一个部分。用诗进行辩论——这种次等的哲理诗，并非是泰戈尔所擅长的。

诗人引入了这种人为的逻辑，其结果仅仅是孕育出了几首不能令人信服的诗作。当泰戈尔忘记为自己进行辩护时，他为自己的辩护才是最雄辩的。

人们感到泰戈尔是在一个相当疲倦的时期采用了散文诗这种形式，在这个时期，他的灵感日趋枯竭；而且在新的经验或观念的压力下，他还来不及找到一种更为合适的表达方法。然而，泰戈尔并没有竭尽全力使散文诗的形式臻于完善，诗人让许多杂乱的东西进入了诗歌之中。我们还记得在前面所引用的斯里库马·巴奈奇（Srikumar Banerji）博士的观点，他认为在这时期的作品中，泰戈尔似乎不怎么关心把素材放到适当的形式之中。（《边沿集》极其尖锐而且成功地讽刺了所有关于散文诗的喧闹！）泰戈尔，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所提出的倡导散文的论点，听起来都是支离破碎的。泰戈尔的

热情的评论者们，在泰戈尔对散文诗的热情中洞见了衰弱的症状，这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这些散文诗也圆满地完成了某些目的，比如，它们使得泰戈尔对自己的作品作出了杰出的评论，这种做法对他来说可是第一次。至少，这些散文诗表示了诗人对自己的早期手法日益不满。这种新的手法，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其他方法不可能企及的“静物”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既亲切又超然的风味。正是由于他对散文的执着，才使得他竭力去维护散文。泰戈尔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他过去的艺术并非属于人民，现在他希望唱出人民那悲伤而无语的曲子，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以为散文是唯一的出路——诗人的错误也正在这里。泰戈尔对口语的利用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他利用的口语是经过多年的文化沉淀而来的口语，其精深微妙是穷人们难以理解的，虽然他眼下希望成为穷人们的喉舌。他还大胆地从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中吸取养分，比如鲍勒人①的艺术传统。然而泰戈尔对这些传统的吸收似乎都是法乎其上的。就使用左派的措词而言，泰戈尔也没有“贬低”自己。虽然他自己不断追求，但他还是不可能变得普通起来，不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诗人或者无产阶级诗人。他的言语和情感与他们不一样，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他他们那样生活过。有些局限，最好还是接受，而不该与之搏斗。

从许多方面来说，泰戈尔的散文诗其实是一条死胡同，后来他从这条胡同中出来了。散文诗的尝试以希望开始，以叹息结束。

①西非象牙海岸地区的一个民族，以木刻艺术著称。——译者注。

无可否认，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诗歌比诗人以前的作品要朴实得多。然而，我们可以料想，这是一种艰难的朴实，这是一种极其精美的朴实；现在，这种朴实甚至干脆否定了韵文的“镣铐”，这种诗看上去不像诗歌（它也不在乎）。泰戈尔散文诗中那外在的朴实风格，像他过去写的东西一样有人工的痕迹，诗人所选择的有些题材，虽然来自日常生活，但这些题材的处理却留下了他自己的个性。从散文来理解诗，那么需要读者受过一定的训练。不管这些散文诗对诗人还起了其他什么作用，它们却没有使他成为一个人民的诗人。

何为新时代，现代性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一个诗人如何才能与时代息息相通，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是棘手的，“包容性意识”（in－clusive awareness）似乎是一个理想的答案，可是当我们试图说明这种意识时，我们会发现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泰戈尔虽然怀着迫切的社会同情心，但他希望更加接近普通人民的理想竟然会落空，这并不令人惊讶，而且这也并非完全是件坏事；与此时、现在和地方性进行调和，是违背泰戈尔的本性的。他用了两种极其具有特色的方法，来摆脱现在和具体事物的束缚，第一种方法是通过生活在记忆和回忆往事之中来实现；第二种摆脱的方法，是通过幻想和想象，到达某个理想的乐土来实现的（见《再次集》中《银叶树》第二节。）泰戈尔偏爱仙境，浪漫的事迹，以及“仙境的号角若隐若现地吹响”。泰戈尔是个“浪漫主义者”①，他后来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不应当忘记的是，泰戈尔与《奥义书》的诗人们有着渊源上的联系，他的思想基础并非是现代主义的，这一点在他的那些成功的与平常的诗作中时时有所表现。他虽然作了种种调整，创造了新的形式（这种形式对别人的帮助远远多于对他自己的帮助），但他并没有牺牲自己最本质的东西。他是孟加拉语的伟大奠基者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孟加拉思想的一个奠基者；把他当作一

个无根的叛逆者，或者欧洲新潮诗歌的模仿者，这样的桂冠对他是不合适的。也许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不是标志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①英译本《新生集》。

拿《新居》这首小诗为例，诗中描绘了一幅唯美主义者所追求的牧歌情调的画面，这画面或许是天堂，真可谓是美妙的幻想！①然而，这画面却远离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难怪在诗歌的结尾处，诗人向幻想，这个骗人的精灵辞行。然而在诗人放弃幻想之前，他再一次试图竭力拥抱住幻想。②怀旧，你的名字是泰戈尔！

①事实上，这一切是诗人写给他儿媳的一封信的翻版。（见普拉堤玛·萨克尔的《解脱》。）

②正如欧文·巴比特评卢梭一样，“他拒绝调整自己的田园牧歌式的梦想，以适应令人不快的现实。”（《卢梭和浪漫主义》第 74 页。）席勒说他自己也是诞生在田园牧歌之中，对这种说法巴比特反驳道：“他有没有走出来呢？”（《论创造及其他论文》）；不知道巴比特会对泰戈尔怎么看呢？我们还记得（有点令人不快）特里阿农附近那玩具村庄里的茅草屋，“在那儿，马里·安东尼和他的侍女们扮演挤奶女工；这象征着特权阶层朦朦胧胧地向往淳朴的生活。”（爱米莉·内芙《欧洲诗歌的革命》第 15 页。）

其实，马俞拉基河畔现在、将来都建不成我的新居。

我从未见过马俞拉基河，从未亲耳听见它的名字。它的名字是眼皮上抹了幻觉的乌烟，用想象的目光看见的。

不过，我觉得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我恬淡的心灵

期待着辞别这里的一切，前往马俞拉基河畔。①

“哦，你的笛子发出了急切的召唤！”他在早期的一首诗里是这样写的，现在他又在老调重弹。在《再次集·短笛》一诗中，诗歌的直接背景是现代的，也许你会说这些背景太现代了；诗中对一个小职员的生活细节的描述既干练又敏锐，他惶惶不可终日，以致于没有完婚便仓皇出逃，（普鲁弗洛克有了一个孟加拉兄弟。）②他自言自语地说：“新娘未能步入洞房，但每日在我的心房进进出出。她永远在我的心间，她身裹达卡绸纱丽，眉宇间是一颗硕大的吉祥痣。”然而空虚的生活，并没有把他的生活压跨——这便是泰戈尔的笔法，通过想象，这个小职员超越了命运的捉弄，诗人添上了或者说虚构了一个意外的美丽的音符，诗人这样做不但表现了一种技法而且还显露了他的思想倾向；音乐的无形的翅膀驮来了解脱的福音：

①见本书《再次集》。

②普鲁弗洛克：T·S·艾略特的成名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抒情主人公；此篇论文的作者认为《短笛》中的小职员与普鲁弗洛克可以相提并论。——译者注。

小巷恶浊的空气中，常萦绕他的笛音。……顷刻之

间，小巷恍如哀绝的醉鬼呓语般的虚幻。我陡地感到，我——穷文书哈里帕特，与莫卧儿的皇帝阿格巴尔无甚区别，破伞与华盖循着凄婉的笛音一齐飞向天国。①

①见本书《本次集》。

这是对音乐的崇高的致敬，音乐被当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社会学批评家们也许会提出，这种不切实际的和解只会加深阶级之间的鸿沟，而

且还会被当作一种证据，来为反动的观点服务；仅仅靠着这些超念的美味佳肴是否可能解决社会矛盾？但这是从错误的一端来看待这首诗，社会学在这儿走得太远了。我们不能说泰戈尔无力把握现实，因为他试图从理想的角度来解释他所熟悉的现实，在这首诗里，诗人是从超阶级的审美理想入手的；也许是由于诗人把握不住理想，才真正导致了用情绪替代幻想，导致了逃跑形象重复出现的情形。这样做是错的，它把逃跑形象与幻想拧在了一起。

在另外一首描述富于想象力的少女的诗歌——《笛手》中，我们还能找到同样的情致。在第三节中，当那位少女听到了笛手吹出的曲调时，诗人把她的内心情感描绘得极其强烈，简直是情撼山河；随后而出现的概括，也写得同样优美，这是泰戈尔的特色；诗人认为，青少年的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总是美丽的：

上苍没有赐我翅翼，是你吹的歌曲赋予我梦魂和飞上乌云滚滚的天空的疯狂。①

①见《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0 版，第 483 页。

相对来说，这首散文诗的结尾有点柔弱而且“诗意化”，在最后的一行诗中，诗人让她说出她的地址对笛手将永远是个谜，“哦，笛手，我住在听得到你笛音的远处。”这一行诗表现了泰戈尔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渴望的诗人，而不是表达完满的诗人；这一行诗正好印证了伊奎巴尔（lqbal）那颇具争议的论断：在泰戈尔和现实之间总有一层面纱。这层面纱没有揭去，现实与浪漫理想之间的距离依然存在（任何声称已经刺穿这层面纱的人是个勇敢者，而且这个人往往勇敢有余，真实不足）。

泰戈尔不仅是个浪漫主义者，而且就他的性格而言，有时他还是一个崇尚古风的人。

然而，他也许并非是真正的尚古，因为他还有自己的选择，并且作出自己的思考。比如《黑牛集》中的《称呼》一诗，当诗人看到他的妻子在忙于梳妆打扮时，他突然觉得他的妻子焕然一新，那层熟悉的薄纱被揭去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牧歌式的爱情；诗人的思想高高地翱翔，回首往事，思绪连翩。面对这个特殊的情景，诗人该作出特殊的反映，他想用名城阿旺提和乌贾因的方言来称唤她——这两个城市都散发着古典文学的芬芳。当她离开梳妆台，走向起居室时，诗人似乎觉得她正去赴一次神秘的幽会，她似乎是来自梦幻世界的一首乐曲；诗人匆匆地走进花园，采来了一束鲜花。

今日黄昏，你是古代的美光，我是古代的平民阿吉

德古玛尔。

我要说一句深思熟虑的话——可笑只管笑。我酝酿这句话的过程，有如你细致地盘发髻。①

①见《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0 版，第 471 页。

要忍住笑是很难的，诗人的语调极其委婉动人。泰戈尔为那些早已逝去的不可复得的爱情和思想，以及为古代社会的秩序规范而叹息，诗人的遗憾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他极其富有自知之明，正是他的这种自我意识使得他没有成为一个赤裸裸的感伤主义者，或者中世纪风味的爱好者；这种意识引进了滑稽幽默的色彩；在诗人创作最成功的时候，也正是这种自知之明，阻止了诗人在怀旧的深渊中进一步下滑；遗憾的是，这样的散文诗极为少见，在这些散文诗中，他的调子非常随意，他的声音不完全是我们时代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明白这一点，在《信》这首散文诗

中，我们能发现“现在对我来说为时已晚”这样的情感。但是在这儿，他的调子却充满了戏谑，我们为那么多的诙谐语而感到喜悦。时代的旋律与诗人自己的旋律，或者诗人所追求的旋律大相径庭，诗人为自己这种无家可归的命运深感悲哀，他说：

我寄给你一本装满诗的书。

密密麻麻的诗挤在一个笼子里。你得到所有的诗，但得不到它们之间的罅隙。……

毫无办法！这是个文学团体丛生的时代。诗歌不得

不乘公共汽车去和读者相会。

诗魂慨然长叹：“唉，倘若我生在迦梨陀娑的年代，倘若你是毗迦罗玛迪德耶……”

我生在那个年代又怎样！恐怕也是个屈服于印刷的迦梨陀娑。①

①见本书《再次集》。

从上面所引的这首散文诗中可以看出，泰戈尔的大多数散文诗在结构上较为松散。

诗人时常感到劳累和怀旧，在这些诗中，一般没有紧张的心态。虽然诗人多次表示要寻找新的形式，但这种寻觅并非十分迫切。如果说这些诗歌并不值得注意，那么也许是由于这些作品本来就没有这种奢望。可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新生的形式对它表达的那种情绪而言，是最合适不过的。伟大的东西在这些作品中偶尔闪现，大部分内容是眼前的琐事和模糊的思想，诗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影影绰绰的思绪在心儿四周聚合、飘荡，闪射出淡

淡的情感的光泽。

我欲将心儿几乎能抓获的思绪拘禁在作品中，词语

在它旁边盘桓。

这不是哀泣，不是欢笑，不是思想，不是理论，而

是模糊的形态，变淡的香气，失去言词的歌曲，交织着遗忘和记忆的冷清的烟影。

①这种失落在“记忆的冷清的烟影”中的心态，委婉动人，但不一定深沉。这是一种淡淡的悲哀，泰戈尔自己也这么认为。

在开始尝试散文诗时，泰戈尔曾有很高的期望，然而从一开始他的动机，便阻碍了这些期望的实现；他说他越来越苍老了，他需要得到休息，摆脱以往的生活节律，离开“责任的御座”（指写诗）和紧张的生活，他期望让时间出现一些空隙。

③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缅怀往事之中，都用在以悲哀超然的心态来看待身边的世界之中，这种对慵倦和超然的刻意崇拜，并非是用来理解我们时代的困惑的最佳方法，而泰戈尔却代表了我们的时代，冒险尝试这种新的写作方法。时代需要警觉，同化和批评，而我们的诗人却津津乐道于吟唱：“今天，我的思绪返回到了忘怀一切的超然之中。”讲这种话的现代诗人，怎么可能是现代的吗？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些散文诗仅仅是憩息时的作品，是逃遁的作品，而不是调整步伐的作品？但是，对一个如此敏锐而且容易激动的灵魂来说，憩息不可能就是沉默。虽然，这些散文诗中的大部分是诗人信手写下的作品，而不是灵感的产物；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也隐藏着比较

值得注意的言词，这些言词常常倏然闪现，尔后便失落于散文作品的荒野之中。要欣赏这些散文诗，就必须具备洞察力。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我们所理解的这些散文诗的价值，也许会与泰戈尔自己的意图和期望有所不同。诗人在别的地方说过：“要用合理的方法来忘却事物。”但是，有忘却就必定有回忆，这种回忆首先就是把目光从直接的眼前的事物中移开；历历往事涌上诗人的心头，多年前的事物以及昨日的幻影再次闪现；这一切是个魔幻的世界，因为诗人是透过一层浪漫的云雾来观看它们的，所以这种距离的魅力便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哪怕最为琐碎的小事，触摸，景色或者声音都会打开一扇封闭的门户，诗人获得了第二次童年。然而，在大多数较为成功的诗歌里，这种回忆往往被一颗成熟的心灵所干扰，因为这种干扰的存在，诗中便产生了意义的深化，产生了一种通过参照而形成的比较，至少产生了一种新的茫茫然的调子，用诗人自己的妙语来说，“迷路的灵魂”便是他的现状，他一边哀叹，一边遗忘。然而，有回忆，就有回忆材料自身的形状、秩序和联系；正是在这些回忆的图像里，我们找到了泰戈尔“历史意识”之核心。显然，人都是历史的最早的主人公，这是说，我们的历史意识是个性化的，这种意识的核心是童年的回忆，这便解释了诗人为何经常回首往事，描述往日的细节，这些往事形成了一个自身的图式。

④①《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0 版，第 475 页。

②见本书《再次集》。

当诗人看着那受到侵蚀的黄土，以及哈艾那个地方的荒凉景色时，他的思绪回到了童年时代，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首次来到了这儿，然而他的回忆并不冗长而且诗人的调子是平和的。在另一首散文诗《池畔》中：

我默默地注视，忽然觉得眼前是逝去的一天的虚影。

穿过今时的栅栏的缝隙，许多年前的一个人的容貌在我脑际闪现。

①“许多年前的一个人”是一个暗示，然而从诗中所提供的细节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就是一直贯穿在他生活之中的美和神秘的理想。

再比如在《再次集·美艳》这首散文诗中，诗人在阿斯温月的一天凝神注望，看到满天灿烂的云霭在田野上飘荡，诗人沉浸在悠闲的喜悦之中，他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天酷肖悠远的那一天。”然而，这里的过去是模模糊糊的、不明确的，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诗人在谈论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过去；很可能，诗中的情景是事实和幻想的完美组合，但是对于泰戈尔来说，幻想也许是事实的一种。从诗人自传中的描述来看——大多数内容都已为泰戈尔的读者所熟悉，我们也许可以说泰戈尔把诗歌创作与发泄自身的苦闷之间的界线没有划清楚，（有一个现代批评家要求我们区别诗人泰戈尔和受难者泰戈尔）②；当然，这一点是泰戈尔与浪漫主义诗人之间的又一相似之处。可是，这样的评判往往使人误解，因为这种创作等于发泄私情的情况，毕竟只有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存在，而且这些作品并非是他的上乘之作；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泰戈尔是极为小心谨慎的，是可以信赖的，他描写的个人问题，总是带有宽广的，甚至普遍的寓意。

他的一些太个人化的诗歌，也许本来还是不发表为好，可是从总体来

说，他并非是为了某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或者神秘的读者而进行创作；而且泰戈尔天性超脱，并非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的崇尚者”。

①见本书《再次集》。

②T·S·艾略特。

在《罗望子树》①中，这些突如其来的鲜花，让他观赏到了美“羞怯地掩藏在粗糙的树皮之中”，可是在此以前，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一切。现在，诗人从惊讶中回过神来，他把罗望子树那宁静无为的美丽，与那个已经产生巨变的少年作了一番比较；但是，那个少年在内心里真的变了吗？请看：

当年每天上午十时的阳光下，罗望子树底下驶出严守家规的马车，拉着无可奈何的厌学的少年，消失在街道的人流之中。

②我们几乎看到了这个少年，他那愁容密布的脸面正贴着马车的窗子向外注视。但是，回忆起来的事情通常总是形象的，除非成熟的思想对这些形象作出解释。记忆和梦一样，基本上都是感性的。泰戈尔的艺术有其感性的一面，对这一面作点研究是很有意思的，泰戈尔自己说过，他的经历是些视觉的片段。

③在《相逢》一诗中，他把团团的云儿描绘成精疲力竭的逃兵；斯拉万月

⑤那耀眼的阳光像不速之客；傍晚时分，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感召，所有的云儿离开它们蜷缩在天际的角隅，坦露着胸怀飘然而出；湖水变得黝黑，树儿落下阴影。旋即，豪雨骤至，地上一片汪洋，古树像欢快的羔羊在风中摇荡；不久，这一场游戏结束了，似乎有人用扫帚打扫了整个天空；一钩纤弱的弯月出现在天际，它面带着慵倦的笑意，宛若一个病人离开病房走向庭园，“心儿对我说，我见到的一切细小的东西都不愿自行消亡”。

⑥①《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0 版，第 475 页。

②《泰戈尔散文诗全集》，第 476 页。

③见本书《再次集》。

④印历四月。

除了这些“细小的东西”之外，我们还能找到诗人写的一些奇特的“静物”作品，这是一种新的写法。请看下面所引的诗例，这是在整首诗中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现的：

乌鸦在罗望子树上聒噪，鹰隼溶入烈日烤化的高天

的苍碧，渔夫在沼泽围堤捕鱼。

沼泽对面古老的村落若隐若现，天穹淡蓝的极边，飘荡着缨络似的紫岚。兀鹰在鱼网上空盘旋，鸬鹚默坐在竹梢，无浪的水中倒映出纹丝不动的影子。

湿风中弥散水藻的清香。①

①《泰戈尔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0 版，第 393 页。

上面所引的片断描绘出当下的实在，在我们看来，时光好像已经停滞。此外，还有另外的一些作品，描写“思想的景色”，这些景色都取材于过去的岁月；诗人虽然在作品中不作评论、概括，或者把评论概括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仅仅那些叙述便已创造了它们自己的一个世界。《回忆》一诗，是这种心态和手法的最精美的样本：

西部一座城市僻静的远郊，白日的酷暑监视着一幢屋檐倾斜的失宠的

旧楼。楼内匍伏着终年不退的暗影，囚禁着陈年的气味。地上铺的黄地毯四边织有猎手举枪射虎的图案。

楼北一棵幼树下伸出的白森森的土路上，飞扬的尘土好似灼热阳光轻飘的披肩。

楼前的沙地种了小麦、葫芦、西瓜。远处，波光粼粼的恒河和时而驶过的船只，组成一幅炭笔勾勒的素描画。

戴着银手镯的女仆人巴吉亚哼着单调的小曲在门廊里碾麦子。仆人基尔达里在她身旁坐了很久，怀着秘而不宣的动机。

老楝树下有口深井，花匠借助黄牛的力量转动辘轳汲水，吱哑吱哑的声音悲凉了晌午的氛围，但甘洌的井水恢复了玉米地的生气。

热风中浮漾着芒果花淡如游丝温馨的香气，蜜蜂在高大的楝树的新叶间聚会。①

这些朴素的词汇，简洁明了的陈述没有任何理性的解析，它们暗示了一种新的诗歌。

这种“日常景色”的记录，在我们心中唤起了极其强烈的情感，这种宁静的回忆，表面上显得漫不经心，事实上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它让我们想起中国的那些大师们②，他们能够把最最琐碎的事情，转变成最令人激动，最庄严的艺术。这种不加修饰的白描，宁静的调子，叙述着那些一般不会令人激动的、不易发掘的事物。这首诗歌——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诗歌，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诗中流露出来的情感，与人们生活中的特定事物几乎没有什么联系。那么，这种诗歌是从哪里得到了那种撩人心扉的力量？在这种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歌里，回忆是否能够强化所记录的事物的价值？这是一种纯感觉的诗歌，也是清晰明了的诗歌，当然它并非合所有人的胃口。在泰戈尔的作品中，这些诗歌预示着一种新的基调；虽然数量有限，但它们是散文诗领域中的精品。

①见本书《再次集》。

②他自己把有一些诗歌叫作“我的中国诗歌”。

在这些作品中，还有一些叙事诗，取材于以往的生活，这些叙事诗通常都描述童年的经历，以及淡忘了的恋情。这些叙事诗包括：《再次集》中的《做错事的孩子》，《溺死的男孩》，《最后一封信》，《不同的童年》，《废纸篓》，《山茶花》，《普通的姑娘》，《步步高升》以及《怯弱》；《最后的星期集》第 32 首；还有《黑牛集》中的《邂逅》和《甘露》。有些叙事诗洋溢着幽默感，通常精巧柔美，极其富有感染力；通过这些戏剧化的面具，诗人向读者展示了他自己的世界，以及他从未袒露过的那部分生活；对爱好心理学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丰富的领域。

《做错事的孩子》一诗是为怪孩子迪努而写的辩解书。然而，在诗人所创造的语言迷宫里，却几乎找不到迪努的影踪，迪努与其说是一个人，还不如说是一个激起诗人创作这首诗的诱因，事实上，这首诗的绝大部分是描述诗人自己，而不是迪努：

你说你不乐意我溺爱迪努。

我喜欢他，只看到他顽皮，看不到他闯祸。……

……你在远处审视，把他置于解剖台上。

比起你来，我更多地数落他，更多地原谅他。我处罚他，但不流放他。我就这样留他在身边，你不要怪怨。①

①见本书《再次集》。

《溺死的男孩》是诗人这时期最出色的叙事诗，就真实性，细节描写，性格塑造以及道德的升华而言，本诗可以抵得上一卷厚厚的儿童心理学著作。诗人详尽地描述了这个追求新奇的邋遢孩子，诗人的每一处描写都显得生机勃勃；这是一幅全景色图画，言尽而意无穷，这是泰戈尔最出色的地方之一。本诗的结尾巧妙，充满了幽默，诗人在结尾处的表白，虽然是诗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也妙趣横生。这个结尾与诗中的其他地方一样，既出人意料，又令人欣然接受，而且极具感染力。在诗中我们看到，这个野孩子对书本没有兴趣，甚至对泰戈尔的高尚作品也没有兴趣！

阿姆比格先生沮丧地对我说："他是块榆木疙瘩。小学课本上您的诗，他一点也不喜欢读。淘气地把那几页撕了，还说是耗子咬掉的。真是只不可教化的野猴子！"

"责任在我。"我说，"假如有一位他的世界的诗人，这位诗人写的诗歌的旋律必定溶和甲虫的鸣声，他读起来就津津有味了。我何曾写过货真价实的青蛙的故事和他那只秃顶狗的悲剧！"①

①见本书《再次集》。

这首诗的基调是极富人情味的，简直像一个尘世间的圣人在讲话；这首诗能打动人心的另一个原因，是诗人抓住了极其难以入诗的日常生活。泰戈尔通过心灵来思索，同样也通过心灵来诱导。诗人在别的地方说过："圣者天生是个孩童，当他去世的时候，他把伟大的童年留给了世界。"我们应当感激这些诗歌，感激它们为我们展现了伟大的童年。

另一首散文诗《不同的童年》，其起势与《溺死的男孩》一样都充满人情味；然而在《不同的童年》中，诗人接下去却转而描绘起他自己的童年岁月，（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了），在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被体面和身份——这堵围墙所包围着的童年生活，①"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孩子们生而为王，而我却是乞丐一个，"这位迪瓦克那特亲王的后代说道；他告诉我们他唯一的游戏，就在心灵的渴望中，就在眼睛的眺望中，而他看到的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他的心灵几乎干燥欲裂！当暴雨将至的时候，这位年轻的流浪者注视着沿街飘移的乌云，他才感到一阵难得的轻松。现在诗人老了，暴雨给他带来了回忆，往日的岁月又回到了他的作品之中，却再也回不到他的生活里，——哦，这对诗人是多么地残忍，所以他最后写道：

家家户户那些和我小时候一样的孩子，在往风筝线上抹特制的胶水。

他们的心事只有他们知道。②

①这首诗最早表达了社会距离感，在此后的诗歌里，这种社会距离感得到了深刻的表达（比加，《生辰集》第 10 首。）

②见本书《再次集》。

严格说来，这并不正确，因为诗人对他们的了解也许比他们对自身的了解要深刻得多；泰戈尔对孩子（以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妇女）的理解和爱心一直沿续到他生命的终结，这种情怀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就理解和爱心而言，《最后一封信》是最令人感动的作品之一。在诗中，那小女孩写的唯一的一封信里，只有一个句子，她没有多余的言词，她的沉默胜于雄辩。这一简洁的句子使人对亡者产生了哀婉的情感，这是言简而意赅的成功范例。虽然我们只有通过这个小女孩父亲的眼睛才能认识她，但这种认识也有其长处，因为这是一个用第一人称来叙事的极为敏感的父亲，纵

贯全诗，这种叙事方法对这首诗歌是最为合适的。诗歌一开始描述了这位父亲偶然打开他那刚刚去世的女儿（而且还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可怜的女儿）留下的最后一封信时的情绪反应，这是一个空荡荡的家，所有的房间必须打扫干净，以便让新的租户搬进来，他打开上了锁的房间，搜寻她留下的遗物，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一直没有开启过的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在随后的第二节诗里，诗人简洁地描绘了这个小女孩的已经消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实且略带伤感的世界，抒情主人公睹物思人，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我听说，人溺死的那一刻，眼前闪现浓缩的一生。我仿佛是个淹死的人，拿信的一瞬间，许多往事纷至沓来。①

①见本书《再次集》。

原先，这个小女孩的姨妈不顾一切把她带走，以便让她接受“教育”，并且把她从父亲的溺爱中解救出来；父亲为了忘却这种离别的痛苦，便出门去游览了。可是几个月后，当他回家来看望他的“阿姆丽”时，他得悉她已去世的噩耗；这样诗歌便达到了一种前后照应的境界，这种复调式的回忆，比那种直抒胸臆的感叹，更加具有真挚的感人力量，“一切都过去了”以及“没有别的话”，这些笔触轻松的诗句，其实都是入木三分的。

一切都过去了。

坐在阿姆丽的房间里展开信纸，只见上面写着：我

很想见您。

没有别的话。①

①见本书《再次集》。

这首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溺死的孩子》更加出色，它充满了深层次的寓意，而《溺死的孩子》主要叙述了诗中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以及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这首诗里，阿姆丽虽然在诗中没有任何言语，但她依然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典型——几乎是一个原型。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两首诗歌都展示了一种双重启示：诗人和孩子，父亲与女儿；而且叙述方法皆使用第一人称。

《废纸篓》，《山茶花》，《普通的姑娘》，《怯弱》，《兔子》，《邂逅》以及《甘露》，都是些爱情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具有一点浪漫的色彩，但就常理而言，这些都不是完满的爱情故事。这是泰戈尔的独特之处。正如人们可以料想的那样，泰戈尔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即害羞又困窘的，事实上，这些主人公以女性居多。有些爱情故事，如《兔子》和《怯弱》利用童年的各种交往作为素材；然而，这些故事同时又充满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幽默感甚至嘲讽和挖苦。这是描写初恋的古老方法。当然，并不能认为这些作品的读者对象永远是青年人。在这些作品中，大部分诗歌还表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智慧，有时还表现一种悲喜交织的情感。

比如，《普通的姑娘》一诗。在诗中，普通的姑娘其实并不普通，她那个在英国留学的情人抛弃了她，于是她便乞求一位小说家（出于某个奇特的原因，这位小说家被叫作萨拉特）①创作一部小说，在小说中“命运也许可以被我所控制”，这是这位普通的姑娘向小说家提出的第一个奇特的请求。整首诗歌中到处都是美妙的幻想，显然，我们这位“普通的姑娘”操着最纯正的泰戈尔口音。从诗歌一开始，她便取笑逗乐，“哦，您实在是大慈大悲，因为您让她赢得了胜利”，她是用第三人称来讲述她自己的，（在这首诗的语境里，这种人称比第一人称更为有效）。她毫不隐讳地指点小说家萨拉特，

如何处理她要求他写的这部小说中的几个关键点，（读者仿佛也想说，您真是大慈大悲），她若无其事地向小说家建议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采用她的名字。

为您的女主人公起名马拉蒂，这也是我的名字。不

必担心被读者发现，孟加拉平原上有无数个马拉蒂，都是可以信赖的心地淳朴的姑娘。她们不懂法语、德语，只懂得委屈落泪。②

①著名孟加拉语小说家。

②见本书《再次集》。

然而，她自己却似乎不属于委屈垂泪行列里的成员。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位普通姑娘将在数学考试中独占鳌头，然而，如果我们的小说家就这样收笔，那么，他的“文学之王”的桂冠就会被玷污。她必须被送到海外去，送到那位负心郎生活的地方——英国去，并在那儿为她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名流雅士达官贵人争睹她的风采——这位女学者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姑娘”。接下来诗人在一个括号里写下一个注释，这个注释巧妙地嘲讽了印度公众的观点，嘲讽了他们一切以西方为准的思想。

……（顺便说一下，造物主的爱怜确实溶化在我的眼神里，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尚未遇到欧洲的有识之士。）①

整首诗歌只不过是一个玩笑，诗歌的结尾点出了女主人公空怀美梦一场，这样的结尾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全诗的基调是非常迷人的。

泰戈尔对女性的殷勤以及感激是无限的，有时甚至达到令人窘迫的地步；他对女性的歌颂似乎是滔滔不绝的。然而，我们觉得他并非忠诚于某一个女性，而是忠诚于一个观念，也就是说他忠诚的是爱与美的观念，②而不是实际的爱情。

①见本书《再次集》。

②他的早期诗歌也是这样的。（见穆黑特拉·玛佐达，《Kavi Rabindra O Ra－bindra－Kavya》第一卷，第 11 页。）

对于实际的爱情，泰戈尔并非很有经验，而对于这一点儿经验，他也是不愿意直接谈论的，这种缄默也许有某些原因。在这儿谈论泰戈尔的爱情诗是不恰当的，但是，这个问题早已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

①爱情是黑色或者亮色的背景，生活就在这样的背景上演出。把泰戈尔的诗歌作为“人类最强烈的情感”表现来进行研究是很有趣的。不可否认，在诗人这一阶段和前期的大部分作品中，总要提及女性。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正是由于诗人喜欢提及女性，才导致了有几首诗歌的结尾显得散漫杂乱，比如《池畔》、《罗望子树》以及《最后的星期集》第 31 首散文诗；前两首诗被平淡乏味的反应以及毫不相干的联想所毁坏，而《最后的星期集》第 31 首散文诗中，抒情主人公与那位亡妇的想象中的对话，尤其是提及她纱丽的颜色这一细节，在泰戈尔的作品中是罕见的。

魏得时　译

①见尼赫鲁简·雪伊，《Rabindrasahityer Bhumika》第 1 卷，第 139 页。他说泰戈尔并非是像济慈，迦梨陀沙或昌迪达斯那样的爱情诗人。又见《MongAputay Ra－bindranath》的一次谈话录，第 156 页。因为这个论题重大，有必要讲上几句。泰戈尔对妇女的态度与其说是神秘的，还不如说是浪漫的；然而，这一点他也没有深入探究，只是在早期的一些诗歌里有所触及。诗人这种勉强的态度，，也许是由于某种约束，天生的害羞，父母的遗传，体验的结束，固恋，或者是上述所有原因引起的，不管原因究竟何在，

我们却注意到一些经常出现的形象。不久前，雅各迪须·巴特查亚发现了这一方面的结论性根据；幸亏他，《Mukchora chhelay》不再是个神秘的谜。（这些文章首先发表在《Sanibarer Chithi》上，后来成书，《Sonneter Alokay Madhusudan O Rabindranath。）此外，我们也许注意到在泰戈尔身上缺少母亲的观念，从而使他与孟加拉的一个伟大传统相分离。同时，虽然泰戈尔手法巧妙，虽然不能说他经常触及爱情主题，但他的诗歌中没有出现一个成熟的爱人的形象；如果说他不是济慈或昌迪达斯，那么他肯定也不是但丁，但丁可以把那个“美丽的姑娘”——他浪漫激情的对象——转变成为“天国的智慧”，并且以贝亚特里齐的名字对她进行美化。在谈论《心声集》时，杜加迪·普雷赛德·莫克奇曾经说过：“泰戈尔的爱情诗成为了论爱的诗歌。……”他的大部分爱情诗确实如此。（有关诗歌，参见英译本《唢呐集》，《末那西方言》，第 94—6 页，以及《叶盘集》，第 15 首，第 55—6 页。）

抒情诗

白开元　译

太　阳　颂

啊，太阳，我的朋友，
舒展你光的金莲！
举起铮亮的巨钺
劈开饱盈泪水的苦难的乌黑云团！
我知你端坐在莲花中央，
披散的发丝金光闪闪。
催醒万物的梵音
飞自你怀抱的燃烧的琴弦。
今生今世
第一个黎明，你曾吻遍
我纯洁的额际。
你的热吻点燃的光流
在我心海翻涌着灿烂的波涛。
永不平静的火焰
在我的歌里腾跃呼啸。
印着吻痕的我的碧血
在韵律的洪水里旋舞。
如痴似狂的乐音
融合着炽热的情愫
飘向四方。
你的吻也引起心灵无端的啼哭、
莫名的忧伤。
谨向你熊熊的祭火中
我追寻的真理的形象顶礼。

远古的诗人，昏眠的海滨
你吹响驱散黑暗的苇笛
是我的一颗心；
从笛孔袅袅流逸
天空云彩的缤纷、
林中初绽的素馨的芳菲、
岩泉的叮咚。
旋律的跌宕中活力的春水
涨满我周身。
我的灵魂是失落的歌调。
你登上乐曲之舟，
好奇地搂着苍茫大地，
含笑在岁月之川上漂游。
阿斯温月①温煦的阳光下
我受缚的灵魂
不甘寂寞的躁动
好似露湿的素馨
折射的光芒。
波峰上你翩舞的光束把惊怔
投入我眼眶。
热力的宝库中什么珍宝
你赐给了我？
在我幽深的心底编织什么梦想
以各种各样的颜色？
你派遣的女使者
作画在广野的高堂，
顷刻间悠悠往昔
那无形奇妙的幻想
隐逝无遗。
啼笑、苦乐恢复正常——
不将我锁闭。
斯拉万月②女使者们
躲在摇颤的绿叶簇中，
脚镯与跃过巉岩
的淙淙清泉共鸣；
维沙克月③畅饮风暴的美酒，
微醺起舞，天摇地颤。
别绪依依的春天
馈赠全部细软。
忙了一阵，
她们消失在清贫的天边，
不留下足印。
啊，太阳，你的宫阙里
秋日的金笛吹着神曲。

拥有朝晖、清露、眼泪、甜笑的世界
时而欢快，时而忧郁。
不知我的歌儿听到谁的召唤，
陡然有了疯狂的热情，
像游方僧沿着太空之路
专注地朝你飞骋，
提着花篮。
光的乞儿，梦游般能跨进
你的圣殿？
啊，太阳，打开大门，
将我久候的歌儿搂在怀里；
火泉之畔奉行“安谧”的洗礼，
涤尽惶惑、惊悸。
黄昏用晚霞的朱砂
把她的分发线抹红；
黎明时分用晨星
在她细嫩的眉心
描吉祥痣；
以海浪雄浑的音韵
奏响暮曲。　　①印历６月，公历９月至１０月。
②印历４月，公历７月至８月。
③印历正月，公历４月至５月。

露　　珠

露珠泪汪汪地说道：
“我的一生何其短暂
如同稚童的幻想，
生下便命归黄泉。
唉，我不过是苏醒的
朝霞仙姑喜悦的泪滴，
只要她收敛笑容，
立即萎缩消逝。
玫瑰花扬起粉红的脸颊，
露出甜蜜动人的微笑。
茉莉花奉献生命的甘浆，
风儿啜饮神魂颠倒。
蝴蝶拿不定主张，
与谁结为终生伴侣，
扑扇着疲乏的翅膀
在花丛飞来飞去。
哦，我为何不能在
它们的欢娱中永存？
为何像眼睫毛弹开
那兴奋短促的一瞬，
带着远未满足的笑意

凄然离别美好的人世？”
卧伏无忧花的绿叶上，
奄奄一息的露珠悲叹：“唉，
欢乐尚未完结，
生命为何这么早凋败！”
年轻的诗人却叹口气说：
“我为何不是一颗露珠，
每天早晨睁开眼睛，
生命立刻衰枯。
哦，天帝，你创造了
我露珠似的生命，
为何不赐给我
露珠一样的寿终？”

奇　　梦

充填着时间，充填着寥廓的晴空，
酣睡的大神做着壮丽的梦。
虚茫的梦里，
广袤的大地
像一个水泡在他心海浮动，
升起日月，升起暮霭、晨曦，
升起亿万个璀灿的星系。
一簇簇行星、卫星旋转不休，
昼夜在苍穹下忽沉忽浮。
孤独的大海终年哦吟，
脚下汇集万千河流的精灵。
江水潺潺，幽泉涓涓，
云吼沉闷，海啸庄严；
狞笑的罡风走出旧厦，
无数只粗野的手弹拨林木的琵琶；
如同山妖冻结的笑声，
冰川嗥叫着向深谷滚动；
森林的脑袋摇得头发蓬乱，
四处回荡的歌谣凄切、哀惋。
一片片土地放射奇妙的音波，
汇成博大之心的一支赞歌。
这梦的王国的物景、生灵
不停地变换新的体形。
花儿结果，果实变为种子，
林中繁衍的新树多彩多姿。
水气凝成云，云团变甘霖，
瀑布冲破重山的囚禁。
夏季溶化的雪水飞降焚尸场，
浇灭焚尸的冲天火光。
夏雨变作白发苍苍的冬天，

又像朱查迪①送回春天的山花烂漫。
除了亘古的心，一切皆新颖，
亘古的心里酝酿新的梦境。
不完整的梦里创造的人是习惯的奴隶，
为赢得清醒的完善而不懈努力。
他唯一的心愿：
悟性撕碎浑噩的帷幔。
至善的灵魂何日脱离昏眠？
人世亏缺的梦会慢慢变圆？
日月星辰的魆黑梦影
消溶于闪光的心中。
地球炸裂，一个个星体
像水泡相继破碎。
比星宿更为灿烂的生灵
也似水泡全部消失。
大神，真有伟大的梦幻灭的时刻？
真理之海中半真半假行将沉没？
一半毁灭的水中潜藏着你的心，
何时彻底毁灭，告诉我，大神！
①印度神话中金星的法术高强的女婿。
睡　　乡
孩子们已经睡熟，
游戏全丢在脑后。
轻柔的晚风　透过窗棂，
把舒适抹在他们的眼睑。
他们是做着游戏　一个个躺倒的，
脚边玩界四散。
他们东倒西歪，神明的慈爱
像影子盖在他们身上。
风儿一次又一次　吹起的细浓发丝
拂弄他们的面庞。
星辉微笑着　凌空降落，
一再轻吻
他们微启的嘴唇。
晶亮的繁星通宵　清醒地俯眺，
交头接耳，
窃窃商议，
在罗裙兜里　用光影编织
流溢甜笑的美梦，
送入孩子们的心灵。
第二天旭日　催开田野里
五颜六色的鲜花，
孩子们从梦中　睁开眼睛，
已消除疲乏。

艳红的朝暾　唤醒了他们，
他们玩得更快乐。
花一般的儿童　沐浴在阳光中，
晨鸟啾啾地欢歌。
瑜珈行者
残月坠落。瑜珈行者
面对浩渺的大海，
头顶苍天，蓬乱的长发披肩，
静候红日升起来，
身躯高大、赤裸，宽阔的天庭闪着光泽，
双手合十，神态安详，
凝望着东方天空，湿润温暖的海风
吹拂他厚实的胸膛。
地极清晰可见，大地兀自酣眠，
瑜珈行者默然矗立。
胆怯的潮水　退落复回，
将他足沾的尘土濯洗。
四周一片宁静，不闻尘世的喧声，
大海低吟浅唱，
满怀虔诚，以洪波的雄浑
赞美将升的太阳。
瑜珈行者似雕像。乍露的一束曙光
辉映着他平静的脸。
他身后的幽冥，闭合了眼睛，
开始一天的坐禅。
举目远望东方，明丽的霞光
已淹没晨空的额头，
弃家的僧人蓦地　手指天宇
高诵吠陀经咒。
梦　　游
梦，走近我，对我注望！
让我骑着你神奇的翅膀
穿夜幕共游万千心扉，
快快活活溶入翌日的朝晖。
哦，一对新人偎卧在花榻上，
面对面足缠足睡得多香，
梦中眼角为何沁溢泪水？
莫非离歌哀切唱得心儿破碎？
突然惊醒，四肢瑟瑟发抖，
更加用力将心爱搂在胸口，
花一样温柔的心仍然惶恐，
阳光的抚慰下方绽露笑容。
静坐两心的绿荫里，施展
法术，我欲铲除分离的隐患。

神圣的爱情
莫碰它，莫碰它，你走开！
莫以不洁的抚摸使之焦黄。
看，它正越来越枯衰，
你情欲的喘息里流泄砒霜。
你不知心茎举托的花蕾
弃于泥潭便不再吐艳？
你不知人世之海无边无际？
你不知生活之路黑暗弥漫？
你的北斗星升空过于快速，
爱花开放只凭神祇怜悯。
如今谁甘愿误入歧途？
谁忍心将爱花肆意蹂躏？
倘若扑灭光芒四射的华灯，
心爱之命必定断送你手中。
嫣　　笑
身居异国，依旧莫名其妙
时时怀想她迷人的嫣笑。
不知夕阳何时坠落西山，
不知海涛何时停止咆哮。
纤巧的唇上漾出的笑颜
颇似世界岑寂的边地
玛达毗花树的嫩枝与
新叶遮掩的未绽的花瓣。
朝暮汩汩流淌的泪水
制造让人爱抚的机会。
谁不远万里把嫣笑接来，
教追慕的他人落个单相思？
嫣笑何时能不顾生死
隽永我淳朴一吻的异彩？
丰　　乳
这儿有圣洁的苏梅鲁山脉①——
神仙游乐的辉煌福地。
贞女高耸的乳房以仙境的光彩
耀亮了黎民百姓的碌碌凡世。
这儿清晨升起稚嫩的太阳，
日暮垂落的夕阳精疲力尽。
两座浑圆净化的山峰上，
夜里仙人睁着放光的双目。
温情的永恒之泉涌流甘露
自古滋润世界干裂的嘴唇。
人世无限而无奈的依怙，
徘徊于大地欢乐的梦境。
凡世有令人神往的天堂，

幼神爱吻芸芸众生的故乡。　　①指北极。
短暂的相会
从天涯海角飘来两朵彩云，
无人知晓究竟是来自何方。
突然中止遨游，驻足天心，
初四的月光下含情地对望，
微光里依稀觉得昔日相识。
记起绿色海岛，雾绕的山峦，
黄昏的海滨一度过从甚密。
面对面却怀天各一方的离愁，
正欲交合，因乍遇又害羞。
交汇的视线上高悬一弯新月，
笑的羞涩妨碍亲吻的密切；
春梦的绸缪将倦眼紧紧连结。
叙罢韵事，蓦闻青曦的足音，
无语作别，身带摩挲的温存。
青春的梦幻
我青春的梦幻覆盖广渺的苍穹。
丽人的触摸如落我身上的花瓣，
多少情女的娇喘储积我的心中，
激情啊你为何在那里刮起南风？
春天的花林里玫瑰为何俯首垂眼？
人间所有的情人面颊上的羞红，
仿佛化作玫瑰花聚集在我面前。
每夜入睡总觉有人偎在身旁，
如奇妙的梦，我一醒倏忽离去。
仿佛有人用罗裙盛来浴我的霞光，
万千足镯的叮咚回荡在花林里，
帕古尔花枝上盛开我芬芳的恋情。
谁使我如醉似痴仰望虚茫的天庭？
天国的仙娥优哩婆湿正对我俯视？①
①优哩婆湿是印度古代剧作家迦梨陀挲的名剧《优哩婆湿》中的女主人公，是天宫的舞伎。
雨　　天
烈日沉入浓密的溟暗，
霹雳轰穿黢黑的云团，
天降滂沱大雨，伸手不见五指，
此时最易倾吐思恋。
四下里杳无人迹，
无人来窃听情语。
你我许久相望，一样的黯然神伤，
无休止的暴雨
仿佛已把人影刷洗。
社会、家庭，市井的喧呼

霎时间化为虚无，
只剩下两对眼睛　吸吮彼此的柔情，
只剩下息息相通的灵府，
其余的溶入雨幕。
爱的表白不伤耳朵，
心中不存丝毫惶惑。
欲吐的情义　慢慢融入眼泪，
滴落在狂风骤雨里。
两颗心又绕一层情丝。
卸下久压心头的重荷
对谁会有什么恶果！
斯拉万月的雨天　假若在深宅花园，
早已将真情诉说，
对此谁能横加指责！
尽管此后十二个月
非议、讥嘲不会停歇，
甚至遇到无理阻挠，再增几分烦恼，
但飞短流长终将自灭。
转眼又过十二个月。
夜风一阵紧似一阵，
电光不时耀亮乌云，
炽热、执着的爱情　多年深藏心中。
天黑雨急的时分
才捧出纯洁的爱心。
思　　念
我每日以充实的心
思念你；
坐在宇宙形成前的静处
恭候你。
你无处不在，管辖我的
生与死。
我望不到你的边际——
内蕴的情爱，
我觅不到一物堪与其媲美。
我的全身心似跃出东山的
红日一轮，
观望着转瞬即逝的
一双眼睛——
目光深邃、远大、冷峻，
没有界限。
你是玉宇，澄净、寥廓，
我是无涯的沧海碧波，
中间的皎皎圆月使二者
世代绻缱。

你是昼夜永久的静谧，
我是周期性的无休的
骚动不宁——
纵目望去，地平线上你我
浑然交融。
黄　　昏
你啊，变作黄昏吧！
在迢遥的西山，在金灿的暮天，
静观，一眼不眨；
文静的娇美，忧郁的妩媚，
如沉思无语的妇女。
迈着轻盈的脚步　登上我的生命之舟，
伫立片时。
起航，把自己送至　昼夜的极地——
尘世的彼岸。
终止节日活动，不闻嘈杂的喧声，
不见人烟。
来吧，无声无息，化作盹意
渗透我的倦眼。
来吧，苦笑着，行至日光灼焦的年华之末，
如死亡的诺言。
发涩无泪的眼睁大，我凝眸观察
地球上的羁留——
松散发髻，用幽暗的浓密
层层将我裹住。
把你柔软清凉的手掌　像酣睡的甜蜜一样
按在我眉心，
无语地，轻柔地，用你的霓衣
遮覆我麻木的全身。
不知不觉，湿漉漉的哀切
浮上你的瞳仁，
我全身心已感到　你沉默的忧恼、
离愁的沉重。
不可摇撼的记忆
不可摇撼的记忆
如皑皑雪峰
在我无边的心原
巍然峙耸，
我的白天，
我的夜晚，
环绕幽静的雪峰
交替往返。
记忆把脚一直伸进
我的心底——

在我辽阔的心空
头颅昂起。
我的遐思
像朵彩云
围绕它畅笑、低泣，
等候施恩。
我晓梦的青藤绽生的
绿叶、花簇
欲伸出柔润的手臂
将它抓住。
雪峰摩天，
杳无人烟，
希冀的孤鸟日夜在
幽谷盘旋。
它四周是无尽的行程、
人语、歌声，
唯独中央是凝固的寂静，
恰似入定①。
纵然驰远，
峰峦犹见，
心空深深地刻了一条
荧荧雪线。

①佛教名词。指坐禅时心不驰散，进入安静不动的状态。

自我奉献
我为你欢快的情歌配曲，
用我心灵滋养的甜美的
爱的旋律；和你一样，
我的喉咙也曾壅塞愁悒，
迸发悲泣；我敬献檀香、花束，
对你膜拜；把鲜红的吉祥痣
点在你眉心；我将你束缚
以奇特的手法；我新的韵律
使你喜悦的浪涛起伏奔腾。
我没有俗人性灵的傲岸，
看着母亲你绿色的慈容，
你的尘埃泥土亦为我眷恋。
尽管怨恨降生凡世的苦厄，
我绝不飞升天堂寻求解脱。

羁　　绊

羁绊？不错，一切均为羁绊——
仁善，爱情，对幸福的企求……
母亲撩起胸衣，手托着丰满
的乳房，以常鲜的血浆之流
养育灵魂。对乳汁的渴望

以祈福的形式含在婴儿口中——
如同本能的饥饿、情欲、向往，
宇宙的一切属性因哀乐的无穷
而密切关连，千秋万世
各种珍贵的生命渐渐富于
灵性；年复一年新的憧憬
出现于情趣高雅的华堂。
打消啜乳的念头，把母爱之绳
举刀砍断，解脱岂不荒唐？！

泥　　土

哦，泥土，你微小、寒贫，
身居低层，将最低贱的人
拥在怀里；你忍受仇恨，
不恨他人。身着灰色衣裙，
哦，修道女，你装做淡漠，
在自己的领地哺养苍生亿万。
你埋名隐姓，哦，纯洁者，
世界的眼前你昭示美艳。
你干硬，播布的是温柔；
你贫穷，奉献的是稻谷、珠玉。
万民的脚下你安之若素，
你的裙下是忘掉的一切。
你怀里不停地装进“新颖”，
史实，你也搂在胸口，哦，泥土母亲。

小　姐　姐

来自西部地区的工人在河畔
制作砖坯。雇用的一个小姑娘
天天蹲在河埠擦洗锅碗勺盘，
从早到晚来回一百次以上，
细瘦的手腕戴的两只铜镯子
把铝锅碰击得叮当作响。
她无暇照料的幼小的弟弟
光着头，一丝不挂，浑身是泥，
像一只驯养的雏鸟蹒跚行走；
乖乖地坐在河堤上等候。
小姑娘头顶着水罐归来，
左腋夹着铜盘，右手抓住
弟弟的手。两副担子一肩挑，
小姑娘俨然是母亲的代表。
珍贵的人生
死亡有朝一日降落两眼，
巡察的完结不可避免，
好比黑夜必然消逝，
黎明又在苏醒的大地升起。

家庭游戏在喧嚷中进行，
千家万户消度苦乐的光阴。
想到此，我不禁饶有兴致
放眼浩渺无际的天地；
映入眼帘的无一物渺小，
可观的一切皆为珍宝。
珍贵呵，最不起眼的所在，
珍贵呵，处境最惨的人才。
获得的，未得的，骈肩并存，
以为微贱而未索的，也请馈赠。

智　　者

我是彩翼夺目的蝴蝶，
骚人墨客却对我不屑一瞥。
我心里纳罕，求教于蜜蜂：
“你凭藉什么在诗中永恒”？
蜜蜂答道：“你确实漂亮，
但容貌美丽切莫宣扬。
我采蜜讴歌的品行
同时占据了花和诗人的心。”

印度——吉祥仙女

你摇荡着寰宇的心旌，
你承托太阳的手灿亮、洁净，
呵，哺育万民的母亲！
蔚蓝的海水洗尽你纤足的疲倦，
你头戴晶莹、洁白的雪冠，
太空吻你的秀额——喜马拉雅山，
和风吹拂你的绿裙。
你的天空升起第一轮红日，
第一声耶摩吠陀在你的净修林传播开去，
充栋的诗集，宗教、科学典籍
诞生在你的青林。
你在诸邦施舍食粮，
你善行的甘美乳浆
在恒河、朱木那河流淌，
你的恩德万世长存。

恳　　求

心爱啊，在清静的闺阁，
把我的名字缜密地
绣在你的灵府。
我心房里弹着一首恋歌，
将恋歌优美的韵律
教会你的足镯。
你的手细嫩、温柔，
捉养我的神魂之鸟，

在你的心苑。
记住，亲爱的，用我
手臂上祛邪的圣线
连结你的金钏。
我青春之藤乍开的爱花，
你随时可以采折，
簪在秀发。
用我思恋的纯净朱砂
在你的眉心将
红痣描画。
我心中痴梦的温馨，
任你收集，细润
你的肤肌。
我忠诚不渝的生死，
任你揉碎，羼入你
罕见的矜持。
道　　别
别了，我将踏上征途，
时辰已到，此刻
当冲破柔情的束缚。
恒河风疾浪涌，
涛声如雷霆，
船上的旗幡在风中
猎猎飘舞。
时辰已到，此刻
当冲破柔情的束缚。
今日我意志坚定，
心肠冷酷。
不可迟缓，外面已擂响
湿婆召唤的金鼓。
你闭目安睡，
离别的梦中骤然颤栗。
拂晓不见身边的情侣，
免不了一场痛哭。
时辰已到，此刻
当冲破柔情的束缚。
你嫩软的双唇红如朝霞，
眼里满含愁苦，
蜜似的绸缪，销魂的情语
大部分未倾吐。
雄鹰将飞度浩瀚的大海，
安乐窝溶入身后的雾霭——
从远天不时传来
呼喊，激荡心腑。

时辰已到，此刻
当冲破柔情的束缚。
世人如此器重我，
岂可再分亲疏！
天帝已经摇醒我，
岂可囿居华屋！
说什么安危，生命知多长，
战歌在云天回响，
双足血红，不朽的死亡
豪歌狂舞。
时辰已到，此刻
当冲破柔情的束缚。
告别青春
再见，美丽的青春之舟，
从此重荷由中年背负。
棹桨驰过了几多码头，
穿过了几多缤纷的梦幻——
温暖的南风一年年
吹送你活跃的篷帆。
惊涛骇浪颠簸你，
阴险的潜流冲击你，
圆月照拂的大海上
疯狂的浪潮戏弄你。
此刻，浓重的黑云
笼罩对岸迷蒙的天空，
七月江水暴涨，
不见了沙渚、陡堤的踪影。
复杂的人生游戏，
一项一项终结，
伫立在四十岁的码头上，
哦，青春之舟，别了。
哦，青春之舟，
容我装上韵秀年华最后的赞歌几首。
往昔的幽泣、朗笑，
狡狯、真实、虚假……
请悉数载走，
一件也别剩下。
切莫下锚淹留，
切莫回首东张西望，
切莫在渡口四周
转来悠去，犹豫徬徨，
潮水已开始退落，
扯起千疮百孔的风帆
飘向梦境般的

血红的夕阳坠落的西山。
多年承载的沉重负担
最终卸在金色云霞的海港，
那是你万古
长眠的理想的地方。
再结良缘
你走出死亡的黑幕，
装束和新娘一样。
你迈着无声的脚步
来到我心府的新房。
冥界的瑶池里
你洗尽了繁忙一生的疲劳。
宇宙吉祥仙女不朽的恩典：
你赢得超凡的容貌。
你面带迷人、平静的微笑
不声不响走进
我灵魂的静光里。
你路过死神的拱门，
从尘寰步入我的心境。
今日没有张灯结彩，高奏喜乐，
没有贺客光临，
更无盛宴的觥筹交错。
今日赐乐的光荣
深沉，肃穆，安静，
渗透了失去话语的泪水。
无人知晓你我的喜讯。
只有我的歌书写再结良缘的贺辞，
我的心点燃红灯。
喜马拉雅山
啊，静默的喜马拉雅山，
我见你捧着历书和古圣梵典，
坐在不可摇动的石座上，
翻着岩石的书页，一张，一张，
研读那样专注——
一个个国家兴衰、荣枯。
一个个王朝化为历史。
你的批阅从未停止。
你阳光的视线扫过
翻开的数千页，
上面也记载湿婆与巴帕妮的爱情传说。
无情无欲的冥思的湿婆
如何成为缠绵的玉臂的俘虏？
他无欲为什么索取？
为什么放浪形骸地热恋，

周身缠绕情欲的绳索，一圈又一圈？
啊，喜马拉雅山，你逶迤的峻岭
驮载着亘古歌颂的爱情？
搅　　海
啊，茫茫人海，
我默默地思忖：
亿万年是谁猛烈地搅动你？
为寻找什么奇珍？
神仙，魔鬼，
日日在你无底的深处
加速不安宁的旋涡，
善恶、甘苦、饥馑的洪波起伏，
沤沫飞溅。
什么财宝藏在你腹中？
哦，献出来
消释他们的恼恨！
兴许你心宫的吉祥仙女
手执盛满醍醐的玉壶
飘然来到人世，
把联姻的花环挂在三界之王胸前的时候，
搅海停止，
人海不再嚎哭。
流　　云
遗失肇始，遗失终末，
排列了白的黑的雅座，
沉湎于遐想的天穹。
我们是流云，一朵，一朵
漫无目的，随风漂泊，
我们是天的谜，天的梦。
我们没有永久的地址，
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形态迥异的光的花环，
日月星辰的明灿花篮，
是天的爱物，不可缺少；
光的戏游，种类，次数，
夜的书里记得清清楚楚，
唯独我们脱不了草稿；
不同季节的不同画笔
加以涂改，随心所欲。
我们时常无事可做，
一边漫游，一边吟哦，
无缘无故粲然一笑。
宇宙万象并非虚幻，
滂沱大雨并非哄骗，

霹雳惊天亦非玩笑。
乘风而来，乘风归去，
唯独我们四海浪迹。
吉　祥　痣
面对东方，但见
一抹绛色霞光
与莲花的光泽一样。
笑容可掬的朝阳
描一颗灿亮的吉祥痣，
描在我心上。
是谁在我眼睑的眨动里
嵌入了点金石？
纵目四望，视线
接触的景物闪着金辉。
身内的，身外的，
同溶于一片光芒。
我的心，我的眼，
迷离恍惚，不辨方向。
我不许抹掉金莲花似的朝阳
在我心上描的吉祥痣。
这黎明的手迹，
我要带进夕阳里。
分　　手
别了，兄弟，请多谅解，
我已偏离你们行动的轨辙。
成群结队，你们继续向前，
颈上挂着胜利的花环。
此时，我决定归返
绿荫婆娑的幽僻之地。
切莫再召唤我，兄弟！
我曾与你们并肩前进，
走了很长一段路程。
这里是两条路的交叉口，
由于难以言状的原由，
一种奇异的沉郁的忧愁
融和着花香涌上我的心。
再不能与你们携手并进。
而今你们奔赴的目标，
我眼里是蜃景的缥缈——
破立国家，探寻琅
围绕理论唇枪舌战，
挖掘沟渠引水浇灌，
金树长得枝茂叶大？
我跟不上你们迅快的步伐。

洒遍青空的牵魂的笑意
在我心头吹响诗笛。
劳顿产生于漫长的路途，
许多事情已经耽误，
“我爱，哦，我爱”唯独
这句话在我心胸萦绕。
珍贵莫过于摄魂的静笑。
此刻，让我们执手话别，
我甘愿埋头于平凡的事业。
如今我是云路的旅人，
清风扑面，茕茕前行。
如今我是茫茫大海的船工，
摸索在迷惘的长夜。
此刻，让我们执手话别。
生活充满甘浆
你倾倒纯净的甘霖，霏霏飘洒，
浸透凡尘、天国、自然、光华，
浸透生灵、爱情、歌唱。
千重障碍砰訇崩裂，
处处复苏生动真切的喜悦，
生活充满稠密的甘浆。
你的恩泽中培育的我的诗思
像百瓣红莲怡然吐蕊，
馥郁的花蜜供奉在祭坛。
你的静光照醒我心底
“豪爽”的朝阳的明丽，
瞳仁上慵倦的厚翳须臾消散。
苇　　笛
今日翠绿的稻田里
光和影在捉迷藏。
一艘艘白云的轻舟
在蓝莹莹的天际飘荡。
河畔蜜蜂为什么忘记采蜜，
沐浴着阳光，回旋翻飞？
哦，兄弟，我无意
回屋写作，踱步低吟。
伸臂击碎空中凝积的沉闷，
我欲采撷宇宙的无垠。
一似南风传布的笑语，
一似澄清泉水的潋滟，
我吹响苇笛，痴迷地
消度上午的时间。
心灵之灯
哦，求索者，哦，有情人，

你降临人间，满怀激情，
以哪一种纯光你
点燃心灵之灯？
茫茫人世，
悲恸猛叩你的心弦，
笑对困境，
你受了哪位慈母笑颜的感染？
为寻觅谁
你宁可烧毁愉快？
哪个恋人
使你落泪伤怀？
转而兴高采烈，
是因为有了情侣？
忘却死亡，
哪一片生命之海上你快乐地游弋？
花香怅惘的晚风中
芳林里逡巡，
花香怅惘的晚风中我寻何人？
何人的啜泣
在阴郁的云天萦回？
悠远的地极的离歌
搅乱我的思绪。
我不知好奇的青春
在哪首赞美的歌韵里苏醒。
乍开的芒果花香沁人心脾，
新叶间袅绕沙沙的旋律，
暮空弥散月辉的甘露，
眼里滴落含喜的泪珠。
哪一阵花香怅惘的晚风
吹得我心神不定？
当生活凋零
当生活凋零，
来吧，化作慈爱的甘霖。
当甜美消失，
来吧，化作喜乐的芳醴。
当琐事以可怖的形式
吼叫着遮天蔽地，
来吧，大神，步履平稳，
走进我的心。
当贫贱的意识在心隅安卧
使自己变得吝啬，
化作君王的凛威，
大神，来吧，开启心扉。
当蒙尘的憧憬

在冥顽的黑暗中耳目不聪，
崇伟、不眠的大神啊，
来吧，化作燃烧的光轮。

芳　　名

用你的芳名涤清
我含浑的话音，
将你的芳名牢固地
镶进我惯常的冷静。
应和热血的奔放旋律，
让我肉体的情弦
兴奋起来，弹出
你芳名的柔婉。
让你芳名的明星
辉耀我的睡乡，
让我“苏醒”的前额
印刻你芳名的霞光。
让我长久的期望中
燃烧你芳名的光焰。
将你娟秀的芳名
写在我的爱心上面。
让我每项工作的末端
你的芳名结出硕果，
洒泪，微笑，我都把
你的芳名搂在心窝。
悄悄地，我生命的莲花
溢散你芳名的幽香，
情人呀，你的芳名
伴我到弥留的时光。
春心早已是新娘打扮
因为你我快要成亲，
蓝天洒满明媚的阳光。
因为你我快要成亲，
恒河平原上百花怒放。
因为你我将结为伉俪，
夜阑苏醒在世界怀里。
朝霞推开东方的雾扉，
快乐地放声歌唱。
燕尔新婚的希望之舟，
荡过无始岁月的河面。
千年万年的绚丽花卉
装点一只婚礼的花篮。
你我彼此忠贞不渝，
越过千代，跨过万世，
拿定自己择婿的主意，

春心早已是新娘打扮。
爱的表露
我知道你激奋地眺望大路，
日日夜夜谛听我的脚步。
你的欢悦开放在秋空
一抹霞光之中；
你的欢悦不能自己，
跌进春花的艳涛里。
我认辨着路径，
一步步向你走近。
你爱的海洋天天
舞蹈得如狂似疯。
往世，今世，来世，
我秘爱的莲花脱落一层层面幕，
在你的心池怒放。
太阳神偕同星宿
汇集池畔，
饶有兴致地评鉴。
你的素手
握一把你世界的光的新叶。
你羞红的天堂表露
爱情的一片花瓣
在我幽秘的心空舒展！
新年祝福
哦，旅人，旧岁之夜衰惫不堪，
终于辞别人间。
照耀你道路的阳光
带来了呼吁——赞颂湿婆的歌唱。
网状的阡陌上的音乐
悠长、凄凉，趋于微弱。
似有迷路的僧人
在弹奏哀怨的单弦琴。
哦，旅人，你的乳母
是灰蒙蒙大路的尘土。
她用旋风中飘拂的裙衣
抱你在怀里，
你便跳出世俗的篱樊，
跨过一条又一条地平线。
高堂吉庆的鼓乐不为你演奏，
你无缘见情人盈泪的秀目，
傍晚火苗欢烁的红烛。
征途上等候你的是新年风暴的祝福，
和斯拉万月惊心动魄的雷鸣。
路上排着荆棘的欢迎，

洞穴里蛰伏毒蛇。
你受到的指责
是你法螺胜利的前奏、
湿婆的赠物。
每一步的挫折是给你的无形无价的贽礼。
你企求琼浆般的权利——
绝非度假的舒服，
绝非安逸的享受。
出门你遭人白眼，
死亡的打击连续不断，
这就是你新年的祝福，
祭坛上奉献神祇的供物。
不要沉入迷惑、忧烦，
弃家迷途的厄运女神将给你恩典。
哦，旅人，旧岁之夜衰惫不堪，
任其辞别人间。
你看，残忍来了，
门闩抽掉，
酒杯摔碎，
虽与它素不相识，
不谙它的禀性，
却用力将它的手握紧。
它光辉的信息
回荡在你微颤的心里。
哦，旅人，旧岁之夜衰惫不堪，
任其永别人间。
遁　逃　者
鹅黄的叶芽，一片片
在希里斯花枝上翩跹。
草地上绿荫悠晃，
落花逸散残香。
上午，
艳阳下我养的麋鹿
蹀躞在散沫花树篱旁边。
它每天的游伴——
一只小狗，来自山区，
一身斑斓的浓毛引人注目。
它们宛似异域的两个孩子，
就读于一所学校，一道嬉笑游戏。
每逢集日，过路的人站在树篱外面，
好奇地观看。
三月醒来颠狂的南风，
仿佛收到了彩色情书，蓝天兴奋得抖动，
林中繁花争奇斗妍，

草叶轻颤。
不知何时麋鹿似乎
隐约听见哀切的低诉，
黝黑的眼里
浮现莫名的忧郁。
一见自己的身影，
愕然，许久不动。
下午光影斑驳的游戏
使阿姆格吉果树烦躁不已，
芒果花香熏染的热风忐忑不安。
麋鹿怀着迷朦的向往跳越一块块农田，
它前方生与死胶合成一体，
对莫测的凶险它无一丝恐惧。
我寻思：天降薄暮，
为获得熟悉的爱抚，
麋鹿照例蹦蹦跳跳回到家里。
小狗一次次
进屋绕膝转悠，
发潮的眼眸
似在询问：麋鹿哪里去了？
为什么花园里不见它腾跃？
不见朋友的面，
小狗放弃了丰盛的晚餐。
暮色渐浓，
屋里亮了灯。
天上星星狡黠地眨眼，
静夜降临郁闷的田园。
一个忧愁的问号
挂在时进时出的小狗的眼角：
麋鹿外出找谁？
为什么迟迟不归？
此事着实蹊跷，
召唤者是谁，麋鹿知道？
从苍天从阳光，
从南风无定的流向，
从新叶的嫩绿，
一则紊乱无考的消息
大概透进了它的血液循环。
也许一支洞箫早已在它胸间
吹响渺远岁月的春曲。
它求索的它与洞萧的关系
密切的程度胜过它与它自己；
它一出生箫音便伴随它的心魂，
伴随它的飞奔，

缭绕在它机灵的顾盼里。
它不认识的，
霎时间竟中止
它所谙熟的游戏。
黑暗噙泪对它召唤，
光明无法留它在身边。

寻　　觅

我在你眼睫的绿荫里
寻觅心语的花蕾；
误入扑朔迷离的幻境，
方向迷失，不知在何时
我的视线询问忧郁的秋波，
为何觅不到羞涩的秘密？
问罢沉入浑浊的泪潭，
像稚童跌进一团狐疑。
我一腔痴情可曾在
你的芳心投下柔影？
门上画的一朵红莲
对你诉说了我的心声？
踯躅在你的花园曲径，
风中荡漾着我的哀伤。
难道你看不见我的情笛
在天幕草书的一段衷肠？

清　　泉

清泉，你水晶似的
透明的泉眼里，
清清楚楚，你看见
你是明星，你是红日。
微波中你轻摇着
泉畔我的影子；
你叮咚的笑声
溶化我的影子，
给予它的，是你
永洁的情意。
我的影子，你的笑声
交织成一幅画作，
镶在诗人的心镜，
我享受无限快乐。
你的粼粼莹光
将新词送入我心房。
你通体的澄澈里，
我窥见我的志趣。
你的碧流中苏醒我的心，
我认识了我自己。

苏　　醒
跃起，耻辱的灰榻上的爱神！
明丽的阳光中恢复光辉的真身！
让该死的死去，
苏醒吧，再现你令人迷恋的坐姿。
单单烧毁你的鲁莽、愚笨，
滋长无穷尽的新颖。
爱神，从灭寂中醒来，
哦，无形的，还原你英雄的丰采！
死神杖击你不死的头颅；
你从死亡中提炼甘露。
从仙界的圣洁的烈焰，
引出一股清凉的火泉！
变离愁为不堪的美，
爱神，从灭寂中醒来，
哦，无形的，还原你英雄的丰采！
爱情的胜利的战车，
驰越苦乐凝结的坎坷，
长夜的漆黑的门旁，
车轮卷起如雷的轰响。
不可压抑的高涨的激情，
驱散渺小的羞赧、惶恐。
爱神，从灭寂中醒来，
哦，无形的，还原你英雄的丰采！
先　　驱
啊，先驱，
你独自前行，
尽管心中无数，
如何通过莫测的险境。
黑夜你走在
从未落下足迹的路上。
前后不见一个人，
暗空你发现了什么迹象？
你登临险峻的峰峦，
那里一颗忠实的晓星
放尽体内的光辉，
已完成辉煌的旅程。
早春温润的南风中，
苏醒了新生之泉，
透明的眼睛望见
渺远的未来的妙颜，
不禁兴奋地叫道：
“我在，我在，我在！”
循着陌路的召唤，

它朝未知奔跑起来。
在你胸怀也藏着
那样一句未说的话：
“我在，我在，我在！”
似偈语随呼气散发。
搬不动的巨石
堵塞了前进的道路，
“不行，不行！”禁令
酷似怪石的狰狞面目。
僵死的法则咆哮，
懦夫个个动摇，退却，
杳无人影的路上，
迷惘在指责，在挑剔。
倦心的阴影凝固为
惊惶失措的形体，
奢望在万分安全的
自灭的庇护所苟活度日。
啊，你是危险丛生的
新生活路上的先锋，
你的征程没有终点，
艰险挡不住你冲锋。
胜利的旗子
插上陡峭的山头。
你一生的壮丽事业
是在困厄中开辟道路。
越往前走，你身后
困惑、猜忌破灭得越快。
你迈出的每一步都
大声宣告：“我在，我在！”

赠梅兰芳①

认不出你，亲爱的，
蒙着陌生语言的面容，
远远地望去，好似
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

①１９２４年，泰戈尔访问北京，观看了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主演的京戏《洛神》，赞叹不已。他感到遗憾的是不懂汉语，不能完全领略京剧的艺术真谛。在一次宴会上，泰戈尔应邀在梅兰芳的一柄绔扇上题写了这首诗，说出他对《洛神》的观感。

给　志　摩①

亲爱的，我羁留旅途，
光阴枉掷，樱花已凋零。
喜的是遍野的映山红
露出你体谅的笑容。

①１９２４年泰戈尔访华，诗人徐志摩任翻译，尊敬泰戈尔如父亲一般，之后又陪同泰戈尔访问日本。泰戈尔极为器重徐志摩，给他起了个印度名字“苏萨玛”，孟加拉文中意谓雅士。１９

２９年泰戈尔在美国、日本讲学，因政见分歧受到冷遇，心情不太好。回国途中经过上海，住在徐志摩家中，志摩夫妇对他非常热情。这首诗写出了泰戈尔的不同心境。原作手迹现保存在上海博物馆。

火　　花一
压迫者的凯旋门
轰然倾圮。
儿童用废墟的碎石
建造游戏室。
二
晚云将自己的金色
馈赠夕阳；
一抹洁白的淡笑留给
初升的月亮。
三
幽泉，你有
一颗透明的心。
一路上你唤醒
欢乐的歌声。
你越向前淙淙流淌，
越像大河一样丰满，
两岸长满了
你芬芳的奉献。
四
荆棘的数字
充盈嫉妒，
花儿，你
切莫去数。
五
片时的情曲，
万年的回忆。
六
语言沉入
安静的默想，
是我倦笔
最后的希望。
最终沉默
你用一篇篇手稿
装点白日、夜晚，
现在该憩息了。
你越是筑高诗的宫顶，
垒砌的无穷的疯狂升腾得越高。
你创作的激情不肯低落；
你忘记完美的辍笔是作品的解脱，
忘记无语的艺术之神在祭坛端坐。

语言的昔时的静穆中，
最强的心音已为文库获得。
放弃剩余的机会吧，
为了高尚的沉默。
不要在素材堆里拼凑摩天的赝品，
围困甘露的琼阁。
一旦沾染粗制滥造的习气，
创作便是一种重荷；
内中绝无半点情趣。
辍笔的时候到了而不辍笔，
力不从心继续营巢，
只会痿痹思绪飞翔的翅翼。
你，憩息吧！
天已黄昏，
跟随洒脱的白昼，
恬静的暗示已经来临。
无影之光的聚会上，
减少白天的话语，
由静夜的凝重的成功
加以充实。
这些年你无暇休整的
百根琴弦，
弹奏旋律激越的舞曲。
容它对听众说声再见，
携一缕绕梁余音
步入安静的令人怀想的后台；
允许可以描述的音流
汇入不可言传的无边的音海。

倩　　影

我情人的倩影
变幻在含泪的青空。
藏在云缝的晚星里，
我的情人对谁俯视？
她的记忆里闪耀晚灯熄灭的光芒。
我的情人用花林的暗香
编织的花环无人欣赏。
我的情人冒着七月的暴雨
在空中踯躅，遗失心语。
我的情人的裙裾
飘拂在密林青翠的兴奋里。

深　　夜

深夜，
浑沌的视野里，
当病中的我蓦然看见

你清晰的面容，
我觉得
无终的岁月
和无数颗星星，
承认了我心灵的责任。
随后得知你将离去，
惶恐霎时间叫醒了
世上可怕的寂寞。
透过无语的雾幔
透过无语的雾幔
晨曦似在申斥
地平线的昏暝。
天穹的额上
升起面色惨白的旭日。
凝聚羞惭的清凛的光影里
沉默着鸟儿的歌唱。
凄凉的长夜
假如凄凉的长夜
消逝在
往昔的极边渡口，
那么孕育崭新奇迹的
儿童的世界里，
新的黎明将展开新生活的探索。
得不到老问题的答案
人们讽刺错愕的神经。
儿童无忧无虑的娱乐中，
愿我藉以得到简明答案的淳朴的信念
在自身中满足，
不制造纷争，
以亲切的安抚
培养对真理的笃信。
女　　人
贤慧、勤劳的女人，
你操持家务，组成和谐的家庭。
从你时间的一条缝隙，
外界弱者的求助传到你耳里。
你携来侍候的花篮，
倒出温暖。
女人，你四季谛听
心泉涌流养育之力的吉祥女神的叮咛。
你是造物主
得力的助手。
哦，女人。
你履行他赋予的重任。

你拓宽康复之道，
使枯瘦的人世展现新貌。
你对身患沉痼者有无限耐心，
他们的绝望唤起你的怜悯。
你抹干眼泪，
一次次宽宥丧失理智的粗鲁行为。
你默默无语，
日夜忍爱忘恩之门上的擂击。
心灵女神
丢在垃圾堆里的厄运，
你捡起来，
纤手抚平它受欺的怨艾。
你对苦命人的服侍
与祭神有同等价值。
人间服务的力量
素来是无语的甜美的形象。
为误入歧途的颓唐，
你“美”的双手捧着复元的甘浆。
我有个中国名字
往事历历在目——
我生辰的洞房的净瓶里
盛着我采集的各国胜地的圣水。
我访问过中国，
以前不认识的东道主
在我前额的吉祥痣上写了
“你是我们的知音”。
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地垂落了，
心中出现永恒的人。
出乎意料的亲密
开启了欢乐的闸门。
我起了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服装。
我深深地体会到：
哪里有朋友，
那里就有新生和生命的奇迹。
外国花园里，
怒放着名字各异的鲜花，
它们的故土离这儿很远。
在灵魂的乐土
它们的情谊受到热烈的欢迎。
宁静的海洋①
前面是宁静的海洋，
啊，舵手，扬帆起航，
你是永久的旅伴，

让我靠着你袒露的胸膛。
“无限”的大道上空，
闪耀着北斗的光芒。
你给予自由，
万世旅程的盘缠——
你的慈爱，你的善良。
打破世俗的羁绊，
大千世界张开臂膀，
从心里拥抱
伟大未来无畏的荣光。　　①本篇是泰戈尔为话剧《邮政局》写的歌词，话剧因故未能演出。按诗人的遗嘱，这首歌在他逝世后的悼念仪式上演唱。

永恒的我
死亡像天狗
投下黑影，
但僵硬的巨口
吞不下生活的甘汁。
这，我很清楚。
人世的洞穴里
藏身的盗贼
偷窃不到
不可估量的爱情的价值。
这，我很清楚
我探寻的最正确的东西中间
人生的这种缺憾
不服从客观法则。
这，我很清楚。
万物在不歇的变更中发展，
这是时光的特性。
死以不变的形式出现，
因而世上它不是真实。
这，我很清楚。
宇宙是客观存在，
我是这种认识的佐证，
它的真理在永恒之我中显示。
这，我很清楚。

挚　　爱①

我的挚爱
似阳光普照，
以灿烂的自由
将你拥抱。　　①《挚爱》和《情债》这两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印度和孟加拉国青年喜欢写在信物上送给恋人。

情　　债

你的完美

是一笔债，
我终生偿还，
以专一的爱。

玉　　臂

藤蔓般的双臂想把谁搂住？
哭着对谁说，“别走，你别走！”
炽烈的爱欲当如何表露？
谁听见胳膊无声的恳求？
从何处寻得芳心的言词
以喜颤的字母写在身上？
摩挲传递着两心的消息，
在心扉镌刻美丽的幻想。
青春的花环从胸口断坠，
纤手拾起，重又给戴上。
双手捧出个精美的心杯，
真诚奉献在情人的足旁。
贴心的拥抱长存在臂弯，
别摧毁情女玉臂的缠绵。

纤　　足

一双纤足绛红、光润、倦疲，
在大地的躯体上极慢地前行。
沃野苏醒了无数春天的回忆，
织成了亿万花卉的抚摩之梦。
古来春天盛开的芳香无忧花
仿佛残落融化在绛红的足里；
旭日、夕阳放射的熠熠光华
仿佛全部贮存在双足的影里。
花径回荡着优美的青春之歌，
抱踝的金镯仿佛哀伤地呜咽。
醉生梦死中禁锢着动人舞姿，
那里尘埃残忍，土地快裂碎。
来吧，进入我的心，爱慕的
羞红的莲花在心湖为你落泪。

丰　　乳

在青春的和风的徐徐吹拂下，
少女心底纯正、甜柔的爱欲
在胸前开出两朵娇嫩的鲜花，
琼浆似的幽香令人心荡神迷。
柔情的澄清的细浪昼夜不停
拍击轻烟迷濛的心湖的沙滩。
听见竹笛的召唤，含羞的芳心
欲冲出躯体，寻找外界的缠恋——
乍遇阳光，猛地收住了脚步，
满面绯红地往衣襟后面躲藏。

生长的爱情之歌一天天成熟，
应和着心律庄重热烈地奏响。
看，那是处子的神圣的殿阁，
看，那是母亲特有的莲花宝座。

心　　座

青藤似的两条柔臂羞涩地
护卫着日见丰隆的乳胸，
乳峰之间的幽深的心底
警谨地积蓄着什么奇珍？
静谧之处的松软的心座上、
充盈温柔的双乳的凉荫里、
初萌爱情的灿明的霞光中、
羞闭的眼睑下可容我小憩？
那儿绽开了芬芳的憧憬，
子夜驰骋着孤清的梦幻，
春日黄昏可闻迷惘的叹息，
月夜里两滴眼泪挂在腮边。
你新置的温馨的梦榻上
可容我舒坦地静卧片晌？

回　　忆

凝注你颀美的身姿，脑海
浮现起千世之前的韵事。
你眼里储存逝去的无限愉快，
回荡着世世代代春天的乐曲。
你仿佛是我那被遗忘的灵魂，
是我无终年寿的喜悦、哀伤，
是万千世界的泛香的花林，
是夜空无数新月的明媚清光，
是无数个白昼的离别的悲痛，
是无数个夜晚的幽会的羞赧。
那娴笑，那泪水，那柔情，
此刻均化为甜柔的形象呈现。
日日夜夜端详你迷人的脸庞，
我的心仿佛失落在虚幻微茫。

吻

唇的耳鼓回萦着唇的絮语，
两颗年轻的心互相轻轻抚摸——
恋人的爱情离家踏上征途，
在热吻中携手向圣地跋涉。
爱的旋律激荡起两朵浪花，
溅落在那四片缠绵的唇下。
强烈的爱欲是那样急切地
想在身躯的边缘久别重逢。
爱谱写恋歌以华丽的言词——

唇上层层叠起颤栗的吻痕。
从唇上摘下一束爱的花朵，
编成了花环归去何必匆忙！
四片嘴唇久久甜蜜的交合，
是情侣笑容的辉煌的洞房。
永恒的爱情
千代万世，
我以数不清的方式爱你。
我的痴心永远为你编织歌之花环——
亲爱的，接受我的奉献，
世世代代以各种方式挂在你胸前。
我听过的许多古老的爱情故事
充满聚首的欢乐和别离的悲郁。
纵观无始的往昔，我看见
你像永世难忘的北斗穿透岁月之夜的黑暗
姗姗来到我的面前。
从洪荒时代的心源出发，
你我泛舟爱河顺流而下。
你我在亿万爱侣中间嬉戏，
分离的心酸的眼泪和团圆的甜蜜的羞涩里，
古老的爱情孕育了新意。
陈腐的爱情而今
化为你脚下的灰尘。
一切心灵的爱欲、悲喜，
一切爱情传说，历代诗人写的恋歌歌词，
全部融合在你我新型的爱情里。
朱拉萨迦①加尔各答１８８９．８　　①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的寓所。

不凭仪表迷醉你
我不凭仪表迷醉你，
迷醉你以爱的执著。
我不伸手推你的房门，
开你的房门以一首恋歌。
我不为你购置珠钏玉珮，
不为你编冶艳的花环，
我用真诚制作的项链
挂在你丰满的胸前。
无人知晓我如清风吹过，
使你感情的浪花翩翩起舞。
无人知晓我似圆月的引力，
使你的心潮涨落起伏。
假如容我扑入你的胸怀
假如给我的爱以回报——
仅仅抬头看一眼，

热泪就扑簌簌滚落——
亲爱的，我就朝你奔去，不顾疲倦。
假如容我扑入你的胸怀——
那么一辈子
我这颗心不会知道
失恋的剧痛是什么滋味。
假如一句温软的情话
能熄灭渴望的烈火，
那么快对命蹇的我说吧——
否则心儿必将裂破。
坦　　率
呵，美不可喻的姑娘，
见了你我若心旌摇晃，请你原谅！
春雨初降的时日，
泛绿的林木快乐不已，
帕古尔花①香沁人心脾，
乍开的迦昙波花②在香气中陶醉。
呵，美不可喻的姑娘，
我双目若冒犯娇颜，请你原谅！
你看濛溟的云天
一道明亮的闪电
迅快好奇地对你的帘栊窥视。
粗野的狂风钻进了你的卧室。
呵，美不可喻的姑娘，
我的歌若慑你的芳魂，请你原谅！
今日细雨霏霏，
水浪轻抚着河湄，
枝条的新叶飒飒地歌唱，
湿风演奏着雨曲的乐章。
呵，美不可喻的姑娘，
我的举动如若过火，请你原谅！
白昼消逝的村里
人人悠闲歇憩。
牛羊归厩，阡陌上行人断绝，
湿润清凉的暮色淹没了世界。
呵，美不可喻的姑娘，
见了你我若心旌摇晃，请你原谅！
雨帘的黑影中
你乌亮的眼睛闪动。
你浓黑的发髻绕着茉莉花串，
新雨似花瓣贴在你的眉间。
１９１０．７　　①四季常青，开奶油色小花。
②又译金色花，花瓣呈淡黄色。

你站在我恋歌之河的对岸——
双足被乐律绕缠。
芳颜，一睹却无缘。
习习南风起，
小舟切莫系，
来吧，来吧，泛舟荡入我心间。
你与恋歌嬉戏离我很遥远——
风笛送来情思绵绵。
你何时步履款款
吹着我的情笛
缓缓步入
静夜快乐、神秘的幽暗？
寂园　１９１４．３
系一根心弦
你七弦琴流泻的乐音
跌宕，变幻。
琴弦向我悄悄地系上
一根心弦。
从此我的心一年四季
与你弹奏的乐曲一起
铮铮作响，
我的魂与你的旋律一起
袅袅荡漾。
你的眸子里闪耀着我的
希望之灯，
你的花香中交融着
我的憧憬。
从此白天夜晚，
在你绝世的娇颜之间
我的心放光，开花，
怡然轻晃，
我魂灵的影子隐现在
你的脸上。
歌中听见她的镯音
我发誓要捕捉的倩影
今日接受我情歌的拘禁。
她的摩挲流失在空中
悠悠飘过洁白的秋云。
我歌里又听见她足镯的清韵。
白日倦风的行程中
透露了她神秘的踪迹。
我谱写的乐章
融和着萨亚纳特①秋曲。
乐音中她手镯的叮当十分清晰。

①孟加拉曲调名。

投入我目光的网罟
哦，看不见的丽人，
你总是驾南风光临。
我仿佛得到了信息，
心里听见你娇喘吁吁。
为什么这样捉弄我？
为什么以无形的恋情之绳捆住我？
在我的花园里
那金色花、火焰花的花瓣上
一展你的芳姿！
不要单借笛音摇撼我的灵府！
正是青春欢会的节日，
来吧，投入我目光的网罟。
旭日的使者
来吧，你是我未绽的花蕾里
玉液般的芳香。
来吧，你是我没有名气的书斋里
夜读的荣光。
来吧，你是我丧失价值的空贝壳里
一颗自由、透明的珍珠。
来吧，你是我沉默的弦索
弹出的动人的新曲。
来吧，宣告长夜的终结，
你是我旭日的使者。
抵达你心中的极乐世界
丧失了熟稔的天地，
我的世界之琴奄奄一息。
无家可归的心
在光明熄灭的道上逡巡，
沉入迷惘的黑暗的深渊里。
你眼里升起的黄昏星
在暗空照耀我的旅程。
盯着海市蜃楼，
企盼的时光似水空流。
终于结束跋涉，
疲惫的旅人抵达你心中的极乐世界。
带走我的心
你在我瞳仁里投下倩影
踽踽归去的时候，
可曾隐约地听见
我心弦奏出的忧愁？
我诉说着掐不断的思念，
如新叶对朝霞低语。
哦，带走我的心吧，

像阳光吸收花露。
她在甜美的爱慕里
碧澄的大海的沙滩上
漫步偶遇的绝色女子，
居于世人甜美的爱慕里，
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
我对琴瑟述说感受，
让它领略她的风采。
她的消息融入乐调，
在梦境的花坛上荡开。
她乘风在茂林巡行，
激起蜜群嗡营的细浪
她沐浴着斯拉万月的细雨①
驾轻云在秋空游逛。
我色彩鲜艳的记忆上
印刻着她绰约的容颜。
情曲、恋曲、怨曲、喜曲，
弹奏与她再度相见。

①印历四月，公历七、八月之间。

黄昏的离歌
黄昏最后的离歌
给次日黎明以凄恻。
它英俊的脸上的苦笑
在夕阳里浮飘。
初恋之笛吹出袅袅的余音，
平芜远处把谁寻找？
看天边云彩的变幻
一似她睫毛的扑闪。
人生游戏的几许真谛
像闪电在对视中碰击。
清晓吐露的心声
走进夜梦的歌里。
如果真是分离的时候
如果真是分离的时候，
请赐予我最后一吻。
往后我在梦中吟唱着
追寻你远方的踪影。
情人啊，你可要常来光顾
我的窗口，
冷清的窗口。
林边的豆蔻的青枝
在沉郁的香气里窃窃私语。
树梢上的鸟儿啊，
你可曾带回回忆——
昔年斯拉万月湿润的绿荫里

我们的相会，
肝肠寸断的相会。
不怕离愁
不，不，我不怕离愁。
我用忠贞的甘浆把它注满。
泪水中濯洗得纯净，
我把它织入思恋的花环，
挂在胸前。
你从我眼里步入我心房，
你的心声溶化在我歌里。
关山阻隔的寂寞的日子，
我在遐想之光下与你相见。
这是爱情的专一，
不可撼移。
心灵的荷塘
让别离之杯
斟满忆恋的佳酿，
重逢之日
送到我手上。
让悲伤的眼泪一滴、一串
滋润焦干的心田，
让永久的相爱悄悄结果，
散布醉人的浓香。
你独立走在
你选择的道上，
四周一片昏暗，
照路是怀想的阳光。
专司爱情的女神
将久盼的甘霖
不为人知地
倾洒在你我心灵的荷塘。
飞吧，鸟儿
飞吧，鸟儿，带着砸断的铁链，
勇敢地飞向广阔的蓝天！
脚上的断链叮当响，
双翼鼓满了欢畅。
无羁的白云在召唤。
晴空的赤诚爱情
把纯洁的凄苦变为解脱——
从此永世抛弃
无穷的苦恼、羞涩。
主人那只叫人濒于绝境的笼子
摔烂在尘埃里。
因为爱你

因为爱你，
诽谤、指责我默默地忍，
不理会污黑的脏水
泼了我一身。
我已捡光路上的蒺藜，
在你的土榻上
铺上我穿的纱丽。
为了报答你的深爱，
我不死抱传统礼教，
我不死守贞烈的宝座，
宁愿走在泥泞的路上
胸口溅沾浊水的泡沫。
我青藤的第一朵花
我青藤的第一朵花凝视着我，
问道：“我这是到了哪里？”
你在我生活戏剧的舞台，
是我一片真情的表白，
是我热烈、奔放的乐曲。
我青藤的第一朵花披着曙光，
问道：“我可有一技之长？”
你能穿透人生道路的障碍，
将芳馨注入惆怅的胸怀，
在失恋的眼里把情笛吹响。
高傲的美人
哦，高傲的美人，
青春的珍贵不可忽视。
任岁月蹉跎，
难免失掉品尝生活乐趣的机会；
甘露市场的爱的店铺
将对你关闭。
哦，高傲的美人，
相信清贫的海誓是稀世至宝。
不然爱慕者走过你身旁，
将含笑驾舟远漂。
哦，高傲的美人，
一朝春神携繁花归去，
献给新郎的花环，
你用什么编织？
哦，高傲的美人，
错过良缘，
你只能在风中听结亲的芦笙。
面对空虚度日如年，
双泪莹莹，
听韶华远去的足音。

孤　　鸟
幽秘的枝叶间，
一只孤鸟在冷寂的巢里
侧耳谛听，
引颈往密叶外窥视。
归鸟飞翔的声音
渐渐归于沉寂。
送别了白昼，
黄昏默诵着偈语。
残月在天，
月下的海浪躁动不宁
月光的哀曲
飘入林影的细孔。
抑郁的林木
在夜风中呻吟。
无眠的空茫
摇颤在孤鸟的心中。
交　　换
她的食指挑着个
五颜六色的媚笑的花串。
我胳膊上挎着一只
浸透泪水的苦恋的花篮。
美人忽然开口：
“来，让我们交换！”
我凝神端详，
她的冶艳里掺和着傲慢。
她提起我暴风雨摧残过的花篮，
惊诧地打量。
我接过她春花编的花串
迟疑地挂在颈上。
她笑着说：“我胜利了。”
快步走到远处。
炎热的黄昏，我发现
花串的花瓣已经凋枯。
让　我　说
让我说
你与我永不分离，
让我说
你是我生活的目标，
你是我无尽的欢愉。
呵，给我舒心的声音
给我爱抚的昵语。
让我说
你是我最亲的伴侣。

让我从心底说
你能充实冷漠的空虚，
你能丰饶贫瘠的荒地。
让我用小巧的嘴
坚定地说
你亲我
是因为知道我是薄命女子，
你爱我
是因为我出身低微。
１９１０．１
省　　悟
我明白我的痴梦已做到拂晓，
馈赠的花环凋零，露出丝丝。
已无羞怯的窥探、
缓缓走近、频频回首的归返——
失神的眼里蒸发了一汪温情，
臂弯里的玉臂像绳不像青藤。
鲜红的嘴角没有一丝笑意，
再不把自己深深地藏在心里。
听着情话，心中
不勃生强烈的冲动。
恋歌绕耳，眼里不浮现泪水，
无端的泪痕却无意掩饰。
昔年的阳春不回归大地，
月夜丧失了青春和活力，
不知花坛开不开鲜花——
不知乐师弹不弹琵琶——
不知少女的裙兜里野花是否装满，
不知有没有姑娘照样编织花冠。
我为之醉心的笛音已听不见，
双足缠着孤单的坚硬的铁链。
良宵永逝，回忆
把羞恼打入心底。
欢愉告罄，心里徘徊着幸福的影子，
爱情夭亡，只剩下劝慰的假意。
我揣摸你常在哀痛中惊醒，
怅郁的双眼遥望我枯瘦的面孔。
你太娇嫩，摇摇欲坠，
扛不动我的悲戚——
但我仍要去探望，心如铁石一般，
对你说：“睡吧，你已疲惫不堪。”
１８８７
不结果的希望
夕阳西下。

暮色在树林里弥漫，
空中闪耀着星光。
黄昏低垂着眼皮
尾随白昼慢吞吞地走来。
将别的慵倦的晚风
似吹非吹。
拉着你的双手，
我饥饿的眼神倒进了你的明眸。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找你？
哪里是隐藏你的瑶池？
好似灰暗的暮空中
天堂璀璨的无限奥秘
在寂寥的群星之间颤抖，
你灵魂的奇妙的火光
在幽黑的眼底跳荡。
我呆呆地望着，
全部身心
沉入无底的欲望的海洋。
在你的秋波里，
在你的微笑里，
在你絮语的甘泉里，
在你一脸凄楚的宁静里，
我觅不到真切的你，
不禁潸然泪下。
咳，枉流的眼泪！
咳，痴心妄想！——
那神秘，那欢愉不是属于你的呀。
交谈，微笑，顾盼，
爱情的暗示……
你已获得不少东西。
想整个地占有
瞧你多狂妄！
你有何能耐？
你能赐予什么？
你能满足生活的无穷匮乏？
在浩渺的宇宙的亿兆星体上，
在无数条银河里，
在太阳升落的崎岖山冈，
在密不可分的光影里，
在茫茫人海里，
你能永远单枪匹马地开辟道路，
引导终身伴侣？
生性懦弱、胆怯，

遇事优柔寡断、不知所措、愁眉苦脸，
被精神负担压垮的人，
岂能指望永久地赢得谁？
人并非解饿的佳肴，
你不是，我也不是。
经历了昼夜的甘苦，
经历了盛衰荣枯，
经历了周而复始的季节嬗变，
经历了生生死死，
百瓣红莲才悄悄地谨慎地绽开——
你忍心挥动情欲的利剑
拦腰将其砍断？
你可以闻浓郁的香气，
你可以观赏花瓣舒展的美姿
你可以品尝花蜜，
为爱作出爱的牺牲——
但万不可占为己有，
人的灵魂不是情欲的私产。
黄昏安谧，
喧杂归于沉寂。
哦，熄灭你泪中的欲火，
缓缓地返回卧室！
１８８７．１１
你不饮我心杯的琼浆
你不饮我心杯里的琼浆？
唉，也许你未得我爱的信息。
你已陶然于仙葩的馨香？
唉，只怕那馨香飘不到尘世。
爱情的骤雨倾盆而下，
你不知道全身已湿透？
天际的雷声急切地传来，
为何不许你心灵的孔雀跳舞？
七弦琴弦索调罢，
我弹起天界的仙乐。
你为何不放开歌喉
唱出温情与仙乐融合？
我呼唤你何等热切，
你为何毫无反响？
正值一年一度的荡秋千佳节，
秋千板上你心旌也不微晃？
绕身的乐音
你独自观瞻的肖像
是我画的，蘸着春色，
盘绕云鬓的花串上

倾慕的蜜蜂唱着赞歌。
不远处是陡峭的堤岸，
倦瘦的河水缓缓流去。
你飘拂的长裙上面
洞箫的孤影瑟瑟战栗。
你迷惘，清亮的眼眸
远眺着茂密的丛林，
那里成双作对的蝴蝶
传播着联姻的花粉。
热风中松乏的新叶、
圆形的金色花朵，
热烈赞颂，交口不绝，
在你足前纷纷垂落。
码头上柽柳晃动不止，
枝头上喜鹊唱得多欢快
青空透过密叶的缝隙
向你投去变幻的色彩
可曾看见路上远去的人
携带着洞箫的忧郁？
身后抛下的袅袅余音
围绕你徘徊、低泣。
柔软的情爱之床
别走！
别回去！
我的心座上
你只管静憩。
为何像倜傥的清风
归还花蕊？
归还芳林？
我伸手抓你，抓不住你，
你宛如晓梦。
呵，回来！
让我审视，
把你摄入眼底，
用花绳系紧
牵入心房。
从此朝朝暮暮
你安卧在我柔软的情爱之床。
情感升华
忧伤地分离的时候，
你弄脏你的脸，
我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你高超的表演。
车辇上你刻了个暗号——

我深信与你
幽会仅一天的人儿，
今生今世你不会忘掉。
不时显露难别的神色，
弄得我忐忑不安。
你加以掩饰的忠贞
裹了一层过厚的伤感。
我深信一朝
你泪湿的情感升华，
那颗爱的种子
便在新生命中萌芽。
再坐片刻
你不妨再坐片刻，
把剩余的话也倾吐。
你看秋空黯然失色，
天边流荡着阴郁的暮雾。
黎明时你来到门前，
我晓得你想见什么。
夕阳衔地，你可曾如愿？
哦，旅人，请告诉我！
你寻觅的在我不可抵达的
心海的红色柔波上摇曳。
你在庭院弹唱情歌，
进门你迟疑、徬徨。
哦，客人，即将分别，
你携带何物返回故乡？
你前来探听压制的心声，
一早扔下该做的工作。
你可曾获得某种暗示？
哦，旅人，请告诉我！
那秘密的心声的血红灯光
在幽深的心底熠熠闪烁。
眼泪蓄在遗忘里
相亲节结束时，
我以为忘不了临别默然的啜泣。
花开。
花落。
那情景不知几时已淡漠。
心肠一天比一天硬，
我以为再不会两眼泪盈。
冷丁相遇，
泪下如雨。
遗忘中原来有泪的储蓄。
当你凯旋归来

哦，勇士，跨上战车，
驶向鏖战的疆场！
姐妹们编着祝捷的花环，
满怀胜利的希望。
哦，勇士，当你凯旋归来
我们的衣裙铺在大路上
压住褐黄的尘土，
引你步入芳心的殿堂。
哦，勇士，你的微笑
顷刻间漾在我们盈泪的眼角。
你携回的骀荡春风
染绿故园的残枝枯梢。
你手擎的辉煌火灯
照亮凄暗的万千居室，
在黑夜的广漠的额际
像圆月描一颗鲜亮的吉祥痣。
你　是　谁
你是谁？
解开缆绳，驾驶我的梦舟。
彩帆鼓满狂野的风。
梦魂放歌，自在优游，
伫立微颠的船首，
身晃，神荡，
奔向你远方的港口。
我多余的顾虑
尽抛在身后。
撩起你的面纱，
抬起你的明眸，
用你娇媚的笑容
消释我心中的忧愁。
处子的心
处子，你的心
和未熟的坚果一般，
厚涩的羞怯
妨碍着自身的奉献。
太初的爱情的光华
太初的爱情的光华
凭最纯的力量
洒遍九天。
降落人世，
顿时色彩缤纷，
形式丰繁。
爱的芳名
用花瓣的字母，

爱，书写芳名——
花落同归。
磐石上镌刻
坚固的山盟。
石崩，同碎
团圆之时
团圆之时，
告诉我
你为什么眼里
泪光闪烁？
离别那天
肝肠寸断，
我见你是
笑容满面。
花烛为什么熄灭
弦丝为什么裂断？
我过于兴奋，拼命地弹，
弦丝因此裂断。
小河为什么露底？
我筑坝截流，不停地舀取，
小河因此露底。
红花为什么凋枯？
我忧心忡忡地捂在胸口，
红花因此凋枯。
花烛为什么熄灭？
我遮掩得太平，在新婚之夜，
花烛因此熄灭。
这颗心不给你
跟我去玩玩，心肝！
虽然不给你我的心，
但会给你朱唇的媚笑，
会给你倦乏的快感，
会给你涂蜜的苦恼，
会给你融合着幽愤的
鹿眼的两行苦泪。
含毒的醍醐毒死你的魂，
以冷笑揍得你哭哭啼啼，
以呜咽逗得你嘿嘿地笑，
藕臂是你情欲的围堤。
一眼不眨地瞅着你，
瞅得你心荡神迷。
你可以拿走一切，
只是我这颗心，不给你！
她叫金莲

我从没对人讲过这位蓬发姑娘的情况。
这野妞儿此刻不知在哪儿溜达、闲逛。
小狗卡鲁是她的游伴，
她穿一身极普通的衣衫，
她是个不爱打扮、手脚沾土的姑娘。
她蹦蹦跳跳，无缘无故地跟人斗嘴。
她一会儿上树，一会儿纵身入水，
疯癫得无以复加，
整天想干啥就干啥。
她是个笑声似银铃的活泼的姑娘。
任何时候搅扰我在她都不是罪过，
她挤眉弄眼地逗我，讥嘲我，
我跑过去教训她，
猛见她摔了个仰八叉。
她是个抹了乌烟、泪光闪闪的姑娘。
她五十次扬言：“一辈子不理你。”
天天重演给我惩罚的故伎。
我管她叫“小包袱”，
她回一句使我瞠目，
吵嘴才知她是名叫金莲的姑娘。
她一双眼鹿一般秀美
乡亲们叫她黑姑娘，
我眼里她是朵夜来香。
阴天在野地里遇见她，
她的双目跟鹿眼一样。
她脸上没有蒙面纱
肩披着松乱的辫发。
她黑？不管皮肤多黑
她一双眼鹿一般秀美。
黑云滚滚，天色昏暗，
黑妞慌忙走出茅屋，
神态焦急，步履急促，
呼叫着她两条水牛。
忽听云际雷声隆隆，
浓眉紧锁，仰望天空。
她黑？不管皮肤多黑，
她一双眼鹿一般秀美。
东边袭来一阵狂风，
稻田里绿浪起伏不停。
田埂上我与她相遇，
四周空旷，杳无人影。
默默地对视了多久，
只有她和我心里清楚。
她黑？不管皮肤多黑，

她一双眼鹿一般秀美。
杰斯塔月①，伊桑的宫殿②
逸出乌烟似的黑云。
阿沙尔月③，雨云的柔影
笼罩着山竹果树林。
斯拉万月④，莫名的狂喜
在我心头陡然升起。
她黑？不管皮肤多黑，
她一双眼鹿一般秀美。
我眼里她是朵夜来香，
别人说什么我不管。
鸳鸯村前的密林里，
我凝视着她的鹿眼。
这一天她也不戴面纱，
既不害羞，也不害怕。
她黑？不管皮肤多黑
她一双眼鹿一般秀美。
１９００．６　　①印历二月，公历五月、六月之间。
②伊桑是湿婆神的另一名称。
③印历三月，公历六、七月间。
④印历四月，公历七、八月间。
丰熟的八月
河水涨满，稻谷遍野。
我坐着思忖着唱哪支情歌。
格达吉花装点
芳草萋萋的河岸，
从白素馨花园
飘来一绺热烈的芳香。
一阵喜悦充溢我的心房。
阳光灿烂，绿叶闪光；
我琢磨着哪个姑娘眼睛又黑又亮。
一株株迦昙波树，
一片片新叶绽舒，
似乎已变得浓稠，
那树叶间溢香的暗黑。
我对谁说我爱上了谁？
雷雨停止，日光明丽。
我思考着送什么见面礼。
一朵朵白云
驾青风飞骋，
累得精疲力竭，
显得烦躁不安。
拟定的方案裂成一百块碎片。
白昼行进得倦乏、麻痹。

别人也像我这样联翩遐思？
枝条抖颤瑟瑟。
卡米尼花朵
垂落，垂落，
落满一地。
朝夕是谁吹凄婉的苇笛？
林地缭绕着鸟儿动人的歌唱。
我自问为什么突然间热泪盈眶。
枝头上晃动的黄莺，
歌喉甘露般甜润，
树叶郁郁葱葱，
簇拥着一对情鸽。
这一切使我沉入莫名的怅惑。
萨加特普尔　１８９３．７
就这么简单
心牵着心，眼奔向眼——
两个生灵的恋爱故事就这么简单。
早春的黄昏空气中　荡着散沫花的清芬，
你迷离地捧着鲜花，我的笛子坠落地面——
你与我热恋就这么简单。
你那春意盎然的花裙使我眼花缭乱，
你把钟爱的茉莉花串挂在我胸前。
给　一些，留一些，露一些，藏一些，
一丝笑容，一丝羞赧，彼此心照不宣。
你与我谈情说爱就这么简单。
蜜月的结合里没有莫测的奥秘，
心头从未堆积无端的猜忌，
没有阴影跟随　终日的欢喜，
不必观言察色把对方的心思细揣
蜜月里你与我成亲就这么简单。
不在言谈中胡猜弦外之意，
不举起双臂摘空中的希冀。
献出多少赢得多少，再无别的需要——
幸福的胸脯上谁也不涂层艾怨，
你与我结为伉俪就这么简单。
据说爱情的大海无限广阔，
据说爱情中蕴藏无穷的饥渴，
弹奏情曲过猛，弦丝势必裂崩，
据说爱情的道路坎坷蜿蜒，
你我相亲相爱的生活却十分简单。
同一座村庄
俺和她住在同一座村庄，
这是俺俩唯一的幸福。
听见喜鹊叫，在她家树上，

俺的胸口剧烈地起伏。
她养的两只小绵羊
常在俺家榕树下吃草，
每当拱破俺家的篱墙，
俺就抱起可爱的羊羔。
俺俩的村庄叫康基那，
俺村的小河叫安吉那，
乡亲们知道俺的小名，
俺那一位名叫兰希娜。
俺两家离得十分近，
中间只隔着一块田。
她家树林里许多蜜蜂
营巢在俺家的林间。
她家邻里祭祀的花环
在俺家的河埠挡住；
她家邻里制作的花篮
在俺家旁边集市出售。
俺俩的村庄叫康基那，
俺村的小河叫安吉那，
乡亲们知道俺的小名，
俺那一位名叫兰希娜。
俺俩村庄的小路旁
芒果花缀满了枝丫。
她家地里亚麻籽泛黄，
俺家地里大麻才开花。
她家露台闪烁星星，
俺家露台南风吹来。
她家果园里喜降甘霖，
俺家的迦昙波花盛开。
俺俩的村庄叫康基那，
俺村的小河叫安吉那，
乡亲们知道俺的小名，
俺那一位名叫兰希娜。
年轻的旅人①
呵，生命之神
请坐在新人的心座上面！
以福佑之手将吉祥绸带
连结两人的手腕，
呵，生命之神，
以你无穷的爱
唤醒两心永恒的春天；
将慈祥的目光
投向两心美满的姻缘。
人生之路坎坷、漫长，

年轻的旅人将踏上征程。
让你祭坛上升起的朝阳
送来崭新的黎明。
让你的真实、崇伟，
让你的恩泽、慈爱，
以常新的形式
永存新人的胸怀。　　①《年轻的旅人》和下面的《祝福夫妻恩爱日久天长》、《爱侣的心河》、《永久的保护》、《昭示爱情》等五首是泰戈尔应亲友之邀为他们的婚礼写的祈福歌。

祝福夫妻恩爱日久天长
呵，天帝，
以你慈颜的祥光
将新婚之夜照亮。
呵，天帝，
你的御座
我安置在宴会厅中央。
倾洒的你玉液，
使我一生平平安安。
在我颈上
戴一个永远鲜艳的花环。
顺利、困难的时候，
都投来北斗的光芒
呵，天帝，
祝福夫妻恩爱日久天长。

爱侣的心河
神啊，
爱侣的心河一朝汇合，
欢快地流向何处？
你是前方的爱海，
它带着同一个希冀，
奔向同一个目的地，
切望注入你无涯的胸脯。
途中障碍重重，
矗立着愁雾笼罩的险峰，
齐心协力，可以穿越，
当人生的旅程结束，
容两心的哀乐
在你的慈怀获得归宿。

永久的保护
宇宙之主啊，
给予燕侣莺俦永久的保护；
在他们怯生生的对视上
降下天国的仙露；
在他们羞红的称谓里

融入谆谆的嘱咐；
在红烛的柔光里
显现你真切的面目；
提醒他们万不可
沾染世俗的污垢；
祝福他们恩爱的常春藤上
胶合的两心开放鲜丽的花朵。
昭示爱情
一对新人对你行跪拜大礼，
天帝，教会他们相敬如宾；
昭示万古不渝的爱情、
欢娱中不蒙灰尘的爱情、
苦境中闪耀放达之光的爱情、
每时每刻朝气蓬勃的爱情、
眼泪如朝霞辉映的露珠的爱情、
脚下的路通往天堂的爱情。
如果他们途中劳累，
让他们小憩于你温暖的怀抱。
如果他们误入迷津，
为他们指示正道。
小　媳　妇
呵，新郎官！呵，心上人！
那年幼无知的女孩与你结了婚，
在你宽敞的住宅游戏，
消磨无聊、寂寞的日子——
她只道你是玩友，当你走近。
呵，新郎官！呵，心上人！
她不会梳妆，不会打扮，
蓬乱着头发不感到羞惭，
每日百余次用泥土
塑毁她的小屋，
以为是操持家务，心里坦然。
她不是梳妆，不会打扮。
长辈对她严肃地说，
“他是你夫君，你的神。”她显得惶惑，
良久想不出该怎样
为你陈设供养——
偶尔想起对你顶礼，玩具撇在身侧。
遵照长辈交待的规则。
躺在洞房花榻上，
枕着你的手臂她睡得不香，
对你的喁喁情语毫无反应，
浪费了美宵良辰——
你给她戴的项链不知什么时光

丢弃在花榻上。
只有当电光闪烁，天下暴雨
可怖的黑暗遮天盖地，
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玩耍的念头丢在九霄，
用劲地抓住你，心里瑟瑟颤栗，
当电光闪闪，天下暴雨。
我们曾暗自担心，
你踹踢幼稚的女孩犯下罪行。
你心里觉得可笑，
因你满意她的娇小。
立在游戏室门口，你注视她什么举动？
我们是为你瞎操心
你有你的主意，
看到你足前她有朝一日停止游戏，
为你拾掇卧室
在窗前恭候你，
别离的片刻，她会觉得长如百世。
你有你的主意。
呵！新郎官！呵，心上人！
你可知道坐在地上的女孩与你结了婚？
洞房里虽然静寂，
你仍为她置了嵌珠椅子，
欢乐的甘露斟满了金樽。
呵，新郎官！呵，心上人！
１９０５．８
孟加拉新婚夫妻的对话
新郎：世上无一物堪与
两性初合的快乐颉颃。
爱妻，忘怀一切，抬起眼，
你与我深情地对望。
慢慢地合为一体吧，
两个含羞、慌乱的心房！
像蜜蜂啜饮一朵花的花蜜，
沉入同样瑰丽的遐想！
我的心已被欲火
烧成灰烬，纷纷扬扬，
要与你无涯的爱海
融和成一片汪洋。
对我说：“我永远属于你，
除了你我不见他人的脸庞。”
哎，你为何站起？
你欲往何方？
啜泣

新娘：我要跟阿姨①睡一张床。
两天以后
新郎：爱妻，你为何坐在墙角
低声哭泣？
朝霞失落了启明星，露珠难道
簌簌垂地？
春天归去，森林女神难道
号啕大哭？
坐在希望的坟上悲切的回忆难道
双泪横流？
流星落地，难道眷念苍穹，
终日愁苦？
您悲啼究竟是何原因？
新娘：我养的小猫还关在小屋。
内宅庭院
新郎：坐在光影嬉戏树下的草坪上
你干什么？
你柔滑的额上乱发诡秘地
旋飘旋落。
不远处哗哗流动的河水
似在呜咽。
你泪水涟涟想必是因为听了
河之悲歌。
你为何猛地撒掉衣兜里的鲜花，
脸显羞红？
你忘记编花环，莫非想起了
谁的面容？
尊非风儿俯耳传递谁的消息，使你
心神不定？
莫非活泼的沟渠涓涓地通报着
谁的姓名？
幽静的所在，美好的回忆使你
眼露微笑？——
你坐在那儿做什么事情？
新娘：吃一把酸枣。
新郎：循踪而来，为的是将衷肠
对你倾吐，
我这颗郁闷的心已无力
承载重负。
今日我蓦地真切地感到春天正
流蜜溢香，
心里听见春风催促着含苞的茉莉
立即开放。
仿佛一双秀目望着我说着信赖的

美妙情语，
冲出心闸的爱情带着一半羞赧
一半疑虑。
我的心因为你而苏醒，为你
焦急不宁，
由衷地希望献出我的一切，
让你高兴，
我可以为你上天入地，把青春、生命
全部消耗。
爱妻，快说要我做什么！
新娘：给我打几颗酸枣。
新郎：爱妻，我带着空虚、无乐的生活
怅然远去，
四海漂零，你可会洒下伤心的
眼泪一滴？
春风沉重的叹息可会燃起
你的离情？
你至今昏睡的春情可会
幡然苏醒？
孤寂的姑娘啊，萧索的花园里
你做何事？
如何打发形影相吊的岁月？
新娘：做木偶成亲的游戏。
卡吉普尔　１８８８．６　　①指保姆。
妻子的哀怨
算了，停止徒劳的争执！
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落泪？
争论下去你才颖悟？我频擦双目——
这泪水里不含责备。
我匍匐在你脚下所祈望的
是你漫不经心的瞥视？
是你的抚慰、笑脸？是你短暂的相伴？
是你潇洒的甩发、含笑的离去？
假如春意阑珊之时
显出苦笑，心绪忧烦，
挖空心思地寻找　分手的理由一条，
春夜为何是满眼迷恋？
我仿佛是金色的笼中
你饲养多日的鸟儿。
难道需要阐明——如果缺乏真情，
陪笑的爱抚与侮辱无异？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
你我初恋的那一天——
纯净的秋日，淡淡的白云挂在天际，

风儿凉爽，阳光温暖。
悄悄绽开的素馨花
引林中繁花争奇斗艳，
听丰满的小河　汩汩地唱歌。
对岸树梢缭绕着多情的紫岚。
你怔怔地看着我，
魂儿在眼里抖颤，
陶醉的眼神里　交织着的欢悦、愁郁，
你看不见，我一目了然。
你是否依然记得——
尽管姑娘们个个漂亮，
唯有我的妩媚　像绳索牵着你，
一直牵到我的身旁。
短时的离别中
产生相见的急切之情，
你常常扔下活计，睁大眼睛环视，
眼里似乎听见我的心声。
没有见面的时机，
你借故前来探听，
进门蹑手蹑脚，神情万分焦躁，
放心地走时一脸笑容。
你如今目中无人，
我的话一句听不见。
我时时盼望你　把我搂在怀里，
你却把我甩在一边。
黄昏我点了油灯，
守着长长的寒影。
你不管是走近我，还是在远处呆坐，
魂儿都不在你心中。
每天有许多要做的事情，
而我却心神不定，
昔日我有广阔的天地，如今我居于
心田幽寂的冷宫。
当年你奉献你的心，
我才把身心交给你。
你的心已经枯衰，你给我的宠爱
掺杂着难以置信的懊丧的迟疑。
你在生命的春天
所钟情的那个少女，
唉，时乖命蹇，如今对她表示可怜，
只需要稍软的话语。
缺少真心的抚摸
与神圣毫不相关。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你笑得很甜蜜，

不爱，也能陪笑脸？
我面前你泄露了心机，
（我做梦也不曾想到）
你给我几分情义？你的谈笑有何价值？
你胸中的真爱究竟有多少？
我以你昔日爱的砝码
称出你目前爱的重量，
弄清你亲近、疏远　所具有的内涵，
看懂了你异样的目光。
难道你还不理解
我为什么心碎落泪？
争辩方能颖悟？我频擦双目——
这泪水里并无责备。
１８８７．１２
丈夫的申辩
记得青春年少的时候，
有一天偶然与你邂逅。
沿着人生之路　刚刚迈出几步，
眼睛便就擒于你的眼眸。
那时两张稚气的脸
辉映着鲜红的朝霞——
那时谁了解谁？谁了解自己？
谁晓得人世多么复杂？
谁懂得疲累、欢愉、愁思？
谁懂得失望中发酵的悲切？
谁知道青春之梦　是不是幻影？
是不是镜花水月？
看上去顺眼的
便认定很完美。
爱欲不等于爱情，这个道理尚未弄懂——
谁缠我，我就缠谁。
洞房里的快乐仿佛是
自然之妻的永恒笑颜——
繁花的不朽生命、鸟儿不倦的歌声。
虚妄的甜蜜在人间泛滥，
听着情歌，闻着花香，
豆蔻年华与朝晖一般。
我以为心头涌溢　取之不竭的甘汁，
生活中情爱享受不完。
满怀亢奋的希望
我抬头把你端详。
手执琼浆的金盏，头戴阳光的冠冕，
你眼里我跟天神一样。
星光闪耀的苍穹下

是青翠的大地和海洋。
你置身其间，那秀额、那杏眼、
那娴静的朱唇刻在我心上。
宇宙的玄奥似无边的镜湖
轻漾着深沉的涟漪。
你是乍开的芙蓉，高雅、纯净，
湖畔我陶醉于馥郁的香气。
有如圆月之夜
一只展翅的鹧鸪
为探索奥秘　向天空飞去，
行将撕碎包着美梦的月色的帷幕，
我心里充满惶惑，
一次次地走近你，
欲以我的全心　采撷透散着清芬、
神秘莫测的你的丽姿。
呵，那心与心的紧贴，
呵，那水乳交融的爱欲，
呵，那手与手的摩触，那羞答答的盼顾
两颗心那初次无声的絮语——
陌生的一切那么新奇——
两腿麻木、颤栗——
好像四顾无路，茫然不知走向何处，
不知何处有欢笑、悲泣。
胸怀不易满足的欲望
闯入爱情的巍峨仙阁，
捡拾见到的一切，将顾虑统统忘却，
拿不准该留下些什么。
四周鲜花竞相开放，
身上荡散欢惬的疲乏——
摇动着湖水，摇落了花蕊
心里痛快，尘土也赞夸。
黄昏终于来临。
慵怠充斥心窝。
晚风徐徐吹拂，叹息异常凄楚
一排排林木哆哆嗦嗦。
这竟是一场骗局！
除此能作什么解释？
信心十足地　前来采集珍奇，
到手的许多复又丧失！
坐在如意树下
心里好不伤悲——
你看那四周围　尽是断木泥块。
玩具似的神像已轰然塌毁。
拚命挣扎着站起，

为何感到精疲力竭？
想笑笑不出声，吹笛吹不出音，
不敢向你投去羞惭的一瞥。
你恢复常态坦然地走来，
为何不在痴想中久久憩歇？
幽深奇妙的芳林　倏忽间杳无踪影。
唉，跳入情海，情海为何枯涸？
心田乃美梦之国——
遥望梦国的奇景：
日出，日落，干渴，饥饿，
奢望压迫的灵魂之鸟在哀鸣。
我之需要你，
如你之需要我。
手触到你的衣裳，我便如愿以偿。
你来了只在我门口久坐。
步入娇颜的宝库，
谁听见爱恋哭嚷？
乞求，啊，乞求，其它营生容我图谋，
如像乞丐坐在莲花座上？
别无他物可以奉献，
我的心已对你袒露，
而且终于明白茫茫人世　无人能代替你，
缺少你尘世不值得瞥顾。
皎洁，轻柔的月光下，
温煦、醉人的春风里，
你那征服三界的　富于无穷奥妙的
喜悦的容貌又浮现脑际。
像往常含笑走近你，
依然有青春的活力、风茂。
可你为何眼泪汪汪？心狠好似砒霜？
像被天狗啃噬的脸显出愤恼？
不要，千万不要
再指望以心对女神顶礼！
来吧，来吧，你我　永居苦乐皆有的房舍，
膜拜男神的花卉也无需准备。
１８８７．１２
束　　缚
松开，松开绳似的粗臂，
不要拚命灌热吻的美酒！
花的牢房里空气已窒息，
快给我受缚的心以自由！
哪儿是红霞？哪儿是蓝天？
让漫长的满月之夜立刻结束。
你乱硬的头发刺痛我的脸，

在你身上我看不到拯救。
我全身你挖了无数口陷阱，
工具是狂野的揉摸、拥抱。
昏沉沉我仰首呆望着夜空——
只见月亮嘿嘿地对我嘲笑。
该赠的是自由，不是锁链——
你足前我只把自由之心奉献。
金色的镣铐
呵，端庄、贤惠的淑女，
充满悲啼、辛酸的家庭中
你是甜美的怜惜的奴隶。
你的双臂浑圆、白净，
套着金钏——美丽的锁链——
世人眼里堪赞的吉祥标志。
男人双手长着厚硬的茧，
卷入人世的纷争，无所顾忌，
在骇人的刀光剑影中驰骋，
像火箭，像雷电，狂放不羁。
而你禁锢于宠爱、怜悯——
日夜劳作侍奉，坚守节义。
是谁在你的柔臂套上了
两只金钏——金色的镣铐？
你们——他们
你们费力编织花环，
他们拿去挂在胸前，
艳艳花瓣一朝枯萎，
随手丢弃，毫不惜怜。
你们只配奉献一切，
他们只管享受逍遥，
甘露觉得不合口味，
心杯砸碎不再索要。
你们日日笑脸相迎，
他们危坐旁若无人，
偶尔发现掩面饮泣，
从此无望同枕共衾。
忧愁、气忿埋在心底，
怒火只在胸中燃烧，
揉碎心儿酿制蜜酒
浊泪筛滤丝丝微笑，
柔肠寸断缄口不语，
任凭玉容憔悴、衰老。
嘉　　宾①
心爱悄然来临，启舟悄然离去，
一去不复返。

我期待着另一个嘉宾光临陋室，
作最后的晤面。
某一天她将熄灭耀亮的灯烛，
扶我登上金辇——
离别故居，驰上璀璨的星月之路。
两边不见花苑。
那天，我早早开门，怡然静坐，
琐事已经做完——
那天，她飘然而至的美好时刻，
不会受到阻拦。
早已置齐祭奠神祇的上等供品，
一切准备就绪——
我迎迓这位多年浪迹天涯的嘉宾，
默默地伸出双臂。
今朝弃家登程归去的人儿临别留下赠言：
“有个客人日后专程来接你，
擦干你的泪眼。
拔尽刺入世俗生活的一根根蒺藜，
编条奇异的花串，
告别租居，送往为你兴建的
永恒的宫殿。”

１９０２　　①本篇以及《丽人》、《你在我心中》、《我们是笼中鸟》、《神游》、《你来到我的窗口》是泰戈尔为纪念亡妻穆丽纳里妮而作。

丽　　人

如同宇宙之王投生为美女，
自己窃取自己的甜情蜜意；
如同她楚楚动人，美绝人寰；
如同爱情的游戏中她的缠绵；
如同她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情，
为有双重性别而深感荣幸；
如同青藤开花，河漾碧波；
如同吉祥仙女安居于琼阁；
如同片片新云降洒春雨，
给河流纵横的大地以乳汁；
如同离人团聚的奇妙感情
时时酿造色泽、香气、音韵；
呵，丽人，不长时间的相随，
我心里你贮满了奥秘的暗示。

你在我心中

你热爱这绿色的土地，
你的笑充满纯真的欢喜。
与人世之流水乳交融，
你学会了时时高兴。
你的心能占有他人的心，

这绿色的土地对你多么亲。
今日，你仿佛从空间
俯瞰着寂寞的平原。
昔日你动人的笑靥
和深情凝望的欢悦，
周游果园、田畴、村庄，
抚慰了众人，飘然不知去向。
你最爱的我的瞳仁里
摄储着你出神的凝睇。
此刻我孤独、冷清，
回忆着你我对视的情形。
我心里仍有欢乐享受，
你温和的目光印在我眼眸。
冬日的光束在叶隙间抖颤，
朔风吹落希里斯花花瓣。
阳光、阴影的瑟瑟战栗里，
正午疏林的絮语里，
你的亡魂，我的梦魂，
共游时泪湿衣襟。
呵，你在我生命中生活，
在我心房把期望诉说。
我深切地感到你
十分神秘地在我的
体内化为另一个我。
呵，你在我生命中生活。
１９０２．１２
我们是笼中鸟
今日天空郁积的浓厚的黑云
将天地笼罩。
今日，噙着眼泪在昏暗中发问，
我们这群笼中鸟——
朋友，我心中的朋友啊，
漆黑的毁灭之夜终于来临？
白昼的阳光真已熄灭？
难道光明的承诺不值分文？
苍穹下可还有神明恩典的残照？
我们是垂泪远望着你的一群笼中鸟。
昔年春日，温暖的南风拂面，
一绺幽香
来自高邈的天国的仙苑，
融和着希望。
朋友，我心中的朋友啊，
每当夜色败退，晨曦初露，
黎明笑吟吟步入笼子，

以神奇的法术解除禁锢的痛苦，
金色阳光照亮黝黑的铁条，
我们这群笼中鸟的心才与世界拥抱。
今日，你极目遥望东山，那里
什么也看不见——
今日，　　霞光尚未扩展到那里，
烧毁瞑暗。
朋友，我心中的朋友啊，
今日锁链的哗啷声格外暴戾，
笼中无一物令人留恋。
身心内外，将何人寻觅？
自欺欺人哟，眼上抹一层蜃景的缥缈，
我们这群笼中鸟失去最后一抹光照。
唉，但愿我们可怕的磨难
不使你难过，
你千万不要在笼门口以泪洗面，
枉然悲恻。
朋友，我心中的朋友啊，
你没有戴锁披枷，
快飞到最高的白云上面，
将纯净的仙乐凌空泼洒，
安慰我们说：“旭日的光华决不会熄掉。”
闭眼静听着，我们这群笼中鸟。
１９０２．１２

神　　游

你看山峰托举的暗空，
乌云在凝聚，在翻腾，
已没有迟延的时间。
可是，摄我魂魄的人啊，
温柔、俏丽的人啊，
站住！让我再看一眼。
站在云天的怀中，
站在碧绿的草丛，
站在我摇颤的心上。
世世代代，生生死死，
站在我的视野里，
站在我辛酸的泪流上。
就那样与我若即若离，
就那样露出闪电般的笑意，
就那样秀发随风飘扬。
就那样透过绵绵细雨，
就那样透过夜色的稠密，
丢给我一个怅惘。
啊，等着你的盼顾，

啊，等着你的轻抚，
我的心在啜泣。
在我灼烫的心田，
一团悲愁的火焰
在燃烧，在颤栗。
在我无垠的心空，
组成人字的哀鸿
飞向遥迢的海滨。
忧伤的湿风疾驰，
清泪飘洒地奔入
无路可辨的莫测的幽冥。
啊，驾来你的扁舟，
你我在无边的海上共游，
超越形形式式的羁勒。
风暴中你的微笑
一层层将我缠绕，
恐惧、欢悦，一同颠簸。
那是东北方向的天际，
火红的电鞭不停地
抽打杳无人迹的海岸——
吐着白沫的波涛
跨过沙滩伸直的脚
一头撞向巉岩。
那儿云雾的长辫
缠住深邃的森林一片，
椰子树飒飒摇动。
那儿雪峰展开白翼，
像金翅鸟迦鲁尔①
扶摇直上青空。
我的神思飞到你身旁，
在你的纪元的基石上
共建悠长岁月的高阁。
风暴的舞厅里，
回旋着洪波的乐曲，
演唱着跨越时代的团圞之歌。
阿勒穆拉　１９０３．５

①迦鲁尔是保护神毗湿奴的坐骑。

你来到我的窗口
哦，妇人，你是谁？
脚步儿轻轻，
来到我开着的窗口。
我独自默坐，
见西天夕阳里
有凝神对望的秀目。
路途漫漫，

你罗裙的快乐的香气
散落在沉沉的幽暗。
你前额垂着一绺乱发，
走出流萤明灭的林莽
你何时来到我窗前？
你将无数个村落的甜眠、
行人断绝的山道的幽静、
辽阔的平原上昏黄的灯光、
村姑走尽的河埠的黑暗中
汩汩流淌的河水的微语
带到我的身旁。
你还携来卵石偃卧的
纡曲的海岸的足上
安然入睡的细浪的梦。
你恬静的脚镯
注满茂密的枝叶间
归于沉寂的鸟儿的歌鸣。
你用柔软的手
把夕晖抹在我的鬓角。
你送来一切工作的句号——
真真假假、好坏不一的
全部终结的韵律，
黄昏之河隐逝的曲调。
你的纱丽飘起的边缘
拂着我的头发，我的胸口，
我仿佛消溶于虚空。
你死灭一样的眼睛
定定地瞅着我的脸，
我心里忽暗忽明。
你像往日那样
在我的书案上
右手放下一盏华灯——
书斋顷刻之间
仿佛是在夜的河畔
繁星的光芒的丛林。
今日我居室的周遭
莫不是来了天海的仙子
身著湛蓝的霓衣？
今日我的门首
无始的夜阑默不作声，
睁大了眼睛望着你。
此刻，半个世界
捧着浸透冥黑的
无尽的停歇和沉静的快乐，

出现在我窗口，
站在白昼的终点——
为你演唱一支歌。
你目不转睛地
仰望着北斗星座，
仰望着宇宙的空茫。
哦，妇人，你是谁？
你迈着无声的脚步走出昏暗，
走进我书屋里衷曲的回荡。
走过漫长的海岸，
走过空寂的河湄，
走过绿原上的阡陌，
走过熟睡的门户，
走过毗连的市镇，
走过宁静的村落——
长长的飘动的发丝
拍击着林中的寒风，
你出人意料突兀来临，
把悠远的诸国历代
积累的种类繁多的歌谣
送入我的窗棂。
哈查里巴格　１９０３．３
铭刻心间的恩情
告诉我欠你的债如何偿还，
你的恩情永世铭刻我心间。
记得早年我的诗作热情、奔放，
爱情的赞歌日夜萦绕在胸膛。
此后快乐的心曲渐趋平息，
心田的活力之泉断流、枯竭，
好似无比荒凉的漫漫沙漠，
笼罩着焚尸场昏惨的夜色。
是你倾注甘凛的爱的雨霖，
复苏了我几乎焦枯的生命。
你的摩挲中隆隆一声春雷
震醒了我长久冬眠的诗思。
一抹朝霞透入我心中的空幻，
刹那间黑暗之网被刺碎驱散。
告诉我欠你的债如何偿还，
你的恩情永世铭刻我心间。
超越轮回
千千万万个少女中，
我唯独爱上了你。
漂越无边的人海，
你我万世形影不离。

举目四望，处处
苏醒了勃勃生机，
大千世界上星布着
你我无始无终的欢聚。
我记不清碧空中
你我度过的似水流年，
繁星闪烁的柔光下，
你我曾优雅地荡秋千。
当阿斯万月的朝阳
照亮芊绵的绿野，
极目远眺，我胸中
涌溢抑止不住的快乐。
哑默的大地的深处
翻腾着奇妙的感情
我似乎清晰地听见
地壳无可言喻的心声。
在饱含活力的沃土里
你我度过漫长的岁月，
无数个秋阳的金光下
你我在片片草叶上摇曳。
我浏览的历史典籍
充斥悲喜的爱情故事——
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响
听起来是那么熟悉；
一首首古老的情歌
恍是我一幕幕记忆，
一直鲜为人知地
保存在某个宝库里，
几许在生命中默然阖眼，
几许在生命中睁大眼睛——
在先人们的生活里
你我的游戏从未歇停。
亿万年前的地球上
升起黎明的光辉时刻，
你不曾以旭日的霞光
丰富过我的生活？
我是在哪个美妙的清晨
在什么地方苏醒的？
你藏在我心里让我显身，
赋予我肉体的外在形式。
啊，悠悠往世，悠悠来世。
我的塑造永不停止，
超越生死，超越轮回，
你与我永不分离。

至高的德行
呵，贤妇，只要你愿意，
尽管将诗人的华丽歌词
丢在脚边；你终年醉心
于平淡无奇的家庭的乐音。
你不爱赞颂，我偏赞颂，
对你冰清的人格格外敬重。
你视而不见外人的追慕，
像一个忠顺勤快的女仆
服侍普普通通的一家人。
你那足以令王室的名声
成倍增加的手握着笤帚
日日清扫茅舍里的尘土。
这是你的高贵，你的光荣——
一切德行中至高的德行。
１９００
记　住　我
记住我呀，即使我西去，
你我昔日的相爱有一天
成为被遗忘的一则轶事，
深埋在新颖生活的下面。
记住我呀，即使近在咫尺
新爱却变作历史掌故，
绝非倦眼所能望及——
像影子远远地落在身后。
记住我呀，即使你因此
独度的黄昏凄凉、悲切，
即使秋晨的家务突然中止，
即使春夜愉快的嬉戏完结。
记住我呀，即使回首往事
干涩的眼角没有泪水涌溢。
１８９７．１２
我的玉兰
你从何处像梦魂飘入我的心殿？
哦，我的玉兰！
“认识我吗？”在我不懂其语言的异邦，你开了口。
我的心儿望着你吟唱：“认识，认识，我的挚友。”
多少个清晨为我熟稔的笑容披露了你的心意：
“啊，我爱你！”
你从何处像离情注入我的心坎？
哦，我的玉兰！
我于是思念黄昏丛林里淅沥的雨声、
平原上梦一般徜徉的夏日的湿风。
夜雾浥湿的幽暗里轻漾着你的心迹：

“啊，我爱你！”
你从何处像伉俪的笃爱来到我面前？
哦，我的玉兰！
我于是怀想深夜窗口闪烁的灯光，
但不快乐，满腹悲哀，泪盈眼眶。
那一夜你的花环在我灵府表明心志：
“啊，我爱你！”
你送给我悠悠岁月的一声长叹，
哦，我的玉兰！
在我胸口压上跨越时代的重负——怅然眺望大路，
一次次走到门口，一次次退回沉默的孤屋。
你心中永盼的情笛吹出泪浣的真挚：
“啊，我爱你！”
布宜诺斯艾利斯　１９２４．１２．２０
首次伤悼①
昔日绿荫婆娑的曲径，如今野草丛生。在这僻静的所在，忽听背后有人问道：“你不认识我了？”
我回首打量着她的脸，困惑地说：“我仿佛见过你，只是说不出你的芳名了。”
“我属于你远久的往昔，是二十五岁那年的伤悼。”她眼角闪着黯淡的泪光，宛如荷塘水面上颤动的朦胧的月辉。
我错愕地站了一会儿，问道：“那年我眼里你像
斯拉万月的雨云那样黝黑，而此刻我看你是阿斯温月金色阳光的化身，莫非你失落了那时的泪水。”
她不言语，莞尔一笑。我看出这一笑的含蕴极其深厚，雨云已学会像秋日的素馨一样微笑。
“你至今珍藏着我二十五岁时的青春？”我又问一句。
“你仔细地观察我胸前的花环！”
我发现那年春天编织的花环竟未凋落一片花瓣。
“我的一切俱已衰颓。”我伤感地说，“惟有你白净的颈子上我二十五岁时的青春尚未褪色。”
她慢慢地取下花环挂在我的脖子上：“你还记得吗？那时你说你需要的不是慰藉，而是伤悼。”
“好像说过这样的话。”我有些不好意思，“但光阴荏再，不知不觉也就淡忘了。”
她立刻用坚定而真诚的口气说：“心灵主宰的新郎没有忘却。我一直隐坐在绿荫里……接受我吧！”
我握着她的纤手，由衷地赞叹：“你依然那样楚楚动人！”
她显得很激动，说：“昔日满腔的悲恸，今日化为了安恬。”
１９１９．６　　①有人认为本篇中的“她”和《萨玛》中的萨玛是指泰戈尔的嫂子伽达摩菲妮·黛维。她曾在生活上照看泰戈尔十六年。泰戈尔结婚六个月之后，她不知何故突然自尽，年仅二十五岁。
萨　　玛
她的肌肤光润、黝黑，

一串珊瑚项链在颈上挂垂。
我惊奇地暗暗凝视。
娇柔的少女
磊磊大方，左顾右盼，
大大的眼圈涂着乌烟。
年龄与我相仿。
至今历历在目，那初逢的情状：
南门洞开，扁桃树梢浴于明丽的晨光。
嫩绿的密叶在淡蓝的天底下恬然舒张。
素雅的纱丽裹着她娇小的身材，
脚面上遮着褐色下摆，
圆匀的手腕戴一对金镯——
这相貌，仿佛在一个闲暇的中午
所读的小说中见过。她一声呼唤，
像上苍随随便便
在少年的梦中
布置可望不可即的蜃景。
她全身透溢的温柔
在我的心头
投下轻渺、可感的影子。
我鼓不起张口的勇气，
懊恼的心里轻轻嗟叹：
“她很远，离我很远很远，
像远处希里斯花的幽香一绺
渗进我幽深的灵魂的宫宇。”
一天做木偶戏：喜结良缘，
呈上了书写年庚的香笺。
应邀在场的观众欢笑、哗喧。
年幼的我天性腼腆，
默忍局促的折磨，虚度了黄昏。
记不清她给了我什么礼品，
只见她步履轻捷，忙忙碌碌，
褐色下摆绕着她曼舞。
乜视那夕晖是何等笨拙，
被她的金镯牢牢拘锁。
听着她轻柔的叮咛，
我回转卧室就寝，
时至午夜，心窝犹回荡着她的话音。
渐渐地
彼此间有了不拘礼节的熟悉。
她的乳名随后
流出了我的口。
疑虑烟消云散，
玩笑中进行着闲谈。

有时，缜密的恶作剧
招致佯装的生气；
有时，辛辣的嘲弄，刻薄的言词
掷给对方数日的忧郁；
有时，无根据的指责
犯下可爱的爽过；
有时，见她不用心梳妆，头发蓬乱，
忙于烹饪，不感到羞惭。
她那女性聪慧的强烈的骄矜
每每讥诮我男性固有的愚蠢。
有一回她说：“我会看手相。”
说罢细细端详我的手掌。
惊异地说：“你的禀性未打上爱的印记。”
我怅然，良久无语。
她不知触摩的真正奖赏
驳斥了谬误，证明了责怪的荒唐。
然而，始终难以铲除
不得心心相印的愁苦。
彬彬有礼的距离从未凋萎，
靠近只让人品尝靠不近的无穷苦味。
哀乐交汇的时日
伴残阳在西山坠逝。
暮春天空清澈的蔚蓝胶凝，
秋日的朗晴
在金黄的稻穗上吹响安息的唢呐，
载货的人生之舟在虚无的梦河缓慢进发。
１９３８．１０．３１
期　　望
由于你我团圆在即，
怀里搂着世界的夜阑兴奋不眠，
一抹高歌的曙色推开东方的暗窗。
由于你我团圆在即，
天空布满明媚的阳光，
平野上处处飘荡着花香。
团圆的希望之舟
在无始的岁月之河上飘流。
世世代代的花卉
装满迎亲的花篮。
由于你我团圆在即，
宇宙间我的心灵
永远是自定终身的新娘打扮。
寂园　１９１３．１２
爱情的珍宝
哦，爱情的珍宝，

你将再现而暂时消失。
哦，爱情的珍宝，
我将重新获得你而暂时失掉你。
你不属于我的坎坷，
你属于我的永恒。
你浸在“瞬息”的长河中，
我寻找你胆战心惊。
你没有极终，
但你装扮成“虚无”，
隐藏了真实形体。
哦，用你的畅笑
揩干我离愁的泪水！
苏鲁尔　１９１５．３
爱梦破了无法重做
心神迷恋艳姿的岁月，
梦魂萦绕情人的岁月，
已经溶入历史。
而今恬静的向往
开在心空的叶盘上。
一抹柔光
照洁我的生活。
青春甜蜜、灿烂的爱梦
破了无法重做。
然而难以忘怀的女神
画的一幅幅初恋
仍在心里
染绿我回忆的荒原。
女神似一绺芳香
消失于瞬息，
恰如春日晚梦
醒来痕迹不见。
劳顿的暮年之流上，
没有、再没有晨光延展。
来　　去
爱情曾经来临，
脚步儿那么轻，
像一个缥缈的梦，
我未给它落坐的交椅。
当爱情启门离去，
我听见了响声，
急转身呼叫着奔寻。
那五体无形的梦，
消逝在暮蔼中，
悠远的路上

它擎举的华灯，
望去是殷红的蜃景。
寂园　１９４０．４
爱情的苦乐
爱情的欢愉
只有几瞬。
爱情的痛苦
伴随终生。
寂园　１９４０．４
爱神焚烧之前
你曾有形体巡行天地，
焚烧后无形的爱神！
香风吹拂花辇上的旌旗，
女郎叩拜，伏身路尘。
无忧花、夹竹桃、金色花从锦囊掏出，
少男少女撒在你过往的道上——
芳香如淳醴溢出帕古尔花簇，
心中放射旭日的光芒。
黄昏，处子们汇集你肃静的庙宇，
小心谨慎点燃灯烛，
悄悄以花苞制作箭矢，
装满你罄空的箭壶。
丹墀上坐着少年诗人，
用琵琶入迷地弹唱，
成双的麋鹿，作对的虎群
怯生生谛听窥望。
你含笑收拾弩弓，痴情慌乱的娇媛
哀求着匍匐你足旁。
出于好奇偷窃你五支花箭，
兴奋不已，抚弄玩赏。
绿草如茵透散温馨，
你筋疲力尽，沉入睡乡。
娇娥含羞摇醒你煞费苦心，
足上的铃儿响叮当。
林径上走来头顶水罐的情人。
暗处你猛射一支花箭，
水罐坠入朱木那河，略一失神，
她神色惊慌左顾右盼。
你掉花舟上前，开怀大笑。
姑娘省悟，面颊绯红，
下河泼水，装做气恼，
咯咯笑起来，见你发窘。
皓月复高悬，夜色何迷人，
素馨花蕾今又缀满高枝，

南风吹醉了河滨，
少女在树下梳理发丝。
寂静的岸边情人遥相招呼，
离别之河流淌其间；
隐痛迸发的思妇呼喊征夫，
哭诉哀切的思念。
来吧，爱神！恢复形体，恋人的发髻上，
挂上清香的野花花环。
来吧，轻手轻脚步入洞房，
走进柔和的光线。
来吧，以机敏甘美的笑容闪电般
惊喜少女的心，
以神灵细腻温柔的触摸沉醉人寰，
万千人家，焕然一新。
１８９７．５
爱神焚烧之后
湿婆①，你第三只眼喷火烧死爱神，
宇宙间遍撒他的骨灰，
风中嗟叹着他的孤魂，
天空落下他霏霏的泪。
罗蒂②的悲歌在世界回响，
四面八方伤感呜咽，
法尔衮月③，不知触到谁的目光，
大地陡然惊悸、昏厥。
所以今日言说不清是何愁闷
在心弦上跳跃颤栗。
少女们苦苦思索，如何偕同神仙、俗人
亲切宽慰遗孀罗蒂。
帕古尔树叶簌簌低语着什么？
蜜蜂为何嗡嘤个不停？
涧水奔流去解除谁的干渴？
向日葵仰首忆恋哪个情人？
我看见，月色中浮动着谁的罗裳，
宁静的蓝天里谁睁着眼睛；
我看见，日光的白纱蒙着谁的面庞，
谁的纤足没入丰柔的草丛。
谁的触摩过的花魂
如藤蔓正攀援心扉——
湿婆，你第三只眼喷火烧死爱神，
宇宙间遍撒他的骨灰。
１８９７．５　　①毁灭大神。
②爱神的妻子。
③印历十一月，公历二、三月间。
优哩婆湿①

呵，天宫的舞伎优哩婆湿，
你不是慈母、少妇、娇儿、美女。
薄暮降临牧场时，你的倦体裹着金色罗裳，
不似手执花烛的燕尔新娘
在幽静的子夜
颔首低眉，面现笑靥，
拘谨地走向卧榻，芳心喜颤、羞涩。
你桀骜不驯，
不戴面纱，娇容似鲜红的朝暾。
呵，优哩婆湿，
你这朵无茎花开于何时？
太古的哪个春晓，澎湃的乳海里你冉冉上升，右手
执琼浆的金觞，左手持鸩毒的玉盅
——诵念梵典圣经，
大海的万顷波涛在你足下归于平静，
像亿万巨蟒垂下吐舞的毒信。
你淳朴无瑕，
为因陀罗②所崇奉，如白素馨坦荡的芳华。
呵，青春永驻的优哩婆湿，
何时你像花蕾初放的少女？
黑魆魆的海底，是谁的宫宇里
你独自玩弄珍宝，像玩弄孩童的玩具？
珠灯闪耀的寝宫，
海浪之歌缭绕，你面带纯洁的笑容
独卧珊瑚榻上，期待谁人光临？
你安寐后醒来，
婀娜的玉体放射青春的光彩。
呵，天界的佳人优哩婆湿，
世世代代，你的娇容无与伦比。
你脉脉的眼波使三界为之动魄，
入定的隐士惊醒，断送苦行的功果。
浩歌的春风
把你荡魂的异香传遍乡村城镇。
像饱啜花蜜的蜜蜂，怀一腔痴情，
你们空如电光，
轻舒长袖，环珮儿叮当响。
呵，行步似浪涌的优哩婆湿，
你和着天乐曼舞，满心欣喜。
沧海波涛应节地手舞足蹈，
原野的绿衣轻拂在稼穑之梢。
珠链挂在乳胸，
坠珠恰似陨星，目睹此景，
众仙人神魂颠倒，热血翻涌。
霎时间折断

你那地平线一样的腰环。
呵，迷醉天地的优哩婆湿，
你像日出前东方天空的晨曦。
你的腰肢因宇宙的泪浣而分外娉婷，
三界的赤血将你的脚趾染红。
你秀发垂肩，
白皙的双足如嫩藕一般，
亭亭玉立在宇宙的莲花上面。
呵，梦境的爱侣，
心灵大国的永生的舞伎！
呵，心冷耳聋的优哩婆湿，
你听苍茫宇宙在为你哭泣。
你能从玄远的太初重返人世？
能青丝淋漓从无底无边的海里升起？
黎明时分，
你若再现柔美的真身，
世界之泪将沐浴你，如大雨倾盆。
洪波巨澜
将合奏仙乐，蔚为壮观。
呵，寄寓桑榆的优哩婆湿，
你如落月再不会回归。
因而大地春天的花香鸟语里
听得见辛酸的永诀的长吁。
十方天地，
当圆月之夜笑声四起，渺远的回忆
吹响凄切的竹笛，催人泪下如雨，
呵，豪放的仙娥，
希冀将在涕泣中复活。
１８９５．１２
①优哩婆湿是印度神话中一位少女。
②因陀罗是雷神。

罗妲与黑天①　　①本篇是泰戈尔早期诗作之一，描写罗妲（Ｒａｄｈｈａ）与黑天（Ｋｉｎｉｓｈｎｏ）的爱情故事，在印度文学史上这是许多诗人写过的题材。泰戈尔写成后交给父兄看时，佯称抄自古代经典著作，诗名为《帕努辛赫诗抄》。帕努，孟加拉文中意谓“太阳”，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全名的前两个音缀“罗毗”（Ｒｏｂｉ）意思相同。

泰戈尔的父兄后来得知这是泰戈尔的创作，对他显露的诗才感到惊喜不已。诗中人物除罗妲和黑天外，还有罗妲的女友。按照印度说唱文学的程式，每段末两行，以作者的口吻，或作总结，或发感慨。这样既能加深听众对内容的印象，也能使作者的姓名得以流传下来。

１
春天来了，
蜜蜂飞舞的林野披上碧绿的绸袍。
妹妹呀，你听我言，我满心喜悦，

胸中哀痛的烈火已经熄灭；
春风吹得我心花怒放，
心林里喜鹊喳喳喳欢唱。
妹妹呀，我心泉喷涌着爱欲，
四下里飘荡着我的衷曲。
生意盎然的三界齐声礼赞：
多情的黑天是愁女罗妲心中的春天！
帕努说道：深夜里春风温煦，
扑鼻的花香也使我心旷神怡。
２
妹妹，你听我言，且放下花环，
花林里盘桓多时我未见黑无的踪影。
花影摇曳，蜂儿唱歌，
朱木那河的涛声何等疲乏、凄清。
夜阑由夫君皓月相伴，痴女我好不孤单！
心急如焚，花串变得沉重。
紧握妹妹的手，双唇瑟瑟颤抖，
远处传来杜鹃泣血的悲鸣。
凉风习习，牵动宽松的裙裾，
我好生焦灼朝林径张望。
帕努远望林外，滴泪濡湿两腮
“唉，空林里不见黑天的脸庞。”
３
颈上花条渐渐枯萎，
心中的热望冷却泯灭。
孤寂的毒焰烧尽夜色，
可恨的黑天你为何爽约？
妹妹哟妹妹，我看
我是空怀一腔情爱。
虚度着韶秀年华，
红颜一天天颓衰。
妹妹啊，且含泪归去，
先做完剩下的家务。
把茉莉花花冠丢弃！
咳，我白白受一场羞辱。
我热情洋溢的青春
受到了猛烈的打击。
是可怕的情欲的毒酒
喝得我魂荡神迷。
饥渴的芳心日夜
盼望与黑天晤面。
躁动的心绪难以平复，
胸中燃烧着颓丧的火焰。
妹妹呀，我实话对你说，

我近来提心吊胆，
怕与黑天建立的感情
弄不好化作一绺青烟。
我只祈望有朝一日
黑天与我心心相印。
没有机缘同他见面，
相思的毒火燎烤我心。
“情女哪，这是无端的担忧，
帕努俯身为你祈福，
忠贞的爱情如常青松柏，
生生死死绵延千古。”
４
黑天啊，你心真狠！
罗妲我满腹苦情，
夜夜冷榻孤眠，
从黄昏捱到天明。
在冷寞的卧室里，
怔望着朱木那河滩，
恍恍惚惚，心神不宁，
缄口无语，泪水涟涟。
入夜四周蟋蟀聒噪，
寂静的迦昙波树下，
我以袖掩面嘤嘤哀泣。
大地承托着我的散发。
我忘了该做的活计，
不时像惊鹿侧耳谛听——
空中仿佛有人低语，
隐隐约约传来笛声。
铁石心肠的黑天啊，
在摩吐罗你怎样生活？
白天如何处理政务？
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什么时候你再吹竹笛？
火样的爱欲如何满足？
谁能目睹你狡黠的微笑？
你脱下黄衣丢在何处？
莫非你已头戴缀珠金冠
把野花花冠抛在一边？
莫非你离弃了莲花座
危坐在金銮宝殿？
帕努急忙呼喊：“喂，黑天！
罗妲的积郁等你排遣，
你快跟我前去赴约，
罗妲受不了离愁的熬煎。”

5
罗妲姐姐呀，你快来看，
快来看哼着歌儿、步履轻捷的黑天！
快挂好花串，扣上乳褡，
眉心描吉祥痣，分发线涂朱砂。
姐妹们，为恋人聚首且舞且唱，
让清脆的足镯声在花丛回荡。
姐姐，你点亮金灯，照得寺院如白昼，
泼香水熏香绣阁妆楼，
采撷茉莉花、素馨花、贝丽花，
将鲜艳芬芳的花冠编扎。
帕努与众人一道朝村外观望，
果然是黑天，脚步那么轻快，歌声那么悠扬。
6
心上人，快步走进我心房！
笑吟吟对我倾诉情肠！
黑天啊，林间月光融融情笛听不见，
我过一天长似一百年。
你带走笑语，带走娇态秋波，
不见你满月般的面容，花林凄凉，心儿空落。
不闻你的阔笑，我暗垂双泪，
朱木那河畔榕树下分外岑寂。
一朝相见，千百年的愁郁冰释云散，
你一丝笑容溶化我山样的积怨。
帕努高声颂赞：“恋人的爱情至高无上，
喝一口爱情的醇醪大地也心舒神爽。”
7
妹妹呀，你听，你听，
远处悦耳的笛音袅袅。
明月之手轻抚的旷野
翻涌着喜悦的浪潮。
乐不可支的花木在风中摇晃，
朱木那河水潺潺歌吟。
花茎上的暗香
宛若我荡漾的春心。
眼里盈满喜泪，
胸口急跳宛如擂鼓。
努力打消羞怯，
过于激动仍迈不开步。
求求你，好妹妹，
告诉我来者果真是黑天？
静谧的夜空飘来的笛声
是他在对我呼唤？
妹妹啊，岁岁年年

我乐善好施，坐禅诵经，
终于赢得金玉似的黑天，
我爱他甚于自己的生命。
每当听见他迷人的笛音，
我默默诵念他的名字。
月光皎洁的朱木那河畔，
但愿两颗心融为一体
帕努说道：“牵着女友的手往前走，
黑天已等得万分焦躁。
莫害怕，大地已沉入睡乡，
帕努也乐意陪你走一遭。”
８
林莽深处缭绕着悠扬的笛音。
罗妲姐姐，把惶惑忧愁丢在脑后，
任爱欲之花怒放，鹿眼浮漾笑纹，
身着绣花蓝裙快步往那儿走。
百鸟啼唱，繁花竞吐芳菲，
皓月倾倒甘露一样的银光，
花海里群蜂嗡嗡奏鸣，
一簇簇素馨迎面绽放。
你抬头看，黑天眼含怜爱，
容光焕发使月色显得黯淡。
“姐妹们，同去见黑天——”
帕努对黑天的莲花圣足高声礼赞。
９
罗妲慌慌张张走进幽暗空寂的树林，
南风习习，杳无人影的茅舍前她心急如焚。
朱木那河水哗哗流淌，波浪里繁星沉浮，
绿叶飒飒，清泉涓涓，葳蕤的花藤遮掩小路。
罗妲心焦意乱四下里张望，
不见情人悻悻然收回目光。
蓦地近处掷来一个花冠，
罗妲失声叫道：“啊，亲爱的黑天，你快露面！”
悠悠笛音驱散迷暝的夜色，
朱木那河放开嗓门潺潺应和。
帕努忙唤道：“黑天，牛庄的姑娘，
渴望畅饮你纯真爱情的琼浆。”
１０
黑天，你动人的笛音
解除我心头爱的渴饥，
熄灭我焦虑的火焰。
黑天，你何处从师
学会吹奏撩拨心弦的横笛？
它像爱神用蜂蜜制作的情箭，

一箭射酥我的肌体，
胸中爱浪汹涌，
双目迷离发饧。
你的怜爱，你的温存，
一想起胸涌春兴。
情郎啊，宿愿未遂，
生活中无乐趣可言。
我的主啊，爱的灼痛
如利戟刺入心坎。
你甜美的歌声传来，
我胸口欢跳，热泪盈眶，
情火烧伤的心
像浸入清凉的水浪。
我心灵的主宰啊，
把你的双足捧在胸前，
观瞻你月轮似的容颜，
今生今世我死而无憾。
愿明月常圆，
照临溢香的花丛。
愿春风将我的心
送入你的笛孔，
与柔婉的音调共鸣，
罗妲我成为你一支情笛。
帕努不禁热烈赞扬：
“罗妲与黑天是坚贞的情侣！
１１
情郎啊，树上的喜鹊俯视你我，
嘁嘁喳喳叫个不停。
春情的佳酿饮得酩酊大醉
玉身只觉松软、倦慵。
今日圆月格外耀眼，
我无拘无束，无羞无怨。
情话绵绵，心跳怦怦，
花丛向肢体瑟瑟喜颤。
凉风送爽，脚步难移，
肩上的纱丽不觉滑落，
迷蒙醉眼不愿意睁开。
半绽的花儿随风摇曳
花瓣纷纷飘落脸上，
恋火熔化的两心再不分离。
朱木那河缓缓流动。
含笑的月下帕努我无限欣喜。
１２
黑天啊，你嘴角荡漾着舒心的笑容，

待会儿告诉我你做了什么美梦。
我罗妲的甜笑似睡云梦中的闪电。
黑天啊，你的情债我如何偿还？
群鸟啊切莫聒噪，我的黑天睡得正香——
圆月啊，给他盖上轻柔的月光，
戴着星冠的静夜啊不要匆匆道别，
冷酷的旭日啊为何早早点燃离别的爝火？
帕努喟叹不已：“太阳自古十分残酷，
破坏情人幽会，让他们复受相思之苦。”
１３
日后纵然电闪雷鸣，天降大雨，
黑天啊你亦要奔赴约会的林地。
然而想象你头顶雷云电光赶路。
情郎啊，我感到极度的恐怖，
雨水淋湿你的黄衣，
唉，你为沙粒般渺小的罗妲不顾劳累。
我服侍你在花榻上躺下，
给你洗脚，梳理湿发。
帕拉兹这地方的美男子啊，把你的圣足搂在心窝，
我用鲜藕似的纤手轻轻按摩。
帕努宽慰罗妲：“黑天的爱同大海一般，
为你他不畏长途跋涉的艰难。”
１４
姐妹们哪，谁理解我与黑天的深爱？
谁有耐心听我诉说心中的悲哀？
谁知我多日郁结的幽怨？
谁知我朝夕以泪洗面？
我不怕牛庄的女人怒斥我伤风败俗，
我可以捐弃一切，只要有黑天的爱抚。
千百次求你们不要对黑天訾骂，
我已把荣辱得失奉献他足下。
牛庄的牧牛人不懂爱情，愚昧无知
谴责我的黑天没有一点儿道理。
罗妲不贞洁，要恨只管恨我，
姑娘们莫要蹈罗妲的旧辙。
帕努慨叹道：“她们不信你的肺腑之言，
苦水对黑天倾吐吧，紧紧偎在他胸前。”
１５
心上人啊，我是穷人家女儿，
为你害相思病，独自啜泣。
可怜我无超群才貌，属于阿希尔种姓①，
不会撒娇装痴，卖弄风情，
不善辞令。满心爱恋，
只图瞧一眼黑天，便觉胜度一年

林径上发见你的足印，
我如获至宝俯身亲吻。
严酷的上苍啊我岂敢祈盼你恩赐，
薄命女备受轻慢，丧尽希冀。
黑天啊，我远处伫立听你的笛声，
窥望你勾魄销魂的笑容。
痴恋的罗妲我愿你永世幸福，
纵使无德的我陷入难拔的痛苦。
万一你蒙难，我哭只敢在人后，
无人知晓我忍受万重悲愁。
帕努说道：“听着，黑天，
切莫对柔弱的罗妲射冷漠的利箭！”　　①阿希尔是牧牛人的种姓。

１６

黑天啊，你不必装模作样，对天发誓，
聪慧的弱女子面前你演什么戏！
你说你爱我分明是虚情，
我一眼看穿，断不轻信。
信你的假爱犹如乘破船渡海，
舱底漏水难逃灭顶之灾。
啊哟，莫非我言重，惹你生闷气？
黑天啊，原谅我说话率直！
唉，我后悔以揶揄之矢伤你的心，
往后再不如此，我爱你胜爱自己的生命。
帕努观看一幕好戏，忍俊不禁，
泛舟情海罗妲时而娇憨，时而激忿。

１７

妹妹呀，我暗下决心，
黑天重返摩吐罗城的时候，
决不哭哭啼啼，
凄凄切切求他停留，
而要强作笑颜送他上路。
唉，想当初黑天走到我面前，
我痴呆呆望着他，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两行热泪扑簌簌滚下。
黑天微笑着坐在我身旁，
叙述别后难耐的思恋。
我胸中涌起激动的狂浪，
一腔恼怨顷刻消散，
结结巴巴说不清话，
泪汪汪叫一声黑天，
一头扑倒在他脚下。
半晌我静下心来说道：

“黑天啊，我的情郎，
你务必常来牧区看望，
你不在身边我度日如年。”
我脸贴着他的双足，
哭退夜色，哭来曙晓。
黑天握着我的手，
温话宽慰，面带甜笑。
妹妹呀，铁石人黑天，
何尝有罗妲一半的忧伤！
他含笑安慰一番之后，
踏上归途，神态如常。
望着他朝摩吐罗走去，
我禁不住大放悲声。
他对我何尝有一丝眷恋！
听，他的脚步一点儿不沉重！
帕努含泪连声规劝：
“姑娘，姑娘，生活就是痛苦，
世上与你同享乐的比比皆是，
可哪个愿陪你落泪分忧！”
１８
妹妹啊，我一而再再而三
制止你前往摩吐罗，
黑天恐已忘掉旧情，
在京城寻欢作乐。
呸！这可恶的舌头污损谁的尊名？
罗妲我委实太狂妄！
唉，假如黑天真成为
摩吐罗金库和王宫的主宰，
牛庄里他的情人
必然被抛到九霄云外；
妹妹你进宫呈送香笺
少不得受众臣羞辱——
不多久我势必
像落花魂归黄土。
黑天摈弃婆羚达①林中
昔时的绸缪情义，
而今他宠幸的定是
珠围翠绕的宫娥王妃。
帕努连忙劝道：“罗妲
陷入困境你可要镇定，
你未必真正知晓
黑天对你的如海深情。”

①牛庄所在地。

１９
妹妹呀，假若我归返黄泉，

当纯净的暮色在春天的花林里弥散，
盼望团聚的黑天专程来把我寻找，
“罗妲！罗妲！”一声声喊得口干舌燥。
假若姑娘们惊醒，唯我不醒，
假若姑娘们闻声赶去，唯我不动，
焦急的黑天会继续找我？
“罗妲！罗妲！”呼叫着穿林过河？
朱木那河畔我只爱黑天，爱他有无数美女——
假若我谢世，她们能不补我的空位子？
假若我魂儿脱壳，
婆羚达林地谁为我伤悼？
帕努轻声催促：“快进入密林，娇嗔的情女，
那儿有黑天发抖的抚摸，含情的泪滴。”
２０
你莫非要告诉我
你已在我心里苏醒？
眸子里安置个宝座，
面对我明亮的心镜
端详你绛红的眼睛？
我的柔心在你足下晃，
含羞的荷眼闪着泪光，
春情荡漾的玉体哟，
欲与你合卺共鸳帐。
你的长笛吹出甘露，
攫走了我破碎的心。
绿野充满婉啭的鸟鸣，
搅乱我平静的芳魂！
看见你微笑百花怒放，
听到你吹笛杜鹃歌唱，
三界一群群快乐的蜜蜂，
绕着你圣足，嗡嗡嘤嘤。
牧牛女个个如花似玉。
朱木那河滨花儿悄悄开。
持重的凉风拂过那碧水
顷刻间心儿也炽热欢快。
你脸上流连饥渴的媚眼，
你抚摩甜柔使罗妲喜颤。
心里装满你爱的珍宝，
搂着你圣足我沉醉卧眠。
姑娘们问你究竟是谁？①
日日频擦思念的泪水。
帕努决意把犹豫抛舍，
一生在你莲足下度过。

①黑天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

尘埃集

白开元　译

自己的和给予的
明月说：“我的清辉洒向了人间，虽说我身上有些许污斑。”
同一条路
关门将错误挡在外面，
真理叹道：“叫我怎样进入圣殿？”
左　　右
不管身躯怎样旋转，
右手在右边，左手在左边。
恩赐的高傲
苍苔昂起头说：“池塘，请记录，
我又赐给你一滴清露”。
忘恩负义
袅袅的回音讥嘲声源，
是怕欠声源的债被发现。
中　　庸
“精英”神情坦然与“低贱”同行，
独往独来的只有“中庸”。
敌对的自豪
蝙蝠经常大声嚷嚷：
“你们知不知道我的敌人是太阳？”
创　　造
时间说：“我创造了大千世界。”
钟马上说：“我是你的创造者。”
休　　息
工作和休息，
恰似眼珠和眼皮。
生　　死
生死一起儿做生活的游戏，
如同走路，脚触地又抬起。
强者中的强者
肆虐的飓风挑起大战——
结局如何？和风徐徐凯旋。
灰　　尘
灰尘，你弄脏了万物洁净的面容，
这罪咎你能否认？
根
树梢说：“我高大，你矮小。”
“很好，愿此长久。”树根说道，

“你在高处春风得意，
我为之自豪的是将你稳稳地举起。”
实　　践
蚂蜂说：“筑个小小的巢。
蜜蜂呀，你就这样的骄傲。”
蜜蜂说：“来呀，兄长！
筑个更小的让我瞧一瞧。”
单方面的核算
“２７，你为何不变成１２７？
你一变，口袋鼓鼓的，骨头里适意。”
２７说：“是钱数，在口袋里欢聚，
可是，先生，这数字若是您的年纪？”
少知与多知
一头干渴的驴走到池畔，
“呸！一池黑水。”叱骂着转身离开。
从此所有的驴都说池水是黑的，
唯独多知者说池水清澈洁白。
门第差异
芒果树说：“药西瓜，老弟，
原始雨林里，我们是平等的，
人们选择，依照各自的兴趣——
平等消失，产生了价值差异。”
自私的亲眷
乞施的褡裢责怪小钱袋：
“你为何忘却你我属同一血缘？”
钱袋不悦地回答：“你忘了
我的一切倒进了你的褡裢？”
宽阔的胸襟
墙缝里长出一朵花，
无名无族，纤细瘦小。
林中的诸花齐声嘲笑，
太阳升起对他说：“兄弟，你好！”
外表与实质
“你黑！”听罢讥笑，黑浆果坦然地说：
“见过我的无不说我黝黑，
然而外表并不是实质，
吮吸才知我滋味的甜美。”
批　评　者
瞎眼硬币弓着背对卢比①说：
“你不过１６安那②，不是５塞格③。”
卢比答道：“这是我真正的价值，
而你的身价已不像你宣扬的那么多。”

①印度货币单位。
②一卢比等于十六安那。
③一塞格等于四安那。

憎恨故园者
蚯蚓说：“地下土壤的肌肤黧黑。”
诗人厉声喝斥：“闭上你的嘴！
你一生享受土壤的甘汁，
调侃土壤会提高你的地位？”
至　　亲
煤油灯的火苗对泥灯说：
“叫我哥哥，否则扭断你的颈脖。”
说话间皓月升上了青空，
煤油灯央道：“下来呀，大哥！”
平等原则
乞丐的褡裢叫喊：“喂，钱袋，
你我兄弟之间只有极小的差别——
来，互通有无。”钱袋生气道：
“极小的差别当首先消灭！”
自尊和奉承
“自尊”空手而归，高高兴兴。
“奉承”问道：“你得到什么赏赐？”
“自尊”回答：“在心里，无法展示。”
“奉承”说.“我捞到的在手里。”
老　　少
“白发竟然比我赢得更大的声望！”
黑发想着懊丧地叹气。
白发说：“拿去我的声望，孩子，
只要你肯给我你迷人的乌黑。”
愿　　望
“芒果，告诉我你的理想。”
芒果说道：“具有甘蔗质朴的甜蜜。”
“甘蔗，你有什么心愿？”
甘蔗回答：“充盈芒果芳香的液汁。”
忙碌的错误
爬上头顶的一绺发丝晃悠悠地说：
“手脚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
手脚笑道：“哦，无错的发丝，
我们有错是因为终日忙碌。”
惊人之美
“美好”问道：“哎，至美，
你住在天上哪座宫宇？”
“至美”滴泪道：“唉，我呀，
住在无能的骄傲者枉然的嫉妒里。”
河与沼泽
沼泽说：“诸河滚滚而来，
为我撞破了脑袋。”
食客谄谀道：“您是至高的皇帝，

诸河前来进贡河水。”
狂　　妄
爆竹咧着嘴说：“诸位，我多么勇敢，嘭叭升空给明星脸上抹了把灰。”
诗人说道：“明星末被玷污，
地面上，一撮纸屑已随你回归。”
不合适的嘲笑
望见一颗星陨落，油灯笑得发颤，
说：“荣耀之光落到如此可悲的下场！”
夜说道：“笑吧，开心地笑吧！
趁残油几滴还未烧光。”
直接证明
霹雳说：“我漫步云天的时候，
我的轰鸣被称为云吼，
我的光成为闪电的代词，
轰击头顶，人们才承认，‘这确是霹雳’。”
议论他人
鼻子说：“耳朵从不闻气味，
和两只耳环是一个家族。”
耳朵说：“鼻子从不听人说话，
睡觉讨厌地打呼噜。”
散文和韵文①
箭说：“我轻捷，棍棒，你笨拙，
朝暮伫立，挺胸突肚。
哼，不要辩解，学做我的工作——
别再敲头颅，狠狠地束腹！”　　①诗人把箭喻为诗，棍棒喻为散文。
信　　徒
车水马龙，人如密林，热闹非凡。
信徒们下跪，虔诚膜拜。
路想，“我是神”。车想，“神是我。”
偶像思忖，“我乃神”。笑熬了命运的主宰。
怀疑的缘故
人造金刚石自诩：
“我非常伟大。”
听罢我产生怀疑，
“看来你不是真的。”
安全的低下
从下面的泥潭，
你往上扔泥浆，
坐在上面的人
个个遭殃。
身　　份
“仁慈”和蔼地问：
“你是谁？缄口不语。”

眼里流出潮湿的回答：
“我是由衷的感激。”
枉费心机
没有毅力
使自己臻于崇高，
能将崇高
贬为渺小？
是　　非
鱼网说得斩钉截铁：
“我不再捞稀泥！”
渔夫叹口气说：
“从此再也捕不到鱼。”
互　　骂
棍子骂木条：
“你又瘦又细！”
木条骂棍子：
“你胖得出奇！”
差　　别
“宠爱”沮丧地说，
“我赏物，无人回报。”
“同情”坦荡地说：
“我给予，从不索要。”
新　　旧
君主宣布：“我用法律的手段
创造正义。”正义反驳道：
“谁曾赋予古朴的我以新生？——
非正义，才是你的创造！”
贫者的报答
荒漠说：“你降下充沛的甘霖，
我如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雨云说：“我不需要报答，荒漠，
只要你长出我赠送的绿色快乐。”
芳　　菲
一缕芳菲落拓不羁，
花儿摇摇头唤它返回。
南风说：“游离你它芳香扑鼻，
你幽禁的，我不承认是芳菲。”
情　　怀
旭日东升，消褪了晨月的风采。
晨月语气平静地说：
“我在坠落的海滩等待，
向喷薄的太阳稽首礼拜。”
谦　　辞
“箴言”说：“每回见到你，‘工作’，我为我的抽象而羞惭。”

“工作”坦诚地说：“深刻的‘箴言’，
我觉得我很苍白，在你面前。”
承担责任
“谁来继续尽我的职？”夕阳高声问。
沉寂的世界如静画一帧。
一盏泥灯奋然答道：“大神，
我愿尽力挑起你的责任。”
错　　觉
河的此岸暗自叹息——
“我相信，一切欢乐都在对岸”
河的彼岸一声长叹：
“唉，也许，幸福尽在对岸。”
枉然落泪
为夕阳西坠
哭个声硬气咽，
夕阳不会归来，
明星黯然失色。
花与果实
花儿焦急地问：“喂，我的果，
告诉我也可曾成熟，告诉我！”
果实回答：“先生，你嚷嚷什么，
我始终藏在你心窝。”
答　　复
“呵，大海，哪是你的座右铭？”
大海回答：“无穷的好奇心。”
“诸山之魁，你为何默默无声？”
喜马拉雅山答道：“这是我永恒的无语的反应。”
自　　由
箭矢暗忖：“飞吧，我有自由，
只有雕弓爱死守一处。”
雕弓笑道：“箭啊，你忘了
你的自由由我管束？”
无效的申斥
“众人申斥你是无媚之花。”
木棉花听罢笑着开了腔：
不管诋毁持续多久，我默默地
绽放，显示美好的形象。
担　　忧
嫩苞睁开眼睛，环顾大地——
大地葱绿、清新、秀丽，充满温馨，旋律。
它恳切央求：“哦，亲爱的，
只要我活着，你跟我生活在一起。”
贬　　褒
“贬褒”诘问：“品德先生，

我俩谁是你的至交？”
“品德”回答：“你俩是朋友也是敌人，
试图区分只会使脑汁白白地消耗。”
亲　　疏
灰烬说：“火焰是我兄弟。”
青烟说：“我和火焰是双胞胎。”
“虽不是一家。”流萤在空中开了言，
“比起你俩，我与火焰更加亲密。”
原始奥秘
竹笛说：“我没有丝毫光荣，
我的声音全仗嘴用气吹。”
气说：“我缥缈无定，
素不知笛手姓甚名谁。”
看不见的原因
夜悄悄降临花枝，
催开花苞，悄悄踏上归程。
花儿醒来说：“我属于晨光。”
“你说错了。”晨光当即纠正。
不　　变
“一”成为众多局面如何？
现有的众多复归为“一”。
此时的忧戚全部消除，
彼时的愉悦皆变为忧戚。
驭　　手
我问命运：“谁在背后把我往前推，
以残酷的难挡的膂力？”
命运回答：“你回头看”。我驻足回视，
是方逝的我把我朝前推。
发现真理
大地说：白天的艳阳下，
除了我看不见别的什么，
夜里当我消隐，虚渺中
现映宇宙荧荧的轮廓。”
良　　辰
雨日阴郁、迷蒙、暝暗，
孤独的农夫啊，快走出茅舍！
沙漠般龟裂的心田已经湿软，
正是播种的最佳时节。
花　　招
娇柔的丽人对我说：
“连结你我的温情日久天长。”
互惠的做爱告一段落，
清晨她催促：“还不起床！”
自觉的奉献

英雄慨叹道：“啊，世界！啊，世人！
不要谋划如何诓骗我的东西，——
我奉献是出于真心，
比你们要骗的多一百倍。”
莹澈的真理
世界严肃地说：“我没有虚伪，
一切明明白白，苦乐、生死……
我每天讲真话，
可你们接受被篡改了的涵义。”
始　　末
终端说：“总有一天万物绝灭，
肇始啊，那时你的自豪分文不值。”
肇始心平气和：“兄弟。哪里是终点，
哪里又衍生开始。”
偷　　衣
“我熟悉人寰。”狡诈的死亡说着
偷窃生命的衣服，
偷走一件，天帝的恩惠
又使另一件进入凡人的房屋。
永　　新
夜吻着日暮的脸说：
“我是死——你的母亲，不要怕我，
我给予每个消逝的日子
一次再生的机会。”
白昼的视野
白昼为有明眸沾沾自喜，
入夜扑簌簌落下泪滴，
对朝阳说：“此时我明白
我视野广阔全靠你的厚爱。”
永恒真理
我是一束亮光，
照耀的时间十分短促。
我澌灭于顷刻之间，
可无始无终的幽暗啊，人间你永驻。
同样的归宿
素馨花说：“我凋落了，星星。”
星星说：“我已完成自己的使命。”
天空的繁星，林中的素馨花，
挂满夜阑的离别的枝杈。
男　子　汉
男子汉说：“我是英豪，顶天立地。”
女子咬咬舌尖：“羞死！羞死！”
男子汉揶揄：“你们步步受阻。”
诗人插口说：“所以她们娇柔。”

崇高的辛酸
骄阳耳闻责备、辛酸地说：
“做什么才能得到大家的赏识？”
天帝答道：“离弃太阳系，
为平民做些平凡的小事。”
接收和赠与
合拢的手说：“谴责者，
我的谦逊表现在收纳之时。
接物双手固然合拢，
赠与时掬着的手掌里也是满满的。”
死　　亡
哦，死亡，你若是虚幻
世界毁灭在片刻之间，
你体态丰腴，人世
在你怀里摇晃，像个孩子。
人生三部曲
“长大成人”，稚童寻思，
“我买下所有的玩具。”
长大了对游戏不屑一顾，
梦想聚敛金银宝珠。
暮年把一切看得淡泊
人世的游戏场抛在身后。
梦和真理
梦说：“我享有充分的自由，
决不尾随法则行走。”
真理说：“所以你缥缈无踪。”
梦一听怒气冲冲：
“你是亘古的铁链捆住的囚徒。”
真理说：“所以众人冠我以真理的美名。”
雾的怨恨
雾抱怨说：“我在近处，
因而你对我轻慢——
云彩在天空漫游，
居高临下，神气活现。”
诗人正色说道：“雾呀，
你怨恨我毫无道理，
云彩及时降落雨水，
你只弥散虚情假意。”
不必要的必要
碧草、庄稼不长的海呵，
占据了地球的一大半，
你没日没夜地狂舞，
你有何脸面活在人间？
海争辩道：“假如我

真像你说的那样一件正事不做，
是谁从陆地丰满的乳房
引出甘美的江河？”
铜罐的妙语
铜罐里的水晃荡着说：
“喂，无边的海洋，
瞧你周身黑糊糊的，
而我透明，闪闪发光。
凭藉圆小的真实，
我说话多么清脆！
你虽是浩瀚的实体，
却罩着淡青的岑寂。”
情爱与离愁
情爱叹道：“唉，离愁
你的本性无从窥观。”
离愁说：“哦，情爱，
你虽是高雅的梦幻，
我仍奉劝你走自由之路，
割断绵绵的情丝！”
情爱说：“照你说的那么做，
我便与你合二为一。
不可变更的
死亡说：“我需要子嗣。”
小偷说：“我眼红钱物。”
命运说：“你们珍爱的
一切我都爱收贮。”
中伤者阴毒地说：
“我伸手夺取你们的名誉。”
诗人环顾四周问道：
“谁来分享我的欢愉？”
苦　　乐
斯拉万月铜钱大的雨点
叭叭打着素馨花叫喊：
“啊哈，我死在
谁的死亡的河岸？”
阵雨哗哗地说道：
“圣洁的我飘落人世
一些人欣喜欲狂，
一些人受到惨痛的打击。”
谦　　恭
青竹篱问道：“哦，竹林，
爷爷，你为什么低头躬身？
您看我们昂道挺胸，
尽管是你的子孙。”

竹林说：“这是老少之别。
躬身绝不意味着卑怯。”
两副面孔
斧子说：“红木，我需要帮助，
我没有木柄，请赏我一根柯枝。”
一旦柯枝制成精巧的木柄，
乞者再无乞施的伤凄。
树根上接二连三地猛砍，
可怜的红木倒地咽气。
不同的作用
芒果树对灌木说：“兄弟，
你为什么甘愿化为炉灰？
唉，唉，朋友，你真命苦。”
灌木神情坦然：“我毫不悲切，
芒果树，你活着结果累累，
而我的功绩在焚烧中放射。”
胜　　负
自负的蚂蜂和蜜蜂，
激烈地争论谁有能耐，
蚂蜂说：“千百条证据
证明我蜇人比你厉害。
蜜蜂一时语塞，急得落泪。
森林女神悄悄地劝慰：
“孩子，不必焦恼，
蜇人你认输，酿蜜你争取夺魁。”
各司其职
伞发牢骚：“哼，头颅先生，
我无法容忍这样的不公平——
您悠闲地游逛集市，
我为您顶烈日，淋暴雨，
您若是我作何感想，老兄？”
头颅回答：“理解他的作用，
他的智慧使田野稻谷飘香，
保护他是我唯一的责任。”
不全面的消息
“咳，圆月，”鹧鸪失声哭泣，
“听学者议论，我感到岌岌可危，
据说有一天你不再漫步天国，
宇宙毁灭，你随之湮灭。
呵，充满玉液的夜的君王，
果真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圆月说：“走进学者的书斋，
亲爱的，问清楚你享有的天年。”
智　　者

我是双翼绚丽的蝴蝶，
骚人墨客对我不理不睬，
我大惑不解地问蜜蜂：
“你在诗中不朽凭什么德才？”
蜜蜂答道：“你确实漂亮，
但娇美的容颜不宜宣扬。
我采蜜讴歌的品行
征服了花和诗人的心。”
乞施与劳作
耕种，才长庄稼让我收割，
土地呀，你为何这样吝啬？
哦，母亲，含笑施舍吧，
为何非要我下地干得汗如雨下？
不劳动，给予粮食算得上过错？
土地微微一笑，说，
“那样会扩大一些我的知名度，
但你将丧失你的人格。”
平原和雪山
广袤的平原愤愤地说：
“集市上堆满我的粮食，我的水果，
摩天的雪山不做事情，
却称王高踞峭岩的御座。
我委实不明白
天帝怎么允许不公平存在。”
雪山说道：“假如我也是平芜，
从哪儿倾落含福的瀑布？”
海的奥秘
啊，大海，洪波巨浪装在胸中，
风起，你跑得自如而轻松；
融和千百道可怖的闪电，
你澄蓝的眼睛却令人迷恋。
请对我昭示你那般轻易地
做成不可思议的难事的奥秘！
这时天上乌云在隆隆地自语：
“我不知海里蕴藏什么奇迹。”
缝叶鸟与孔雀
缝叶鸟说：“一遇见你，孔雀，
同情的泪水就涌满我的眼睛。”
孔雀问：“唔，缝叶鸟先生，
你为我伤感是何原因？”
缝叶鸟答道：“你身子太小，
彩翎太长，极不协调，
彩翎是你行动的一种妨碍。
你看我朝夕飞翔，轻盈自在。”

孔雀说：“不必徒然地辛酸，
需知荣誉的背后难免有负担。”
书虫的逻辑
《摩诃婆罗多》①里有条蛆虫，
封面封底之间啃了个黑洞。
学者翻开书揿住它的脑袋，
怒斥道：“你为何恣意破坏！”
磨砺牙齿填饱你肚皮的
粮食泥地上比比皆是。”
书虫说：“您何必大动肝火，
书里除了黑斑还有什么？
让我里里外外吃个痛快，
反正我不懂的都是糟粕。”

①印度史诗。

嫉妒的怀疑
摇摇尾巴，哈巴狗不能容忍
尾巴的影子也在镜子里摇动。
乜视奴仆为主人打扇，
哈巴狗寻思这是罪愆。
林木摇曳，水波乍起，
哈巴狗见状愤怒地狂吠。
它自信它纵入主人的怀抱，
天界、人间、地狱立刻晃摇。
主人的残羹，吱吱地啜吸，
世上它一条尾巴摇得最得意。
针的心愿
花匠从早到晚做花环，
连结花茎，穿针引线。
针伤心地说：“姐姐，茉莉，
每日我刺伤许多花枝。
穿透一缕缕幽香，
磨破了头，却无补偿。
天帝脚下我双手合十乞求恩惠：
让我变成不伤他人的花卉。”
茉莉叹口气：“你的心愿
倘若兑现，我也免遭灾难。”
宠妃献计
宠妃奏道：“陛下，谪妃
诡计多端，识破不易。
陛下恩准她迁居牛厩，
这贱妇竟不知足，
为了挤喝那头黑牛的奶，
花言巧语将陛下欺瞒。”
皇帝大怒：“贱妇生性诡谲，
如今如何防止她偷窃？”

宠妇再奏：“唯一的法子，
望陛下将牛奶赏给臣妾。”
内　　讧
发髻和乱发吵架，
招来一群人看笑话。
发髻说：“乱发，你丑陋之极！”
乱发说：“收起你的老爷架子！”
发髻说：“秃顶我才高兴。”
“剃光吧！”乱发怒气冲冲。
诗人从中劝解：“想想吧，
你俩是一家，本是一家！
一头美发如果脱落，
发髻，你如何吹响胜利的法螺？”
赐予后的贫困
失水的薄云雨季结束时，
蜷缩在晴空的一隅。
满盈的荷塘见此情景，
嘻嘻哈哈，冷嘲热讽：
“喂，瘦骨嶙峋的穷汉，
如今你无家可归，一筹莫展。
你瞧我荡漾着碧波，
雍容华贵，无需漂泊。”
薄云说：“先生，切莫骄傲，
你的丰盈其实是我的功劳。”
布谷鸟和乌鸦
春天来临，森林里百花怒放，
布谷鸟昼夜不停地歌唱。
乌鸦说：“看来你只会
谄媚春天，别无专长。”
布谷鸟停止歌吟，四顾发问：
“你是何人？来自何方，先生？”
乌鸦答道：“我乃乌鸦，快人快语。”
布谷鸟说：“谨向你致意，
望你说话永远这样直爽。
至于我，呼唤声调必须悠扬。”
心情矛盾的湿木
湿木噙着眼泪忧伤地思量：
树枝燃烧放射何等耀眼的光芒！
患了妒忌病湿木在昏暗的角落里
咕哝着：“我何时有放光的机会？”
“幼稚的湿木，”赤热的木炭说，
“怕火炼你自受着痴想的折磨。
我们焚身换取的价值
怎会飞到你的手里？

湿木惊呼：“天哪，谁乐意烧死！”
火红的木炭说：“那等着喂白蚁！”
强者的宽厚
仙人纳罗特说：“哦，田园女神，
凡人享用你的粮食，却对你不尊，
竟然说你是粗硕的土坷垃，
忘恩负义者嘲笑你邋里邋遢。
沉下脸来停止供水供粮食，
让小人尝尝挨饿的滋味。”
“罪过，罪过，”女神慈眉笑脸地说，
“你们胡诌对我并无伤害，
我若发怒，他们个个命归黄土。”
亲　　缘
南瓜今日踌躇满志，
青竹架是运载它的飞机。
头晕目眩，也不俯视大地，
与日月星辰称兄道弟；
它想象着在飞行，
脚踩祥云，纵目远空。
可恼的是茎梗以亲缘
之绳将它与地球紧紧相连，
茎梗一断，一刹间
便飞升辉煌的天国乐园。
茎梗真断，南瓜登时省悟
它不属于太阳，属于泥土。
新的生活方式
有一天水牛冲天怒吼：
“像马一样，我需要马夫，
我已改掉牛的习气，
一天两回为我涮洗！”
说罢在牛圈里冲撞、
蹦跶，无休止地折腾。
天帝说：“我满足你的意愿。”
命十个马夫站在它两边。
不到两天水牛哭道：
“够了，天帝，够了，
让我摆脱马夫的效劳，
那种涮洗真叫人吃不消。”
偷懒的危险
木犁声嘶力竭地哭嚷：
“铁铧老弟你来自何方？
打从和你连在一起，
我脑瓜天天碰得青紫。”
铁铧说：“那我卸落，

让你待在屋里舒服快乐。”
铁铧磨秃。木犁果然
无事可做，躺着消闲。
农夫说：“干吗留这废物，
今日劈碎扔进火炉。”
木犁大叫：“快来，铁铧老弟、
比起焚烧我宁可受累。”
权　　力
森林里谁拥有最多的权力？
一直到中午争论着这个问题。
素馨花说：“听着，朋友们，
我以幽香征服整座森林。”
火焰花摇摇头响亮地说：
“我威镇八方，单凭红色。”
玫瑰花微启粉红小口：
“我的芳姿在林中广为播布。”
芋头说：“色香可当饭吃？
每片土壤都溶和我的权力。”
地下是芋头控制的领域，
它获胜，以可睹的证据。
水　　井
铜罐开口哐啷哐啷响：
“水井叔叔，你怎么不是海洋？
若是海洋，我愉快地潜入深处，
肚皮喝它个又圆又鼓。”
水井说：“不错，我是口小井，
这是我凄凉、沉默的原因。
可是小子，你不必多虑
你想下几次就下几次，
你想汲几罐就汲几罐，
满足你我照样活在人间。

随感集

白开元　译
１
梦，我心灵的流萤，
梦，我心灵的水晶，
在沉闷漆黑的子夜，
闪射着熠熠光泽。
２

火花奋翼，
赢得瞬间的韵律，
在飞翔中熄灭，
它感到喜悦。
３
我的深爱
如阳光普照，
以灿烂的自由
将你拥抱。
４①
亲爱的，我羁留旅途，
光阴枉掷，樱花已凋零，
喜的是遍野的映山红
显现出你慰藉的笑容。　　①这首诗是赠给徐志摩的。１９２４年泰戈尔访毕，诗人徐志摩是他的翻译。

１９２９年泰戈尔在美国、日本讲学，因政见分歧受到冷遇，心情郁闷。回国途经上海，住在徐志摩家中，受到热情款待。泰戈尔在这首赠诗中抒写了旅途不同的心境。

５
我的随想在路边
开了瞬间的花朵，
观赏的行人
走着走着将它忘却。
６
蝴蝶活着
不计算年月，只计算瞬息，
时间对它来说
是无比的充裕。
７
魆黑的睡眠的洞穴里，
梦鸟筑了个巢，
收集喧嚣的白日
那遗留的破碎的话语。
８
装着重要工作的船舶
在时光之海上航行，
货物的重量说不定
有一天压得它灭顶。
伏案构思写作的
歌曲，轻快，奔放，
留给后人，许能
在时光之海上远航。
９
春天乘暖风扬洒

花粉，随心所欲，
未曾想片刻的嬉耍中
结了未来岁月的果实。
１０
大树凝视着
静美的绿影——
是它的眷族，
却无从贴近。
１１
春意挣脱
冻土昏睡的缧绁，
似闪电疾驰，
催绽满枝新叶。
１２
在黑沉沉无底的
静夜的海面，
像漂浮的彩色水泡，
曙光无限地伸延。
１３
我胆小的奉献
不抱永存谁心中的奢望，
也许你会爱惜地
把它收藏在心房。
１４
法尔衮月①像顽童
不时揩抹、摈弃
在平原上作的彩图，
归去，再不回视。

①印历十一月，公历二月至三月。

１５
天真的孩子们在
神祇的殿堂欢聚——
神祇忘了叩拜的信徒，
入神地看孩子们嬉戏。
１６
你的庭院里白夹竹桃吐蕊，
我的花园里一片绚烂，
痴痴地对视的四目彼此相识，
甜梦破在春天。
１７
天宇双臂将旷野
揽拥在胸膛，
仍然居住在
渺邈的地方。
１８

“遥远”走到近处，
已是黄昏，
它走得愈远，
离得愈近。
１９
哦，无边的幽暗，
这火苗战战兢兢，
消除它可怜的怯懦，
点亮一颗颗星！
２０
我微思的彩蝶
离别灵府，
傍晚是登程的最后机会，
飞进薄暮！
２１
昂首入云的高山，
不看荷塘清雅的玉容。
坚定、冷酷者的脚下，
佳人枉诉一塘衷情。
２２
像孩子与孩子一起，
做光与影的游戏！
驾着白云的轻舟，
欢度这清晓吉时！
２３
云彩是岚气的山脉，
山脉是岚气的云彩，
怀着莫名的激情在日月的梦中，
跨越一个个朝代。
２４
天帝欲以爱情
建造他的寺庙。
俗人把砖石的胜利
一直砌上碧霄。
２５
狂风说道：
“火苗，
我要搂你在怀里。”
猛扑上去，
一下子扑灭了
粗野的情欲。
２６
沧海演奏
含泪的恋歌，

使隔海相望的两岸
满怀离愁。
２７
天帝在暗空点亮了
星灯，
俯望人间何时点燃
油灯。
２８
我在我的歌里
与你接触，天帝！
如同山岳通过百川
和海洋保持联系。
２９
姹紫嫣红的霞光
一朝消逝，
兰花似的旭日
光荣地升起。
３０
夜似别绪萦怀的思妇
以袖遮掩着脸腮，
焦灼不安地
等候曙光归来。
３１
呵，我的花儿，
不要在愚氓的享乐的花环里受束缚，
你要知道，
崭新的黎明正为你祝福。
３２
走着走着，
玩偶在疯狂的娱乐中
破碎，
落在世人的身后，无影无踪。
３３
下弦月，你来得太迟，
晚香玉已望得焦急。
３４
空中起风了，
拔不出陷入淤泥的铁锚，
航船无限怅惘，
四顾没有藏脸的地方。
３５
蔚蓝的天空
俯瞰苍翠的森林，
它们中间

吹过一阵喟叹的清风。
３６
宽恕腻虫，花儿，
它不是蜜蜂，
惊扰你是严重错误，
纯粹是自作多情。
３７
忍受白昼轻慢的泥灯，
晓得夜间将得到火苗的热吻。
３８
白日阳光下掩盖的悲苦
默默无声——
入夜在幽暗中燃烧，
如闪烁的繁星。
３９
情歌的乞儿——琴弦
在刺耳的喧嚣中哀泣，
来，操琴弹轻柔的乐曲！
４０
不可言语的苦恼
孤单地栖于
幽寂梦魂的浓荫下
凄清的巢里。
４１
晨曦
萌发爱时
将花环戴在残夜的颈上。
这便是创造的预示。
４２
影把光的回忆抱在怀里，
我称之为画。
４３
春天沉迷于花香，
爱情是醇美的酒浆，
花期结束以后，
爱情是心灵的食粮。
４４
白日消尽。
坐在幽静的暗处，
我谛听踅回
悠远的黎明之厦的愁闷
叩击我的心扉。
４５
颓败的凯旋门的废墟上，

儿童们建造了做游戏的楼房。
４６
哦，流云，
你做着缤纷的梦游逛，
如赴月宫的筵宴，
你会丧失飘逸的韶光。
４７
雪白的羽毛脱落，
破损，倒在地上，
高翔的纪念，
不曾刻在苍穹。
４８
走进花林，
我只看见两个花蕾，
离去时，春风中
百花争妍斗奇。
４９
大海，你以艰险
诱惑人心飞出门户，
你骇人的惊涛日日
把人心推向生死莫测的征途。
５０
拂晓，
苏醒的朝日
把新鲜的生命
射向新辟的天地。
５１
落在浮尘上，萤火虫停止飞行，
它不知天上有更明亮的星。
５２
当我写作，
天帝给予荣誉；
当我唱歌，
受到天帝的宠爱。
５３
我许诺
给你一朵红花，
可你要整座花坛，
好的，你搬走吧。
５４
春天，你来到这里，
似乎是因为迷失了方向，
既然来了，让一朵小花
在枯枝上开放。

５５
盛开的一朵玫瑰
仰望着晓日的眼睛：
“我永远将你铭记在心。”
说着便渐渐枯萎。
５６
天幕上
我没有镌刻飞行的历史，
然而
我的欢乐曾遨游天际。
５７
树下爱慕阳光的绿荫
满面羞臊。
饶舌的树叶告诉鲜花，
鲜花一声冷笑。
５８
夜空的繁星
闪射造物主的笑容，
衔来人间的是
生命短暂的萤火虫。
５９
云压雾锁，
高山坚定地矗立着。
６０
地上的群山
默然远望碧空，
无力攀登的愁烦
充塞心胸。
６１
唉，你馈赠的香花
扎上了一根刺，
然而，美，我仍微笑着
向你顶礼。
６２
啊，朋友，
我的爱不负任何责任，
自己赢得自己的奖品。
６３
小人物不等于力量小
常常击败庞然大物。
三四个人的作为，
往往比一群人的更显著。
６４
每当真理在歌中听见自己的心声，

“美 ” 中便四射它的笑容。
６５
无从描述的吉祥的吻，
使我种的花开得益发热情。
６６
自我封闭的
水泡
在空中破灭，
仍不知海是它的出生地。
６７
让离情之灯
放射回忆欢聚的不灭的柔光。
６８
乌云瞥见地面昏暗，
不禁潸然落泪，
忘记遮掩。
骄阳的正是它自己。
６９
变成乞丐的天神
临门叫道 :“ 给我布施 !”
施主蓦然听到的
是行将致富的消息。
７０
情笛等候路上走来优秀的笛手，
优秀的笛手四处把情笛寻找。
７１
无垠的青天
扩展着空茫，
大地在上面
专心勾画自己不朽的肖像。
７２
纤小的茉莉花
既不愁苦也不羞惭，
它心里装着
鲜为人知的圆满，
它容春天的音讯
在花瓣下静卧，
它娴笑着肩挑
盛放清香的重担。
７３
花朵
好似微语
周遭的绿叶
有如凝固的静寂。

７４
黄昏
倘若原谅白昼的过错，
宁谧即刻降临。
７５
爱维系人以缱绻，
强暴压制人以锁链。
７６
古木挑着
悠悠流年，
像一个浓缩了的
宏大的瞬间。
７７
大路尽头
没有我朝拜的殿堂，
我的神宇
矗立在村径的两旁。
７８
地球上花林
苏醒的第一天，
给我的歌曲送来
一份请柬。
７９
好心人无私的罪过
使世界受到的伤害最多。
８０
冷寂的深邃的海底，
世界的泡沫破裂、聚集。
８１
付出足够的新生的代价，
自由的大门立刻敞开。
８２
“顽固”使蛮力拧弯了钥匙，
只得用斧头乱砍一气。
８３
我们的诞生
从夜的暝暗的奥秘
注入日光
圣洁的奥秘的流水。
８４
我心曲的飞鸟
今日激奋地
在你的歌喉里觅巢。
８５

你无所顾忌地嬉闹，
你大方的赐赏
像秋夜一颗流星一刹间
在我阴晦的心空划一道曳光。
８６
我做的一只纸船
在水面上径直地漂荡，
载着我闲暇之日
慵懒的时光。
８７
春天提前来到冬天的阆苑，
归去，步步回眸。
芒果花急躁地跑到院外，
不归，命休。
８８
哦，爱情，
你若捐弃怨恨，一味宽宥，
那是严厉的惩罚。
哦，妩媚，
你若受重击而沉默，
那是不堪的卑下。
８９
天神造物，
世界起死为生，
恶魔造的怪物
被自身的重量压崩。
９０
现代的树上，古朴的花儿
释放太初的种子的信息。
９１
旧爱的空楼里
找不到居室的新爱，
在迷惘的空间
久久徘徊。
９２
每一朵金色花
把故逝的一朵金色的情语
送进我的心里。
９３
苦恋之火
在情感的彼岸
划的轨迹
分外璀璨。
９４

你将谁的爱抚
溶入晴空的湛蓝？
和风吹拂的草叶上，
谁移步的征兆在微颤？
９５
喷薄的太阳扯下雾纱，
红霞独自在暝色的门口弹琵琶。
９６
露珠眼里，丽日
是晶亮的胸饰。
９７
荒漠
年年陷入颗粒无收的困惑。
９８
大地远古的祭火
衍变为林莽，
火星落处，
鲜花怒放。
９９
白日将逝。
暮空面对落日
诵念咒符，
拨着由晚星缀串的念珠。
１００
我一天的辛劳
获得一天的酬报。
我的爱情期冀
恒久而至高的价值。
１０１
每日劳作的酬谢，
我无意保留，
爱中的最高价值，
我执着地追求。
１０２
浓雾素无
影的语言渗入光里的机遇。
１０３
外国的不知名的花卉
欢迎诗人造访——
“诗人呀，我的国家
难道和您的国家不一样？”
１０４
啃啮典籍的书虫，
觉得人太愚蠢。

它百思不得其解：
人为什么不嚼书本。
１０５
心儿眺望长空，
怀着结果的热望？
满足吧，满足于春花
已在嫩枝上开放。
１０６
雷神的情感的影子
嵌在无穷年月的眉宇，
云霭遮暗的晴空
有如他真切的仁慈。
１０７
夕阳染红的田野
像个熟透的果子。
薄暮乍降的黄昏
正伸出手去折摘。
１０８
粉蝶有纠缠
亭亭玉立的芙蓉的闲工夫，
蜜蜂嗡嗡地采蜜，
四季忙碌，
白雾企图用诱惑之网
将拂晓逮住。
１０９
启明星说：“明丽的旭日
只为我照耀。”
红霞接口说：“好，很好。”
１１０
亲爱的，你的笑颜
像不知名的花香一缕，
质朴、甜蜜，
不可言喻。
１１１
死去的，越是抬高其虚妄的价值，
就越是扩大死亡的无谓。
１１２
鼓满征帆的长风的背后，
枉然追赶着河岸之心的啼哭。
１１３
忠诚于自己界限的真理，
在界限内旦夕与“美”相会。
１１４
在百花竞放的春天的舞台

和广野的绿涛上，
跳着新奇的
“美”之舞的是舞王①。
呵，柯丽②，
他不朽的舞姿
印在你倾慕的芳心
和一封封香笺里。　　①指毁灭大神湿婆。
②柯丽是喜马拉雅山之女，雪山女神。
１１５
日光把金色的诗琴
赠给恬静的繁星，
让它们弹奏
永恒的光明。
１１６
虔诚
像一只晨鸟，
在残夜啼唤黎明。
１１７
傍晚，
白日的空杯
丢在星宿的后堂。
子夜，
以墨黑将它洗净，
重斟曙光的新酿。
１１８
白天的工作中我的爱
恢复了活力，
在与静夜的相聚中享受
无际的安谧。
１１９
辞别光照，
清晰的花朵
装成晚星
归来，踏着暮色。
１２０
门户纵不敞开，
归去的终将归去，
障碍与疮痍
同时荡涤。
１２１
哗哗涨潮时，
海岸轻声同大海耳语：
“请你抒写
你的滚滚波涛欲表的心志。”

大海用泛沫的豪放的语言
写了一次又一次，
总感到不满意，
烦躁地擦去。
１２２
新颖，
你从陈旧中
提炼的精华，
珍贵，隽永。
１２３
幽会的午夜，
大地
品味着笑吟吟俯视的明月
那无声细语的含义。
１２４
不管轮圈怎样
跳着舞转动，
不引人注目的轴心
默不作声。
１２５
白天灯里只有油，
夜里灯才放光。
不要指手划脚地
说短论长。
１２６
皑皑冰雪
覆盖山岗沟壑，
平原支撑着
雪水聚汇的江河。
１２７
让你的爱慕
穿破
咫尺天涯的坚壁，
看得清我！
１２８
听！
青林里的花苞在
恳求红日：
照开我的眼睛！
１２９
沃土下禁锢的欢乐
化为菩提树杈上的绿叶簇簇，
在风中自由地摇晃，休憩；
于是凄寂的暗梦有了形体，与光共舞。

１３０
我做的纸船
载着我怀念的玩具，
清晨若被挡在码头，
取出那玩具做你们心魂的游戏。
１３１
当日光
在夜的深处失落，
“幽黑 ” 的沉思的眼里
亿万颗星星闪烁。
１３２
用灵魂的喷涌的光辉
弥补无光的外界无望无慈的损失。
１３３
暮霭里
闭合的夕阳的百瓣光莲，
带着新的诗章，
带着不倦的希望，
又开在新的地平线。
１３４
人生之书，
许多页空无一字，
用你的思索
加以充实。
让书里面隐居的诗人
状写极乐之地，
让神灵的圣音，
拓展你的想象力。
１３５
天神想戴
凡人编的花环，
所以往原野的怀里
掷了一只花篮。
１３６
凝望初升的太阳，
含苞欲放的素馨花
喃喃自语：“ 我几时开放，
也像太阳那么硕大？ ”
１３７
落日，将金冠
置于起航的暮云之舟，
卸去首饰，
走进大神的天祠，
无声地稽首。

１３８
我的晚灯颂扬
夜空的星光。
１３９
秋草之针串成的露珠之链
转瞬即逝，它的地位
在人世的意趣中永固；
君王的冕旒时刻在销蚀。
１４０
夜间
使用的灯，
白天
受到我的怠慢。
１４１
风暴中的落花在心里说：
“人间的春天已经衰落。”
１４２
春风啊，
娇嫩的花已被你忘怀？
为何许久在都市的街上
踯躅，扬卷尘埃？
１４３
呵，未知，我的目光
在你的眼里找谁？
跨越时代的流盼
莫非躲在你乌黑的眼底？
１４４
暖风，你从南国
送来花神的苏醒，
你一踏上归程，
林径上斑斑残红。
１４５
啊，组字的鸿雁——
冬日朔风的旅伴，
高翔的琼浆，你一路畅饮。
远方的迷梦
充溢天碧的柔情，
告诉我，如何把你的欣喜谱入乐音？
１４６
露湿的骚动的
飒飒林籁，
听似晓梦中无名的情人的
喁喁私语。
１４７

在日暮的额上
描了血红的光痣，
方向女神捂着脸，
嘤嘤啜泣。
１４８
入定者①的梵音融入我的心律，
我认识了他也认识了我自己。　　①指梵天。
１４９
蒺藜里含有我的过失？
我的花儿未犯错误。
让亲爱的蒺藜伴随我吧，
花儿你只管摘走。
１５０
让我静听
你窗前柔弱的灯火
操夜阑幽寂的竖琴
弹什么音乐。
１５１
城里的马路边
一株孤树的耳里，
热风为什么送入
山林的阴凉的消息？
１５２
樱花啊，
你园里漫步的佳丽
对我的素馨花说：
“我认识你。”
１５３
富翁的楼寨像凶恶饕餮的天狗，
资财压麻双臂。
穷汉的茅舍里不用臂膀的拥抱，
奇怪地浮上脑际。
１５４
青山的遐想
化为白云的游逛。
１５５
来自远方的收获
比近处的更贴近心窝。
１５６
洪波万顷
似发悲鸣，
乞求沉寂的星空
赐与一吻。
１５７

晓月说道：
“启明星哟，
你看夜色
步步退却，
离别之时
为什么你
款款走来，
面带笑意？
一抹晶洁
直透幽暗，
顿时模糊
我的视线。”
１５８
命蹇的浮云
身披的朝霞的金光，
在黄昏前丢失，
悲酸地流浪。
１５９
天上的星辰以为数得完，
数着数着，夜色阑珊——
千挑万选，一无所获。
如今明了无意索求，
该有的均会到手。
注望沧海吧，舀，永不干涸。
１６０
亲爱的，以心
认识了你，仿佛又不认识，
你不泄露你的苦闷。
１６１
百合花，我用你编的花条多么亲昵，
而你仍保持着他乡的丽质。
１６２
冬季，你盼望着花事，
盼望着丰熟，
法尔衮月夜里提前开的花
不结果就凋零。
１６３
我的树荫
是为道上过往的休息片时的行人；
我瞩望大路，
我树上的水果为我常年等候的而成熟。
１６４
束手就擒的火焰
在树心花叶果实里生存，

无耻、狂烈的火焰不受束缚，
死于惨败的灰烬。
１６５
森林把香花献给皓月，
海洋为自己的虚茫而哽咽。
１６６
笔不理会哪个手指支配它写字，
也不懂字的意思。
１６７
你抨击谬误不遗余力，
可为何不展示珍贵的价值？
１６８
天宇不布设
拘捕月亮的罗网，
自己约束自己的月亮
独来独往。
１６９
阳光的骄傲
洒遍九天，
在草叶上
一滴朝露里
发现了自己的极限。
１７０
剃头刀
正以残忍的寒光一闪
讥嘲
曙光的扩展？
１７１
没有依托的“一”是虚无，
“二”问世了，“一”才起步。
１７２
等级若和名誉抱成一团，
想铲除等级，等级只增不减。
１７３
生命的特质繁多，
死的定义相同，
神像假如绝灭，
宗教只剩一种。
１７４
“黑暗”的眼里，
“一”等于万物。
“光”观察“一”
从不同的角度。
１７５

愿欣赏名花的眼睛也正视
他人视而不见的荆棘。
１７６
脚踹灰堆，
嘴和眼睛倒楣，
一盆水
足以制服讨厌鬼。
１７７
那些忙于行善的
顾得上纯净品质？！
１７８
乐善好施者
只站在门口，
心里有博爱，
走进千家万户。
１７９
荒唐！荒唐！
将人打瘸背在背上，
称为善良。
１８０
不清楚你是否真有事情，
兄弟，莫嚷嚷采取行动。
１８１
人该做事，这话不错，
但干事的常受指责。
１８２
休憩活跃于工作，
碧波里轻漾着海的静默。
１８３
死的印记
给生命以价值，
所以用生命换取的
异常宝贵。
１８４
荒凉的沙漠里
只生长骆驼刺，
情操匮乏的地方
蔓延着嘲嗤。
１８５
望着镜子里的虚形而傲岸
是绝伦的荒诞。
１８６
名声如果高于实际，
对真实的你低下头去。

１８７
谁用爱情做交易，
爱情就在远处看谁演假戏。
１８８
当爱情把痛楚当作明珠，
痛楚便是幸福。
１８９
真实的无量的不死，
日日由死证实。

喀布尔人①

①喀布尔是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人在印度做小贩的很多。

我的五岁的女儿敏妮，没有一天不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我真相信她这一生没有一分钟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她母亲时常为此生气，总是打断她的话头，可是我就不这样做。看到敏妮沉默是很不自然的，她倘若半天不说话，我就不能忍受。

因此我和她的谈话一直是很热闹的。

比方说，一天上午，我正在写我的新小说第十七章的时候，我的小敏妮溜进房间里来，把小手放在我的手心里，说：“爸爸！看门的拉蒙达雅，管乌鸦叫‘五鸦’。他什么都不懂，对不对？”

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解释世界上的语言是不同的，她已经转到另一个话题的高潮。“您猜怎么着，爸爸，普拉说云里有一只象，从鼻子里喷出水来，天就下雨了！”

当我静坐在那儿思索着怎样来回答她最后的问题的时候，她忽然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爸爸！妈妈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不觉地低声自语着：“她在法律上是我的亲爱的妹妹！”但是我绷起脸来敷衍她道：“去跟普拉玩去吧，敏妮！我正忙着呢！”

我屋子的窗户是临街的。这孩子就在我书桌旁，靠近我脚边坐下来，用手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膝盖玩。我正在专心地写小说的第十七章。小说中的主人公普拉达·辛格，刚刚把女主人公康昌拉达抱住，正要带着她从城堡的三层楼窗子里逃出去，忽然间敏妮不玩了，跑到窗前，喊道：“一个喀布尔人！一个喀布尔人！”下面街上果然有一个喀布尔人，正在慢慢地走过。他穿着宽大的污秽的喀布尔族服装，裹着高高的头巾；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几盒葡萄干。

我不知道我女儿看到这个人有什么感想，但是她开始大声地叫他。“哎！”我想，“他要进来了，我这第十七章永远写不完了！”就在这时候，那个喀布尔人回过身来，抬头看这孩子。她看到这光景，却吓住了，赶紧跑到妈妈那里去躲起来了。她糊里糊涂地认为这大个子背着的口袋里也许有两三个和她一样的孩子。这时那小贩已经走进门里，微笑着和我招呼。

我书里的男女主人公的情况是那样地紧急，当时我想既然已经把他叫

进来了，我就停下来买一点东西。我买了点东西，开始和他谈到阿卜都·拉曼①、俄国人、英国人和边疆政策。　　①十九世纪末叶阿富汗的国王。

他要走的时候，问道："先生，那个小姑娘在哪儿呢？"

我想到敏妮不应当有这种无谓的恐惧，就叫人把她带出来。

她站在我的椅子旁边，望着这个喀布尔人和他的口袋。他递给她一些干果和葡萄干，但是她没有动心，只是更紧紧地靠近我，她的疑惧反而增加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

可是，没过几天，有一个早晨，我正要出门，出乎意外地发现敏妮坐在门口长凳上，和那个坐在她脚边的大个儿喀布尔人，又说又笑。我这小女儿，一生中除了她父亲以外，似乎从来没遇见过这么一个耐心地听她说话的人。她的小纱丽的角上已经塞满了杏仁和葡萄干——她的客人送给她的礼物。"你为什么给她这些东西呢？"我说，一面拿出一个八安那①的银角子来，递给了他。这人不在意地接了过去，丢进他的口袋里。　　①印度币名，一个卢比的十六分之一。

糟糕得很，一个钟头以后我回来时，发现那个不祥的银角子引起了比它的价值多一倍的麻烦！因为这喀布尔人把银角子给了敏妮，她母亲看到这亮晶晶的小圆东西，就不住地追问："这个八安那的小角子，你从哪里弄来的？"

"喀布尔人给我的，"敏妮高兴地说。

"喀布尔人给你的！"她母亲吓得叫起来。"呵，敏妮！你怎么能拿他的钱呢？"

我正在这时候走进了门，把她从危急的灾难中救了出来，我自己就对她进行盘问。

我发现这两个人会面不止一两次了。喀布尔人用干果和葡萄干这种有力的贿赂，把这孩子当初的恐怖克服了，现在这两人已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们常说些好玩的笑话，给他们增加许多乐趣。敏妮满脸含笑地坐在喀布尔人的面前，小大人似地低头看着这大高个儿："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他就用山民的鼻音回答说："一只象！"也许这并不可笑，但是这两个人多么欣赏这句俏皮话！依我看来，这种小孩和大人的对话里面，带有一些非常引人入胜的东西。

这喀布尔人也不放过开玩笑的机会，便反问道："那么，小人儿，你什么时候到你公公家去呢？"

孟加拉的小姑娘，多半早就听说过公公家这一回事了。但是我们有点新派作风，没有让孩子知道这些事情，敏妮对于这个问题一定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她不肯显露出来，却机灵地回答道："你到那里去么？"

可是在喀布尔人这一阶层中间，谁都知道，"公公家"这几个字有一个双关的意思。那就是"监狱"的雅称，一个不用自己花钱而照应得很周到的地方。这粗鲁的小贩以为我女儿是指这个说的。

"呵，"他就向幻想中的警察挥舞着拳头说："我要揍我的公公！"听到他这样说，想象到那个狼狈不堪的"公公"，敏妮就哈哈大笑起来，她那了不起的大个子朋友也跟她一起笑着。

那些日子是秋天的早晨，正是古代的帝王出去东征西讨的季节；我却在加尔各答我的小角落里，从来也不走动，却让我的心灵在世界上漫游。一

听到别的国家的名字，我的心就飞往那边去，在街上一看到一个外国人，我的脑子里就要织起梦想的网，——他那遥远的家乡的山岭啦、溪谷啦、森林啦，布景里还有他的茅舍和那些远方山野的人们自由独立的生活。

也许因为我过的是植物一般固定的生活，叫我去旅行，就等于当头一个霹雳，所以在我眼前幻现的漫游景象，加倍生动地在我的想象中重复地掠过。看到这个喀布尔人，我立刻神游于光秃秃的山峰之下，在高耸的山岭间，有许多窄小的山径蜿蜒出入。我似乎看见那连绵不断的、驮着货物的骆驼，一队队裹着头布的商人，有的带着古怪的武器，有的带着长矛，从山上向着平原走来。

我似乎看见——但是正在这时，敏妮的母亲就要来打扰，她央求我“留心那个人。”

敏妮的母亲偏偏是个极胆小的女人。只要她一听见街上有什么声音，或是看见有人向我们的房子走来，她就立刻断定他们不外乎是盗贼、醉汉、毒蛇、老虎、疟疾菌、蟑螂、毛虫，或是英国的水手。甚至有了多年的经验，她还不能消除她的恐怖。因此，她对于这个喀布尔人充满了疑虑，常常叫我注意他的行动。

我总是笑一笑，想把她的恐惧慢慢地去掉，但是她就会很严肃地向我提一些严重的问题。

小孩从来没有被拐走过么？

那么，在喀布尔不是真的有奴隶制度么？

那么，说这个大汉把一个小娃娃抱走，会是荒唐无稽的事情么？

我辩解说，这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多半是不会发生的。可是这解释还不够，她的恐怖始终存在着。因为这样的事没有根据，那么不让这个人到我们家里来似乎是不对的，所以他们的亲密友谊就不受约束地继续着。

每年一月中旬，拉曼，这个喀布尔人，总要回国去一趟，快动身的时候，他总是忙着挨家挨户去收欠款。今年，他却匀出工夫来看敏妮。旁人也许以为他们两人有什么密约，因为他若是早晨不能来，晚上总要来一趟。

有时在黑暗的屋角，忽然发现这个高大的、穿着宽大的衣服背着大口袋的人，连我也不免吓一跳，但是当敏妮笑着跑进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的时候，年纪相差得这么远的这两个朋友，就沉没在他们的往日的笑声和玩笑里，我也就觉得放心了。

在他决定动身的前几天，有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里看校样，天气很凉。阳光从窗外射到我的脚上，微微的温暖使人非常舒服。差不多八点钟了，早出的小贩都蒙着头回家了。忽然我听见街上有吵嚷的声音，往外一看，我看见拉曼被两个警察架住带走了，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喀布尔人的衣服上有些血迹，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把刀。我赶紧跑出去，拦住他们，问这是怎么回事。众口纷纭之中，我打听到有一个街坊欠了这小贩一条软浦①围巾的钱，但是他不承认他买过这件东西，在争吵之中，拉曼把他刺伤了。这时在盛怒之下，这犯人正在乱骂他的仇人，忽然间，在我房子的凉台上，我的小敏妮出现了，照样地喊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拉曼回头看她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笑容。今天他胳臂底下没有夹着口袋，所以她不能和他谈到关于那只象的问题。她立刻就问到第二个问题：“你到公公家里去么？”拉曼笑了说：“我正是要到那儿去，小人儿！”看到他的回答没有使孩子发笑，他举起被铐住了一双手，“呵，”他说，“要不然我就揍那个老公公

了，可惜我的手被铐住了！”　　①离德里不远的一个印度城市。

因为蓄意谋杀，拉曼被判了几年的徒刑。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被人忘却了。我们仍在原来的地方做原来的事情，我们很少或是从来没有想到那个曾经是自由的山民正在监狱里消磨时光。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连我的快活的敏妮，也把她的老朋友忘了。她的生活里又有了新的伴侣。她长大了，她和女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她总是和她们在一起，甚至不像往常那样到她爸爸的房间里来了。我几乎很少和她攀谈。

一年一年过去。又是一个秋天，我们把敏妮的婚礼筹备好了。婚礼定在杜尔伽大祭节举行。在杜尔伽回到凯拉斯去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光明也要到她丈夫家里去，把她父亲的家丢到阴影里。

早晨是晴朗的。雨后的空气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阳光就像纯金一般灿烂，连加尔各答小巷里肮脏的砖墙，都被照映得发出美丽的光辉。打一清早，喜事的喇叭就吹奏起来，每一个节拍都使我心跳。拍拉卑①的悲调仿佛在加深着我别离在即的痛苦。我的敏妮今晚就要出嫁了。　　①一种印度音乐曲调名。

从清早起，房子里就充满了嘈杂和忙乱。院子里，要用竹竿把布篷撑起来；每一间屋子和走廊里要挂上丁丁当当的吊灯。真是没完没了的忙乱和热闹。我正坐在书房里查看帐目，有一个人进来了，恭敬地行过礼，站在我面前。原来是拉曼，那个喀布尔人。起先我不认识他。他没有带着口袋，没有了长头发，也失去了他从前的那种生气。但是他微笑着，我又认出他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拉曼？”我问他。

“昨天晚上，”他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我从来没有跟伤害过自己的同伴的人说过话，我一想到这里，我的心瑟缩不安了，我觉得碰巧他今天来，这不是个好的预兆。

“这儿正在办喜事，”我说，“我正忙着。你能不能过几天再来呢？”

他立刻转身往外走，但是走到门口，他迟疑了一会说：“我可不可以看看那小人儿呢，先生，只一会儿工夫？”他相信敏妮还是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以为她会像往常那样向他跑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他又想象他们会和往日一样地在一起说笑。事实上，为着纪念过去的日子，他带来了一点杏仁、葡萄干和葡萄，好好地用纸包着，这些东西是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弄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点点本钱已经用光了。

我又说：“家里正在办喜事，今天你什么人也见不到。”

这个人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他不满意地看了我一会，说声“再见”，就走出去了。

我觉得有一点抱歉，正想叫住他，发现他已自动转身回来了。他走近我跟前，递过他的礼物，说：“先生，我带了这点东西来，递送那小人儿。您可以替我交给她吗？”

我把它接过来，正要给他钱，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说：“您是很仁慈的，先生！永远记着我。但不要给我钱！——您有一个小姑娘；在我家里我也有一个像她那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她，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不是想赚钱的。”

说到这里，他伸手到他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

很小心地打开这张纸，在我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不是一张相片。也不是一幅画像。这个墨迹模糊的手印平平地捺在纸上。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街上卖货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女儿的这个印迹总在他的心上。

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我忘了他是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但是，不对，我又哪儿比他强呢？他也是一个父亲呵。

在那遥远的山舍里的他的小帕拔蒂的手印，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小敏妮。

我立刻把敏妮从内室里叫出来。别人多方阻挠，我都不肯听。敏妮出来了，她穿着结婚的红绸衣服，额上点着檀香膏，打扮成一个小新娘的样子，含羞地站在我面前。

看着这景象，喀布尔人显出有点惊讶的样子。他不能重温他们过去的友谊了。最后他微笑着说："小人儿，你要到你公公家里去么？"

但是敏妮现在懂得"公公"这个词的意思了，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地回答他。听到他这样一问，她脸红了，站在他面前，把她新娘般的脸低了下去。

我想起这喀布尔人和我的敏妮第一次会面的那一天，我感到难过。她走了以后，拉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就在地上坐下来。他突然想到在这悠长的岁月里他的女儿一定也长大了，他必须重新和她做朋友。他再看见她的时候，她一定也和从前不一样了。而且，在这八年之中，她怎么可能不发生什么变故呢？

婚礼的喇叭吹起来了，温煦的秋天的阳光倾泻在我们周围。拉曼坐在这加尔各答的小巷里，却冥想着阿富汗的光秃秃的群山。

我拿出一张钞票来，给了他，说："回到你的家乡，你自己的女儿那里去吧，拉曼，愿你们重逢的快乐给我的孩子带来幸运！"

因为送了这份礼，在婚礼的排场上我必须节省一些。我不能用我原来想用的电灯，也不能请军乐队，家里的女眷们感到很失望。但是我觉得这婚筵格外有光彩，因为我想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久出不归的父亲和她的独生女儿重逢了。

谢冰心　译

弃绝

1

这是帕尔贡①季切的一个月圆之夜，早春到处吹送着满含芒果花香的微风。一只杜鹃藏在水塔边一棵老荔枝树的密叶中，它不倦地柔婉的鸣声，传进了慕克吉定一间无眠的卧室里。在这里，赫门达不停地把他妻子的一绺头发在他手指上绕着，一会又摆弄她手腕上的一串金钏，使它发出丁当的响声，一会儿又拉下她头上花串里的花朵，让它垂覆在她的脸上。

他的心情就像一阵晚风，在心爱的花丛中嬉戏，轻轻地把她摇到这边，又摇到那边，想使她活泼起来。

①印度一年分为六季，就是夏、雨、秋、冬前、冬和春。帕尔贡就是春季。

但是库松坐着不动，从开着的窗户望出去，眼神沉没到月光笼罩的无边的太空里。她对于丈夫的爱抚，仿佛毫无感觉。

最后，赫门达握住他妻子的双手，轻轻地摇着，说：“库松，你在哪儿呢？从一个大望远镜里耐心地寻找，也才看见你是一个小黑点——你仿佛离我那么远。呵，靠近我一点，亲爱的，你看夜晚是多么美呵。”

库松的眼睛从无边的太空转向她的丈夫，慢慢地说“我会念咒，在一瞬间把这春夜和明月打碎。”

“你要是真会念咒，”赫门达笑着说，“请不要念吧。要是你会念什么咒，能在一个星期内变出三四个星期六，还能把夜晚延长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那你就念吧。”

一边说着，他想把他的妻子拉得更靠近一些。库松却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开来，说：“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我很想把我决定在临死时才说出来的一件事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觉得不管你给我什么责罚，我都能忍受。”

赫门达正在想开一个玩笑，罚她背诵一段瘠耶提婆①的诗，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拖鞋声很快地走近了，这是他父亲哈利赫·慕克吉的熟悉的脚步声。赫门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感到心慌意乱起来。

①瘠耶提婆，印度一位著名诗人。

哈利赫站在门外，吼叫着：“赫门达，马上把你的妻子赶出去。”

赫门达看着他的妻子，看不出她脸上有惊讶的痕迹。她只是用一双手捂着脸，用她整个灵魂祈求让她立刻化为乌有。杜鹃的鸣声仍旧随着南风飘了进来，但是没有人听到。大地的美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唉，一切事物的样子多么容易改变呵。

2

赫门达从外面回来，问他的妻子：“这是真的么？”

“是真的，”库松回答说。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好几次我想告诉你，可是总说不出口。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呵。”

“那么现在你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库松用坚定平稳的声音，把她的事情严肃地说出来。她仿佛是赤着脚，迈着无畏的脚步，一步步地慢慢从火焰里走过去，却没有人知道她被灼伤得多么厉害。赫门达听她说完了，就站起来，走了出去。

库松料想她丈夫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并不感到惊奇。她和对待日常生活中任何其他事变一样地泰然处之——在过去的几分钟里，她的心情已经变得那么枯燥、那么淡漠。世界和爱情，自始至终似乎对她都是空洞虚幻的。连她丈夫从前对她谈情说爱的回忆，也像一把残忍的尖刀刺透了她的心，只给她嘴唇上带来了枯燥、冷酷、忧郁的微笑。她想，也许是那仿佛填满人生的爱，它带来了多少爱慕和深情，它使得小别那么剧烈地痛苦，短晤那么深切地甜蜜，它似乎是无边无际的，永恒的，生生世世永远不会停息的——爱原来就是这样！

它的支柱多么脆弱！一经祭司触摩，你的“永恒”的爱就化为一撮尘土了！赫门达刚才还对她低语说：“夜是多么美呵！”这一夜还没有消逝，那只杜鹃还在歌唱，南风还在吹拂着房间里的帷帐，月光还躺在打开的窗子旁边的床上，像快乐得疲倦了的美丽女神一样。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爱情比她自己还要虚幻呵！

3

赫门达整夜失眠，疲乏很像个狂人一样，第二天早上，他到波阿利·山克尔·扣萨尔家去。波阿利·山克尔和他招呼：

“有什么事吗，我的孩子？”

赫门达烈火一般暴跳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亵渎了我们的种姓。你给我们带来了毁灭，你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他不能再说下去了；他觉得哽住了。

“你却保全了我的种姓，使我没有从社区里被驱逐出去，还亲昵地拍拍我的脊背！”波阿利·山克尔带着讽刺的微笑说。

赫门达恨不得用他的婆罗门的怒火，立刻把波阿利·山克尔烧成灰烬，但是他的愤怒只灼焦了自己。波阿利·山克尔安然无恙地坐在他面前，而且非常健康。

“我伤害过你么？”赫门达结结巴巴地质问道。

“我且问你一个问题，”波阿利·山克尔说，“我的女儿——我唯一的孩子——她伤害过你父亲么？那时你还很小，也许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件事。那么你听着吧。你不要太激动了。

我要说的事情还很有趣呢。

“当你很小的时候，我的女婿那布格达偷了我女儿的珠宝，逃到英国去了。你也许还会记得，五年以后，他以律师的身分回来的时候，在村子里引起的骚动。也许你还没有注意到那回事，当时你正在加尔各答上学。你的父亲自命为社区的领袖，他说如果我把女儿送回她丈夫家里去，我就得永远丢弃她，永远不许她再跨进我家的门槛。我跪在你父亲的脚前，哀求他说：“大哥，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一定让这小子吃牛屎，举行一次赎罪的仪式。请你让他恢复他的种姓吧。’但是你父亲始终坚持着。在我这一方面，我不能丢弃我唯一的女儿，我便辞别了我的村庄和族人迁到加尔各答去。在那里，我的麻烦仍旧跟随着我。我给我的侄子作好结婚的一切准备的时候，你的父亲又挑拨女方的家人，他们就毁了这个婚约。那时我就狠狠地起了一个誓，只要我的血管里还有一滴婆罗门的血，我一定要报仇。现在你对于这件事该多少了解一点了吧？但是再等一等。当我把全部事实告诉你的时候，你会爱听的；这件事很有意思。

“当你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比波拉达斯·查特吉住在你的隔壁。这个可怜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家里住着一个小寡妇，名叫库松，她是一个迦尔斯帖家的穷苦的孤儿。

这女孩子长得很美，这位老婆罗门想把她藏匿起来，免得大学生们老是盯着她瞧。但是一个少女要蒙蔽一个老监护人却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她常跑到屋顶上去晒衣服，我相信，你发现了你的屋顶是最宜于学习的地方。你们俩是否在屋顶上谈过话，我可说不上来，但是这女孩子的行动引起了老头子的疑虑。她常常做错了家务，而且像婆婆帝一样，在热恋中渐渐地不吃饭也不睡觉了。有几个晚上，她在老头子面前无缘无故地流下泪来。

“他终于发现了你们俩常在屋顶上会面，你甚至不去上课，在中午也拿着一本书坐在屋顶上，而且你忽然喜欢独自一个人念书了。比波拉达斯跑来向我请教，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大叔，’我对他说，‘你早就想到贝拿勒斯去进香。你还不如现在就去，把这女孩子交给我照管。我会照应她的。’

“这样他就走了，我把这女孩子安置在司帕提·查特吉的家里，让他冒充她的父亲。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今天我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告诉了你，真觉得如释重负。这件事听起来不是很像一篇小说么？我想写成一本书，把它印出来，但是我自己不是一个作家。人家说我的侄儿在这方面有些才能——我要叫他给我写出来。但最好是你跟他合作来写，因为故事的结局我还知道得不很清楚。”

赫门达不理会波阿利·山克尔最后的几句话，他问：“库松没有反对过这件婚事么？”

“嗯，”波阿利·山克尔说，“这就很难猜测了。你知道，我的孩子，女人的头脑是怎样构成的。她们嘴上说‘不’的时候，心里是说‘同意’。当她搬到新家的头几天，因为看不到你，几乎发了狂。你好像找到了她的新地址，在到学校去的时候，总像迷了路似的，在司帕提的门前徘徊。你的眼睛好像并没有真正在寻找省立学院，而是直瞪瞪望着一所私人住宅的关上的窗子，那是只有飞虫和害相思病的年轻人的心才进得去的。我很替你们难过。我看得出你的学习受着很大的阻碍，那女孩子的处境也很可怜。

“有一天，我把库松叫到我面前来，说：“听我说，我的女儿。我是一个老头子，你在我面前不必害羞。我知道你心里想念着谁。那个年轻人的情况也很糟。我希望能给你们成全好事。’这时库松忽然哭着跑开了。此后好几个晚上，我常到司帕提家去，把库松找来，和她谈与你有关的事情，这样我渐渐克服了她的羞怯。最后，我说我想成全这件婚事的时候，她问我：‘那怎么行呢？’‘没关系，’我说，‘我让你冒充一个婆罗门的姑娘。’经过很久的辩论，她恳求我来探听你是否赞成这件事。‘胡闹！’我回答说，‘那孩子好像快要发疯了——把这一切复杂情形告诉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先顺利地举行过婚礼，然后——只要结局好就万事大吉了。尤其是，这件事永远也不会有泄漏的危险，何必节外生枝地让一个人终身苦恼呢？’

我不知道这计划是否已得到库松的同意。她有时哭泣，有时沉默。如果我说，‘那我们就不再提了吧’，她就显得很不安。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叫司帕提去向你提亲，你毫不迟疑地同意了。一切就这样决定了。

婚期定了以后不久，库松变得那么执拗，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说服过来。‘算了吧，叔叔，’她常常这样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这傻孩子，’我责备她说，‘一切都安排好了，现在我们怎么能不干了呢？’

“‘放出谣言说我死了吧，’她哀求道，‘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那个年轻人会遭遇到什么呢？’我说，‘他现在欢喜得上了七重天，盼望他日夜梦想着的事儿明天就可以实现；可是今天你却要我告诉他说你死了？结果是明天我就势必要把他死了的消息带给你，同一天晚上，又会有人把你的死讯报告给我。孩子，你以为我这一大把年纪能做一个少女和一个婆罗门的谋杀者吗？’”

“快乐的婚礼终于在一个吉日良辰举行丁，我觉得我已经卸下了自己的沉重的负担。以后的事情，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你给我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你还不肯罢手吗？”赫门达静默了一会吼叫道，“现在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呢？”

波阿利·山克尔极镇静地回答说：“当我看到你妹妹的婚礼一切都安排好了的时候，我心里想：‘好啦，我已经把一个婆罗门的种姓污损了，但那不过是责任感的问题。现在，另一个婆罗门的种姓又有被污损的危险，这一

次我有责任来防止它。’于是我给他们写信，说我可以证明你娶了一个首陀罗的女儿。”

赫门达竭力控制住自己，说：“现在我打算休弃的这个女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你可以供给她食住么？”

“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波阿利·山克尔从容地回答说。

“照管别人休弃的妻子可不是我的责任了。外面有人么？给赫门达先生端一杯加冰的椰子汁来，还拿点槟榔。”

赫门达站起来，没有接受这丰富的款待，就告辞了。

4

在月圆之后的第五夜——那一夜是黑暗的。没有鸟叫。水塔旁边的荔枝树，看去像颜色不那么深的背景上的一道墨痕。南风像一个梦游者似的在黑暗中盲目地飘荡。天上的星星，想用不眨眼的警醒的眼光，穿透黑暗，来窥测深奥的秘密。

卧室里没有灯光。靠近打开的窗户有一张床，赫门达坐在床边，凝望着面前的黑暗。库松躺在地上，双臂抱着她丈夫的脚，把脸偎靠在上面。时间像宁静的海洋一般停住不动。在这永恒的夜的背景里，“命运”似乎画出了这唯一的一张永远有价值的画：周围是死气沉沉的，裁判者坐在中间，罪人伏在他的脚边。

拖鞋声又响了。哈利赫·慕克吉走近门边，说：“时间已经够长了，——我不能再等了。把这女孩子赶出去吧。”

库松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她用毕生的热情，抱住她丈夫的脚，不住地吻着，又恭敬地用她的前额触了一下他的脚，然后走出去了。

赫门达站起来，走到门边，说：“父亲，我不愿意休弃我的妻子。”

“什么？”哈利赫吼叫着，“你愿意放弃你的种姓么，先生？”

“我不在乎种姓，”这是赫门达的沉着的回答。

“那么我连你也赶出去。”

谢冰心　译

素芭

当这个女孩子起名叫素芭细妮①的时候，谁会想到她竟是一个哑巴呢？她的两个姐姐名叫素可细妮②和素哈细妮③，为了使名字相似，她的父亲把最小的女儿起名叫素芭细妮。大家为了方便，都叫她素芭。

①意为“妙语”。

②意为“美鬟”。

③意为“巧笑”。

她的两个姐姐都照例赔了钱好不容易嫁了出去，现在这最小的女儿就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她父母的心上。大家似乎都认为她既不会说话，当然也不会有感觉；他们就随便地当着她的面谈论她的前途和他们自己的苦闷。她从小就知道神把她像灾祸一样，送到她父亲的家里，所以她总是远远地躲开人群，想法子呆在一边。只要他们都能把她忘掉，她觉得她就能忍受

一切。但是谁能忘掉痛苦呢？她父母的心日夜地为她伤痛。特别是她的母亲，简直把她当作自己身体上的残疾。对一个母亲来说，女儿比儿子更是她自身最亲密的一部分；女儿的毛病，是她自己羞耻的根源。素芭的父亲巴尼康达爱她胜过爱其他的女儿；她母亲却讨厌她，就像讨厌自己身上的污点一样。

素芭虽然缺少说话的能力，却不缺少一双垂着长睫毛的大黑眼睛。她心里有什么想法，她的嘴唇就像一片树叶一样地颤动着反应出来。

当我们用言语表达思想的时候，言词并不容易找到，必须经过一个翻译过程，这往往是不准确的，于是我们就会发生错误。但是这一双黑眼睛却不需要翻译；思想本身就反映在这眼睛里。在眼睛里，思想敞开或是关闭，发出光芒或是没入黑暗，静悬着如同落月，或者像急闪的电光照亮了广阔的天空。那些自有生以来除了嘴唇的颤动之外没有语言的人，学会了眼睛的语言，这在表情上是无穷无尽的，像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地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哑巴具有“大自然”的那种孤独的庄严。因此别的孩子们几乎害怕素芭，从来不和她一起玩。她像午夜一般地沉默、孤寂。

她住的村庄叫做昌地浦。这村的河流，在孟加拉算是小的，它只在窄小的地区里流着，像一个中产阶级的女儿。这一条忙碌的水从不泛滥，只安分守己地流着，仿佛是它沿岸的村子里每一户人家的一个成员。河的两边都是人家和树木成荫的河岸。这位河的女神从宝座上走下来，成了每家花园的花神；她用敏捷、愉快的脚步，忘我地做她无穷无尽的祝福工作。

巴尼康达的房子临近河边。过往的船夫都能看到这地方的茅舍和草堆。我不知道在这些代表人世间财富的东西中间，是否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姑娘，当她工作完毕之后，偷偷地溜到水边，坐在那里。在这里，“大自然”满足了她想说话的愿望，并且替她说话。小溪的微语、村人的声音、船夫的歌唱、鸟鸣、叶响，都和她的心跳揉合在一起。它们变成了声音的巨浪，在她不宁静的心灵上拍打着。“大自然”的低语和动作就是这哑女的语言；那长睫毛遮盖下的黑眼睛的话语，也就是她周围世界的语言。从那蝉鸣的树上，直到静寂的星辰，只有手势、姿态、流泪和叹息。在炎热的正午，船夫和渔夫都去用饭，村人在午睡，鸟儿静悄无声，渡船闲着，辽阔的忙碌的世界从劳作中停息了下来，忽然变成一个孤寂、严肃的巨人，这时候在引人入胜的广阔天空之下，只有那无言的“大自然”和一个无言的女孩子，极其沉静地坐着——一个在光芒四射的阳光之下，一个在小树的树荫中。

但是素芭也不是一个朋友都没有。在牛棚里有两头母牛、沙巴西和邦古利。它们从来没有听到她叫过它们的名字，但是它们听得出她的脚步声。她虽然说不出话来，却爱怜地嘟哝着，它们了解她这轻柔的嘟哝比一切话语都深切得多。当她爱抚它们，斥责它们，或哄劝它们的时候，它们对她的了解比人们对她的了解还深。素芭常来到牛棚里，抱住沙巴西的脖子；她常用脸颊偎擦着她的朋友，邦古利就转过它慈祥的大眼睛望着她，舐她的脸。这女孩子每天照例来看它们三次，此外还有不定时的访问。什么时候她听到使她难过的话，她就随时来看她的哑巴朋友。它们仿佛能从她的沉郁的目光中体会到她精神上的痛苦。它们就走近前来，用角轻轻地摩擦她的手臂，试图用无言的无可奈何的方法来安慰她。除了这两头牛以外，还有几只山羊和一只小猫；虽然它们也表示出同样的依恋，但是素芭对它们的友情是不同的。不论是白天黑夜，只要一有机会，那只小猫就跳到她的怀里，安稳地打瞌睡，

在素芭用她柔软的手指，抚摸它的颈和背的时候，它对她的催眠非常欣赏。

在高级动物里，素芭也有一个伴侣，可是很难描述这女孩子和他的关系，因为他会说话，而他说话的才能并不能使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是贡赛的最小的儿子，名叫普拉达，是一个懒汉。他的父母在费尽心思以后，认为他永远没有独立生活的希望了。但是浪子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虽然他们家里人厌弃他们，但他们在别人面前总是受欢迎的。因为不受工作的牵制，他们变成了公共财产。就像每个市镇里都需要一块空旷的场地，让大家可以自由呼吸，一个村落也需要两三个有闲人士，能够陪人消磨时间，因此，如果我们懒得工作，又想要一个伴儿，这样的人是可以找得到的。

普拉达最喜爱钓鱼。他消磨了许多时间在这上面，几乎每天下午都看见他在钓鱼。因此他常遇见素芭。不管他干什么，他都喜欢有个伴。而在钓鱼的时候，一个沉默的伴侣是最好不过的了。普拉达为了素芭的沉默而尊敬她，因为大家都叫她素芭，他就叫她素，以表示他对她的好感。紧芭总是坐在一棵合欢树下，普拉达坐得略远一些，抛下他的钓丝。普拉达带来了一点蒟酱，素芭就替他调弄。我想，她一直坐在那里看着，热切地希望能给普拉达帮个很大的忙，真正对他有些用处，用一切方法来证明她在世界上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但是在这里实在无事可做。她就转而祈求“造物者”给她一种非凡的权力，用一个惊人的奇迹使得普拉达惊叫起来：

“哎哟！我真没想到，我们的素会有之么大的本领！”

想想看！如果素芭是一个水神，她也许会从河里慢慢地漂浮出来，把蛇王头顶上的宝石送到渡头上。那时候，普拉达也许会放弃这没出息的钓鱼生活，跳到水晶宫里去，看见在那银宫的金床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小哑巴素芭，巴尼康达的孩子！是的，我们的素，这个珠光闪闪的宝城的国王的独生女。但也许不是，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任何事情都真正是不可能的，只是素芭并没有诞生在帕他普①的宫廷中，而是生在巴尼康达的家里，她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贡赛家的孩子大吃一惊。

①意为“幽冥界”。

她渐渐地长大了，渐渐地开始认识她自己，一种新的无法形容的意识，像海心的潮水一样，当月圆的时候，从她心中卷过。她看见了自己，询问着自己，但是得到的答案没有一个是她所能了解的。

有一次，在一个月圆的深夜，她慢慢地打开了门，羞怯地向外窥看。月圆时节的“大自然”，像寂寞的素芭一样，正在俯视着酣睡的大地。她的强壮的、青春的生命在她身上跳动：欢乐和悲哀充溢她的全身；她达到了她自己的无穷寂寞的边缘，甚至越过了这个边缘。

她的心情沉重，而她说不出来！在这个沉默、忧伤的“母亲”的身边，站着一个沉默、忧伤的女儿。

她的婚姻问题使她的父亲十分担心和着急。人们责怪他们，甚至谈到要把他们撵走。巴尼康达是富裕的；他们一天吃两顿加哩鱼；因此他的仇人也不少。后来妇女们也来干涉了，巴尼康达出去了几天。不久他回来了，他说：“我们一定要到加尔各答去。”

他们准备到那生疏的地方去。素芭的心情像浓雾笼罩着的清晨一般沉重，她哭起来了。

这些日子里累积起来的无名的恐怖，使她像一头沉默的畜生似的紧跟在她父母的身后。她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在他们的脸上搜索着，仿佛想探察出一点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说出一句话，有一个下午，普拉达正在钓鱼的时

候，他笑起来：“素，他们到底给你找到新郎了，你就要出嫁了！你可别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呀！”接着他又专心钓鱼去了。就像一只受伤的母鹿眼睁睁地望着猎人一样，素芭在无言的痛苦中望着普拉达，好像说：“我得罪你了吗？”那一天她不再在她的树下坐着了。巴尼康达睡过了午觉，正在他卧房里抽烟，素芭在他脚边坐下来，凝视着他，突然放声大哭。巴尼康达想尽办法安慰她，他的脸上也沾满了泪痕。

他们决定明天到加尔各答去。素芭到牛棚里去和她童年的同伴道别。她用手掬食来喂它们；她拥抱它们的脖颈；她望着它们的脸，滚落下来的眼泪替她说了话。这一夜是十日的晚上。素芭走出她的屋子，扑倒在她亲爱的河边的草地上，她仿佛要伸臂抱住大地——她的强壮，沉默的母亲，她想说：“别让我离开你，母亲。抱住我吧，就像我拥抱你一样，把我紧紧地抱住。”

有一天，在加尔各答她的家里，素芭的母亲给她加意地打扮了一番。她把她的头发扎上，用纱带结了起来，给她戴上首饰，想尽办法来破坏她天然的美。素芭的眼睛充满了眼泪。她的母亲怕她把眼睛哭肿了，就狠狠地骂她，但是她的眼泪还是不断地流下来。新郎带着一位朋友来相亲。看到神人降临，来挑选献祭的牺牲的时候，她的父母忧惧得要发晕了。

她的母亲在把她送给相亲的人看以前，在房间里大声地教训她，使得她加倍地哭泣。那位大人对她细看了好一会之后，评定说：“还不错。”

他特别注意到她的眼泪，认为她一定有一颗温柔的心。他把这算做她的长处，就是说，这颗心现在为了离开父母而难过，以后一定也是一件有用的东西。像蚌珠一样，这孩子的眼泪只是增加了她的价值，他没有别的意见。

他们查过历书，在一个吉日举行了婚礼。把她们的哑女交给别人以后，素芭的父亲就回家去了。感谢上天！他们今生的种姓和来世的安全都有了保障！新郎在西方工作，婚后不久，他就把他的妻子带走了。

不到十天，人人都知道新娘是个哑巴！至少，如果有人不知道，那也不是她的过错，因为她没有欺骗任何人。她的眼睛把一切都告诉人家了，虽然没有人了解她。她望着每一个人的手，说不出话来；她怀念着那些从小熟识的面孔，那些能够了解一个哑女的语言的人的面孔。在她沉默的心中，不断地发出无声的哭泣，只有“心灵的探索者”才听得见。

她的主人耳目并用，又做了一次仔细的考察。这一次他不只用眼睛，而且用耳朵来仔细地考察，他又娶了一个会说话的妻子。

谢冰心　译

吉莉芭拉

1

吉莉芭拉——在她衣裳的折痕里，在她颈项的转侧，双手的移动里，在她忽疾忽徐的步履韵律里，在她丁当的脚镯和清朗的欢笑里，在她的声音和瞥视里，仿佛都涌流着漫溢在她周围的旺盛的青春。人们常看见她，披着蓝色的丝绸纱丽，在凉台上，在一种无意义的不安定的冲动之下行走着。她的四肢似乎热望着要应和那不停的、听不见的内在音乐来舞蹈。仅仅转动她

的身体使她青春的躯体的泉流里冒起浪花，这也会使她高兴。她会忽然间从花盆里摘下一片花叶，抛向空中，她的腕钏发出一阵响声，她手的随意挥动的柔姿像一只从笼里放出的鸟，飞到空中不见了。她用轻巧的手指掸拂着清洁无尘的衣裳；她踮起脚尖无缘无故地从凉台的墙上往外窥看，又急急回身转到另一方向。她衣角上系着的一串钥匙飞甩着。不在梳妆的时间，她忽然对镜松开发髻又梳理了起来，一阵倦慵之中忽然抛卧到床上去，像一线月光从叶隙中穿过来，在阴影中休憩。

她嫁到一个富家，没有孩子，她又无事可做。这样她自身就像一只有进无出，直到满溢的水瓶。她有丈夫，但是她管不住他。她从少女长成一个妇人，但是因为和她太熟识了，她的丈夫没有注意到她的成长。

在她初嫁的时候，她的丈夫哥比那德正在上大学，他常玩逃学把戏，趁着他家大人午睡的机会，偷偷地来向吉莉芭拉求爱。虽然他们住在一所房子里，他会找到机会用玫瑰香水熏过的彩色信纸给她写信，甚至故意地夸大他想象中的单相思的烦恼。

这时候他的父亲死了，他成为唯一的继承人。像一根不成熟的木材，哥比那德的不成熟的青春，诱来许多寄生虫，它们开始钻进他的身体里。从这时起，他就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驰。

作领袖是一种危险的魅惑，这种魅惑曾经害死过许多坚强的人。一个没有头脑和德性的人，在他自己客厅里被一小圈子阿谀的人捧作领袖，对他也有同样可怕的诱惑力。哥比那德在他的朋友和相识中间，以英雄自居，每天千方百计地想出新奇的挥霍方法。他在他那一圈人当中赢得穷奢极欲的声名，这怂恿他不但要保持这个声誉，还要不断地超过它。

同时，吉莉芭拉在她幽寂的青春里，像一位只有宝座没有臣民的女王。她知道她有一种力量使全世界的男人都作她的俘虏，但是，她没有这种机会。

吉莉芭拉有个女仆名叫苏达。她能歌善舞，还能随口编诗，她公然表示遗憾，说像她主妇这样的一个美人，竟会配给一个占有了她而又忘记欣赏她的傻子。吉莉芭拉对苏达关于她的魔力和美丽的描述与称道，从不感到厌倦，同时却又反驳她，骂她是撒谎和阿谀的人，使苏达激动得对一切神明发誓，说她的爱慕是真诚的，——这些话，就是不附带着重誓，也不难使吉莉芭拉相信的。

苏达常常对她唱一首诗歌，头一句是：让我在你的脚底写上为奴的名字，吉莉芭拉在她的幻想里，能够感觉到她的美丽的双足，是真配写上那些被征服的心的永矢为奴的字样，只要这双脚在征服的事业上，能够得到自由。

但是她丈夫哥比那德甘愿为她献身为奴的那个女人却是拉梵迦。那个女人，善于表演一个少女为着无望的爱情哀愁憔悴，善于以绝妙的自然逼真的姿态在台上昏倒。在她的丈夫还没受到她的影响的时候，吉莉芭拉常听他说起这女人超绝的演技，在她妒忌的好奇心里，她极想去看看拉梵迦的表演，但是她得不到她丈夫的允许，因为他坚决地认为剧场不是良家妇女所应当去的。

最后她买了一张戏票，让苏达去看这个名优表演的一出拿手好戏，苏达回来给她的报告，不论是对于拉梵迦的扮相或是演技，都说不上称赞。由于明显的理由，她对于苏达的欣赏力有着很大的信心，她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苏达的连学带嘲的描述。

当她丈夫因迷恋这个女人而把她抛弃了的时候，她开始感到困惑。但

是苏达再三地用更大的激情重述她的意见，把拉梵迦比做一段穿着女装的枯焦的木头。吉莉芭拉决定自己偷偷地到剧场去，把这问题彻底弄清。

有一天晚上，带着冒犯禁令的兴奋心情，她居然进到剧场里去了，她的心的颤抖使她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特别显得迷人。她注视着被不自然的灯光映射着的观众的脸；由于音乐的魔力和描彩的布景，剧场对于她仿佛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在那里，社会忽然从它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挣脱开了。

从四面是短墙的凉台和寂寞寡欢的家里出来，她进到了一个梦想和真实举着艺术的酒杯握起友谊之手的地方。

铃声响了，乐队停止了演奏，观众静静地坐在位子上，台上灯光更亮了，帘幕升上去了。从看不见的世界的神秘里，忽然出现到亮光之下，瓦林达森林中的女牧童们，在合唱的歌声中，开始舞蹈，观众爆发的掌声应和着舞蹈的节奏。吉莉芭拉的全身血液开始涌流，这时她忘记了她的生活还是限定在她的环境之中，她还没有逃脱到一个一切规律都融化在音乐里的世界中去。

苏达不时地用焦急的耳语扰扰她，为着怕人看见，劝她快点回家，但是她不听这劝告，因为她的恐惧的感觉已经消失了。

戏接着往下演。克里希纳得罪了他的情人拉达，她在自尊心受到伤害之下，不肯再理睬他了，他恳求她，匍伏在她的脚下，都没有用处。吉莉芭拉的心仿佛涨烈了。她幻想她就是生气的拉达；觉得在她里面也有这一种女人的魔力来维护她的骄傲。她曾听说过女人的美在世界上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而今夜，这力量对她来说是捉摸得到的。

最后帘幕落下了，灯光昏暗了，观众准备离开剧场了，吉莉芭拉却像做梦似的呆坐着。

她必须回家的思想从她心中消失了。她要等待这帘幕重新升起，克里希纳在拉达脚下受辱的这段不朽的情节继续表演下去，但是苏达来提醒她说戏已经演完了，灯也快要熄灭了。

吉莉芭拉到家已经很晚了。在她冷清幽静的屋子里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她窗边空床上的蚊帐，在微风中轻轻摇动。她的世界对于她仿佛是那么平庸可厌，像被丢到土箱里的烂果子似的。

从这时起她每星期六都到剧场去，她对剧场的着迷比初见时已经褪失了许多光彩。女演员们化妆的庸俗和情感的虚伪，渐渐地更加明显，但是这习惯已在她身上形成了。每次帘幕升起，她生命的监狱的窗户似乎在她眼前敞开了，那用镶金的框子和景致的摆设，灯光的配置，甚至浅薄的老套来和真实的世界隔断的舞台，对于她似乎都是仙境，在那里她要想高踞仙国女王的宝座也不是不可能的。

当她第一次在观众中间看到她的丈夫对某一个女优着迷地叫好的时候，她感到强烈的厌恶，在心里，她祈求能把他鄙夷地一脚踢开的日子可以到来。但是这日子似乎每天更显得遥远了，因为现在在家里轻易见不到哥比那德了，在放荡的旋风中心，他不知道被卷到哪里去了。

在三月的一个夜晚，满月的光辉中，吉莉芭拉穿着淡黄色的袍子在凉台上坐着。她每天的习惯是过节般地严妆盛饰，因为这些贵重的珠宝对于她就像醇酒一样，它们使她觉得她的肢体更加美丽；她感到像春天的树木，为所有的枝头花朵的喜悦而颤抖。她臂上戴着一副钻石的钏镯，项上挂着一串

红玉和珍珠的项链，左手的小指上戴着一只大蓝宝石的戒指。苏达坐在她的脚边，爱慕地用手抚摸着她的光裸的双脚，表示她恨不得变作一个男人可以献上他的生命来对这样的一双脚儿，荣幸地致敬。

苏达低低地对她哼一支情歌，暮色渐渐地暗了下去。家里的人都用过晚饭睡觉了。哥比那德忽然酒气熏天地出现了，苏达连忙用纱丽盖上脸，从凉台上跑开了。

吉莉芭拉一时以为她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她背过脸去，沉默地坐着。

但是她的舞台的帘幕没有升起，从她的英雄的嘴里没有唱出这样的哀求的歌曲：

听听月光的请求吧，我爱，不要把脸遮起。

哥比那德用他干哑的难听的声音说：“把你的钥匙给我。”

一阵南风，像诗境里玷污了的浪漫故事的叹息，把夜开的茉莉花香布满了凉台，吹松了吉莉芭拉颊上的一绺头发。她把骄傲丢开，站了起来说：“你若是听听我所要说的话，你就能拿到钥匙。”

哥比那德说：“我不能耽搁，把钥匙给我。”

吉莉芭拉说：“我会把钥匙和保险箱里的一切都给你，但是你千万不要离开我。”

哥比那德说；“这办不到，我还有要紧的事情。”

“那你就拿不到钥匙。”吉莉芭拉说。

哥比那德开始到处翻寻。他打开梳妆台的抽屉，敲断吉莉芭拉化妆品的箱锁，砸破她衣柜的镜门，摸索着枕下的床褥，他却找不到钥匙。吉莉芭拉在门边僵立无声，像一尊石像凝视着太空。哥比那德向她走来，气得发抖，用怒吼的声音说；“你若是不给我钥匙，你会后悔的。”

吉莉芭拉没有回答，哥比那德把她按在墙上，抢走了她的臂钏、项链和戒指，临走还踢了她一脚。

家里没有一个人惊觉，邻舍也没有人晓得这件暴行，月光仍旧是温和的，夜的宁静也没有被打破，而在这庄严的沉默之中，人心会被撕裂而不再复原了。

第二天早晨，吉莉芭拉说要去看望她的父亲，就离开了家。因为没有人知道哥比那德在哪里，她不对家里的任何人负责，她不在也没有人注意到。

2

哥比那德常去的那个剧场正在排演《茂诺瑞玛》这出新戏。拉梵迦扮演女英雄茂诺瑞玛，哥比那德和他的党徒坐在台前座上，大声狂叫地替他赏识的女优捧场。这样大大地扰乱了这场排演，但是剧场的老板们不敢得罪这位顾客，怕他报复。有一天他竟跑到后台去调戏一个女优，于是在警察的协助之下，他被撵了出来。

哥比那德决定要报仇，当《茂诺瑞玛》这出新戏作了许多准备，登了不少耸人听闻的广告，正要演出的时候，哥比那德把主角拉梵迦无影无踪地带走了。剧场的经理一惊不小，他推迟了开幕的日期，找到一个新的演员，教会她台词和动作，带着相当忧虑的心情，在观众面前演出了。

但是这出戏的成功，竟然是意外而且空前的，这消息传到哥比那德那里，他再也克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跑来看戏。

这出戏开始的时候，茂诺瑞玛是在她丈夫的家里，受到轻视和忽略。这戏快结束的时候，他丈夫遗弃了她，隐瞒了他头一次的婚事，设法去同一

个富翁的女儿结婚。婚礼行过，盖纱从新娘脸上揭开，她原来就是茂诺瑞玛，只是不再是从前那个女奴，而是在容貌和服饰上，都和女王一样地美丽。原来在她小的时候，曾从有钱的父亲家里被人抢走，在穷苦人家养大。她父亲追踪到她夫家，把她带了回去，又在恰合身份的礼节下给她重新举行了一次婚礼。

在最后一幕里，正当丈夫经受了他的一段悔恨和耻

辱，——一出有教训的戏是本当这样的，——观众中间忽然起了一阵骚动，当茂诺瑞玛在她做女奴的地位上不受人注意地出现的时候，哥比那德没有一点惊诧的表现；但当婚礼行过，她穿着大红的新娘的衣服，揭开面纱，以她绝美的庄严的骄傲姿态，她回过脸来向着观众，微低颈项，对哥比那德射出火焰般的狂喜的一瞥，掌声波涛似的不断地起伏，观众的热情无限地高涨着。

忽然间，哥比那德用重浊的声音叫，“吉莉芭拉”，他像疯子似地挤上舞台去。观众大声喊：“撵他出去！”警察把他拉走，他挣扎着叫喊，“我要杀死她！”这时帘幕落下来了。

谢冰心　译

深夜

“大夫，大夫！”

我在深夜中被惊醒了。睁开眼睛，看见是我们的房东杜金先生。我连忙起来拉出一张破椅子让他坐下，焦急地望着他的脸。我看钟这时已经过了夜里两点半了。

杜金先生脸色惨白，说话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今天夜里那些病象又回来了——你的药对我一点也没有用处。”我带点畏怯地说；“我怕你是又喝了酒吧。”杜金先生生了气了，说：“这个你可大错而特错了。这不关喝酒的事。你必须听完这段事情才能知道那真正的原因。”

壁龛里点着一盏很暗的小铁煤油灯，我把它捻上一点，灯光是亮一些了，同时却冒起烟来。我拉过一件衣服披在肩上，又摊开一张报纸把药箱盖上，坐了下来。杜金先生开始讲他的故事：

“差不多四年以前，我得了一次很重的病；病到垂危又好转过来，一个月以后，我完全恢复了。

“在我生病的时候，我的妻子日夜都没有休息。这个羸弱的女人在这几个月之中用尽她的一切力量把死亡的使者从门口赶走。她废寝忘食，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在她的心里。

“死亡，像一只老虎，被它的俘获物骗过了，它把我从嘴上甩下走开，却在退走的时候，把我的妻子狠狠地抓了一爪。

“不久我的妻子生下了一个死婴。于是轮到我来护理她了。她却总觉得不安，她总说：“老天爷，别老是这样婆婆妈妈地在我屋里出来进去的。’

“如果我在她发烧的夜里到她屋里去，假装自己扇扇子来给她打扇，她就会十分激动。

如果，因为服侍她，我的吃饭的时间比平常晚了十分钟，这也会引起种种的哀求和责备。如果我替她做了一件极小的事情，不但对她没有帮助，而且得到相反的效果。她会说：‘一个男人这样婆婆妈妈是没有好处的。’

“我想你看见过我的别墅。前面是花园，恒河就从下面流过，在南头，我们的卧室底下，我的妻子按照她自己的想象造了一个花圃，围上凤仙花的篱芭。这是花园里最简单朴素的一角。花盆里，在十分素净的花木旁边，并没有插上挂着写有冗长拉丁花名的耀眼飘带的木棍。茉莉、月下香、柠檬花，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在一棵大醉花树下摆着一块大理石板，我的妻子身体好的时候，每天总把它擦洗两次。在夏天夜里，她工作完结的时候总在这里闲坐。从这里她能看着河面，但是过往轮船上的客人却不看见她。

“四月的一个月夜，在她缠绵床褥的许多天之后，她表示要走出那间郁闷的屋子，到她的花圃里去坐坐。

“我极其小心地抱起她，把她放在醉花树下的石板上。一两朵醉花飘坠了下来，横斜的月影，穿过头上的树枝落在她憔悴的脸上。周围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当我低头看着她的脸，在充满浓香的阴影里坐在她身边时，我的眼睛润湿了。

“我慢慢地挨近她，把她一只瘦弱的手握在我的双手里。她并没有拦阻我。在我这样沉默地坐了许久之后，我的心泉开始涌溢了，我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情。’

“我的妻子笑了一笑，这里面掺和着一些快乐，一丝的不相信和尖刻的讽刺。她并没有回答一个字，但是在她的笑声里使我懂得她感到我未必永远记得她，而且她也不愿意我这样做。

“我总鼓不起勇气向我的妻子表示爱情就是怕她这种温柔而尖刻的笑。我在她背后编好的话，一到她面前就变得非常庸俗。

“受人反驳的时候你还能说话，但是你不能用争辩来对付笑声；因此我只好沉默了。月光更亮了，一只杜鹃不住地呼唤，直到它似乎发了狂。当我默坐的时候，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这只杜鹃的新娘怎么能够这样地冷淡。

“经过了多方的治疗，我的妻子的病并没有好转的征象。

医生提议换一换空气，我就带她到阿拉哈巴德去。”

说到这里杜金先生忽然停住了，默默地坐着。他脸上带着疑问的神气对着我看，然后用双手托着头开始凝想。我也沉默着。煤油灯光在壁龛里摇晃，在夜的寂静里，清楚地听到蚊子的哼鸣。杜金先生忽然又打破寂静，继续讲他的故事：

“哈兰大夫给我的妻子看病，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这是不治之症，我的妻子从此将永远在痛苦中度日。

“有一天我的妻子对我说：‘既然我的病不会脱体，我又似乎没有早死的希望，你为什么要跟一个活死人在一起过呢？

不要管我，回到你其他的事情上去吧。’

“现在轮到我发笑了。但是我没有她那种发笑的气力。因此，用一种爱情小说里主人公应有的一切的严肃，我断然地说：‘只要在我的躯壳里还有生命——’

“她拦住我，说：‘又来了，又来了，你用不着再说什么了。咳，听你这样说真使我想死。’

“我不晓得当时我心里承认了没有，但是现在我准知道我承认了，就是

在那时候，从我的心底，我对这个无望的病人的护理，感到厌烦了。

“很明显地，虽然我殷勤地服侍她，她也能够探测到我精神深处的倦乏。我那时不了解，但是现在我心中毫无疑问地知道她能看透我的心思就如同能看懂没有复合语的小学读本第一册那样地容易。

“哈兰大夫是和我同一个种姓的。他邀请我不论何时都可以到他家里去。在我去过几次以后他就把我介绍给他的女儿。她已过了十五岁却还没有结婚。她父亲说他还没有把她嫁出是因为在同一个种姓里没有找到一位合适的新郎，但是也有传言说是因为她生辰不吉祥的缘故。

“但是她没有其他的缺点，她是又聪明又美丽。因此我有时同她讨论种种的问题，常常夜里回去得很迟，把我给我妻子吃药的时间拖延到很晚。她深晓得我是在哈兰大夫的家里，但是她从来不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这间病房对于我似乎加倍地呆不住而没有意趣了。现在我开始忽略了我的病人，往往忘记按时地给她吃药。

“大夫曾对我说过：‘对于那些得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死亡是一个快乐的解脱。他们苟延残喘，自己得不到快乐，还连累别人受苦。’

“在讨论普通事情的时候，说到这些也许还是可恕的，但是，有我的妻子这样一个例子摆在面前，这一类的题目是不应当提到的。但是我想医生们对于人类生死问题是已经无动于衷了。

“有一天，我正在病房隔壁的屋子里坐着，忽然听见我的妻子对大夫说：‘大夫，为什么你还要继续给我这许多无用的药品呢？当我的病一辈子都好不了的时候，你不觉得把我弄死就是把我治好么？’

“大夫说：‘你不应当说这种话。’

“大夫一走，我就走进我的妻子屋子，坐在她的床边轻轻地拍着她的前额。她说：‘这屋里热得很，你还是照常出去散步吧。你若是晚间不活动活动，吃饭会没有胃口的。’

“我的夜晚的散步实在就是到哈兰大夫的家里去。我自己曾经解释过有一点运动对一个人的健康和胃口是必需的。现在我准知道每天她都看透了我的借口。我是个傻子，我真以为她对于这种瞒骗毫未觉察。”

说到这里杜金先生停住了，把头埋在双手里，沉默了一会。最后他说：“给我一杯水吧，”喝过了水，他又说下去：

“有一天，大夫的女儿茂诺瑞玛表示她想去看望我的妻子。我不了解为什么，这个请求并没有使我高兴。但是我没有理由拒绝她。因此有一天晚上她到我们家里来了。

“这一天我的妻子的痛苦比往常又厉害了一些。在她痛苦加剧的时候，她总是安静沉默地躺着，有时捏紧拳头。只有从这个现象上才能领会到她是在忍受着多大的苦痛。屋里没有一点声息，我沉默地坐在床边。她没有要求我照例出去散步，也许是她没有力气说话，也许是在这样痛苦的时候有我坐在旁边对她是个慰藉。为了怕灯光刺射她的眼睛，我把煤油灯放在门边。屋里又暗又静。只在我的妻子的痛苦稍微减轻一些的时候，听到她一两声轻松的叹息。

“就在这时候茂诺瑞玛来了，站在门口。迎面的灯光正照射在她的脸上。”

“我的妻子惊起了，抓住我的手问：‘这是谁？’在她虚弱的情况下，发现一个生人站在门口使她十分惊惶，她用沙哑的声音再三地问：‘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我先是勉强地回答：‘ 我不认得，’ 但是我立刻觉得似乎有人在鞭笞着我，我连忙改口说：‘ 呵，这是我们大夫的女儿。’

“我的妻子回过头来看看我。我不敢直视她的脸。她就转向那个新来的人，用微弱的声音说：‘ 请进来吧，’ 又对我加上一句：‘ 把灯端过来。’

“茂诺瑞玛走进屋里，开始和我的妻子谈了几句话。在她说话的时候，大夫也来看望他的病人。

“他从药房里带来了两瓶药。他拿出药来一面告诉我的妻子：‘ 你看，这只蓝瓶子里的是外用的药，另外一瓶是内服的，千万不要弄错了，因为这是很厉害的毒药。’

“他也警告了我，就把这两个瓶子放在床边桌上。大夫要走的时候就招呼他的女儿一同走。

“她对他说：‘ 父亲，我为什么不可以呆下来呢？这里没有一个女人看护她。’

“我的妻子非常激动地坐起来说：‘ 不，不，不要麻烦了。

我有一个老女拥人，她会像我母亲一样地照顾我。’

“大夫正要把他女儿带走的时候，我的妻子对他说：‘ 大夫，他坐在这闭闷的屋子里太久了，你好不好带他出去吸点新鲜空气呢？ ’

“大夫转向着我，说：‘ 一块儿来吧，我带你到河边去走走。’

“在稍稍表示不愿意之后我就同意了。大夫在走以前又警告我的妻子关于那两瓶药的事。

“那晚上我在大夫家里用了晚饭，很晚才回家。到家我发现我的妻子正在极端痛苦之中。我感到深深的懊悔，我问她：

‘你的疼痛又厉害了么？ ’

“她疼得说不出话来，只抬头看着我的脸。我看出她在十分困难地喘息着。

“我立刻去请大夫。

“起先他找不出是什么原因。最后他问：‘ 疼痛厉害些了么？敷了药了么？ ’

“说着他拿起桌上的蓝瓶子来。瓶子空了！

“他惶急地问我的妻子：‘ 你没有吃错了药吧，有没有？ ’

她沉默地点点头，表示她是吃错了药了。

“大夫跑回家去取抽胃筒，我像昏迷的人似的倒到床上去。

“这时，就像一个母亲勉强抚慰一个病孩子似的，我的妻子把我的头拉到她的胸前，企图从她的抚摸里把她的心思告诉我；只通过这温柔的抚摸，她再三地告诉我：‘ 不要伤心吧，一切都为着最大的好处。你会快乐的，你知道我是快乐地死去的。’

“大夫回来的时候，我的妻子的痛苦和她的生命已经一同结束了。”

杜金先生又喝了一口水，说：“ 嗬，热得要命，” 说着就走到廊上去，急急地来回走了两趟。回来他坐下又开始讲说。我看得很清楚，他并不想告诉我；但似乎通过一种魔术，我能从他心里拉出那段故事来。他接着说：

“在我和茂诺瑞玛结婚以后，每逢我想热情地和她谈话，她总显得抑郁。仿佛她心里有一种我所不能了解的猜疑似的。

“就在这时候我开始耽酒。

“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和茂诺瑞玛在河边的花园里散步。黑暗使人有一

种幻境的感觉，这里面连小鸟偶尔在梦中扑翼的声音也听不到。只有我们走过的小径两旁的木麻黄树梢在微风中叹息。

“茂诺瑞玛感到疲倦了，就去躺在那块大理石板上，把双手放在脑后，我坐在她的旁边。

“在这里，黑暗似乎更浓密了，能看到的一片天空挤满了星辰。树下蟋蟀的鸣声似乎是静夜的裙摆上的一道淡淡的声音的滚边。

“那天晚上我喝了一点酒，心情易感。当我的眼情习惯于黑暗的时候、衣襟松弛、形态娇慵的茂诺瑞玛，躺在树荫里，在我心中唤起了不可言说的想望。我似乎感到她只是一个幻想的永远不能让我抱在怀里的影子。

“忽然间木麻黄树梢就像着了火一样。我看见古老的缺月，带着麦秋的金光，慢慢地从树梢升起。月光落在那个躺在白石上穿着白衣的人的脸上。我不能再克制自己了。挨近她牵住她的手，我说：‘茂诺瑞玛，你也许不相信我，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情。’

“这些话刚说出口我就吓得跳了起来，我记得好久以前我曾对另一个人说过同样的话。

这时从木麻黄树梢，从古老的新月的金光下，渡过恒河滚滚的广阔的水面，直到它最远的河岸——哈哈——哈哈——哈哈——从头上急速地飞过一片笑声。我说不出那是刺耳的笑声，还是震天的哭声。可是听到了这声音我就昏倒在地上。

“当我恢复知觉的时候，我看到我是躺在自己屋里的床上。我的妻子问我：‘你怎么了？’我恐怖得发抖，回答说：‘你没听到整个天空都响着——哈哈——哈哈———哈哈的笑声么？’我的妻子笑着回答：‘什么笑声？我听到的是一群鸟从头上飞过的声音。你真是太容易受惊了！’

“第二天我深晓得那是一群雁子搬家：像每年这时候一样，到南方去。但一到黑夜来临我又开始疑惑了，在我的想象中整个天空响着毫不含糊的刺穿黑暗的笑声。最后弄到天黑以后我就不敢对茂诺瑞玛说一句话。

“以后我决意离开我的别墅，带茂诺瑞玛在河上去旅行。在凛冽的十一月的空气里我的一切恐惧都消失了，有些日子我觉得很快乐。

“离开恒河，渡过扣里河，我们最后到达帕德玛河。这条可怕的河像一条冬眠的大蛇那样卧着。河的北边是荒寂的沙岸，在太阳下闪光；南边的高岸上，村庄里的芒果树林倚立在这条魔河的巨嘴旁边。这河不时在睡眠中转侧，岸边崩裂的沙土就砰地一声掉在水里。

“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就在岸边泊了船。

“有一天我们出去散步，走着走着，直到我们离船很远。落日的金光渐渐地暗淡了，天空中满溢着明月的银辉。当月光照在无际的白沙上，又以清辉泛滥着广阔天空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只有我们两个在无人无边的梦境里无目的地漫游。茂诺瑞玛披着红色的披肩，她把红纱丽拉过肩头，只露出一个脸。当静默加深的时候，只有灿白的寂寞的广大无边的空间包围着我们，这时茂诺瑞玛慢慢地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她仿佛靠我那么近，使我觉得她将她的身体和心灵、生命和青春都交献在我的手里。在我热望和快乐的心中，我对自己说：‘除了在这广阔的天空之下。哪里还有地方容得下这两颗在恋爱中的心呢？’这时我觉得我们似乎是无家可归，我们可以这样无止境地漫游下去，手拉着手，无牵无挂，走在无尽头的路上，穿过月光普照的无限的空间。

“我们一直走下去，最后走到一个地方，我看见一泓清水被水沙丘围绕着。

“从这一汪止水的中心，一道长长的月光明剑般地刺射过来。走到池旁，我们沉默地站在那里，茂诺瑞玛仰视着我的脸。她的披肩从头上滑了下去，我低下头去吻了她。

“这时不知道从这寂静的沙漠的哪一方，有一个声音，用严肃的声调说了三遍：‘ 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

“我吓得退缩了，我的妻子也震颤起来。但是我们立刻就晓得这声音不是人也不是神鬼，乃是一种水鸟的鸣唤，听到在深夜里有生人走近它的窝巢，它从睡眠中惊醒了。

“惊魂才定，我们连忙回到船上去。时间已晚，我们就马上上床，茂诺瑞玛很快就睡着了。

“这时在黑暗里似乎有人站在床边，向着熟睡的茂诺瑞玛，伸出瘦长的手指，用沙哑的低声一再地问我：‘ 这是谁？

这是谁？这是谁？ ’

“我连忙起来，抓起一盒火柴，把灯点起。我点灯的时候，蚊帐在风中飘拂，船也开始摇动。当我听到那回响的‘ 哈哈，哈哈，哈哈 ’的笑声穿过黑夜，我胆战心惊，汗珠大粒地往下滴。这声音渡过河水，越过对面的沙岸，然后经过一切睡乡、村庄和市镇，似乎要永远地穿过今生和来世的一切地方。这声音渐渐轻悄，进入了无际的空间，渐渐变成像针尖一样的尖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尖锐的微小的声音，也从来没有想到世上会有这种声音。仿佛在我的头颅里，有着无限的空间，无论这声音走得多远也走不出我的头脑以外。

“最后，到了万难忍受的时候，我想，若不把灯吹灭，我一定不能入睡的。我刚吹灭了灯，在蚊帐旁边，我又听见那个沙哑的声音在黑暗中问：‘ 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我的心开始应和着这几个字一同跳动，慢慢地也开始重复这句问话：‘ 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在夜的寂静里，船当中那座圆钟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还用短针指着茂诺瑞玛嘀嗒出那句问话：‘ 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

在说话的时候，杜金先生变得幽灵一样地苍白，他的声音似乎在扼塞着他。我抚着他的肩头，说：“ 喝点水吧。” 这时那盏煤油灯摇曳着熄灭了，我看见外面亮了。公鸡叫了，金翼啄木鸟鸣了。我们房前的路上听到了牛车叽嘎的声音。

杜金先生脸上的表情完全改变了。再也看不到一丝恐惧的痕迹。在假想的恐怖的麻醉下，在黑夜的魔术的哄弄下，告诉了我那么多事情，似乎使她十分羞愧，甚至于生了我的气。

他没有告别就跳了起来飞奔出去。

第二天夜里，时间很晚了，我又从睡梦中被一个呼唤“ 大夫，大夫 ”的声音惊醒了。

谢冰心　译